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六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六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37.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六二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矯亭存稿十八卷續稿八卷

（二）

〔明〕方鵬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四年刻十八年續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矯亭存稿十八卷續稿八卷》提要

矯亭存稿卷之十三

崑山方鵬著

碑誌

橫涇趙氏先祠碑

太倉之東橫涇里趙君天錫世居之其先不可考矣五世祖子安高祖孟吉曾祖文敏祖某父有懷君則有懷長子也舊有先祠卑隘弗稱乃於宅之稍東厥名蔣涇闢地十畝搆堂數椽中列四龕以奉高曾祖禰別設一龕以奉子安爲不遷之主所以重本反始禮以義起者也側搆亭曰養心備齋宿也環地以水戒不虞也環水有田四十畝供歲事也田之入與祠之啓閉則命長子汝長孫楠世守之示有統也田之稅則凡君之衆子若孫共輸之以助祭也有事於祠則凡子安之子若孫咸在而共享焉以收族也嗚呼情文備矣君從弟庠生洪修率汝偕來謁文登石以詔來裔切惟三代之上宗法與祭法相表裏故創則傳傳則久後世宗法不講非無孝子慈孫建祠置田以承祭祀不一再傳而遂廢焉者何哉或偏委其人而衆心弗附也或遞掌其事而責備弗專也其勢自不能久矣君獨付諸世嫡而他人不得以參之深得古人立宗子之遺意其分尊故能率衆其任重故能盡職何憚乎不傳又何憚乎不久耶系之銘曰

稽于古家必有廟誰其尸之宗子之孝爰及近世則
有祠堂惟厥宗子乃承烝嘗宗法既隳祭義斯舛揆
之匪人儔之非遠延延趙氏世累其仁積厚發徐篤
生善人善人維何聞義則舉報祀其先世嫡是主惟
嫡主之惟庶助之孰敢不率與衆諭之有我者堂玄
楹文牖肅肅至止以妥以侑亦有上田歲登什千我
將我享以莫不虔祖考顧歆錫我遐祉俾熾而昌百
千萬祀

鄉貢進士陸君墓表

君初至吾崑也與予同試有司每在高等及同試場
屋人有叩之者輙應如響或持試卷與人人聚觀了

無吝色予始異之及同硯席講讀至暮予出酒餅則
躍然辭去已而復來則懽然飲食如是者以為常久
而詰之君曰吾親晚膳未具吾歸市酒肉命兒輩侍
食退然後安耳予益敬之遂定交于茲二十年矣疾
既革命使旁午召予入門而絕嗚呼可謂死生之交
也然則表君之墓非予而誰哉君姓陸氏諱表字天
章別號腥翁世為松之上海人厥考晉卿嘗游京師
忘矣歸而僑寓吾崑授徒講學久之因占藉焉凡出
干仕進見君頭角不凡歎曰吾有子如此可以畢吾
入臥起必與君俱相為命每讀書有所得雖中夜
必呼以語君故君博學善文雖其資禀英特而得之
庭訓寔多焉巡撫彭公禮提學陳公琳縣大尹楊
子器皆待君以殊禮弘治甲子領鄉薦正德癸酉游
太學感寒疾而歸竟卒十一月十四日也享年四十
有八卒之明年甲戌五月二十八日葬于黃昌涇新
塋云次所著有腥菴文集墨波亭稿藏于家娶金氏
子男三九鼎九府九萬女二嗟乎人之難知也沉默
者似忠厚而機不可測也爽闓者似明坦而鋒不可
犯也然而不盡然也君於廣坐之上譏訐時事臧否
人物人之聽之若不可近者然其心無他也或欺之
而不知或加之以非意而不報或告之以緩急則罔
不盡力而不辭若此者予獨知之而人或未悉也故

特表見于石以自附於微顯闡幽之意君之精爽如
在亦足以自慰也夫

質菴張翁墓表

儀真黃戶部襄為予言其邑人張翁之義也性喜以
財濟人假之者或弗償為不計也他日再假則復與
之償之者或濫且惡焉不問也他日再假則易售者
而與之乃相謂曰翁長者不可負也亦不可欺也於
是弗償且濫惡者鮮矣嗟乎王教弛民俗敝不虞今
之世有若人也嘉靖丙戌六月十九日翁年八十有
二而卒又三年己丑十二月三日葬其邑之小銅山
姚太史淶既為之銘矣厥孫棨復自為狀因戶部來

乞墓表弗獲辭翁諱銑字克用號質菴其先崑山人曾大父煥文徙儀真家焉大父伯勁父瑛母莊配楊子男二淮源皆有士行孫男四槃椝彬楷皆業儒女一曾孫男一葢嘗考翁之行事繼母以孝變而不失其常待諸子姓以恩愛而不忘乎教服食燕饗之需儉而不違乎禮徵繼娶屏姬妾矯而不過乎正此皆人情所難然猶可能也若夫以義爲利使鄉人感而化焉不可能也故予首表著之以警世之射利者

劉處士墓誌銘

江右士大夫以氣節相高激之愈烈抑之愈奮有貞漢諸賢之風意其俗尚使然也嘗問吾友王君斯遠曰然山林郊野之士率其真而沿于習者尤多其人若拙逸劉處士其一也今不幸卒矣及予在告家居斯遠拜使者賫狀來請銘予交斯遠久敢不諾而銘諸處士諱英字宗傑別號拙逸其先安成人有諱義山者仕宋爲大理評事徙永新家焉曾大父守安大父錫永父乾母王正統已巳十一月念三日實生處士髮未燥而怙恃俱失育於大父母稍長厲志績學既欲有爲以自見于世竟以孱力弗能乃修于家以自試事其大父母如父母生養死葬悉中典禮仁族卹隣咸有恒度中歲始生子曰彥曰立皆秀穎不凡處士曰是可以畢吾志矣延師課業俱選補郡庠生

未幾立遽天折而彥亦繼[illegible]處士[illegible]不[illegible]因感疾然二孫繞膝聊足自慰而長孫[illegible]入[illegible]處士仰天呼曰吾未嘗爲不義胡酷罰乃[illegible]彼[illegible]不善者享子孫榮利以至壽考天[illegible]果無知[illegible]一慟而絕正德甲戌七月十二日也年六十有六明年乙亥某月日葬于某原配王氏有婦德子男二即彥立女一婿即斯遠南京刑部郎中孫男二長即道珠次二珠處士性慷慨直諒喜豪飲對客論說今古不能下於人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爲者而卒不偶賫志飲恨而終焉銘曰

既阨吾蚤又嬮吾老詰彼高冥爲善弗祜爲惡如故孰司其平有憤斯[illegible]斯氣以貫元精若浮若游與化同流爲風爲霆後千百年有式其原用考斯銘

張甥詰墓誌銘

吾姊嫁聽選官張君珮生二子詔詰俱邑庠生詰感腹疾數月治弗效以正德甲戌九月十六日卒年二十有二卒之時以手加額曰別我父母生我教我以久疾累父母死有餘罪矣顧其妻盧曰善事我父母飲泣而絕嗚呼痛[illegible]詰字唐文世爲崑山人少不好弄長益誠謹[illegible]將之事一切不與爲文老徒警拔出語輒驚人性至孝見母攢眉不樂則逃膝叫呼必俟破顏乃已[illegible]公私多故且值回祿家益落詰

悉出妻所有以償不給服食器用與詔共之未嘗分彼我初太醫院判盧宗尹有女慧而賢擇贅婿久之得詔慰甚欲挈之偕往京師詔曰丈人既有子吾可無往且違色養而事遠遊吾寔恥之宗尹義其言弗強也生子一曰懋隆聘晉氏鄉貢士憲之女卒之明年乙亥十二月庚申葬于丁涇新塋之昭位詔具狀來乞銘其詞悲而事悉予姑舉其槩而銘之曰

嗚乎詔也父兄師友期爾遠到也謂酷似其舅乃誤道也爾顧弗壽吾獨衰而老也念吾姊之煢疚如之何弗悴也俾爾有後殆孝德之報也

桐鄉縣知縣陳君墓誌銘

正德戊寅三月十二日吾友陳君邦輔卒于官四月十七日葬于東河村先塋穆位其妹婿鄉進士朱懋明爲狀率其孤來請銘于飲泣受之懋明狀君履歷其略曰君少多疾父母憐之戒勿學君益攻苦講誦不徹甫冠遊邑庠與今顧諭德九和諸名士交有麗澤之益弘治辛酉領鄉薦兩以居憂不及試禮部一再試又不偶乃卒業太學需次天曹正德丁丑授桐鄉知縣明年以疾卒距其生爲成化乙未十月十六日春秋四十有四而已狀其性行則曰君敦孝友寡言笑重廉恥與朋友交初終隱顯一節日惟授徒講學資束修以給俯仰外此不屑也狀其居官則曰

鄉號劇縣陳寀山積君刻日限月茁嫭而髮櫛之盡自奉廉謹雖米鹽細故聽時告乏宴如也監司郡守薦加獎異部使者論薦于　朝有力效清勤之語疾既革戒其子曰吾即死當以已貲買棺槨不必矣殮即返返即葬毋要賻于民毋取官舍器物郡守[illegible]其貧也爲給舟具歸其喪僚屬吏民號泣以送之狀其世系則曰君諱汝翊字邦輔遠祖福五五傳至奎世爲崑山人母周配顧二子志仁志道嗚呼予與君莫逆二十年知其心跡最詳叅之狀無不合者明爲狀予爲銘君之目瞑矣銘曰

吏有恒材政久乃成君席未煖而赫斯聲使惰者奮兮十有恒情家裕則廉君橐屢空而操益嚴使愚者懟兮人之將死辭哀氣憊一息尚存君不少懈使者戒兮速返速葬治命有則勒銘墓堂我無愧色使過者式

馬處士墓誌銘

長洲之甫里馬氏著姓也有西星者爲一族之長族之人事無鉅細必咨而後行焉西星卒厥子顒號處士又爲衆兄弟之長衆兄弟事無鉅細必咨而後行焉予昔講學甫里與處士一見語合意遂爲知己及宦游而歸則處士既卒且葬矣長子渙泣且告曰墓門之銘治命必俟先生而從子庠生濠又具行實以

原缺第八葉

列致政歸繼姑陳安人素有羸疾旦夕承候彌謹安人亦安之人不知其爲繼姑也至於潔酒饌以供歲事誦文莊之遺訓以勗諸子執刀尺治絲繭以率諸女及諸婦皆可書者不能具悉焉嘉靖壬午居安人之喪哭之慟嘔血成疾明年癸未八月二十日遂卒春秋五十有二成化壬辰九月初七日其生也子男三金娶方介娶周合娶嚴皆習舉子業女三適士人吳悚太學生金夏顧鈞適夏者後二年卒孫男三懋光懋昭懋官女五孺人母唐氏與其嫡姊皆有賢行以貞節著閨孺人日與之處月與之化矣況文莊之典刑未遠耶君子謂孺人之賢相觀而善者也高唐

君卜歲乙酉某月某日葬孺人于某處命諸子奉台州倅葉君夢淇狀來請銘蓋孺人台州之姑也銘曰于室而處我奉其矩于家而歸我整其儀孰矩孰儀文莊之遺矧姊若母恒有一德左薰右濡不遠其則諸子顯融匪朝則夕吁嗟不待命也孔棘

沈母徐孺人墓誌銘

初桐鄉沈儒兄弟葬其父南松處士於某然隘弗容矣嘉靖乙酉某月　日其母徐孺人享年九十有四而卒儒卜吉壤於　原以歲丁亥三月某日葬之重驚處士體魄弗敢遷也先期奉按察副使施君聘之狀來請銘按狀沈　自歸安徙桐鄉厥姓遂著至南松允號克家擇同邑徐翁某之女諱某爲配即孺人也性行端雅綜理周密勞勤厥躬至老弗懈故夫貧有濟困有植叔死無嗣產歸其女人曰南松之仁也而敦族睦隣寔孺人成其美濬玉溪以備暵澇甃通衢以利往來建徒杠以免厲揭修廢井以救道暍人曰南松之義也而輕財樂施寔孺人贊其役尊賢敬士客無虛席人曰南松之有禮也而承筐執爨寔孺人致其恭夫力相其夫樹德滋善若罔人知然處士榮被章服延致鄉飲而孺人以上壽　詔賜粟帛則天實知之不可誣也宣德某年月日爲其生倩儀儒爲其子曹鍾陞爲其子之婦思憲忠爲其孫銘曰

肆修仁禮更急義里社于今歌處士厥有賢配相厥志壽富康寧逝天賜矧爾子孫昌而熾誰其銘之大方氏

趙母周孺人墓誌銘

甫里留耕處士先禮部之友也故鵬於其子文有兄弟之誼焉昔嘗拜其母孺人於床下今既卒且葬矣文以鄉進士水君杞狀來乞墓銘夫安敢辭孺人姓周氏諱淑貞父宗禮母水世居長洲甫里少失怙恃鞠於兄嫂有妹當先嫁悉以母遺奩具讓之無吝色年十八歸趙叔彰氏即留耕也姑性嚴事之曲盡誠孝得其懽心留耕好古道嘗刻鄭氏家規每事法之

慎內外男女之〼孺人事奉惟謹足不踰閾聲不
出戶恒如一日舅卒之弟〼家燬于火既為之營構
又濟其所不給族人貧不能葬欲燔其屍復勸留耕
買地治槨葬焉里中有負千緡將鬻女以償者孺人
請曰何忍以乾沒微利割人骨肉之愛耶遂焚其券
文少日舉業甚警敏孺人篝燈縫紉以伴夜讀稍有
過誤即白於其父未嘗姑息是故夫之尚義子之成
名人皆知之而不知其出於孺人也留耕既卒孺人
儉勤勞苦四十餘年以老疾終生宣德五年十二月
十日卒嘉靖六年十月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九以卒
之年十二月十七日葬雲龍里從夫兆也子即文由

郡庠生領弘治己酉鄉薦以疾不仕遂以醫鳴今亦
年踰七十矣娶朱氏女二適某某孫男四思孝思友
思貞其一養子思忠也先卒曾孫男女八人銘曰
毋登于耄子年亦老子奉毋藏祔于先考實安實好
百世永保

金子大妻梁孺人墓誌銘

太倉金君子大卜歲丁亥十二月庚申葬其妻梁孺
人于金潼橋之新塋先期自撰狀介梁甥金來乞墓
門之銘謹敘而銘之孺人姓梁氏諱某世家崑山高
唐州判官鳴鶴之女泉州府同知朝列公之孫吏部
左侍郎文莊葉公之外孫也以弘治壬子七月十三
日生甫十七年而有家又十七年而早世寔正德〼
酉五月二日也其世系生卒如此初君以少孤館于
高唐尋別築以居孺人從焉迎養祖姑徐與姑孫偕
極誠孝及居二姑之喪哀稱其禮君有寡姊甚貧往
欸于家以為女師愛君之幼妹猶己之妹曰吾先姑
之所屬也其盡婦職如此君以庠生援例入太學交
親畢賀孺人獨不然曰丈夫志期遠大吾仰望於君
者不止是也君矍然謝之奮志力學至今不衰所居
密邇鄽肆日夕勸君擇交游謹出入毋為習俗所移
君悚然聽之杜門簡出卒為吉士至於綜理庶務調
度諸僕作室力田不憚勞苦所以相其夫者如此疾

既加劇呼毋弟金舉曰吾連乳不育止存一女願覓
快婿以延吾祀足矣吾嘗為夫置媵他日有出即吾
之子也願謹視之所以善其後者又如此銘曰
年之不長于爾乎奚傷子之不育于爾乎奚恤娶賢
聲於不朽是謂多壽幸祀事之有托孰謂無後厥壤
惟厚厥木惟茂有乇斯藏式虛其右

蔣處士墓誌銘

郡庠生蔣麟予故人唐勵夫婿也奉伯父原信命來
乞厥考淳菴處士葬銘誼不克辭謹按鄉進士趙君
振之狀曰處士諱桓字原表姓蔣氏世家長洲鄧巷
里寔宋春官侍郎堂之裔孫曾大父圭大父鏞父濂

毋周衣冠詩禮孝友長厚代不乏人備載徐武功吳文定李文正諸公碑誌可考也又曰處士娶張繼冀子男二長鰲邑庠生早卒次鯤俱張出次即麟女一適太學生馬淮俱龔出孫男一垚女二成化乙酉正月三日生嘉靖甲申四月三十日卒歲丁亥十二月三十日葬于指字圩之南原蓋新卜也又曰處士端重寡默口無僞言身無矯行厭囂而樂靜抑末而崇本去華而務實寡諧於俗而默契於古以淳菴自號君子謂其稱情焉嘗往于田適見薛氏子紾兄之臂將沉于江怪問之曰兄素作賊恐事敗連坐耳處士諭以關弓非仁穿窬非義辭甚懇惻兄弟感泣羅拜

願即改行復相敦睦其化導鄉人類如此此其著者也銘曰

粤自太古其風朴而爰及叔世元氣日漓禮縟政繁民僞益滋恂恂處士太古之遺不激以異不詭而隨彼狂小子狙詐狐疑里有若人胡不爾師肆予憫世琢此銘詞

許處士夫婦合葬銘

嘗聞吾友許君綮之孝也毋嘗患痰疾不下堂者三年君旦夕扶侍躬進湯藥恒如一日家頗不裕而治毋之喪無所不用其心皆人情所難者嘗衰絰持狀詣予曰綮卜歲丁亥十二月庚申啓先考處士之兆合葬先妣于新洋江之先塋惟是考妣潛德未有以發也敢以累子子必無辭按狀處士姓許氏諱成字德成世居崑山曾祖剛灞州判官祖鼐考賢贈文林郎海豐知縣妣李贈孺人處士性行誠朴畏法守分嘗從外歸見里中有鬬者急趨入閉戶戒家人謹勿出其過慎如此遭祖之喪適文林以疾不能事事處士竭力營葬以服父勞毋弟伯基遊縣庠所以友愛之者甚至凡遇朔望必禱于先祠願其有成比伯基登進士爲顯官而處士不待矣生正統乙丑六月二十八日卒成化甲辰七月二十九日年止四十耳元配顧孺人諱某邑人叔愛之女年十四來歸姑性甚

嚴孺人夙興夜寢執爨治絲備嘗辛苦姑爲之破顔時伯基尚幼親爲櫛沐且脫簪珥爲束修之資處士旣歿孺人獨持門戶殯殮舅姑教育子女不遑自逸以嘉靖甲申九月十九日無疾而終享年八十有四其生則正統辛酉三月廿五日也子男二長即綮以業醫爲養娶彭氏次瓛娶王氏早卒女二適諸瑛徐楨孫男三戩戢畿女二曾孫男三昌國華國安國戩戢昌國華國俱庠生女二狀蓋綮所自撰云銘曰

繄此伉儷惟德作配生不齊年歿則同窆有來孫曾必起在位何以占之孝子不匱

馬子淵妻陸氏墓誌銘

大學生長洲馬子淵之妻陸氏以嘉靖丙戌
十八日卒于私寢明年丁亥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吳
宮鄉之新阡先期自為狀來乞銘其略曰吾妻姓陸
氏諱某崑山人鄉貢進士號臞翁諱表之女年十二
臞翁不祿母金亦病吾父聘之入門依吾母以習女
事又六年始於我成禮溫靜端淑得之天性視吾父
母猶其父母也視吾姊若妹猶其姊妹也吾姊若妹
出嫁則悲歸寧則喜別去則泣終始無間言吾母病
瘵困卧于牀者殆十年日侍飲食湯藥惟謹不敢委
諸僕妾入夜猶依依弗忍去去猶弁服以俟不敢就
寢終始無倦色不幸吾母奄棄吾妻時已抱恙矣伏
枕哀號厥疾用殆卒之日既絕復蘇家人環泣問之
更有何言徐曰妾幸從姑地下死無恨但負舅長育
之恩弗及報耳其一念孝誠沒齒不忘也如是生弘
治癸亥十一月六日年止二十有四一子曰之良尚
幼嗚呼臞翁吾友也往年嘗表其墓茲又銘其女惻
焉興懷為之雪涕銘曰

惟植有芝盈盈于庭朝既盈矣吁嗟乎夕則零矣惟
泉有醴瀰瀰于沚朝既瀰矣吁嗟乎夕則已矣有婦
有婦其身則歿其德則有吁嗟乎不朽

高唐州判官梁君墓誌銘

君與予同甲子且同游縣庠後應例入太學予適仕
留都又比屋而居焉久之感痰疾上疏以請　詔授
高唐州判官致仕予適家居山巔水涯方舟並駕日
同遊覽蓋四十年之交矣及予再起北上君聞之洒
泣若永訣者無何舊疾加劇而卒實嘉靖戊子四月
十九日也其生成化庚寅五月十二日得年五十有
九耳卜葬甫期予復南邁諸孤奉季父九萬貢士狀
以墓銘請嗚呼予何忍銘耶又何忍不銘耶君姓梁
氏諱鳴鶴字九皋別號有松其先河南人七世祖仲
德仕元為崑山州同知因家焉生婺州路經歷玉婺
州生太谷縣主簿璨太谷生舘陶縣主簿孟鏞舘陶
生棟君之曾大父也大父昱平定州知州贈奉直大
夫父紈泉州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文學行誼世濟
其美邑誌家牒具可考見母周贈安人繼陳封安人
吏部侍郎文莊公女葉氏其配也先卒金介含其子
也方周嚴子之婦也女三吳懷金夏愼鈞女之夫也
金介俱縣學生夏鈞俱太學生孫男三懋光懋昭懋
官聘陸氏全氏其一未聘也女七許嫁朱軾光周一
鶚魏希正其四未字也君三歲失恃育于庶安人從
朝列宦游於遠弱冠而歸與兄佑推君同侍祖母吳
太宜人于家備極孝養朝列謝政還崑所以奉其
體悅其心志者尤致力焉時兄弟六人共爨食指
餘皆君綜理稱量人無間言朝列指節君於

[illegible]治新阡堅築密樹身任其勞而所以事陳安人
者彌謹故君子稱其孝處內外親鄰悉有恩意養其
不能養者葬其不能葬者故君之與其仁襟度疎爽
偉儀觀善談諧往往而折人過實無他腸故君子
信其直嗚呼今皆已矣葬以歲己丑十二月十六日
墓在小虞浦西所謂新阡者是也銘曰
鬱新阡兮隣舊莊生斯遊兮歿斯藏幸托體兮親之
傍千秋萬歲兮樂無央矧令子兮志顯揚世復世兮
襲書香吁嗟若人兮是謂不亡

趙母戈孺人墓誌銘

初太倉璜溪有著姓曰趙仲輝氏業大齒繁與元配

劉度不能獨任也聞戈氏女諱素貞者賢而有才遂
以禮納之即孺人也父朝用母陳世居常熟任陽里
夙稟嚴重言笑不苟凡可以佐仲輝與劉者必致其
力焉絲枲刀尺未嘗去手恒至夜分庖廚汲爨之役
身先婢僕不憚其勞至於督傭耕治蔬圃雞豚米鹽
不厭其細其勤如此且素崇簡朴弗尚侈靡無私蓄
無厚藏衣無重綺食無兼味凡不急之舉無益之費
一切裁省其儉如此嘉靖甲午八月十七日以老疾
垂卒召其子原錫曰爾五舉弗利命也然必嚴訓諸
孫各啚進取以酬爾志又曰嫡母劉在堂吾即死爾
忠養之其治命之正如此其生爲景泰庚午五月二

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四子即原錫以州學生應例入
大學效用伊邇娶海虞李氏禮部尚書文安公女孫
男三汴幹俱州學生濵亦習舉業女三俱適士人曾
孫男一卜歲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葬璜溪西原從
仲輝之兆奉進士𤇆君宗夫狀來請銘余交原錫久
且審定矣之辭之核也爲之銘曰
克儉克勤有家之貞人忽而墜我守而成矧茲治命
金玉遺聲曰教惟嚴曰養惟誠昭哉訓辭孰敢不承
以雲以仍維國之楨

謚菴禪師墓碣銘

佛氏之教苦空堅忍割恩愛外形骸而弗恤謂之出

家其死也謂之滅度投屍烈焰而燔灼之謂之荼毘
皆非吾儒之說也謚菴禪師獨異是韓子所謂墨名
儒行者非耶師諱永寧字靜中謚菴其別號俗姓邢
氏本崑山新瀆里宦家子年九歲依本邑景德寺僧
大方爲徒稍長領牒住崑之報國寺用薦爲僧會幾
二十年正德戊寅某月日退居景德而卒壽七十又
四師風骨秀整音吐洪暢崑大夫士無不交之遠近
縉紳過崑者必主[illegible]師然性喜恬寂終日閉室端坐
厭與世接他學佛者縱情詩酒投足權貴以求附于
吾儒師之所甚惡也父兄母嫂生有養死有藏恩禮
[illegible]以母弟之子文什爲後曰他日祭吾可憑而享

也臨終悉以衣鉢遺之戒曰毋燔我屍具衾棺殮我
葬我戎大方氏銘我墓道文付受命惟謹即退居東
北隅隙地甃巨磚爲壙卜歲辛巳某月日葬焉仍不
遠數百里走都下乞銘予不復辭然不曰臘曰壽不
曰示寂曰卒不曰塔曰墓純用吾儒之禮承師志也

銘曰

允厥有生大倫惟五孰爲天合兄弟父母刜茲遺體
忍炙而腐陋彼夷教敢肆狂瞽師獨不然於世有補
廿右西竺其行東魯峩峩高墳在溪之滸以全而歸
詎非樂土寔繁有徒胡不自悟

承事郎西園孟翁墓誌銘

語云處富易予曰處貧難處富不易太侈者豐於自
奉甚至越禮犯分以貽子孫憂太苦者較計銖兩窮
年矻矻老死而不悔皆非也惟吾友孟翁求年豐不
至侈嗇不至苦眞可謂善處富矣翁以儉勤起家遂
至饒裕養父母必盡力之所能爲母弟四人周之皆
有恒度使各得所外至延師教子孫雖所費不貲一
無吝色歲大侵公廩告竭縣大夫禮勸有力者發私
藏以給困窮翁慨然舉粟助成義舉所活者不可勝
算縣爲萬石長垂三十年公勤守法上信而下安之
巡撫成都李公濬白泖吳淞二水委翁董其事功既
告成旌以禮幣晚年以例授承事郎益厭塵冗闢園
于所居之西日徜徉其中以家事付之子凡百戒勿
關白足不入城邑客至留留必盡醉客去斬牆不爲
居禮益其性眞率非有所矯也翁世胄甚華遠祖諱
忠厚者宋時隨駕南渡封信安郡王始居蘇高祖忠
國初爲武德倉副使致仕　文皇帝賜以手敕
徙居無錫之新安曾祖信教授崑之張浦祖贇贅于
張浦曹氏因家焉父昇母陳氏翁諱椿字永年別號
西園或自稱拙翁其生成化丁亥五月廿三日卒於
嘉靖乙未九月廿四日享年六十有九配凌氏生子
男一祥娶馮氏女三俱適善族孫男一紹曾太學生
娶徐氏刑部主事申女孫女一適太學生葉良植吏

部侍郎文莊公曾孫孫女一嘉靖己亥十二月九日
奉柩安厝於邑矩字圩祖塋持吏部主事李君寓鄉
狀來乞銘予與翁爲世交銘惡能辭銘曰
有拙者翁鑿飲耕食帝力何有惟順爾則吁其自適
兮奉世　硜書神物呵衛雖有百朋視此非貴吁其
自慰兮既廣我宅復固我室蔭以嘉植銘以樂石吁
其永終吉兮

周北山生壙誌銘

吾儒所以貴於異教者倫理之大死生之際舉無愧
焉云耳間有老氏者流於斯二者獨克全之而吾儒
或反背違焉不亦難乎北山周先生爲郡都紀聞毋

吳謝世即棄官成服當道廸非時制難之北山援經
執禮且辨且泣卒遂其請聞之嘆曰孝哉斯人可
以敦薄矣嘉靖丁亥九月十八日扁舟風雨訪予吳淞
之上出其友庠生陸君櫰所撰事狀來乞生壙誌銘
予受之嘆曰達哉斯人可以破愚矣按狀北山名以
功別號北山其先宋人有諱某者仕元爲平江路經
歷占籍長洲一傳至某入 國朝爲南雄府知事又
一傳至惟弘北山惟弘仲子也風神秀整性行純恪
少以父命禮福濟觀羽士高坦然爲師遂通其學然
有志用世習爲時文復厭之棄去專力于詩嘗從都
太僕玄敬遊得其旨槩吳中巨室爭延致爲塾賓教

勤禮恭終始弗懈用薦爲都紀月餘即弃毋喪服闋
又月餘即請致仕日與高人逸士結社賦詩爲樂練
川徐兵馬某尤雅敬之聘至別業以訓家士地偏木
茂與世如隔北山久憩甘中心跡既遂充養益完望
之知爲有道者也生天順癸未五月二十四日今年
六十五矣其徒范承賢早世盛陸洪尤以次相承焉
壙在吳縣昇山之原銘曰
緊昔吳起名教不齒亦有荊公誦佛以死豈不[illegible]
大節孔隳墨行儒名閒墟則麾吁嗟北山失足老氏
孝以行仁達以用智遇之則老叩之則儒曾閔之行
孔孟之書少而自奮老而克完吾事定矣兆云無棺

築彼幽堂他日展止必有鬼神呵護以俟

緇亭存稿卷之十三

矯亭存稿卷之十四

崑山方鵬著　弟鳳編

表誌

侯氏墓表

兖州府通判致仕安貞侯君命其子以元函幣致書來乞予文表其三世之墓且曰吾將大書深刻以示我後之人使有徵焉非敢自侈也按狀君姓侯氏名泰字安甫安貞其別號世爲蘇之嘉定縣人曾大父秩贅耕浦陸氏遂葬陸墓大父杲字炳初葬邑城西黄父爵號梅隱以明經曆貢不樂仕授某州判官臨終語君曰爾祖葬淺土念欲遷之弗克爾必成吾志

君罄筐篋買東一都地十二畝高爽燥乾遂營塚壙卜弘治戊午十一月二十五日告遷炳初翁及祖母黄葬于正穴次月二十一日葬梅隱於昭位先是其兄震得罪梅隱死不敢葬君白其冤諸孺人葬之穆位又買地搆屋使守墓者居焉凡百勞費君悉獨任之不以煩其弟鼎及兄子應元且撫之教之各底於立曰先親治命也正德癸酉君以邑學生領鄉薦明年授海寧教諭師道克立士習丕變擢知太康縣縣以律已平以用法民甚宜之有怨猝至君一説而捷遂解去毋孺人卒于官邸吏民扶柩泣送者塞道以嘉靖癸未五月三日附葬焉服闋京師條上封事多見采納改知登封縣移其所以治太康者以治其民更以餘力脩文事復古蹟百廢具舉民爭肖君像立祠祀之事具康脩撰海所撰生祠記兖州　命下君視事三日即請致仕而歸部使者留之弗及也歸橐蕭然乃潔舊業營壽藏於穆位之次時君年六十八矣配金氏天台司訓滋之女子男二德元娶李次即文元縣庠生娶徐孫男三開封登封華封女一夫成親之志見其孝得民之心見其誠敢於進言見其忠速於求退見其勇皆可書者況茲墓實成於君故於其事獨詳焉非爲君侈也凡以示其後之人也

南塘周翁墓誌銘

上古之世政淳俗美其民任真率性不能作僞虞善循理不敢作慝去古益遠澆風日滋民散久矣明有生今而近古者不亦可尚乎哉太學生周文達卜嘉靖丙戌某月日葬其父南塘翁于天字圩之新阡奉庠友周君果狀來乞銘按狀翁諱玉字惟誠南塘別號也曾大父大父父曰士賢曰思聰曰銘母陸氏世居崑山吳橋里翁少鞠于嚴待嚴之尊屬殊有恩禮然日歸覲二親與諸兄弟日聚首爲樂居常不御華綺不畜妾媵茹粗服惡若素安然然廪師教子之費了無靳色與人恒煦煦可近雖幼賤與之語必盡其情然一毫拂於人必不受絶無脂韋軟美之態以媚

於世蓋有古之遺風焉配即嚴子數次即文達孫大經子之婦陶方孫之婦孫女之夫朱楷徐朝相嘉靖某年月日卒享年六十有七其生則天順某年月日也銘曰

吳淞之陰吳橋里中有周翁伏桑梓婦家親室去尺咫日聚天倫樂無止其醇如醪直如矢寧爲吹毛弗繞指我思古人殆如此卜斯藏斯百千祀

廣信府推官嚴君墓誌銘

君諱鎧字用剛別號東美姓嚴氏其先崑山人後徙長洲之甫里少遊鄉校厥聲四馳謂進士可以俯取及門之徒比比登用君獨累舉弗售竟以貢卒業南

雍祭酒章文懿先生待以殊禮必期成進士竟弗果選授廣信府推官吏牘塡委使軺絡繹不見其勞間與今相國費公倡和成集行于世沿山盜起僉謂擊之便君曰可撫而定也卒定之已而餘黨再發僉謂諭之便君曰可戰而克也卒克之時群盜首犯相國君突圍出之盜辟易不敢近于是列薦剡膺 制敕顯用伊邇而君力請致仕歸矣歸四三年以疾終寔嘉靖乙酉五月丙戌其生天順己卯十一月庚申春秋六十有七曾大父某大父能父宗啓贈文林郎廣信府推官母華氏配馬氏俱贈孺人子男三重整威俱太學生女五適典膳歸樟庠生徐嶽周譜郭椿最幼者許嫁陸緯都察院司務山之子孫男女幾人君於師道嚴而正友道厚而直待諸弟莊而愛處鄉人和而有禮晩年惟結社課詩積書教子他非所好也重等卜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日葬步字圩之新阡奉季父用文狀來請銘予與君交最久且復締姻不敢以不文辭也銘曰

里有髦士自矜賢科吾誰不如獨如命何出佐巨邦民思而歌卒考其成與髦孰多七高木芙靈秀萃止有來孫子厥慶伊始

興府典膳嚴君墓誌銘

嘉靖丁亥予致仕家居嘗與嚴君隨可同遊義興諸

權洞浹旬而返更約明春徧遊吳中諸山及期予再起北上與君別曰此行當不久即歸山遊之樂留以待我詎意別僅三月而君以疾捐舍矣寔歲戊子五月日也其生爲成化甲午某月日年止五十有五悲哉長子太學生密卜以庚寅十二月二十六日葬甫里袁字圩之新塋自撰狀以墓銘哀請義不克辭君嚴姓鏜諱字用聲別號隨可例授 興府典膳其世系見予所爲其兄節推公墓誌君少孤爲同里張翁贅婿即能代翁持門戶治生產撫翁之幼子克底于立既而去之再造有家殫竭勞苦督少弟用文力學每率先諸兄助以薪粟膏火之費用文曰吾得齒章

縫之列兄之賜也有姊兮不能存月有給日有問久
而不衰嘗董鄉賦歷事縣大夫四三人皆爲所倚信
凡遇盤錯必以屬君秉公持平咄嗟而辦年甫五十
即屏家政足跡不入公府日惟與交親觴詠爲樂而
已配即張氏有賢行子男二長即寀次肅女四適王
燿王周魏縝縝邑庠生其季適陸迪側室顧氏出也
孫男三應相應元應陽女三銘曰
彼美嚴君儼王峙兮畜有才具顧弗試兮令尹促召
語合意兮委事分勞罔不治兮惟家有政曰孝弟兮
克念天親恩獨至兮族大齒繁賴蔭庇兮自君云亡
始多事兮期我勝遊言在耳兮我式遄歸胡不俟兮
孝子卜藏得善地兮利爾後人百千祀兮

封恭人杭氏墓誌銘

吾蘇徐君鎮有聲醫垣自御醫擢院判進右通政仍
爲院判其業精而存厚士大夫往往稱之而本於母
氏之訓則莫之知也嘉靖戊子六月七日卒于京邸
生景泰庚午十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九鎮扶柩南
還卜歲庚寅某月日祔葬武丘鄉南石橋之先塋奉
駕部郎中查君狀來乞銘按狀母姓杭氏諱某世家
長洲漢州知州諱良之女贈右通政鈍菴諱徽之配
也漢州初娶毛無出更娶陳生母既長歸鈍菴于室
母代理家政惟謹所以事諸毋撫異母弟妹有恩及
從鈍菴歸所以奉其舅與繼姑有禮及其老也所以
率子女御婢僕待姻黨有法鎮既貴切切以報 國
恩承家學爲訓恒曰醫本一技然人之死生係焉業
不精則誤存不厚則忽誤與忽仁者不爲也小子慎
之嘗哭鈍菴喪明後以鎮貴封太安人加太恭人每
拜 恩命目漸明竟還其舊若有神相焉子男一即
鎮娶周封恭人女一 孫男三周太醫院吏目用同俱
習舉子業女四曾孫男二果杲女一銘曰
醫以司命匪仁弗良存厚業精乃仁之方婉婉賢母
人曰女士昭哉訓詞成是令子厥訓惟諄厥旨惟仁
百世承之裕爾後人

亡姊張孺人方氏墓誌銘

嗚呼吾姊張孺人姓方氏諱秀世家崑山新瀆里我
先考贈禮部主事節菴公先娶封太安人朱初未有
子得吾姊愛甚甫笄歸同邑張君德聲姑姓嚴難事
每有非意之加順受而已及其老也生養死藏備極
誠孝盡忘其初德聲服役公府歲董鄉賦公私內外
百務鞅掌悉賴吾姊相之故有貸必償有怨必釋家
替而復裕禍至而幸免者吾姊之力也至於子孫教
育之費姻族往來之禮賓祭縫織之勞纖悉周至其
於一身而設困廩給丐食施棺布梁特餘事耳嗟乎
鵬與弟鳳既喪我考妣煢煢然無所依日夕得見吾

姊猶見吾親也鳳請致仕吾姊喜動顏色而猶以鵬爲念及歸聚首僅三月遽舍我而逝矣此其痛何如也成化乙酉五月二十九日生嘉靖己丑十二月十四日卒享年六十有五子男二詔興業縣知縣娶王氏諾邑庠生早卒娶盧氏守節太醫院判志之女女一適生員許栽孫男三懋陟邑庠生娶晉氏工部主事憲之女懋陽懋阯女三適龔愚徐子英其季受馮君聘登州知府琚之孫曾孫男一曰濬卜歲辛卯正月二十一日葬丁涇之新塋鳳爲狀鵬爲銘庶慰無窮之悲耳初吾姊遘疾召醫數輩各持一說妄投雜進遂至不起所謂無窮之悲此其一也銘曰

嗚呼痛哉是爲吾姊宮木茂土豐流水環其東冀爾子孫之無窮去此一里是爲吾考妣之封死而有知尚來來其相從嗚呼痛哉

樂耕趙翁墓誌銘

嘉定邑庠生趙稃及穭謀諸兄弟以嘉靖辛卯二月十七日葬厥考樂耕翁于楊涇之先墓請予泣拜謁銘按狀翁姓趙氏諱綬字公覲樂耕號也其先汴人有諱不隘者宋建炎中仕于吳子孫留居嘉定之南城後徙而東守信鄉家焉曾祖子敬祖孟昂父瑱母彭世掌區賦歲歉賦虧翁時猶未冠即能幹蠱釋父於縶後代父役垂二十餘年斂散從實絕不爲應文逃責之弊故事既集而家亦保縣大夫亟稱焉性喜力田治生崇儉守約然延師以教內外子姪凡館穀膏火之費了無吝色故君子謂其知務姊少而寡迎養于家育其遺孤二弟繡緒爲人館甥各爲築室置產櫛比以居友于之情至老彌篤里人王生死於獄買棺瘞之吳瞿嚴張四姓俱蒙大難拯而出之李氏湯氏寒餓瀕死賑而活之故君子善其推恩配張繼管子男五秩稃秦泓穭女二長適俞填而夭守節自誓次適嚴汝霖孫男四維藩維垣維屏維翰女四生成化丙戌六月六日卒嘉靖庚寅六月廿三日享年六十有五撰狀者德安縣尹邑人王君起元也銘曰

既奉于公遂及我私婉婉懿親來歸來依既脩于家遂及我里哀哀窮人我生其死凡力所及莫匪爾仁拓而大之在爾後人高原額額宰木植植望之必思過之必式

王秋堂室張孺人墓誌銘

吾崑王秋堂隱君之母周今在杞典黃孝婦之女也厥配張孺人少事周因事孝婦得於濡染者寔多其賢也蓋有自云伯子鴻羽以才藝客游京師一日忽心動急馳而南至則目瞑矣寔嘉靖辛卯閏六月十二日也號慟幾絕白於隱君卜卒之年十月十七日瘞西溢瀆之祖墓自撰狀來謁予銘不以貧而偷親

不以衰而廢禮其衣也亦有自云按狀孺人姓張氏
諱其父士勉母吳世家崑山既葬歸隱君值其姑道
殁于肯當盛暑洗剔殮殯不解帶者三月隱君學
於沈石田氏日事諸生不别治生孺人執麻枲操井
臼備嘗辛苦以助不給每戒二子曰爾王氏自漳浦
令而下三世無顯者爾必勉之督責甚勤或加夏楚
及教長孫事亟成而殀又教次孫士益嚴君子謂孺
人爲能知務生天順戊寅十一月十九日享年七十
有四子男二長即鵷次栻女一嫁朱秉常孫男五
銘曰
為士人妻亦士人母何以相之以糊其口彼以佔畢

吾以辟纑子手拮据子口辨瘏羨疾在躬言念伯氏
胡不遄歸付以後事其生也勞其死也適下見先姑
靡有愧色
衡州府同知葉君墓誌銘
嘉靖庚寅八月廿五日吾友葉君尚原卒于官其子
良材迎柩歸卜明年辛卯十二月十七日葬金潼里
祖塋之次乃自撰狀來乞銘不忍辭也君姓葉氏諱
夢淇字尚原别號約齋世爲崑山人曾大父𤇆封兵
科都給事中贈吏部右侍郎大父盛吏部左侍郎謚
文莊詳見名臣録父晨鄉貢進士母張按察司副使
和之女配王兵部右侍郎倬之女子一即良材縣學生
孫恭煥今刑部尚書周公倫之外孫也君以明經游
邑庠以蔭入太學屢試場屋不偶及試天曹名第一
授大名府通判丁内艱服闋改台州以奏最陞衡州
府同知比及三年而卒距其生成化壬寅三月九日
年僅四十有九而已君以雄偉之貌開敏之才剛直
之性生長名家務期自立凡先世誥勑遺書爲之
寶護若手未觸文莊公所著涇東水東菉竹堂開封
紀行西垣邊奏諸稿爲之入梓有司建文莊祠爲之
置祭器嚴扃鑰惟謹弟曾而貧爲之制產爲之授室
此其處家之正也初官大名專董國税蕪審力役司
詰捕理訟牒諸務靡不克舉其在台也以節用愛民

爲心勤事體國爲計屢齋禱以召時雨處廢田以杷
鄉賢設方略以潰海寇上官有清白公慎之褒焉其
在衡也閱軍實恤民隱洗冤獄克殫厥心至於備火
患防隄決規畫周至民惠賴之此其涖官之能也且
儉以奉身嚴以馭下門無私謁第無餘藏棺斂之具
資於僚友薄田舊廬不長尺寸此其律己之介也嗚
呼可以爲文莊之孫矣銘曰
黃鵠翥兮孰鎩其羽兮我傷君人不可以舉兮白駒
逐兮孰縶其足兮我傷君人不可以躓兮才何綽兮
行何確兮下見文莊色無怍兮
廣西府知府周公合葬銘

公姓周氏諱㬎字文卿別號潔齋世家常熟雙鳳里今隸太倉曾祖杞祖其考燧封工部主事丹徐贈安人繼娶封安人公生成化己丑九月十四日夙承工部之訓與昆弟數人争先肄習競取科第弘治辛酉領鄉薦乙丑登進士授刑部四川司主事慮囚淮陽忤逆瑾出爲襄陽府通判劉烈擾我省郡劉七繼之督府檄公治賦賊平與有功焉勇士龔全獲賊首二級來獻督府家反誣全爲賊臨刑公察其寃馳白督府釋之未幾以讒去官上章自辯役判衢州府尋陞左州知州左值田州之亂民散久矣公築土城繕公宇設民兵招徠撫摩民始歸業又授以耕耨之法井田之制民始樂生又置學舍延中州士人教之民始知禮嘉靖庚寅九月十七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六十有二柩還之日民争執紼導轝泣送五百里銓部最公治行擢潮州府同知進雲南廣西府知府而公日瞑矣元配孺人奚氏出海濵右族父槐毋顧擇壻而歸蚤有令譽嘗從公襄邸賊勢張甚公患之孺人曰第往請無内顧且戒子女諭婢僕曰無恐死生命也有偉男子風正德辛巳六月十八日卒于寢其生則成化己丑十月二十八日年五十三卜歲壬辰十一月十日啓其攢與公合葬鹽鐵塘祖塋之次子男四鎬鉉鎖銃女三適沈伊梁介殷九皋孫男四瀌沔漳漸

女一鎬介俱庠生諸子以予有通家之誼持太常博士曹君逵狀來問銘銘曰

我生不逢歷外由中於民有功吁嗟乎公既極而通位進益崇脩殞其躬吁嗟乎公闇德攸同有烈士風聿先考終吁嗟乎公有閒其官有裁其封流慶無窮吁嗟乎公

封刑科給事中顧公合葬銘

嘉靖庚寅八月廿五日封刑科給事中顧公卒又明年壬辰九月十九日厥配封孺人王氏亦卒冢孫樅以是年十二月某日奉二柩合葬尚書浦空字圩之新塋先期賫狀來丐銘狀曰公諱鑑字仲明別號默菴世家太倉至公始遷崑山千墩里有諱觀者元市舶司正三傳至良良生暹暹生珩配偶公之曾大父大父父毋也公少而克家老而更事事二親能承其志待諸昆弟能曲順其情妹嫁干張失所毋念之廢食即迎以歸依毋終身焉值歲侵例免田租之半有司別贈公災粮若干則曰瘠民以肥己吾不忍也勢家富室往往以稔爲災冀免常稅則又曰狥私以欺公吾不爲也嘗建祠堂以祀先立義塾以訓士設藥粥以濟饑閱經史以娛晩他非所好也孺人諱某父鼎毋朱夙稟貞懿閫以外事未嘗與聞必孝必誠以奉舅姑和妯娌厚族屬必敬必順以事夫子素不喜

佛教見尼媪輒面赤拒之其正如此公壽八十一景
泰庚午九月十二日生孺人壽八十其生則後公三
年十月十三日也子男濟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
刑科給事中先卒娶陸封孺人女適王棟孫男即縱
州學生篤學勵行期爲聞人娶鄉進士周土女次樂
女一適庠生沈紹慶曾孫男昭倫女二撰狀者吏部
郎中沈君大楠紹慶其子也銘曰
鄉有大耋維識之傑維行之揭亦有賢配蹠思其內
惟姆之誨彼愚夢夢維利之從我奉其公彼紛競競
維佛之佞我守其正有德有齒既受多祉亦有令子
令子不禄有孫維穀弓裘是續尚書之浦佳城若堵

孰予敢侮鄉人評之太史銘之百世憑之

陳應元夫婦合葬銘

君姓陳氏諱孟春字應元其先楊州人有諱英者元
海道萬戶改平江知事仲子珪復典教崑山與兄堯
遂爲崑人堯四傳至逵字思達娶陸氏於成化某年
月日生君甚秀穎可愛爲殤醫誤傷其舌不良於言
稍長遣就外傳授之書能記以聽見名賢述作輒手
錄成帙時一省覽字復楷正且衣冠整潔禮貌溫謹
人不知其有廢疾也弘治丁巳六月二十八日以疾
卒年止二十有八配錢碩人諱素父昱爲塾師嘗以
書課諸子碩人旁聽即先成誦父嘆曰徒有三男不

如一女及歸君交相愛敬未嘗以廢疾忽之值歲荐
饑衰翁病夫供養之費責于一身而有倦色翁卒朊
殮殯塟之以禮年未三十稱未亡人奉其母徐于家
寢食與俱示無他志歲時將祭必虔既祭必哭憂勤
瘁苦不可名狀厥子表夙稟慈訓克自樹立以先塋
偪側更治新阡於小虞浦馬家浜之陰碩人泣謂曰
爾父不幸倉卒用茶毗之法至今爲痛他日乃獨塟
我爾心安乎表受教惟謹以嘉靖己丑某月日別具
棺衾奉君遺骸而改塟焉明年庚寅十二月二十日
碩人乃卒年六十有三其生爲成化戊子某月日也
子男二長即表次衷女一適朱庭孫男一繼仕女三

表等卜歲癸巳四月十三日啓君之封以碩人祔焉
先期奉元氏知縣秦起潛狀來乞銘予於表有世契
故弗辭銘曰
孰謂言不曉吾心則了孰謂命不延吾祀則傳矧伊
賢婦茹辛含苦生而效績死而追責塟有教言必祔
必遷孰承其教厥子之孝

太學生柴君墓誌銘

吾友應天府府尹粬菴柴公請予曰亡兒塟有日矣
惟墓門之銘敢以累子子必無辭予覓狀則曰每執
筆撰次輒淚落濡紙竟不成章柰何乃口授予數事
且示哭子詩甚悲予敬諾焉君姓柴氏諱郊字虞卿

條齋之號也其先自嘉定徙太倉曾大父宗慶以明
經教授鄉里始家崐山大父晟贈奉政大夫南京光
祿寺少卿大母計母曹贈封皆宜人君寔公長子少
游縣庠兩試應天以例入太學再試順天皆不利將
謁選天曹竟以疾卒嘉靖辛卯七月二十四日也又
明年癸巳六月二十四日葬廟墩王字圩之新阡其
生爲弘治壬子六月十三日年止四十而已配盛生
子輔光聘高唐州判官梁九臯孫女側室楊氏生輔
喆聘廣東按察僉事顧梁卿女陳氏生輔延尚幼君
夙禀家學敦孝友崇信義月散粟若干以贍其族葬
其不能葬者四喪故屬纊之日群從哭之過哀見先

生長者執禮必恭與人交溫煦和易無裘馬紈袴之
習故人皆樂與之處初公成進士入諫垣君問請曰
願大人益持清苦兒輩勤力治生足以自給不敢效
疏傳子孫有所覬也公悅焉及公回翔光祿十年不
調輿論頗爲不平君曰古人所謂好消息也願大人
安之公又悅焉方經營別業預爲公歸老之計凡可
以悅其親者無所不用其心今則已矣宜公之悲之
也銘曰
柴有能子豐順偉軀克樹其家曰予拮据殫力奉親
欲親之喜反貽其悲賫恨無已待以舉火宗人月來
惠之北終哭之孔哀廟墩之墟卜茲吉壤利其嗣人
必延世賞

陸母毛氏墓誌銘

予素告家居知里人陸鼎之孝也母年既高愛[illegible][illegible]
篤及卒哭之甚哀一切無益冗費悉爲裁省惟屬[illegible]
友王之韶爲狀來乞墓銘以圖不朽可以勸俗矣按
狀母姓毛氏諱妙祥父昌母莊世家崐山毛巷里故
陸君廷昭諱泉之配也母爲女則淑爲婦則慎不幸
廷昭早世獨與鼎居更相爲命勤勞孤苦四十餘年
凡畊織之役賓祭之奉慶吊往來之禮贍族教孫之
費母主之鼎承之事靡闕遺而家日用裕矣嘉靖癸
巳八月十五日無疾而終其生爲景泰乙亥六月十

八日享年七十有九子男一即鼎以義授服娶毛繼
浦女五俱嫁善族孫男一綵娶陳曾孫男二應元聘
范前侯府教讀璠之女應奎幼女二以卒之月二十
六日祔葬羔字圩之先塋禮也銘曰
邑之西鄙民居比比毛爲著姓爰姓其里母歸清門
中道而分藐孤纍纍母心若焚我有田疇留之畬之
我有屋廬拮之据之子女各立孫曾競秀春暉在堂
靡福不懋含笑而藏于淞之陽太人占之百世其昌

嚴母顧碩人墓誌銘

婦德係於人者甚重家之興替係焉舅姑之欣戚係
焉宗祧之絕續係焉子孫之賢不肖係焉可不重哉

故　興府丗膳長洲嚴君用時有賢配曰顧碩人諱英父倫母鄧世居甫里其歸於嚴也初家未立則勤以成之及家旣裕則儉以守之奉身之物不改其故君子以爲難事其舅文林公久而弗懈烹飪不經其手則不下咽事姑贈孺人華尤謹嘗舅月患痢日夕抱扶與同臥起不避穢惡用時初無子亟請立後且爲置側室龔氏愛而教之協理家政遂生二子旣而用時捐舍所以督責二子者甚嚴切切以驕惰廢學爲戒視己之女同於側室之女無私厚也視爲後之子同於側室之子無私愛也凡婦德所係之重者靡不備焉生成化元年六月二十日卒嘉靖十年閏六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七子男三整太學生即爲後者用時伯兄節推公仲子也娶顧繼廬明娶梁氏和聘馬氏俱龔出女三長適蔣鯤碩人出也次適俞子孝次適晉驥亦俱龔出孫男二應嘉應潮孫女三卜歲癸巳九月三日葬海字圩之新塋啓用時兆祔焉整具狀來乞銘謹摭其重者爲之銘曰

婦有恒德莫要於儉勤莫切於孝慈莫不善於妬亦莫不善於私碩人舉其要者切者而於所謂不善者則無之於稽其類其女氏之師乎

前鄉貢進士趙府君墓誌銘

府君趙姓諱文字原道別號永菴父昱母周以天順己卯十月某日生長洲之甫里旣長游郡庠領弘治己酉鄉薦不幸兩目喪明乃命諸生傍誦軒收書諳而神悟遂爲專門遠近求治者接迹賴以糊口嘉靖庚寅八月八日告終壽七十二配何氏子男三某某孫男一女二府君性敏氣豪疾邪而崇正絕無脂韋軟美之態方其少也謂功名可俯取不少下于人人中歲綿歷世故備經險阻則又詳審周密不類其初及其老也性益卞急好面折人過人聞其謦欬即引避莫敢近焉初府君納交於今太宰白樓吳公彌久益厚未嘗以窮達夷險而貳其心府君旣卒所以經紀其喪事訓飭其子孫者尤惓惓焉足以敦士行而

厲澆俗不但如昔人有始終而已也卜歲癸巳十二月某日葬雲龍里之先塋鵬奉太宰命爲之銘曰

貞曜不逢於韓則從聖俞不禄惟歐是屬桓桓太宰今之韓歐揭揭府君與太宰遊不知其人吾視其友府君弗賢太宰奚取人亦有言不盲其心敦行信義洞識古今買石琢辭銘是幽室百世不磨有如此石

古朴賈翁墓誌銘

予昔備員南曹天文生賈君俊舉于禮部補五官司晨無何裁舉之爲挈壺正予訝之有識俊者曰俊父古朴翁善星曆占步之法密以教俊俊能於言下領畧同事者皆讓之宜其有今日也嘉靖某年月日翁

以疾卒十二月二日塋于鳳西鄉之先塋俊奉中舍
梁君狀來請銘予知之素也故不辭翁諱淳字用和
古朴其自號本蘇之常熟人曾祖榮　國初徙實京
師遂占籍江寧祖志父斌以明經補學官弟子親老
告乞侍養人稱其孝翁性行純篤術業精專事上以
禮逮下以恩奉身以儉初爲天文生將有祿仕見俊
溫謹歎曰他日大吾業以昌吾門者必在此子吾不
必爲也每值天象異常但指以示俊而已未嘗輕以
語人人或問之亦笑而不荅其敬慎類如此配臧氏
子男一即俊娶孫女一適天文生陳簡孫男一承祖
女二生景泰甲戌二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一銘曰

古保章氏屬之太史以詔救政用賁爕理秘不輕授
授惟今子淵源家學傳百千祀

矯亭存稿卷之十四

矯亭存稿卷之十五

崑山方鵬著　弟鳳編

墓誌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墓誌銘

嘉靖癸巳二月十九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卒
于家訃聞　上賜祭塟皆如制於是諸子卜歲某月
某日塟花山天池之原奉翰林文先生徵明狀請予
乞銘不敢辭公諱珵字貞甫別號礪菴世爲蘇之吳
縣人曾祖顯卿祖以義考僎贈南京工科給事中妣
何贈孺人公少遊鄉校即以易學著名成化丁酉領
鄉薦丁未中禮闈高等有司錄其義以傳登二甲進

士授南京工科給事中論奏剴切不爲毛舉巨璫蔣
琮橫甚公劾之論死安遠侯柳景誣構尚書秦紘又
劾之卒褫其爵廷臣以言事外謫者力爲論救悉得
還後以疾在告久之改戶科嘗劾諸將校失律因言
尚書馬文升不宜久據本兵之地尋奉使嶺南清儲
拜兵科右給事中方期大展會馬調吏部以舊憾出
爲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公待其屬有禮視其民有恩
作奸胥墨吏必寘于法不貸　藩府鎮府漁獵無厭
公劑量適宜民賴弗擾歲有二役皆參佐番休任之
三餉則勞監務則逸同官爭取其逸者以勞畀公公
即辭後監務者皆被罰公獨免焉復以疾乞休進浙

惟心治家綜理周密凡公私之需內外之應咸有節
度故能守其先業弗墜與鄉人處以質直自任有不
平者出數語折之皆唯唯而退至於赴人之急不憚
其勞周人之乏不恤其費故人尤德之弗忘此狀所
載亦予所聞也然狀不及載而予竊聞者有二事焉
君疾既革命淵曰吾弗獲終養老親死有餘恨爾能
代吾養目斯瞑矣命洵曰事母專行必諮稟於伯兄
以待命姻黨有寡而貧者預買美棺畀之以慰其心
且數以粟給其子而禮貌之益恭不以貧而忽之也
嗟乎福善者天之道也君雖不用於世無以自見然
觀其脩於家著於鄉者何莫非善也曾不得下壽以

丏彼為不善者則富貴壽考終身焉天道果可詰乎
墓在吳官鄉洋涇之原葬之日歲甲午十月庚子也
銘曰
胡櫝而顛胡莠而延胡以玉而毀胡以瓦而全奈何
乎天

一菴呂府君墓誌銘

吾友呂君尚素詣予請曰先考一菴府君之葬久矣
比繪自撰壙誌而未敢銘也子盍為我銘諸予應曰
諾府君姓呂氏諱某字某別號一菴其先自太倉徙
崑山曾大父某大父某太醫院醫士父某母張　荆
府長史璣女家世業　醫至府君始讀儒書業舉子[illegible]

成以目疾廢於是開門授徒講誦不輟為人溫謹誠
慤口無放言身無矯行與鄉人處于于然不忍去[illegible]
父臥疾三年日視湯藥惟謹及執喪過哀每祀享必
涕泣味必悲感不自勝事諸父暨諸兄禮意尤至嘗
戒諸子曰吾中道廢學至今為恨若輩必成吾志可
也晚年以觴詠自娛酒半歌漢魏人詩音吐清切自
喜近體諸作尤雋永可誦有司請與鄉飲則退然若
不敢當其終身敬慎如此生正統四年四月四日卒
正德八年五月三日年七十有五以歲乙亥三月朔
日葬始字圩山塘涇之先塋配徐氏以儉勤相府君交
相敬愛自結髮至偕老未嘗反目里巷以為美談[illegible]

年七十有六子男三長即繪領弘治甲子鄉薦[illegible]
[illegible]州府娶邢次繡後伯父某娶鍾次緒邑庠生娶陳
孫男六仚全俞金俞俱繪出某緒出全邑庠生女幾
曾孫男幾成章成名餘幼初府君之葬也予往[illegible]之
嘗乘肩輿繞玉山北行靈秀可掬意必有隱君子[illegible]
其下以當茲山之勝然則府君其人耶銘曰
惟邑有山蜿蜒若龍含靈孕秀佳哉鬱葱惟山有鳥
其文五色志在青冥忽其奮翼有雛有雛翱翔而起
一飛刺天先志畢矣有拱若木千山之阿托體萬年
樂如之何

徐碩人[illegible]誌銘

太學生徐楨奉吏部主事主君穀祥狀來乞其母碩人墓銘弗克讓也碩人姓宋諱圓字秀圓父愷母姚世家蘇之長洲年十八歸同邑徐汝潮氏事姑相夫下御婢僕恩斯勤斯罔敢逸豫嘉靖某年五月六日寢疾告終年止四十有一其生則成化丙午五月十五日也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吳縣花園山子三人長即楨次樾楼俱幼初汝潮娶于薛有貴女焉碩人愛之不啻君己出館士人姚芳為甥數[illegible]女欲從夫而歸也則豐其奩欲市屋而居也則償其直里之人曰厚矣族有贅母之女碩人憫其無依也而育之亦不啻君己出族之人曰惠矣嘗教誡楨謂太

學特為爾階毋為爾書楨退而厲文行期進取士大夫聞之曰正矣乎嘗讀曾子固文而知王金陵之母之賢也愛異毋之子猶己子嫁三從之女猶己女且諄諄以安命辭榮為訓尤有深意焉碩人嘉言懿行默與之合如出一軌可不謂賢乎是宜銘銘曰

昔有王母令德膴膴寔成介甫徐母之賢與王後先穴並而傳刻亦有子志在青紫光昭可俟勒銘幽宮予辭弗工孰與南豐

顧母張碩人墓誌銘

南京府通判致仕吾崑顧君邦石函幣致書且自為狀[illegible]六十[illegible]門而告曰先妣張碩人入土有年尚未刻墓門之石蓋有待也今適其時矣敢以累于謹按碩人姓張氏父明母馬邑城東和村里人故杭州府經歷有齋府君之貳室也賦性純朴持身端謹所以事其舅詹事公姑吳淑人暨府君咸適其意少元配許一歲許以女弟待之同事女工協理家政歡如也既生二子詹事公諭之曰吾望二子不淺爾毋以姑息為愛必為我教之碩人受命而退訓誡諄切既弁日益督責如故於是爭爽競秀人稱二難碩人之功居多焉一日許以暴疾而終碩人臥病於床日夕號呼遂加劇久之亦卒寔正德庚午十一月三十日也生正統辛酉十二月十二日享年七十以卒之次年十

二月六日祔葬與賢里鹿城舊塋府君之左子男二長起元隱居不仕次即邦石中京闈癸酉鄉試授合官學優才敏而位弗稱士論惜之孫男十文徵德陽縣知縣文郁文脩文治俱國學生邦石出文同邑庠生文右文淵文華文犀文蔚起元出女六長適國學生王時暘次大理寺左丞周鳳鳴次張獻次鄭鼎次庠生周官次國學生管相次龔汴一尚幼曾孫男六光裕光隆光祉光大光祐光啓女十三初府君之從子潛生月餘日者謂其母子不相利也府君命碩人懷之煦嫗愛護恩斯勤斯不異己出及潛以侍御家居衰絰以赴碩人之喪蓋以母道益足以驗其賢矣

銘曰

崑有世族曰維顧氏抑抑府君寔□登隹篤生令子日昌而熾令子伊何自碩人出字之劬劬教之秩秩有繁孫曾亦罔不率猗歟碩人於顧有功旣衍其祀又大其宗考德琢辭昭示無窮

封安人秦氏墓誌銘

常熟大和里有鉅族曰秦氏安人則處士守中之女南京吏部郎中同邑丁君獻之之配也北方數歲母盛病劇安人獨侍忽見物躍至枕邊不改佐亦旋痊識者占其不凡君父贈文選主事晏樂府君聞而禮聘焉年十七來歸宗黨咸以得婦爲賀未幾晏樂捐館君母封太安人徐孀居抱疾且公私多故幾莫能支安而安人以一少婦當之親井臼督農圃至易服□以供百需奉太安人及撫三幼姑冊禮因禮君實賴之得專意舉業竟成進士以便養乞南曹官廩俸薄乃早暮紡作以資薪粟之費聞嫗邀其出遊則却之曰出遊非婦人事且不妨吾業乎足不至外庭者六年金陵勝麗未嘗經目適際　恩典受敕顯號恪守清素無異平日太安人卒于京邸扶櫬而歸即勸君勿更出益以儉勤治生家日用裕不惟盡復故業且拓而大之矣其持身必莊應事必審待子婦御婢僕□以嚴有少□奉慶弔之禮必慶凡所以相其夫者悉

有恒度而不失其正也易曰恒其德貞終始無愧焉君兼治五經而不遂於易安人豈嘗有所聞乎嘉靖甲午二月十九日以疾卒生成化戊戌八月十五日年五十有七君念其賢淑義不再娶聞者悲之子男四徙娶錢价娶朱俱以縣學生入太學保早卒俅娶程孫男六奕奇袞亮產高女二以卒之明年十二月某日葬虞山寶巖灣祖塋之側君自撰狀來乞銘予交君最久且厚不敢多讓也銘曰

有儼安人默契易旨恒以保終貞以慎始寧㥯㥯而戒無嘻嘻而靡寧爰爰而吉無逐逐而侈彼咸于輔亦壯于趾婦喪其儀惟安人之耻

亡女壙誌銘

皇明吏部侍郎吾崑勉齋朱先生季子沂州君爲其長子太學生楙愚擇配來聘吾女予自分寒素與大族非偶辭之甚堅而求之益力先禮部曰彼勤□占是爾負之不祥乃委禽焉年十七而嫁無何沂州□館家遭齎仮之變獄訟之擾歲無寧止且尊屬□□而食指日繁吾女周旋其間憂瘁成疾嘉靖壬辰□月朔歸見其母吾安人高氏含哀飲泣若永訣者□十一月十有四日竟卒卒之時陰風入幔異香滿□撥方驚顧而息絕矣其生爲弘治戊午十月廿又□日年止三十有五嗚呼痛哉生子一曰方□□□

陽縣知縣應生女長許嫁庠生張陟刑部郎中
子儀子次許嫁張必鄉貢進士德芳子卜歲某月
日葬滕巷之新塋去予家不遠也吾女姓方氏小字
玉潤性行端雅眉目姣秀不妄言不苟笑不輕舉止
出入飲食咸有恒度服飾器用咸有品列一錢尺帛
之微咸有籍記奉姑姊處娣姒待族黨下至臧獲咸
有恩禮且敏慧過人又嘗讀書知大義每事必審名
分篤倫品不苟焉以徇俗也昔老泉之女山谷之妹
皆不得志以死二公以詩哭之甚哀予讀而悲之然
訝其何至是也及予今日之痛殆有甚焉豈所謂情
之所鍾正在我輩耶姑抆淚著其始末于石系之辭

曰胡植之秀噫胡揠之驟噫胡卒弗救噫天寔冥佑
噫予將誰咎噫

溪南馬君夫婦合葬銘

予未第時嘗講學長洲之甫里馬西屋處士特忠敬
予遂為忘年之交因以識君君諱綸字大章別號溪
南西屋仲子也母高氏長身美髯外莊而內執行朴
而言簡雖處闤闠之內無市心焉勤以治生靜以守
約無侈心焉馬氏族屬甚盛君待之莫不有禮無伎
心焉赴人之急若拯溺救焚他日遇之如塗人然者
非干計也無褊心焉生成化己丑某月日卒嘉靖乙
未七月癸未享年六十七配同里趙父繼初兵部
郎中宗樸之曾孫也父金氏端謹誠恪與君分治內
外實同甘苦艱造有家人稱賢淑年四十有九而卒
實正德某年月日也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溪字圩
之新塋子男三濠邑庠生娶金治娶王濂娶顧女一
適邑庠生浦樱孫男女九維驄娶鄉進士嚴廉卿女
維驥娶某餘幼卜卒之年十一月戊寅啓趙之封奉
君柩合窆焉濠予門人也自為狀來請銘痛以不獲
祿養為恨夫濠積學有待而諸孫又知進取安知他
日不顯揚其親乎為之銘曰

甫里之陽淞流湯湯吉人斯藏宅心允臧貽身後之
慶亦有賢淑在淞之曲寔生宦族誰謂不祿貽身後

之福

陳母周氏墓誌銘

世俗治喪必盛飲饌侈音樂延緇黃以事觀美吾邑
陳氏伯仲葬其母乃獨不遑惟乞庠友陸思周狀來
謁墓門之銘可謂賢而好禮矣故力疾為之母姓周
氏父縉母楊世居崑山湖村里同邑陳君諱泰之配
也甫笄而歸奉繼姑和妯娌庭無間言君性嚴切母
恒濟之以寬見其忽忽不樂輒慰之曰二子必興吾
家勿過憂也然竟以疾弗起母孀居十有七年戶外
之事一切不問衣不重綵食不兼味不喜私蓄不祭
非鬼里閈稱焉且伯氏以義用財仲氏貧之如濬楊

林河以備曠澇建㵎漕石洑以利往來貧
者給槥人曰二子之賢而寔母之訓也詩
秀治經績文咸知嚮往人曰二子之教而[illegible]母之命
也嘉靖壬辰七月二十三日終于私寢其生爲天順
己卯正月十九日春秋七十有四子男三瑞娶倪璋
娶龔繼朱璵娶沈女二適任輿毛祥孫男八鮑邑庠
生策簡節篇篆箎第女六曾孫男二女二卜歲乙未
十二月十六日𦵏山塘溼纂次啓君兆合窆焉銘曰
山之陽惟母之堂以奉其生山之窮惟母之室以
寧其魄子之邾邾孫之嶷嶷吁嗟乎惟母之遺者

南京禮部辦印儒士趙君墓誌銘

吾昔仕南都得友一人焉曰趙君繼用日夕相游從
以談詩論文爲樂不幸先我死矣可勝歎哉君諱棋
字繼用別號立齋世爲常熟璜涇里人[illegible]以吮經補
縣學生後隸籍太倉復爲州學生累試[illegible]屋不利或
以君善書薦充南京禮部辦印儒士三[illegible]例膺冠帶
假公便歸省其母里人以私憾挾重貲[illegible]京賂當道
誣奏君不法事君亦投牒訟寃事白而[illegible]病矣舟次
[illegible]里竟卒寔正德庚午四月廿七日也[illegible]四十有一
曾大父聰大父謙父璧俱以義受服毋[illegible]配周生壬
一應太學生娶劉亦衛經歷相之女繼[illegible]龔生子二
[illegible]聽選官娶馬太學生伯弦女潤娶沈[illegible]知縣宗

式女孫男女若干人卜卒之明年二月八日𦵏蔣涇
之先塋啓周氏封合窆焉君美風儀善談笑見人之
善則亟稱之見人之不善則面折不能容見義可爲
則爲之若饑渴於飲食爲詩闓爽激宕多諷刺之體
工楷草篆三家俱得古意方逆瑾用事政以賄成權
奸在朝豪右在野人皆縮首屏息避難不暇君獨慷
慨負氣不能下于人人宜難乎其免也然當是時得
志者皆小人而受禍者多善類亦可以占君之爲人
矣君卒時諸子尚幼茲既成立乃具狀以墓銘請嗚
呼吾忍辭乎哉爲之銘曰
[illegible]爲乎不虞登坂而驅卒敗其輿胡爲乎用罔馮河

[illegible]性卒惟其綑胡不遄歸貽毋之悲諸孤嬰嬰諸孤
[illegible]矣感而泣矣嗟彼憸人今澌滅矣

瑞安縣儒學訓導鄭君墓誌銘

[illegible]疾既革謂其弟太學生守仁曰大方氏銘我墓庶
[illegible]誣至是卜葬有日乃自爲狀率其從子霖胥來以
請且告之故嗚呼君自束髮與予兄弟爲友少而同
業老而同杜情好五十年猶一日也吾固當銘況有
治命耶君姓鄭氏諱近仁字子充別號小山宋華原
郡王居中之裔南渡時自開封徙家崑山遂爲衣冠
巨族曾大父雙松先生諱壬大父正統戊辰進士諱
文康皆以學行著聞父諱育醫學訓科亦世其德

原缺第十四葉

遠林楊處士生壙誌銘

嘉靖壬辰處士年六十有三謂予曰吾後事悉備惟墓銘將以累公幸及吾見之可乎予曰諾處士名起字文遠別號遠林世家崑山其先本陳氏厥祖諱譙有姑嫁楊翁禮無嗣譙生三月即抱而育之遂冒楊姓父諱瓊母高以成化庚寅九月八日生配亦高氏二子長棐次棗應天府學生二女適朱某徐某孫男一人墓在邑之金潼里處士外貌若癯中心則確雖禮賢愛士情甚繾綣然或侮之者度吾理勝即不肯下于人人雖少習舉業以疾中止然閱經史親翰墨至老不倦雖以義授服旋即屏去惟幅巾布袍無異

寒素此立身之節也族人獲罪而逋株連同姓處士以童子侍父往捕請曰大人願安寢兒當先之夜率數人分三道伏于戶外卒就擒父嘗買地一區曰宜以窆我及父卒有力者欺其孱弱以厚直嗾地主贖則衆謂彼勢甚張不如讓之處士曰此治命也相與訟于官竟不可奪即營塚壙又念祖父母祔葬偪側乃乘夜密往告祭奉二柩改窆新阡黎明畢事族人覺之以來憤憤而已蓋亦知告焉必不許也此事親之孝也嘗買舶數疋失償其價登舟始悟復返而償之其家方閧然聚泣驚喜過望貧人將發父棺鬻其墓地處士問直幾何即如數與之父棺得免故人四

役不能舉代爲舉之有書生孤貧資給保護殆無餘力令爲顯官亦不責其報至於周窮乏恤患難給橋於梁構橋治道多不可數此及物之仁也嘗遊金陵愛其山水之勝而占籍焉日與林下諸縉紳談棊賦詩爲樂歲歸省墓必寓予家數日別去則詩筒往來不絶此又晚節之達也是皆宜銘銘曰

鄙夫貪生諱言死努力冥升昧知止兒伯促召忽不起於治衾棺肉腐矣達人奚俟手足啓豫挈遺書付諸二金陵山巔及水涘蹇驢破帽風雪裏賡詩作字日數紙用之遺興聊爾爾故山龍蟠石如砥手開玄壙親料理目覩銘詩出太史他日全歸樂無已

秋堂王隱君生壙誌銘

秋堂王隱君年既七十自營塚壙於淞濱浦先塋昭位厥名曰藺且自爲誌大司寇貞菴周公題其後曰先生自道耳於是其子鴻羽更謁於予予曰司寇言是也乃復序次而銘焉隱君王姓綸名字理之後以字行再字維緒世爲崑山人曾大父毅漳浦知縣大父侃父宗升母周天順四年十一月己亥生鞠於外王母黃孝婦少治經以疾廢業乃放筆作夏太常楷書吳竹遂得肯綮及從沈啓南氏指授詩法研精畫品又自工古篆隸各臻其妙弘治中闕里聖廟告成撫臣標聘隱君書 高皇 文皇御製 文于石大書

語其子鴻羽曰我死即埊毋泥陰陽家說毋煩人
聛莫鴻羽受命惟謹卜卒之月二十三日啓厥配
張孺人兆埊焉凡交親致賵必稽顙再拜而辭有
携雞絮至者祭畢命徹去禮曰斂手足形旋埊又
曰君子不家於喪鴻羽得之矣兹紀其卒埊歲月
於壙誌之末因併附此以著王氏父子之知禮云

矯亭先生生壙誌

先生姓方氏名鵬字時舉矯亭其所自號遠祖萬三
元海運提領仲子官代之洪武中官録其產謫戍于
邊富兄德又以析居不與其難德又生榮榮生文貴
鵬之曾祖也祖槐庭府君諱盛始業儒教授鄉里以

高年懿德膺冠服與鄉飲父節菴府君諱麟例授福
寧州幕賓贈承德郎禮部主事詳見大宗伯顧公鼎
臣建昌伯王公守仁所爲誌表母封太安人朱以成
化庚寅三月廿又二日生崑山南新瀆里長以明經
補縣學生領弘治辛酉鄉薦第二名不赴會試開門
授徒自遠方來者彌衆正德戊辰與母弟鳳同舉進
士高等任南京禮部主事丁外艱服闋改南京刑部
陞員外郎郎中丁內艱服闋改南京職方道聞逆藩
之變兼程赴難適　車駕南巡備嘗辛苦調南京文
選所至頗舉其職言官交薦陞浙江布政司右參議
疏辭不允歲餘以言官薦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提

調學政與部使者語不合意即棄官而歸疏得允
致仕自是屏跡田野放情丘壑嘉靖丁亥又以廷臣
撫臣薦召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脩撰仍階四
品充　經筵講官主考順天府鄉試復充　廷試掌
卷官編纂　御札同脩會典陞南京太常寺卿三疏
得准養疾未幾有忌我者非例削去新御終身不錄
久之忌我者罷臺諫薦剡交上而先生病且老不可
用矣娶高氏封安人子策國學生女二適國學生梁
金朱希顏孫男一世儒縣庠生女一曾孫男一曰旦
女墓在馬鞍山南麓所著矯亭存稿青備餘談續
觀感録紀元要覽行於世崑山人物志名臣節録獻

於家先生受氣甚薄操心素危力不足以任勞學不
能以阿世故主者怒之以爲慢怯而不武滯而不化
愊臆而不舒故達者病之以爲拘平生無他玩好惟
躭嗜經史殆忘寢食故逸者憫之以爲癖赴人緩急
若拯溺焚或其人以怨報德亦不中止日用不給柰
嘗輕以干人人或告乏則傾囊而與之弗吝故智
笑之以爲愚晚嬰疾痛杜門謝客不入城府不躬慶
吊故責備者罪之以爲簡其爲人如此不足以當名
筆之銘謹自述履歷如右他日納之壙中足矣卒某
年月日葬某年月日則虛以俟

矯亭存稿卷之十五

原缺第一葉

逸我園賦

余昔夢階而登天兮叩閶闔而呈琅玕望舒爲之左
右兮飛廉相其羽翰豐隆怒目以連呵兮攙搶奮臂
而相搏知不可以久淹兮繁毛竦而骨寒忽墜地而
驚寤兮信衽席之爲安復辟家以航海兮見百靈之
恠狀罔象戲而乘颶兮馮夷怒而擊浪鯨鯢肆其吐
吞兮虬龍紛其下上丞杳冥而遵陸兮又辟易於窮
途蝘蜓蜓之脩虺兮徂蠢蠢之封狐赤蟻之牙若象
兮玄蠭之腹如壺乃望門而投止兮幸稅駕于鄉邑
儼衣冠之周旋兮來車馬之絡繹竭筋力以爲禮兮
苦勞瘁而致疾太人占之以爲不祥兮盍端歸于故

宅羌強伯日嘯于梁兮髮履鮭蠪之寓我室慘不樂
於平旦兮耿不寐於終夕顧我生之不逢兮徒仰天
而太息念朱方之別業兮吾先子之所闢也震夌可
以帡幪兮固病夫之所適也恭承造物之嘉惠兮俾
我老而逸也敢不順時而止兮如負重而釋也剏松
篁之交蔭兮雜杞菊之芳英植杜蘅與江離兮滋桂
樹之叢生余將待盡其中兮視外物之彌輕葆精神
以自固兮忘寵辱而不驚倚清門以長嘯兮廻俗駕
而弗迎撫陳編而味道兮調素琴以怡情肆翹首以
延佇兮値薄蝕而晝冥望美人其不見兮悵潺湲而
涕零感宵旰之靡寧兮切爲于余獨享此嘉名亂曰

羲馭狂奔往不復兮世路險巇懼失足兮盍歸乎來
避卓濁兮絕類離倫立于獨兮仰睇冥鴻路擴虛兮
誓畢吾生永終福兮

哀朱氏女辭有序

嗚呼吾女適朱氏者端莊靜密不妄言不苟笑不
輕垸止處尊卑內外疏戚咸有分劑服飾器用咸
有品列錢帛麻枲之微咸有籍記其見理之明徹
應事之詳審雖丈夫弗逮也嘉靖壬辰五月感羸
疾然猶勉強冠裳出以事事豈惟予夫婦不知其
病雖其家亦不知其至此劇也八月朔歸寧予見
之大驚曰汝憊甚矣亟召蘇醫治之然其家主崑

醫弗能奪也竟飲崑醫藥弗効至十一月十四日
乃卒年止三十有五予於是有二恨焉初恨醫之
不早後恨醫之不擇然則吾女死不瞑目豈爲是
歟抑別有所鬱鬱於衷而不可言者歟今皆付之
太息流涕痛哭而已偶讀荊公寄蔡氏女辭而有
感焉因倣其音節爲之以寫予無窮之悲且慰吾
女於地下云爾

寒鴈棲沙昏鴉集堠積雪迷野繁霜射霤風策策兮
長號雲遲遲兮欲逗不眠兮永夜孤坐兮清晝園卉
兮謝榮庭柯兮殞茂歎骨肉兮睽離想眉目兮婉秀
縹緲兮歸來怳惚兮左右戀鷇兮窮鳥舐犢兮孤獸

予何獨兮無情況呱呱兮泣幼
卜宅兮南渚藁瘞兮吾女珠沉淵兮玉韞石終有靈
光兮燭天宇莬芽茁兮芳蘭望長茂兮奚難倘循名
之義兮庶慰予之永歎

秋胡引五首和稽叔夜韻

知止不殆宜乎禍患多知止不殆宜乎禍患多必凶
而身或殃而家黃雀横飛自投網羅命且不測尚云
其他歌以言志宜乎禍患多
讒夫之言中人如射工讒夫之言中人如射工生胡
不辰適與時逢退以避咎進斯致凶豈無山林麋鹿
與從歌以言志讒言如射工

富以取怨居貧得自安富以取怨居貧得自安嗟彼
金谷身殞家殘何如栗里有樂無悲忽此不戒是用
多愆歌以言志居貧得自安
生不能養死而血淚枯生不能養死而血淚枯瞻茲
十草愧爾群烏日慕日遠歲月云徂罔極之痛不忘
之辜歌以言志我生血淚枯
多言屢中不如一默多言屢中不如一默高談短長
雄辯失得朝發于堂暮聞于國所以古人於允必塞
歌以言志多言不如默
予歸自晉陽偶讀稽中散集見其幽憂憤懣遠有
感於予之心乃依其聲韻而有是作蓋皆予所為

也

恭和

聖製賜張少傅詩韻

聖王本堯舜垂衣坐明堂臯夔侍帷幄論思務精詳
元愷列庶位賢路孰敢妨誰謂唐虞遠雍熙立可望
賡歌續賦典幸復覩　明良篇終寓規戒敬念莫相
忘

壽蔣蒲翁

青青復青青蒲葉大如手客從南山來携之爲翁壽
雋之以爲葅釀之以爲酒觴孟薦寒綠不辭螫我口
斫如瑶池桃復似玉井藕年來覺身輕棹臂無何有

松壑

長松在陰壑神物呵護之氷霜助孤標風日長雄姿
聰茲廊廟材過客式且馳百鳥睨而翔不敢棲旁枝
雖然置散地晚翠合遲遲　天子建明堂登用乃其
時工師運繩墨松去壑不知

喜桀姪病起出南園

桀兒臥牀褥荏苒幾一年今朝事櫛沐散步出堂前
譬如樊籠鳥愁思睨青天何人解其縛萬里决騰騫
又如囹圄囚縲絏苦拘攣何人赦其辜重聚骨肉緣
行行足力微顧影還自憐團坐共杯酒此樂不可言

赴浙別

西鄰有發婦行已五十餘有子况有孫不能安其居
誤聽媒妁言出嫁東村墟自知老不堪入門更踟躇
里嫗笑相謂凱風眞不虛行矣難久留終當賦歸歟

臂瘡初愈即發天台

偪側復偪側造物苦相戲天地豈不寬不容一掉臂
今朝始巾櫛僕夫聚如蟻人生會有役一笑拂衣起

初夏晚酌和孔昭侍御韻

衰病非不多老懷常自欣揮杯傍簷隙受此花氣薰
素月出東海鬚眉爛如銀墟里已寂寂諧謔方云云
凱風徐徐來此樂難具陳伊誰賞我趣賴有素心人

送張文光

東方有佳士清標映玉雪酒杯猶在手忽漫千里別
中宵耿不寐起視雲間月冉冉下西川懷君正愁絕

送韓庶子

嬌嬌宛洛子奇文吐光焰結髮讀父書功名俯拾芥
出門屢有礙始覺天地隘行行重回首風雨隔上界
江山助毫端輸君了文債

題淵明圖

淵明荷鋤歸阿端行負新偃仰茅茨下聊復息此身
好風從南來吹我漉酒巾那知典午國得見羲皇人

感禽七首

嗚蜩一何微無累人間世清露以爲餐高枝聊自寄

原缺第七葉

江右胡敬齋河東薛文清明興百年餘見此兩先生
倬彼陽明子雄辯入高虛超脫本禪學支離排宋儒
其人今已死其說尚紛如異哉傳習錄誰能火其書
天朝啓文運作者盛如林雅意脫凡近那知墮艱深
聱牙三四讀猶未會予心不見西崑體終非治世音
王曾平生志温飽何足言文山死於宋李黼死於元
國朝羅公倫無忝二三子掄魁得若人餘輝照青史
多病掩荆扉日高聽方足忽聞道路言浩歎獨仰屋
何物老措大直氣憤盈腹以蝸觸泰山旦夕死桎梏
處士擅清議世道於可卜少陽詆時政東市被顯戮
前車不知鑒胡爲踵其躅白骨無人收使我吞聲哭

行將採君疏收附盡忠錄（宋陳東字少陽事具盡忠錄）
讀書不貴多貴識忠義字兩字識未眞雖多亦何事
堂堂正學翁善養浩然氣國破家亦亡九死不易志
血肉委泥沙聲光動天地士林起長悲我獨爲公喜
多少負國人五日不汗死
昔在京師歸賀客來滿屋家人紛治具牽羊就屠戮
斯須立堦除羊忽跪而伏亟命舍之去何忍見觳觫
君子充是心當使萬物育如何一命士分符作民牧
誅求入膏髓鞭撻爛肌肉置之囹圄中死者十五六
安得如此羊食飽臥林麓
縣尉謹修職屢受上官笞同僚狡而貪臺章交薦之

亡與妻子誅歸去寧寒飢再燕既莫辨守此復何爲
步出城東門高樓接雲起借問行路人云是白屋子
讀書取高官富與王侯擬我聞心自慚先廬蒿荳理
逼車出東門壯志欲千里顧影忽自悲白髮被兩耳
呼兒急迴車堅臥茅茨底豈不畏簡書吾道固如是

自題小像

此像何人斯吳淞方矯亭頗記前身事生可六七齡
一疾遽天死天地爲晦冥蒼頭抱我哭諸婦慟拊膺
其家乃城居面北高簷楹臨街列屠沽陰風助哀聲
思之宛如昨語及輒涕零性靈想不昧還復得此生
夙承父師訓起家自明經濫竽供奉班十命至清卿

行年甫六十而苦百病嬰我欲挾飛仙下上逐風霆
篋中有遺稿絶勝金滿籯即恃酒一杯何用身後名
潘生貌此像瘦怯如不勝齊也求得之此意良不輕
他日一瓣香吾來歆爾誠

壽孔昭六十 分得食字

先生人中龍天然稟英特致身白玉堂執簡奉　宸
極出爲典學使引士就繩墨不狥物以情不假人以
色終焉忤權奸歸歟頭正黑杜門　日著書迥與塵世
隔文章枉砥板至寶人　目識風節動鄉閭後進取矜
式荏苒今六旬婆娑老泉石廟堂不能薦何人坐肉
食年來養恭完於道固有待　天子將乞言終當起

陶翁兼官歸張植幸猶存髭景將入欣然陶一尊
莊叟寓濠梁胸中有至樂皆遇夷齊與之分一勺
陶翁千載士莊叟一世豪翁孫松陵子對此成三高
古人安在哉披圖發長嘯今人似古人聊足以自慰

喜遠林創義塾

凡民有恒言禮義生富足楊[illegible]僅溫飽嗜義如嗜慾
城南田二頃歲稔得餘粟不[illegible]畀緇黃那肯侈車服
睠茲里中兒頗廩創義塾春[illegible]集童冠伊吾聲滿屋
遂令屠沽市化爲鄒魯俗秉彝人所同感應機最速
君看富家翁行將踵芳躅

贈星士

群動各有托我生胡不逢少小歷艱苦老大轉孤窮
哭姊繼哭女偃仰床褥中柴門掩白日忽枉風澤翁
入門即呼酒諧笑生春風尚不計修短况肯問窮通
但願孫長成庶以慰吾衷此外勿復言脩身俟其終
相送出門去一望大江空

醒齋

人爲欲所迷昏酣罔自悟一[illegible]忽猛省天理還其故
譬如賓初筵狂夫酒于酒屢載號呶見者爲之醜
方其既醉時此醜那復知平[illegible]宿醒解大悔昨所爲
豈惟屏糟醨更欲剖杯斝尚友千古人楚江被放者
凌子不遠復心境本虛靈微陽初勃勃夜氣獨惺惺

我聞發長喟糸君善自律人心乘氣機難保且易失
顧此一字箴貴重擬百鎰念念謹勿忘庶幾求終吉

聽泉

人生日擾擾兩耳集蚊蝇晨趨候鍾鼓夜宴雜琵箏
庭下敲扑喧軍中鐃吹鍧聰明爲所汩襟宇那復淸
幽人避世士坐閱南華經空山發虚籟悠然怡我情
遠若磬沓沓近似琴泠泠切切同心言琅琅步虚聲
時雨孔鐸振春風點瑟鏗浩歌裂金石雅奏合咸英
此時樂不支濁酒還自傾

紀異二首

壬辰夏孟月既望夜入酉東隣李氏子年可十八九

門外聞作聲蓬蓬似鼓缶開門出視之四鬼捽其首
踰墻更越樹勢若風雷吼捽至野廟中亂被老拳毆
父母競號呼蹤跡竟無有親隣各燃炬訪覔遍林藪
夜半忽自歸狀貌殊獰醜其身長丈餘見者駭而走
入門還復短瞪目但搖手毋妻環問故稍語即閉口
青紫色浮面縲絏痕映肘偃臥三日甦不能記誰某
此理終莫詰語怪戒魯叟

婁東沈生者累世濟其凶白晝攫人貲黑夜掠人宮
笑言藏鴆毒武斷肆梟雄小民不敢言上天豈爾容
壬辰夏六月神物乘巨龍豐隆後雷公海若驅颶風
蜿蜒至其家屋拔僅存墉衣物十數箱飛舞入青空
中間已成燼鎖鑰還皆封移時天日開宛而副流紅
聚觀百千人額手向蒼穹作惡被顯戮天心誠至公
偶閱成短章庶以警群蒙

題淵明詩集李句

陶令去彭澤逍遥欣稚子迎築室人境間讀山海經
出門見南山適與佳興幷素心美酒獨笑還自傾
眼花耳熱後頹然臥前楹斯爲隱者白日懸高名

南歸集陶句

我實幽居士失落塵網中道路迥且長回復遂無窮
慷慨思南歸[illegible]試攜子姪輩負杖肆遊從
青松在南園北林榮且豐山川一何曠平疇交遠風

不見相知人遥謝荷蓧翁

養痾 命下集韓句識喜

擧擧江南子耿耿空自奇混蕩天門高隔絕斷相思
況又多疢疾與世實參差玄花著兩眼顏色異恒時
臣愚幸可哀瀝血以陳詞 天子惻然感新恩釋衘
羈飄飄然天外步皎皎遠憂疑[illegible]哀二三子千載若相
期

樹下晚坐有懷小山尚書集陶句寄之

吾生夢幻間正宜委運去得[illegible]不復知窮通靡依慮
皎皎雲間月蒼蒼谷中樹[illegible]園林好無樂自欣豫
世路廓悠悠幾人得其趣思爾爲隣揮盃道平素

仰止陶翁因集其句

東方有一士志意多所恥即日棄其官且[illegible]從黃綺
曖曖遠人村藹藹荒山裏貧居依稼穡[illegible]無此比
豈不寒與饑逍遥自閑止邈哉此前脩燦[illegible]有心理
吁嗟身後名奚止千萬祀

集陶句自挽二首

歲月不待人人生少至百問君今何行南山有舊宅
相送出門去素驥鳴廣陌青松夾路生寂寞無行跡
徘徊丘壠間如何不嘆息
天地常不沒斯人樂久生一旦壽命盡遂與塵事冥
荆棘籠高墳荒草沒前庭死去何所知且有身後名
但餘平生物悲淚應心零

宛轉歌夜登虎丘作

步上千人臺北望思依依輕雲蔽纖月渺渺美人天
一涯歌宛轉令人愁若解曲中意此石應點頭
烟蒼蒼月茫茫千秋萬歲石常在萬歲千秋人可傷
歌宛轉宛轉還復歌君若不痛飲奈[illegible]良夜何

醉歌行

矯亭方翁字時擧盤辟江鄉若覊旅掩關孤坐寂無
語庭下幽花開細雨徐卿何來貌楚楚野人認是神
仙侶談詩論文互爾汝的皪珠璣落毫楮呼兒烹雞
更炊黍頹然就醉忘賓主蓬萊之山在何許明[illegible]

風我歸夫

示漢文

有甥有甥張氏子每見吾甥痛吾姊昔年遠自玉堂
歸聚首無何乖吾死死者茫茫生者悲父老姪孤終
頓爾公私鞅掌勞其神忽抱沉痾幾不起幸遇山僧
藥奏功眠食如初老懷喜江村長日客到稀便可閉
閣親經史挾藝天曹得美除坐見衣冠拜桑梓豈惟
門戶倍生光死者有知應樂只對翁何事苦丁寧義
切淵陽情不已風流文采美丈夫四十胡爲困泥滓
仰看青冥黃鵠飛抖擻激昂今日始

送族子

秋山蒼蒼秋水白念爾遠離情脉脉三年辛苦治官
書千里驅馳事行役去時風雨送孤航歸來頭角何
軒昂豈惟兒女動色喜里嫗鄰翁與有光黃金之臺
高十丈更有蓬萊在其上只恐瓊樓玉宇寒江湖野
老空惆悵

勉族子

塞鴻八月江南來度關越嶺鳴聲哀大宛之馬至中
國過都歷塊疲筋力鴻飛冥冥馬行地人生行役夫
何限長揖辭家須勉旃前途勇往趂青年君不見請
纓題柱男兒事他日功名果如志

喜徐幹卿遠過江鄉集杜以贈

風吹客衣日杲杲江上形容吾獨老去親知見面
稀相逢苦覺人情好清夜沉沉動春酌百壺且試開
懷抱我知徐卿百不憂富貴應須致身早感君高[illegible]
無所借詞翰升堂爲君掃

送同年曹侍御還句容

囊書昔赴南宮試　武廟臨軒親策士此日　重瞳
識草茅同年聚首呼兄弟就中顧我誰最親曲林侍
御情尤真春風馬上看花並夜雨燈前對酒[illegible]自入
南臺風紀肅攺亭家弟聯高躅攬轡澄清未有期急
流止足斯無辱　新命收回懇乞休願言作伴恣春
遊湖山不負十年約簫鼓終來千里舟老我[illegible]

備數分明記得湖邊路栢堂題詠憶坡仙竹間風流
追白傅二老巍然兩角巾搜奇選勝動經旬黃梅時
候無晴雨紫笋杯盤互主賓歸舟訪我婁江江入門
一見添惆悵枯槁衰容雪染頻模糊病眼烟生障西
堂燒燭話深更明日還家望舊京一擔風月迷中味
兩袖煙霞世外情太湖不減西湖勝林屋莫釐俱絕
境行樂人生貴及時重來使節須乘興

壽朱母張孺人

綠羅屏開洞天曉金爐香細東風裊寶婺南看彩色
浮瑤池西望波光渺令子初從天上歸鷺袍烏帽快
春暉堂前樽俎笙歌合庭下玄黃錦繡圍沂[illegible]處

閨門正毋事沂州惟順靜千指衣冠衍世恩百年兒
女成家慶庭戶清閑笑語温日勤滫瀡奉晨昏他時
飲乳還勞婦此日含飴且弄孫滿樹梅花開雪後老
我年年來拜壽婁水環城日夜流玉山排闥雲霞秀

挽周王巖刑侍

古婁城堞巨且雄玉山雲氣何葱蘢滄溟浩渺潮汐
通儲靈孕秀生周公矯如碧落飛冥鴻又如天馬行
秋空昔年衣繡乘青驄封章奏入明光宮上方借劍
驚　重瞳南荒遠謫山萬重　聖皇御極褒精忠存
登宮省階資崇瀛然棄世歸鴻濛神遊八極驅長風
北山之北東海東或者地下從龍逢老成凋謝吾道

窮一慟誰云涕無從

落花歎

昨日看花花正開一朝風雨委青苔紅芳瞥向眼前
過白髮暗從愁裏來憶昔青絲握兩手忽染秋霜呈
老醜借問明年花落時白髮書生仍在否

鳩婦歎

漫漫山出雲黯黯天欲雨憤憤鳩逐婦默默去何許
午雨忽晴還喚回屢逐屢喚弗寧處逐之即去喚即
來牝鳩志節亦無取吁嗟世事類如此轉喉觸諱不
敢語

矯亭存稿卷之十六

律詩

崑山方鵬著　弟鳳編

聞詔

飛詔出神京惟同為國聲　前星開朕兆朽木荷生成
宗社綿長慶江湖繾綣情須臾幸無死坐見泰階平

陪朱侍御登馬鞍山和唐孟東野張承吉韻

振衣登傑閣覓句倚胡床佛壁冊青古僧廚筍蕨香
歸雲帶海氣返照搖江光亭榭今無幾空餘瓦礫場
清風虛閣貯落日遠山吞獨鶴巢松頂文貍臥竹根
氷霜凝使節燈火識漁村欲挾飛僊去鯨波度海門

周德孚迎養其親用以發韻

游宦風塵遠辭家歲月深緘書數行淚迎養十年心
試舞裁春服承懽積俸金到時花正發尊酒集朝簪

滕王閣

樓臺擬泰宇名勝壓洪都百丈魚龍窟千年蛺蝶圖
江光涵日月山勢帶荊吳獨惜昌黎子登臨興轉孤

飲吳學舟中用舍弟韻

野客眠[illegible]起官舟[illegible]未開興將風雨阻詩受鬼神猜
地接幽[illegible]勝入游竭末才幸同文字飲扶病強須來

舟發瑞安諸君追送漫成

登舟方偃息載酒更追攀雨旆依高樹風游翠小灣
劇談妨聽鳥假寐失看山在在春耕遍停杯一解顏

白髮

病後青春改愁邊白髮新自知公道在敢與少年親
勢欲三千丈年將五十人此時無一盞獨坐轉傷神

寓太安驛

假榻山中館身閒夢亦清簷牙雙鳥坐墻角一雞鳴
晚狗撩歸興旅蓋解宿醒殷勤二三子日夕過談經

發太安驛

曉日正團團歸途自太安師生填祖道父老擁征鞍
掉臂烟霞近昂頭宇宙寬此時無一盞相對不成懽

至故關

西入曾遐覽東歸試踏歌萬年堯社稷千里晉山河
地接單于近風從廣漠多此時無一盞感慨奈愁何

至井陘口

聽雨眠山館衝泥度井陘趙人悲失計漢將喜兼程
旗鼓堂堂陣風霆赫赫聲此時無一盞懷古不勝情

謁淮陰祠

仗劍從真王分符合假封鷹揚方奮翮鳥盡却藏弓
詭道遊雲夢誠心拒蒯通此時無一盞反袂泣英雄

宿孫村

寄宿孫村裏擔夫皆息肩兒童看遠客女婦笑方言

燈明城中天门淨娟此時無一盞深負主人賢

登天平山和遠林韻

山巖潮貌峭壁立高青一代英賢出千年草木馨

雲龍玉笋湖月浸銀屏疊榼隨吾往班荊坐野亭

飲寒山寺和遠林韻

昔年故依然重來又十年青楓橋下市綠柳岸邊船

氣勢西山合文章北斗懸與君宜一醉風月正無邊

何處難忘酒和孔昭韻

何處難忘酒山花對我開層紅霞作幔叢白雪成堆

爭笑疑風妬將飛怯雨催此時無一盞空負解官回

右春花

何處難忘酒風來灯鬢涼坐疑秋預至睡與暑相忘

隱隱傳虛籟飄飄散午香此時無一盞寂寞舊溪堂

右夏風

何處難忘酒江鄉月正明水天看一色鬢髮數千莖

好景君須記長宵僕屢更此時無一盞孤冷不勝情

右秋月

何處難忘酒江天雪意濃掃來閑煮茗拂去急扶松

撩亂龍飛甲毿毿鹿長茸此時無一盞寒壓兩眉峰

右冬雪

李節婦

破鏡流塵合孤燈獨夜深兒孫今繞膝氷蘖苦甘心

上相題金扁　先皇賜玉音事關風教重千古未銷

沉

丙戌歲十月

歲稔家家樂天晴事事宜太平今有象帝力彼何知

舊醸淹宵酌新春足曉炊隣翁相試約輸賦莫愆期

途遇范副郎

楊柳迷官道風烟接帝鄕春隨人共老夢與路俱

長舟楫衝漸漲村墟帶夕陽忽逢南士客渾欲斷人

腸

夜泊和鄭子充韻

杯酒燈前話風濤枕上聲春添鬢雪入夜起心兵

海辰隨雲没江潮應月生隣舟忽吳語無奈故鄉情

重九憶舍弟 次日其誕辰

破帽吾偏戀閑門客不過杯盤聊復爾風雨竟如何

瘦比黃花甚寒生白練多明朝壽筵上誰共卯君歌

贈霍宮詹

矯矯霍宮端雲霄一羽翰胸藏兵甲富面帶雪霜寒

獨减諸生乍堅辭二[illegible]狂夫眼空闊山斗獨尊韓

矯矯霍明府昂藏不[illegible]精神雲鶴徙氣象雪山孤

碌碌悲餘子堂堂作丈夫門深人不到詩履印庭蕪

鄭壽爲皐甫進士作

詩禮傳家遠松雖托世長地仙憐二老國士見諸郎

具慶題新錄重恩扁舊堂南歸吾有日朋酒得親將

台峯歸隱

亨衢方祭戟淸步已林皐南斗光芒近西峯氣勢高
九霄鴻得意五色鳳生毛出處關風教詩林奮彩毫

人日

此日江村裏陰寒泥殺人雨餘猶有雪臘盡似無春
卜歲吳農歎思家蜀客貧多情高刺史吟罷轉傷神

江上

偶憶秋江勝乘桃入夜來忽看明月上頓覺老懷開
鴈字雲邊沒漁舟浪裏回釣游新舊處鷗鷺莫相猜

與華賦　絃上

千里故人面三年薄宦情靑春隨病老白髮帶愁生
落落眼前事區區身後名夜深還別去細雨濕空庭

時川憲副移居新庄次韻四首

湖鄕新買宅已去有餘情鷗鷺窺顏面漁樵問姓名
展宜沙上立月中行何必資常祿躬耕足養生

秋田剛二頃桐舍得三間傍竹開幽徑臨池疊小山
穗遺容婦拾果墜信兒扳獨立斜陽外閒看倦鳥還

甫里形骸散柴桑意味眞放歌江上曲獨坐樹邊身
田父犂鋤健隣翁笑語淳滿園收芋栗知子未全貧

編緝成新徑羣蘿補舊廬村醪遮夜酌瓶粟拄冬儲
沙洲通雲夢悠悠憶孟諸明來無一事捫虱校蟲書

病起寫懷

園積春前草門深雨後苔年衰諸僕去病久獨醫來
對卷眉稜重登樓眼界開綠知窮薄相無妄自生災

輓致仕汪教授父母

宦途方息駕辛木忽成陰夜雨遺編淚春暉寸草心
鄉評千古重閫範百年深談虎驚衰暮含哀續短吟

尋訪周存道舟次曲塘有作

見說前村是悠悠路更賒邅灣孤棹穩逐岸小橋斜
白練環漁舍靑帘拂酒家世途嫌太直迂緩莫興嗟

壽成齋紀善分得秋字

逸興在滄洲賢王不可留交情醇似酒世味澹於秋

事業詩千首年華甲一週任人呼丈者白髮未盈頭

題芸公草堂

愛此茆茨厚偏於老宿宜矮簷閒補衲淨几細敲詩
海近蒸雲濕林高得月遲日來看竹者不遣主人知

南園三月朏日

南園美風日兀坐晝遲遲門掩閒詩展村深沒酒旗
月微初出夜花好欲開時愛此忘歸去棲禽已滿枝

楷木杖爲王秋堂乃翁夷庵作

東魯分嘉植南州侍隱仙性靈知禁暴功用在扶顛
度石聞鏗玉看山懶掛錢聖賢遺手澤珍重付家傳

聞周充之貶官

原缺第七葉

秀色宜梅讓清輝與月無寒條長臥死凍溜短垂簷
净掃供茶竈斜飛綴酒帘松時瀉重孤塔並留尖
望極終迷眼吟成一奮髯蘆花温自擁竹葉價平添
矮榻經旬臥深盃入夜淹界平關氣數歌頌起閭閻
蔵稔千家樂時清百怪殲梁園珠玉在形穢恐相嫌

挽王廣業用西巖十韻 西巖婿

南國鍾靈秀東床出俊英才宜居上舍志在請長纓
渺渺三春路翩翩一騎行鱣堂方講藝蝶夢忽歸冥
仙鼎卅砂冷天樓白玉成孤鶱垂鍛羽妖祲掩長庚
行李家僮護喪舟驛吏迎斯文皆殞涕知己更懸情
已罷鳴琴興難忘掛劍盟詩成秋不奈疎雨暗殘更

白菴

窔兀古婁南何當見此菴撥簾山送碧開戶水浮藍
素月窺雙牖清風貯一龕對鷗眠甚適看鶴坐尤堪
紙帳梅花冷銀瓶竹葉甘雅宜延綺皓揮麈與清談

淡菴

先生天下士大雅足吾師有養心如洗無求意獨遲
白雲間在塢玄酒適相宜案上陶匏器床頭帚柳詩
遠烟籠北岫微月映南枝令子傳心學高風已四馳

恭和

聖製喜敬一亭 戊戌 韻

獨尊　天語攜　堂永爲生民立典常入聖必從居

敬始檢身端自宅心箴一時盛事眞曠際千古斯文
賴　主張深夜衣冠瞻象緯五雲高處起　龍光

壽守溪座主 八月十八日

湖天凉月浸深杯坐見奎纏逼上台碑板文章天下
重弓旌使者日邊來西山雨過秋谷净東海潮生壽
域開曾是平原門下客欲傳衣鉢愧非才

和韻題竹壽白樓座主

勁節貞姿耐久生歲寒相對有餘情朱門挺挺金矛
立紫府珊珊玉珮鳴雷起老龍頭角奮風扶雛鳳羽
毛輕日來報道平安者半是諸生不記名

送邵思抑

十載瀛仙得補祠出門搔首欲何之鼎彝勳業空馳
夢粟帛文章解濟時野老漫從疏傳樂市童應笑杞
人痴何時買棹來尋社臥向滄江理釣絲

陳魯南遠過江鄉題詩于石用韻送之

小楫輕橈客路遥青青酒幔隔河橋留題石上山靈
護浩笑樓頭海蜃消書劍漫隨萍水去弓旌終向桂
山招他時聚首知何地燒燭高堂坐短宵

西洲和時鳴韻

水雲深處卜幽棲不讓夔州舊瀼西寒雨渡頭孤艇
沒夕陽江上遠山低養馴白鴨當門浴種就黃蘆與
屋齊未識東山歌舞地秪將樽酒對山妻

寄周充之

故山猿鶴自驚猜逐客經年去不回江漢有靈應識子乾坤無地不容才諸公衮衮何爲者世事悠悠如此哉大白遺風知未泯爲予一醉洗蒿萊

春酒初熟分奉虞少參 葉文莊婿

解組歸來鬓未霜吳中丘壑倍生光雲霄縹緲盤鵰鶚郊野清平見鳳凰二頃秫田追靖節百年冰玉照文莊書生願執門墻役春酒春詞拜草堂

訪王隱君和時鳴韻

北窗一枕黑甜醒有客敲門過草亭洗盞臨池浮太白揮毫滿紙落空青座中談麈光搖雪江上歸旌影

拂星更羨主人王逸少床頭賸有換鵝經

鵝湖即事

彩舟棲傍碧蘆叢十里鵝湖入望中曉霧失村疑作雨暮雲堆墨忽生風幾家烟火供秋餉在處秔稌畢歲功人坐廟堂甘鼎食也知辛苦是吳農

送時鳴行後陳克昭復告別

青驄去遠正愁眠忽報君行思黯然亭短亭長風味惡江南江北夢魂牽燈前夜雨翻詩案湖上春風泛酒船何日歸來重結社也憑觴詠了餘年

送王尹

作邑三年倍苦辛俄傳郎報獨傷神耳邊即墨渾無

譽書裏王嫱太失真後夜月明偏照我前途未合正愁人不知公論何時定搔首寒窗白髮新

喜雨和答黃時雍

青梅將熟綠秧齊三日甘霖正及時萬壟先期封地戶九龍分道吸天池湖添細草蛙聲亂巷積深泥馬足遲坐看簷花剛對酒打門忽枉故人詩

京寓結一小亭名曰葦航戲集杜律

柴門空閉鎖松筠使插疎籬亦甚真萬里悲秋常作客一官羈絆實藏身自知白髮非春事羞見黃花無數新竟日淹留佳客坐野航恰受兩三人

和韻送陳紫峯歸省 紫虛齋門人

醉聳吟肩對紫峯每於白戰挫吾鋒重來笑語知何地此去音書定幾封盛世文章吾道在老年母子至情鍾虛齋墓上添抔土好剪荊榛植短松

留別克學

城上啼鴉散夕陰天涯行客動高吟苦無膏藥扶多病喜有閑曹稱懶心杯酒交情秋水淡江山歸路白雲深孤舟後夜棲何處月落潮生思不禁

留都將歸先呈宋齋

羞將白髮戀京華已辦歸裝路不賒旋買雞豚投里社敢驅鵝鴨惱鄰家春風枕上聞啼鳥秋水溪門看泛槎莫道山翁無一事借書沽酒亦生涯

解組東歸事事便獨憐生計太蕭然四時不斷吳中雨三歲連沉海上田老向交親辭禮數閑憑佔畢遣流年日高丈五遲烟火自在江村得晏眠

登江心寺謁文文山祠

丞相祠堂不用尋候潮江上自登臨朝廷養士終收效閫廣招兵獨苦心浩浩烟波孤鴈沒冥冥風雨一龍吟摩挲斷石看遺墨有淚平添鯨海深

自杭將歸先寄舍弟

江鄉酒熟我應歸昨日此來殊覺非病後頭顱已堪嘆忙中歲月況如飛紛紛餘子何足數落落故人今漸稀已辦歸裝真不謬煩君相候莫相違

寓蘂城縣公署和劉元瑞巡撫壁間韻

羞澁空囊客裡貧長途行役太無因風烟塞外吾將老第宅城中主半新小憩閑亭蠅攪夢靜依高樹鳥窺人棠陰在在留遺愛贏得兒童頌撫臣

病卧太安驛

小院荒凉野水隈白雲深鎖未曾開自緣多病催人老敢怨諸生勸我來屋角風聲驚獨枕墻頭山影落深杯更憐頷日無人到積雨空庭没草萊

喜築姪中舉

肩輿入夜抵清源急展鄉書喜欲顛宦業有承吾可止書香幾絕爾能傳弟兄釋褐同辰榜伯姪登科並

西千家慶　國恩兼盛美好將忠孝答堯天

舟中即事

坐倚蓬窻好看書刁騷短鬢映清渠晴沙日煖鳧依舟淺水烟消鷺得魚何處棹歌新拍調幾家烟火售村墟滿城簫鼓揚州近欲訪瓊花事已迂

歸自晉陽便道訪克學先寄一律

高樹清門紫翠深信知城市有山林尊鱸味美君先得雞黍盟寒我獨尋問字侯生千里興買田坡老百年心棄官消息休驚問塞上風霜若不禁

聞致仕信

十年踪跡滯南曹碧水蒼山染舊袍無奈頭顱呈老醜敢云名地擅清高東籬謬有臣時策北土曾無校士勞忽拜　聖恩容自便海天空闊一鴻毛

時鳴過南園賞梅次韻

看梅無約忽敲門席地開尊避笋根妄笑喜兼兄弟樂凌寒幸與菊松存未愁風雨吹花調欲向羅浮喚醉魂春雪歌殘人別去淡烟微月鎖江村

吊龍洲和九和韻

驍撑烟艇入城來醉夢沉沉喚不回俊逸詩篇留宇宙伶仃皮骨走塵埃仲連海上甘投死杜老江頭空自哀一脉斯文千古恨憑將麥飯酒蒿萊

自起鉤簾欲看山突然蒼翠擁眉間床頭爽氣琴書
潤世外孤蹤杖屨閑涼雨乍晴僧院出淡烟作暝鳥
初還他時買棹來相就只在蘆花淺水灣

半塘雅集和胡孝思韻

勝會當年記曲江野堂重聚柱麈幢青螺送色侵鈴
閣綠蟻浮香浸玉缸村外雨鳩鳴两個池邊風鶴步
隻雙仙舟一去空惆悵水闊雲多正斷杠
醼來春酒碧於江古寺張筵近佛幢簾外輕烟籠寶
篆花邊香雨洗銀缸穿堦翠竹只十個入饌白魚剛
一雙詞翰于今推獨步誰人有筆似長杠

遊善權寺用克學韻贈主僧存古

肩輿冉冉似行空五里長松隔水東三洞直通溟渤
外諸天疑在渺茫中獨憐地主來今雨更羨山僧抱
古風明日又從何處去雪泥踪跡笑飛鴻

登鄒東湖假山用克學韻

湖上峰巒氣鬱葱主人高任此湖東胸中元自有丘
壑意外真能奪化工遂閣恍疑天闕近靈泉直與惠
山通閑憑壺隱名亭危欄望浩蕩烟波思不窮

用韻壽邃菴少師

明良千載幸重逢在處勳名逐宦蹤將相　四朝歸
大老文章一代擅儒宗樓侵奎壁　天葩麗江擁金
焦地勢雄歲買扁舟來獻祝花邊杖屨侍從容

西巖泛江有作次韻

十里肩江風日和短簫長笛畫船過潮生東海鷗鳧
剩雲擁西巖氣勢峩轉眼忽驚春去盡入脣莫厭酒
傷多坐中獨少車公在猶自能賡白雪歌
醉擁笙歌上綵舟風流不減漾陂遊笑談儘可消長
夏指點還能記某丘上客才華清似水美人情思澹
於秋不知野老關何事抱膝孤吟未肯休

卅有堂為沈次谷賦

三十餘年多苦心感來搔首動高吟硯田自笑生涯
薄筆塚俄驚歲月深有此屋廬真不易無令風雨漫
相侵獨憐東老遺書在絕勝西隣但積金

同政亭登翠微閣

多病求閒便得閒興來携酒共登山百年醉眼江湖
外兩箇詩翁天地間木葉漸空秋欲老野烟初暝鳥
争還坐中只許談風月世事于今總不關

壽王封君七十生子

門有青山案有書自緣疏散愛鄉居晉公手植今
葉賣老靈椿古一株水滿前溪鷗泛玉月明東海蚌
生珠遥知天上䘏封近見説兒曹已佩魚

壽龔主君

爆公樓臺開錦筵懸弧剛在上元前王桃已熟三千
歲銀杏今傳五百年雲近坐看丹鳳翥日長閒傍白

鷗眠湖山縹緲烟霞外誰信人間別有天

比庄賞桂和攺亭韻時元儒應試

畫船簫鼓過新庄竹裏行厨半日忙亂插繁枝米錦席旋分香粒浸瓊缸可人月色偏增勝多事風聲莫作狂已卜仙郎消息近卯君眉宇映花黃

送周子鳳歸浙應試

賓主情親幾許年春風夜雨一牀編喜聞對客便吳語忽漫携書上越船眼底青藍看秀出手中衣鉢得真傳長江萬頃秋濤壯會送鵾鵬入遠天

壽陳相鶴和西巖韻

石橋家世本儒流五里青山在屋頭野鶴冥鴻身獨

往碧梧蒼竹趣偏幽滿城燈火春初麗幾樹梅花雪未收一詠一觴無了日人生只此是丹丘

賀華母趙太宜人七十受封

錦莚羅綺照青春牙軸絲綸下紫宸四壁文章珠的皪諸孫頭角玉嶙峋版輿陌上香風合綉幕堂前淑氣新令子還朝應指日定將忠孝答　君親

哭甥女用攺亭韻

撫棺一慟轉傷神添得頭顱白髮新病父痛腸今日斷貧兒情事幾時伸緝麻深夜爐無火貸粟空朝甑有塵地下精靈知不昧好從爾母奉吾親

輓朱應齋次西巖韻

風雨經旬不下樓忽聞哀訃黯然愁果緣碧眼成仙君自謂眼書韻仙無復青春作伴遊少壯幾時悲易老飛騰有志恨難酬洞庭秋水連天闊併入千行血淚流乃郎上考淛藩聞訃而返

弔顧尚書墓次攺亭韻

斷嶼平坡野色分行人遥指上卿墳諸公葢集多談笑　皇祖龍飛即右文八座勳名光里閈百年封樹絶來雲不堪歌馬重回首數點歸鴉帶夕曛

弔易蓮峯和秦復齋韻

肩輿冉冉度前峯狹徑廻盤似蟻封荒塚是非空想像暮春童冠且雍容諸孫遠在先朝盛知已多於後

世逢眼見中原未收復至今餘憤尚填胸

西巖園上賞梅和韻

東風紫陌動香塵勝賞由來屬搢紳花下錦莚春秀麗樓頭玉笛韻清新偶同標格頻經眼素耐酸寒早乞身日暮未歸還秉燭頹然一醉任吾真

卜築城東喜地偏看花車馬各爭先百年自笑吾將老三友人稱此最賢世外野僧同興味夢中仙子對清妍晚來醉向孤舟宿猶有餘香到枕邊

秋野

凉雨經旬暑盡消荻花楓葉暗溪橋深深門巷迴車馬浩浩江湖隔市朝滿地秔稌喧鳥雀幾家烟火混

漁舟非無使者弓旌在水湄雲多不可招

同年丁文選逵過江鄉次政亭韻

看花騎馬記昔年江上重逢各悵然問字敢云楊子宅披書眞似米家船尊前笑語風生腋燈下驚呼雪滿顚從會一期應不負小堂懸榻待高眠

書所見

無端春夢入嚴廊鳳閣龍樓接未央金柳玉桃天宮貴緑蘋青草水文章死中執簡黃扉逈墻外鳴呵紫陌長何處雞聲忽驚破小牕殘月送晨光

生日招遠林

勞勞六十又三年半在愁邊半客邊假我餘生還對酒與人多忤合歸田花前臥疾妨春事枕上敲詩失夜眠此日江村期一醉淺沙深竹繫吳船

贈馮[illegible]者

氷雪襟懷氣吐虹扁舟風雨過書東神遊老子形骸外妙在先生阿堵中忽漫展畵疑笑語纔看落筆詫兒童何當置我間一壑手把綸竿作釣翁

奉和白樓麻主洗心亭韻

數曲蒼翠一亭深元老高藏不可尋舍瑟從容追點樂弄九閒暇見義心風生午枕凉詩影月霽澄汀凈客襟此境一塵留不得秖堪獨鶴伴清吟

秋堂和白樓宮保韻

版扉茅屋野橋西有竹千竿與屋齊雨過凉颸生白苧夜深燈火吐青藜談揮短麈髯微動坐愛方床手自携黃葉亂飛迷隱處幾時促膝共分題

挽周文卿次唐侍御韻

聯翩兄弟起青年總向亨衢競着鞭豈意置身荒徼外竟聞收骨瘴江邊歸槖祗有遺經在惠政能無片石鐫曾買扁舟尋故宅一溪寒柳帶愁烟

遊聖像寺和政亭韻

古寺曾經兩度遊詩成都付老僧收名鐫巨竹年年在眠借閒房事事幽醉後乾坤歸混沌夢中身世任浮休文章永作山門鎮何用區區玉帶留

次西津方伯秋夜對月韻

碧天凉露小堂虛笑引壺觴揖望舒巾上奎躔當坐處毫端珠玉落酣餘倚樓清玩人追庾下榻高眠客似徐此夜知君狂欲舞薄羅衫袖試何如

西巖以詩慰亡女次韻答之

老去悲來柰君何掌中珠玉失隋和魂依野馬游冥漠命似山禽觸網羅環珮虛無歸夜月芙蓉零落委秋波感君慰我情眞切收淚燈前一放歌

除夜有感

小酌淹留坐未眠白頭搔盡思愀然老妻多病愁送節亡女何辜欲問天八八浮生塵世外雙雙清淚兩

燈前明朝曬足三竿日莫遣閽人報賀年

南園即事

茆堂面面倚清江春半餘寒尚未降簾外風花飛片片枝頭雨鳥立雙雙兒童假𥝍客敲戶燈火欲來人掩牕坐向黃昏無一事細尋詩句倒銀缸

壽周北山道紀

絳帳年年逐地開仙家隨處是蓬萊青牛未出函關去玄鶴俄從遼海回短麈談餘風滿座好詩吟就月當臺江鄉無數梅花發特寄南枝薦壽盃

壽張天方八十

溪鷗海鶴鬬精神八十花前健在身買棹尋山追陸

散觧巾漉酒得陶真即看後衞占先德何幸今時見古人歡動士林爭獻祝南飛一曲獨超塵

讀史有感

儒雅風流領縉紳虎文羊質笑非真君論心迹同牙僧幸有鬚眉異婦人始信龐萌真老賊不知盧杞是奸臣感來便欲乘桴去蹈海踰河避世塵

壽復齋

養重丘園歲月饒晚因詩社赴招邀仲車對客須傾耳元亮辭官爲折腰百畝城南多種秫一溪門外遂通潮他年賜杖知無用看竹尋梅路不遥

壽李成齋

原缺第二十二葉

門縣付

出郭便野人指點是儒仙孟生貌與心皆古龐老兼子共賢曾厭簿書求散地竟投簪組樂閑天喜看壽域初開日淑氣隨風入錦筵

南渠別駕自營壽藏次韻

數重蒼翠擁高樓文筆峰前據上游繭室經營吾自樂牛山今古世空愁星辰可摘天疑近日月常閒地更幽逆旅有時歸故宅莫嫌公叔問瑕丘

憶女

孤眠獨坐兩如癡正是衰翁憶女時風檻花飛春寂寂雨牕葉落夜遲遲暮年多病應難久冥路重逢或可期無柰欲將詩自遣詩成翻惹淚交頤

送吳滄溪赴任

面面青山近馬頭拜官偏喜得中州春回平野寒猶切凍合長江咽不流真宰鍾鑪今日定尚書冠履舊時收秋風莫起蓴鱸興宵旰須分　聖主憂

雪汀

黯黯江雲散六花坐來忽見沒汀沙呼兒淨掃供茶竈與客行吟問酒家避凍漁舟依岸泊銜寒鴈唵風斜剡溪千載人相似乘興尋君路不賒

過逸民園

䏶來春服報初成曳杖南園款款行幽澗隔山仁者靜好風入竹聖之清日高花外禽相語雨過牕前草

十載遊從道義敦問花尋柳遍郊原情親視我如兄弟世講勞君及子孫長笛驚心空有淚疏燈照影𣅜無言此生那得重移手浪説金丹解返魂

病後值生日

忽忽行年望七旬餘生幸作太平人身多疾病嗟難老家有琴書未是貧愧乏涓埃能報主倍嘗悲痛敢忘親花前自壽將何物藥裹詩囊别有春

歲甲午閏二月望家僮晨往于田見二鶴挾一雛鶴從東北飛來集於田所已而鸛去鶴獨留止明日竟得之以歸原諸親友惠詩漫賦二首

忽從碧落下青田生長何方定幾年恣食魚蝦終草雨漫隨雞鶩自翩然頂開隱隱丹微露翅未毵毵里未全見説卑棲能自免休將隻眼睨晴天

堂下俄添雪一團飛來何處太無端形骸似我真堪對飲啄由人頗自安夜静獨鳴松月澹日長清夢竹風寒衰殘無意楊州去不用臨池剔羽翰

餞鴻臚元抑金王君于也今不幸死矣二子績學勵行卓有父風足以自慰

百里緘書墨尚新忽聞捐舍一沾巾田廬到老仍寒士心貌皆真即古人門下諸生私有謚篋中遺稿爭無塵獨憐令子傳家學能以清脩自立身

秋懷和張補之太史韻

風起天街塵暗飛鱸魚正美未能歸年年老去愁看鏡日日朝回欲點衣塞鴈已隨新社至海鷗疑與舊盟違夜深獨坐頻搔首凉月蒼茫映紫薇

送陸世明赴任

天下機雲負國士越南山斗舊儒官騷壇白戰詞鋒捷客座清談杯海寛對眼芙蓉秋色浄舉頭奎壁夜光寒黄柑紫蟹多風味入饌應無苜蓿盤

送錢上舍歸京口和遂菴韻

三年燈火橋門客萬斛珠璣上相詩每望暮雲添别恨敢辭暑雨滞歸期烟開齊魯山明處潮落金焦月

出時白髮迎門共歡笑酒杯茗椀説京師

謝崦西少宰

喜於　昭代見人龍千載湖山秀所鍾愛士吾鄉推范老掄才當日屬山公吹噓敢擬河東賦鑒賞真令冀北空風雨閉門成獨坐短章吟就思無窮

和荅王秋堂

老眈佳句未能休怪底春來花鳥愁甫里池塘閑放鴨輞川烟雨欲鳴鳩床堆古帖森牙軸門枉高車擁碧油識取少微星一點夜深光射水西樓

矯亭存稿卷之十七

數品名家畫攤卌詩日高旋收還旋看詩卷不知勞

酌酒

獨酌趣偏幽庭花落不休清風爲主勸明月作賓酬

留客

客至且看花清談到日斜野蔬堪薦酒籬笋足供茶

倚松

淵明歸栗里長嘯撫孤松偃蹇難爲用昂藏不受封

看竹

舊洗千竿直新開一徑斜兒孫無管束客自過隣家

病中十別

別藥

□山無慮日終然不奏功區區聲能却藥劉季是英雄

別酒 病即畏飮

期爾同死生爾先絶長者草間或酹子不到重泉下

別書

抛爾寘櫝中誰人手更翻家奴無酒資竊向市中鬻

別詩

□人長頗自給平生絶稱貸有負不能償病來獨詩債

別筆

小小即情親把弄不釋手一自離中書相看皆禿首

別園

日涉眞成趣村深客到稀年年花自發只恨主人非

原缺第一葉

別竹

頭角年同老兒孫日自長平安誰復報風雨定淒涼

別菜 病常蔬食

食肉非吾相堆盤獨爾宜園丁應竊笑百事不曾爲

別鶴

覔食向子鳴開籠逐子舞主人忽何之彷徨繞墻廡

別石 借文靖公家物崑峯尹侯取入縣題曰介石今楊侯見惠

狀元遺舊物令尹刻新題抱笏今誰拜蓬蒿勢欲齊

五宴詩

經筵宴 戊子七月廿二日

供奉文華日漸高精勤無乃聖躬勞嚴廊宴罷趨

東閣金鶴餘香襲絳袍

鹿鳴宴 八月廿七日鄉試主考

放榜趨朝昧爽時手擎新錄獻彤墀有司預治介與

宴京尹瞻　天特奏知

慶成宴 己丑正月十五日微疾不與有旨頒給

殿上平明御宴開詞臣列坐近中台自慚伏枕還沾

波勅使傳宣特賜來

恩榮宴 三月二十日充掌卷官

昭代休盛典禮頻繁叨坐文階第一班西抹東塗迫往

事吳將白髮戴花還

□□宴 四月二十日

杖又推餘蔭及兒孫朱有致仕恩蔭
倚樓北望不勝愁　聖主恩深報未由一寸壯心還
似舊酒邊捫虱説吳鈎
病起謝西巖二絶
故人一札重千金力疾開緘感慨深字字讀來皆藥
石不須醫病只醫心
閏益詩卷兩蹉跎落盡紅芳剩碧莎他日相逢成一
笑黑鬢人少白鬢多
代言千壽至七十戲荅二絶
君言上壽七旬邊小住人間尚七年共計二千三百
日日將酒盞侑詩篇

惜情短景擲如梭六十加三忝老何假我七年成底
事抵應詩草旋添多
用西巖韻題孫副郎聊孝卷
風凄日慘歎長途瘴海秋深水欲枯未得范公題絶
句每逢津吏立斯須嶺南扶柩
天語九重昭日月人文千古賁山川明朝依舊風和
雨喜傍慈親一粲然播黃雨霽
和韻哭松石三首
故鄉無日不思君看竹探梅恨失群朔鴈一聲秋欲
老幾迴搔首立斜曛
十里乘舟侗曉寒強扶衰病一憑棺荻花楓葉迷歸
路長望吳淞烟雨漫漫
作伴春遊十日多水雲深處興如何秋來獨向胥江
泊風雨愁聞子夜歌
玄墓看梅有懷松石四首
方子乘舟將遠行吳山入望獨傷情青松白石今何
在依舊梅花伴老僧
重買吳舠欲探春坐中忽少去年人雪泥踪跡渾無
定誰是明年健在身
山中花發故遲遲待我重來對酒卮風景不殊人已
換煩君莫誦去年詩
樹老山深花有神巡簷索笑笑何人衰殘似我真堪

笑猶勝長眠不見春
看梅
禮部祠前一樹梅淡烟微月共徘徊花開花落無人
見何不移根要路栽
主人風骨太酸寒坐對孤芳不厭看吟就一詩歸去
晩數聲長笛夜漫漫
墻角簷頭次第開明朝携酒欲重來無端一夜東風
急吹散香魂喚不回
讀簡齋集
案頭一册簡齋詩上有須溪語更奇若比蘇黃蹊徑
別獨輪杜老兵吾師

偸點詩家得兩陳蘇黃之後屬斯人如何更有矜持
處莫是辰翁覷未真 須溪云後山比簡齋尚似矜持

病起過南園

不到南園忽幾旬牕[illegible]細硯生塵昨聞新笋纔三
尺雷雨一番長過人

滿院葵榴照眼明黃昏天氣半陰晴水沉一縷風簾
靜坐聽隣家打麥聲

鶴村邀賞中秋戲荅

厭聞四野桔槔聲遶見霏微恨復晴此夜庾樓人醉
後却嫌月色欠分明

顧野泉隱於東郭有老僕歌曰衙門之下不可

棲遲若有諷焉者野泉作詩示予次韻

矮屋清門事事宜幽人端合此棲遲採山釣水皆真
樂自是長髯未得知

誰謂狂奴我獨憐個中益見主人賢老兵解誦阿房
賦羸得坡仙一莞然

題春江別思圖送黎使君

柳下官船開未開一江春水綠於苔城中父老休攀
卧指日旬宣去復來

題王昭君圖

一曲琵琶萬里身西風無計避胡塵畫工恐累君王
德不寫宮中第一人

夢覷西巖

冥途杳杳見無期一夕何緣兩夢之不笑不言惟兀
[illegible]風神嚴整似生 [illegible]夢與同坐
歛笑花前[illegible]使君不顧柰愁何主人起舞爲公
[illegible]忘却仙遊兩月多 夢與同飲

題畫

剪[illegible]山中隔世塵清泉白石伴閒身漁樵相見不相
識疑是羲皇以上人

壽徐雲井

秋滿高樓月滿臺萬花深處錦筵開更移歌舞湖山
去定有南飛一鶴來

今子囊書入帝鄉歸來兩袖挹天香月中省識嫦
娥面乞得仙家不老方

偶成

久於塵事不相關枕上心閒夢亦閒剛到酒醒雞亂
唱又延一日在人間

中秋

水滿江村月滿天月光浮水水浮烟悠然獨酌頽然
醉問與兒曹說去年

小園叢桂應時開曲徑方橋步月來獨鶴一聲雲嶠
外恍疑身世在蓬萊

獨坐歌詩未[illegible]更移殘酒近花前廣寒仙子曾相

識借與清光不用錢

縱無歡笑亦無愁小酌清吟醉便休莫把佳時易地
擲餘生能得幾中秋

秋澇

風雨連旬挾海潮平添溪水浸溪橋家家撈得黃芽
稻曬向斜陽壓樹梢

壽全翁

百年桑梓蔭清門半似城居半似村蕭鼓鄰家秋社
散柚歸梨栗啖諸孫

送王主簿考滿兼賀生辰 端毅公孫

高士軒中識表儀俄聞報政及瓜期江湖野老無以

贈獨進長生酒一巵

曾聞父老說先公在處甘棠一望同更喜孫枝添翠
葉又延清蔭過江東

親友惠菊有名醉楊妃粉褒姒者

秀色寒香兩絕塵漫加題品是誰人平生知己陶元
亮何物么麼敢比倫

負暄

曬藥攤書任小童負暄簷下喜無風坐來捫虱兼爬
癢併寫封章獻九重

風雪

短短綿裘骨節和溫溫爐火面顏酡更加卯後三盃

酒瓜雪漫天柰我何

三歎詩

層峻宇接雲霞王姓三移重可嗟惟有舊時梁上
燕飛來還認太卿家 右故官宅

盡田廬到墓堂絕無松柏但牛羊尚留 諭祭碑
在暫與妻孥作臥房 右故官墓

諭墳邊舊石墻前人脩築孝思長如今獻作公家
榛牧縱橫草樹荒 右故官墳墻

壽楊翁 君謙弟

楊家兄弟有椿津高古情懷徒在身海鶴溪鷗常作
伴丹山碧水一間人

錦瑟瑤巵酒半醺倚風玉樹散清芬坐來眉睫飛光
恠堂上高懸太宰文

壽朱山塘四十生辰

儒雅風流一俊人玉爲肌骨水爲神生朝未受諸郎
拜先拜高堂九十親
酒興何如詩興濃今人真與古人同請看歐子方強
仕戲假文章號醉翁

江村四適

枕上詩成償舊債城中客至說新聞小池獨立從魚
樂細草閒眠與犢分

睡起

原缺第十二葉

問醉向曲江曾看來
野水橋西自一村煖風晴日護柴門枝頭啼鳥忽飛
去片片芳香落酒尊
寒夜小酌即事
何物堆盤近眼前園蔬山果太蕭然五侯七貴歌鍾
發熊掌駝峰費萬錢
竟一能爲窮窕歌調高聲促奈愁何自歌一闋人爭
笑此老風情猶更多
玉笛聲中何太忙梅花纔落柳花狂分明訴向時人
道急景相催苦不長
掃地焚香靜裡緣素琴懸壁奈無絃一尊未盡香先

滅童子坐頭但欲眠
竹葉松枝細煮茶起看新月挂簷牙燈前兒女團圞
坐碧椀分來笑語譁
臥帽輕柔樣子新石湖詩裡記來眞煖烘烘地酣酣
睡好個山間林下人
題小畫
輞川烟雨細於毛緩步微吟興致高如此清才終得
第何須先製鬱輪袍
淮陽舟中臥病曉泊集杜七首
獨宿江城蠟炬殘愁看直北是長安三年奔走空皮
骨老病人扶再拜難

露下天高秋水清衰年正苦病侵陵疎燈自照孤帆
宿背信吾兼吏隱名
處處清江帶白蘋晚來幽獨恐傷神欲填溝壑惟疎
放何用浮名絆此身
風江颯颯亂帆秋想見歸懷尚百憂舟楫渺然從此
去浴鳧飛鷺晚悠悠
北來肌骨苦寒侵日暮聊爲梁父吟寂寞江天雲霧
裏孤舟一繫故園心
三首風塵甘息機清秋燕子故飛飛扁舟繫纜沙邊
久未得安流逐浪歸
頭白昏昏只醉眠葛巾欹側不迴船江天漠漠鳥飛

[illegible]橫笛短簫悲遠天
夜得順風與邵副郎舟同發又集三首
仙侶同舟晚更移風流儒雅亦吾師東行萬里堪乘
興藥餌扶吾隨所之
雨浥紅蕖冉冉香秋風此日灑衣裳白沙翠竹江村
暮打鼓發船何郡郎
風生洲渚錦帆開不盡長江滾滾來多病獨愁長閴
寂教兒且覆掌中杯
題如漁卷
身披簑笠手拈書剛道如漁又不如何不移家向船
住五湖寬處作眞漁

自撑小艇曉衝烟繫向蘆花淺水邊村外兒童渾不識隔江呼作賣魚船

秋夜

風淒淒而北至日冉冉以西凡夜漫漫而未旦人寂寂以孤吟

南浦

鴻冥冥而北去燕涎涎以南飛望王孫而獨立送落日以忘歸

伯兄矯亭先生少精舉業馳聲海內遠近來學者庭無虛跡秋榜春闈舉在高等有司兩刻其文以式多士厥既釋褐即肆力於古學至忘寢食雖疾不廢正德乙亥時官刑曹所著已十卷鳳嘗序之爲好事者假錄失去今所存者自歲丁丑至於乙未或先生出以示鳳或鳳見而錄之蓋三十之一耳固不足以盡先生之蘊然其窮理之功修身之要憂世之志於是亦可以槩見矣共十八卷後更有所得敬當續而傳云

嘉靖乙未六月望廣東按察司僉事前兩京監察御史進階朝列大夫致仕攺亭方鳳拜手謹識

矯亭存稿卷之十八

矯亭續稿序

矯亭方先生存稿十八卷皆在乙未既刻梓行世繇乙未至己亥先生又輯所著序引記說書論頌贊表傳題跋銘誄祭文古今詩凡若干首釐爲八卷曰續稿命其孫太學生世儒持以見示且使爲序不佞震惴且病未遑也至是魏光禄子秀刻之家塾先生貽書見諮不敢固讓序曰予讀先生之文而知文之果類乎其人也豈唯類其人哉足以植教足以勵世世之文方藻繪追琢相高支歧促數畔于雅

正郎其人多夸詡詭僻士趨日
益以偷識者嘅之先生德粹行
端學專而精抗志古記雅不羈
俗故其文一以說理為主以諷
喻美刺為用即事命辭以達指
為宗而不為非常可喜之論其
約者瑩潔而盡竅邃者與以衍逸

者超越以則卷者昌大而不肆
純者渾厚而嚴而意味雋永蓋
意至而文生焉極其所欲言而
不煩尋引格裁如畫讀之者固
想見其為正人也曩先生為春
坊庶子以直道迕時宰遷南京
太常卿懇疏乞休至削新銜以

歸埽軌營道唯日不足稿中知
足長別輓歌諸篇達觀委順無
復羈臣棄士哀鳴怨懟之思遵
養深詣固卓卓乃爾其論風霾
雲霧之精陰陽虛實剛柔邪正
理欲尊禨之辨則又妙悟易理
至惓惓于奢儉義命剛愎諂諛

之情狀而迂說三虎記直以學
政志節顯言之慄乎風厲之訓
寓焉故曰足以植教足以勵世
先生應
召而起將潤色鴻猷垂休金石
而制作之大者日益以富繼自
今當自為別集乃若名秩節槩

天下所共知之而存稿序之爲詳可互見云

嘉靖己亥八月戊子前奉政大夫大理寺左寺丞汝南周鳳鳴序

矯亭續稿目錄

嘉靖己亥之秋予緝續稿成山齋左丞序之東溪光祿取而刻之矣已而徵文者踵至有不當辭者黽勉應酬復感舊疾兒輩

見予羸瘠歸咎作文婉辭微諫予深味其言亦頗解事於是舉酒灑地誓不更作然業已成章者不忍棄也乃附録於續稿之末而併刻焉自是以後當破硯投筆以待盡而已矣復何爲哉陶靖節云吾抱病多年不復爲文本既不豐而老病繼之三復此語爲之太息歲庚子八月既望古稀翁鵬識

嶠亭續稿卷之一

崑山方鵬著

崑山縣志序

國朝脩崑志者三人季志遠矣殆不足徵也惟顧爲近之而太略焉補其所遺續其所不及以成一邑之完書此其時乎顧予非其人耳前令楊侯仁甫不知予之非其人也而專委之編次甫成侯適以　召去今侍御王侯子正繼至請於郡守王公刻而傳焉將使吏茲土者得有所考以行其政是故按城社則思守焉覈民數則思養焉訪習俗則思教焉脩貢賦則思敬焉稽祀典則思正焉前乎吏茲土者善必特書之則思齊焉或不書則思懼焉此二侯之深意也抑吾崑民生物産與他邑等耳惟人才之盛則寔倍之故於是獨詳焉將使承衜緒者起象賢之心共閭井者奮向往之志鉅公碩儒接跡而出以增茲邑之重斯其上也其次一命之榮一藝之善亦得以厠名其間則夫人皆當感發而興起以求自異於齊民而後已也豈可生無益死無聞而負此文獻之地也哉此則操筆者之微意也鵬也抱痾衡門舊學荒落深懼採擇不精紀載不備勸懲無法以孤盛舉然秉公持正之心則不敢不自盡矣以此獲罪吾知不免焉而亦不敢辭也是役也楊侯倡之王侯成之皆能以文

飾吏者而揭三尹夔梁文學介亦與有勞焉法得附書

七言律選序

宋人有言曰律詩難於古詩七言律難於五言律則學詩者不可不加意於其所難也予少嘗學焉既指授於學究又牽滯於舉業格卑語俗至老不變真所謂下劣詩魔入其肺腑者矣乃取古今名家詩精選愼擇得七言律　百　十　首日夕諷詠以爲師法久而與之化焉庶或可以革其舊習耳唐人尚矣然必風調純雅音響和平語意渾厚者則錄之不然莫之取矣自宋及元遠我　皇明必近似於唐者則錄

之不然亦莫之取矣蓋寧過於嚴弗敢恕也寧或有所遺弗敢濫也掛漏之罪吾能免乎哉客見而疑之曰宋享國最久名家相望而所取不加多元擴中國無百年而所取不加少何也予曰前輩不云宋詩深去唐實遠元詩淺去唐卻近茲選以唐爲主故不敢多錄也客又曰古之善評者謂宋詩不惟無愧於唐且過之矣子獨少之耶予曰人各有見歐陽子無可議也蘇黃王陳諸子亦孰敢疑之顧自與唐弗類耳譬則韶武均爲聖樂而實有不同子路曾晳均爲聖人之徒而氣象各異固非後學所宜置喙而亦不能以無別也

通鑑節要序

吾友司封大夫海虞丁子讀史有得著書四十五卷既自序之詳矣復徵不斐之辭弁諸首簡美哉渢渢乎何丁子之才之敏也是書必傳而予獲挂名其間賴以不朽是故弗辭竊謂昔先正論及史才曰當論其心蓋其心正則中有主而才以發之斯爲良史其心不正則所謂才者適足以滋其僞濟其私耳惡能信當時而服後世耶丁子是書首敘歷代史臣各爲之贊所以端其本也由是肇自開闢迄於胡元凡國統之正閏治道之汙隆忠佞之心跡功罪之誅賞咸有定論焉如古鑑辨形利器裁物莫之能遁矣然必舉

其大者重者而備言之以扶綱常正名分崇道義爲主至於恒事細故則畧焉所以揭其目也書名雖仍二史之舊而其義則所謂竊取之矣憶昔戊辰同榜最稱得人効忠勤建勳業自任以天下國家之責者夫豈少哉恥華競而樂靜退者則鮮矣玩心歷名極意研討以期立言垂世者益鮮矣丁子初釋褐當道有臺察之選則固辭以便養乞南曹以內艱歸舊隱言官論薦銓司註擬則又辭五十鰥居義不再娶不畜媵侍不御紈綺蕭然寒素而已顧其爲人必從事於正心之學以爲著述之地者不特其才之敏也是書出焉俾爲善者知所勸爲不善者知所警而夫人

之心亦賴是以歸於正其裨補世教豈淺淺哉丁子名奉字獻之别號南湖所著經傳臆言閱史迂論共若干卷已行於世南湖叢稿若干卷則藏諸家塾云

耆齡考終録序

吾邑天方張公既卒且葬厥子比部郎允清裒其贊表傳記及誌狀哀挽諸作名耆齡考終録將刻以傳弁之以　帝制尊之也系之以遺像親之也耆齡二言則取諸　制詞榮之也不鄙示予聞諸爲序夫表章先哲寔後死者之事故莫之辭焉竊惟今之學者亟稱古人每有生不同時之歎然古今人豈甚相遠哉惟在真與僞之間耳昔人生三季之後而擬諸義

皇之上又謂葛天無懷之民既不嫌於自許而人亦皆信之者以其真也真則今猶古矣僞則古亦今矣論其人不必論其世也茲歷覽諸作或本其心之誠或述其行之篤或載其辭之確或紀其政之善或稱其文之雅或贊其出處之間死生之際允合於道皆實録也然一言以蔽之亦曰真而已矣學者求觀古之人公非其人耶抑聞人之有身猶木之有榦也必根荄固其本枝葉蔭其末而榦乃日強矣公以篠菴勿齋爲諸父而培養之故其積之也厚以允清爲之子而光昭之故其發之也昌雖公持志秉節足以自衛而賴於世德之滋者不可誣也傳曰莫爲於前雖美而弗彰莫爲於後雖盛而弗傳觀於公不益信哉允清廬次靜專手編數帙曰張氏家乘曰天方池集曰燕壽堂集皆自爲序亦將刻之以傳所以顯揚其親者無所不用其極而是録則其終也

改亭存稿序

文以氣爲主古人之名言也其人強毅則其文蹻以健其人闓爽則其文暢以達其人夷曠則其文淡以平其人豪邁而雄偉則其文駿[illegible]以肆若司馬子長賈太傅韓昌黎文文山方正學諸公之文具在讀其文可以知其人也若其人頹惰委靡而文亦隨之不足尚已予弟時鳴自少穎敏秀拔取科第如俯

拾芥乃爲御史以激揚自任凡所論列必社稷之大計帷幄之巨奸皆人所不敢言者暨擢外臺即抗章力辭若棄弁髦無所顧慮非直養是氣者能之乎由是發而爲詩歌爲序記爲傳贊誌銘諸作伸紙落筆若不經意而矩度自合沛然如長江之流儵然如冥鴻之舉鏗然如大鏞之扣所謂蹻以健者暢以達者淡以平者駿以奇闊以肆者則隨所遇而時出焉予亦耽嗜古學然格卑語弱難免于頹惰委靡之病讀時鳴之文真能振衰起懦而助予之弗及也自是而不已焉循正學之階梯以馴造乎馬賈之堂奧其孰能禦之哉時鳴著述甚富燬于回禄者三之一茲刻

其所存故曰存稿而改亭則其號也別有南瀆子改亭奏草家禮俗宜若干卷雖謙退未遑盡刻然璞玉淵珠光恠自發終不可得而秘矣

仙華集序

完璞趙先生與哲嘗訪先禮部於吳淞之上予侍杖屨獲聞緒論于茲四十稔矣厥子振之持所謂仙華集請序首簡展而讀之則賦吾祖槐庭詩在焉敬念先友分當爲後復安敢辭夫人之生有君臣之義有天下國家之責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而所謂隱者豈常道哉亦豈其本心哉蓋將有所待耳世人以隱爲高傲睨偃蹇果於忘世視吾君吾民皆不屬已此夫人沮溺之流夫子所以深惜之也茲備覽是集音響和平意度閒遠無山林之枯瘠無藜藿之窮愁而憫時憂國之意則恒寓焉及屢上當道書切切以東南賦重役繁爲念視民饑溺若迫於其體膚有不能自存者方之古人殆魯仲連之徒歟而夫人沮溺風斯下矣王文恪公表先生之墓以奇士稱之不有見哉先生偉貌長身志高而氣邁學博而才斂其先出宋宗室世家浦江仙華山下文獻之盛譜牒足徵元季有號雲居者以贅遊吳遂占籍長洲至先生四世矣故初號仙華生且名其籍不忘本也振之宅心淳實制行清謹儼有父風久欲刻是集以傳顧力弗

逮茲以鄉進士分符北邑秉鐸南郡始克成其志云

贈盧嘉典序

志節者君子之所當重也自脩者重此是謂立本觀人者重此是謂知要衆人不知其可重而不重也是謂失己且失人矣傳稱文正范公少有大節自爲諸生已有澄清天下之志文節衛公少有異操釋褐之初力辭添差不謝宰執識者已知二公之不凡矣厥後俱參大政德行功業百世瞻仰然則君子之於志節可不重哉文正吾蘇人而文節則崑人也姻友盧君子才少不好弄屹如巨人厲志秉節必以鄉先達爲師表及領鄉薦立言制行與俗寡諧人皆忌之予獨奇之曰國士也及舉進士即兩抗章指切弊政雖解時諱忤當道曾不顧惜人皆危之予益信之曰國士也卒賴 天子明聖特從其請於是君以予爲知己而予亦自以爲君之知己矣茲捧部檄出宰嘉禾吾又知其律己必有道御吏必有法其使民必有義其待士必有禮而政成焉他日陟臺省坐廟堂吾又知其以正直立朝以忠貞事 主以飭紀綱厲風俗輔成至治而化行焉所謂德行功業隱然繼文正文節之後使人合而稱之曰國士也豈肯變其初志移其晚節以辱鄉之先達也哉庠生張懋隆言送舅氏來謁予文謹述其既往望其將來以自附於知己之

末或者不知志節之當重以爲予說之迂則應之曰
吾有所試矣

送王大夫序

南岷王大夫子正以名進士爲才御史嘗言天下大計出判濮陽未幾擢守吾崑又未幾擢長沙二守崑之父老歎曰賢哉大夫今舍我去矣乃相率詣予徵文贈行以攄其繾綣慕戀之情焉竊聞子產爲政始而民疑之久而民歌之蓋民難以慮始而政必以久成其勢然也大夫涖吾崑纔數月耳而已得民如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殆必有以致之者矣夫天之生才有所長則有所短能者傷於通而不足於廉廉者傷於刻而不足於愛愛者傷於懦而不足於斂斂者傷於忽而不足於慎有文事者或昧於政有政蹟者或寡於文天之於人若有靳焉者此予角去齒之意也大夫則不然能以應變廉以養心愛以子民斂以集事慎以持身文以飾吏政以及物兼其所長而不見其所短此治之所以易成而民之所以易感也然則崑之人亟稱曰賢哉賢哉者其在茲乎世儒論守令之重或曰久任善或曰久任不善愚謂無善無不善也其人賢則久任而民安去之速則必有惜之者矣其人不賢則久任而民厭去之速則必有幸之者矣大夫之來也吾見民安焉未聞有厭之者也

其去也吾見民惜焉未聞有幸之者也不賢而能之乎雖然不特吾崑也治有異地民無異心也昔也衛人思之吳人望之今也吳人思之楚人望之行將有賜環之命表儀朝端流澤海宇則楚人思之天下之人望之矣時必有秉巨筆者稱頌德業鋪張盛美以傳於世區區不斐之辭特爲之前驅云爾

送陸嚴州序

姻友陸君如愚以鄉進士拜嚴州理官瀕行過予曰何以贈我予曰古之人贈言以規今之人贈言以頌予以古人待君而不敢效世俗之說願君察焉夫善爲政者因地以考俗因俗以成治地有險易俗有美惡而政有張弛治之所由成也嚴爲古睦郡而介乎婺歙之間婺歙山峻水激故其民悍勁而健訟睦山高水深故其民淳良而務本古稱俗阜民和內外輯睦故以名州可以槩見矣君以整潔之行練達之才匡濟之學雖專治一郡亦所優爲況於理刑乎且威嚴以臨之明察以照之精敏以穴之畫一以示之其上必信其下必服名必日起而位必日進矣自恒情視之不已足乎雖然是道也施之於他郡則可施之於睦則不可君不聞盧扁之術乎其人質厚而病深則投之以薑桂加之以鍼砭必去其疾而後已
人質弱而病淺則以和平之劑扶養其元氣而已

一切從而攻之不亦殆哉君今往焉存哀矜勿喜之心持不教而殺之戒與其爲蒼鷹乳虎吾寧爲騶虞也與其爲嚴霜烈日吾寧爲雨露也與其有赫赫之名吾寧爲悶悶之政也包含而涵育提撕而鼓舞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則俗益淳訟益簡以至於無而君不有其功焉此則出乎恒情之外者鄙人之迂論也然以爲迂而遂棄之則田公錫范公希文趙公閱道張公敬夫皆嘗治聽而皆以教化爲首務是豈盡迂者哉亦必有道矣

贈秋蟾翁序

秋蟾翁者吳之善醫者也嘗挾其藝遊金陵予始識

之及徙家崑山治人之疾多効里人嚴氏子患瘵火諸疾治之亦愈乃謁文爲謝今夫疾必用世醫者以其承傳之久也必用老醫者以其閱歷之多也秋蟾自厥祖良醫君有聲醫垣于玆三世矣自束髮讀父書繼先業今巳七十矣則其察脉精用藥審而治人多効者不有自哉後生少年不知攻某科爲專門師某人爲入室徒恃其涉獵任其意見輕以治人妄投而誤殺者衆矣秋蟾翁寧有是哉抑因有感焉語云不爲良相則爲良醫雖小大不倫其利物之心一耳古人擇相者必用世臣則休戚同必用老成人則智慮熟故能培國家之元氣原生民之命脉而久安長

[illegible]不素試之術久驟舉而[illegible]進書生之人惟紛更之爲務而天下之事去矣宋熙豐之間王呂得志耆德元老屏逐殆盡卒成金狄之禍其鑒豈遠哉是故用老成世醫足以壽吾身用老成世臣足以壽吾國徒知擇醫而不知擇相是徒知愛其身而不知愛國也弗思甚矣秋蟾遊公卿間請以予說質之醫國者

壽戚訥庵序

天於善人未嘗不厚彼爲不善者亦未嘗不致罰焉然必自其定者而觀之斯得其實矣苟非其人驟而富貴或清脩吉士反多偃蹇此皆天之未定者也而

遂致疑於其間如劉柳之說豈善言天者哉吾崑訥庵戚隱君少承厥考敏慎翁之訓勵志篤學期以用世而竟不偶退而脩軒岐之業期以濟物而亦弗售由是清門白屋以藏其身硯田筆耒以餬其口喃喃乎終日屹屹乎窮年以役其神而不自暇也邑之人相謂曰戚先生讀書而執禮謹言而飭行守分而畏法曾不爲當道所知東家之子無一善狀而乘肥衣輕德色閭里天道果足憑耶是皆以其未定者言之也及其久也驟而富貴者如電光石火倏忽一時旋即澌滅隱君方且躋大耋之尊膺章服之榮列賓飲之位享子孫之奉而伯子汝積以清才秀質蜚聲藝

死登用可卜隱君將有祿養焉則未嘗不富也又將有䞇封之典焉則又未嘗不貴也天於善人欲相厚豈可量哉且天恐其爲善之不力也故少而抑之使動心忍性以激其成又恐其爲善之不終也故老而優之使視履考祥以食其報其相與之際應若影響或謂天道不足憑誠世俗之論耳庠生張抑甫輩與汝積遊好値隱君八十誕辰徵文爲壽予不佞無能爲役姑以天道之定者言之俾爲善者知所歡而不能自已爲不善者知所憚而不敢自肆云

賀楊西浦序

門人楊生時謹游歌郡庠值其父西浦翁六十誕辰

乃置酒張樂拜舞爲壽矯亭子聞之喜爲文以賀之曰人子之於親也有祿養有善養彼爲祿養者滫瀡之備宮室之美車服之顯封號之崇人皆榮之生非惡而逃焉時偶未遇耳以善養者孝友行于家庭信義孚于族黨聲名著于州邑衆皆指而稱之曰此某人之子也人亦榮之此則生今日之所當務者歟然韓子之言曰事親以誠者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則於祿養善養又若有輕重賓主之分焉生其勗哉存誠而勵行先其質而後其文斯得韓子之意矣則菽水之歡甘於膏粱韋布之樂華於文繡茅茨之厚安於廈屋里巷之評重於綸綍信非外物所能易也生其勗哉雖然祿養懸諸天不可必也善養責諸己不可廢也使生得遇於時占一第授一職曰吾有祿養矣而善養可廢乎此又生終身之所當務者也若夫頌禱之說則諸作備矣茲不復贅

壽周母太宜人序

封太宜人吳除庵周大夫之配工部正郎子顥之母也壽屆七十誕辰甫期僉憲張德宏以祝詞請夫天者理而已矣憂者樂之所由生也勞者逸之所由成也人見其有倚伏之機而不知爲正常之理理之所在即天之所在也太宜人早失所怙獨與母居更相

爲命有憂心焉除庵敦行古道不事生產不問有無一切耕織婚嫁慶吊諸務悉太宜人代之且教育子女恩斯勤斯有勞心焉及其老也氣體益強期耋在望身被乎象服之榮目覩乎孫曾之秀世衍乎詩書之澤和平而悅豫康寧而暇逸所以報其憂勞者天寔爲之而可謂之適然也哉抑又有大焉古之爲女者上贖刑之書爲婦者遵終風之暴爲之母者不忍見其子有伏辜之慘惜其所值皆匪其人雖謂之不幸可也太宜人以貞孝先生爲祖以大叅公爲從父除庵爲之夫子顥爲之子自爲女爲婦以至爲母而無一之不值焉天之所以厚我者又若是也夫天厚

我若是而我無德以將之則何以荅天之貺耶吾聞
陰庵嘗舘于吳吳之遺產法得中分乃請立後而悉
讓之潔身而退太宜人奉毋而從焉不遺其親謂之
仁不咈其夫謂之敬不取其有謂之義所謂荅天之
貺者其在茲歟乎於子籲有一日之長兒子策又太
宜人之壻諗德爲詳也故樂書之

壽顧夫人七十序

天於名世之賢將授以大任也所以寵異而篤厚之
者旣無不至又生淑德懿行之女以爲之配而相其
家使其人專意以事其上而無內顧之憂焉此寔天
作之合而豈偶然之故哉若今大學士未齋顧公與

厥配封夫人朱即其人也夫人本儒家令子質性悃
誠儀貌莊重寡言笑循禮法有古女士之風予昔侍
公游屢見其戶庭之潔清堂室之深邃僮僕之整肅
內無嘻嘻之吝外無剌剌之語固知公脩身正家之
效而寔夫人有以承之也及從公宦邸益思簡默閫
外之事絶不與聞自非朝謁　內庭未嘗輕出凡燕
飲遊觀之會悉謝不往所謂以靜爲主者非歟夫靜
而有常固足以致壽矣然婦道之所當重者則尤在
於順焉請舉一二公性好客文字之飲殆無虛日夫
人主中饋無倦容也又重義輕利念故舊賙貧乏所
費不貲夫人出私帑無吝色也諸婦侍左諸媵侍右

子女孫曾森然林立夫人撫之有恩遇之有禮無間
言也所謂以順爲正者非歟傳稱古之賢婦曰性嚴
有法曰嚴肅儉約夫人無取焉恐其嚴之害於順也
蓋嚴者天之道也夫子之義也順者地之道也婦人
之貞也專尚乎嚴則婦乘乎夫之位地侵乎天之職
而豈可以爲訓哉是故公法天之嚴以義制其外飭
紀綱振風俗而國步日康夫人法地之順以和養其
中安起居適志意而年數益未由是內外各得其正
家國並受其福且躋斯世斯民於仁壽之域天下陰
受其賜而莫知其功矣猗歟休哉茲値夫人七十誕
辰伯子鄉進士儼方將往拜壽大學生梁金以祝詞

請予自負知公爲詳又因公父子知夫人爲詳故備
言之以著其壽之有自云爾

壽黼菴柴公七十序

兄弟天合朋友人合不可比而同也然所謂同年與
同官者其情親其地切雖屬乎朋友之倫實無乎兄
弟之誼豈汎然交游者可同語哉京兆尹黼菴柴公
與予生同庚寅薦同辛酉又同仕留都又同歸邑里
今年同躋七十先是値予賤生公以文爲壽極言道
義之交乎志意之相契真所謂異姓兄弟者茲十月
旣望寔公誕辰予惡可以無言哉况重以梁壻乾伯
率其壻輔光之請哉公少游膠庠恂恂其言溫溫其

貌退然若易與也及成進士對大庭當道聞其名問以時政公備言國計之盈縮生民之利病水利之廢興皆爲當務之急當道大奇之於是人知公有用世之學然察其言貌如故未見其忠也及擢諫垣尋有紀功之命舉劾誅賞不少假借於是人知公有許國之忠然察其言貌如故未見其節也及任光祿有新進方膺召命援爭趨之公獨不能加禮其人驟居政府尚啣宿憾銓司每有注擬輙爲所抑旣無怨言亦不自畀於是人知公有守身之節然察其言貌如故未見其才也及尹應天勤恤民隱洞察吏弊老奸宿蠹匿不敢出於是人知公有牧民御衆之才而期其大用矣乃力請致仕而歸杜門簡出日與二三故舊觴詠爲樂若未嘗有高位顯秩加乎其身者予與公游處四十餘年不聞其厲聲不見其遽色不以得而驚喜不以失而含愠不以未遇而沮不以旣貴而驕所謂有恒者不貳其心而夫子之所願見者公非其人耶日月久照四時久成天地久於其道皆自恒得之則公將來之壽不問可知矣且輔光者公之嫡孫初公之當蔭也舍其愛子而與輔光則其心光明而公旹其神定而其氣充焉其將來之壽又豈待問而知哉抑吾昆先達有龔公明之者至誠純孝齒及百齡扁其所居曰期頤且作詩自壽時樂庵李侍御雅

敬明之事以兄禮畀巷以爲美談願公他日建期頤堂於玉山之陽公當作詩予當撰記以侈一時之盛不使二老得專美於前也敬濡筆以俟

名醫驗方序

鄉先達王文恪公嘗以國之用兵喻醫之用藥蓋戰與疾皆死生存亡繫焉而夫子之所慎者故也予竊謂醫之有方猶兵之有書也兵不可恃乎書而書不可棄也醫不可泥乎方而方不可廢也古人製方未嘗不善但病有淺深稟有薄厚風氣有南北所貴斟酌損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若或膠其常而不通其變槩而用之固不能以無害然或逞其聰明任其意見不欲蹈襲前人故轍而必欲自己出者以爲奇於是妄投輕試而其毒天下也不亦甚哉故曰方不可泥也亦不可廢也趙括讀父書而敗非書之罪也不善用其書之罪也若懲括之敗遂併兵家諸書而盡棄之可乎不可乎遠林楊子所以汲汲乎其集方者意蓋如此姑以近事証之宋主患脾疾久而彌甚有吉老者自煮藥以進立愈召問何藥以理中丸對宋主曰朕服是藥多矣弗効今効何也吉老曰陛下以飲水致病臣即以氷水煮之以和其受病之原是以偶中嗚呼此所謂神而明之也所謂不廢其方而不泥其方者也可以爲法矣遠林子創義塾周貧士

給橅施藥攜橋治道所費不貲然其力有限則其惠亦有窮焉茲於古今名醫諸方旁搜博訪三年而成巨秩刻之以傳則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必損已而自有以益人也不尤可嘉矣乎雖然集之固難用之尤難苟用之而不善則反傷遠林子之惠矣故予又覆倫論以爲讀是秩者告焉

椿萱如在圖序

陵洲鄭子莆之庠友也遊學至崑禺江林先生延之以教諸子忽自念曰吾嚴先人之杞久矣吾其歸乎文衡山太史聞其言而善之手繪椿萱如在圖爲贈鄭子持以示予曰吾父浮沉里閭不求仕進然篤學好古彌久益勤邦侯縣長皆知禮重吾母端莊重整紡性尤警慧所以教育應所者克殫厥心曾不獲升斗之祿以致榮養而先後背棄矣此無窮之悲也願賜一言以慰化者於地下甚幸予曰嗟乎鄭子之志可悲矣而未大也世俗所謂孝者滫瀡之養封號之榮田之人爭羨之而其人亦自多焉抑末而已不有大於此者乎昔在聖門以季路之賢傷哉貧也不免仕季氏以爲仰事之資若夫閔子曾子則不屑就而窮約以終其身然而聖門稱者必歸曾閔而季路弗與焉豈非二子獨得其大者乎夫孝者百行之原而文與行不可偏廢者也鄭子之爲古文博而雅贍而

縟贍而有倫可謂成章矣然則所當黽勉者其惟行乎今茲歸也展是圖於中堂日夕敬對若或見之榮養既已弗及則必求其孝之大者而盡吾心爾矣是故一出言而不忘其親故發而中一舉足而不忘其親故全而歸學何爲而首四科道何爲而傳一貫動必以二子爲法而行日成焉使人稱之曰此閔曾之徒也所謂立身行道揚名而顯親者於是乎在區區榮養之末奚足多哉且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安知他日不取高科膺顯秩五品之榮備其情文三命之錫光及泉壤而爲里人之所羨哉但孝俗之孝係於命而難必聖門之孝由諸已而可以自盡耳予不佞姑爲是說以寬鄭子之憂且致夫期望之意更願須臾無死而目覩其行之成也

賀三尹冠君受獎序

今天下之士科第之得失品秩之崇卑是有命分存焉不可強也惟志之立與不立則由已而不由乎人匹夫立志且不可奪而況於士乎故曰士志於道又曰士尚志不然不足以爲士矣崑三尹冠君文弼蒞政未久適會部主政徐君以督餉至止文弼力言兊運之利病如此則平如此則過君指諸掌徐君悅而從之且行獎勞之典焉其詞曰志能向上美哉徐君何其受善之速而知人之明也冠君鄖人也少遊鄉

校即有志於場屋今膺貢入太學復有志於津要然僅得玆職未足以展其才而行其志在他人必怏怏自失矣冦君乃奮迅激昂曾不少挫嘗語人曰吾制於命不獲占一第又限於分不能進一格然吾之志則非命所能制亦非分所能限也吾何歉乎哉老安小懷孔子之志也堯舜君民伊尹之志也此聖人之事則吾豈敢若夫孔明之鞠躬盡瘁陸宣公之不負所學范希文之先憂後樂王曾之不在溫飽此皆近世名賢志皆向上者也則吾不敢不勉是故苞苴不行志在潔己也強禦不畏志在奉公也庭無留案獄無滯囚志在勤政也與兌運武弁抗禮直辭不肯傷

惠志在恤民也所謂向上者非歟我 皇上軫念黎元而重民牧之任嘗詔近臣若曰郡縣之吏不必問其發身但當考其治行其人賢矣雖監胄必超遷苟非其人雖科目必罷黜當道奉行惟謹往往自下僚而躋顯秩者衆矣冦君遇不世出之 主乘可爲之時操有爲之志其能久於吾崑哉則夫今日之奨固發軔之始也邑士夫徃賀之推予爲序如此更當法朱子以尚士名其軒益以勵君之志云

矯亭續稿卷之一

矯亭續稿卷之二

崑山方鵬著

珠玉類編引

予少游郷校即承先生長者惠詩若文教誨之切奨借之過佩誦不忘暨登仕籍内交日廣贈言益多皆根乎仁義道德之緒論而非阿世狥俗之諛辭也玆命孫輩録出釐爲三卷長日無聊摩挲病眼展而讀之如入武庫見明珠在貫歴落可數美玉蘊櫝光晶自露使人神爽飛動有莫能禦者因題曰珠玉類編襲而藏焉夫西鄰之子積有珎貝其價萬鎰然貪者垂涎盜者側目終亦必亡而已予家本寒素無以爲

寶惟此一編自信以爲奇貨人莫之許也他日貽之後人則爲舊物陳之家廟則爲重器有好文者過予出之共覧充然各有所得而去而予固未嘗有所失也其視西鄰之寶與予孰多耶必有能辨之者矣讀之旣畢敢僣引於諸作之右譬猶挾瓦礫而遊崑岡合浦之區秪自覺其穢耳

祝辭彚録引

遠林楊君家于東土客于南都所至士大夫樂與之交以文若詩爲六十壽者甚富厥子太學生裒彚而録之將入梓爲不朽之圖其志勤矣粤自書契肇作而文字之用始盛於天下上焉者聖賢盛德大業布

在六經其次元勳碩輔之蹟載諸國史又其次幽人逸士名微而迹遠雖有一言一行之善莫之或傳苟不借重名筆爲之紀詠則將泯沒而無聞矣昔董生召南行義於下文紛擾之間誰則知之賴昌黎之文而名始著朱山人隱居西蜀人莫之異也得少陵之詩而迹益顯所謂附青雲之士而施之後世者二子之謂歟今遠林行義有董生之風而樂隱得朱山人之趣諸士大夫之詩若文又皆取法乎韓杜者也雖其規頌異情比興殊體莫非揄揚贊美乎遠林之善不至於泯沒而無聞蓋不獨壽其身且壽其名矣不亦幸哉益足以見文字之有功於世也

知嘉定縣李侯平政記

嘉定蘇之望邑也而難乎其爲宰焉嚴於自治者或盤錯之器弗利敏於有爲者又清脩之譽無聞以予耳目之所睹記兼之者難其人哉嘉靖甲午滇南李侯坤資来宰是邑以平政額其堂以政學銘其室志既先定績以次成如新大小學宮置學田立社學而士嚮方表先賢祠墓黜異教禁燔屍而俗丕變如均輸役恤孤貧植善良而民生裕清稅額祛宿蠹懲巨猾而吏弊革如建水門練民兵而盜跡屏繕倉庾廣儲蓄而百需備準物價罷夜市而僞風息比及三年四境稱治邑士大夫動色相賀曰吾侯之政平矣及其聽政而退端居一室游心古人博極墳典且敬以謹度介以絕俗儉以制用遠家累以養身矜細行以養德皆克治之學也則又動色相賀曰吾侯不息於政而又不忘乎學矣於是僉憲沈君文明謁文記之以詔来者竊聞君子之道非學無以立己非政無以及物故侯坐於堂則脩政所以行其學也退於室則務學所以資其政也學也者政之所由平也歟茲將應召而起歷階而進按一方則平一方之政治一郡則平一郡之政蒞一省則平一省之政而所謂學者隨其地而致其力焉執此以往使侯得宰天下固無難者而况於邑乎此又邑士大夫頌之於今日而望之於他日者也姑記其槩以俟

友蘭記

海虞錢封君以高年懋德家於奚浦之上不求聞達不妄交際然賢士大夫樂與之友嘗自號友蘭夫蘭植物之微耳世人不察乃謂封君傲睨當世不屑與友而友異類此羈臣放子之所爲而謂封君爲之乎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蓋同人二五其德同故其心同而言亦無不同也使五之德有愧於二則亦不能皆同矣海虞人物淵藪於今爲盛若李宗伯之方嚴陳中丞之清介丁選部之爽曠皆比德於蘭者也封君友之友也者友其德也使封君之德有愧於諸

賢則亦不與之友矣然則何如其爲德也建先祠以報本脩家牒以收族制豁規以示遠有孝德焉以義方詔子孫以力穡給俯仰以禮法肅戶庭有貞德焉散粟以濟貧市藥以療疾贖地以掩骼有惠德焉所謂惟吾德馨者非歟抑邇其先則武肅之武文僖之文植本固而流芳遠矣又推其後則烏程令汝明爲之子太學生允卿進士允爲之孫所謂蘭茁其芽也猗歟盛哉惟錢氏自唐訖今世有令德綿綿延延不絕如縷而封君出焉上以光昭其先下以庇賴其後雖其德足以致之而得於諸賢之助不可誣也昔孔子以君子許子賤而本於魯之多賢意亦如此大方氏聞而慕之既爲之記又系之以歌曰

有猗者蘭在江之涘兮彼美一人惟德之似兮我徃從之其室孔邇兮惠我以德無獨爲君子兮

三虎記

吳澤國也予家吳淞之上四望皆水無崇岡深谷無灌木茂草可以容虎故無虎患然予耳目所及虎三至矣弘治己未十月先君遣蒼頭操小舟載吾親丈姚君渡江方將登岸虎坐荏䔸間忽躍而至蒼頭墮水以善泅不死姚君仰臥舟中虎以右足踞舷舷斷左足陷泥淖中不能出風起水湧舟蕩漾至江中流幸免於難然兩人皆臥病久之幾不起正德丁卯四月虎復至畏人胡山遇之齧其項而死狂夫挐兵往焉傷其膝死而復甦後二虎皆斃於手嘉靖戊戌七月虎復至晝伏夜出足跡遍後寂無聞里人曰傷哉虎至歲必侵或曰虎登第者或又曰非真虎也盜之劇者以木刻夜印墟落士人以爲真虎懼不敢出乃冒虎至無不如志不然何見其跡不見其形耶予真或僞或祥或不祥俱未暇論但嘗誠約警之耳嘗讀金山衛志海有巨魚貌絕類虎名能登岸變而爲虎今聞虎皆浮江而來安知變耶嗟乎魚相忘於海天下之至樂也無所人亦不得而侮之不幸變而爲虎則未免有累其欲逐逐焉人始畏惡之搏執之以喪其昔爲魚之樂復可得哉亦爲不善變矣士大易志者宜鑒於斯

家藏二畫記

予所得古今名畫爲軸者八十有三詩文爲八十有五爲冊爲卷者共三十有二俱有藉工裝整手付世儒藏之恐一旦不測遂至散於是有感焉昔請告家居以雲山圖一幅求先生應龍題其上月餘未領一日吳貢士中持至展而觀之筆力遒勁語意俊逸以爲壽

謂讖[illegible]傍曰黃先生死矣疾革時托吾上人附漫
爲之歎息累日及承乏浙省家僮自吳城來灰人
子畏寄我雪景圖一幅且手書云欲徃鮮蚶作[illegible]
下讀之未悉也明旦詣公所會諸僚友問鮮蚶所
出僉曰寧波者佳公退始召家僮問子長起居曰已
暴死矣又爲之歎息累日二事絕相類且知吾豪所
徹二公平生蓋絕筆也應龍年踰七十可以無憾矣
與子同甲子今死十五年矣不亦悲乎因憶正德
[illegible]七月望夜月明如晝子畏與子兄[illegible]及今[illegible]
[illegible]同寓練川野寺列坐廊庭酣飲[illegible]
[illegible]風露所襲命左右執盖護之子畏曰[illegible]

如是何不速死且自言無疾予曰質厚[illegible]
固薄者恒有戒心安知予之不壽於子也此皆戲
耳豈意遽成讖耶蓋子畏鬱不得志頗以酒色自
以傷其生亦吾人之所當戒也應龍名雲別號冊[illegible]
終瑞州府學訓子畏名寅又字伯虎弘治戊午南[illegible]
發解第一人

迂說

方子臥疾江鄉無是生過而問之語及學政方子
吾十有五始讀書城中舍於學宮之傍見[illegible]
旦晩出入心竊慕之又三年補學官弟[illegible]
人坐於齋輪宿於號背書講書月考[illegible]無一

爾闕諸法盡廢惟朔望詣學一揖而已問之他邑亦
莫不然又[illegible]之他郡亦莫不然洊歎學政之不脩而
當責之於師也無是生曰何子之說之迂也前人之
壞極矣今之爲師者驟至而驟復之則人情有所不
堪而然詬聚焉如之何其可復也子之迂每若是柰
何方子曰爾未識天道耳天之爲道温而後暑人不
駭其猛凉而後寒人不駭其寒其變有漸故物罔覺
今若以東西二齋諸生分日而至或以初入學及年
少者號書[illegible]題亦分日而至旬遇月考則無分東西
無分長幼[illegible]敢不至吾見學政以漸而脩而人情不
至於駭矣無是生曰吾聞進德脩業學者要務如子

之說皆彌文而已不亦迂乎方子曰百工居肆以成
其事此言何謂也有士於此日處室家離師友號於
人曰吾德自進業自脩而何必以學爲也則是堂齋
之建廩餼之設鐘皷之陳皆無用之物矣方今之制
下工有廠織工有局射者必於圃陶者必於冶又設
主者以監臨之而況進德脩業至大至重人才之所
出治道之所賴乃欲盡廢之乎且爾言過矣彌文尚
不能守而望其能進脩乎無是生不能荅出語人曰
頑識何如吾聞崑庠吳掌教先生勤學而勵行舉善
而受言[illegible]旌表貞烈非碌碌者吾將往焉以方子
之說告之迂不迂必有定論矣

理數說

崑崖二友一善相謂予曰公壽至八十予不信一善星學則曰公壽至八十而過之予亦不信之人人客有愛我者聞之喜爲予道之予益曰何爲乎其不信也予曰彼所挾者數也吾理也不信理而信數豈吾儒家法哉今吾鄉登大耋者二人大耋者五人踰七望八者數疾善啖徒步熟寢齒堅而髮稠神茂而色澤也予於斯數者無一焉而欲同諸公之壽有且予受氣甚薄自分得至五十幸免於夭足疾之故延及今耳然四三年來百疾交作日

夫死不遠如是而求多壽何異翰音之欲登之思千里乞人而望陶朱之富有是理乎客彼皆妄歟予曰有妄者有其言不妄其術不其術非不精而曲技小說不足以窺造化之友是也然則吾何求哉謂吾壽不喜謂吾不惟自信自養以俟死而已矣

猩猩說

予聞猩猩好飲酒亦好着屐土人以二物置見之罵曰是誘我也再誕久之乃相與試飲醉則着屐以行土人攻之即仆而就擒旋取死予性好讀書每以致病病時必大悔命童而藏之及病少間復取以讀而病復至焉夫猩猩死於飲酒予病於讀書雖所好不同所以灾其身者一也可以爲戒矣抑又有甚焉作文之害甚於讀書不寐之患甚於他疾蓋作文必苦思思苦必耗血血耗必不能寐通宵達曙目不交睫呻吟反側去死一間良可惡也然徒知惡而不知戒是猶惡溺而馮河惡焚而赴火已不可言智矣且不寐之時歸咎作文作文之時頓忘不寐以一人之身而自相背馳如此豈非偏於所好而不能加察也哉則其呻吟反側宜自取之而不足惜矣及其久也幾何而不爲猩猩耶嗟夫猩猩之血人取之而死予之血自耗之而死則又猩猩之不若也備書于壁時以自警

奉許松皐太宰書

往年旅食京邸承函谷先生之教分雖僚友情逾骨肉執事以愛兄之道推愛於鵬言念往昔曷勝悲感茲者　天眷元德銓衡重托虛位以待海内士夫動色相賀夫父子冢宰兄弟司徒自周漢以来不一再見固襄毅公燕翼之貽而實賢伯仲繼述之大也犬子策叨官近地欣慰無已雖雨露之公不私於物而一草一木凡受雨露之恩者不可不知也謹脩尺牘遠佈謝悰伏惟俯照不備

答王畫齋郡守

舉業所誤故於古學全無見處然尊公之命不敢不勉亦惟遵奉来教稍加節損耳中間諸公皆書名者欲後世知其人也有不書者諱之也惟高明鑒之僕受尊公知遇借此以圖報萬一何以禮幣爲哉兹用繳納仰祈照入不然雖十往返終不敢領命也

復秦黄門子元

病中承教札謂我先君厚德懿行當不在某人之下宜爲立傳附之邑史伏枕讀之感極而泣既不能立身以盡顯揚之孝又不能秉筆以爲光昭之圖罪不可逃矣念昔先君之葬也吳宫保王陽明顧未齋爲之碑誌具載家牒後之君子採而傳之庶可贖不肖之罪萬一耳故某於　恩典之下畧啓其端蓋有所待也若自爲之則似爲祖父揚名者益来衆口之訕矣傳曰敬其父則子悦執事之言及此豈惟敬吾父且知吾父矣此某之所以感極而泣不但悦焉而已也草次奉復併致謝私統希鑒念

與弓裕州德中

僭告先姐早世而爲之後者又相繼夭歿昨令族姪祭掃其墓拱木日少宿草日多不勝悲感僕更老死則令兄亡姐必爲若敖氏之鬼矣曾與舍姪面議共出銀若干買田數畝特煩執事擇盛族子姪謹厚者立之爲後專主祭享且守塋域仍命其往来寒家使其子孫知有　一塊血肉埋於貴境他日視之不爲途人也萬萬介心至懇

與姪孫元儒

聞任西樓用工老懷不勝欣喜因有所告古之才而若其氣必豪志大者其術必疎若賈誼孔融楊大年陳同父諸君始置勿論近自吳中前輩言之若某某性行疎脫故皆不第某某専攻雜作不務本領故皆不第惟吳文定王文恪二公先精時文次尚古學且端謹持重而有德以將之故功名富貴今然焉今科場事近宜將四書本經性理綱目研精探討期於必第既第之後然後泛觀百家子書以廣聞見今非所急也更宜脩德謹行愈自卑約以文定文恪二公爲準則病夫有深望焉夫子視爾乃吾家至寶也古語云天下之寶當與天下惜之至囑

復顧提學武祥

徃承手墨并示論高才生文深歎執事之學有本而非庸儒俗吏之所能及也夫所謂建學養士養其身心養其德性不專爲文藝科名設也今執事之所以爲教切於身心而文藝非所急主於德性而科名不足榮固出於恒情萬萬矣苟非自養有素烏能發此正論立此良規而端多士之趨向哉然此乃養士之道也而養蒙之道亦不可遺焉竊謂孝經一書實孔

曾親所授受多爲後人附會遂失其眞朱子病之嘗做大學章句定爲經一章傳數章刪去妄引詩書等文最爲簡當正初學當務之急也乞命所屬重行翻刻遍給杜學師生及諸鄉塾人生八歲先將是書與小學背誦講解粗通方習舉業告入學者即於孝經小學內兼出試題仍將書坊舊板并神童名賢酒詩諸板悉付于火不許再習初學幸甚蓋養蒙之道實養士之基也一得之愚顒望采納

荅魏莊渠

昨承腆儀并手札賜教坐病久失裁荅此心懸懸也杜子中嘗謂賊惹厲之肝經故冬間木鬱則病春深

不舒則愈理或然也楊孝子有何行實然勞王趾親訪之則其人必可重矣敝里亦有一人亟爲表章將以勵俗謹録呈覽蔡虛齋圖說雖未必盡得先賢肯脊然較之徒事詞章而無益身心者大有間也甘欽采遠承存問不勝愧赧所謂遂成枯落悲歎窮廬不肖是矣將何以復之哉餘不能悉

荅周正郎子籲

細讀許經辨理明義正而辭益古老夫當避竈而煬矣然有所聞不敢自默夫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理之常也或有柔死暴死非命而死則如世俗所謂投胎托生者億萬人中間有一二朱子所謂怎生撞着生氣是已即非人人皆然如佛氏輪迴之說亦非佛力能以敺之也如以近事言之同年韓少參邦靖年三十五死而復避乃屛左右呼其兄憲副君邦奇曰數日來有一物常在吾側乃吾身之神也昨夜引予至南街徐氏其婦方產神擁予入產戶吾嫌穢執不肯從神大怒復引予還今與兄並立兄不見耳憲副急使人物色徐氏果生一子明日邦靖死矣又潮陽盛都憲端明自言其前生乃同郡某千戶家養馬之卒學語時能道其主之姓名妻之年貌與堂室井竈所在使人視之若合一契二公與僕同寮皆篤實之士其言當不妄且未嘗輕以示人特以語僕耳許經

死非正命冤氣未解故復托生理或有之然墮地即言終涉於怪吾子闢之是矣且引師曠石何能言有馮焉者之說尤爲切近以予斷之有是理而有是事者謂之常無是理而有是事者謂之怪墮地即言與石不當言而言皆理之所無者是怪也孔子之所不語也但吾徒講學窮理不可不辨耳病筆草草不悉

廣昌民閒生一子墮地即言父母畏惡欲棄之遂噤不發至三歲忽復言曰吾渾源縣吏許經也恐君輩棄我故久不言耳我有冤當白願還吾家不得已携至渾源入經門即牽舊妻語生前事甚悉且發所瘞錢勉其子治生今巡撫史中丞方治巡

獄未結聞而召入以成案耕凡許繩字則曰此
我姓名也甲毆我至死乙救之弗及未何有甲而
坐乙乎有吏抱案傍立復呼其名曰此昔與我共
事者也問之果然詳具周子辨中多不盡載

與梁貞仲

傑昔脩邑志方及脫稿舊恙復作未及詳定有司
草草取去災之於木不無掛漏且賦性迂愚不能悉
副孝子慈孫之心是以訕謗與焉嘗與菲菲論及此
事以爲寧得罪於人之子孫不敢得罪於清議也然
掛漏之罪則不可追念欲勉成續志以蓋前愆奈死
期已迫歎無及矣而不能不望於左右也宋儒邊君

實與麥君萬頃同脩王峯志已而邊君復脩續志以
附其後至今並傳執事嘗與聞乎志事矣而三長之
譽不讓邊君然則踵其故事而當續脩之任者夫安
得而辭耶茲以鄙見錄成一帙專人馳上以備他日
采擇云耳事在脩志之前而偶遺者則補之事在脩
志之後而當書者則續之故名曰志續補也傑固知
執事科場事近未暇及此然事有不可緩者如張司
訓爵師道可稱今已離任失今不即訪其事實爲之
立傳久則必忘之矣此傑之所深懼也萬希介意甚
感

與高世美

聞吾子古學之外又讀醫書甚善然不可泥也前人
謂諸魚屬火惟鯽魚屬土而有實腸之功又謂石首
魚開胃益氣吾子皆信而食之明日大瀉嘗以語杜訓
科子中杜曰海虞一富翁患脾泄詣予求治調理兩
月愈矣厥子持鮮鯽以來翁命作羹食之洞泄而死
大抵水族之物其性皆寒其味皆滑而產於海者尤
甚不可不慎也又謂豬肉生痰發風令人少子然世
人食豬肉者殆無虛日未見人人有風痰之疾且無
子也試觀井上之李陳仲子匍匐食之即能耳目聞
見蓋凡物之可食者皆稟天地生生之意皆能養人
但當撙節減少不可恣肆耳豈宜盡信前人之說十

食九避如韓子之所譏哉至於藥餌則尤有然者矣
吾友顧侍御張僉憲久服還少丹以爲神効勸予服
之三月遂得下部火疾大驚而止二公一下血一發
疽而卒蓋積熱致然也貞菴司寇未齋閣學俱服固
本膏有功予服之半年即感腹疾求治於盧院判宗
尹盧問嘗服何藥予以實對盧曰天門麥門生地熟
地大寒傷脾耳乃知藥性不偏於寒則偏於熱病者
不可輕服醫者不可輕用所貴斟酌損益因人而施
可也此皆予之所親歷者故舉以告吾子吾子其擇
焉

矯亭續稿卷之二

崑山方鵬著

宮保白樓吳公傳

公姓吳氏名一鵬字南夫別號白樓學者尊稱曰白樓先生世爲蘇之長洲人曾祖敬祖琮以公貴贈南京太常寺卿妣周贈淑人父行號可晚封翰林院編脩累贈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妣司繼趙俱累贈夫人公自少端重秀穎游歌郡庠蚤有令譽成化丙午領鄉薦即遭內艱廬于墓次弘治癸丑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學士李公東陽程公敏政皆負文章重名慎許可每群試必在甲乙亟加稱賞除編脩

預脩會典及教內豎戶部尚書周公經被讒去位上疏請留之人韙其直同考禮闈閱春秋卷丁外艱服闋復除編脩纂資治通鑑節要及脩　玉牒正德初進侍講充　經筵講官音吐洪亮辭旨清切左右聳聽同考禮闈閱易卷時逆瑾盜政朝士見者多屈膝公與同官謁之長揖而退瑾銜之未有以發也會脩孝皇實錄告成吏部奏例當進秩瑾遂以未習吏事爲名伝令別用公得南京刑部員外郎司事最劇而公詳敏仁恕囚皆感服僚友取獄辭讀之驚曰老吏筆也遷南祠祭郎中兩部尚書皆鄉曲故舊見公蹈跡不寧待以殊禮公抱成案立左右咨稟畧無崖異

瑾伏誅復公侍講　經筵如故復同考禮闈閱詩卷陞侍講學士主順天府鄉試有擬策問中語謂譏時宰者當道信之出爲南京國子祭酒至則以誠心待士以簡易立法又積餼金售民居爲學官寓舍經史多缺板亟補完之未幾轉南京太常寺卿凡所以嚴祭祀擇官屬防侵漁節浮費者嶄然一新時雷變甚異公上言脩德禳災之道辭甚剴切丁趙夫人憂服闋復除前官　今上登極公上賀表備言　祖宗付託之重生民憔悴之極宜脩德勤政以荅天下之望入爲禮部右侍郎尋轉左署掌部事仍　賜手勑馳詣湖南改題　恭穆獻皇帝神主奉迎来京公念與

中貴勳戚同事恐其下不戢乃上疏曰今歲涿州抵安陸災傷重大民不聊生所宜節省以甦民力隨行僕從或挾聲勢夌轢有司爲害者請預禁約　上善其言而戒飭之事竣歸有白金文綺之　賜給事中陳洸巳外補僉事仍冒舊銜欲假大禮以希留用公劾洸無恥竟以罪去　命掌詹事府事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入東閣專管　誥勑時脩　武廟實錄仍命充副總裁史成進禮部尚書兼官如舊復　賜白金文綺乞假歸吳省墓還　朝上疏言臣途中往来見江南亢旱淮北大水乞遣官體勘或蠲其租或貸之粟河道湮塞乞下詔訪求或濬故道或開別支則

民艱濟而河運通矣又以炎異疊見兩乞休致皆
温旨慰留有純謹端諒學行著聞之語於是譽望日
重爭進者側目內閣缺人廷議兩以公名擬上皆不
果用而出掌部事之　命下矣岷藩與東陽庶人俱
奏乞復王爵序班錢子勲訓導王玠以考察去官亦
援嘗議大禮奏乞復官左侍郎桂公皆曲爲之請公
一切不聽明年桂攺吏侍挾前憾與同官謀去公奏
加太子少保攺南京吏部公聞之笑曰此吾舊游之
地意所戀也至官益脩厥職罔敢自暇尚書滿一考
復上疏乞休大畧謂韓琦有曰保初節易保晚節難
臣今年甫七旬禮宜引退以全晚節　上察公真誠

特俞之命有司月給米三石歲給人夫四名蓋異數
也公既歸乃於所居之西創崇正書院以奉先聖先
賢聚里中髦士肄習其中割田百畝供膏火之費嘗
言于有司脩拓尹和靖舊祠併祀胡安定范文正二
公名三賢書院表章陸忠宣公陳孝子諸祠墓有衣
纓之女未嫁爲具資裝而遣送之親故貧乏者問遺
周給瀰久弗厭約諸鄉衮月一會爲文字之飲隱然
有洛社之風焉配宣氏薛氏俱累贈淑人子男二子
忠早卒子孝己丑進士改庶吉士今以文選主事奏
乞歸養文章志節爰出人表孫男五尚朴以公蔭爲
國子生尚儉尚默尚遜尚絜女四孫女四公德性温

粹襟宇宏濶淡泊無營耻與物競以法從爲曹郎以
學士爲祭酒又自東閣理部事人皆不平而公安之
居其地則循其分當其任則盡其職不揭揭以自異
不涵涵而苟同其醇厚之德雍容之度望之可敬即
之可親至於傷人害物之心矯俗干名之事則平生
所無也外若無所別白而權度在中言若不能出口
而發必當理嘗集議大禮千兆纚纚數百言悉有證
據衆爲歛他同邑陸冢宰居政府時待公落落公亦
不通一書及戍閩海脩問不絕陸愧且歎曰吾爲呉
公所容久矣士出其門者率多聞人若今夏少保言
唐司寇龍林司空廷棉歐都憲鐸邵太僕銳皆中允

賜其尤著也平居手不釋卷文法歐陽六一詩祖盛
唐皆得其肯綮有集若干卷藏于家今壽七十有八
康寧逸豫備享諸福爲國之元老鄉之達尊云　門
人方鵬曰君子於其所遇也隨之可以取富貴而失
其身激之可以立名節而不免於禍玆二者皆惑也
宋熙豐之際愚於諸君子有遺憾焉持論和平而不
失其正者程伯子一人而已公當　國家多事議論
橫生屢進屢退不能安其位以行其學者不隨故也
然而身名俱完福履滋盛而能保其終者不激故也
隨則利于其身害于其國激則害于其身以及其國
皆伯子之所不取也若公者殆程氏之徒歟

黄節婦傳

節婦程氏士林黄思瞻之配也成化丙午思瞻商于杭卒於寓舍時節婦年二十有七遺孤眞保方週歲訃至晝夜哀號欲死以殉既而心自語曰吾卽死吾兒必不能獨存使其父爲若敖氏之鬼非死者所以望於我者也於是勵志執德從一不二勤紡績操井臼以養其舅姑眞保髮未燥則抱哺之稍有知則教之誠之既冠則爲之授室火焚其廬則爲之別搆拮据辛苦莫能殫述及家再造方圖暇逸以享其子之養不幸病且卒年止四十有九而已眞保痛不自勝乃遍謁徽士大夫乞詩若文以發其潛德以攄其無窮之悲嗚呼其志可哀也矣因朱甥懋愚之請爲之作傳 太史氏曰人有言處變非難濟變爲難昔者程嬰聞立孤之難於死也遂擇其難者而自任之卒存趙氏使嬰慷慨殺身其志畢矣其如盾之祀何蒴之讐何故死者處變之謂也立孤者濟變之謂也嬰之功於是爲大節婦所以隱忍而不死者蓋亦任其難以濟其變耳其有功於黄氏豈小哉或謂古今人不相及非也

邢桂小傳

邢桂字思芳父祖皆薄宦而囊無餘貲桂力田自給母宋氏嚴整端潔桂事之甚謹每見其色不始卽跪而請故母寡居二十年遇夜寒則命其妻侍寢以温其被母嘗欲食牛乳蘇腐二物桂入市買之持牛乳歸曰蘇腐一時艱得母怒且罵桂卽跪而受責母叱之去乃含笑而起略無愠色時桂年五十餘矣嘉靖戊戌盛暑母病劇桂遍禱神祠不應乃露禱曰願吾母延至秋凉庶完其體膚幸甚果飲湯月餘而卒寔八月十三日也母信佛命其子曰吾卽死汝當以舌舐吾目庶於冥途好行也桂且舐且哭入棺乃止未窆前陰雨浹旬及期天忽開霽風日晴美送窆者嘖嘖以爲孝感所致云

論曰予與桂同里民居稠密習俗敝陋或父子怒目兄弟紾臂婦姑反唇時閭有之若桂者誠罕見也然其孝僅僅若是似未足以爲異而比之怒目之人則逕庭矣譬之珷玞非玉而類於玉不猶愈於頑石哉且珷玞在藍田玄圃特祗鷁耳其在窮鄉僻壤則人寶之以爲眞玉者以其罕見也予之有取於桂不類是耶初邢母之卒也里人聞桂之孝家談巷說不能置口則其良心未嘗不在特無以感發之耳故予爲桂立傳以告爲人子者果能敀行從善變惡俗而爲仁里將必有眞玉出焉寔桂有以倡之也

座主白樓吳公壽頌

鵬嘗讀詩矣周頌美文王之德而必曰綏我眉壽

魯頌美僖公之德而必曰旣多受祉所以及其效
也玆遇 宫保白樓吳公八十誕辰鵬過不自揆
謹倣詩人之意撰頌一篇備言公之完福而必繼
之以盛德者所以推其本也然非敢爲佞也事之
久故得之深見之真故言之確耳
天開昌運聖人御極必有名賢式是百辟恭惟 孝
皇道協化隆于時吳產得三鉅公宿學醇儒文定文
恪爰及我公齊聲館閣 龍飛燕甸我公獨存朝之
元老世之達尊爲國文宗爲國師氏出典邦儀入司
命制望隆三少位首六卿坐鎮南服奠我 鎬京飛
聲甲科公有令子拔武詞垣公聞而喜抗疏引年

天子曰俞優我耆碩有祿有與漸之羽儀盤之高尚
道體神扶吟毫天放諸孫拜後令子拜前日奉滫瀡
以莫不屢富貴尊榮康寧悅豫翔登大耋無福不具
凡此完福乃德之徵請借前箸數公平生公之宅心
慈祥樂易與物皆春閣有崖異公之制行渾樸坦夷
生今之世實古之遺公有定力恥與物競人騁而馳
我退而靜公有弘度何所不容汪汪之陂穆穆之風
言重而徐有典有則貌莊而温可仰可即處人以厚
持已則貞人感或僞我應惟誠有此盛德諸福斯享
妙契天心其荅如響門下諸生日來起居中有一人
旣耄亦愚不腆之辭以頌以禱頌禱維何後天而老

松皋頌

鵬性本迂疎命尤乖舛爲時簡棄久矣恭承 太
保松皋先生許公旣勤齒錄復枉手教所以加意
不穀者恒惓惓焉茲綴松皋頌一篇奉答知遇雖
不能美盛德之形容然於公之大節弘才庶乎彷
佛其萬一也頌曰
有儼崧嶽際天蟠地降生鉅公申甫之繼顯顯函谷
桓桓襄毅文武忠孝父子兄弟承父冢宰配兄司徒
于今僅見自古則無惟松在皋神明所扶 根下沃
奕葉旁敷密邇几格供我吟眺撫之盤桓登之舒嘯
清風徐來明月靜照欣對不足引以自號聆此雄姿

徂徠分植夙卒剛貞默養勁直貌偉虬龍心堅鐵石
冰霜愈厲風雨莫蝕記云不改語曰後凋精神識日
氣勢摩霄即之彌肅仰之彌喬非蘿敢附惟竹久要
敬述其體請演其用夏社所宜廈廷是貢要津之梁
廣堂之棟可以利涉可以任重輪囷爲柱侏儒爲椽
擎枝爲炬偃蓋爲軒以釀則壽以飡則仙臨取各足
纖巨弗捐公有大節於松比德標準人倫表儀物則
城狐肆惱伏馬甘斥奉身益遠討古益力聽肅養恬
從容起召退不失義進必以道一介自持孤忠獨抱
孰刓其方孰混其觚公有弘才旣富亦完摛章翰苑
[illegible]憲臺端宜治宜教且臬且藩乃均九土乃統百官

孰爲盤錯吾有利器孰爲族䖏吾有餘地權以濟經文能飾吏左之右之靡不如意凡取諸物各以類從蓮宜周子菊肖陶翁公不苟取取其所同有體有用適會其逢昊有老盤孤立無倚世方遐遺公獨不鄙煦我以仁羅我以禮呂相囊收山公筆紀譬彼野鶴擇木而棲慭兹高蔭戢其羽儀宵鳴旣適千歲尤宜共保歲寒萬年爲期

南湖丁公壽頌

予苟延七旬辱我南湖年兄賜文爲壽辭暢而旨切事備而情眞贍而不失之繁質而不失之俚眞傑作也予歎不可及愧不敢當而已然無言不酬

有技必報古之制也兹值公六十誕辰謹綴鄙辭用致遥祝且荅来貺萬一云爾

名山大川高廣無垠儲精孕秀篤生偉人虞山龍蟠雄鎮鰲極尚湖虹遶與海通脉有偉丁公實生其間屹如其軀渥如其顔巖巖之儀庶士仰止汪汪之度孰窺其涘其行有常安安不遷存仁則静執義惟堅其學有源汞汞不息斂之一泓放之四溢妙齡賜第氣壓時髦勇辭津要退處閑曹韜劒東書言歸舊里豈無弓旌高卧不起箋經訂史妙契聖心寫之琬琰流布士林善處室家藹然和易寧厚於恩不傷於義善接交親坦然平直内無機變外無矯飾吾伊滿堂諸子諸孫孫又生子四世一門位列大夫齒尊夫耆寄傲陶園尋盟白社公有遐壽彌久益延渾厚磅礴與山齊年公有繁祉方来未艾綿遠深長如川之至斐曲鄙人受知于公爰作此詩授之歌工

友蘭錢翁像贊

有丈人先生惟德之行昔耳聞於月旦今目對於册于穆穆乎古貌耿耿乎元精渾渾乎大雅恢恢乎老成問其族則遥遥乎華冑問其齒則進進乎耆齡過其門則堂堂乎甲弟入其室則朗朗乎書聲又論其世則高山大澤之堧碧梧蒼括之野享至治而歌太平者歟

跋麥舟圖

范忠宣公麥舟事最爲義舉然考公誌傳皆不載之先正云以其事之小也予曰以其事之不可繼也有人於此使其子取麥於千里之外以糊其口爲之子者不告其父而私與其友可乎不可乎蓋石氏者文正之故人忠宣之執友也忠宣深知其父必欲與之故先意承志不必請命而遂與之耳斯舉也在忠宣則可在他人則不可以世之爲父者不皆文正也孔子告子路曰有父兄在守其經也忠宣之所處行其權也若父非賢父友非執友則當遵孔子之訓而已

跋米南宫手帖

右米南宮手札一通紙尾殘缺失其所與何人姓字觀其命辭簡古用筆謹嚴非苟然者或見其中有受知先朝賜環旦暮之語謂指坡翁理實近之然可儀獲此珍玩若與神交而親授之者矣正不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書王氏家乘後

右王氏家乘二卷秋堂隱君手筆也內云曾祖諱教漳浦知縣孫女適叅議沈梓士人朱孟傑謹按孟傑字彥英長洲甫里人予之舅氏也卒且無嗣予奉先太安人命買地瘞之歲祭其墓今予與秋堂父子交非特爲文字也亦以爲吾舅氏一脉之感耳茲讀是編不勝渭陽之感爲之三歎

跋白巖喬公手柬

白巖喬公守留守南都予爲屬吏誤蒙許可及召爲冢宰每南来者見之必曰方君可交後予承乏晋臬卧疾郊外公時已致政于家書問不絕意甚勤懇茲裝成一卷以貽後人蓋感其知遇不獨取其詞翰也別有和予詩大書一軸尤爲俊偉公今歿矣海內重其書殊不易得後人當敬藏之可也

題罷字圖後

前輩陳太常音每聞人言必荅曰也罷人爭笑之稱也罷先生殊不知罷字中有無限妙理人顧不察耳蓋罷者置而不問之謂也忍者制而不行之謂也凡於非意之来皆能置而不問則如太虛浮雲空谷遺響入耳過目漠然而巳矣尚何有懷忿蓄怒之心哉若但制而不行則雖含垢藏疾而未免有芥蔕於中也是故罷者乾道也忍者坤道也二者皆爲治心養性之助而有徤順明晦之殊焉陳新昌惠我百忍圖既揭之於壁矣王君可儀復作罷字圖以配之可以交相用力也雖然此特爲予衰病設耳大丈夫於天下之事固當斷以大義不可一切含忍勇於力行不可一切報罷

跋近體樂府後

近體樂府一帙吾友西巖顧公之手筆也公每有作必以示予而予謬有撰述亦必於公是正今歿四年矣德音孔遐無任人琴俱亡之感厥子憲副君緘寄是帙寔予之所未見而於所謂静觀堂稿亦不附入豈嫌其不古耶予嘗讀之旣矣其旨婉其辭暢有悠然忘世之意有浩然樂天之真有翛然高飛遠舉之興按而歌之足以養人冲澹和平之心而銷其富貴功名之念其於世教未必無補非近世靡曼之音導欲而增悲者可同語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惟貴乎有補於世耳

書天方池集後

初貞觭先生張公既致其政即營别業於淞南之野廣堂之下有巨池焉得天之時合矩之制故名天方且以自號士大夫之作富矣令子比部君彙而成集遠自臚次緘以示予且有所屬竊聞古之人有言曰穹方爲皂不圓爲卿故割肉必方正果木必方列枎必方竹車必方軫夫豈徒哉蓋執德既方則凡一事一物皆欲整齊嚴飭以稱其德而不肯苟焉以自安也公鑿池之意殆亦如此跡公平生制心有[illegible]度檢身有常法而裁事有定理厥德方矣然一任[illegible]性之真而不出於人爲之僞也以池之名爲公之號不亦稱情矣乎茲重比部之請僭書于啟以足作者之意云

題册山詩卷

册山趙君元默江門先生弟子也與予同遊太學相得甚歡嘗作古選及草書絶類江門殆不能辯寓中設江門遺像奉之甚謹後與予同會試終塲抵暮忽乎而至曰吾卷面爲火所燎文且不完子肯假我一録乎予卽授之然見其神色太窘慰之曰君以道學自負何至失其常度耶卽投筆懷卷徑出予竊心敬焉後官南都倉部主於遂林匃投贈是卷詞翰益古比昔又進一格矣嘗有書及予予亦裝成小卷藏之益重其爲人也

題山齋雜詠卷後

古稱才難今尤不易尚志節者或寡于學名文章者或疎于行兼之信難矣吾崑爲文獻淵藪然自近世而言文莊篠庵介庵三五先達學行兼懋外此指亦不能多屈也山齋在丞以直道立朝竟爲時宰所忌解官而歸益自脩飭細大不苟且䏻嗜古學深造遠詣每一篇出使予跂容歛衽莫攖其鋒茲覽雜詠諸什雖率然之作悉合矩度皆足以傳自今觀之篤學勵行繼諸先達之後者非山齋其誰耶味嘆不已漫書其後

書王陽明文集後

昔我先妣之葬也二泉邵公爲之銘復具狀請陽明子表其墓陽明失其狀不以告予客與劉米祿取二泉文稿（劉與陽明同年又與陽兄弟友善）劉誤以先君墓誌應之（蘇齋顧公所撰）遂擴以爲表專主先君而吾母特附見焉予展讀未竟卽卷而藏不敢登石他日莊渠魏子於其文集中見之謂予曰文固佳然不類尊公柰何予告之故相與太息而已謹按先君甫十歲受學於徐孝子協祥十四歧從錢教授尚賓習舉業十七贅甫里朱氏厭其閿闠之擾辭歸卒業先外祖不許曰無已當爲郡從事先君勉強從之非其志也適遇[illegible]蹙其家貲輸穀四百斛登名仕版自恨出非正途誓不再出

後遇例遇受福寧州慕賓致仕後以遇兄弟登朝獲沾恩典此其出處大畧也陽明見誌中有朱商人不聽卒業一語遂曰公始爲士又爲商又爲郡從事茲皆棄去不亦厚誣吾親哉蓋先君未嘗一日爲商而從事亦寄迹爾鵬既不能顯揚吾親而反誣之罪當何如也茲備述其故於文集之末以自聲吾之罪焉耳

題岡陵遐祝詩卷

吾友後齋呂君致兗州之政而歸年甫七十矣大司寇貞菴周公以長詩爲壽和者數家積成巨卷王太史繩武題其端曰岡陵遐祝後齋持以授予曰子必

教我無以疾爲辭竊聞人之生理本直有不直而生者幸而免爾是故大易示直内之學孟子著直養之功至哉言乎直以正吾心則心必泰直以養吾氣則氣必充心泰則神完氣充則體適壽之道也吾與後齋友者友其直也聽其言吐露而無隱考其行質任而不飾視世之委曲遷就迎合而附和者後齋恥之蓋近乎古之遺直而不失其生理者矣夫安得不壽乎由是觀之則知直道者必久生於世彼不直而生者亦可以自懼矣夫

書二神記後

昔貞猗張公之治祁也手書明倫堂扁一貽祁人[illegible]

歸崑學且以所撰二神記緘示不穀以首薦屬望焉無何予與魏莊渠氏繼登鄉書皆列名于其次若未足以當其兆者蓋有待也今學諭石溪吳子刻是記於學宮以厲多士予聞之喜曰兆斯驗矣夫公好賢樂善之誠出自天性而表章斯文接引後進尤汲汲焉惟恐弗及故夫試筆而入神品求木而得美材恍若子朱子有相之道如記中所云者豈誣我哉殆先儒所謂誠信生神又謂精誠之極鬼神通之耳諸士肄習之暇仰而讀之必將奮飛勇往務期首薦以慰公在天之靈又必植三綱尊五典崇德而廣業以收吳子樂育之効而公所書明倫之意亦不徒矣固不

專以一第望於諸士也茲承公子比部君之委僭書其後以俟

書蒼崖遺美録後

我師蒼崖周先生旣卒厥子太學生大有首録其所受二代贈封　制詞次集士大夫贈言并墓銘諸作合爲一秩名蒼崖遺美録將刻以傳夫文者天下之至美也况　綸綍之音乎又况先生行誼風節文學政績凡茲衆美悉賴是以考見乎大有可謂善於顯揚矣鵬伏讀而有感焉昔先生以鄉進士秉鐸崑庠也鵬辱在摳趨之列齟不得志先生獨加優禮所以期待之者甚至日以道義文字相切劘焉及以侍御

按節于廣也抑權貴黜貪墨袪宿蠹百度貞肅今大
宗伯渭崖霍公特爲諸生目覩而心敬之暨登仕版
往來於杭必造先生之廬遂爲莫逆比其卒也爲文
數百言以登其墓聞者歎曰霍公不忘故舊如此蓋
淺之乎知公者矣公爲天下愛惜賢才故特崇重而
表章之將以厲世警俗耳豈區區一人之私耶鵬受
先生知遇乃不能與起在位以報萬一有負師門多
矣以鵬視公賢不肖何如也衰病餘生自愧且歎

矯亭續稿卷之四

崑山方鵬著

梅花先生周隱君墓表

隱君交于先考數過予家見其儀貌嚴整衣冠古朴
議論切直心竊敬之及讀其所爲詩簡淡典雅上追
晉魏不作近世綺靡之語有古隱者之風焉及其卒
也嘗自爲誌銘已納諸壙厥子可立復徵文表墓義
不敢辭隱君姓周氏諱恭字寅之其先常熟人曾大
父景暘以繪事名家大父叔常能世其業父克弘始
遷崑山嫡母袁母陳隱君好古力學不求仕進惟授
徒市藥以給俯仰雖僻處幽棲而高人佳客恒滿其
坐嘗預脩郡縣志并　孝廟實録敬慎不苟有司歲

請賓飲禮意不至亦不輕往性剛介少容見有趨勢
利及壞名檢者輙心賤之不屑與語縣大夫重其爲
人手書扁門二字以扁其居君子以爲無愧焉多植
梅於別業舍傍吟詠其下人稱謂必曰梅花先生又
詩藥酒三物各貯一瓢復自號三瓢居士安貧養
晦以此自終配薛氏子男三可爲娶唐可與邑庠生
早卒可立以易學累擧不利膺貢授長興縣學訓導
娶陳女二長適王溥次適朱覲福建按察司副使孫
男四汲范倶鄉善士復水復霜倶邑庠生女三曾孫
男一女二生正統甲子十月三日卒正德丁丑十一

月三日年七十有四卒之又明年巳卯正月二十六日葬小廣浦實字圩之新塋今宰木拱矣嘗聞相沿而爲風相染而爲俗倡於一人而達之一鄉一邑者其機甚神也吾崑號稱文獻豈特科名仕宦之盛哉巖棲穴處之士清脩隱約代不乏人而士風民俗之美實有賴焉有過隱君之墓讀予之文者必將徘徊感歎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其鄙吝之心華競之習渙然自釋而莫之知矣鄉先正范公希文以爲有功於名教者此之謂也

建昌府知府張公墓誌銘

嘉靖壬辰建昌府知府張公述職事竣南還便道過

家以疾卒寔九月十一日也年六十有四明年癸巳有司舉祀鄉賢祠又三年丙申閏十二月九日葬蘆浦之東阡厥子崇儒持鄉進士張君鵬翼狀以墓銘請予與公同年又同官知德爲詳也故弗辭公姓張氏諱紘字文儀別號約齋曾大父瓔大父翰父忱贈南京工部員外郎母黃贈宜人配沈封宜人子即崇儒娶王繼秦女六俱適士人孫女一此其世系也公以庠生領弘治辛酉鄉薦登正德戊辰進士知桐鄉縣又知高唐州進工部營繕司員外郎陞禮部祠祭郎中以疾告改工部屯田司俱在南京擢知處州府調嚴州即抗章致仕用薦起知建昌府此其履歷也公少孤貧嘗躬耕以自給然誦讀不廢值歲大疫一月遭七喪營葬皆不越禮待其弟與弟之子曲有恩意開門授徒多所造就今陸司成子淵則入室者也其在桐鄉以清簡爲治民甚宜之部使者上其治行檄召至京尋復外補其在高唐適劉賊蹂躪州境公於城外設重門建敵臺阻以深塹繚以長堤與民守之賊不敢犯蝗復告災下令捕蝗若干易米如其數民爭趨之歲則大稔已乃興學校表貞烈掩窨發之金斥羽流之妄尼播人口及守處州亦以清簡爲治民又宜之去之日攀臥涕泣追隨出境者幾千人及守建昌　藩府嘗立大獄蜩與調度有方民賴弗

擾雖政有繁簡任有久近然所至稱循吏焉此其脩於家用於世者也竊嘗評公心跡篤實而朴茂恭儉而清苦闇然若愚退然若虛其外易與耳然其中執守堅定不爲利搖勢奪者則人或莫之知也宜銘以昭之銘曰

剛而壯頎悻悻自好柔則繞指亦侮之召孰如張公懿德雅操確然其心隤然其貌外若無忤中不可撓行已蒞官率由是道有我者祠在鄉之校俎豆其間寔補風教我懷伊人胡不大耋琢辭墓門爲來者告

綿州知州致仕進階奉議大夫董公合葬墓誌銘

松江郡庠生董體仁卜歲丁酉十二月某日奉厥祖
守菴公柩啓祖母馬碩人之兆合葬于望海塘之新
塋自撰狀問銘於公同年友方鵬曰治命也故不敢
辭公諱懌字世康別號守菴世居上海吳會里曾祖
忠祖以和俱有隱德考綸號介軒天順甲申進士拜
監察御史贈刑部員外郎妣謝封太宜人介軒生六
子恬忱同舉進士爲顯官公獨養志不出部使者以
經明行脩薦于朝吏部考入優等檄遣應試遂登弘
治辛酉賢書卒業太學授磁州知州磁號煩劇公以
勵精當之固不就緒鎭名高庾實陶冶所聚[illegible][illegible]月
稅錢千緡例供州守私費又歲歛民間三百金給鎭

守中貴之需公一切禁絶值大旱露禱即雨民樂而
歌焉無何丁內艱服闋改知綿州綿人多掠人子女
公下令有犯者服重刑其俗頓息歲且不登上官催
科如故公解印綬懇請得蠲其半兵備陳某以贖刑
金千兩寄藏州庫公移文當道借以餉軍陳銜之以
他事誣公繫獄於掠屬吏無完膚竟不可入而止歲
餘即請致仕歸於嘉靖戊子奉　恩詔進階奉議大
夫公襟度疎爽不事苛細與人言吐露肝膈無匿怨
無留諾對客把酒論文竟日不倦宦槖屢空生事日
落宴如也配碩人馬氏父宣嘉祥知縣母潘賦質溫
謹奉身朴素所以事太宜人待妯娌畜婢僕曲有恩

意公赴磁州欲挈之以行辭曰大人在堂吾忍離之
耶及赴蜀又辭曰蜀道險遠無以家累自隨其明見
如此公生天順辛巳正月二十日卒嘉靖丙申閏十
二月十七日壽七十有六碩人之生也後公七月其
卒也先公二年壽七十有四子男二長繼芳邑庠生
娶張俱先卒次繼芃女二長適太學生何應福俱碩
人出次適府庠生戴憑側出孫男一即體仁少失怙
恃碩人鞠之公教之竟底於立娶宋曾孫男一女三
夫公承父兄之蔭且兩刺大州欲廣田廬侈車服固
無難者乃窮約以終其身雖其清儉寡欲出於天性
而實碩人甘澹泊樂靜專有以成之也是可以銘矣

銘曰
松有大澤寔海之脉生此牧伯惟篤是歸視其
室圖書四壁孫曾翼翼遺之以清白亦有賢匹善內
之則不慭不忒成夫子之德望海有宅瘞兹雙璧上
世斯百求末其無斁

南皐張君墓誌銘

吾蘇葑城之南有壽母薛年九十有九有司表其閭
曰人瑞君即其子也姓張氏諱敞字文理別號南皐
曾大父謙大父昱父灝世居長洲葑溪里君闓爽英
發喜讀書性且至孝父嘗病疽危甚君觸毒扶侍日
不交睫號泣籲天疽亦良愈及卒哭踊幾絶不入私

寢不御[illegible]久之姊年既尊喜懼交集調護益謹[illegible]
卒時君[illegible]七十矣擗哀執禮無異外艱寡妹貧不能
存與之[illegible]而歸與共温飽君疾既革呼之近榻曰吾無
力一慟別汝柰何聞者酸鼻節婦黃陸相繼死無所
於收買[illegible]塋之後表其墓以禮法繩子孫故無敢德
以勤儉[illegible]備傑故無償事以仁厚展族黨故無怨家
置墓田以供時享創義塾以訓蒙士給路費以歸遠
喪收遺[illegible]以嫁氏困至於撫檐治適解難息爭又其
餘力也[illegible]天順乙酉三月十八日卒嘉靖丙申八月
二十二[illegible]春秋七十有二配王有內行子曰璞娶沈
瑞娶何[illegible]娶仰璿娶丘凡四人孫曰守誠守仁守義

守禮守正某某凡十三人元卿之姻太學生曾孫曰
鳳翔鳳翔鳳鳴鳳儀某某凡十人女二人孫女十二
人曾孫女四人璞等卜歲戊戌十二月庚申塟陳公
鄉特字[illegible]之先塋奉庠友陳君晥狀介于門人盛玉
來請銘[illegible]玄聞君賢且義其子孫之盛也爲之銘曰
吳有人[illegible]表厥宅里豈惟壽母亦曰令子令子伊何
植德于[illegible]一孝既立百善乃從由家及鄉厥澤斯濩
人之擬[illegible]泉甘露有繁孫曾聯翩而起人之望之
鳳毛麟趾斯人斯瑞方來未厓何以占之書聲滿家
有[illegible]其阡萃兹靈秀考德琢辭以詔其後

西[illegible]翁墓誌銘

翁姓周氏諱櫝字廷美西逸其自號曾祖琪祖鐸考
濬妣陸氏世爲崑山人翁昂藏謦欬無謔言無媚色
初學論陳梓林擇婿得之甚慰雖館於陳而所以事
父母之禮未嘗廢也且悉以遺物讓諸父克自樹立
生產日裕諸子繼之遂成巨族凡公私庶事度吾力
之可爲者不靳費不畏難即勇爲之故里人多倚仗
焉及鼓舞既倦乃別築於邑之西鄙杜門不出以待
其盡所謂西逸者以此嘗戒諸子曰宅心勿苛持身
勿縱可以善後矣聞者是之嘉靖甲午閏二月十一
日以疾卒其生爲天順壬午正月六日享年七十有
三配即陳先卒子男七某某良相太學生女一適宋

臣孫男四某某大奎縣庠生大鍊太學生女五曾孫
男一女二卜歲丙申十月十三日塟漕禮涇之原賁
僉憲張碧崖狀請予銘銘曰
丈夫始生志張矢兮株守匏繫固所恥兮胡彼冥升
遂莫止兮蝸竟粘壁蛾赴灺叶兮於美西逸善張弛
兮奉身而退以俟死兮裕爾後昆將日起兮請高其
門納多祉兮祉兮祉兮其來未艾兮

廣東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誌銘

鄉貢進士張廷臣卜嘉靖戊戌四月六日塟厥考碧
崖公于邑東南藏字圩新塋率其弟太學生廷傅奉
大理丞周公于岐狀來謁墓銘予時以疾有文戒然

同年且同社不敢辭也公姓張氏諱寬字德宏碧崖
其自號世爲蘇之崑山人今分隷太倉而家于崑山
如故曾祖能新城知縣祖雨軒先生注有孝行歷宜
春瀬陽二學訓導父繼封刑部主事母陳贈安人公
少穎異雨軒携之官口授毛氏詩日能記數百言
歸就郡縣試輙首選弘治辛酉領鄉薦乙丑第進士
知錢塘縣錢塘俗靡地衝且附省日夜[illegible]走參謁卒擧
獨方據案視事[illegible]不爲勞省賦輕調民既悅服乃興
學崇化禮賢士大夫諮訪利病江漲壞民田公奮然
請發儲存活無算無賴觸醼禁嘯聚爲亂公下令撫
定旁郡賴以無擾近海有滯獄數年不決上官檄公

往一訊咸釋時少保[illegible]菴彭公官于浙甚禮重之闕
三歲徵拜刑部廣西司主事[illegible]司寇棄城張公所知
每事委公讞獄翕然稱平[illegible]霸州流劫中原適彭
公以都御史節制征討表公以行贊畫有功　賜白
金文綺陞本部四川司署員外郎尋擢廣東按察司
僉事主屯田肅紀蒐敝悉有條次蘇人有商於廣者
富民因[illegible]誣于公俱真之法劇盜起公督師擒其
遺餘黨[illegible]以積勞感疾遂請致仕識者以公未究
厥用而重惜焉既歸日與縉紳結社爲樂尋幽吊古
意豁如也晚年頗事服餌髮黑步徙自恃難老乃丙
申九月忽病疽十月十九日卒于正寢生成化甲午

正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三配周氏刑部尚書伯明姪
女封安人子男二廷臣娶全廷傅娶梁繼沈女一適
縣學生馮廷儀孫男二士淪聘柴某尚幼孫女一公
天性孝友事亡若存朔望必率子孫展謁家廟嘗爲
其仲父某作生壙撫諸妹曲有恩意四方士挾一藝
至者樂於館穀人多德焉銘曰
吳之大姓張[illegible]甲乙衍派于崑代有令德偉哉新城
政以久成完璧而歸樂其餘生孝哉雨軒秉鐸南服
不知其教視彼祠屋宦轍所至公實待行心領面授
家有遺經對揚明廷賢學壯縣　帝曰汝能司我邦
憲薦剡特上出贊元戎奠安中土　帝曰汝庸持斧

執節觀察嶺海憲度嚴明志意慷慨美疾在躬歸思
孔多夙駕宵征碧山之阿奉祖之訓以訓二子伯氏
奮飛仲氏亦起内養有術宗我留侯翛爾厭世無乃
仙游膴膴東郊高原如馬佳氣欝葱以蔭来者

府醫學正科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準字元平其先鳳陽人勝國時有仕平
江者避僞周之亂徙家金陵留季子賜贅長洲徐一
貴氏因占籍長洲君曾祖也祖彥達父杲號西園翁
嘗挾重貲寓都下時君習舉子業[illegible]成翁馳書召之
代勞即投業而往有常清者與共事清之貲視君纔
什一耳而中分其息猶以爲未足也訟于官不勝又

喉戚䀣之豪者欽其肆而擾之君曰是不可以理諭
也即引避焉其人兩遇冠悉喪所有而君獨無恙其
少年已能有忍克濟如此翁御子姓甚嚴獨君承俘
惟謹得其懽心痛母胡蚤世事繼母王以孝聞嘗與
兄析産惟其命不出一語人以爲難士人周某貸五
十金弗償歎曰彼非負我者傾貧耳遂不復問一日
方踞食有僕歸自都下報車擴計所失五百金飲啖
如故其僕復縷數徐荅曰已知聞者歎服出遇士大
夫或里中父老必歛容拱手肅揖而退平生執禮弗
懈益恭然不爲謟與人言輒吐露底裏然不敢放晩
畜一鶴於庭日與欣對若有契焉者因自號賓鶴例

授府醫學需次正科非其志也生天順甲申八月二
日卒嘉靖壬午八月十二日壽七十有一配李氏有
淑行先卒子男四瀚娶許滂鄉貢進士娶沙冲娶葉
津媵出聘宋女二長適太學生徐烈次適朱宪孫男
六鳳岐鳳梧鳳山鳳臺鳳峻鳳池女三卜歳丁酉十
月二十日葬吴縣白花山塘灣祖塋滂持高安令周
振之狀来請銘滂寔予京闈所取士故諾焉銘曰
有鶴有鳴悲鳴應風主人何之蕙帳夜空猗美主人
於鶴比德虛其西階欵此上客宗人稱之子姓惟共
邦人稱之士行惟恭翩翩者鵻翱翔而起曰予晉誨
曰予委祉千歳歸来城郭猶存高樹清門爾子爾孫

王氏墓誌銘
故應天府府尹高公諱啟之配也父道
統壬戌十一月六日生崑山之維里菼
是其父母不輕許與公適往聘之而遂
邑庠勵志舉業不事生産賴宜人經營
貲後以公貴封安人又進令封且通籍
宮朝賀屢受頒賜可以自豫矣然舅姑
享親故之餽遺子女婢僕之服食細大
理凡烹飪飣餖必躬爲之縫紉澣濯亦
曩昔寒素無異也公尹京時母蔡恭人
諸媵侍行獨留于家奉恭人者數年公

其子節曰炎涼者天之道也炎炎而涼
也爾今復何恃哉宜畏典法持門戶毋
爾先人節泣而從之予之妻宜人之從
沐爲之沓嫁愛之踰於己女予妻少失
事之終其身焉正德丙子八月廿三日
十有五子一即節承事郎女一贅義官
出男二策第女三孫男四相武繩武某
男三女四卒之明年丁丑閏十二月十
灣　賜葬之榮啓公之封而祔焉節嘗
適遭先䙆之喪誄而未暇兹繩武具書
悲已宜人既沒諸子孫益不振惟繩武

善教其子駸駸有成書香賴以不絕公
其瞑矣夫銘曰
京府內饒無憂有賢婦一身百務日勞
迨入土高原草沒四無堵公後寂寞我
孫克繩武青氊故在孰予侮喜而欲狂

翁合葬墓誌銘

天然以父宜聘翁高年三膺禮闈之試
而往授官吾及見之甚慰天然即謁吏
裕州知州翁聞而喜然已臥疾嘉靖十
五日卒於正寢享年九十有一天然聞

已亥十月六日啓母戴碩人兆合窆於
左持同年周解元光宙狀以墓銘請天
故弗克辭翁姓龔氏諱畀字器之別號
諱猗者仕宋爲殿中侍御史扈蹕過江
翁其裔也曾大父興祖大父寬父悅母
閩爽不作巧僞裁物斬斬閑家嗃嗃事
後時人或可絕亦不少假父嘗命翁從
獎諸子翁不忍行徘徊者久之凡田廬
弟之意不與深較惟勤生作業以拓其
擇訟傍翁義不能平即詣京師陳狀事
吳乃昼夜程督傭僕盡力農畝而家復

西屢掌區稅且攝陰陽學事奉公守法上下稱便隣
界二十二人涉迹于盜散匿四遠有司檄翁詰捕悉
出自詣翁辯其無辜俱從末減晚年屏謝家政放情
觴奕被章服與賓飲坐閱昇平含笑而終焉元配戴
氏即碩人同邑處士某之女體貌豐碩舉止莊重樂
善好施惠及宗黨翁家再仆再起人稱曰能良由碩
人刻勵勤苦以相其成也嘗歸寧暮歸有盜鼓譟及
舟望見碩人皆辟易不敢犯而退夜弗戒火焚其廬
值凍合不能措手里人奮呼曰若等忘龔母之惠耶
相與剖氷取水力救而熄雖素孚人人而實天有以
祐之也弘治十五年四月廿八日以疾卒年五十有

八子男三天福邑庠生娶楊天祿娶顧俱先卒季即
天然娶歸女一側出適庠生夏廷桂孫男三某娶錢
某娶梁太學生世麟娶朱吏部司務希皐女女五某
某太學生魏希明其婿也曾孫男五女二初侍御公
之至崑也手折銀杏一枝插地祝曰活即寓此遂成
巨木而子孫衣冠科第之盛代不乏人詳具邑誌銘
曰
繄龍之先自汴而遷手植靈株卜世之延柯葉盤秀
子孫百千爰及宜聘華屋膴田令子英孫鶴樂鴻騫
服以稱德德以並年年踰大耋婆娑君儷厥美元配
卒翁之前賢聲懿範里巷攸傳遇艱輒解雖人實天

爵乎住城木茂土堅終有龍光賁其幽泉猗歟君人
靡福不全

矯亭續稿卷之四

矯亭續稿卷之五

崑山方鵬著

讀經傳 子史附

成象而有常者麗乎天成象而無常者起於地天一日一周日月之往来星辰之纒次進退遲速决有恒度此皆麗天而行去地甚遠者也曰風霾曰雷雨曰雲霧曰霜露作止聚散倏無定跡此皆從地而起去天甚遠者也或者槩歸乎天則誤矣

麗乎天者可常也起於地者不可常也恒風恒雨恒霜雪則五氣不布百物不生而造化或幾乎息矣

邵子曰道生天地則道在天之先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道在天之後其說不同何也蓋邵子自其統體而言之周子所謂太極是也董子自其人物之所由者而言之子思所謂率性是也其實則一而已矣

夜有星月則有霜露無星月則無霜露蓋霜露者星月之精與水土之氣相感而成者也然露陽之凝也故能生物霜陰之結也故能殺物

陽性剛強陰性柔順理之常也然男多舒緩而慈祥劉寛丙吉是也女多鷙悍而殘忍吕雉武曌是也兹豈反其常歟蓋陽主生陰主殺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是故爲春夏爲雨露爲德教爲君子爲中國皆陽之

屬也男子之象也爲秋冬爲霜雪爲刑罰爲小人爲夷狄皆陰之屬也女子之象也是故女婦之禍有國有家者之所深畏也

吳人有紙鳶之戲俗名風箏春初正月其聲在天至於清明則寂然無聞矣予問其故野人曰紙鳶初升必賴人力助之即上清明之後雖數人努力助之不能上矣予始悟曰風陽物也正月陽氣盛長自地而出故風力勁于下至於三月則陽已發於外而風力不勁於下矣先儒謂風皆下而不上恐未必然也

人日穀日漢人之迂論也後世以正月九日得老陽之數有乾天之象故遂稱爲天日亦好事者爲之耳

黃冠者流謬以爲上帝生辰脩齋設醮幾遍海內嗚呼帝即天也天豈有父母者哉

或問前生之說有諸曰或問有之人化而爲兕兕復化而爲人在理所宜有者但不盡然耳夏小正曰鷹化爲鳩鳩復化鷹田鼠化鴽鴽復化田鼠釋者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在理所宜有也若如釋氏輪迴之說則物物皆然矣

先儒謂禮樂無處無之愚謂陰陽亦然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夫豈特公事哉天下無一物無陰陽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傳稱禮由陰作樂由陽生則禮樂二者亦在陰陽之中矣

先儒謂論語一書諸弟子門人所記愚竊疑之盖聖人之言諸弟子聞之門人記之似也聖人之容貌氣象如申申夭夭溫而厲恭而安之類門人豈能窺測之哉是必高弟弟子親炙之久故能形容若是其真切也況聖人在上諸弟子方在摳趨之列豈敢遽爲人師而有所謂門人哉則夫子之容貌氣象諸弟子之門人盖有不得而見者矣

孔子謂師也過商也不及子貢疑師勝於商故又曰師之過猶商之不及也盖道以中爲至師之過於中猶商之不及於中也夫何勝之有所謂過不及者盖指師與商而言恐不指賢知愚不肖也

朱子釋經書每遇天字即訓理字如論語獲罪於天則曰天者理而已矣文言後天奉天則曰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孟子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則曰乃自然之理是也然曰畏天之威曰敬天之怒曰天之未喪斯文曰天欲平治天下則又不可以理字訓之矣

升堂入室之喻可以斷盡子路一生矣盖其性剛而氣粗力行之意多而致知之功少其於聖人之道宏綱大目固皆領畧而細微曲折則不能熟思而審察也如聞正名則以爲迂聞浮海則以爲喜絕糧則慍見見南子則不悅不忮不求則終身誦之用舍行藏則以行三軍爲問徒知死難之爲義而不知事輒之

爲非蓋未入室之驗也然結纓而死則其大節可觀
矣所謂先子之所畏亦以其大節言之耳
冉有爲季氏聚歛取傷廉也爲子華請粟與傷惠也
子路死孔悝之難死傷勇也一失之剛一失之弱故
有太過不及之弊而皆不合乎中矣然學者寧爲子
路無爲冉有
曾子將死童子執燭古之制也然少陵詩云夜深更
秉燭韓魏公使人執燭火燎其鬚則夫唐宋時尚然
今用燭臺置之几案蓋近世始爲之耳
孟子七篇眞孟子手筆也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
皆有所不忍生我所欲孔子聖之時孔子登東山富

歲凶歲矢人函人數章皆未嘗與人問荅而自言之
者也其間曲折反覆如此其妙實聖賢經緯之文非
孟子其孰能之哉
匹夫而爲聖人者大舜孔子而已宜其過化存神無
不同也然天下之士悦之至於成邑成都而朝覲訟
獄謳歌者不約而至焉何其盛也孔子畏於匡厄於
陳蔡毁於武叔所如不合卒老於行何哉時有古今
世有治亂所遇不同耳使孔子而遇帝堯必成重華
之治使舜而遇定哀之君亦終於陪臣而已
叔孫武叔固不足道陳亢遊子貢之門而有仲尼豈
賢之問况其他乎然猶可言也子夏子游子張與有

若比肩而事夫子已非一日乃欲以事孔子者事有
若則不惟不知有若且不知孔子矣然則高堅前後
之歎綏來動和之語秋陽江漢之喻眞足以知聖人
者歟
敬事而信五者可以至堯舜之治居處恭三者可以
至篤恭天下平言忠信行篤敬可與天地同體灑掃
應對可到聖人事脩己以敬可至天地位萬物育蓋
上下一理也要在擴而充之耳程子嘗曰盡性至命
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亦此意也
吉凶禍福固天所命然聖賢未嘗徒恃乎命而不盡
乎人事也孔子過宋而微服孟子在薛而設兵夫豈

不知有天命哉顧人事不可不盡耳桀恃與日偕亡
紂恃我生有命故不旋踵而覆滅也
君子之教五時雨成德達財問荅教當世者也私淑
艾教後世者也然陳亢何足以與此哉孟子之於孔
子朱子之於二程眞其人矣
曾點所謂暮春蓋指夏正言也若用周正則暮春爲
今之正月時方寒冱不可浴而風矣曰秋陽以暴之
曰冬日則飲湯曰夏日可畏蓋皆指夏正而言也
孝哉閔子騫歎也當曰孝哉損也先儒以論語十一
篇疑閔氏門人所記以其獨稱閔子故也然萬章兩
舉冉牛顏淵而獨於子騫稱閔子則又莫知其說矣

孟子於喪禮經界兩章見其所學者大金重於羽廉
敬在兄兩章見其所學之精若好辯之問闢奚之陳
良之說見其所學之正非幾於聖人者不能也然則
有刺孟有非孟有刪孟者獨何人耶
程子才禀於氣之說與孟子非才之罪所論才字不
同而朱子以程子爲密程子權即是經之說與孟子
嫂溺援手所論權字不同而朱子以孟子爲當義理
淵微繭絲牛毛此亦可見
或問伊川謂失節事極大孟子乃謂凱風過小何耶
子曰自媢嫉而言失節事誠大矣自人子而言其母
但不安其室比之小弁絶夫天性之親者過之大

小何如哉故孟子所謂過小者對小弁言之也程子
所謂事大者對餓死言之也或又問恐寒餓死而改
稼不猶愈於淫奔者乎子曰是固不同然亦五十步
與百步云爾
衛之公子郢吳之季札皆當立而不立以致二國之
亂聖人之所不取也若孤竹君之仲子則得之矣
斷髮文身裸以爲飾在上古之世或有之泰伯既端
委而治則其俗維新矣豈有泰伯用夏變夷而仲雍
反變於夷耶孔子謂虞仲隱居放言而集註云云者
蓋據左氏之說恐不然也舊史直謂泰伯斷髮文身
亦不可用則又重誣之矣

漢文帝唐太宗皆願治之君也文帝躬脩玄默謙讓
未遑太宗議論英發自矜智勇則其心跡有靜躁而
治功有優劣矣孔穎達告其君曰帝王內蘊神明外
當玄默可謂深中太宗之病惜乎其不能改也
文文山方正學精忠大節昭揭宇宙固無軒輊[illegible]
山從容而就義正學慷慨以殺身則微有不同耳
周之春今之十一十二月正月也周之夏今之二三
四月也周之秋冬今之五月至十月也蓋十一月一
陽始生其卦爲復故於時爲春二月四陽盛長其卦
爲大壯故於時爲夏五月一陰始生其卦爲姤八月
四陰盛長其卦爲觀故於時爲秋爲冬是亦有意義

存焉戰國之世猶不敢廢周正朔孟子之言可證也
孔子作春秋君遽改時改月則尊周之義何在耶
孔子拱右之說理之所必無也使孔子之姊死則必
易服而往哭之諸弟子皆侍於有喪者之側矣豈有
不變常服但變手容門人必待問而後知哉以此例
之則孔氏出母嫁母之說皆好事者爲之而不足信
也
娶妻不娶同姓周之制也在殷則無禁矣兩姨姊妹
不爲婚　今日之制也在宋則無禁矣晉孟嘉之妻
陶侃之女也淵明之母孟嘉之女也淵明乃侃之曾
孫而其外則侃之外孫女也在　今日必無之事也

可謂萬世不刊之典矣

陳司敗石門沮溺諸人皆妄譏孔子巫馬期子路諸賢不能出一語以折之惟唯唯而已子貢獨能譬之宮墻喻之日月擬之爲天不可階而升使吾夫子之道益尊其有功於聖門大矣非諸賢之所能及也

武王九十三而崩成王尚幼則成王之生武王年已八十矣是時邑姜已老不知是其所出否也武王兄弟十人而必傳之幼子者可以爲萬世法矣後世兄弟相傳未有不禍及家國者也

伯夷太公皆就文王之養及武王伐商太公佐之以成鷹揚之功伯夷去之而甘首陽之餓亦各行其志

耳或者謂太公八十而遇文王蓋世俗之謬論也

蘇軾立朝可謂正矣然不能尊禮伊川以崇聖學而反攻之則非正也張浚許國可謂忠矣然不能信任岳飛以恢王室而反忌之則非忠矣二人者蓋君子而不仁者歟

凡不近人情之事出於性之偏者可笑也王荊公之食魚餌是也出於有意之私者可惡也公孫弘之布被蘇章張鎭周之屨故人是也然律以聖人之中道則均之爲有罪焉爾

古語云上醫醫未病又曰服藥於未病之先或者不知遂攻未病爲微病失其旨矣蓋病者莫之甚也治之於有疾之初爲力甚易若待疾甚而後治之不亦晩乎此謹疾者之所當知也

吳王感夢召公孫聖占之聖曰大凶遂遇害王敦欲反召郭璞占之璞曰大凶亦遇害二人皆以術殺身可悲也已夫召之而不往非禮也問之而不以正對非義也然則何如而可耶據理以告之以行其術巽言以導之以保其身則庶幾矣二人之言傷於峻而過於激宜其不免也夫

世俗所謂觀音經有還着本人之語蘇子朱子皆有議評然乎於楞嚴經中所見如此語句皆絶無之乃知爲後人妄加以誑愚民也蓋楞嚴經世所罕有故

人莫知其僞耳謝疊山嘗作觀音經序亦以普門品言之則亦未見楞嚴善本也不特此也今之佛經豈盡出於西竺者哉胡僧入中國相繼飜譯而僞撰者多矣且其爲說大要惟主空寂不着色相自脩其性而已即非禳罪資福之具如世人之論也有繫勞役莫曉其義衆口合誦如蛙蟬亂鳴蠅蚊聚響以爲因果豈不誤哉倘稍知義理者悟其無益而痛絶之庶免佞佛之咎矣

朱子以參同契爲古書然度人經亦非近作唐藝文志已收之而杜牧之蘇長公詩皆取其爾火流鈴之句則其來亦遠矣其措辭用韻與參同契頗類其内

多隱語專言養生之事亦與參同契相彷如曰北都泉曲府中有萬鬼群盖喩慾之能殺人也世人遂謂果有北都地獄每誦是經以釋死者之罪不亦可笑哉道經鄙俚妄誕殊不足觀獨此差勝而陳致虛所註無慮萬言亦頗詳盡然終爲異端之說非吾儒之所當道也

麗淯死此樹下朱子以爲淯有大將之智必不問而過使其下愚不覺而過淯乃中人之資故必舉火以至於敗也愚聞曹操稱孫他國有使者至操自知貌寢使偉丈人上坐已侍其側使者既見而退操使人問之曰曹公何如使者曰固佳但不如侍立者乃王

侯也操大驚遣人邀而殺之愚謂使者亦涓之流耳使其愚人必不識操若有良平之智則心知之而不言矣然則一言一動之間稍不加審遂至僨軍而殺身可不愼哉

岳氏類博稿云有人入深山掘土内有一舟甚巨桅柁俱存以爲異事愚謂不足異也其在先代茲山必在大浸中巨舟過而覆焉厥後陵谷變遷茲山乃在平土而舟尚未朽耳然則桑田滄海之說信不誣也

劉元城聞温公不妄語之訓力行七年卒以成德可以爲難矣然獨不知伊川者力行之苦多而致知之功少專於養氣而不能知言故有是病耳然則患不

知人聖門之所深戒也

后稷生唐虞之時傳至古公將千年矣而止十有三世孔子至今纔二千年耳已傳五十九代何相去之遠若是耶可見上古之人享年既長在位亦久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讀小學

朱子小學載諸賢婦皆可師法惟夏侯令女吾無取焉令女者曹文叔之妻文叔早死令女不依已之父母反依夫之從兄非禮也曹氏被誅乃上書絶婚生則依之死則背之非義也父母意欲改嫁若告以大義彼必不強而詐許之非誠也既截其耳又斷其鼻

虧父母之體傷父母之心非孝也意其爲人必鷙悍詭激忍心而寡情者不可以爲訓也或曰然則折足破面者非歟曰竇氏二女爲賊所掠勢必汚辱不得不然令女未至是也或又曰陳孝婦亦欲自殺矣曰孝婦初欲自殺父母不嫁之即止使孝婦果於殺身違夫之言棄姑之養則亦何足尚哉世人但見不近人情之事遂以爲難而稱述之不知執一而賊道者聖賢之所深惡也

讀大禮議

一子不後適子不後禮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亦禮也近時執政大臣既昧前說之常經又泥後說之陳迹

乃盡畧乎私恩而專事於大統於是二三子起而爭之激之而益憤抑之而愈奮而天下自此多事矣昔荆公立[illegible]法諸賢攻之太急持之太堅以貽國家之禍此明道所以不滿於諸賢也使孔子爲政必以正名爲先又必有大中至正之道以折衆言之淆而天下後世毋敢有異議哉

讀六書精蘊

傳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庖羲氏以上智之資始作八卦蒼頡則而象之始制六書八卦者萬世文字之祖也書特六藝之一耳固不可與比倫然出於聖賢之心畫則一而已自夫京房郭璞之徒出而易日晦

伊川考亭以心學求之斯得之矣自夫斯籀鍾王之徒出而書屢變許氏王氏雖嘗有志於古而無心學以求之故徒得其粗迹而於精微之奧亦莫之能究也今莊渠魏子所註是書真能妙契古人之心於數千載之上非有得於心學者能如是乎觀其註中每每以易[illegible]發明字義又得程朱之肯綮者矣

讀漢書

先儒有言不幸而不生於三代之上然何必三代哉幸生於漢亦足矣何也不見三國鼎立五胡雲擾南北分帝也不見中國帝王行酒執蓋爲虜主之奴也不見夷狄　而諸夏之君稱臣夷狄稱叔諸夏稱姪也夷狄混一中原百年之久諸夏皆變而爲夷也不見髡首胡服之人充斥海內也女婦削髮爲尼簪冠爲道也不見士人被髮裸體以文求進也不見燔屍之慘以刑人待其親也此皆漢之所未有也而況於三代乎迨夫我　朝規模氣象與漢殊類而土宇之廣法制之備則又過之然則幸生於斯世亦足矣丘文莊公嘗曰前之三代夏商周後之三代漢唐宋而我　朝又爲三代之首也其信然歟

讀律

今之律有五刑而徒居斬絞之下笞杖之上亦重刑也富者贖以錢穀九牛一毛而已貧者撥驛操舟勞

苦鞭撻既已不均近時又有頗有力稍有力之例吏得上下其手夤緣爲奸富者益易犯而貧者益難存矣予嘗往来趙魏之墟驛必有獄死者相枕惟而問之乃知彼皆陸地無舟可操遞至徒因皆令出銀以供驛費禁而追之死者八九是則富者名雖有罪而寔無罪也貧者罪不至死而寔寘之死也豈不痛哉夫法立弊生故設例以濟律而不知例之爲弊又有甚於律也

讀傳習錄

陽明子之言曰孔子聽衛國之政必能感[illegible]衛輒使之痛哭而以國讓其父又能諷和蒯聵使之底豫而

以國與其子然後尊之爲太公而自立焉其於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周旋委曲而處之善矣予竊疑之夫蒯聵得罪出奔固不當立然與其輒衛輒而紊名實之正不若迎蒯聵而全父子之倫猶爲彼善於此也竊意夫子爲政必當左右衛輒素父而歸南面而立已則退就臣子之位斯其上也或輒請于天王以國讓郢已則出舍于郊自怨自艾而窮約以終其身乃其次也聖人天理渾全權度精切其心光明其道簡易豈肯周旋委曲若是之勞擾哉或曰輒奉先君之命而有其國不敢私其父也予曰叔齊亦奉父命矣尚不忍先其兄而輒忍拒違母之命以抗其父耶或又曰陽明子以衛君致敬盡禮以召孔子若即廢輒而立郢似非人情其說何如予曰入人之國而即行廢立之事聖人必不爲之矣然謂孔子勸衛輒以國奉其父可也又勸蒯聵以國還其子不可也狂瞽之言敢就正於有道者

讀小說

陽山顧氏刻小說四十種讀之凡以廣見聞資談謔不爲無補然其中有可斥者亦所當知也唐歐陽率更貌寢儕友作詩戲之似猴有惡率更者遂誣其母通於白猿而生詢因爲作傳宋梅聖俞歐陽子之友也其人可知矣有忌文正范公者假聖俞之名歷攻其短文正必無是事而聖俞亦無是書也至於牛僧孺之欺誕楊太真之淫褻豈學者所當讀哉伊川不看雜書呂榮公不正之書未嘗一接於目皆可以爲法矣

讀李太白集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昌黎稱美二公無間然矣然元微之獨尊少陵而不取李楊大年嘗不喜杜其大致懸絕如此蓋皆論其詩不及其人也夫二公之詩各有所長固不可以軒輊若論其人則白失身永王璘長流夜郎赦歸潯陽又得罪下獄使不借郭宋之力其與盧駱何異哉此皆少陵所不爲也惟奴視貴近世人高之然傲乃凶德非其分適以取禍耳抑先儒有云文章不關風教雖工何益白之爲人既已如彼及讀其詩徒有俊逸豪邁之氣而無忠愛懇惻之情誠亦有愧於杜矣君子之論人當先其本而後其末可也

讀徐節孝傳

徐仲車先生行狀畧云臨終之日所居震動聲如曳車又如鍾鼓喧闐閭巷理固有之蓋昔劉元城屬纊風雷大作朱子以爲正氣之散仲車亦猶是也又謂先生既歿其壻諸海陵身徐神翁問曰先生何往翁答曰仙去也斯則[illegible]矣仲[illegible]平生爲正人爲孝子其

存則順其歿則寧而已何仙之有哉果若人言則世之方士煉精導氣者何限不聞有一人尸解羽化而仲車少習騎射老攻詩文初不知有脩煉之術及其歿也乃得仙去則是所謂仙者乃正人孝子爲之而不在於脩煉也明矣

讀中庸序

王陽明嘗謂予曰道心天理也人心人欲也理欲不容並立非若志與氣不可相無而氣聽命於志也若曰道心爲主人心聽命則二者並立矣先儒以嗜酒悅色爲人心故謂上智不能無耳予不能難因竊思之人餒則氣虛而思食人壯則氣盈而思色皆氣之所爲也若食以養生色以繼嗣是即道心上智不免矣若養小之人苟合之行是即人心上智不爲矣王守溪人心道心論似亦有見學者讀之

輸粟

入粟拜官其來已久與其聚斂於貧民不若取足於富室宋儒之言得之矣茲因宋儒之言考宋時之制凡入粟者不問人之賢否才之優劣即有祠郎室長之選是不嚴其始也然法不許遷調故雖治行可觀監司不敢薦銓曹不敢擬老死一職而已是不善其終也今則不然必出自鄉校養之太學試之吏部而後官之其職能舉其措不次法意始終之美不亦遠

過於宋哉宋儒又曰入粟之人往往潔己奉公反出於儒生廕子之上則尤可嘉也已自宋儒言在上者待之輕而其自待則重自今而言在上者處之厚而其自處反薄則是宋之制不若今之制今之人不若宋之人也可勝歎哉或曰近時民間俊秀之例亦何異於宋耶予曰　國家以俊秀爲名待之亦不薄矣但司國計者急於取財而忽於慮遠耳若能嚴委有司審其年貌覈其身家試其文理稍無愧於俊秀之名然後收錄則胥史之徒奴隸之子與夫所謂白丁者皆不得濫竽其間也

民兵

今之民兵俗稱民壯又稱快手往者廷臣建言欲請廢之無乃不可蓋倉卒變起法不敢擅用官軍惟是民兵呼吸召集緩急有濟何可廢也予昔備員浙藩分守甌栝所至閱武彼中民兵驍勇精銳十倍官軍問之他郡皆不能及蓋甌栝負山阻海天下有事流鬬固有自來方議擇其尤者分布各州郡縣使之教習會予以任遂不果行今之有司略能領備武藝絕倫之人以教民兵弓兵人役時其餼廩嚴其賞罰勿令別有差遣使之專心致志比及三年可使有勇知思患預防之道也

酒禁

麥熟於春民不可勝食也自夫造麴者半分其利矣米熟於秋民不可勝食也自夫種秫者半占其地矣夫秫與麴凡以為酒也古者群飲有罰私釀有禁豈無深意哉今能畧倣古制稍加裁抑則釀者必少釀者少則秫與麴無所用之而種者造者亦少不種秫不造麴則米與麥民不可勝食矣有志於足食者宜留意焉

楮錢

古之為市者有無相通各適其用如以粟易械器之類是已惟楮錢不然焚之為灰揚之為塵以有用之

財易無用之物誠可惜也自唐以楮幣代祭帛遂成厲階後世老佛巫覡邪術肆行其用日多其費日廣一歲之中一郡之內空費萬金而付之煨燼豈不重可惜哉若良有司能加禁制焚者有罰鬻者連坐載而入境者即驅而出之境外士夫祭其先或用尺帛或用幅紙將誠而已庶民之家雖不用可也其說雖迂然大而崇正闢邪小而節財省費亦王政之所當講也

矯亭續稿卷之五

矯亭續稿卷之六

崑山方鵬著

讀易

本義於彖辭爻辭釋之備矣於彖傳象傳則畧焉其中微旨奧義恐初學未能盡識也故敢忘其菲陋而借言之以資讀者之一得耳

其在上世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其在後世有邵子之易有程子之易有朱子之易外此則京房郭璞之說不足以言易矣

彖傳釋卦名而極言之者家人歸妹咸是也釋卦名而贊之者夬蹇是也釋卦辭而極言之者大壯與萃

是也釋卦辭而贊之者隨兌是也既釋名辭之外而復極言之者咸恒觀節賁是也極言其大而贊之者頤坎革豫睽解益是也非贊之實歎之者大過旅姤是也於卦辭之外而復發明餘意者豐漸未濟是也聖心之虛靈聖筆之圓妙如此豈若後世文人拘拘於繩墨體製者哉或者乃謂彖象非夫子所作而某書以辨之其罪大矣不知舍吾夫子之外孰能與於此者乎

大象曰自強不息曰非禮弗履曰果行育德曰恐懼脩省曰懲忿窒慾曰遷善改過曰言有物行有恒曰慎言語節飲食所以治己也曰厚德載物曰厚下安

宅曰對時育物曰遏惡揚善曰觀民設教曰勞民勸
相曰教思無窮容保無疆所以治人也曰振民育德
曰居德善俗曰常德行習教事曰制數度議德行所
以治己治人也曰儉德避難曰思患預防曰用晦而
明曰致命遂志所以處變也曰明罰勑法曰折獄致
刑曰赦過宥罪曰議獄緩死所以治獄也曰裁成輔
相曰治曆明時曰建國親侯曰享帝立廟曰作樂崇
德曰辨上下定民志又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大
象作而君子之能事畢矣
象曰意承考以教孝也臣不可過以教忠也有待而
行以教正也從一而終以教順也舍逆取順以教仁

也卑以自牧以教禮也夫子制義以教義也明不可
息以教智也信以發志以教信也小象作而綱常備
矣
易曰小人勿用戒之也小人弗克外之也小人道消
幸之也小人道長憂之也小人吉進之也小人無咎
限之也小人剥廬警之也小人用壯危之也小人革
面柔之也有孚于小人云之也待小人不惡而嚴遠
之也易爲君子謀而屢以小人言之者先儒有云爲
小人謀即所以爲君子謀也
下爻在事之初未可施用也然比之得民益之厚事
則又施用矣上爻在事之外不當事任也然順之由

順損之利往則當專任矣五爻君位也然遯爲[illegible]
旅爲失固故不取人君之義焉上爻無位者也然[illegible]
曰反君道明夷曰照四國以其在上故亦取人君之
義焉聖心圓神變化如此夫
大有上九合天人之助損六五受天下之益象傳
曰上天之佑者何哉蓋人之心即天之心也得乎人
是得乎天矣繫辭言君子學易聖人用易之事而
曰自天佑之者何哉蓋易之心即天之心也合乎[illegible]
是合乎天矣天道也人道也易道也一而已爾
七日來復八月有凶以卦畫言也十年乃字言其[illegible]
也三年克之三歲不興言其久也七日得言其速也

三日不食言其甚也不以卦畫言也
五爻君位也乾之飛龍革之虎變比之顯比臨之[illegible]
臨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二帝三皇當之其坤之
黃裳鼎之黃耳師之執言益之惠德三代漢唐宋之
賢君足以當之若夫履之夬履頤之拂經有之威如
夫之無咎則皆不足於君道而有戒勉之辭焉又其
次矣然皆不言凶者以其得中也諸爻言凶者三上
爲多初四爲少而二五少矣亦以其得中也
易有以一爻而爲成卦之主者比之剛中觀之中正
以九五爲主也屯之始交復之剛反以初九爲主也
師之衆正以九二爲主也豫之剛應以九四爲主也

其他可類推矣自非孔子妙契乎羲皇之心則何以
知其然哉學易者不可易而讀之也
文王係卦辭周公係爻辭皆聖心之精藴使非孔子
作傳則後世茫然莫知所謂雖程朱亦無所措手矣
故釋經者如無孔子明文則用己意釋之既有明文
但當悉遵其說而參以己意可也詳見下文
屯之卦辭曰利建侯謂屯難之世宜立君而不寧也
爻辭曰利建侯謂以貴下賤大得民而可君也蓋各
有所指也彖傳象傳備矣
行師所以止亂也君加爵於小人則一亂方已一亂
又生矣故上六曰小人勿用此周公之意而孔子之

說也
畜之六四有孚所以結其上也九五有孚所以固其
下也上下交孚而畜道成矣象曰上合志言交孚也
六四中虛九五中實皆有孚之象也
師九二在下使六五任之不專何以致師中之吉畜
六四居柔使九五以之不力何以免憂傷之咎曰承
天寵曰上合志蓋皆歸功於君也
畜有二義小畜亨陰畜陽也密雲不雨臣畜君也詩
所謂畜君何尤是也尚往紂之惡故在也施未行文
王之德未洽于天下也自初二兩爻言陽爲剛德也
自四五兩爻言陽爲剛惡也大畜四五皆以止惡言
之亦指剛惡也
卦辭履虎尾以和悅而致亨爻辭履虎尾以戒懼而
終吉和悅見乎外戒懼存於中君子履剛之道也六
三志剛不悅不懼必有咥人之凶矣
愬愬終吉志行者蓋九四近剛決之君處多懼之地
旣能戒懼可以上進而有爲矣故終吉也有命無咎
志行者蓋九四有濟否之志適將濟之時既有天命
可以乘時而有爲矣故無咎也
否之下體三爻皆小人之象也初六勉其守正六二
取其包承故皆以吉許之六三幸其未發也雖不言
吉而亦無凶咎之戒皆所以開遷善之門不忍即以

小人絶之耳然大人當此之時必能卓然自立而不
亂於小人之群則身否而道亨矣此又爲君子謀也
上九有同人之心然居外無應物莫與之也故志未
得而亦可以無咎上六有鳴謙之德然居柔無位人
或侮之也故志未得而必至於行師
九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而行享獻之禮焉得
其正矣苟非其人則傷財損民故曰害也聖人之慮
遠矣後世猶有假享上之名而剝民利己者
謙之五上皆柔而能謙聖人恐其不武也故皆以行
師勉之六五君位故曰征不服上六無位故曰征邑
國而已各隨其分而言之也

勿疑開誠心布公道也朋盍簪集衆思廣忠益也豫
之九四大臣之事備矣
大有九四曰明辨晢也隨九四曰明功也明則不極
其盛而有孚在道矣故皆得無咎也古之大臣昧於
君臣之義上下之分進退之幾其能免乎凌逼之咎
乎四者近君之位也九者陽明之資也故聖人皆以
明言之彼柔暗者不足以語此
諸爻吉凶皆自本爻言之有不自本爻者別爲一例
也訟之九五君道也聽訟者也聽訟而得其平則訟
者元吉矣蠱之初九子道也治蠱者也治蠱而得其
人則蠱者無咎矣漢昭帝辨上書之詐而光得以存

其位君明而福其臣也張安世反覆誹之政而湯得
以蓋其愆子孝而利其親也
幹母之蠱不可貞狄仁傑足以當之理明辭婉得乎
中道矣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嚴光足以當之庶頓立
懦其志可則矣
臨有二義初二兩爻以凌逼言也以上四爻以相臨
言也上六志在初二兩爻是以相臨之厚吉而無咎
也得陽剛之助故吉不失其始終之義故無咎也
聖人之神道卽中正也妙於聖心而爲法於天下[illegible]
所謂窈冥昏默者宋儒杜鎬之對失其旨矣
噬嗑中四爻用刑者也然必滅鼻遇毒貞厲僅得無

咎而已惟九四一爻言吉而又曰艱貞未光者何哉
蓋聖人深見治獄之難而不欲人易以處之也治獄
之道柔何必也剛柔適宜威明並用而得其中則庶
幾耳
九三得二陰之賁故曰濡如然近之則不遜或反爲
其所陵故也故必常永正固則彼終莫之陵而得吉
矣人君之於嬖倖丈夫之於僕妾可不知所戒哉
儉者陰之性也儉而得吉遂其性矣能無喜乎反本
還淳以救其文勝滅質之獘者上之志也今既無咎
得其志矣曰有喜曰得志皆本其内而言之也
君子庇覆乎小人小人承戴乎君子若剝去之則自

失其庇覆而亦不能以獨任矣故曰終不可用也小
人初心惟欲逐去君子得以肆志而爲惡耳豈知君
子既去而我安能自存也哉否之六二曰包承小人
吉言其包容乎君子適以自容耳此曰小人剝廬言
其剝去君子適以自剝耳聖人所以深曉乎小人使
勿害乎君子也
初以自脩五以自考求諸已也二以下仁四以從道
資諸人也爲仁由己無待於外者顏子其人歟尊賢
取友以成其德者子賤其人歟
六四豫禁夫未發之惡而世莫知其功潛消夫無形
之變而人不見其跡惟中心自喜而已大善而吉之

道也至於六五陽已進矣然得其機會而可制中其
肯綮而不勞福被於生民慶流於宗社吉之道也
履之上九曰大有慶一身之福也順之上九曰大有
慶天下之福也唐德宗時關中乏食韓滉運米至德
宗父子舉酒相賀曰吾得生矣然則由順厲吉滉庶
幾焉

不可以有輔言上六也不撓乎下言初六也上六以
過極之陰而九三以過剛應之故不可輔而凶初六
有過愼之行而九四以剛濟之故不撓乎下而吉
六五憂懼如此故能履乎王公之位得以南面而聽
向明而治也不其吉乎王公者猶言人君也

卦以感爲義故象傳言志者三言害者二情僞相感
則害生也志在外指九四也程傳得之矣順不害者
二當躁妄之處宜有凶害然有柔順之德爲能安以
自處故無凶害而得吉也

剛而太迫則不可以自存人而無恒亦不能以自立
故離之四恒之三皆曰無所容也此焚死棄之必至
而羞吝之或承也

上六處恒之終厭常而欲動矣況居震體乎厭常而
動則前功盡棄爲山而虧一簣掘井而不及泉故曰
大無功也不亦凶乎

易之爲道有君子之貞有婦人之貞有幽人之貞有
武人之貞遯曰小利貞則小人之貞也

大者壯也以天道言也剛以動故壯以人事言也象
傳曰非禮弗履即剛以動之事也

六五以陰居陽處位不當失其壯矣故有喪羊之象
雖無藩決之往亦無羸角之厲可以無悔也上六壯
終動極妄進而不詳審故有不進不遂之咎若能艱
以處之則畢竟可進而咎不長矣可以獲吉也

晋者明盛之世睽者乖戾之時殆若相反而六五象
傳皆曰往有慶者何哉蓋晋之六五以大明之德而
下皆順從睽之六五以柔中之德而下有正應如是
而往則福慶備于一身而及乎天下矣然在晋曰吉

無不利在睽則曰何咎而已所遇不同故也及其有
慶則一耳

明夷之世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六二以柔順得
處變之宜中正爲守身之則所謂救之速而吉者用
此道也二者不偏廢則禍與辱皆免矣

有命無咎志行者濟否之志也六乎無咎志行者濟
睽之志也大臣當此必天與之人應之其志可行矣
時未至而强爲擾不附而自用未有能濟者也

家人之威如自治之謂也大有之威如治人之謂也
夫脩身以敬爲主而君德以剛爲主不敬則家不肅
不剛則天下不治苟或失宰制之權乏統御之具則

紀綱廢而禍亂作矣唐肅代順德之世是也可不戒
哉
利見而有功者九五之大君也夙吉而有功者九二
之大臣也大蹇之世非大君不足以濟之湯武是也
難之既解要在大臣平定而安集之耳周召是也
象曰當位實也程子謂六四胡氏指九三胡得之矣
蒙六四之象曰獨遠實也亦指九二之陽言之蓋陰
虛而陽實也
卦辭言解難爻辭專言解小人蓋小人生難者也小
人不去則難復作矣元祐諸賢惟務去熈豐之法不
盡去熈豐之人所以成靖康之禍也周公之意深矣

哉
解之九二去邪媚之小人得中直之君子皆能守正
而無不吉者由其居下之中得乎中道故也
下受上之益當知報禮也故初九任大作之勞上受
下之益當有大賚也故上九廣不貲之惠然則受君
直怠君事徒以天下奉一人而不能以一人養天下
者皆不知易者也
夬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勢若甚易也然卦爻之
辭曰孚號曰惕號曰有慍曰次且曰未光曰厲曰咎
曰悔皆戒之之辭而無與之之意所以深著小人之
難去而不可易以處之也漢之陳竇唐之訓注皆輕

卒易發災及其身而禍延於天下其事可鑒矣
姤之包魚陽制陰也剝之貫魚陰受制於陽也陽能
制之陰能受之固善矣終不若務決去之以免後日
之患也其在於人則克伐怨欲制而不行可以爲難
矣然未能拔去病根安保其不萌於再乎君子之於
小人天理之於人欲其機一而已爾
光武受命芟聚之時也馬援竇融志欲歸漢而間關
於隴蜀之間乃能決策以事眞主其與萃之六二上
應九五雜於二陰而必牽引以萃者夫何異哉萃之
功名令終爰及苗裔可謂吉而無咎矣
甚矣聖人不輕絶人也豫之冥豫宜有凶矣而繼之

曰成有渝無咎欲其變人欲而爲天理也升之冥升
宜不利矣而繼之曰利于不息之貞欲其移不已於
人欲者而不已於天理也皆所以廣遷善之門也天
理人欲在一念轉移之間而君子小人之途判吉凶
禍福之幾決矣可不勉哉
道欲其大行澤欲其普施民心欲其交孚君子之志
也貞吉升階其道行矣弗損益之其澤施矣惠我以
德民心孚矣故皆曰志大行也蓋幸之也快之也聖
人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此亦可見
困于金車程傳指九二朱子因之然觀象傳之意竊
恐不然蓋謂初六方困于下徐徐而來然九四之志

則在於初也雖其以陽居陰不能濟困終得初六相
與而共濟之故曰有終也困于金車只是來徐徐之
象象傳不重釋之意可見矣或謂金陽物初陰爻非
其類也然則金柅非初六之象乎
井以陽剛爲泉故九三之渫將以福天下九五之洌
足以養天下然九二雖陽剛而下注者上無應援也
上六本陰柔而有孚者上口不掩也盖泉者井之體
上出者井之用體用偹而井道成矣
改革之際聖人所謹初不可以有爲二未可以遽變
三四當革之時九五爲革之主然皆曰有孚者必上
之德有以孚於民民之心有以孚於上然後可以言

革也至於上六但言革面不言革心可以見民心之
難孚而革道之未易成也聖人之意深矣
鼎之九三未與五遇故耳革而不食終與五合故方
雨而虧悔昔韓信不事沛公而臣項羽失其義矣終
能去楚歸漢卒收巨功此爻近之
信義者君子立身之大節也九二上應非[illegible]人則失
其制事之宜九四下應非其人則失其許[illegible]信然
觀繫辭但言鼎爲重器九四不勝其任耳[illegible]初九
爻義也形渥程傳謂赧汗本義謂重刑愚[illegible]以爲鼎
之形渥者耳其在於人猶言其中無有而[illegible]其外
貌也此爻占在象中也

彖象二傳言中道者什九言中心者什一需于沙衍
在中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也維心亨乃以剛中也震
索索中未得也皆以中心言也然本義獨於震爻釋
之曰謂中心而諸爻不釋者豈以諸爻皆二五而亦
以中道言耶然濟之彖坎之象皆曰未出中也則又
指坎險之中言之耳
限者腓所隨也猶臣隨其君子隨其父也以王吉之
忠而不能救昌邑之惡則隨之而廢矣以李璀之賢
而不能救懷光之反則隨之而死矣忠臣孝子之心
其能快乎盖由暴君賊父剛狠在上不肯退而聽之
也故象傳獨責九三而不及六二亦以原其心耳世

固有性柔才弱不能救而隨之者如冉有之於季氏
是也然未見其心之不快則與六二不類矣
聖人觀象而繫辭也艮有上下敵應之象故有弗獲
其身等辭屢齋蔡氏乃謂此非文王正意孔子自見
得如此恐非定論也安知文王不見此象而繫此辭
耶特因朱子釋經不用其說故立此論耳盖宗本義
而畧彖傳者也
九進居三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孔子之說也自
二至五皆得其正朱子之說也必合二說而利貞之
義偹矣進以正即得位也正邦即有功也所以申釋
上六也剛得中非釋利貞也如家人有嚴君焉不釋

利女貞也
九三上下皆陰而已獨以過剛處其間失其類矣故
有夫征不復離其群醜之象世人或從軍或行旅捐
皆言旅而獨不反者似之又爻位皆剛而所應又剛
則失陰陽和合之道故不育又恐其過剛犯難故戒
其和順以相保與敬慎不敢發明占外之占同一例
也程朱皆無註故妄釋之如此
伯夷在人位之外而庶幾近偏爲百世之師孟子處
賓師之尊而崇正闢邪承三聖之統其有功於天下
大矣比之大人沮溺忘世之流老子莊列方外之士
無益於斯世斯民者可同語哉易曰其羽可用爲儀

信乎其志卓然不可得而亂也
天地至大也匹夫匹婦至微也家人歸妹彖傳皆以
天地大義言之聖人於男女之際其重如此然家人
內外各得其正則曰利歸妹諸爻各失其正則曰凶
天下之事固皆以正爲本而夫婦之道尤不可以不
正也
男屬陽女屬陰剛柔之大分也然歸妹之初二四九
也而其辭皆吉三與上六也而其辭皆不善可以見
剛德之爲貴在婦人亦不可無者處常而非剛則不
能正其家處變而非剛則不能堅其節聖人之意深
矣陰柔之性爲驕妬爲吝嗇爲溺佚爲暗昧爲私邪

皆婦人之所當忌者也
彖傳時字有指本卦言者有泛以理言者二篇應有
時指卦言也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泛言之也若以損
益盈虛四者皆爲當損之時則不通矣豐曰天地盈
虛與時消息謂豐之時可乎
程傳謂豐之六二如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
是已夫桓公非昏暗之資管仲無至誠之道非孔明
之類也可以匹休孔明者今公其庶幾乎史稱子儀
功高天下而主不疑非至誠何以得此朱子亦曰子
儀至誠無我可以爲當時之大人矣
豐九四曰位不當也旅九四曰未得位也聖筆之妙

足以盡二爻之義矣蓋豐之九四象與六二同然不
中不正不如二之有孚也旅之九四象亦與六二類
然不中不正不如二之最吉也是知周公係爻之辭
皆本其位而言之耳本義雖不及之讀者其可不深
玩哉
終莫之聞承上爻而言六五譽命有聞者也上則矜
高不順失旅之道故名譽不揚於朋友聲聞不達於
朝著終於困窮而已
剛巽乎中正有德也志行有位也大人之象也柔皆
順乎剛陰從陽也陰本無所亨亦無可往以其從陽
故小亨而利往也然所從者非此有德有位之大人

乎本義不復攄之而自爲之說然亦不甚相遠矣

九二巽在牀下則吉上九巽在牀下則凶蓋二居下而卑巽分也上居上而卑巽則失其剛斷之道而上非其上矣是故君佩垂則臣佩委禮也吉之道也天子下堂而見諸侯非禮也凶之道也

兌悅也故曰有喜介者辨別之端天理人欲之分也人能守正嫉邪則日趨於君子之途馴造乎高明之域身名俱榮德業無懋而福慶多矣良可喜也苟或不能商度而一墮於小人之歸則有憂而無喜有殃而無慶矣可不謹哉

佞兌九五皆有才有位而又有容悅之佞臣則是作

聰明任威福剛愎自用惟予言而莫之違乎旣已知之而諂諛之人至矣亦曰殆哉故爻辭曰有厲象傳皆曰位正當也蓋皆傷於所恃也

泰之初九際世承平而欲出以用世渙之六三遭時離亂而欲出以濟時其志皆在天下國家故曰志在外也在外指天下國家而言不指爻位也與需之九三咸之初九文同而意異矣

朱子曰節之九二一爻甚好而爻云凶終是解不穩愚意周公係爻有本其位言者有本其爻言者亦有以其時而言者初爻則時未及上爻則時已過九二自下而上適當臣位正可爲之時也可爲而不爲可出而不出則知節而不知通矣象曰失時極也言失時之甚也劉繇王朗各攄州郡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以至於敗其失時之甚者歟

儉者德之共也奢者德之凶也賁六五之吝嗇宜可吝矣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節上六之苦節宜有凶矣然禮奢寧儉故得悔亡苟不節而至於嗟若飲酒而至於濡首則凶吝不免矣雖然禮貴得中以儉對奢而言則儉爲美以儉對禮而言則禮爲貴傳曰奢則示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正此意也

程傳以豚魚爲二物是矣然曰豚躁魚冥不若本義但曰無知之物也蓋豕性最愚豚又豕之小者其愚

甚矣胡氏以爲一物則恐非然蓋江豚者水中之怪物取其形之似豚而不可以名爲魚也如海馬海牛海狗之類皆取其形之似而不可以爲魚也

初九虞六四之可信而信之兩相與則專而吉矣以其應四之志未嘗變也復有他焉則變其初志三則雜而亂矣其能安乎

上九信之窮者朱子所謂不擇其非而必於信者也勢不可爲而必欲爲時不可出而必欲出如雞不能上六而欲登天也有殞身墜地之禍何可以長久也

小過六二雲峯釋之詳矣然指本義如此二字爲不

進則無此例也如此者承上文而言也爻辭四句若
對待而意實相承如艮彖辭四句雖對待而意亦相
承也本義曰止於所當止則云云如是則云云彼言
如是即此言如此也蓋謂三四陽也二進則能過之
六五陰也二反不敢過之而遇合焉二能如此則是
不及其君而適合乎臣之分矣爻辭兩曰遇一曰不
及皆過而不過之意也雲峰因泥皆字故以進退兩
開說失其旨矣
象傳謂六二所以不及其君者以臣之分不可過其
君也本義曰還遇其臣還者退也六二已進而過三
四矣一遇其君即退而就臣之位耳有進斯有退若

初未嘗進則安得謂之還也哉
小過之時宜小不宜大宜下不宜上宜柔而不宜剛
九三過剛故凶九四居柔故無咎然以陽爻故弗皆
過爲之遇而必往也弗過遇之後說爲優若用前說
則象傳位不當三字辭不通矣陶淵明曰可善遇之
即此遇字朱子所謂加意以待之是也勿用永貞言
不可固守陽剛之常性而必欲往也朱子所謂莫一
向要進是也本義時字即小過之時也
已上太高也已亢益高也初六之凶在下而必欲上
也上六之眚在上而不能下也皆非小過之時所宜
也遇過當作過遇九四弗過遇之以其剛也上六弗

過遇之以其高也剛強高亢之人必不能加意以待
物也
既濟之初必有名世大臣經營而康濟之以成其始
故曰初吉承平既久玩愒日深君驕於上臣肆於下
百度隳而禍亂作矣故曰終亂程傳曰聖人處此必
有以通其變三代之時使無少康武丁周宣王之賢
則不待桀紂赧獻而後亡也
震之六二喪其貝而中正之道足以自守濟之六二
喪其茀而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故皆曰勿逐七日得
然於既濟有警戒之意焉蓋九五不能下賢六二益
當自重一失其身更無望其有得矣王通韓愈皆有

道之士也獻策龍門上書光範其不遇也宜哉
甚矣小人無時無地而可容之也濟之九三曰小人
勿用戒之於始也師之上爻曰小人勿用戒之於終
也天下之事皆不當用小人而用師之道尤不可以
不慎故兩言之
噬嗑不當位非治獄之才也然威明並用剛柔得中
則利用獄矣未濟不當位非濟時之才也然上下協
心君臣同德則始未濟而終濟矣
程傳釋未濟之上九曰人處患難知其無可柰何而
放意不反者非安於義命者也予讀而有感焉昔漢
惠帝遭淫悍之母不能諭之於道乃縱酒以傷其生

稽阮諸子畏禍及身沉湎於酒以托而逃焉然棄蔑禮法漸不可長所謂縱而不反皆不知節者也嗟乎古人制爲酒禮本以合歡反以敗德本以養生反以損命

矯亭續稿卷之六

矯亭續稿卷之七

崑山方鵬　著

讀羅一峯文集

文章風節冠時髦屏跡深山氣益豪千古綱常在我重平生温飽任人勞身隨野鶴冥鴻遠心與青天白日高細讀遺文增感慨燈前華髮不勝搔

壽周母吳宜人七十生辰

發彩天南映海霞簪纓詩禮舊名家省郎分禄榮三釜刺史遺書富五車珠捧翟冠籠鬒髮錦裝鸞誥炫金花坐酣春宴顏微暈壽及稀年髮欲華堦下胡麻餐鹿鶴池邊仙杞影龍蛇板輿冉冉迎山色翠幕重重隔市譁淑媛日長添綉鳳英孫風暖學塗鴉喜聞晝錦眞消息老我登堂路不賒

知足吟

昔昌黎韓子年五十七而卒謂家人曰若又不足于何而足顧予何人而狗馬之齒又加十年矣尚安敢不知足哉謹效白體作詩十章名曰知足吟聊以自慰云爾

人見白髮悲我見白髮喜多少賢達人不見白髮死高才李長吉有道文中子行行向立年相與歸蒿里吾生巳倍之不死復何竢

人早夭怙恃或老宿空房或鮮骨肉緣貧賤年不

吾生幸俱免何以荅穹蒼觧楬書具慶母弟更聯
山妻至偕老孫曾漸成行有位即有禄非壽亦非
生死太平世此樂未渠央
昔觧罷桌組出處頗合宜不幸賤姓名誤爲當道知
有　詔落致仕冊起職諭思人皆爲我榮我心獨不
怡終然野麋性不能受銜羈蹤跡日以遠音問日以
稀當道赫然怒奮筆逐去之人皆爲我惜我心樂不
支豈惟全晚節亦以釋群疑地下見先子庶幾無愧
辭
吾目常翳如吾足亦蹣然猶能辨誰某猶能步林園
病齒妨大嚼甘軟亦自便飲酒不盈勺聊以助酣眠

少壯期富貴老大慕神仙人心無一足人事難十全
騎鶴揚州去還思十萬纏
山谷忤時宰連貶至宜州僧舍不容居置之南戍樓
無柰風雨寒一疾竟弗瘳旁無期功親棺殮誰與謀
予今老牖下骨肉聚床頭但見眼前樂不知身後憂
康哉亦康哉地下從黔婁
西隣有愚叟笑我私橐空衣食頗自給賓祭亦能供
外此皆長物雖多亦奚庸先民有格言富者怨之叢
寧爲沈東老不作守錢翁
狂子面譏我酸寒死如昔飲食乏精美堂宇何侷窄
彼狂惡足知安飽吾自適嘗聞杜拾遺更念陶彭澤

雪裏荷長鑱里中行乞食秋風捲其茅炎火燔其室
以予較二公奚啻相什伯
城中有良友勸我入城居衣冠時宴會歌舞日歡娛
深感良友言欲往更躊躇年衰筋力憊病久血氣虛
酬酢豈勝勞何以保微軀不如住江鄉心安體亦舒
他日啓手足幸不離先廬
方子行將歸靈櫬淨如掃醫亦不必迎神亦不必禱
自分孱弱軀夭折固難保何幸望七旬恒言得稱老
知足復知足含笑見先考
方子行將歸親友治棺衾有木自蜀来索價數十金
予謂何必然過美非予心不美亦不惡稱家吾所欽
煩君斂手足穿土厚而深既免烏鳶啄亦謝螻蟻侵
知足復知足請聽知足吟

壽遠林天仙子
鳳閣龍樓高渺渺五色雲開佳氣繞金陵千古帝王
州山又好水又好中有幽人長不老風雨滿城寒意
早籬下一樽還自倒笑君閒裏卻忙忙詩未了棊未
了又向仙壇拾瑶草
讀野史
閒看野史欲竟銷風雨疎燈坐寂寥邊戍驟登元宰
位諫官終死　聖明朝賜環學士趨程急採木疲民
度嶺遥悵望美人愁不見五雲宮殿鬱岧嶤

悼富翁

富翁行年九十五多壽那知更多苦棄置空房夜獨眠床下蒼頭鼾如虎火焚帷幔延及身口不能呼手難拊蒼頭驚起巳無及頷爛頭焦肉亦腐呻吟死轉求其途旦夕喧傳遍村塢遂令吳下父母心總謂生男竟何補甫里先生制行高昔日移家寓茲土安得九原還可作坐看薄俗回淳古

乙未除夕

安穩江村靜掩扉燈前莫惜羽觴飛轉頭數刻非今歲屈指三年是古稀老婦盃盤處杷寵弱孫咲語戲牽衣明年此夜尤堪醉遊子天邊捧檄歸

丙申新正試筆和舍弟韻 六十七歲

七十行年秖欠三清時無補自知慚輕寒枕上慵朝起細雨樽前劇夜談春意熙熙人自樂病懷顛顛我何堪賣花聲在東風外紅白江梅共一擔

入春舊恙復作再用前韻

一病懨懨歲巳三刀圭不効累醫慚梅邊春早妨行樂柳外風多怯坐談詩可遣懷閒更好酒能忘世睡尤堪藥爐細汲前溪水童子歸来笑滿擔

壽南巖別駕

天上歸來不可尋白雲深處自高吟南州野聽棠陰合西墅堂虛竹色侵數軸金花傳作寶一庭玉樹靄成林春來釀得長生酒紅燭青樓款款斟

次韻賀吳芝山卜居

延陵孫子最多文興在山顛與水濆門外上公投刺訪座中詩客寫題分橋東路接魚蝦市舍北溪喧鵝鴨群昨夜江村翹首望少微星隔楚天雲

田家即事四首

春到田家事事幽綠蓑青笠雨初收來麻門掩雞豚靜禾黍場空鳥雀愁簷下紙窗粘舊曆床頭瓮瓮貯新芻老翁閒倚東風立笑看諸孫學跨牛 春

清江斜抱一村深長日黃鸝送好音繭熟簷頭繰白雪秧齊水面露青針桔槔雨過閒墻角舴艋潮平繫

柳陰饁婦歸来當赤日餓兒思乳正關心 夏

耘鋤纔歇暫徜徉穩脫蓑衣卧夕陽舉網入溪乘曉漲篝燈倚壁趁初涼映門白雪蘆花暗匝地黃雲秫米香野色蕭條人跡靜西風牧笛下牛羊 秋

瓦盆盛酒肉堆盤歲宴公私頗自寬婚娶有期先召客閭閻相約早輸官頹垣增土緣防夜老屋添茅足禦寒春社不知何日是買來新曆倩人看 冬

壽王宰太宰

一代耆英世所宗出塵標格許誰同神游浩蕩江湖外身在從容禮法中韓圃黃花香晚節謝庭玉樹藹春風遙知此日長生宴有鶴南飛下碧空

題有懷卷次文衡山韻

三釜畱榮養那知此願違蓼莪曾淚墮岵屺欲魂飛
秋樹悲風切春暉晚色微誰家稱具慶歡笑舞斑衣

大水

老事明農歲有儲喜將蹤跡混樵漁不堪秋水漫天
至愁殺吳儂欲化魚

吳鄭小山司訓

小山今何在使我長相憶昔自結髮初與子同硯席
招延置別館燈火事佔俾辭謝返江鄉束書復我即
荏苒各成翁情好猶夙昔子嘗膺召起君適須臺檄
官舟偕北行京邸對眠食數月得美除悲喜動顔色

及子棄官歸君亦離海邑携酒過吾廬論文還促膝
分袂曾幾時俄聞遘危疾緘書來告子旗月在旦夕
子獨知我深煩爲誌窀穸時子方伏枕老淚空自滴
文字雖不工頗能道心跡嗟子日龍鍾死期知已迫
地下或遊從茫昧理難必搔首坐寒燈如何不歎息

中秋無月

滿擬中秋月倍明連旬無奈雨冥冥清光已負朱樓
望寒意俄從白苧生此夜一燈酣鶴夢誰家雙杵聞
蛩聲明年勝賞知還在自是吾生不可憑

十七夜始見月

青天有月幾時來薄霧輕雲取次開短句未成人已
滿身凉露立蒼苔

重陽後木犀始開

仙種元從月裏栽天香月色毎同来如何忘卻中秋
節翻與黃花作伴開

壽玫亭生日　小重山

吳卜衣冠數二方季方才俊偉志軒昂詩詩酒酒任
跌任人争羨文與福俱長　莫笑兩重陽宿酲初醒
寒菊猶香明年此日報仙郞歸来也奎壁夜騰光

待盡軒偶作

端居待盡軒未盡且悠然處世平爲福餘生徙即仙
豪吟神有助獨酌興無邊只此吾知足何勞更問天

愁愚惠布襪自足至膝皆煖詩以謝之

平生不踏炎熱地老宜兩足寒於氷布衾獨宿苦伸
縮斗室小步何麥競親朋贈遺乃常禮事近人情吾
所喜詩人受炭成直身介士卻衣終凍死朱甥憐我
久病人惠我布襪情何真欣然自着還自結須臾足
底回陽春陽春有脚忽至膝卯酒三盃尤得力床下
芒鞋有寵光璧間湯媪無顔色媿我才同襪線長終
朝呵筆不成章好待暮春春服就與君濯足詠滄浪

承貞菴以詩爲壽值其誕辰次韻奉祝

風玉樹秀千尋元老安閒日對吟天上履聲星斗
山中棊局歲華深曾公遺墨傳爲寶蹟傳歸裹賜

有金頭得年年陪杖屨時將醇酒醉予心

偶作

諍掩荊扉送夕曛幾株殘菊散幽芬一燈影射青綾被雙杵聲催白練裙老去間思多舊事客來清話半新聞酒錢藥價粗能備莫怪先生懶賣文時有求文者以疾辭之

姚氏瞻携唐子畏松石圖求題因次其韻

唐生畫手稱絶品況復題詩在上頭崩崖百尺勢將壓翠蓋千層濕欲流幽人得此謂至寶扁舟訪我要江陬嗟予老矣不可出徂徠劍閣與爾同神遊

心月爲壁上人賦

西竺有至人本心獨靈異光明遍十方無欲固如是一爲欲所迷與月不相似妙用既昏昏全體亦翳翳山僧久絶塵對佛曾受記内照百念空能以定生慧杖錫訪吾廬知予故來意深夜坐論心清光射窗几

次韻答鶴村

長卧江鄉阻入城夢中尋訪路分明病魔戀我如知已詩社憑君爲主盟丹桂秋香傳子捷錦綳春煖報孫生更誇林下風霜古不羨人間草木榮

賀朱茂曾得子

至日高堂賀客稠主人喜色映眉頭俄聞笑語喧華屋旋沸笙歌酬玉樓葭琯飛灰春意動蚌珠呈彩月光浮唯陽一脉傳千葉家牒于今好續修

丙申除日承攺亭手書恭帖一聯誤以陸宣公見擬予不敢當謹易四字足成八句還之

平生辛苦事雕蟲年去年來忽作翁望望文宗崔季伯遥遥鄉達陸宣公生涯碧水蒼山外心事青天白日中欲揭新題當客坐恐入撫掌哄山儂

附攺亭和章

騶虞端不類昆蟲傑出人群見此翁今日文宗崔季伯他年鄉達陸宣公孤村蹤跡三峯上四海聲名萬卷中若使撝謙辭不受卻將春帖付誰儂

除夜

細雨江村夜盃盤戀歲除兒孫俱作客孩稚亦堪娛博塞非吾好情懷與昔殊前途猶可進且莫嘆窮廬

丁酉春日偶作六十八歲

春來無物不雍容意欣欣與物同鵲攜新巢先避歲燕脩舊壘易成功滿畦菜甲微微雨一徑楊花淡淡風對此自吟還自醉短筇扶過小橋東

里中張翁累世温飽遭悍妻惡子恒産蕩盡以網魚爲生凍餓而死

眼見張翁美田宅老境無衣更無食有妻長舌不治生有子野心能作賊百年榆柳蔭先廬一朝忽作他人居雨足前溪春水漲强逐隣兒爭捕魚手持空筐

行且吴貨得南村半間屋喪家之狗獨依依曉来
對倶愣腹

壽周承齋 踏莎行

會貢南宫同官北寺春風白下還聯騎吏輸晚景
安閒誰云異姓非兄弟　百葉詩書一門科第老
人物昇平世錦筵拜壽客方稠泥金報捷人將至

二老吟

崑山有二老齒德尊一鄉在人爲列仙在國爲楨
譬如齊魯間巋然起靈光又如荀陳氏德星聚一
秋汀教德與歸田令上杭同時謝簪組里巷相翱
坐則並几席遊則聯車航往来互賓主倡和各篇

所求無過分所樂無太康滴酒不入口萬慮不縈
靜乃長生訣閒爲郤老方歸田今九十賀客集冠
秋汀加一齡秩然兄弟行期願俱在望况復際虞
蹇予職文字盛美合揄揚更語良有司請立上壽

三月廿九日夜酌 是月小

三月正當三十日曾見詩人長歎息如何更少一
春今宵信是千金直春来春去兩愁人夢裏光陰
裏身未到五更春尚在醉將殘酒酹花神

友蘭

平生賤久要靜對即神交擬結同心契常依絶俗
貴階紛紫翠仙毗粲瓔瑤清影陪微月幽芳散逺

吴門舟汎汎楚澤佩摇摇寄語柴桑叟臨淄去路遥

守直

自古稱三疾于今見一人漢廷容汲戇晉野任陶真
松竹堂堂節蓬麻挺挺身蹇予多忤物思與爾爲鄰

貞菴以詩寓友生便面戲題其後

尚書墨妙擅詞林對客揮毫興不禁昨日街頭逢老
嫗右軍尺紙價千金

六月望日南園酷熱得雨

急雨從西来迤邐復東去轟雷未收聲夕照已在樹
清飇動高竹微凉生白苧移榻坐中庭悠然有佳趣

攺亭幼子及予曾孫倶病而愈

明珠兩顆掌中擎事係宗祧重不輕報道一時倶勿
藥先君真有在天靈

寄策兒

小園徒倚欲黄昏千里人歸忽叩門如此清衢如此
地不知何以荅君恩
忽看除目使心驚小子孱軀恐不勝夙夜在公須努
力莫將踈懶墜家聲

丁酉九月病甚枕上口占

心境超然了死生黄花時月好歸冥問君何物堪遺
後指點床頭舊短檠　右六孫
尾盆温水照頭顱皮骨空存失故吾客養千金隨化

盡人生畢竟是虛無　右洗面

布帳隨予五十年慈親手線尚依然兒曹埋馬休輕用待我歸泉瘞塚邊予嬸時先母手製藥花布帳至今猶存每有綻裂即命補完盖不忍輕棄也

右惜布帳

書癖年深不可醫長篇短句費尋思任渠斷爛巾箱裏莫漫塗鴉付小兒　右惜續稿

五雲縹緲護蓬萊鶴駕鸞笙去不回上界絕無風雨處定虛一席待君来　右留别遠林

連旬風雨卧銷魂落葉空庭静掩門千里歸人消息杳小窓燈火又黄昏　右望梁甥不回

未齋宗伯惠詩次韻奉荅兼效其體

名魁　制策三千字身立文階第一班中使頻繁傳御札清華咫尺覲　天顔孫曾繞膝書香遠荅沃勞心世道關指日乾坤須整頓卻思猿鶴在秋山

丁酉除夜

學語曾孫對阿翁齒踈髮禿兩兒童　聖朝安老兼懷少總在春風壽域中

戊戌歲朝試筆六十九歲

海鄉初日景熹微爆竹聲殘未啓扉鄰舍老翁[illegible][illegible]天涯遊子寄春衣自縁弱質應多病誰料餘[illegible][illegible]古稀便有東風催淑氣樹頭黄鳥欲高飛

見兒戲

日煖風晴飽飯時紙鳶竹馬恣兒嬉群兒若不嫌衰老着我同嬉也自奇

小塘

半畝方塘碧似苔菱花未放藕花開閒撑小艇中間過驚起群鳧去復来

曾向江湖汗漫遊驀然風浪使人愁輸君穩坐園池上楊柳陰中一葉舟

屣白齋夜坐有聞

小齋簾幕護重重秋韻無端遞遠風北院笙歌人醉後南村砧杵月明中夢回孤枕三更鴈讀罷殘編四

壁蛩羇客倚樓應不寐一聲長笛思無窮

題春江圖贈盛應金

楊柳堤邊水抱村江天漠漠霧昏昏誰知丁有魚龍窟一夜風雷過海門

送人赴崇明

百里妻江入大洋知君此去興何長沙邊立馬重回首日落雲飛是故鄉

秋夜大雨

初訝雲籠月俄聞雨應風孤鯨秋吸海萬馬夜行空捲屋呼㜸婦侵床惱病翁嫦娥愁不寐深閉廣寒宫

挽王節婦上舍徐玉之母

貞風凛凛逼人寒忍死存孫義所安身任綱常
重事當盤錯敢辭難　國朝盛典終當舉里巷旌名
永不刊人自　帝鄉頻悵望慈魂應在海雲端

東泉

青海潮生烟雨迷高樓一望起遐思發源有本依期
至潤物無聲與化馳素練垂垂懸北嶺玉虹蜿蜿下
前溪拐舲夢入瀛洲去曾見扶桑日出時

題見山樓卷

先人有傑搆而在玉山顛不與人俱往巋然今百年
登樓一瞻眺有淚迸如泉安得懷故山神遊逐風烟
化爲華表鶴歸來復能言悠悠太行雲哀哀蓼莪篇

觸目雖異象痛心俱足憐孝思復孝思令聞追前賢

中秋無月

廣寒雲暗鎖層樓丹桂香沉玉兎愁雪夜花朝俱好
月人情何獨向中秋

陰雲黯黯夜漫漫獨卧空齋病骨寒窓有曙光疑是
月錯呼童子攬衣看

詠桂

月色天香夜閒寥小山深處路迢遥此時風景添佳
勝恠是幽人不可招

虛白齋獨坐

落木三秋候寒蛩四壁聲矮床閒數息虛室自生明
骨立憐臞鶴心空擬定僧久知冥路近真與世緣輕

九日無菊

嘗讀淵明九日詩云塵爵恥虛罍寒花徒自榮歎
其家貧乏酒負此令節予值是日菊猶未花雖有
家釀性不能飲與淵明事若相反而與致落莫則
一也恨生不同時無由遣白衣送之巨尊供其一
醉感而賦此

陶翁無酒花空好老我無花酒懶斟此日兩人俱寂
寞不同時世偶同心

壽改亭　清平樂

有詩有酒更有閒花柳有子有孫兼有壽信是古今

稀有　有時簫鼓山巔有時簑笠江邊　天子乎爲
傲吏野人喚作神仙

戲壽遠林

手寫丹經共一編蒲團兀坐思悠然更抛棊局并詩
卷長作人間自在仙

山間林下老相親促席談玄意更真他日丹成同羽
化卻疑鍾呂是前身

齒髮

吾人具百體生死本同住齒髮獨無情爭先辭我去
晞櫛不勝簪哺餐頻放筯二物相報告死期真可據
西鄰美少年髮漆齒如鋸一旦忽暴亡此理所未喩

大鵬歌

鵰兮鵬兮毛骨奇世人罕見亦罕知天衢空濶始快意下視河漢皆潢池魚鱗誤落虞人手岐鳳久戀梧桐枝何知此物遠在人世外見之不可刻可羈有雛有雛初學飛不能萬里千里以為期老鵬戒雛勿遠去歸來海島同棲遲人間矰繳安能施酒酣為君歌肼曲君看墻角群雞雛

遠林惠煖醉公床走書致謝

醉公之床製奇巧創自何人今莫考既堪半坐還半眠豈獨宜醉亦宜飽惟於冬月頗相妨四面酸風翻作惱寒乎褎病苦畏寒況是江鄉寒意早迢遞從君乞煖床共言此製尤宜老上覆傍帷牖户綢尺几横肱更安好中間暗置火一爐煖氣烘烘入頭腦倦来偃息期片時睡去那知玉山倒旋煎苦茗潤枯腸此樂當於知者道作詩代柬謝来貺呵凍疾書殊草草

虛白齋偶成

小構齋居僅一尋江鄉寸土亦如金床頭羲易先天學壁上虞絃太古心醉後捲簾通月色吟餘倚杖立花陰門深巷曲人蹤静時有幽禽送好音

題陸秀才扇面

渺渺烟波一望同野橋深處隱蛟龍君看後夜風雷發定逐春潮過海東

鄉叟

生長閭閻不識兵亦無公事詣公庭酒酣閒與兒孫說弘治年間最太平

戊戌除夜

團圞成久坐歡笑忽忘眠送歲兼迎歲增年是減年枯萁能辟祟高焰欲燒天將受諸孫拜先儲賀節錢

己亥生日自壽七十歲

人生及耆艾謝世已八九誰能至七十今古實稀有矧予受氣薄疾痛固纏糾行年向不惑衰鬢禿於帚白日感蜉蝣清霜惜蒲柳荏苒迄茲辰中壽落吾手客從南山來飲我長生酒酒至還自歌請君為擊缶

壽張安貞別駕

少年挾藝謁 明廷佐郡歸来髮未星行已此生惟直道傳家他日有遺經静於南郭開三徑閒向東山搆一亭到處徜徉皆樂地張蒼端合享高齡

壽陸義姑姊

陸黃門浚明以言事謫官荒徼適喪其偶二子俱幼進退惟棘其寡姊適蔣氏者歸曰弟當速往吾任其責乃拘哺教育二子咸底成立黃門致政歸始辭去與魯義姑姊存亡兄之孤事絕相類吳城士夫亦稱曰陸義姑姊黃門徵詩為壽故詩云云

清門長日蔭松筠中有幽人自不群曾姊存孤欣撫

歲呉儂偶語歎稀闊二雛軀命由姑造十載夤夢興
弟分老我無緣瞻懿範海天遥祝望慈雲

夢中得詩二句覺足成之

曾是神仙號玉翅貪眠忽誤上清朝謫来人世今當
返預有靈官駕鶴招

壽少司馬陳公蘇郡節推之父

山中歸大老海内仰高標奎壁光騰埜夔龍世際堯
旬宣周六省勳業著 三朝直節酬初志危言踐久
要濟時方蹇蹇去國已迢迢永謝公門謁閒從里社
招紱麟將指日雛鳳正摩霄東郡馳情切南天入望
遥班衣閒篋笥錦軸富瓊瑶未罷長生宴弓旌走使

銘

朱二峯掌科自京回云當道以予削銜非例將
爲復之愚謂削之何損復之何益皆身外物也
老子曰外其身而身存身且外之而况於物乎
因成二絶

舊銜原號一條氷削去新銜轉更清縱爲銘旌成底
用鄉人自識老明經東坡詩曰纔年只好爲銘旌干辭小蠢文耳
官品空留死後名墓門標榜字分明山深路僻無人
見惟有漁樵向此行

太倉州判王君儒能有聞来董吾崑築城之
役民甚德之茲考續北上贈以長句

滿耳賢聲遂遠風又承臺檄駐隣封九秋月色三江
淨一樹棠陰兩地同城上于来趣畚鍤道傍民擁戀
柝檬五雲翹首蓬萊近定有條陳達 聖聰

改亭移居別業不問家事戲贈一闋清平樂

碧溪蒼樹雅稱幽人住家累世紛都遣去最是卯君
高處 數花閒坐簷前聽鶯閒立橋邊更有些兒忙
在被他詩債牽纏

偶成

江村風日和放杖且婆娑好句閒中得流光病裏過
地偏人跡少山曠野情多枯瘠維摩詰龍鍾郭橐駝
齒疎妨大嚼喘促廢長歌最愛桑榆煖其如不久何

八月十八日江泛曾孫男女二人隨行有作

船窓獨坐引深盃伴我閒嬉得二孩紫蟹白魚堪入
饌漁人爭棹小舟来
醉着宮袍獨舉盃塡觀岸上集群孩何時更泛秋江
月定買閒舟載鶴来

次韻壽衡山太史七十

玉堂高拱五雲東懇乞歸山感 聖衷華國文章鳴
盛治傳家清白衍長風熙熙壽域元無限落落孤標
自不同何止士林爭獻祝兒童亦解誦文翁

附衡山原韻

季鷹又已卧江東乘入脩門簡 帝衷白首豈知

東觀樂青山終戀北牕風一時出處如公少六袠
庚年娅我同頎把綸竿相逐去江湖滿地兩漁翁

題蟠桃圖壽楠庵示兆夫婦

曼倩閒乘足底雲青鸞白鶴戲成群三經度索山中
過摘得仙桃遺細君

長別吟寄一二知己 集陶句

大象轉四時日月不肯遲我如當去客已與家人辭
悠然不復返不知竟何之理也可奈何爲君作此詩
吾生夢幻間驟驟感悲泉氣血漸衰損矧伊愁苦纏
去去轉欲遠離憂悽目前念我意中人絕音寄斯篇
寒暑有代謝壑舟無須臾人生似幻化此語真不虛
應盡便須盡胡事乃躊躇清謠結心曲君情定何如

挽歌詞

東坡和淵明詩殆遍獨不和挽歌辭其於死生之
際未能釋然也桓伊手持大鐸自歌於道則又失
之狂矣予倣淵明之意戲作挽歌二章且覩教童
子習之他日發引使歌於柩前亦一快也

手持巨鐸歌薤露前有方相開道路枯死真成繭内
蠶勞生枉作書中蠹乘者乘步者步縞衣素帶皆親
故繞到荒丘各散回從今伴我惟狐兎
手持巨鐸歌蒿里七十人生能有幾土中埋骨積如
山市上行人常似蟻生者生死者死古往今來只如

此倮葬王孫亦自奇未能免俗聊復爾

矯亭續稿卷之七

崑山方鵬著

附録

清理田賦録序

昔子產為政民始疑之既而誦之王金陵入相民始疑之既而怨之夫人情狃於故常憚於改作故其初不能無疑然變之而善則民悅變之而不善則民咨故其終不能無異欲更化以圖善治者豈易言哉吾吳中田賦之法初非不善也久必弊弊必偏偏斯為害矣則夫補偏救弊之道固當其時然亦求其平而已耳苟或矯之太過則其勢復偏而其害又有甚於前日者此金陵所以取怨也惟文安肅齋王公則不然公初宰練川洞察偏弊志欲平之會　召入內臺厯澤未究及出守吾蘇竟酬初志分遣賢屬遍行郊野引繩絜度稽號考則贏者裁之虧者足之受田而逃稅與田亡而稅存者正之而田得其平矣又念吾蘇之田其價相若其額相懸若是其甚也故民每有不均之嘆於此有權焉額之重者仍其重而耗則加輕額之輕者仍其輕而耗則加重上不咈乎　時制下切中乎民瘼而賦得其平矣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其斯之謂歟初公之為是役也一二細人妄生異議公不顧為之益力已而民心大悅請著

為令適公遷按察憲副駐節于吳自公而退俯從民請首録名卿奏疏次及上下往來之文與諸士大夫問答之語萃為一帙名清理田賦録將壽諸木以垂久遠吾崑尹鮑君時化持示不穀因命為序竊惟國初以來守吾蘇者賢能接跡然必以况侯為稱首以其奏減重賦有功於民耳嘗論公之所為其他可能也惟其盡洗百餘年不可究詰之弊共得米六萬二千七百石有奇抵補坍荒公占夏麥諸稅以免民代償之苦是難能也而公之功亦於是為大然則今日思而歌之他日尸而祝之與况侯並駕而馳焉不以為泰矣而養民之惠使民之義又何愧於子產哉故詳之以致愛助之意云

順山私集序

嘗聞言而無文則其傳不遠文而不本於德則其言不傳故君子言之必有文也文之必有本也本之則無其如文何哉義興吳公克學不遠數百里携其所著順山私集若干卷詣予謁序夫文天下之公器也私之云者自道耳乃讀之累日而有得焉是故讀其詩其趣[illegible]焉吾知其曠矣讀其序記其辭整焉吾知其莊矣傳狀誌銘諸作其事核焉吾知其恪矣祭兄文肅公之文其情惻焉吾知其愛矣與當道諸公書其氣充[illegible]吾知其介矣曠者德之裕也莊者德之敬

也恪者德之誠也愛者德之仁也介者德之正也詩曰秩秩德音信其然乎故竊評公之文如水之有源而河海自潤也木之有柢而柯葉自茂也城郭之有基而氣勢自雄也有本者固如是矣或者不知本之當務號於人曰某學盤誥某學史漢某學陶學韋吾取法焉而其人心術之微行檢之實忽而不問及讀其所爲文則或苦於拘迫不可以言曠過於縱肆不可以言莊逞於浮誇不可以言恪流於刻薄不可以言愛墮於頹靡不可以言介公之文寧有是哉初公夙禀家學文譽四馳然猶末耳若其宅心制行高出流俗身名俱完表裏一致則予知之深信之篤而敢

爲推本之論如此知德者必不以予言爲過也公名仕字克學別號順山因以名其集爲南畿發解第一尋登進士由儀部正郎擢按察憲副視學于閩即致其政復以薦起視學于中州進蜀藩大叅遂堅卧不出識者爲世道惜焉

賀南田鮑侯受獎序

監司之於守令初任而賢聲著者則獎焉久任而政績成者則旌焉有獎斯有旌矣有旌斯有召矣則夫名位之起德業之懋實始於獎顧不足賀歟南田鮑侯以名進士來令吾崑安靜而不擾平易而不苛謹密詳審而不忽比及一年上信下悅受其生養者則曰吾父母也可以自存矣樂其教誨者則曰吾師師也可以自新矣賴其覆冒者則曰吾帡幪也可以自安矣其得乎民如此於是都御史歐陽公御史馮君何君殷君胡君王君主政徐君凡涖吾境者咸有獎勸之典曰脩潔言其廉也曰果決言其明也曰端方言其正也曰勵精言其勤也曰法守不撓言其公也曰仁聞益彰言其惠也其獲乎上如此邑諸縉紳閭之耆相率往賀某爲之言曰昔孔子論獲上治民而必推本於誠者何哉蓋誠之爲道大而天地幽而鬼神微而昆虫草木皆足以感之而況於人乎所以獲乎上者此誠也所以得乎民者亦此誠也侯晉産也

鍾西土厚重之氣襲唐堯儉約之風故其性恪實簡質而非矯也其貌儼然而莊然非色厲也其辭確然而信然非論篤也其事上也敬盡吾分而已耳而不能爲趨謟也其御下也直任吾真而已耳而不能爲驩虞也其均賦役理獄訟莫不有法焉皆以實心處之而不肯苟焉以塞責也其待學校接士夫莫不有禮焉皆以實心行之而不肯泛焉以具文也可不謂誠乎即如諸君子之論所謂廉者誠之介也明者誠之照也正者誠之體也勤者誠之用也公者誠之布也惠者誠之澤也一誠立而衆善集矣猗歟休哉抑稱三代而降稱善治者莫盛於漢尤莫盛於孝宣明

章之時郡縣長吏最名多賢而璽書褒美獨歸於悃愊無華之人章帝可謂識治體矣僕即其人也他日監司旌之銓司召之登臺陟省以馴至於高位上以格　君心下以孚民德以回淳古熙皥之治豈復有他道哉亦惟曰誠而已矣則又預爲天下賀也

壽鶴村周公七十序

予昔解官而歸約同志數人爲會厥名儒紳蓋曠典也及予抱痾不出則我鶴村周　公寔主斯會而齒獨尊焉嘉靖庚子六月十又五日爲七十生辰公內弟戴君伯仲謁文爲壽夫十室之邑八家之井猶有耆社有釀飲而况名區鉅邑衣冠淵藪之地能無會乎

然稽諸往籍惟香山之九老睢陽之五老洛之耆英真率諸會則聞於天下傳於後世至於今不泯焉此其故何也蓋九老會白傅主之五老會杜正獻主之耆英真率二會潞公温公主之四賢之德足以配齒足以稱爵世之所謂達尊也重其人故重其會耳不然前有張禹後有馮道年非不卲位非不高而德無聞焉人或叱其名欲唾其面則亦奚足尚哉公起家進士執憲西曹秉節南臬所至風聲政績著在人耳且夙寤乎前脩耽嗜乎古學列四賢者又素所忠敬而慕悅者予是故適意功名放情文酒白傅之達也公必似之存心至公奉身至儉正獻之雅也公必近之心無伐善口不言功潞公之大也公必法之純正之學篤實之行温公之誠也公必師之則公有齒矣有爵矣而又有德以將之後人之重公不猶今人之重四賢耶抑四賢之中潞公爲盛踰九望百當世罕比公他日之壽必將上追潞公而又過之正獻以下不數也豈非予之所願望者哉或曰子年七十公嘗從會友之請以文爲壽矣今子之文固戴君之意也而諄諄亦以會言之何歟予曰吾昆舊有斯文會最爲近古然皆廢矣幸今日之會適纘其緒故予願望於公常爲之主人益增而惟賢約有定而能守以復乎前日文獻之盛則公之多壽一邑之人悅焉不特

戴氏一家之私也

送朱錫懋愚赴任序

朱錫懋愚授上元二尹詣予請益予曰子之伯兄太宰先生天下之望也子歸而質之有餘師矣予復何言哉無已則有一焉勤而已耳上焉者脩德講學次則謀生治家固無所不用其勤而居官者尤爲當務之急也况政莫繁於有司地莫要於赤縣而可以不勤乎故當官惟有三事而以勤要其終守官常持四字而以勤肇其始蓋可見矣懋愚質醇而氣平禮恭而辭遜其於所謂清愼所謂和緩必皆勉而能之獨其生長富貴狃習宴安未嘗留意於簿書勞形於趨

謂一旦膺民社之寄吾恐於勤或有所未盡耳事上而不勤則上不悅御下而不勤則下不敬臨政而不勤則政必隳治獄而不勤則獄必滯如是而欲脩其職以安其位不亦難哉是故易之乾乾書之業業大禹之惜陰周公之待旦孔子之席不煖以至運甓於朝暮戴星於出入皆可法也夫既勤矣而又清以養其心慎以飭其躬和以順其理緩以周其慮熟衆善而時出之一勤以致用則雖處要職據高位有不難者而況於丞乎先儒云作文害道予竊疑之夫文以明道而何至於害也及觀以文贈人者譽其善則喜箴其短則怒故不免委曲遷就以媚於世而古人贈

言之意荒矣如之何其不害也荀子曰贈人以言者重於金石言其不可輕也聽人以言者樂於鐘鼓言其不可怒也予雖耄言然頗得荀子之意戇愚讀之不惟不怒而且樂焉則去道不遠矣

壽楊母陳太安人六十序

或問天下之物剛者壽乎柔者壽乎予曰亦剛者壽耳金石之壽過於瓦礫松栢之壽異於蒲柳蓋可見矣或曰剛柔者男女之大分也男屬乎剛其壽宜矣女婦而多壽亦以剛乎曰然或者未達予曰女婦之所謂剛者非其性之謂也非其習之謂也特以其志言之耳李密嘗云舅奪母志夫舅不足道也母氏之志爲舅所奪必其人怯懦而無主依違而不斷遂至上遺其姑下棄其子以失其身豈非立志不剛之罪耶易之歸妹凡陽爻則皆吉凡陰爻則多凶釋者以爲陽剛在女子爲賢正之德以柔兼剛故無攸利足以見婦道亦以剛爲貴而不專尚乎柔矣僉憲胥江楊君之母封太安人陳司諫公之貳室也壽屆六旬誕辰伊邇予從子鄉進士榮以嘏辭之末乞文往賀予聞太安人年二十而嫠居時君生纔半歲乃能厲志秉節屏膏沐去華美螢不出於中闈足不履於外庭姑姊不能勸娣姒不敢入勸苦執獨積四十年恒如一日即其一念之正如金之堅而不可磨也如石

之介而不可轉也亦如松栢之挺特而不可犯也非志之剛者其孰能之志在是節亦在是節在是壽亦在是登於大耋至於無疆不自今日始耶且人幼而無父爲之母者過於憐惜恩常掩義而流於不肖者衆矣君才優而行卓風聲政績夐出人表雖其克自樹立而太安人以慈母之心代嚴父之教未嘗少假也非志之剛者又孰能之人言太安人色温而氣和執禮而循分若未見其剛者蓋其性與習固以柔爲體而其志則以剛爲用所謂並行而不悖者歟行將有旌門之典君當自爲執筆具述其淑德懿範附之國史收之郡乘使天下傳誦焉則又顯揚之大者而無

待於經生之迂談也

崑山縣新築磚城記

崑山爲蘇屬邑城之有無古莫可考五代時爲盜所據官兵灌城而降則知嘗有土城宋時圍以木柵則知雖土城亦廢胡元末造海寇猖獗始築土城禦之吁亦危矣然則當時有司因循玩愒而不知當務之急豈能逭其責哉矧歷歲既久漸復于隍識者興歎侍御陳公蕙按節至崑欲改築乃謀於巡撫都御史歐陽公鐸郡守王公儀其圖堅久不壞之規以爲萬國庇民永遠無窮之利既而陳公親履其地指授方畧期於弗擾今侍御趙公代之則保障之心益切

而懲之典益密矣適王公遷按察憲副坐鎮于吳曰此吾職也贊畫居多督視惟謹崑山縣尹鮑君龍兼總諸務克殫厥心太倉州判官王儒縣主簿馬易分董其役黽勉弗懈其財無取諸民取諸郡邑公帑之餘其役無勞諸民凡子來者償其直富而樂助者旌其義有罪而矜疑者則聽其贖焉自嘉靖己亥二月始事即故城遺址而更築之萬夫爭先四面齊發入木於土以求實也累石於足以求固也封磚於表以求壯也大異前觀矣高二丈八尺長二千三百八十七丈廣殺其高之半其爲門有六其爲水門有五而樓櫓之峻扃鑰之嚴亦因不備計用白金四萬八千餘兩至明年庚子二月告成焉於是公私底寧內外咸靖如震聾之有聽懔夾側之措袵席不特爲一方具瞻而已鮑君乃奉趙公之命請記歲月其自念耄齡睹兹盛舉分當爲役者也顧不文耳竊惟古之君子取大衆用大作非得已也必僉謀皆同受命於嚮斯爲善矣使上人率之下之人不能承之則其事不集前人舉之後人或廢之則其功不終今諸公併志協力鼓舞於上州邑群吏及百執事樂趨於下且陳公啓其端趙公繹其緒風聲至而知戒號令新而加勤此事之所以易集而功之所以易終也亦曰休哉雖然築之固難保之尤難吏兹土者他日遇不測

之警必將竭忠秉節與民守之城存與存按堵如故庶不負斯築矣不然則雖金湯之險雉堞之雄於吾國吾民何賴焉此又諸公所以深望於後人者也趙公名繼本字孝甫山東歷城人文行風節咸爲士論所重云

崑山縣儒學射圃記

殷周鄉學取諸習射取諸養老雖各舉其一以爲名然實並行而不遺也夫古禮之廢久矣惟斯二者獲存以其繫於鄉學故耳則鄉學之所繫不亦重哉且養以尊齒有寅恭嚴憚之心焉所以教天下之敬也則以考德有雍容揖遜之風焉所以教天下之和也

敬者禮之體和者禮之用古禮雖廢而禮之體用頼
斯二者獲存則二者之所繫不尤重哉今養老之禮
式遵　時制奉行惟謹惟射禮闕焉弗講君子病之
吾崑學之坤方舊有射圃一區荒穢不治有亭痺陋
亦復傾圮學諭吳君志尚攺作請於典學使者報可
有司因循未遑也君乃割俸金爲倡諸生樂助者八
十餘人於是召工市材撤舊易新闢隘就廣亭之前
拓以崇軒軒之左右翼以小亭軒之外築爲露臺臺
之下中爲甬路旁爲賓作兩階最南爲門扁曰射圃
繚以高墉甃以方池爲限又穿竇隅爲角門有事於
斯者出入是便悉君之所經畫也嘉靖丁酉正月始

事四月訖工凡設楅置豐張侯執旌之類旣皆得所
至於弓矢決拾及觶爵笙瑟諸物亦靡不備其規制
儀章大異舊觀矣茲復偕其賢僚詣予請記竊聞建
學立師國之首務然必師道克立學政斯舉君初涖
吾崑適壊極而嘗有事攺紀更化士爭濯磨且重倫
誼表貞烈惟恐弗及而於廩餼之盈縮脩脯之薄厚
未嘗嬰於懐而出諸口人相慶以爲得師是役旣成
躬率其徒之能者若梁介黃演習其中賔主有位登
降有節獻酬有容勝負有差邑人環而觀者儼如矍
相之圃退皆恍然若有所得而欣恭誦説之無已焉
亦足以驗崑俗之醇可以學道而易使也孔子觀于

鄉而知王道之易其信然乎矧諸生陶化旣久將必
有敬和合德文武兼資之士出乎其間爲殷之華爲
周之呂入膺保衡之任出效膺揚之績以弼成我
皇明無疆之治固是役爲之階也君之功其懋矣乎
予少也游歌於斯及其老也賓飲於斯沾被化澤深
矣故於君之請不多讓焉君名宗周江右貴溪人學
訓張君名廷用弋君名鳳皆後至而樂觀其成者助
金諸生姓氏具列如左

甲庚堂記

崑有偉丈夫曰山齋周公名其所居之堂曰甲庚間
屬爲記予謝不敏他日以書来曰甲庚兩言取諸蠱

之彖巽之爻顧終記之用以箴吾過予益疑焉夫甲
者事之始也庚者事之變也先甲三日爲辛辛者新
也後庚三日爲癸癸者揆也後甲先庚三日爲丁則
丁寧之云也公之爲人也慎許可重然諾言必思而
後發行必審而後動人必擇而後交可謂謹始矣方
其立朝值國家多故危言正色不畏強禦從可去而
法不可撓也可謂善處變矣且日新之功權度之用
警戒之訓又其所習聞者以予視公恒自以爲弗及
而何過之箴耶既而思之居第當傳子孫則公所以
名堂之義將以昭示後人也請述公之意以告其後
之人可乎孔子大聖猶曰卒以學易可以無過則凡

宗孔氏者其敢忽諸初大司寇貞翁旣以専門之易
授之於公公又授之諸弟以及其子守爲家學豈端
爲進取圖哉欲其奉以周旋使不陷於有過之地耳
夫下知謹始則求終必㪚不知處變則常經必拂過
之所由生也何謂謹始何謂處變亦曰自新於前丁
寧於後丁寧於前揆度於後而已蓋自新者洗心之
學也揆度者制義之方也丁寧者申命之意也備此
三者其寡過矣乎抑嘗求其要矣易之爲道危懼則
安慢易則覆剝作易者恒有憂患是故其情惕焉其
辭危焉如曰作事謀始即謹始之謂也如曰革言三
就即處變之謂也出否從貴自新之謂也商兌未寧

揆度之謂也用史巫紛若丁寧之謂也然求其要亦
惟懼以終始期於無咎焉爾周氏之子若孫苟常以
危懼爲心慢易爲戒則自契夫兩言之旨而過且日
寡焉吾知登斯堂也歌於是息於是蓋有終身之憂
而無一朝之患也夫

奉郡守馬侯書同龍渠改亭

某等退處山澤與世相忘久矣惟見閭閻愁苦不能
恝然況逢賢者在位能受盡言亦不敢默竊惟吳中
之田最畏八月東北面風駕送鹹潮一着田苗無不
損壞歲閏丁亥二八月爲甚太倉常熟嘉定三處濱海
受害獨多
接壤害亦不細比之長吳吳江
潮汐不通之地寔大不同某見村落小民絕粒已久
強者爲賊弱者爲丐逃者亡者無日無之甚可憐憫
近聞本府止將三處作荒備申撫按不及吾崑小民
失望又將吾崑混與長吳吳江俱作成熟呈報上官
則不惟不得蠲免粮銀反有代陪荒粮之苦而民益
不堪命矣伏望尊慈一視同仁另申監司將太倉常
嘉崑山四處災荒分別等第一同奏免以救小民倒
懸之急不勝幸甚某等情旣迫切言無倫序惟高明
亮之

與楊聞遠書

盛价回京病筆不能細述茲啓吳蹇齋先生年幾八

十家貧子幼而棺槨未備僕近作一書托賢郎徧告
及門諸士共成義舉蹇齋力止以爲某也傲某也吝
徒言無益亦可謂有耻矣鄙意一棺之價不過數兩
僕與執事各出其半總付賢郎預爲之備以安其心
俟其天年之後僕未即死更圖其槨亦未爲晚有便
乞即封付是望凡天下好事一人倡之則百人和之
執事率先爲此安知傲者吝者不一動其心乎而況
不傲不吝者乎他人爲善即我爲善不必盡出於巳
也至囑

原壽

壽禀於有生之初或短或長不可易也習移於巳生

之後能使之短不能使之長也譬之燭焉三尺者可至夜分一尺者可至人定鐘其數定也然置之深宮密室則如其數若置之風露之下則不久而旋滅矣惟人亦然人能謹疾保身則盡其天年而死猶深宮密室之燭也苟或傷生伐性則中歲而夭折猶風露之燭也是故舜之壽不如堯孔子之壽不如文武蓋稟定於有生之初故雖大聖不能衍之而長也若子路死於鬬范增死於忿王勃死於溺是皆促之而短豈非其自取哉或曰如子之說則世所謂神仙者何以致之予曰神仙者流非獨脩爲而然也蓋其稟受之初偏得靈長之氣而又能保嗇以全之故差能久

生於世然終至於澌滅而已今之人既無神仙風骨而又荒酒色溺貨利戀權寵乃信方士之說而欲長生不死不亦愚哉或曰然則子無養生之道乎予曰有順受其正

讀浙東富翁傳

浙東富翁惑於後妻偏愛其所生之子而於前妻之子則甚惡而欲殺之婦勸其夫遊學於外以避其難數年學成而歸後母甚恚嗾富翁殺之㝎下事聞於官婦自訴素與叔通共謀殺之耳經二三監司皆不易辭遂與叔同棄市臨刑了無懼色但曰足矣足矣蓋欲殺其後姑之子以報其夫之寃故雖喪其生汚其名而不惜也李黃門爲之立傳盛稱其烈愚謂烈則烈矣然未恊於中也夫夫死非命而強顏以事舅姑非情也舍舅姑而他適非禮也叔無罪而致之死非仁也然則何處而可哉惟自盡以殉其夫而已抑余猶有遺恨焉當時監司既得其情則宜具其事之本末疏以上　請出其叔而生之召婦之父母而收養之痛懲富翁與其後姑以爲世戒則生者死者皆無憾矣嗚呼天下事有可恨者豈獨一富翁哉

讀邸報

近見邸報新城人唐剛惑於後妻誣告其子鉞不孝縣尹吳璵立呼屠戶二人支解鉞六段即命焚之監

司以聞俱下詔獄因憶數年前吾崑有唐翁者長子死焉通於子婦婦以所親沈氏子爲子盡有唐氏之業翁次子瑞泰贅於外歸求析產翁聽婦之譖毆而逐之不得已假予庄屋棲焉他日入城忽遇翁即以猪血塗面捽瑞號於市曰逆子毆父邏者執之於官縣尹撻之百餘復以大木槌折其兩脇又碎其背血流腦出而死亦命焚之左右曰妻必訟寃乃以計擒其妻㩲攬無算抱幼子下獄子死焉或曰公不比死者一洗乎予曰此佃僕耳禮不非其大夫況訟之乎嗚呼唐鉞以後母而死唐瑞以淫嫂而死其事既同其姓又同甚可悲也二縣尹殘忍麄暴不召隣保不

成案不聞於上官殺之頃刻如刈草菅尤可駭也
感於後妻人之恒情耳唐翁有新臺之行且以先
罪不畀其子而與異姓其罪又浮於剛吳尹伏法矣
尹既殺其父又殺其子其可惡尤甚於吳焉若夫
叙之心跡已明瑞之寃苦不白則予之過也蓋泥於
不非大夫之說也夫非者猶詆毀也大夫指當時從
政者而言非今郡縣長吏也然孔子魯人也臧文仲
之竊位武仲之要君三家之僭禮皆直言之而不諱
孔子豈不知禮者哉今之士夫於郡縣長吏偶聞飛
語妄肆譏評或以小嫌輒加謗訕誠爲薄德然果非
其人不言則亦已矣又逕口譽之以示忠厚使彼不

知清議之可畏而不畏焉是豈孔子之意哉爲士夫
者當以予覆轍爲鑒可也

贓吏

古稱贓獲今之奴也有以贓敗及逃而獲者俱入官
爲奴故名贓獲可謂嚴矣戰國時食人二雞子遂棄
干城之將元魏時翟黑子以帷幄寵臣受布千匹帝
怒殺之不益嚴乎唐制不貸贓吏法宋制重則論死
輕則黥面皆未嘗不嚴也故當時犯者絶少雖有不
肖之心亦畏死而取之廉矣逮于我　朝法綱疎闊
雖名斬絞許以金贖是以貪官墨吏所在充斥多則
萬緡少亦千鏹孰非民之膏血也哉雖然立法設禁
所以待庸流耳若中人以上自能充羞惡之心勵廉
耻之節法雖不禁亦不肯取非其有以自汚也況肯
責民膏血以甘犯於有司哉古之人有言曰如其非
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斯
言盡之矣

雜說

羲農黃帝堯舜吾道之宗祖也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吾道之宗子也顏曾思孟二程朱子吾道之嫡孫也
皐陶伊傅呂召夷惠冉閔濂溪橫渠吾道之庶子庶
孫也孔門子貢諸賢以至温公康節龜山二陸張呂
諸子同姓而有服者也漢之經師董王昌黎諸氏同

姓而無服者也外此則異姓矣
其在聖門孔子生知安行者也顏子學知利行者也
曾子困知勉行者也子貢諸賢則由三近以入德者
也若宰我之晝寢不可以言智申棖之多慾不可以
言仁冉有之自畫不可以言勇又其次也
性受於天習移於人孟子幼時初嬉戲爲築埋復爲
賈衒又爲俎豆皆習之所移也孟子且然而况其次
乎漢唐以来有神童有奇童三歲而識字五歲而賦
詩長安日近之對行義用智之作可謂靈異不凡勝
於常兒遠矣然卒不免爲常人者何歟盖教化不施
師保不立方其幼也無以捍其外誘而全其真純及

其長也人欲日肆天理日昏昔之靈異不凡者漸泯
沒矣豈不甚可惜哉是故習於善則雖凡可以入聖
習於不善則雖聖或以作狂

世之以婦德勝於才家之福也才勝於德家之禍也
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者可吊不可賀也南子夜
坐而知伯玉之賢武曌僭位而納梁公之諫非聰明
才智者能之乎然一以淫行而逐其子衛國遂亂一
以淫行而廢其子唐室幾亡其爲家國之禍豈淺淺
哉世人喜言女中丈夫予之所深懼也蓋陰陽者男
女之大分也女爲丈夫則是以陰加陽以月掩日以
臣偪君以夷猾夏天道乖而人事悖矣

天下之治忽係君心之敬肆而君心之敬肆係宰相
之忠邪元氏連昌宮辭正得此意白傳長恨歌皆淫
褻荒唐之語而無忠愛懇惻之實其辭雖同其旨則
異矣讀者當知所擇焉可也

方言皆有出處吳人稱女之美者曰毛女按博物志
云西華山有毛女遍身生毛獵者時時見之相傳爲
秦始皇宮人也吳人稱有妻子而學老氏者亦且蓄
冠名火居道士按唐鄭氏雜記云廣中僧人有室家
者曰火宅僧即火居之謂也

佛氏之說甚近墨子夫蚊物之至微者也釋氏謂之
佛子東坡信之乃任其嘬已莫敢輕殺是愛身不如

蚤虱也夫蝮蛇物之至毒者也柳子乃爲文以放之
則任其傷人而不顧矣是愛人不如愛蛇也皆墨子
所謂愛無差等也且聖人以仁爲體無一物不在所
愛之中然遇盜必刑之者惡其害人也充柳子之意
則縱盜殺人而莫之禁矣豈非信佛之流弊歟况仁
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必先吾身次及於人次及
乎物有序存焉今之人割一雞烹一鮮以爲罪過而
不忍食然其心兵腹劍陰以中人者則又何其忍也
可謂倒行而逆施矣

胡元之制分天下人爲十等一官二吏儒居其九在
娼之下丐之上夷狄之俗固不足論然當宋之末造
士無廉恥冠儒之冠服儒之服而不能行儒之行世
皆惡之賤之是以至此極耳蓋自取之也稍有羞惡
之心者當毀冠裂裳破硯投筆以避此辱可也而名
爲大儒者顧乃偃然立其朝居其位而不以爲恥亦
獨何哉

或門許氏吳氏劉靜脩氏同生胡元許吳仕靜脩不
任設予生其時將誰適從予曰必從劉子夫以宣父
大聖而於公山佛肸之召然不往者知其終不可化
也況不及宣父者乎魯齋草廬既不量已不足以格
其君又不量其君不足以行其學徒草草而出焉祗
自污而已矣故勝國人物靜脩當爲第一

嚴滄浪云詩有諸體惟七言律爲最難予嘗選七言律詩獨少陵最多且善太白亦一二篇而已矣韓柳元白皮陸諸家欲姑取其一首不可得也豈不誠難乎今初學詩者往往喜作七言律蓋不知其難耳

海虞詩人錢昌嘗賦先祖槐庭詩頷聯云托根堂下無魋觸積翠庭前有鯉趨魋與鯉既爲切對而又皆人名可喜也又壽先祖八十詩云蓬島有天紅日近槐庭無暑綠雲稠蓋皆學晚唐而得其肯綮者歟

陳后山謂淵明之詩不文蓋其直寫胷中自然之趣而不假鎚鑪鍛煉之功雖似不文然不俗也至於少陵則有時乎近俗矣如曰癡女咬我乳又曰有求夜捉人之類是已此楊大年所以譏之爲村夫子也然淵明之詩獨步千載固非閉門覓句過於矜持者所能窺其堂奧而少陵詩聖亦豈尚西崑體者所能望其藩籬哉是故附於三百篇眞西山尊陶至矣而山谷之評尤當光燄萬丈長韓昌黎推杜極矣而元稹之論尤公

梁母夏孺人墓誌銘

世俗娶婦得機警而穎脫者人爭羨之謂其才足以治內也然惟家之索亦必由之矣予於梁母孺人之卒深有感焉孺人姓夏氏父賓母張爲吾崑簪纓之族歸德安府推官同邑梁君鳴鳳仁慈而惠和沉默

而閑雅初入門祖姑太宜人吳厥舅朝列公姑陳安人喜相謂曰新婦孝謹如此吾家其昌乎朝列家法嚴整六子共爨孺人處諸介婦與介婦之子女下至媵婢臧獲咸有恩意庭無閒言初德安無子孺人爲納貳室寔生子會克世其家平居煦然如春溫然如玉或有不樂未嘗見於顏面所謂機警穎脫固非所尚而內亦無不治也德安既卒孺人歸自宦邸靜處一室屏謝家政優游數歲而終焉嘉靖戊戌八月廿二日也生成化戊子九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一子男一即會太學生娶戴女五長適周枳先卒次適顧大有次適鄉貢進士顧復方次適周允言俱孺人出其一別出適鄭若羔孫男四之培之材之器之用俱習舉業女五會卜歲庚子二月二日權厝原藁字圩之先塋持庠友高君士英狀預請墓銘俟葬之日埋焉予壻太學生金孺人從子也吾女歸寧每道陳安人之賢不能置口及稱孺人淑德懿行克肖其姑予每爲之擊節夫梁氏子孫之盛固先德致然而二母有相之道其功寔宜焉不可誣也嗚呼今豈易得哉爲之銘曰

崑多著姓梁惟其首世業詩書堂開孝友族衍益繁慶流彌久孰相其成曰有二母婉婉賢姑寔開其先抑抑冢婦乃續其傳儲祥委祉世澤綿延宜爾子孫

原缺第二十三葉

氏工部員外郎憲女孫男二濬聘季氏庠友龍伯女次幼孫女一許嫁李延節吏部主事憲卿子㦤隆以是年四月十二日啓唐文兆合葬于丁涇祖塋之次奉予弟僉憲君狀來乞誌銘伏地悲號予亦爲之洒泣茲直以節婦稱之者他日有司舉旌門之典於此足徵也銘曰

嗟彼隣婦事人不終亦有丈夫臣職靡共政行易志家國允凶有儼張母勍節貞風孰謂彜倫不在爾躬倏爾厭世神游太空疑而爲石散而爲虹我塋弗及銘其幽宮豈惟失德之婦聞之動容彼丈夫者亦將有感於其衷

太學生毛應元墓誌銘

鄉先達礪菴毛公忘年折節引予爲友嘗出其子百朋所繕時文示予又出數篇曰此吾孫體仁初作也予曰俱大不凡及予主順天鄉試得百朋卷奇之寘之高等已而賜告歸田公即命體仁來學獨寓小園不厭荒僻里人相謂曰此子來自城邑乃能甘澹泊樂靜專若是耶或指謂公之孫也相與駭歎歲當大比束書告歸然卒不利乃入玄墓山中晝夜研討益思自奮每有所得輒語其弟利仁自相師友儕則幅巾芒屨暫立蒼翠山人驚問誰某亦猶吾里人之與之也久之應例入太學請予言别數日聞遘疾又數日訃音至矣嗚呼哀哉體仁姓毛氏字應元世家蘇之吳縣曾祖桂軒翁贈南京工科給事中祖即礪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即百朋鄉貢進士母文僉都御史白湖公之女娶陸予男二文燁聘楊縣學生鳴卿女文煥未聘女二長許嫁顧可與給事中懷東子次幼生正德丁卯十月二日卒嘉靖丁酉六月二十七日年僅三十有一而已嗚呼悲哉應元性行純雅服御儉朴言孫禮恭不異寒素礪菴白湖二公甚愛之應元亦事二公甚謹父嘗有疾甚殆乃密刺左臂瀝血灑灑注爐中和瓣香燃之籲天父疾良愈而竟不知也舉業之外復工古文尤善啓札雖力去凡近

而無輕揚奇詭之習詩法少陵得其肯綮既歿之後往往交游中及弟利仁漸次出之父讀之流涕蓋前此亦不知也其沉晦不露可以驗其爲人矣百朋卜歲庚子月日葬玄墓山之新塋持鄉進士吳君狀以墓銘請嗟乎昔礪菴公之葬也予既銘之矣茲又銘吾應元與昌黎誌馬繼祖之墓事畧相同予固非韓等倫而所謂蘭茁其芽稱其家兒者則應元實無愧也銘曰

有美應元未見其止尚方寶兮忽頹其趾輿方壯兮忽摧于杙孰主張是予莫敢訾然志尚古學行敦倫理士類寶其遺墨卿評重其好禮其人邈矣今聞不

已彼老而無聞泯焉沒齒其視五屋元奚啻千里

太學生邵𣏌成墓誌銘

予昔在告徽士邵生𣏌成不遠千里而来從予授易及歸馳聲黌舍爲文不靈稿頃刻千言立就典學使者按試必在高等亟稱之曰今之生兄弟四人而齒獨少三兄經營於外以資其肄火之費故得專志於學甚適也不幸三兄相繼淪謝公私百務責於一身不得已俯就例貢徙得自便以兼理家政而講讀不少廢焉閒遊太學大司成涇野呂公合六館士三千人而奇而群試之寘生第一特加歎賞今大學士未齋顧公延之以教諸子其名益重及應試北畿又失

利𢙣不能無怏怏束書南還數月疽發背而卒嘉靖已亥八月六日也年僅四十有七悲夫娶子一鳳卜歲庚子八月日葬𦕈山祖塋之側奉鄉進士曹君狀詣予請銘念有一日之長故弗忍辭按狀生姓邵氏諱坤字𣏌成賦性剛介執禮謙恭父嘗遘疾晝夜依依榻下侍湯藥惟謹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二日幾不欲生事諸兄如事其父待諸兄之子教養有恩聞人之善則揚之其不善則斥之若將浼焉已或有過則速悔而力改不吝其才行如此而不獲表見於世豈非命歟曾大大父某父某世爲徽之休寧人母某氏配某氏子男三長即一鳳習舉子業娶程次一麟娶

曹次一鶴次二銘曰

有驥有驥一日千里天𬍛跬尺咫可望而至也孰繫其足孰曳其尾方進忽止造物之戲也我懷多賢曰咨手足子獨先逝云胡不淑我銘其幽爲来者告涕非無從維義之篤

已亥除夕

除夜年年例作詩而今裝病怕尋思閒燒芋栗圍爐坐風雨江村聽獨遲

歲朝試筆和貞庵韻七十一歲

年去年來萬慮空獨憐吾亦領時豐邑中乍見添高堞海上還聞散伏戎點地粉灰當户白辦天爐火映

村紅玉盃瀲灩傾椒酒只見衰翁兩鬢髼

聞攺亭得孫志喜

夢裏驚聞報得孫歡聲和曉動江村雙親地下應相賀合向先祠酹一樽

壽尋樂翁七十

瀟灑襟懷健在身笑將華髮對青春高僧別去留新偈元老歸来識舊鄰東壁圖書珠的皪西牕巖岫玉嶙峋寒予皆在風塵裏注眼真能物色人

補壽陸黃門母八十用舍弟韻

曉敬寶華屋春暉婣錦進王桃千歲結實樹時妍海鶴傳書近江魚入饌鮮自緣詩思排稱賀忽更年

壽鶴村七十

鶴村與予同入縣庠同舉進士仕則同曹歸則同社謂之四同今年七十矣去冬得一子今春得一孫謂之三喜并賀一律

執憲西曹並有聲傳經東序更齊名年　家聚飲時聯席公欽予詩社分題迭主盟予爲公令代之長老蚌珠流銀海眩靈鳩扶穩玉山輕壽筵又報生孫喜公瑾醇醪笑滿傾

枕上戲作

湯媼

老病誰溫存白皙得此媼裝束上床來冷落下床去

竹夫人

爾心太玲瓏我體日羸憊何事老相依爲無炎熱態

竹杖

扶顛捷有神携手日相親擇相無他術惟求直節人

藥爐

爐中有靈藥自泣還自言庸醫無速効累我日熬煎

卧帽

髪禿頭苦寒賴之得穩卧明日付山妻以綴補其破

紗巾

遮掩老頭皮形如古接䍦偶因風觸地爭笑病闍黎

啖粥

清晨粥一甌盐虀亦盡□坐看諸少年硬餅供大嚼

止酒

誤聽野翁言夜醉得酣□着枕鼾如雷老奴原不飲

狀鼠

深更捷未交群動俱寛息惟有鼠多情作聲伴岑寂

隣鷄

不眠嫌夕永慰我得隣鷄獨有宵征者聞之色不怡

有惠魚者戲作

風雨江村午睡餘長髯忽枉故人書兒童笑問將何物細柳斜穿石首魚

家住深村近海鄉海上珍品最先嘗廟堂坐食誇方丈不及江南風味長

憶攺亭

卯君清曉駕行舟水北山南汗漫遊莫夜不歸緣底事月明搔首立江頭

病裏身閒只愛眠不知門外起風煙若於未病閒如此始信人間有地僊

遣知事訪予江御將胥餉北上卿席賦此

驚聞簷鵲夢初醒忽報文驄過野亭備盡喜君頭未白持杯對我眼偏青三年郡幕懸秋月千里官旌拂曉星餉道只今多利病好攄忠悃獻明廷

奉迎　封誥

緋袍烏帽髮如絲俯伏中庭閲　制詞如此衰殘如此病餘生何以荅　恩私

寄陸少石

陸賈才華擅漢廷江天指點少微星閒門時有高軒過借問誰人眼獨青

示世儒

報汝觀場爲汝憂當年此地我曾遊柝聲四起更籌急風燭林淵寫未休

矯亭續稿卷之八

矯亭存稿十八卷續稿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方鵬撰鵬有續觀感錄已著錄是集詩文多應酬之作所載筆記亦無所發明

韓五泉詩四卷附錄二卷

〔明〕韓邦靖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六年趙伯一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韓五泉詩集四卷附錄二卷》提要

[illegible]先生詩集序

予沒且十有四祀鳳池始獲觀其詩二
延歎曰偉哉渢渢乎洋洋乎其元聲歟
草自漢魏而降日就凋敝而詩爲甚雖
諸公振起稍號中興而其萎薾湊給氣
脃終不能無媿於古雅邇宋胡元則又
汜迨
興方值隆運諸作者殆纍纍可數而關
凡爲奇峭軒卓然皆積學歷年始克成
家固未有五泉子之穎達夙成最後出而先
鳴驚世者也豈所謂鵬運龍飛本於天性無
事習染而自能者耶走生也晚不逮親接五
泉子之面言顧嘗聞之先達謂其孝友敦穆
始終無間至於守官之節抑又屹然岌然九
死不回迄今閱其詩識其溫厚嚴潔備四時
之氣與頌者宛然符契語云詩可以觀其信
然歟賢亦知關中人士不煩不阿猶存聖世
之遺風雖天下文章品衡宜亦與定焉可也

吾與子之始卒中間相距者蓋三十有[illegible]
躋其享年之薄與其德之博言之邑又躋[illegible]
反戾茲實天道之不可測準者或擬取元[illegible]
過多爲造物者所不堪歟抑人生覆載間
窮或通或脩或促各適其逢歟是皆未足
較者也然達人君子之必期久視歷年者
欲致功乾坤深入聖域以自樹不朽五泉
之仲氏死洛公方倡命世之學於四方雖
知之士固皆興起而五泉子獨早世隕命
非其大戚乎哉鳳池於時最爲不肖獨誤
彖苑洛公國士之遇每欲及時自奮以副知
已之期重有感於五泉子之才情遂爲刻其
詩嘻功名文學之會士君子其可以觀矣
其可以興矣夫渭南劉鳳池序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然能生矣或又弗[illegible]
之壽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豈[illegible]
人天地固亦有弗能盡者與予因韓子汝慶
之歿于是傷天地之德有所不能自盡焉豈
生則其理而弗能盡則其數耶汝慶諱邦靖
朝邑人也與其兄汝節同舉正德戊辰進士
予與鄠杜王敬夫納交焉私以爲文武之業
康濟之器茲實其人乃後十餘年汝慶以山
西叅議卒于家予亟往哭之撰誄寫哀謂天
祐人國家畀之以才矣復爾敓之扶輿之氣
萃之有期期不常逮逮矣復敓天道柰何聞
汝節彙其詩若干卷藏之家笥予痛汝慶光
已肆而弗長用將究而忽窒幸猶有此可以
表見來世讀其詩思其人泝其志於戲汝慶
可弗死矣古今詩人予不知其幾何許也昔
植而下一杜甫李白爾三子者經濟之[illegible]
當乎[illegible]不得售故文辭之[illegible]

觸而應聲色臭味愈用愈奇法度宛然志意不能與他摹放剽竊遠于事實者萬萬不同也予恐讀是集者愛其詞而不逆其志從以區區詞章之末視汝慶故以是序諸篇臨潼趙伯一氏刻而傳焉

嘉靖丁酉春三月七日丙戌滸西山人康海

序

鄠石東詩集目錄

醮河篇送涇野呂先生
涇野古詩一首
晚坐古詩三首
寄戴遂谷
卷之三
中秋同何大復望月
送蔡給事入閩席上分韻
病中送人入陝

憶馬百愚
聖節
紅菊同何大復席上分韻
送謝心部之湖廣

聞鴈
雲中九月八日同張年兄字川登高
憶馬侍御
送周世寧還
關中
寄苑洛兄
席上分韻送馬百愚
席上聞歌分韻
獄中絲帳

南張寺
正月十四日飲宗人宅時自使山西歸省
寄楊侍御師文年兄
破賊
嘉禾爲劉貫道大尹賦
苑洛兄以言語得罪孟無涯夜話
寄舍弟
河中書院
送九川呂先生叅政山東

手種
辛巳除夕
馬嵬
寄呂九川年兄
暮春
思崇爲馬太守
鎮江平賊二十韻
送林都憲廵撫圻内
移月堂爲馬歌湖先生作
寄呂九川年兄
席上贈歌者
獄中寄友二首
卷之四
葉家樓
送張駕部叅佐大中丞彭公討蜀駕部山
東討賊功成復有是命
送馬公濟叅佐大中丞彭公討蜀
送周世澤

雨
奕棊
憶孟望之
秋日
春暮
陳真人院牡丹同何仲黙孟望之分韻
東雷伯華進士
冬日
聞李崆峒過浙書而有作
華山
感事
清溪居士爲曹侍御祖賦
雪晴
北上
秋雨
冬夜懷舍弟
谷太監出軍歌三首
聖上西廵歌十四首

目錄終

原缺第二葉

韓五泉詩一卷

臨高臺

東鄰鬬雞龍南山射虎回且宜繫驄馬復此臨
高臺複道千尋直長安九市開香室街前流紫
霧青城門外翡紅埃紫霧紅埃碧玉堂可憐朱
戶映垂楊衰氏池塘排作塢田家甲第杏爲梁
鍾聞隱約天鷄動香引盤旋海鶴翔城中寸金
作寸土高臺千尺逕千堵紋石行行龜背裁瑱
瑤歷歷魚鱗數千重階級玉麟排十二闌干金

鳳舞丹碧遥從海外至岧嶤那向人間覩萬戶
紛紛在眼中雙闕巍巍揷兩峯煙迷宮樹綠風
落御溝紅遊子春何劇佳人晚更逢霽景晴雜
雨蕎帶曉疑虹來往春風開琴憶宛轉秋波上
玉驄此時京國信繁華此日侯門氣轉奢公子
游擊百寶蓋王孫更引七香車雙雙丹轂長楊
挪兩兩金銜上苑花谷中引隊雲錦亂門上爭
競音氣加青蓮風轉金吾深琴燭煙分貴戚家
人間不信[illegible]白月西山

春行翡翠蘭若不獨棲玉盃金紫學齊眉豈知
寶殿娟娥怨嫋笑銀河織女思同是神仙不同
樂掩淚年年傷寂寞玉指終朝虛度幾金主往
歲空餐樂不如且斫瀟湘竹相隨共奏鸞凰樂

渡河篇

河之水何湯湯河之滸不可忘岸有蒲兮洲有
葦昨日渡兮今日歸同舟之人知我者稀

公無渡河

狂夫渡河死其妻乃哀之傍人感此事箜篌寫

其辭哀響亦何切千載有餘悲敬爾百君子寘
行安可追

採蓮曲

江南七月蓮花開江上女兒採蓮來桃頰雙垂
映秋水菱歌一曲望春臺春臺一望隔千山征
客泰關更楚關妾意如舟元不定郎行似水何
時還若耶溪雲門島江水何茫茫江風何浩浩
暮雨朝雲江上樓春蘭秋蕙江邊草遠樹千重
屬目頻歸帆一片憂心憐一片歸帆望不來誰

簫鼓畫船開還看舵底驚鴛鴦又見橋頭鷗
鷺回一溪還一曲採蓮採未足水清石磊磊採
蓮意已息越女長歌不肯休吳姬轂棹猶相待
去年儂採蓮今年蓮復採年年江上花朶歸歲
歲花中苦心在中有苦心君不知請君但看並
頭枝可憐片片同心葉但作悠悠藕内絲官道
採桑勞妾身西湖採蓮傷妾神雲窗織罷愁長
日煙嶼歌殘望遠人遠人不可見且唱採蓮歌
桂檝蘭橈下極浦青樓朱箔此山阿芙蓉晩

金鞍度楊柳堤邊玉驕過紅塵駐馬非無意白
露沾裳將奈何將奈何採蓮歸明月前溪一鏡
飛珠翠綺羅紛照耀吳謳越吹相因依明年倘
若蓮花發蕩子關山莫更違

長安有狹邪行

妾年十六君十七妾車君馬一時出長安大道
多狹邪錦韉綉幕隔咫尺妾意濃如雲君馬疾
如電妾心君不知妾貌君當見惠和之聖千古
師女子坐懷焉足辭何物魯男子徒為千古任

遂妾家高樓入雲中珠簾玉箔城之東回君
青驄馬持妾碧玉鍾君歌楚歌妾楚舞君爲趙
瑟妾秦箏勸君酒君莫辭莫以心如鐵令他鬢
若絲君不見桃花開時杏花落人生代謝各有
時今日相逢不相樂明日相逢安可知

玄明宮行

長安送客城東道柳葉楊花春正早玄明宮前
下馬時一片烟光長萋草宮中道士邀我入秦
東清茶飯未畢白河東下禁城西指點湖山三

嘆息正德三年與四年劉瑾專權斧扆前可憐
帝主推心腹縱有丘張豈比肩帷幄空多戚里
恩論恩無復侍臣尊千官盡走東河下庶政全
歸左順門震主傾朝不自知回天轉日更誰疑
金貂滿座銜恩日朱紱升堂頌德時翻嫌仇李
光榮薄却笑曹侯富貴卑謀生已拙還謀死更
起玄明作閭里甲第侯王已莫倫陰山將相那
復比石西山半欲摧棟梁南國萬牛回虛閣
臨金闕抉假山下指鳳城隈琪花瑤草尋常

萬戶千門次第開千門萬戶何逶迤
更絕奇金人兩兩坐相向錦石亭亭
坦豈止行千堵佳樹俄看大十圍玄
莫匹四海京師俱第一金盌常思埋甲盾銘
不解生荊棘自古威權不到頭九重一怒罪
狡幾年烈焰俱灰滅一旦氷山作水流氷山
焰事俱非座上門前客盡稀須臾蔓草縈枯
死轉佳城屬羽衣門掩官河十里長山藏隴
樹一千行今古惟存三尺土姦雄空作百年計
春風有客特雙入寒食何人眞一觴低雲拂翠
迷長柳愁雨沾花落晚香卧牛不得歸崗勢蹊
鶴亭今聞繞夕陽夕陽漠漠鶴歸遲却憶玄明王
盛時千人舉杵萬人和九仞爲臺十仞池雨雲
雲想羅歸喜怒曾青州碧眼珍奇萬民累足臣
息四海離心主不知從來偏重多憂患自古京
流離難障捍周朝封建眞侯邦會見羣雄歸桀
西兀宰相多戚臣終遣諸王搆危難東京驟委
三公鈇閣宦臣專權禍尤烈我

遂過唐代上茲謀無乃東京轍正統土振擅
時特先朝李廣亦聽恣只今不獨劉瑾盛帝主
書前安可知倚社難熏古如此操刀必割誰能
已三六那能窮帝旁萬機況復歸司禮救枉扶
倫本不問更張琴瑟始成功還期聖主思前事
莫遣玄明有別宮一興一敗一登臨千樹千花
笑古今崢嶸乍可誇豪傑轉眼繁華日易沉
君不見

○寄渼陂王先生兼呈王對山康先生

渼陂求賢十八春晚年更與儒臣親渼陂夫子
玉堂臣裏文雅風流無比倫一朝却洒恭陵泪世
問英雄徒悲辛少卜唐堯思致主白首曾參翻
殺人可惜英雄老巖穴坐令將相困風塵我昔
封書謁
紫宸隔歲東曹未致身斯焉伏櫪本凡馬顧盼
昇堂殊衆賓君向南州苦盜賊使我雙鬢今如
銀途危幸得免豺虎特平問不爲鳳麟眼前反
覆向以比疇昔驅馳安可論對山亦卧渭水濱

[illegible]詩[illegible]太[illegible]諸[illegible]君[illegible]今

泰生何日酬知薦爲國宣王[illegible]敎[illegible]

南山有虎北山有鳥行寄對山康先生

南山有虎不避賢君乃以手摩其顛北山有鳥文彩鮮君之毛羽何翩翩昔人曾忌直如弦況有高才朝士前時若憐才更答直請予横飛上九天

長安宮女行

長安城頭夜二鼓道士敲門稱太府爲道君王巡幸勞選取嬌娥看歌舞應酬未得話從容塔除早已人三五今君皇便欲將我行那肯相留到天曙平昔嬌癡在母傍黃昏不敢出前房如今却向何處去似墮淵海身茫茫四更未絕五更達父母相隨太府前頃刻回頭同伴至亦有爺娘各慘然雖同閭里不曾親那得相逢及此辰清泪俱含未粧面愁魂不附欲傾身天明却轉雙輪疾送我城東坐官寧生來雖在咸寧城日中誰識京兆驛已看闌闠隔重天作度昏朝似

千日中有幾人不甚愁腸之乃是勾欄流平生謔浪輕去住却說能觀五鳳樓望承恩寵心雖別思到家鄉淚亦流纔言欲去去何忙琴幕油車已道傍少小生離還死別傍人見我空彷徨嬌憐姊妹不得訣父母送我渡水陽相看痛哭各捨去此時欲斷那有腸城裏家家錦繡簾我輩姿容豈獨妍東家有女如花萼旦入黃金名已落西家有女如玉瑩夜剪烏雲晨不行我輩無錢兄弟劣坐使芳年成訣別渡河渡渭遂渡汾千山歷盡雪紛紛江流山館猿常哭葉落郵亭鴈屢聞自從墮地誰窺戶此際無家却望雲迢迢千里還歲窮大同才得到行宮常言朝見何曾見深院蕭蕭盡日封當今

天子說神武時向三邊乘六龍來臨瀚海神偏爽思藏禬胡志獨雄近時乘駟駐榆塞不知何日來雲中消息常傳不是真寂寥看已到初春氷霜豈似心中事雲物空驚塞外新轉帳遂成正月末忽然

大駕遂沙漠見說
天壇禮未脩遂燕
太廟春當論京師暫欲駐鑾旂屬車還載蛾眉
歸却向豹房三四月欲近
龍顏真是稀宮中景色誰曾見宮外楊花徒撲
面有眼但識鴛鴦兎有身那到麒麟殿鳳舟時
泛西海渚採蓮不與如花女鑾駕常操内教場
何曾湯火試紅粧有時闘虎獸園臨當熊徒抱
昔人心茶飯每排新寺裏不用明眸兼皓齒空

有娼家色藝高隨人望幸亦徒勞宮花枉自羞
粧面御柳何人鬪舞腰
君王不御人轉賤盡日誰來問深院日給行糧
米半升七宮空有珍羞餒有時饑餓難出戶
君王豈愛細腰䊵還將顏色博貧難萬折誰知
心内苦豈能種竹邀羊駕何得栽花教蝶聚金
屋平来是浪傳花錢月給誰曾緫旁人見我入
天閑謂我[illegible]
[illegible]

家雖貧未甚貧絲麻布帛亦遮身有時亦繡鴛
鴦枕翠線金針度一春一春鸞鏡不停粧機杼
言忙苦不忙寒食清明邀等伴銀釵羅髻亦風
光父母如同掌上珠兄弟看成亦不殊少小娸
来未輕與去年才許城東夫乘龍跨鳳雖未必
竝宿雙棲亦不孤百年光景誰曾見一旦榮華
土不如榮華光景猶閑可兄弟爺娘怎奈渠當
時同輩聞我說珠淚人人落雙頰亦有因緣與
恩愛誰無父母同家業可憐拋却入君門九夏

三秋那可言風雨苑深同白晝星河樓淺共黃
昏我曹豈是無傾國聞道
君王還遠色宮禁幽深誰不知踪跡民間頗堪
測漢家多欲稱武皇玄宗好色聞李唐衛氏門
前誇楫客楊釗海内無三郎
主上今来十四年劉瑾朱寧閒擅權往時勢焰
東廠盛近日威名遊擊偏江張谷馬紛紛出邪
有皇親得向前又聞親受千夫戒大輩不御思
長年雨露龍香僧服活佛似欲尋淨超西天君王

[illegible]

詔旨催當時[illegible]門[illegible]此事恐是茲人專猾

天罪無思罔寵逢迎都乃進譯矟去年氈帳云

欽取狗馬年年來俱奏旨何曾竟有

君王詔此曹播弄當如此國家近日重錢財金

門紫闌非難開黃金此輩如山積縱橫豈顧傍

人猜當時黃紙誰曾見昏胥況役如雷電勢成

威劫非一朝可憐爲國多招怨自從陝西有斯

人災禍年來何太頻閭里已教徒赤壁閨闈還

遣閑青春青春零落不須論別有淒涼難具陳

同來女伴元不少一年已爲泉下塵妾身雖在

那常在瀟渠會見骨如銀愁心化石定不朽怨

魂入地應無垠我聞貢人皆英賢左諫右輔何

紛紛近時叩闕諫南巡何不上書放宮人上書

還是履危機萬一妾身得生歸

○甘州行

去年採木劉侍郎萬里橫尸郴水旁今年甘肅

許巡撫麾下縱横身已亡我朝禦狄重邊徼紀

綱況今稱三堂胡爲一朝災變起三軍却殺都

御史明日事定獄已成四人作禍先已死懸首

號頭正王法可惜不得知名氏往歲才公總制

時塞上將軍同出師日暮營中俱奏凱尚書城

下獨輿尸廟堂至今不肯究白面書生空嘆咨

我聞許公初下車法令慘刻機謀疎鎮守叅隨

頗簞楚將官頭目皆趦趄統禦當時信失策波

流他日將何如部侍郎都御史汝死不足惜可

惜明明

天子紀君不見唐時逐帥成末造覆轍千年在

青史

韓五泉詩一卷終

寄湮野呂先生

晨風北林發明星東屋稀攬衣步階除念子行
忘歸譬彼同延人食苦韮共虀憂心不得照昔
爲淵邊葵拔茅進賢士采對下體借豈不懷斗
祿將以餔饘余無才濟時艱素餐君子譏潛藏
豈素心引蹈非知機君懷抱良璧何乃迷邦譏
駕車策君馬遲遲當宁饑時平爲良臣時危忠
義施鵾鵬顧斥鷃安能同奮飛鳳凰與黃鵠翔

翔有時違唐虞信易致皐夔安可非

寄苑洛兄

雪雲劇歲暮朔風扇初春獨傾一盃酒念此千
里人千里遠行役是我同胞親同胞爲兄弟憂
懽難具陳食苦不獨苦含虀苦共辛皇天昔降
虐嚴霜摧庭桂懷生豈我志臧性還爾與形軀
苟視息行坐亡心神時哉更食祿何以報荅是
我欲竟此曲心摧肝已分但墮居者淚忍令遊
子聞萱堂來獲歲月幸茲晨勉爾忠孝思愼
臨父母身

睆眺

睆景眺高原浮雲東北馳下有嫣娟人迢迢我
心思眞眞隨春鳥翩翩向我飛引領顧此鳥因
之欲寄辭此鳥豈無情羽翼何摧頹林深道路
遠網羅常苦隨微軀豈足惜何以達君懷

長春亭

朱雲依峻宇丹亭倚危岑大華阻前眺長河來
左襟紛芳鬱南苑繁翠交中林楊隋正全盛文

皇何荒淫彩鸞華棟落仙仗錦宮臨賞心期晏
暮佳名耀昔今物理更變化歲序互升沉安得
四時好遊覽悅君心晉陽既乘勝唐兵亦何深
檀魔懟此室羆虎多如林傷哉王氣盡榛莽相
追尋

沙苑

青青沙苑柳枝葉何繽紛鬱鬱佳人思行行壯
士勳日暮鴻鴈來牛羊亦成羣宿食澗邊草飛
鳴洲渚雲懷人不可見往事空爾聞

河篇送涇野

龍門昔既鑿河流若奔雷逝波東到海千年不
復廻汎汎中流木歲歲從何來夀人不之覺悽
望乃仙才搴衣坐汎濫裹糧泝渦洄不知滄海
窮但見星辰開引領望前途棲觀何崔嵬白露
侵衣裳黃金爲殿臺玉兎殊凡獸銀榆殊麼栽
中有綽約人縹緲雙玉腮凝神秋水澄袂服朝
霞揩纖纖素手出亭亭金梭偕龍紋何縱橫鸞
鳳相徘徊玉齒不煩啓靈境難易猜檠然餽奉

石恍已墮埏垓君平既棄世高談物理該持之
再三嘆役其峯蔟林乃知手中物織女機下環
仙宮在天上何以升其階茲事今不泯遠遊言
所諧春波正浩蕩君行涉其涯俯擊舟中楫仰
看雲漢回若本瀛洲人仙子非難媒爛熳機中
錦慇懃或可裁黼黻此下國補袞我所懷遨遊
作空人一石何有哉

涇野古詩一首

我過華陰縣未渡渭河東□逢揚花鋪□□□

中猜依依底岳廟復此覓酒盃廟自開闢有岳
自乾坤開中有千丈柏問植萬年槐幹與雲霄
薄根爲黃河栽日暮携手遊盤旋上方臺高覽
神林樹皆是茲山材茲材柱廟廊不令天地頹

晚坐古詩三首

名山羅夕日高原藹秋陰西風自何来吹我芳
樹林寒蟬發哀調蟋蟀嗣其音歲時日以暮霜
露日以深相思不自遣無乃勞君心持君一盃
酒此物開鬱沉

寒林停落照烟光何霏微起坐看鳴鴈一一皆
南飛鴈飛不可極君心不可識西風蕭然来江
波動秋色

明星既燦爛白雲亦悠揚明月入我戶西風吹
我床床頭舊時衣美人手所將美人豈不美乃
在天之涯十書九不達何用空嗟咨

寄戴遂谷

蕭蕭山之雲瀰瀰江之水雲豈不飛揚水亦或
流止吾懷吾遂谷切切不能已晤言昔不踈各

各懷鄉里扁舟東南來歲月將足紀渭濱有餘田願言從茲始

韓五泉詩二卷終

韓五泉詩三卷

中秋同何大復望月

燕地中秋月仍看此度明照人愁白髮爲客嘆浮名空濶無霄漢清光接禁城中原有戰士今夕最關情

令節他鄉酒關山獨夜情看花秋露下望月海雲生碧漢通槎近朱樓隔水明南飛有鴻鴈作意向人鳴

送蔡給事入閩席上分韻

南海新遷客先皇舊侍臣共知饒諫草寧不負經綸雲樹秋天遠風花日暮頻長歌一感慨回首各沾巾

風塵連海內爾往欲何之豈復辭盃酒何能慰別離功名湖海地歲月聖明時慷慨樽前意無勞行路知

病中送人入陝

渭水潼關北吾親舍在茲君行須此路我往未知期但報平安月休言疾病時丈夫憐少子恐

遣鬢成絲

憶馬百愚

兩雪思良友深盃復此斟風煙遲暮歲關塞別
離心岸柳行將發賓鴻去益深祁寒勞撫字或
恐廢高吟

聖節

鳳樂開前殿鷄鳴遶禁林冠裳殊國使嵩岳萬
方心佳氣丹霄迥秋雲彩仗臨小臣逢景運拜
舞忝華簪

紅菊同何大復席上分韻

紅菊移時晚開花近北堂枝枝穠向日葉葉翠
含霜細雨幽人宅晴雲処子粧酒酣一把玩飄
泊嘆秋光

送謝屯部之湖廣

謝子同官久春深獨遠行山花孤棹發江草旅
愁生棧嶺通巴國岷江接漢城登臨云日暮何
處是神京

念汝辭京國何時到漢州山川富形勝使者足
風流地入龍公宅近深謝朓樓懸知[illegible]

其峴山留

飲興隆寺分韻

萬里烟城暮相逢老衲衣盤餐無肉食生計[illegible]
紫扉病骨春仍健浮名靜覺非紛紛明日事[illegible]
倒夜深歸

送馬歆湖先生

當代文章客如君生事微功名殊未達湖海竟
多違行色荊春柳江聲轉夕暉荊襄全盛地努
力莫思歸

送閻行人良卿

爲爾傷離別臨岐數舉盃已愁衝暑去況乃隔
年回塞鴈幾時過寒蟬几未催泊舟淮水上早
晚暮砧哀

送二兒赴平陽席上同何仲默孟望之劉
子靜分韻

白髮雙親待青春故里過豈能忘弟妹況復有
[illegible]多無出同去[illegible]邪

雁行時
兄到平陽府離家秖數程總緣歸思重轉覺宦
情輕塞雁行行去山雲故故横不知明日別且
共一樽清

聞雁

鳴雁蕭蕭下寒燈故故明角聲停細雨雲色度
高城兄弟無書信乾坤有甲兵秋風歸未得見
爾不無情

雲中九月八日同張年兄字川登高

佳節明朝是邊寒花未開愁心看極塞鄉思上
高臺對酒清笳咽當歌白鴈來天涯難會面風
雨復相催

憶馬侍御

濁酒對清夜停雲懷故人才高翻不偶多難轉
相親鴻鴈看南國風雲望北辰莫因秋節至傷
爾別離神

送周世寧還

德鄉仍送子秋日重沾巾山館花催別江亭鳥

亂人霜高過宋宅日暮弔湘濱中夜巴童曲空
山傷爾神

關中

不得秦中信今傳關內兵饑荒失撫御盜賊遂
縱横渭北何由定商南豈可行不知今日淨誰
是漢長城
蜀寇金州入胡兵鐵騎連風塵迷故國消息斷
殘年劍月明三輔烽雲散八川西征推總制勿
使
聖忠懸

寄苑洛兄

兄弟江南北時違悵望深共爲餬口計常有畏
人心但可開家釀無勞問遂岑團圓歸計是早
晚與同尋

席上分韻送馬百愚

爲鄉詞賦客奔走故心違百里皆稱屈他鄉且
音違別情俱黯黯雪意亦霏霏努力明朝事蒼
生正苦饑

席上聞歌分韻

絃管青春劇長安好事家已聞音振木知有[illegible]如花院静来疑近風廻去轉賒朱樓在縹緲復側烏紗

獄中絲帳

到土懸絲帳蟣紅亦可憐雖遭公冶罪不廢[illegible]予眠爛熳日初上滄涼風乍前蒼蠅與蚊蚋[illegible]謝莫相嬲

南張寺

故鄉渺何際落日下前張此地雖兵火禪門自棟梁疎花開晩樹曲逕轉長廊薄暮紅塵劇翻思卧此堂

正月十四日飲宗人宅將自伎山西歸省

此夕團圓坐春宵鼓吹繁樂者皆骨肉即席是鄉園節序休深訴分離[illegible]但宜添翠燭共此罄金樽

寄揚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初江亭一盃酒何日共相娛

破賊

破賊安平日俱傳靡子遺近聞屯覇上復似渡淮時平野旌旗合川原鼓角悲中丞欲全勝且未發偏師

嘉禾爲劉貫道大尹賦

嘉穀(?)生澄北傳聞何太奇垂垂還滿縣[illegible]雙岐望喜雲連屋常思雪滿匙萬方多詞(?)發此地免流移

兆洛兄以語言得罪孟無涯夜語

白髮悲生事青燈照歲寒心經霜雪苦路逼虎豺難聖主重推轂三軍未解鞍經綸懷草芥長夜嘆漫漫

寄舍弟

吾弟年猶少遥知氣尚疎家貧懸磬後親老白頭餘豈解愁衣食何能慰起居更聞秋稼熟喜復何如

河中書院

蒲州昔年到曾上泰山祠詠議米分土絲歌乃
在斯風雷辭鼓殿蟲鳥見新碑白廟千年勝茲
方與共期

送九川呂先生參政山東

黃閣多年貴封章四海傳遭逢獨明主遷轉共
羣賢政奏應歌召官閑定草玄淮陽君有志知
在五雲邊

手種

手種池邊柳今成水上陰轉添今日恨已負昔
年心翠葉穴秋色黃鸝自好音平生獨無淚此
地一沾襟

辛巳除夕

除夕仍今夕今年異昔年星徽慙報國風木恨
終天豈惜年華邁何心令節新提携看弱女轉
覺思潸然

馬嵬

亡夕長生殿千秋此佛堂紅塵絕驛騎人世見

寒[illegible]春花[illegible]遊夜雨長從逢林道[illegible]
帝木微茫

寄呂九川年兄

憂天昔遭陋為邦今見推紫薇謝黃閣丹轂耀
青來洙泗鄒居邇尼山闕里偕葉公昔問政近
悅遠斯來

暮春

曉坐南窗下披襟當好風俗緣消欲盡春豔落
俱空杏及絲時熟桃多麥後紅雖云未遺世猶
可傲王公

思棠為馬太守

堂下甘棠樹停車憶昔時清陰遲白晝老幹秀
新枝雨露猶存澤風霜不改思甸宣今易地傳
與晉人知

鎮江平賊二十韻

諸將圍羣盜舟師薄海洋妖氛衝魚衛烽火斷
徐揚劍戟雲生色旌旗日鬪光先聲誇閫帥妙
莫自朝堂司馬戎衣舊中丞武畧長驅馳皆俊

韓五泉詩四卷

葉家樓

武皇北巡曾此駐蹕

一出朱關倚綠楊葉家樓閣本尋常曾看萬國來佳麗不信當年駐帝王花繞春雲還五色草和秋露但斜陽江南江北無窮恨八駿原誰馭穆王

送張駕部參佐大中丞彭公討蜀駕部山東討賊功成復有是命

落日孤峯漢水濵美人使節出風塵新平寇盜多風采久事戎行獨苦辛江上旌旗懸白日天涯葦鼓動青春至尊今日還西顧相國何時靖遠人

送馬公濟參佐大中丞彭公討蜀

馬卿才畧世無倫參佐元戎海內聞天畔烟塵開萬里幄中籌策動三軍前鋒獨數嫖姚節倚馬還成露布文本是漢家詞賦客不妨介胄事明君

送周世亨還

離亭落日照秋盃愁共寒花各暫開別去幾時還再見交遊如子實多才洞庭木葉秋仍下巴峽猿聲今正哀鴻鴈南飛還北上可能無意寄書廻

周郎年少仍多病秋盡孤帆江上還豈爲艱難思故里却愁離別損紅顏今中蘭蕙多依水海上雲霞獨在山莫苦留連鄉國裏故人多是五雲間

雨

春雷坐見南山黑落電時看北極明急雨仍悲花事盡晚凉不負酒樽清雲中烽火猶聞戰薊北春田且未耕安得此時無一事即令禾黍萬家成

弈碁

手談頼有故人精一局相牽百念輕避實劫從安邑渡乘虛忽破蔡州城人人當局心俱險畧傍觀眼更明開道長安新世事百年反覆幾

斷麻

數者殘某逢敵手偶無心用一相過漢兵四面
皆圍楚胡馬長驅欲飲河但覺屋前風日短不
知升外俗緣多參橫月落何須惜倘爾傍觀亦
爛柯

憶孟望之

今歲早春燕地酒樓臺相倚蕤花枝羣遊亦與
諸公後得句先勞孟子哥別去風塵常黯黯新
來書信復遲遲不知旌節何時返渭北煙雲日

夜思

江上飛花且自由客懷春暮轉多愁南州未報
王師捷西顧頻勞
聖主憂經濟諸君皆要地超遷今日盡名流蕭
條獨有文園令肺病何時得少休

秋日

水瘦江空潮漸平卽看秋色老霜撥雲龍淡日
晴無定風剪疎林寒有聲殘菊蕭條憐自發幕
煙飄渺傍愁生朱欄欲共何人倚萬里長天一

鴈橫

春暮

隔水園桑葉漸肥亂烟絲雨日霏霏已看春事
蕭條盡豈有桃花爛熳飛阮藉多愁還自醉賈
生何事與時違遙憐衛水娟娟色安得舟航向
此歸

陳真人院牡丹同何仲默孟望之分韻

城裏樓臺十萬家無人解種牡丹花蕭條自發
春風後爛熳還開白日斜已向上林誇富貴却

從仙府鬭雲霞他鄉客子愁看汝海內風塵未
有涯

柬畱伯華進士

不見靈陂清俊姿三年今日慰相思明時早售
穿楊技憶我應吟伐木詩江上舟航休更遠春
來花柳莫開遲山亭擬作留連醉晴日呼兒理
釣絲

冬日

帷帳生寒綉榻空西風凉透褥芙蓉閑雲已斷

北上

古廟幽深無四鄰當時曾此羨閑身少年如夢水流去遠客成家燕亦親落落交遊非舊客依依禽鳥欲留人秋來風雨還相過護我窗前翠竹春

萬木蕭蕭共別離此行未敢卜歸期還鄉夢在關山遠戀土情深花竹知滿榻閒雲隨去後半窗風雨憶當時不知他日庭前鳥還上空梯第幾枝

秋雨

雨到秋深易作霖蕭蕭難會此時心滴階響共蛩鳴切入幕凉隨夜氣侵江淵鴈聲來渺渺燈昏海漏落沉沉蕭條就是荊州客獨倚高樓一醉吟

冬夜

清夜寒風落葉頻長松細竹自相親却嫌冬熱愁多剩苦恨春泥帶遠人夢苴看雲思獨宿鵑心轉恨歲還新一樽白向床頭醉岸猊剛花且

谷太監出軍歌三首

千日出京軍號令遥衝塞上雲南去江山旧畫北來鐘鼎看銘勳

千精銳下良鄉雲裏旌旗鬪日光諸將不知中使昔夜來馬上別君王

東瞻滄海西屬秦鴻鵬何處避行塵不愁狂虜難推滅中相當朝最貴人

聖上西巡歌十四首

宮車七月度居庸天子巡邊御六龍胡虜還藏三萬里却鳴金鼓下雲中

海日遥凝上將袍胡霜不及侍中刀兵臨瀚海冬無雪騎轉陰山馬正驕

聖皇神武自天成遊擊兵威舊有名一騎獨馳三百里日斜同上廣洋城

河上龍舟待羽旗五雲已滿曲江池莫言幽薊多毛氣四海同風正此時

內監宮鈥出近臣蛾眉處處捧龍鱗北京蹕有

千秋月西土迎春五月春

邊軍隨駕盡鷹揚馬上文臣亦武裝雲繞旌旗
來五柞春隨簫鼓到長楊

雲中一騎似星馳省下千官望幸時未趁五鼎
朝天處先上金銀犒士脩

紫氣函關日日浮咸陽廷闕豈諸侯千年渭上
無宮輦自古秦中是帝州

長樂宮中朝聖皇蓬萊閣下見諸王簫韶定奏
雲間樂岐上還應有鳳凰

秦嶺崗山拱帝宮黃河渭水盡朝宗誰言日近
長安遠百二山河是九重

宮旧高懸大白前蓮峯雲霧引香煙春回雨雪
滿三輔氣轉山河有萬年

渥洼龍馬屬天閑沙苑牛羊入大宮八府三邊
俱望幸九重十月未回鑾

去年宣府建行宮今歲榆林駐六龍聞道巡關
張御史曾回聖駕在居庸

文皇宗社萬年長形勝幽燕天下強西伐東征
俱已了好揮干羽坐明堂

庚午春使湘舟行得棹歌六首

二月河開河水流去年麥豆未曾收好去城中
賣兒女鮮船明日過徐州

牆裏桃花牆外紅一春無雨一春風佳人欲折
桃花去一半飄流河水中

良人前歲下蘇杭花鳥春春枉斷腸準擬紅顏
成白首蘇杭人說是天堂

吳姬秀色出天然越女新粧亦可憐妙舞清歌

懽白日艷花穠柳過青年

月出金山江水黃吳歌夜發露茫茫江頭客子
沾衣袂不願黃金塞異鄉

日日狂風不見春官河兩岸盡沙塵龍眼荔枝
來地遠盧橘楊梅殺了人

杭州吟東陂夢瀑年兒

西湖荷花空有枝鴻鴈飛來即不遲南國風塵
今歲莫天涯岐路到何時

湧金門外湖水深十五女兒解越吟一曲芰歌

去吾與汝曽無此心
月十八潮莫當禹王廟前千尺强乗舟胡宗
莫相顧弄水兵兒莫太狂
萬事誰能却酒盃孤山老樹復開梅江南雪片
霏霏薄騎馬煩君日幾回
南峯北峯雲悠悠冷泉亭下暫相留桃花一樹
何時發即欲来看消此愁
無數樓臺湖水東可憐絃管醉春風畫船邀客
雙雙發山樹藏花閃閃紅

閨辭二首

門外長江日日流桃花開後憶郎舟相思肯信
吳山遠抛却金針上翠樓
春樹濃煙曉不收陰陰天氣似深秋佳人悞喜
歸期近不道春風次第愁

楚宮

雲雨陽臺事已空帷餘煙草舊時宮請君看取
黄金屋莫道襄王是夢中

感戚四首

舍西南麻子池自撥心戲漁樵野人居
多壓王腸斷青浦雨後時
復有長春千尺亭竹扉不閉華陽青浮雲片片
遊朝雨白鷺輕輕下晚汀
漆沮河邊兩岸沙繞堤十里盡桃花春風縱使
隨流水落日猶堪鬪彩霞
沙苑煙光近白樓黄河清渭兩交流牛羊落日
新丘壟楊柳春風古渡頭

解悶五首

杜老詞章百世崇紛紛聲律見諸公許身稷契
令誰是慕畫前賢字字同
李白聲名河漢流上書借重韓荊州人生有才
難自用過来一飯憶前脩
江風江雨日紛紛江上樓臺半是雲岸底夭桃
紅不得隔堤楊柳浸愁君
陌上春光不可窮杖藜採藥步春風鄰家酒熟
誰能喚自發狂歌白日中
我循江日日流紅雲仙掌華峯頭浮生足跡

多南北風土看人何處愁

二月二十五日雨

雨後長安花柳新九衢車馬淨無塵春城遲月
風烟裹芸草青青愁殺人
黃鶯掠水飛何急燕子穿簾來故頻十日落花
飛不徹一朝細雨落花新
客裏風煙春暮時即看楊柳已如絲誰家臺館
能邀客走馬看花殊未遲
山雨夾寒來小樓亂烟孤棹憶滄洲東門桑葉

大如掌何處供蠶少婦愁

送馬歌湖先生

南荒風雨避文星赤日樓船下洞庭江合群山
來宇宙煙浮高浪接滄溟
燕山爲別風日淒君達衡州春鳥啼不獨題詩
洞庭水看花亦上若耶溪
洞庭空濶千里餘荊襄形勝古王居即今聖主
憂南服必有訏謨佐前除

寫蚰

子紛紛已作花池塘清聽亦鳴蛙微波細雨
轉愛山靜江空何處家
葉底江花相間紅枝間蠡蝶何匆匆蕭條恰合
昨朝雨爛熳深愁十日風

飲酒

雲裏青山還是歲服前濁酒即生涯濃烟宿霧
遠芳草遲日長風散柳花

王鴻臚挽思

同州太守忠孝全白首思親如少年終古不消

風木恨昔人空廢蓼莪篇
鴻臚舊德人爭仰敎子文章世不磨縱使斷碑
橫宿草終看名姓似江河

小圃即成池亭可待以號四首

那得高松蔭草堂且栽桃樹伴垂楊萬竿擬種
千尋竹一水還開半畝塘
雨後春溪深復深白魚三寸勝黃金買花沽酒
真吾事狂醉何妨卧竹陰
河東車子恰如龍百畝才澆一飯功侍御打來

過不因過會看新韭長春風
隔合桃花一簇紅遶堤楊柳亂垂風黃鸝數到
渚沙上燕子飛来細雨中

經石國公墓見新開河

回天才略世無倫餘力猶能鬬水神不覺銅駝
堪下淚豈知滄海已生塵

解悶八首柬何大復孟無涯

何處樓臺花更新燕姬勸酒正青春紅顏不作
顛狂罪白髮徒爲潦倒人

秋日花開亦可憐紛紛黃葉墮霜前江邊草樹
清沙濕雲裹樓臺細雨懸

朱樓珚閣遞崔嵬暮雨朝雲次第来白日但教
紅袖舞黃金那可築高臺

京國繁華春復春經過還是五侯親樓中寶瑟
開金盞坐上花枝照美人

覓酒尋花即欲狂可憐無計住年光麒麟閣上
今誰有翡翠樽中不可忘

何子高才世莫倫清詞麗句照清春楊柳不作
當時體司馬今爲絶代人

京國羣遊昔少年諸公佳句世流傳只今坐上
無尼父一飯難忘孟子賢

聲律齊梁定後塵唐人詩句晩猶新諸公衮衮
今時體開卷還思見古人

春興

山城三月落花飛衆綠成陰結夏幃風動珠簾
春不散扶持春事有薔薇

十里晴烟散薜蘿輕寒輕煖試春和柳眉杏臉

桃花淚各有春愁誰最多

煖水河

湯泉滾滾来朔州仲月無氷煖氣浮安得此河
成弱水一深千尺向胡流

韓玉泉詩四卷終

墓誌銘

翰林院檢討鄠杜王九思撰

今年春五泉子抵予書曰秋當過訪鄠杜某
正德戊寅夏五泉子嘗訪予別六年矣得
喜甚朝暮幸其至孰意其死也五泉子且死
謂其兄苑洛子曰必敬夫銘我墓嗚呼吾尚
忍銘吾五泉子耶五泉子者諱邦靖字汝慶
同州朝邑縣人也姓韓氏蓋自稱曰五泉子

父曰蓮峯先生諱紹宗仕爲按察副使母恭
人閻氏蓋弘治戊申閏正月初一日子時生
五泉子是夜恭人夢五色雲中奏咸韶之音
已而玉女十餘持蓋擁一童子入室覺而生
五泉子五泉子生而靈異三歲而能誦古詩
百首四歲而通孝經小學五歲而讀論語文
王至德篇捲卷若有忠者蓮峯先生問之對
曰即如是武王非矣八歲而通舉子業十四
而舉于鄉二十一而舉正德戊辰進士予與

武功康德涵愛其才推爲庶吉士不果明年
己巳拜工部虞衡司主事乃奉部檄十庫監
收庫宦官不爲禮五泉子自坐前席宦官怒
給曰部尚書至因起徙坐五泉子詰之答曰
公無預庫事者止一飯耳五泉子曰然則我
當去矣答曰當署案五泉子曰豈有署案不
預庫事者乎竟前席坐署案尋又監收黑窯
厰主厰者宦官厚燕接致勤之歡五泉子不
顧自起視耗分毫無所假宦官雖怒甚然無

可奈何未幾抽分浙江市舶去矣先是抽分
部使者往往避嫌乃重取于商爲羨餘以自
白五泉子乃下令曰非巨木若竹木成器者
不稅稅課舊領府慕官乃奏議寄布政司不
與府慕官以部使者侵漁而府慕易與耳又
奏議以爲抽分司刑獄宜下按察司以防出
入詔皆奏可故事抽分司隗鎮守太監歲千
金是時鎮守劉太監者又谷大用之黨五泉
子固不與金劉太監[illegible]不[illegible]

蓋嚴之。會宦官畢真從京師來。倚其近幸。素相公
錢甚急。劉太監瑾勞勸曰。幸無求韓主事。我
當言以贈公也。及代入。奏乃課額不足。詔尚
書及工科給事中。皆以法劾五泉子。五泉子
亦自劾。求罷。會國老有知其故者。頗以無事。
壬申春。南北畿內河南山東諸郡盜起。
天子命將征剿。工部官例一人前除。當前除者
數人。皆懼不敢往。吉之部尚書有坐下者。先
不及五泉子。部尚書獨以五泉子素賢可使。數
目五泉子。五泉子毅然請行。後亦有天幸。不
害。比歸。遷員外郎都水司。出奉部檄清查直
隸山陝諸路歷年班匠銀兩。既見其民貧。乃
奏議罷徵。是時急於用財。不許。後以乾清宮
災。竟罷之。而
天子于是方以災異下詔求直言者。五泉子歸
上疏曰。夫民者樂安而思治。惡危而厭亂。向
背之際。甚可畏也。臣竊見
陛下自即位以來
朝政不修。
經筵罔御。盤遊無節。狎近群儉。摧折骨鯁之臣。
閉塞諫諍之路。百度乖違。庶事叢脞。府庫空
竭。閭閻流散。盜賊災異。荐至迭興。危亂之形
已成。
社稷之憂將大。頃者
乾清宮災。
陛下下詔求言。在位羣臣疏論剴切時政缺失
指陳略盡。天下之人皆以為
天心仁愛啓佑
陛下。必將延覽聽納。革既往之愆。圖維新之化
澤潤生民永昌
社稷在此一舉。不意
陛下徒事虛文。不修實政。凡諸過舉。仍遵往轍
羣工章疏。罔有施行。而部官黃體行乃又以
言罷去。天下人心。莫不菁然沮喪。以為
陛下遭此大異。因循恬安。尚復如此。是
陛下無悔悟之誠。天下無治安之日。渙散支離

不可收繪曰民可近不可下下尚不可而
况使之離散夫親離者衆叛民離者國恇故
漢儒有土崩之言先哲有摶沙之喻臣每念
及此寔懷隱憂伏望
陛下以社稷爲念將各官章疏采擇施行將前
後言事得罪之人幷賚體行取回録用于以
收既散之人心迓將來之福澤天下
國家不勝慶幸疏上
天子震怒下錦衣衛獄給事中李君鉞率衆論

救之乃得奪官爲民其後御史師君存智范
君輅給事中徐君之鸞皆奏起用皆不果辛
巳秋今
上即位起爲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於是感激
奮勵單車就道革奸平獄摧豪斂跡然分守
道故無印由此多弊乃奏議請照提學官事
例給關防不報是將
天子修定策功封爵太濫而高山陽和諸衛軍
士奉例開墾草場數千餘頃皆爲豪家占種

乃前後上疏論列又皆不報未幾大同歲饑
人相食又奏議請發內帑賑濟不許爲之憮
然泣下輟食將與論之或曰君之心盡矣不
從者責有所歸也獨奈何自苦如此答曰言
而不從自謂已責已盡而委咎于人此詐臣
之自便而釣名者之爲也復抗疏論列累千
餘言不報侍郎戚公鳳經略邊務嘗奏書薦
之而曰臣見左參議邦靖穎秀夙成操心平
正問學博洽議論淵源使之提學必能以身

率士祥補治道巡撫都御史楊公志學給事
中俞君集亦奏薦之皆不果五泉子慮其事
奏復作乃上疏乞歸于是都御史張公文錦
奏留之而謂宜陞本道兵備副使以慰軍民
之望然歸志已決乃復上疏報未下即行御
史朱君寔昌奏薦之而曰邦奇邦靖學問
自相師友名節交相砥礪乞將邦靖病痊起
用邦奇者苑洛子也吏部具奏
[illegible]日與御史議西歸之日軍民遮留道上以

寫計號泣不忍舍表五泉子亦爲泣下而嘉
靖癸未二月初十日抵家于是謁孔子廟揖
縣令拜先壟牲見於祠堂稱觴壽母與諸兄
弟燕會終日甚樂也乃十八日病損食不豫
苑洛子爲迎醫甚衆乃愈益病四月初十日
衣冠如平生呼苑洛子曰我其逝矣十九日
必大雷雨即爲我戒衣衾又曰先君之歸在
是月二十一日我强待之好作忌辰也十九
日果大雷雨苑洛子爲正冠然已不能語而
搖首苑洛子泣曰待二十一日乎乃首之及
二十日而苑洛子復問曰歸在明日乎不應
苑洛子痛哭曰吾弟力不支矣又首之已而
果卒距其生蓋三十六歲云配安人屈氏生
一女無子以族子仲譜繼後卜以六月二十
二日葬南陽洪先塋自五泉子卒後太恭人
哭之不已苑洛子廢寢食哭蓋其平日孝父
母者甚至終身不違顏色蓮峯先生病寢處
其側者四月餘及卒哀毀幾死其事伯兄嶽

孝者邪孝又死洛子及痛其弟國子君邪[illegible]
椿兄弟骨肉之愛有朋友忠告之益又嘗爲
其姊李孺人吮疽鄉人蓋嘗立碑表其孝友
云而其愛民之仁律己之廉食用之儉細行
之必矜臨事應接之敏其事皆可書者不冀
書其在浙得代歸而同年趙推官者以屈安
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
有色者笑曰正恐若此耳此人所難能者書
之爲世楷法至於韓氏世行所由來遠其載
蓮峯先生墓誌語中亦不書銘曰
予在京師見五泉子七言絶句詩類杜子美
及罷歸爲予誦其古歌詞浸淫唐初通漢魏
矣觀朝邑志其亦文章之洪鬯乎夷考其行
蓋曠世之英全德之士也乃不壽死嗚呼天
邪孰爲五泉子邪

五泉韓子墓表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漁石唐龍撰

五泉韓子諱邦靖字汝慶西安朝邑人父

蓮峯先生母恭恭人閻氏恭人夜夢五色雲中樂聲洋洋旌盖畨畨玉女十餘擁一童子入室而五泉生聰明異常兒五歲讀論語至文王至德篇若有所思既而曰是故武王非乎蓮峯爲福建按察司副使携家往當渡江與恭人各一舟五泉泣請同舟而濟豈以波濤叵測父母皆不可離邪是亦五歲時事十四歲舉于鄉正德戊辰與其兄苑洛子同舉進士初授工部主事當視十庫至即坐前席中

侍給曰尚書至矣方起坐已撤曰官人無預庫事五泉曰然則去耳中侍曰請書案五泉曰豈無預庫事乃書案乎必竟坐又當監收黑窯廠廠之利歲歸於內而加稅天下五泉乃悉過之羣宦翕翕亦弗顧又當督課淛江先執事皆取羨餘以進五泉曰聚斂之臣盜臣不如而吾爲之乎下令曰非臣材與竹木成器者不稅商人至于今德之舊額課領于府歲以其易與也分司刑獄付下吏又易高下五泉奏行布政司領課諸刑獄得付按察司遂著爲令鎮守太監歲擅課利是時太監劉璟怙勢張威觸者糜爛五泉固不與璟始銜之而終敬焉有倖宦自京師至索課利甚苛璟止之曰韓主事即索之何爲吾當有所贈時有同年爲杭州推官以五泉無子市一女往遺之拒弗受同年曰若越女之華而麗者可備巾櫛曰惟華而麗故不欲也是皆非有德操能之乎既報命尚書劾課額弗盈

五泉曰昔人豈無詈拙請因者乎亦自劾求罷

朝廷釋弗問壬辰春燕齊盜起聲震京師師行工部當有前除衆皆難之尚書數問五泉五泉曰人臣義不避難請行烈哉烈哉盜平陞都水司員外郎督催諸路匠役銀乃以民貧奏乞免徵盖不欲以財利事君也癸酉二月會宮中火災詔求直言五泉請御經筵脩朝政節盤遊遠憸壬召還言官辭傷剴切乃下

疏衣獄衆讞不測臺諫合辭申[illegible]放諸本
時淺峯已致仕苑洛子亦以剛直奪職家居
五泉曰孝弟力田吾今日之事也乃服稼力
穡身親耒耜日出勞而父兄逸不亦可乎已
而淺峯病湯藥親嘗然後進左右周旋終夜
不寢晝或忘食歷四月弗懈淺峯既殁哀毀
骨若立負草土卧於柩下盛夏不出蚋叢積一
振衣躍落如雨既葬苑洛子廬于墓側五泉
倚門而廬以奉恭人昏旦至墓所與苑洛子

撫膺大哭聞者慘然既苑洛子以哀致疾幾
一年五泉亦親嘗湯藥凡溺惡下必諦視之
若五泉之孝弟豈非出於天性者邪嘉靖改
元用薦者召爲山西布政司參議分守大同
路先是高山陽和草場數萬畝武豪據其
利于是悉劃而還諸軍境内歲大侵人洶洶
然無以爲食疏請發内帑而長治之部司格
其議乃疏[illegible]執奏益力語[illegible]部司而部
[illegible]

憲[illegible]序食傣訊寃[illegible]惟日若不足其調
之孜孜爲國知無不爲者非邪諸撫臣與行
部者皆列牘而薦之而五泉疾矣亟疏以告
至再始獲請軍民遮道而留之而不可得嗚
呼而泣曰明公果不念吾儕小人乎五泉亦
泣遂行嘉靖二年三月初十日抵于家上堂
爲恭人壽即先墓哭而其爲牲見于祠堂皆
如禮乃是月十八日疾復作四月初十日益
劇語苑洛子曰吾其逝乎十九日天必大雷

雨其亟治具夫吾父卒于二十一日吾必待
之至十九日果大雷雨遂不語苑洛子爲正
冠乃搖首示有待也苑洛子曰豈誠待二十
一日乎首之二十日又問不語苑洛子哭曰
吾弟不能支也又首之遂卒實生于弘治戊
申閏正月初一日距今三十有六歲痛哉配
安人屈氏無子擇族之子仲譜而子之卜以
六月二十二日紼而引柩葬于南陽洪先塋
嗚呼其夢呈祥震雷兆變天于五泉則至矣

夫何疾而夭之乎君子嘗曰有不可詰之天初不以為然若斯類者非不可詰者歟

韓五泉孝弟記

巡按遼東監察御史渭野樊得仁撰

仁者孝弟之經史先古所謂孝且弟者謂世無其人今觀吾友五泉子則知古經史所陳信不誣也鄉先生弟子謂五泉之行紀擬之可以風示人而詔來裔謂仁與五泉昔同受學于苑洛先生以文責之仁苑洛先生者五泉之兄也五泉孝弟之誠出於天性事父蓮峯先生母閻恭人極其仁若故父母特權愛之正德己卯蓮峯先生病五泉湯藥必親嘗起居必親扶掖晝或忘食夜不解衣又時或焚香告天願以身代凡四越月未嘗少懈蓮峯先生將易簀呼而嘆曰汝可謂純孝人矣及蓮峯先生卒五泉擗床抱尸哭幾絕者屢焉水漿三日不入口形悴骨立觀者泣下五泉弟苑洛亦不食恭人曰汝幼且多疾不必同

汝兄也邦[illegible]曰我獨非人子邪乃卒如禮蓋有得於觀感者多矣蓮峯先生既葬苑洛廬于墓五泉倚廬于中門之外以奉恭人且朝夕至墓所同苑洛焚香哀泣陪苑洛必至夜分先是弘治中苑洛疾甚五泉時年十三吾邑素僻無名醫命醫者山人也五泉計無從出持藥泣告于天曰吾兄疾篤矣斯藥又未遊今將以萬金之軀委於常醫之手蒼天蒼天幸使吾兄藥而愈也藥進而苑洛蘇人咸奇異之庚辰苑洛哀毀成疾厲眉百變幾一載汗惡之氣人不堪近五泉侍疾未嘗頃刻離凡飲食必親奉湯藥必分飲之以察其寒煖補瀉之宜至于穢溺必諦視之以觀其清濁潤燥之色苑洛煩亂不能寐五泉曰吾聞之氣虛者得人始寐夜必解衣擁抱之初蓮峯先生既里居五泉苑洛皆謹爲民人皆以五泉性敏年青勸之專意讀書五泉曰已欲資聞見而欲以勞事遺父兄所學何事邪躬

說農畝胼胝自廿以𨑒蓮峯先生得以優游餘年苑洛亦得以應酬四方來學之士九川呂子曰五泉子可謂孝弟力田矣初蓮峯先生每聞時事輒召苑洛試之苑洛旣對復召五泉試之所處得則皆得失則皆失雖百試不差也苑洛時有所見召五泉謀之苑洛語未畢而五泉之處即如苑洛矣五泉時有所見請苑洛謀之五泉語未畢而苑洛之處即如五泉矣蓋亦百試不差也夫自有兄弟以來中間道德之相高功業之相映見之史冊者亦多矣至于相愛之深相信之篤識見之同竊謂曠世少有而苑洛亦常以此言自許矣五泉穎悟絕人其爲文高古雄放可追先秦兩漢其詩初效子美又更爲初唐上匹漢魏五歲時蓮峯抱之讀文王至德篇撿巻若有所疑者蓮峯問之對曰即如是武王非矣安得同爲聖人蓮峯大竒之八歲通舉業十四登鄉試二十一同苑洛舉進士二十二同

苑洛爲部署二十七同苑洛以進諫罷歸三十四同苑洛奉

詔起用同爲祭議三十八同苑洛自幼歸凡時之大人君子每聯名上爲辟而所著皆同昔苑洛歸自浙西也建富之民哭送之今五泉歸自山西也大同之民[illegible]送之其堅貞不可奪之操撥亂反正之才淵源有用之學皆已略試而未大行也豈獨曰孝弟人哉

苑洛子泣而附書曰五泉者吾弟韓邦靖也是特述吾弟之迹耳當先君大故及吾病甚時吾弟痛楚酸苦之情憂勞瘁迫之狀吾不能言文不能盡也碑成十日而吾弟没嗚呼痛哉

五泉物錄卷之三

傳并序

韓邦靖傳叙

此吾五泉亡弟之傳吾苑洛弟所自作也吾讀之五内且崩不知苑洛弟爲此時何以爲情也嗚呼痛哉

嘉靖七年二月十五日凡邦彥涕泣書

韓邦靖傳叙

韓邦靖既卒其兄邦奇墨淚而作傳且叙曰

昔者班固范曄雖非理人亦非有貫盈之惡也及其身被淫刑當時不以爲寃後世且議其非竊嘗疑之及觀兩漢書而知其由矣夫人之所履可枉於生前不可掩於後世君子力善而家禍小人肆惡而幸福所計以伸者非史冊乎乃又昧焉大災人禍茲其至矣今觀兩漢書上下數百十年中間其無因其同己而隱其惡者邪其無因其異己而蔽其善[illegible]其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者邪其無善惑遺而惡弗盡而善惡顚或背之者邪數者有一焉固也曄也奚其辭嗚呼宜矣亡弟病且亟謂予曰我病且死兄愛我之深痛我之至知我之眞者也夫推愛我之深痛我之至知我之眞也我即死兄必自爲我作傳昔我之有生也每聞大人君子之揚我也惕惕然汲汲然求以副之懼或負焉爲知己羞今兄之述我也可無盡也苟可過也其有過之者我今已矣進脩者無地

即我負過情之耻於終天矣夫愛我之深痛我之至知我之眞也而可使我至此也予泣而允之亡弟既卒予乃爲之傳上懼固曄之禍下傷亡弟之志弗敢一字無情焉嗚呼痛哉

韓邦靖傳

嘉靖二年春二月十日靖歸自大同謁孔廟

食不豫其兄邦奇爲之遠近迎名醫皆不效
工乃愈益病四月十日衣冠如平生呼邦奇
曰吾將逝矣十九日必大雷雨即爲我戒衣
衾又曰先君之歸在是月二十一日吾強待
之使兄好作忌辰也十九日昧爽天色晦冥
家人恐靖覺雷雨遂逝令二人力掩其耳問
曰掩耳者何也邦奇紿之曰醫謂掩耳息氣
也已而果大雷雨如在寢室門牖皆震動而
靖不語矣邦奇爲之正冠乃搖首邦奇泣曰

待二十一日乎乃首之二十日邦奇問曰歸
期明日乎靖不應邦奇痛哭曰吾弟力不能
支矣乃又首之俄而遂卒卒之一月武功康
對山來弔曰往年泰山崩吾謂三秦豪傑必
有當之者既而何仲默卒吾謂仲默陝西官
山之崩在是矣今乃知非矣乃應吾五泉子
靖字汝慶别號五泉子陝西西安府朝邑縣
人也其先爲慶陽府安化縣人宋元以來世
以武官元末以金牌萬户鎮蒲關蒲關即今

朝邑東境也洪武初云韓翁始罷武階爲齊
民遂爲朝邑人韓翁者韓氏朝邑始祖多韓
家史失其名故子孫相傳爲韓翁云韓翁生
平輔平輔生得春得春生恭恭生整整生顒
贈奉政大夫刑部山東司郎中顒配張氏封
太宜人旌表節婦生紹宗字裕後號蓮峯鄉
學士以蓮峯長者呼爲蓮峯先生云蓮峯先
生起家進士累官按察副使加封中憲大夫
蓮峯先生配閻恭人弘治元年閏正月初一

日子時生靖是夜閻恭人夢聞五色雲中奏
異樂玉女十餘人持蓋擁一美童子入寢室
覺而生靖靖生而靈異三歲能哦詩百餘首
四歲蓮峯先生命之讀孝經未終篇即能自
誦小學即了大義五歲蓮峯先生抱之讀文
王至德篇忽掩卷若有所思蓮峯先生問之
對曰即如是武王非美安得同爲聖人蓮峯
先生大奇之八歲通舉子業十四舉弘治辛
酉鄉試二十一登正德戊辰進士己巳二十

二除工部虞衡主事陞都水員外郎甲戌二
十七以諫罷歸辛巳三十四奉詔起用嘉靖
壬午三十五擢山西布政司左參議癸未三
十六自劾歸歸之四月而卒云其在虞衡也
部檄監收十庫時宦勢正熾大廢舊典部官
徃下吏視之靖至庫群宦不爲禮乃自取坐
前席群宦不平紿曰部尚書至因起徹坐靖
詰之荅曰部官故事無前席者然止一飯無
預庫事也靖曰然則我當回耳荅曰當署案

靖曰部官無預庫事者安得復署案群宦不
得已卒如舊禮既而又檄監收黑窯廠廠亦
宦者主之廠弊尤甚靖至廠數日群宦款以
厚燕而不言公事靖曰可臨事矣乃身自視
秤群宦笑曰部官領數耳柰何瑣瑣如此吾
輩厚費而来此欲何爲靖㧑顧群宦始動以
禍福次誘以情禮終不移後適靖次當浙江
抽分去矣抽分者司利之職也人率避嫌要
取於商進羨餘以自白靖曰避己嫌而困民

非忘身之臣也乃下令非巨材若竹木成器
者皆免徵比滿代正課且不足部科皆以法
奏請靖亦自劾求罷賴宰臣知其事得原先
是課皆寄府幕官領之靖同府有司幕畢官
使司重利部官欲之幕無如之何乃建言寄
布政司又建言抽分司有刑獄事悉發按察
司庶法無所出入皆至今爲例鎮守劉太監
者谷大用之黨也多權術榮寄生於近次浙
之百司皆倚事之故事每抽分歲聽禹客賂

千金靖一無所聽劉始怒而終信之後幸宦
來浙將索之分司劉曰某願代奉勿亡不韓主
事也壬申南北直隸諸路盜起
朝廷命將征剿例工部官一人前除時賊勢猖
獗出沒無常至馮恩陵郊甸行者多遇害應
者數輩皆懼甚假吉圖免有泣於尚書之前
者尚書亦莫忍決次不當靖尚書知其[illegible]
敢可使數日靖請敘然請行道數值賊[illegible]
遇害然亦危矣已而陞員外郎檄往古[illegible]

西山西查徵歷年臣班僅既見其民貧甚又
建言宜罷徵是時急於用財不許後以乾清
宮災竟罷之而
天子于是方以災異下詔求直言者靖歸上疏
略曰夫民者樂安而思治惡危而厭亂向背
之際甚可畏也臣竊見
陛下自即位以来　朝政不脩
經筵罔御盤遊無節狎近群憸摧折骨鯁之臣
閉塞諫諍之路百度乖違庶事叢脞府庫空

竭閭閻流散盜賊災異荐至迭興危亂之形
已成
社稷之憂將大頃者　乾清宮災
陛下下詔求言在位群臣疏論剴切時政缺失
指陳略盡天下之人皆以爲
天心仁愛啓佑
陛下必將延覽聽納前既往之愆圖維新之化
[illegible]潤生民求昌　社稷在此一舉不意
陛下[illegible]　不降實啟凡諸過舉仍[illegible]

臣工章疏罔有施行而部臣黃體行乃又以
言罷去天下人心莫不驚懼沮喪以爲
陛下遭此大異因循恬安尚且如此是
陛下無悔悟之期天下無治安之日渙散支離
不可收結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下尚不可而
況使之離哉夫親離者家散民離者國搖故
漢儒有土崩之言先哲有摶沙之喻臣每念
及此實懷隱憂伏望
陛下以社稷爲念將各官章疏采擇施行將前

後言事得罪之人并黃體行取回錄用于以
收既散之人心迓將来之福澤天下
國家不勝慶幸疏上
天子震怒繫錦衣獄給事中李君鏜等疏論救
之乃得奪官爲民家居八年餘足跡不至城
市[illegible]農之暇閉門自檢而已初蓮峯先生既
里居邦奇亦遣爲民人皆以靖性敏年青勸
之專意讀書靖曰已欲洽見聞而以勞事遺
父兄豈其情哉遂躬親畎畝胼胝自甘樂如

世[illegible]
御史天師君[illegible]范君[illegible]徐君之[illegible]
奏起用不果行令
上即位起擢山西布政司左參議分守大同靖
起自發憤感恩圖報罩才之任不挾童僕精
白展布知無不為革奸弊卹民隱輕徭薄歛
詮獄平允擢豪斂迹又以邊陲之地兵糧所
係止一分守分巡非如省下三司所置也而
分守官故事無印靖之起實由之乃上疏
援提學水利例請給關防特又以朝廷脩定
策功賞議內閣外戚潛邸臣將封爵靖以
皇帝定萬世之策兄終弟及今
上乃天叙所宜諸臣何功之有亦上疏論之皆
不報高山陽和等衛軍人開墾草場數千餘
頃皆為豪家占種靖皆奪之歸於官招人佃
種乃上疏略曰公侯之家平原膏腴極
望水陸衝要棟梁滿市歳入之利盖已饒餘
[illegible]此微利不過為數[illegible]之資

織庖廚之所需耶則今邊[illegible]大同[illegible]不幾
荷戈之士金玉糟糠豢養殘草樹前項地土招
人佃種每畝徵糧五升可得千石則一月之
間千人飽食而佃人之利不與焉其于公私
不無小補矣疏奏亦不報未幾大同歲饑人
相食又奏議乞發內帑賑濟事下該部部不
許且駁之靖憮然輟食得再論之或曰君之
心盡矣其不行者責有所歸君何自苦如此
靖曰言而不從自謂已責已盡而委咎於人
此詐臣之自便而釣名者之為也乃復抗疏
論列其略曰臣因大同地方民貧歲歉具奏
請免停徵稅糧近奉戶部行臣文劄似以臣
言為妄臣觀本部所議有曰正德十六年大
同有災州縣衛所已照分數除豁無災稅糧
不知緣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饑荒小民
饑苦去冬今春斗米幾值銀三錢事勢之極
言之不殫臣於先年奏報災傷失真乃是有
司不恤民隱之罪豈可以此遂以為大同有

無從之地看[illegible]又有臣
大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者夫大同所發試
部錢糧乃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固未聞該
部發幾萬兩濟某縣之饑又曾發幾萬兩寬
某州之稅也今乃以此而塞臣之請是猶以
東家之負欠而奪西鄰之契券也本部所議
又有曰本鎮歲徵不足歲用天地所生財貨
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救貯在官者堪以接濟
則施又在民者乃可寬徵者臣愚不能達舉

古昔且如成化年間山西陝西之饑比時
朝廷亦發太倉銀百餘萬兩分遣大臣出賑近
時山東直隸亦饑
朝廷亦發太倉銀數拾萬兩出賑臣愚不知彼
時發銀之時各處地方在官者豈皆在贏
餘耶亦爲當時在官者已竭而後發太倉之
銀又未知當特各該地方賑之而仍徵稅糧
與否也大同之饑實與之同而又過之賑濟
既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不允是大同之民

既不得與往日山西陝西之民比又不得與
今日山東直隸之民比也夫邊民之苦較之
腹裏特爲異甚腹裏每畝徵草一束而大同
乃每畝四束腹裏稅糧每有輕折而大同存
留之外皆供　王府祿米此其苦一也地寒
霜早耕穫不得其時或有虜患人畜時亡此
其苦二也軍儲缺乏每有動調人馬輒按索
民間名雖和買其實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
商販不通無貿易之利此其苦四也州縣長

吏與人者少進士絕無惟知科索不知撫字
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內臣比肩
而立皆須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以
數十年來村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弘
治以前十去六七此而不恤必至無民若苟
無民豈有大同既無大同豈復有
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禦腹裏
朝廷恩澤宜特加優渥今乃有腹裏所無之苦
無腹裏所有之恩何也今大同北有強虜南

而號稱虎頭者特又稱處今州縣亦
千之粟坐强盜死者不少中間有親
人者又有親戚三四人者此其事勢
慮夫民心離向機微隱伏固知
此非所急至於變生禍作獨不用財
所稱天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
誠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貨果在
在民乎若以爲今之天下家給人足
似斷不敢以是歟
十三
者
號稱積財如權奸劉瑾宸濠錢寧江
彬張銳之屬皆富敵于國今皆抄沒在官當
時內府豈無人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今
日財賦根源之地司國計者正當推是之求
當皆其出入而盡還之于太倉使宮闈不得
占據貴戚內臣不得濫稱一疏不允再疏請
之再疏不允三疏請之三疏不允則以去爭
之庶幾繼之者又復如是則

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足國裕民當在
於此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
宮闈貴戚之手不可必得而姑民之求則非今
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臣謹
部所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
處可勾放支臣愚以爲區處之策惟力請內
帑之銀是也臣聞之古人賢聖君臣所以足
國裕民亦自有其道昔者漢文帝露臺惜百
金之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今年賜
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衣大布之衣
始年有車五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
朝廷之上內外官僚日有濫書貴戚賞賜占據
措不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內臣之濫設言
者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不知
其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憂乃于靡有子遺
之民而屑屑派盈焉此其道何也臣前奏乞
權該部令臣查考陳見今有司徵付兩無
十四

所從臣近日又奏邊務事亦未奉有明示敕
政優游固爲
聖朝寛裕博大之體然于臣等小臣熙事圖功
承流宣化不無延引歲月伏乞
陛下特
勑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即加罪譴明示
天下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理乞即施
行免賜立案及又行查以消時日臣不勝戰
慄顒望之至事復下該部部司頗不説靖亦

不顧於是侍郎戚公鳳經略宣大疏薦略曰
臣伏見左參議邦靖穎秀夙成早登科甲操
心平正而素履清慎居官奉法而威富惟訖
問學博洽議論淵源任之提學必能以身率
士薰陶德器上可以華國下可以有造其于
治道必有裨補矣都御　史亦疏薦
略曰左參議邦靖操持　法乎古人
問學優長心每存乎澤　晴遇有提
學員缺推補則將來賢　矣御史俞

君傳亦疏薦略曰左參議邦靖有學有守勤
以古人自期有猷有爲志以救民爲急上皆
下之吏部先是八月靖疾作雖已平復慮或
春深復發遂上疏乞休都御史張公文錦疏
留曰臣伏見左參議邦靖學術醇正人品清
高以方壯之年當難爲之際輕徭　以革幹
除奸一方軍民之所仰賴雖稱有　堪調
理乞將本官陞授兵備副使仍留本道以慰
軍民之望上亦下之吏部不允靖去靖雖慮

疾作然感時知遇欲扶疾視事而心偶有所
不說乃復上疏乞休疏拜即去矣於是御史
許君宗魯奏靖去狀而御史朱君寔昌疏薦
靖及邦奇其略曰參議邦奇邦靖學問自相
師友綽有淵源名節交相砥礪毫無瑕玷乞
吏部將邦　靖[illegible]病痊起用事下吏部時朝廷方
須言官議　中舊例外官不得養病吏部上奏
[illegible]左參[illegible]　邦靖操履學識俱有可觀乞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病[illegible]

上報曰如吏部議枋軍民聞公去皆跪泣遮
留之靖紿曰吾赴省頃當即回衆曰吾民不
敢久留使君願將明年均徭一派而去可也
靖撫慰而行靖雖一動一言之細亦矜名節
然孝弟友恭尤爲切至事蓮峯先生及閭恭
人終身不違顔色己卯蓮峯先生病湯藥必
親嘗起居必親扶掖晝或忘食夜不解衣越
四月餘蓮峯先生屬纊之際呼而嘆曰汝可
謂純孝人矣及蓮峯先生卒哀毁幾死水漿

三日不入口未葬之三月席草枕塊柩下腰
經不除時盛夏亂虫叢積振衣躍落形瘁骨
立見者泣下靖之疾實由於此浸淫至今日
及卒閭恭人悔曰吾兒居喪時少能以禮自
節豈至此哉蓮峯先生既葬邦奇廬于墓靖
倚廬于中門之外以奉閭恭人朝夕至墓與
邦奇焚香哀泣陪邦奇必分夜事伯兄知縣
邦彦及邦奇二姊撫弟監生邦翙情文俱盡
邦奇疾于廬幾一載汙惡之氣人咸不堪靖

侍側未嘗頃刻離飲食必親奉湯藥必分飲
之以察其寒煖補瀉之宜至於穢溺必諦視
之以觀其清濁燥潤之色姊李孺人患惡疾
四五年靖事之極其盡力撫愛諸姪一飯之
頃未嘗或忘鄉士夫爲之孝弟碑爲鄉閭式
邦奇曰當先君大故及吾病甚時吾弟痛楚
酸苦之情憂勞悴迫之狀吾不能言而文不
能盡也初大同積弊之餘法度廢弛靖曰紀
綱不立雖有仁恩不行焉下車即按權顯不

法者幾人於是號令風行靖行政以仁民爲
本而馭吏甚嚴吏汙貪者輒去之曰民與貪
吏不兩立不嚴於彼必不能寛於此也有枉
囚十餘輩靖得其情檄原問辯之原問曰事
經巡按及部寺靖曰吾無問爾第於爾索四
生也原問不得已從開釋後當審録靖偶
在告囚皆泣告諸審者曰死無所恨願一經
韓布政也靖才既明敏而復勤察故訟者盈
皆於當日[illegible]之兩造咸服人稱神[illegible]焉[illegible]

清儉樸實衣服敝體而已公服外終身[illegible]
丙子蓮峯先生賜一段靖製為衣謂其内人[illegible]
安人曰今日衣錦矣安人笑曰此惡草也窮
秀才自謂過之初往浙江再往大同終其任
未嘗買其地尺布寸帛初屈安人病八九年
護床痿痼安人勸其置妾為後嗣計曰汝年
幼當有好期也其在浙及瓜同年趙推官吾
好友也以屈安人病買一婢將遺之不受趙
曰此婢頗有姿色越女也曰正恐其有姿色

耳終却之靖涼沉有謀略而濟以勇柔之氣
慮定而發據理而行排山倒海萬夫莫禦識
見宏遠而濟以英偉之才故事至物來衆方
議擬未定而靖已處分矣平居處衆坦夷平
易退焉如懦至於當取予進退死生大節確
然不可奪精思絕人童時先輩試其能以百
餘錢擲於地命一視即收錢即荅曰錢若干
皆如其數雖百試不差嘗與客奕棋坐不視
局以口對奕者始終不差一着學有淵源自

幼即以經濟為志其言曰人之所以自重而
易退者急於進而欲濟時也人所以重生者
欲待其死所也不然苟生何為使天假之年
而大其位其功業豈止於是而已耶嗚呼惜
哉配屈安人女一異亡無子以族子仲諧嗣
初靖病且亟邦奇日撫靖譬之曰死生命也
吾兄今不解衣不滋味者三月餘形且甚悴
我生尚如此我死復當如何高堂在上兄其
勉自愛邦奇泣曰吾兄弟憶東坡之詩乎來生

之因尚當同為兄弟也將易簀邦奇襲已衣
着靖靖曰是欲華耶邦奇痛哭曰欲令吾弟
九原之下常如我在側也吾弟其求懷之勿
忘我也及靖卒邦奇廢寢食哭絕賓客遺生
事殯依于棺葬依于墓衰服蔬食祥而弗懈
皇皇焉望望焉常如靖之在左右也事或有
疑忘靖之卒欲就之皆朝夕臨食忘靖之卒
欲命之共問安於闈恭人忘靖之卒欲約之
往蓋恍然見其生忽然疑其死數呼其名若

韓五泉詩集四卷附錄二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韓邦靖撰邦靖有朝邑縣志已著錄是集乃其兄邦奇所編以誌傳二卷附錄於後邦靖兄弟負重名時有關中二韓之目而詩則不出當日之風氣王九思云五泉子七言絶句詩絶類少陵古歌詞浸淫唐初逼漢魏矣標榜之詞未免溢美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曰五泉心慕手追乃在大復比於西原南冷不足方之孟有涯李嵩渚似勝一籌斯爲平允之論矣

鳥鼠山人小集十六卷後集二卷

〔明〕胡纘宗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鳥鼠山人集二十九卷》提要

可泉集序

國家以科舉登士以法律理官爲業易能求
仕易就故遂學工文之儒遜于往代洪武文
臣皆元材也永樂而後乃可得而稱數云方
天台辭若蘇氏嘉謨道簡亂大哉志乎東里
少師入閣司元院尊其父詩法漢唐文法歐
依之者效之弘治中南城羅玘思振頹靡猶
師韓子其艱思奇句儀哉武城寇海好馬遷
之文斆其大廷文制古辯元舜信儒見而驚
服時𠍱稱李夢陽中陽何景明儆表詩法曰
漢言必唐七賦宋亡詩二子抗節遜舉故能
盛章李之雄厚何之逸爽學者尊如李杜馬
宣德明酒夏文清公幽學曰復性旨曰宗朱
直道進退爲寇而時不肯議文無今日古書
濂見士操筆必期周漢而昌黎亦見輕也正
德戊辰天水胡子此甫入翰林及能參對

國史同隷戶館胡子方盛年已聰達能文已
銑出入仕隱胡子升沈州府嘉靖初銑起長
南雍得讀胡子詩因語知友曰此於李何奚
遜胡子在南司封寵藩佐亂胡子晝策截防
大司馬用之保國兩守劇郡敕事宜民發中
機宜探義酬言沛沛乎若居膠庠是故宦成
而名立厚蘊而富乃住其詩清以健其文典
以暢矩古而不襲詞婉而意躍如也慈谿孫

公德夫長我浙省而寀佐南愛其詩協其賢
而梓是集孫公劉軒杜請恤民省費乃倡茲
工也其以范我人與而策於文苑矣乎胡子
嘗采文清要言且慕且贊汲汲然如欲追而
弗及者其德業不既邈哉
嘉靖丙申夏四月庚寅相臺崔銑序

可泉集序

烏鼠山人小集序

自吾取詩友於四方金春玉應無慮數百家
而氣味相投未有如烏鼠山人者山人秦產
也何以友之其治郡治吾蘊也以政友之學
友之學至而風雅鳴政通而神人格則雖不
吾友或將友之吾何擇是故瑚璉在廟巧者
範焉鎮鄉在匠冶者準焉宮商在琴瑟彈者
律焉君子曰山人非凡吏也其殆王喬太白
之儔耶初無意軒冕而官之自稱曰山人人

亦稱之曰山人及其詩也亦以山人小集稱
之夫小者大之對也意其必有大而華國者
乎歸太學體之持其集來請曰知山人者莫
如子子其序之序之而傳焉亦卜子夏之故
例也山人自有姓名於世奚俟書乩讀其集
則可知矣旹嘉靖戊子春三月吳郡伍餘福
序

烏鼠山人小集序

惟我天水公治吳最久德澤在吳人最深吳故劇郡公經畫選量恢恢有餘地凡平賦省徭治水劭農練兵繕城詰姦致法節財䘏匱百度罔不飭而於稽古禮教事尤亟吾情焉下車首闢學道書院以祀子游歎曰是子游之鄉也吾曷不以理武城者理吳迺進諸生翹秀者絃誦其間親爲講授至手錄何東薛文清公粹言以示於是吳人士始知有身心之學又復古飲射禮攷定文廟禮器樂章表民間節義事吳俗故浮靡或好巫好諍訟公爲譬曉釐革吳俗大變蓋公之政得於文學故其施賁出世俗吏道如此公去吳踰十年吳人士思公不衰而公亦不能忘情於吳君子以爲古之遺愛云公平生著述積若干卷吳人士曁四方學者梓之以傳嘉靖丁酉公以大中丞保釐山東政暇出以示夢圭誦復數過顧末學謭陋何能知公之文獨念集中作於吳者居多南國之思名伯也所茇之對且愛之況其文乎公之上[illegible]吳人士攀轅者以萬計有願留公帶舄者茲睹公之文流布海內波及于吳家有而人誦之其視帶舄孰重庶幾足以慰吳人士矣是集雖公之緒餘而其志識情致搜究探賾往往見焉所用以嘉惠吳者未始不出諸此其傳也固當爲天下愛重而吳人士尤當愛且重焉者也欲書末簡以爲公頌且以告吳人士云吳郡後學顧夢圭拜手書

明可泉集序

我國家文運起於東南故國初以吳下江右多文士中原兵燹流離士氣彫喪奚暇治文藝哉乃若宋景濂劉伯溫蘇平仲王子充方孝孺諸子皆以文鳴於東南其以詩名家者則有高季迪楊孟載張羽徐賁袁海叟諸子亦皆東南作也而就中雄長文則獨遜景濂詩則獨遜季迪此天下之公言非濂一人之私論也夫諸前輩者文固美矣然閒傳雖有餘而體格尚未復古其所為詩非不清雅成章上而擬諸漢魏未能也是以知言君子不能無遺憾云弘治間武功康太史以馬遷之文倡北郡李按察近體詩以杜倡而古體則以漢魏倡學者翕然宗之夫二子者氣格雄渾意古而矯今誠有足多者若夫誦覽之博造詣之深名物稽覈之精師友淵源之自則又不能不遜諸前輩也大中丞可泉胡公挺生西服才思敏贍而放厥辭動循古矱卒生與康李友善故馳聲藝林與之媲美蓋自騷選以迄漢魏晉唐靡不及哉國初諸君子之文辭皆博觀而約取之故其所作蔚然成家足以傳世無疑也詩文總若干卷凡鄉慕者爭梓之以傳公亦莫得而與也公所至有惠政集傳于宦迹實著非宗之愛云爾濂不佞亦於公者

一日矣嗣將刻集之成得以嘉惠海內學者於無窮慨服公門忠良作簡端以諗觀者

嘉靖乙亥秋七月既望嵩渚山人李濂拜書

胡蘇州集序

始褒為弟子員時今河南右布政天水胡公來守蘇
數數褒為古文辭且授以法曰文莫盛於退之而文
之體則變矣詩莫盛於子美而詩之體則變矣故文
必以六經為準而秦漢次之詩必以三百篇為準而
漢魏次之舍是雖工猶為棄源而尋委舍根而附枝
也況未工乎褒服膺惟謹然困守章句繼服官政未
得輒忘古作者之場如公所教也公去蘇邇十年矣
吳人思公之德赫如一日有徐生者將梓公之所著
木蘭堂集以傳集故守蘇時作也謂褒曰子其校之
且序其首褒謝不敏徐曰公守蘇時辱知最深者惟

胡蘇集序　三

太原王寵與子耳今王已早世非子序之而誰耶褒
三復終編乃知公所著述即所授褒之法也文出入
秦漢而根于六經詩出入漢魏而源于三百篇其視
昌黎少陵若弟曾者而亦未始不合也昔在李唐韋
應物白居易先後刺蘇咸有惠政且善篇翰今韋白
之集具在韋之詩沖玄典遠而調高白之詩率易辭
俚而理暢世稱作者然竊恨其未極根源而苟安於
枝委也褒也陋不足以知公之文姑以所聞於公者
序諸首以俟知音者質焉
皇明嘉靖十五年歲在丙申季春既望姑蘇門人袁

胡蘇州序

可泉辛巳集序

辛巳集若干卷蘇州守胡君[illegible][illegible]及此所著也蓋
戊辰至辛巳凡十有四年君自翰林出佐嘉定
州轉守潼川州召為南京戶部員外郎進郎中
改南京吏部郎中擢守安慶凡七遷所宦又易
歷也而蘇州未期焉總之今名若干篇其門
人太學生江陰徐中子請而梓之君學觀政於
文為余而可以觀政也政與文皆出於學
於學斯於文斯於政矣然則觀文於政可
於政因有不出於學者亦何以觀之故觀政於

辛巳集序

文可觀文於政不可已之也吾見夫屢矣近吾
得之君焉君天資高明淵知深古而後不屑於
今之人者書自少籍出外非兩漢以上弗讀也
然其所見有獨抱遺經之志君從歲以今事至
蘇錫予始與君一見以中君視予所著從從出
以書責以守安慶以來又得讀其藏房亦斯集
也而今見之蔚乎雅哉視古作者蓋已從其錄
矣君嘗在嘉定吾不及知已留省事簡兵足君
出為守安慶當其蔡亡餘亦不見其艱蘇州居
財賦之會亦不見其劇從容時措視古政以治

嶽與識君以文何其信君已政也曷不觀君出
學乎學古人之學而文有不如古者乎而政有
不如古者乎文出於學有用之文也政出於學
有本之政也由今日推君已任當進而論顯自
見以言乎文尚有大制作焉以言乎政尚有大
寄置巔詩君而奚亡者若今出[illegible]何足訊
魏君哉而觀亡也雖然[illegible]而來者可知已
徐出詩序徵諸君之君名[illegible]兆果
守也陝已示兆人
嘉靖甲申冬十月四日[illegible]序

辛巳集作於戊辰以至辛巳而集于辛巳
者也蓋閱十有三載矣云
毅皇帝之聖政及先生歷履入修
國史出判嘉州守[illegible]為慶支司封拜刺
皖郡其蹟皆可[illegible]正德間所集也
初名正德集先生[illegible]之避[illegible]改此二泉先
生云志其時也而事具焉嘉靖改元先生
改刺吾蘇矣
門人歸仁頓首識

書可泉詩集後
詩以訓也匪意也匪辭也若首之亂淡後章之意近
而文王之化彰鄭國之淫見矣草蛇灰線間其辭不
見其形規其迹不見其實其於言意之表者乎是故
得意者忘言得調者忘意其次尚意其下焉者尚辭
尚辭而詩亡矣由漢魏而下可徵焉可泉詩其調卓
矣鐵乎宮商之間後世其必傳也夫
明嘉靖戊戌死洛韓邦奇書

鳥鼠山人小集目錄

國子生吳郡馬驥校
國子生江陰徐學校
國子生門人長洲歸仁編

卷一

樂府九首

辭一首

歌一首

五言古詩二十八首

原缺第三葉

七言古詩一十六首

卷二

五言絕句九十五首

卷二

五言近體七十二首

已上共詩三百六十十二首
俱正德間作

鳥鼠山人小集目錄終

鳥鼠山人小集卷之一

國子生吳郡馬驌校
國子生江陰徐學校
國子生門人長洲歸仁編

樂府

勦逆賊贈楊參將銳 參將會請是作於旌上故以為題

勦逆賊逆賊胡為來主將胸中有甲兵戰賊賊賊血朗韻賊賊蹶江邊荊魚鳥城頭振星月四海早知名九重先奏捷叶勦逆賊　君王撫劍勞將軍存張巡生余闕

一字出贈張太僕文錦

賊濠攻且急不恐吾何恃吾只有一字曰死環城舞干干連壘發萬矢横刀小吏隨拔劍壯士起請看攙賊之天梯燬賊之雲樓城上抵掌城下嚙指鬼兵走馬懿頓足泣楚羽叶淮西長城江東底柱叶五麟新頒天上符有詔不借舊刺史青陽蓋節海岱奏功都只有一字曰是

皖公門贈林郡丞有祿

皖公門皖伯城門可擊不可奪城可圍不可垂中有運籌決勝莆中英寧與賊濠一夕死不與賊濠一朝生君不見皖公門撾鼓奪賊幟揮戈槊賊營談笑逐賊退飛揚傳賊平浙都上奇績四海騰休聲君不見

水之北山㩲禪水之東山色山雲上江聲來霧中
不恐不大倒懷卧亦同風間鶴飛近孤塔樓龍蟄

高壽觀次韻

石坳苔滿翳竹圃廓深紙左洞響不歇西湖青可攬
圍鬱山以北江繞樓之前坐待高標月涼思秋影圓

寄家父携諸弟諸兒遊凌雲寺次韻

繫舟入古寺起登樓上樓風濤新山嶺寺在三江匯
合香爾飛飄飄渡上流點點我得山青青雲外浮
直北見長安夏隔雲山稠聊以娛吾親及此凌雲遊
呼僮旋置酒汲水林中湫壽觴醉起舞風吹衣颼颼
諸兒復諸孫歸來歡滿舟胡不卧空山風塵不可留
江上一長吟何曾動客愁

偶成

三東冠經年巴西冠成千舊儲運未起新儲運復遲
丈人憎何急征夫去不還伊誰憐少婦相坐涕漣漣

和康子呂子同謁横渠祠

道歷横渠道未窺横渠牆欲入横渠室先登横渠堂
門庭亦咫尺途路何遼茲鄉人切瞻仰關西有素王
横渠今呼爲横水横水之人至今後學二三子千載
斜門張先生宅爲張墅人家故云
襲餘芳陽也造詣深旦也充拓長理也探其秘耕也
揚其光海也豪以售塗也顯而昌衛也備啓後出門
未悉藏同爲關西人切劇建相将嚬六許頭心永勿

渡淮

蒼蒼臨淮水淮上多春風帆檣度星月返照猶殘紅
夜炊淮東女夜撈淮西翁古今有代謝淮水年年同

次陶韻贈楊陶園少卿二首

田園云將蕪歸兮胡不歸心既爲形役惆悵奚獨悲
來者覺今是往者知昨非寄傲聊息交豈與世相違
吹衣風飄飄出岫雲依依西疇有農事晨光恰熹微
萬物美得時吾生獨感衰天命信可樂有酒那復揮

其二

人皆輕王侯誰復振衣去飄飄鴻鵠心泠泠泉石趣
況此空谷躅達人獨遠舉清世重巢由治世欽伊傅

萬派雖殊途千岐乃同路嗟嗟壯遊人行行還却顧
是以陶淵明重節薄名譽長揖謝縣官無心事塵務
繼陶今有楊希陶固情素有園因名陶心與陶獨悟
誰是入陶園治安非吾慮雖謂溪淵深逃名名愈著

寄題疊嶂樓

謝朓有青山宛在郡城裏曲徑盤松蘿周垣錯荆杞
二峰迤起伏四山同徙倚鳥影月盈盈溪聲石齒齒
翬飛萬井樓鱗次千畦水尊當刺史衙秀出中丞里
赫赫名具瞻洋洋歌有美低頭見民瘼舉頭見君止
宿霧未能開夙心不可已振衣崇山中俛仰復何以

原缺第六葉

登黃鶴樓次韻　山谷

江上烏鳶蒼蒼江水清突兀石下舟獨橫橫江風來山欲
雨倚樓遥指江雲生涪州一謫翁不起江聲不住爲
翁鳴翁詩獨與翁溪在世故于今猶變更

和德涵仲木初涉武水之作

滸西滸東春花開春花習習春風來主人兀坐詩書
堆開戶始知春復回何人踏破石上苔客子攜酒來
山隈三年不見增離哀今日盡醉山中酤詩成不須
春雨催明朝策馬客子回主人躍馬猶追陪冷冷春
溪水潺洄山花拂拂非塵埃客子主人黃閣才致君
堯舜心恢恢欲別不別何徘徊

月下留別譚元孝

今夜對月玉屏觀明夜望月蓬溪山玉屏月華杯掌
上蓬溪月色山水間山矗矗水潺潺望之不見心內
艱何時仍把酒與君終夜相留攀邀月坐踏月還但
願吾人比明月吾心耿耿照區寰

逢春

壬申逢春嘉定山癸酉逢春崇慶舍甲戌逢春潼川
城乙亥逢春歸德野三年四地盡他鄉何事辛勞宦
遊者往年親醉百花中今年親舍白雲下安得摶空
附羽翰登堂百拜稱雙觴

登雨花臺　分得灌字

南山九月登宜數滿眼黃花醉堪握孤雲杳裊裊復逆
遲白鳥雙雙朝藹藹延閒看主荊東南野合衣冠猶
禮樂忽思我有塵世纓臨風欲向滄浪濯

終南行贈陳汝忠公慕兼懷王敬夫段德光呂
德涵呂仲木內翰馬伯循冢卿李獻吉憲使

北斗城南終南山下有涇渭灌灞同瀉漢太華東來
拔秀氣太白西出高難攀象冠綢衣雲端客驄馬嘶
向山水間公餘踏馬繫何處山青水白堪留扳知君
頗重文字交吁嗟乎山水之間有客有客貞且閒渼
陂摘騷席欲暖谿田誌書門常關涇野高風重山斗
對山浩氣充區寰河濱豪吟樽不竭崆峒壯遊轍將
環有此美人天一方使我萬里空愁顏爲我致謝諸
君莫長嘯只今四海多瘡瘝

白中丞畫瓜

種瓜老仙臨碧溪杖引活水崑崙西昨日花發雲如
錦今日瓜成玉滿畦小可三斗大一斛懷丹抱素羅
米谷必是此仙秘此靈何以一畝一畝年年熟遼東
瀛南不足論綠綠種種誇青門更看凡木復同帶瑞
瓜之氣彌乾坤獻入　宸庭光映珈瑪來　宗廟薦
涵緑　[illegible]
南[illegible]

原缺第十一葉

見司空水上平

代人贈陳少參渭

秦淮水帶明月明月盈盈照宮闕秦淮水映晴雲晴雲郁郁花氤氳秦淮水別行人緋袍白馬向三秦三秦淮水流萬里欲別不別情無已

石齋行奉贈石翁相國

齋巖巖石翼翼乃在峨山之南我山之北媧皇補天不敢煉神禹鑿山不曾勳栽培堅貞天地精呵護温潤鬼神力一朝移入明光宮桂籍直與龍樓通雲邊五色錯文采亭亭屹立迴長風於時生雲被穹蒼於時作雨霈鴻荒商彝周鼎摩日月地維天柱擎巖廊

於維貞石兮誰爲伍木以爲衣兮玉爲戶於嶽爲骨於廟爲鼓於天爲星於國爲柱炳炳文華徹徹帝居行窩與別墅墻高數仞不易覩比鄰咫尺對南軒揚馬陳李何足數

清江一曲歌次韻贈楊中書用貞

浣花溪邊時立馬錦江遥自峨山下逐江小結數椽屋水色瀠迴山屈曲萬壑松風吹復静一簾沙月遮還映細雨宜宜雲失村晴霞冉冉花迷徑屋中有客對義文子史昭回道義存過者錯訏楊雄宅望者冀登李膺門清風滿屋牙籤動三陳二蘇皆麟鳳江邊紅杏歲歲華月中丹桂年年穠黝翩環珮鳳池頭長

坳塘主人李白才乘雲遲鳳◇玉都回鑾[illegible]
旌節樓船新鼓江雲開杜史黄門躡仙香[illegible]
邀還催主人謝客報不至鄉巖虎洞空悠悠[illegible]
子[illegible]聯徘徊巖巖潛霍匕[illegible]
競秀[illegible]明滿與月浴翁溪口[illegible]
來主人欠[illegible]無言恍然猶在青[illegible]

烏鼠山人小集卷之一

烏鼠山人小集卷之二

國子生吳郡馬驥校

國子生門人長洲歸仁編

五言絶句

題扇贈毛指揮

塞北風塵起飛揚動遠征將軍屯細柳天子重長城

送白參議

繁客雲千樹隨人月半帆秋風辭薊北春雨夢江南

送馬吏部提學湖廣二首

盈盈洞庭月晶晶洞庭雲題詩頻寄我懸榻遠思君

悵悵此時別悠悠何地逢關中歸正學海內識文宗

病二首

搗藥就盤飧儀舟藉衾枕坐斗望清江終夜不可寐

藥扶江上病詩遣客中懷掀篷飛白鳥春慢落蒼崖

絶句三首

好鳥當窗聽奇峰隔戶看林開煙嫋嫋風動竹珊珊

入懷宣花雨打面紫關風舟子牽江畢漁人炊火[illegible]

而後寒煙白鸕鷀截滿河橫江相讓楫何處捉魚[illegible]

次韻游西亭子坐望終南山

雲含太白青樹擁終南翠何時一樽酒坐對名山[illegible]

長寧道中

東有舊長寧西有新長寧故里長安客勞勞何日停

名山道中

兩兩鶻鴿鳥飛向枝頭坐不必解人言自今客愁破

舟行口號

歌枕坐舟中不知舟外雨掀篷煙滿江漁翁杳前渚

山行口號

青青山外樹隱隱樹中人行行向何處處處有風塵

時雨謡二首贈彭少保幸翁

千峰收重霧萬壑放輕雷兒童拍手賀雨從何處來

齊粱燃褸氣巴蜀長壓土何當拜亭下爲謝彭公雨

經青霞觀二首

羽人迎客拜松間雲未掃笑問城市中春到今多少

羽人與客別鶴袖雲中飛借問長安道名成今是非

東征十口號贈曾憲副本忠

西方夜奏書天子憑軒怒下詔策三軍薄言富西顧 右頒詔

何人高韞櫝我自識明珠明珠照千里善價待人沽 右募兵

巴蜀不知兵利農備行伍明發布風雲着心振旗鼓 右練卒

抱藝各不同登壇何識信誰能諳武韜肘有黃金印 右較藝

不必夜觀書閫中自奇策百勝豈足矜戰壘多所陌

右逆賊

賊可從此來亦可從此去堅壁臥深廬彼今奈何處

右扼險

去年走犬羊今年避豺虎第一數諸將功成賀安堵

右遁賊

搥碎鼓鞞高踏破營巢歡壺漿攜道傍迎賀紅巾滅

右奏凱

上書報　天子西蜀有奇功凱歌附奏乃陣雲江上

紅右策功

司馬搖提書入奏　明光殿百拜下殊恩元功當首

膺右錫恩

醉翁亭二首

翁醉不在酒鳥鳴翁醉時翁醒非關醉醉醒翁不知

五柳先生醉三閭大夫醒六一復何似醉醒滁上亭

遂翁園亭種魚池次韻

潑潑魚翻藻垂垂花放春好懷尋處樂餘興醉時真

答鄒貿僉憲

細讀協恭詩令人數古詞江雲廻李棹山月送陶卮

渡江

池州渡江去和州渡江來九華江月出采石江雲開

次韻居埠寺壁上山水

怪底采芝人林居心不厭松聲石上聞山色溪中見

夷陶道川

耕夫不食稻織婦不衣錦誰家綠紵郎日日高樓飲

張指揮席上

月出山花白螢飛曲草明移樽向東海子夜看雲生

道中口號

生長在田畝不辨莠與禾朝朝出剪伐禾長莠還多

淮上

一夜澌生雪東風吹欲多舟人踏冰立不得渡淮河

與寧太守元電

歷代選合呂才名滿　帝鄉春風園呂在樂府識奚

囊

擬古雜詩

落日西隱地黃沙只隔城　君王猶跨馬挽箭射邊

營

幕中歌吹發選妓色傾城不許　君王聽時時並馬

行

歡喜　君王至西華夜啓豹房三十乘載得美人

歸

寶鎬房猶溫千官立　帝閣又傳仙仗罷　天語下

黃門

俘獻來何處龍駒戰骨見明朝獻　內廚擇入萬人

行

牧犬海子北放鷹海子南馳 輦且歸去公朝猶求

酣

迎佛何年至駐蹕想庬行宮方聽法休上退之書

行行佛子出兩兩眞人入仲春郊來郊經幟不曾[illegible]

上馬入皇城嫖姚典 禁兵猶言恩寵薄下馬坐[illegible]

營

帶刀執鹵簿走馬動金吾不敢舉頭立將軍時幾呼

利國道上

東有桃李園西有桑梓園同在春風裏鳥聲何處繁

火滿道中

去時春雪寒來時春雨殘不肯負山住空嗟行路難

東葛城

前有東葛城後有西葛城溪頭倉雨足江口白雲輕

畫扇

看看月欲生死在月下坐不見紅白花時時花影過

江上

月出群山上江波雲霧開漁翁誰與約獨棹小舟迴

江頭

繫馬坐江頭微茫江水流夕陽紅欲斂天際一輪浮

登樓

欸欸樓中歌拍拍樓中舞上樓月在山下樓月在地

題藍山人屋壁二首

福福屋上山濊濊門前水中有白髮翁日高睡初起

日出荷鋤去日入荷鋤來處處桑麻長家家傳酒開

畫圖

灼灼闌中花芊芊溪上草款款蝶飛來亂紅不[illegible]掃

畫松

松雲鎖千山松風次萬壑攜琴踏蒼苔策杖吟紅藥

畫月

倚杖看月立携壺醉月行雲開日皜皜風動竹[illegible]

李陽河

昔去江風惡今來江月平棹歌忽何處楊柳隔枝聲

望安慶

青山下碧流江樹引舒州千里輕帆外層層見本樓

寄別茶川徐給事瑞卿

只擬挐舟來不道開帆去縱有琴中音鍾期竟何處

月 正德庚辰

萬里同[illegible]月秋來的的明願將通夜白流照水西營

禁兵時屯紮惟水西

雪

疋馬出梅谿雪飛大如掌何處和舡人杳杳春江上

贈伍汝貞口號

內臺風稜稜外臺聲赫赫驄馬踏春風繡斧懸秋日

與方生見吟敘

子俱千里來何以爲子贈我有雙鳴[illegible]

王生小影

千里攜孤琴信馬踏芳草日近白雲[illegible]

贈王野亭

去城六七里有亭大如傘借問亭中人[illegible]

發安慶

官舸風力優舉首見池州帆指九華出[illegible]

岸幘

曉起浪如山晚來波似鏡岸幘月生[illegible]和滄浪詠

柬許伯誠侍御有約遊齊山不果乃放舟京口

濟山只咫尺不得一聯鑣別去還千里[illegible]詩丁卯橋

撫琴

徙席坐鳴琴寫我平生心平生固如此[illegible]

課士

晴日鳥聲長風吹蘭桂香才人出詞賦珠玉滿[illegible]

贈楊抑之御史

行行君且止前有乘驄使家住太華峰絕代出夫子

與白嶽山人

山巔一樹松仙人松下語晝長門不扃白雲自來去

答許侍御題詩蕉葉見贈

還剪北山石獨寄南山客前有海雲紅後有江月白

入山谷聞余德輝余瑞卿至[illegible]

遙聞錫聲遲知一仙至呼僧掃白雲騎鹿下山寺

石床

耕時[illegible]已紅臥處月猶白上爲河邊星下爲[illegible]邊石

天柱山

東有天柱山西有晴雲山上山引黃鶴下山飛白鷗

開堰

舊堰屬雲根新渠剖霧痕何當跨龍馬天上仙崑崙

石松

山石大如磯上有千年樹夜靜挂明月空聲鶴飛去

石屋

鑿室天地寬翻經日月久不見當時人空憶無何有

見九華

江邊見九華蒼碧藹天際回首看中流群娥鬪高髻

繫舫

繫舫老洲頭清江入戶流翩然對九子倒影水中浮

北峽大關

結廬萬松巔醉即掃雲坐開看野草花春來刺苔破

擬林八絕句贈蕭子

春雨散芳魂東風悄清骨攜樽醉倚梅終夜看明月

梅塘

橫塘虹欲垂濯水鶴初翦[illegible]影落中峰晴日梅開處

梅亭

出谿花殘石臨溪枝覆滿月明更吹笛何處倚闌干

梅渡

何處是通津梅花照溪石扁舟日往來今夜月猶白

梅墩

砌磚占東風梅花開滿叢臘前先映白春後欲堆紅

梅徑

一夜東風顛梅陰交石磴曉來獨杖藜明月猶在徑

梅溪

溪北梅花紅溪南梅花白水月誰與期來照梅邊客

梅磯

卷石瞰江頭梅花開處處折得一枝春爲我遊魚去

六言絶句

登陳伯玉讀書臺

青山矗矗雲邊春月盈盈江上登臨歸去踟躕感遇

歌來惆悵

石山道上

路夾河山千里兩年四度徐州岸岸桃花水漲村村

竹樹雲流

代人贈陳少参　分得重字

細雨斜風習習桃花春水溶溶玉驄嘶入何處秦山

迢遞千重

濼灘道上次韻

方屋八家九家石橋五里十里居行瀛海大邊親舍

崆峒雲底

和康子昌子同往浙西之作

早花晚花叢發黃鳥白鳥群飛明天浙西亭子客來

初啓山扉盡日徘徊亭上清風明月依依

七言絶句

西湖歌四首

幾見君王鳳輦過西湖行樂又笙歌宮中桃李春

無數誰道湖大水竹多

赤日炎風滿太虛君王立馬看芙蕖瓊樓不在西

湖外只恐炎熱入鳳輿

翠殿離宮下玉河樓船擂鼓泛入蹴荷水光日氣相騰

射不識西湖涼幾多

曉起天街雪未殘君王踏雪御金鞍西湖不似深

宮暖湖外人家屋更寒

登清音亭

亭在山中最高處週遭松竹盡陰陰試披雲霧一回

百十二層雲殿閣深

飲慈航寺有感次韻

歌聲何處發輕舟遊寺疎雲帶遠洲細雨不晴晴不

晴陰陰一似去年秋

和浙西壁上之作贈康德源修撰

出人讀易茅堂西春水流花到曲溪　天子即今唐
賢路碧山那共白雲棲

弔扶風孫尹璽尹死節罍陽

廟因赤子圖形立碑為忠臣賜命開感慨客臨桑水
哭顛危人抱蜀山哀

見鴉

纔見飛烏掠地低忽看風翮與雲齊平明亂入蒼煙
啼遍春叢楼碧樹棲

直後湖

捲來桃石坐洲邊水白風清不可賦淡淡花深似
海熒熒星月皎如天

贈楊廷獻太守二首

鳳凰臺上參差花朱雀橋邊賣酒家欲別莫辭花下
酒孤帆今夜即天涯

綠樹青山望欲賒滇池刺史坐新衙夢中浙浙江南
雨雲外離離冀北花

黟縣二首

行人家住朧山西春鳥秋蟲唧唧啼夢裏新豐紅日
近望中太華白雲齊

夕陽返照萬山西樹色朧朧鳥欲啼處處水清村舍
客家家酒熟稻粱齊

九華山四首

白雲高處坐吹簫上有仙人王子喬九十九峰遊戲
遍翩翩騎鶴凌層霄

仙子游山三十年鶴驂時出白雲邊九十九峰遊不
遍醉邀明月歌且眠

不獨瓊奇如太華亦有蓮華煙霧間醉來忘卻歸
客九十九峰何處山

九十九峰奇復奇恰似千葉花離枝安得采藥留雲
上日與仙子遊天池

打虎行擬古一

龍驤萬騎鶩若雷逐虎時出鍾山隈山英獲將驕虎未
死飛報　君王打虎來

打魚行

百里橫波禁網開魚人獻魚爭還懽月落秦淮鼓聲
歇江邊　天子打魚回

白雲巖

灣谷斜風舞欲晴漢壇殘月挂遲明仙昔乘鸞從飛
去珠樹瓊崖雲自橫

蕭刑部移竹二首

湘江移得萬竿竹下有新笋千尺長瑶階月出仙子
醉雲裏簫聲舞鳳凰

不必吹簫引丹鳳竹高自有鳳飛鳴種竹仙子臨風
醉來鳳翩從遊一帝城

雨行二首

千山雨漲百尺強龍仍飛泉亦石塘欲掃重陰風不勁派舟覓日横離傍

欲晴不晴秋雨天一晝一夜聲綿綿安得大風東南起掃却晥山千里煙

甚龍贈李生

何處轟天霹靂聲桃花杏花相映生蒼龍二月起群蟄春滿皇州風雨晴

壽翁壽秦中丞次韻

海上金莖露曉芳天邊玉露泥朝陽黄花十族年年醉白髮三千歲歲長

贈汪太守淳

之子雜珮聲珊珊五馬騑騑屬地官湧道滇池在萬里滇山削壁坐中看

席上贈王參議如皐

鳳凰臺邊花草香樓船二月下湖湘洞庭水闊黄鶴遠清都人坐紫薇堂

送蕭若愚刑部

扁舟暫泊蘆花湄仙子乘帆欲去時一日相思十年夢曉峰如畫不能詩

鳥鼠山人小集卷之二

原缺第一葉

旅思未初歇霜圍月更明逢人問前館鳥外即山城

宿平羌驛二首

繫舟聊爾待投館若為分月引三溪樹山分九頂雲花影燭邊見蟲聲席上聞相談渾不寐爐篆[illegible]餘薰

山丘一里遠村落數家清竹與雲俱寄風於鳥欲輕驛邊舟泛泛江上月盈盈抱病聊欹枕詩情客思并

發羅江即事

水滸家家竹山原處處村雲生新瀆樹江向播松源哭賊聲猶渐愁軍氣欲吞兵戈翻勝負離亂向誰論

再答胡德陽

竹映穿城水雲屯傍郭村此方即蜀谷何處是桃源興逸詩堪畫吟酣杯欲吞閭閻備辛苦借箸為君論

南莊

崖上崖下竹舍南舍北雲野人時識面溜溪入共論文赤壁舟初泛滄浪歌遠聞等閒醉醒酣向謝繽紛

發眉州

江樹起春聲江雲繫客情舊山元有姓蠲彭得名有山以細草不知名桃李花初重鴟梟翅欲輕不堪兵火地下馬問孤氓

發青神縣

石磴盤江渚芳亭瞰柳堤地因蘇氏重山與岱宗齊濟北猶兵燹巴東亦鼓鼙昇平知有日愁聽路人啼

同尹之先楊氏俞遊流杯池入龍巖寺

醉入龍巖寺坐聞松竹聲鳥栖一枝穩雲放萬山晴
思出高岑逸興同陶韋清晚來蕩輕槳春月半江明

冗

不道朝朝冗真堪處處安心勞慚政拙性癖覺詩難
九月雲光淡三江風色寒青巖蒼鬱處花意不曾殘

次中巖四首

舟撐橋下石波撼月中樓曲磴循松入懸泉傍竹流
青蒼千樹出紅紫百花妝有景誰能道吾將移日指
並岸雲爲嶂重巖石作梯橋平花在水簾捲月當溪
鳥擇千松亂風扶萬竹齊絕憐清麗地一一未能題

石奇雲生處山梯花發時溪平隱見松竹共葳蕤
絕壁泉交瀉危橋藤倒垂黃昏歸去晚山意總相宜
繁紛天初霽尋詩日未曛鳥投千樹月松領一山雲
石板苔初繡谿亭水遠分棹歌驚客枕況復夜深聞

過竹林有感呈六叔父

叔父遷官近郎官應宿尊況逢桃滿縣又得水盈村
辭見陶歸樂騷知屈去冤南皮有書硯清白本家門

席上

昨夜春雨足今日春風饒舊樹柳將密新聲鶯欲嬌
荷簫歌窈窕邀月坐逍遙不盡主人意携尊江上橋

夜行

山村引春程山鳥起春聲野鵲兼雲宿浮橋水獨明
星疎河欲掩風急樹還生誰道夜行好幽行夜更清

西征贈彭宮保

雲捧黃金殿香浮白玉臺臨軒　天子送秉鉞相公
來舊策三韜出新圖八陣開丁寧巴蜀路早晚凱歌
回

席上答盛太守越學正次韻

秋興欲兼程座中楊柳聲乾坤元混沌花鳥各分明
箇箇田夫喜家家春水生醉同知己飲風雨一番清

登陳伯玉讀書臺

絕代文章客瞻依倍感傷正音先李杜大雅失王楊
山色金華重江聲獨坐長萋萋芳草合明月下空堂

出郭過萬壽寺二首

十日城中坐一朝郭外行高雲爽逸興平野適閒情
鷺立橋邊影泉翻石上聲登臨聊借榻長嘯萬山晴
野寺暫徘徊城中車馬催參差多古木屈曲有高臺
門迥藤蘿出堂空雲霧開山僧具袈衲揖客問何來

齋夜

城上三台迥壇邊九淅水名鸞鳥飛風落樹雲起月
含山道暨奠邊豆冠裳肅珮環從容畢典禮猶見戴

王氏三兆

江東愁欲深渭北思難禁討叛功名薄旋師歲月侵
山河壯士力岸曓野人心阮籍多才思徘徊獨苦吟
風勁客堂深殘花半不禁潮生江月起山斷野雲侵
汗簡千年事庭闈萬里心攜樽向采石欲共謫仙吟

別留徽州克全

姑孰經旬合蕪湖數日留聯牀坐風雨並馬話山丘
月下李白醉江邊杜甫愁橋頭忽分首相對各悠悠

何池州移樹結屋初成而予適至座上索題

春風移白楊夏日蔭虛堂石裛翠微潤花含玉井香
主人初下榻客子遠攜觴更欲邀山月吹笙引鳳凰

文殊寺漫興

田隣客不至雞犬聲相聞處處新禾長家家春酒醺
青山飛白鷺碧樹抹蒼雲閒過橋邊寺徘徊日未曛

次文殊寺

又入文殊寺雲高秋欲晴梵餘僧坐寂定起衲衣輕
滿戶松梧色當檐鐘磬聲即今秋水發何日渡宜城

席上贈李生蜀人

江邊逢李白待月坐滄洲采石詩千首匡廬酒百甌
風飛紅葉細波動白雲稠　天子呼還醉長安吟未
休

贈丁貢士兼柬戴太守

聞道丁生去悠悠詩思長空懷孟東野忍別張文昌
墨臨山月白杯泛水雲香莫惜江邊醉行行非故鄉

寄席材同黃門

長沙天上客何日召金門敢諫臣無草當黏君有恩
夢回青瑣切春在綠羅溫相憶還千里滄滄江水渾

別亭留別楊參戎林何二郡丞

駿馬立郊門青山酒一尊元戎分小隊辭從啟高軒
鶴起楚雲盡雲消巴水渾草堂一回首四顧覺猶溫

登靈泉寺二首次韻

磊磊山上石泠泠山下泉千松盤路細孫塔倚城偏
花發留年麗春晴物色鮮蹊蹊縈絕頂咫尺五雲天
城陰覆古寺峰影落虛泉背嶺通村窔緣崖置屋偏

風聞千鳥逸煙暖百花鮮雙鶴翩躚起憑高坐碧天

登龍湫

獨步登龍湫空中湫水流倒懸石硼湃迴合山浮游
覓句捫蘿及探囊得句稠不知王子晉何處戴笙遊

與李川父夜酌

與子話溪頭溪虛雲欲流情長燒燭短坐客放杯稠
濯足洞庭水題詩黃鶴樓文星逼牛斗萬里李膺舟

贈李濟之

李白向何處江雲流素輝蒼梧碧樹出洞庭黃鶴飛
故鄉看鐵笛遊子戀斑衣明月登樓夜高山在玉徽

[illegible]鶴夜坐

與子坐遠夕灑然今日心清松鈎流月影鴻雁送雲[illegible]

抗疏金闈彥傳經鳳閣名蛟龍起池上風雨動江城

寄曾教諭濵

一代曾南豐才名誰與同師儒憐澤國芹泮揖高風

名出坡翁右家居山谷東題詩寄千里廬岳世龍從

涪翁山谷三首

摩詩坐山谷谷水天邊流篆畜蛟龍動潭空牛女浮

藤盤玉齒齒簷嶲雲悠悠欲續西崑調探囊行復留

山齋留絶代谷寺傍行宮雲臥青牛穩天盤白鶴空

廟堂無太史泉石有涪翁斷壁題詩處寒煙玉滿叢

曉起入山谷緣蘿煙霧開隋皇遥許地漢帝獨留臺

絶代絲綸客當朝柱石才山名吾宇宙鶴錫浪飛來

次韻湖東草堂贈歸生體之

湖西草色青湖東花氣氛潮生沙南月風約洞庭雲

半簾呼鶴至一榻與鷗分朝引蓬瀛客仙郎有令聞

登塔

登塔意何極乘鵬欲御風手探月出窟足躡雲行空

指顧幽燕上徘徊河漢中庭闈只咫尺恍惚俯崆峒

分得白鶴觀

登臺日未暝何洞草猶薰相傳洞有香泥鸞鶴翻蹤起開壇

縹緲分皖山松度月兩鵲水石巢雲細路臨蒼翠憑空邊

[illegible]

天柱寺

寶誌昔分寺左慈今別山廣臺瓔帝座層閣俯人寰

枕上三峯出壇邊孤鶴還四時對蒼雪瀑布晴潺潺

登天柱閣二首吳在其南楚在其西斗牛分野

與客上江樓橫江山欲浮雲當天柱出月傍小孤流

帆外收吳楚樽前落斗牛瀰漫忽千里倚檻思悠悠

舊嶽摩霄近新樓倚岸明星河上下動日月東西生

雲起吳山盡潮來巴水平憑高還萬里廊廟不勝情

城上天柱晴城下天柱明窗含千嶂小簾度萬帆輕

草樹村村落溪橋岸岸平登樓王粲興放鶴謝安情

吳塘陂新成二首

千里聲潺潺陂塘水不[illegible]天[illegible]彰影懸破皖公顏

鑿玉翠微濕流雲[illegible]漢[illegible]行[illegible]見新柳晴日鳥綿蠻

榜舟入新堰柳暗綠[illegible]田玉分將天柱雲

條野家家沃風花處處大陂名吾宇宙一力媲古分

鳥鼠山人小集卷之三

鳥鼠山人小集卷之四

國子生吳郡馬驥校
國子生門人長洲歸仁編

七言近體九十五首

汧山書院

城北山高擁樹青城南月小傍樓明連谿雨過草花發深院客眠春鳥鳴方伯有書今萬卷郎官能賦亦西京輕雲此地堪攜杖流水何人解濯纓

壽涯翁少師

蒼生此日稱元老　天子當年識聖童一代文章真獨步四朝勳業許誰同斗山望切雲霄上桃李心酣雨露中但願上公登上壽長將春酒拜春風

宴凌雲寺

登山作賦堪為客引水流觴更作東鳥避甚聲飛竹外酒傾泉色映花中高低亭出松梧密清濁波分煙霧同山意欲拚遊客醉歸雲終日坐籠從

遊凌雲寺與丘揮使及陶司訓燧入就日峰與胡太守準劉節判時中宴覽秀亭共得二首

昨來浩發遊山興攜手還遊最後山春色照人叢竹裏鳥聲留客淡花間王通暫擬河汾講嚴武能開杜甫顛端坐亦知僧定好屢氛繫轡未能閑

天邊曲磴交蘿樹烏外重陵對石扉刺史朱幡雲遠

引將軍紫電日爭輝江郎入寺何今古山意看不欲是非不厭僧閒春上酒放歌終日醉忘歸

將至雅州東祁太守

問訊昔曾勞遠使追陪今得並高驄隨人處處飛花雨拂面朝朝柳絮風邛雅路長行不倦嘉犍雲露望何窮幾家茅屋連雞犬春半看山雪未融

雅州

征客愁看雲隱隱居人慣聽雨瀟瀟將軍列寨屯千騎刺史分符控百蠻萬樹橫斜江上石四時春靄霧中山人耕細竹寒煙外春在叢梅凍雪開

三錫頌聲騰高都憲文明

出入還須將相材　君王簡命日邊來千村雨露星軺過萬竈風雲玉壘開御史才名留五鳳中丞地位接三台兒童處處能歌詠奏凱新詩次第裁

威遠道中即事

蕭條東北才煙火巃嵸西南復犬羊處處旌旄屯野戍家家砧杵急征裳軍來愁聽孤村哭賊過誰為少婦傷推轂真傳新總制坐看星劍落欃槍

書學士勉胡生休

織書初直黃金殿撰草還登白玉堂雲外蓬瀛唐制度天邊星斗漢文章豪吟山水王維興醉寫蛟龍李白狂莫用臨圖重相索應隨聯步入徵郎

同遊少華縉紳諸君子遊廣德寺

主人強酒醉初醒客子能詩去復停遠水近橋山磊
磊低廊高磴竹青青山林日月留仙夾鄉里衣冠聚
德星座上衆生雲欲合半空樓觀出雷霆

雲臺觀

望望仙臺勢絕奇青樓碧殿倚天池鑱蛇欲捧 君一
玉劾風雨新開御史碑月夜梧高雙鶴舞洞霄雲近
七星移孤峰突兀懷中起萬木蒼蒼白日遲

分題賦得月池留別太之用修用敘用美用貞
用德用安七君子

夜半鳳西樓上望一輪明月對方池萍開星斗昭回
地龍起風雲變化時春草句高聚樂多秋陂興遠杜
陵詩相邀池上留連別此月明年何處思

登太華宮望嶽

幾經三華聳空遠今對三峰望欲勞玉女盆虛雲不
去仙人掌動月初高天邊蓮吐千年實鳥外煙浮萬
里濤安得結廬山上住石牀爲枕避塵囂

馬上東河南劉太守 思賢

十載聲名四海知一言巻裏見新詩杜公音律非唐
調屈氏篇章自楚詞衡岳山高青滴滴洞庭水遠碧
漪漪於今初下河中榻秋月春風慰所私

道中立春

[illegible]落盡新細雨斜風裏曉塵客裏[illegible]家多[illegible]
夢醉中酌酒易爲春龍山西去鳥能[illegible]渭水東來月
似銀回首庭闈萬餘里青絲白玉送誰頻

謁 孝陵憶往歲同黃吏部仲實遊[illegible] 獻陵

裕陵有感

諸陵十月風色寒冠裳對越聲珊珊 極稱尊[illegible]
星拱孤峰突出千山盤杜甫題詩頻憶李孟郊聯句
更稱韓相逢忽訝相思地揚子悠悠蜀道難

直後湖次韻

一洲一榻水天中草色花[illegible]山雨衝泉翻樹
綠海雲扶日湧波紅身如[illegible]翰心亦澹虛混
太空望望鳳樓天尺五[illegible]闕鐘

吳太常借山亭子

主人省識龍門士客子欣逢鳳閣仙山未借時詩滿
腹亭初醉處筆如椽層巒疊嶂青松外直檻迴廊碧
沼邊輕展着來看不倦舉頭尺五九重天

別舍弟可宗兼贈黃生

九月九日風颼颼何處金錢開欲摘插餘靡詰茱盈
把賒到淵明酒滿甌悵別[illegible]看江上月懸思愁見驛
邊樓聯鑣況是聯牀客汴水泰山六第遊

送范僉憲

北闕衣冠初識面南都[illegible]

望祖禹源流自洛來□渡月明潮赤洛河橋□細衛
仍開請看道路行還上膽落當年御史臺

舟過玩華亭

攜樽絶巘昔曾上跨馬危橋今又來玉筍纖纖傍雲出畫屏疊疊當池開千叢秀石鬼神鑿萬族奇花天地栽好向山中作山客對山高起看山臺

次韻王谿春漲

大魚小魚時浮沉溪上雪消春水深客子呼舟衝雨渡漁人載酒傍巖尋竟日花晴飛翠羽滿堤沙暖聯珍禽臨流更有看山興自起移牀對遠岑

次韻紫洞泉香

碧洞青泉物外奇飄然莫厭羽人爲旋烹白石采山處坐對斜陽放鶴時雨來雲合龍初起春到水生魚不知回首西岑遠突兀海天開出秀蛾眉

舟出江陰

三月望日月色新皎皎扁舟何許人帆入銀河星欲動岸拖瑤草露初勻崚嶒只擬終南影佳麗還同建業春幾夜夢魂到閭里覺來對月重思尊

和孟御史洋望之何中書景明仲默薛士事惠君采李刺史濂川南禁中春雪 凱山作

遥憐今歲長安雪萬里隨春下九霄色射黃金天上榜影迷白玉月中橋 便宮草㬋憑花濕別苑風寒

□雲落乎□賈今堪倚和御河上新柳憶聯鑣

偶登焦山遂入金山次韻一首

壁立波心千尺臺曉雲扶日座中開潮來江海吞吐鳥逐帆檣互往來一代王維空有畫千年張祜豈多才登人心目総歸去坐對山花酒滿杯

何年突出水中臺赤殿青樓四望開上島下島比肩立遠山近山當面來濯纓幾有滄浪興立世慚非砥柱才望極龍鄉天萬里有花無伴亦銜杯

金宮突兀大江心碧石滄波面面深蜃閣潮生近浦棹歌隨梵度空林乾坤水抱一丘地日月雲連兩岸陰登眺獨憐驄馬客高山近浦正宜琴

次韻答吳太常白樓借山之作

開緘細讀借山詩已分山靈得鄧辭竟日春聲鶯有約滿亭夜色月無私堆來珠玉黃麻草種得梧桐綵鳳枝樂在行窩都難借不妨邀客醉山巵

冊過句容 八月二十日作

攜囊又踏三山路奉使真浮八月槎庭院有聲秋滿樹窗櫺無影月沉花地遥鐘阜尚書里門對茅宮御史家幾度相知空有約江南江北望還賒 爲張汝周文儀書時範三侍御

謫仙樓

白雲高處采磯頭縹緲何年建此樓山擁蛾眉遠岸

立江湖牛渚兼天流得歸棠屋陶潜醉不見長安杜
甫愁千載詞人空有歎青山青冢思悠悠

贈京口遊生忠省親南昌．

名山爭説金焦勝中有長江天際來安得與君時鼓
櫂便應許我日傳杯春風酒熟彩堪戲秋水波平帆
欲開夢裏庭闈重回首匡廬遥在白雲隈

登齊雲巖二首

仙子何年別此臺琳宮瓊宇自崔嵬半空香案飛峰
出百里懸河一線來碧石洞邊山屈曲白雲天外路
紆回憑高何地長安客曉霧依微望欲開

石作門庭玉作田家家松竹畫翩翩群峰峴屼丹樓
上細路徘徊白日邊虎竇分明雲欲捲桃源咫尺洞
元穿住山道士今何處萬壑青青白往年竇有虎蹲懸有小跳源是日道士以事他出．

羊棧山館次韻

萬山淅淅秋風亦入棧出棧無邪忙珠樹鳥驚隨月
起石橋花逐流雲香田傾半壁水千畝路夾層霄松
百章何處隴山忽眼底只無鸚鵡猶吾鄉

陪陳侍御子敬遊九華山

只聞三島人間絶不見九華天下奇五經一幅江邊
畫李白千年石上詩大嶂小嶂子仮海上峰下峰花
出枝蓮子荷花一色碧浤浤滄海真爲池

和陳侍御子敬遊玩華亭

玩華亭子五溪邊雲日深深十月天絶頂共[illegible]
目半崖龍首來齊肩振衣欲着謝安屐彈劍初停祖
逖鞭少待拾遺尋仙騎至探囊便有白雲篇

登謫仙樓

昔瞻磊落匡山像今上嵯峨采石樓天子呼來醉未
醒長安眠處吟不休行行白鳥乘江起點點青峰對
浦浮何處煙霞浪埋玉蛾眉殘月不勝秋

虎踞山次韻送劉戸部

下視群山虎踞尊離筵映日照千村琴樽待月留江
口帆葢乘潮過海門三載官聞同日月兩都天遠共

乾坤東南多少蒼生願前席還憑君入夜論

思侍御贈歸生體之

蕭蕭暮雨比堂深點點秋雲暮草陰五夜讀書燈下
淚三年抱塊夢中衾梧桐空有春暉澤機杼能忘寸
草心我亦天涯陟屺者短詩愁向使君吟

中和橋次韻送林介石時胡藻潭以詩見惠因
謝之

繫馬城南倒玉樽青絲貫酒又前村橋邊水竹圍江
市壇上雲霞捧 國門別思依依聯日月行蹤納納
任乾坤歌來白雪知難和風雅騷壇仔細論

崖山雲霧盡意與楊靜修

次韻答曾吏部汝鄰兼酬劉刑部士奇

長安二月風凄其繫馬垂楊貪故人春日池塘千里夢南山風雨十年思詩逢杜老應憐甫字向揚雄擬問奇不獨平田歌白雪西陂亦有鳳凰詞[illegible]

兗州道上寄羅太守子文

南臺昔日聞風采東郡今朝仰頌聲政簡不同齊野俗門牆自有魯諸生春風潑潑嶧山雲秋月娟娟泗水清登眺有詩凌杜甫海雲突兀對孤城

送歸生體之還長洲

停舟且買江邊酒與爾開樽對遠山遊岸白雲晴冉冉隔溪修竹翠斑斑士人欲賦吟還苦客子能詩興不慳春雨半帆青萬卷隆雲還自上都還

贈劉生寬

晴雲萬里生奇峰有客有客鄉思濃海外應尚青囊靈窓前鄰水碧溶溶行人地迥程遲入國子門高負笈從去去乘天秋浪發雷聲八月趁苍龍駕行人[illegible]

送民部郎士衡守汀州

藹藹群山江上青樓船八月下新汀緋袍重見臨潼浦晉曾為潼浦尹皂蓋今看出洞庭[illegible]片時雲縹緲掀蓬千里月娉婷遥知坐後相思處[illegible]有樓高不

高汀有南樓

三月一日得來字[illegible]

三月一日踏花回倚馬青山天際來江上雲生晴亦雨城邊草長晚猶灰兵戈道路啼聲歇社廟兒孫笑口開不得繼鞏報　天子紫堂剪燭且銜杯不與上席成

贈錦衣千戶

看盡江南春滿山桃花流水亦潺湲敬亭[illegible]雲坐采石磯盈路月遠萬里錦衣天上客十年幽夢殿中班翩翩白馬青青草詩在嚴承杯酒間

待留徽州不至東傳太平

徽州太守期不來太平太守樽常開不携酒伴時千酌空撥愁腸日九迴羽檄翩翩江南虎苑馬空屯冀北臺閣道諫臣動　天子　鑾輿早晚駕龍回

送薛助教文

五夜滄江春水發翩翩畫舫漾旌陽孤帆細雨飛群鷺合浦濃花照錦牆　天子辟雍分几席諸生泮水望門牆章編欲斷誰堪續石鼓蕭蕭仔細識

登景山雷峰俗呼[illegible]

空中石磴雷峰頭拔雲下見金陵州青山黃山向背立大江小江環抱流松護靈湫冬不凋草披仙洞春欲浮竟日鸎聲雜魚唱不妨借榻留丹丘

登凌高臺次韻

歌舞三千何日廻空留江水抱荒臺寺頭雲遶石猶在浦口月高潮自來路入煙霄松蓋長山圍城郭畫

有時放歌欲罷曉霞生不惜仙翁醉歸皆

送徐給事之鑰

龍武營高鼉鼓收星旗月羽照彤樓篋邊停雲屯
馬禁內打魚花隱舟舊苑歌聲多起新河舞影縱
何留江頭悩殺杜工部碧樹連天無盡愁

少司馬王公荊山書屋二首

攜節曉起望荊山數仞嶙嶒河濟間東海鷄鳴紅日
近泰宮鶴駕白雲閒主人結屋凌霄漢客子登門集
珮環萬木翩翩千鳥逸少陵詩思滿人寰

巑岏荊山高幾許蒼雲碧樹鬱嶙峋山中采鳳瑞
天子門下金貂侍主人晝繡歸來草堂重　宸翰寵

賁花地新爲謝山靈加護愛彌綸王業正艱辛

送林二守以賢

翩翩紅日照征衫鳳節龍旌振　御函江市花酣二
進酒海門風勁一開帆名開　天子新加秩班行諸
侯舊列徵功在淮西説裴度大龍盤重石巖巖

送胡民部廷祿

孤帆遥自日邊來江霧浸浸千里開瀲灩雪潮花湧
漾洞庭雲起鶴徘徊通家望重還三代甲第才高自
八垓秋浦月隨海潮至離亭歌闋一登臺民部乃祖與家父游
翁與生俱有官途之交故云

賦得小孤山贈王尭

不見小孤天啓關巋然屹立江水間春濤湧日吞龍
鬪秋影搖空鴻雁還已訝淮西爲底柱更看江左作
東山百川到海天無際風不揚波雲自閒

伍侍御懷甘慶成侍宴有作次韻二首

蹕蹕宮柳帶春煙　天子乘龍御御筵爐裊瑞麟香
外細緑承仙掌日中鳳近臣縹緲聯高端詞客春容
屬大篇今日與君俱萬里鳳凰城闕夢依然

御溝雙帷五色雲千官繡服侍春筵建章柳轉流鶯
過華蓋雲移雉戲圓賈至渢渢歌古調岑參爍爍和
新篇年來郊祀鄰多曠一望離宮一悵然翰林御史俱侍宴得預焉

贈江内翰景孚

因君思入鳳凰池環珮珊珊退食時天上玉麟春細
細柳邊金馬去遲遲半符郡小寧海寇九奏聲諧正
憶燮試讀　聖明天子詔即看剖切侍臣詞

望大龍山至大龍山值雨二首侍讀同年李公侍御王公

江頭坐愛皖山晴翠壁蒼崖千里明松上鳳開雲不
繋壇邊泉落深初平煙霧鵬舉尚署殿雷電山搖御
史旄咫尺集賢新設險淮西今古亶長城

此日山靈晴未晴龍湫宿霧照山明鳥栖高樹雲藏
瀑水漲野橋花與平仙子半空驂鶴駕羽人絕壑導
霓旌蟠桃初摘蓮霞飲細雨何妨醉入城

贈劉中丞

曉起江頭驛吏呼　君王簡命下留都蘭臺久[illegible]滌
宗士御史官高已大夫龍虎江關盤踞鳳凰城闕
尉撫趨朝看夜半臨前席秋月娟娟照玉壺

金陵觀音閣

振衣獨上觀音閣下有長江抱閣流當戶萬濤浮煙
霧隔繩千艇度山丘虛檻逈出丹崖穩危石倒垂蒼
蘚稠望斷浮雲今日淨　九天端拱鳳凰樓

泊之河有懷傅太守鑰

美人咫尺不相見搔首麥畝奈爾何勝有酌醉邀月
酒空數擢夜扣舷歌弱雲娟娟江東樹細雨漫漫驛

北河懷抱儵然向誰瀉百年遊子鬢先皤時長希洋十一歲

題清風樓樓爲黃御史建

煙樹蒼蒼複遞樓竹垣娟娟動高秋溪邊山引飛吳
出堦下水連巴楚流御史堂深寂寂清風碑斷思
悠悠掃苔忽復坐磯上歌罷滄浪看白鷗樓有記在公閣老所
俗是日以待舟坐磯上者久之

有懷太白山人孫一元兼呈唯嗣子李獻吉

太白山高高入空片雲咫尺對崆峒斗邊城闕還秦
漢岐下冠裳自鎬豐花鳥春來愁杜甫琴書老去傷
嚴公飛飛千仞山中客卻在扁舟震澤東

陪歲仲鴻宿西谷

嵩嶽仙人騎鶴至囊中惟有白雲篇南濱的的看文
斗東觀翩翩憶彩箋杭出匡廬邀月醉坐臨天柱對
山眠蠻煙瘴雨昌黎道萬里搏空赴日邊

寄許侍御伯誠長安人時在京口

看山空負池州約邀月直懸北固思文泣鬼神丁卯
地筆驚風雨少陵詩半空孤鶴臨驄馬五夜玄冠夢
玉墀南海翩然搏勁翮九苞燁燁慰吾私

山谷夜集徐黃門之鸞余侍御珊

踈鐙細雨坐僧堂階下泉聲遶殿長四壁風煙山突
出半天松竹路廻翔鐵冠引鶴迎星使青瑣搏空下
夕郎谷口千叢盡蘭若流雲故故傍人香

浩翁山谷

南嶽翩翩逼大空下有太守時鳴驄漢唐日月煙霧
上淮海乾坤水竹中驚起鶴回路縹緲飛來石出山
叢龍題詩懷古黃門切作賦登高御史同

堰上微見皖峰

皖伯山前人似玉舒王臺下馬如龍翩翩五老倚青
壁鬱鬱九子羅蒼穹特出壇邊雲不妬卻回島外霧
猶封鸞驂晴日同風起華岳蓮開飯赤松

天柱山

[illegible]縣潛峰江上起舒州[illegible]柱谷邊橫平臨北極星辰
[illegible]旗日月生瀟[illegible]離傍天雲[illegible]連迴龍[illegible]到

曠[illegible]偏臨[illegible]高[illegible][illegible]巒猶雜百代公瞻漢武[illegible]

望皖山歸來馬上盡見諸峰

武帝臺高出吐煙皖公祠近樹飛泉峰巒層疊龍僊
羅巖鬱嵯牙鳳欲騫江北九華漢南嶽處東西石屏
高計天翩翩細路迴雲上渺渺朱旗下日邊

觀射次桐城觀射韻

欽臺冉冉起荒煙靄嶽翩翩照荒筵壇樹聲沉魯鼓
動半仙影落劍旗圓百年絲竹留殘器一代宮墻出
斷篇季札還臨心卓爾鍾期端坐思冷然

南嶽

翩然潛霍散群巒鳳集龍翔霄漢間影落東溟日初

起座連西嶽雲欲還錫來皖伯臺邊寺鶴去帝王閣
上山萬頃吳塘浸蒼碧家家流水日潺潺

白髮

曉起初憐白髮生却聞征鴈旅魂驚少陵戀國心千
載張翰懷鄉客萬程墮淚　聖明今日詔斷腸威武
舊特名問兒老大心猶壯坐看銀河牛女橫

對九華

曉起江邊對九華層峰疊嶂鬱嵯牙芙蕖冉冉浮滄
海髮髻脩脩映彩霞影落樵波驚鷺起色凌初日帶
烏斜諸仙何處乘來鶴竹石園霙自作家

[illegible]

[illegible]鶴歸[illegible]樓外曉[illegible]
[illegible]地轉殿中簪紱集開長冠拜舞雲門合[illegible]
扶日影來朝龍翩然下徽消東華春色映蓬萊

登天柱閣二首

昔人題詠在郡圖我今移閣滄洲隈翩翩鸞鶴道天
[illegible]江抱地來檻外樵歌飛白鳥城邊帆落度
蒼[illegible]坡爲客琴書淵李白逢人樽酒開
何人建閣凌天柱此日臨江俯大龍天上帆檣擊巴
蜀日邊扃鑰照舒廬混茫簾映浩翁谷縹緲光飛皖
伯峰即喜中秋月如練獨騎玄鶴拊巖松

五言排律二首

從家父携諸弟諸兒遊凌雲寺

千年雲外寺百尺樹中樓古塔攀山頂新亭瞰佛頭
鳥投棲木坐江逐滄煙流讀易此中好乘槎何處浮
出門一里遠回首萬家稠四季看將盡一年曾幾遊
止僧聽林籟呼儒問山湫暘谷日初暖陰崖風欲颼
判州亦厚祿賞寺暫輕舟興到成歌詠坐來忘去留
犬羊撲復繖山僧元未愁

過羅評事質夫話別

忽報羅廷尉故人天上來竹移庭欲午梅破嶺初開
夜乘王獻燭朝辭郭隗臺長安車後至京華酒先開
除歲尚堪別新春正擬陪十年醐悵倜千里情徘徊

原缺第十九葉

若送虎丘何日共攜觴

走筆贈李川父

八月江頭逢李白翩翩黃鶴暫徘徊蓬瀛獨步龍頭彥河嶽爭靈鳳閣才劍氣滿空隨五馬奎光終夜逼三台杜陵逸駕誰爭長宋玉陽春爾獨裁筆落鬼神驚且泣吟成花鳥愁還猜郡齋高引襄陽酒詩社遥連大復隱靈迹河中思武去更看吳下賀濂來天高醉俯滕王閣雲盡晴看郭隗臺前席秪今咨問切鑾書早晚召應回

限體一首

擬有所思效涯翁限字次韻 以准皆其及卿若谷

以窓開向綠楊枝准記郎言慎所之皆是他鄉寄書處各因征鴈斷腸時其如春睡偏多夢及到花開勝有詩即把交心比明月若爲流去照君卮

集句三首

挽羅中書三首

漢宮題柱憶仙郎曾入甘泉侍武皇悵望千秋一灑淚海天愁思正茫茫

朝朝染翰侍君王水滴銅龍晝漏長白雪調高歌不得秋風此日灑衣裳

天和樹色靄蒼蒼銀燭朝天紫陌長何處相思不相見碧雲秋色滿吳鄉

[illegible]生臨江陳以道
長洲歸仁
學生太原[illegible]編

卷五

卷六

近體七言一百二十八首

原缺第六葉

卷七

鳥鼠山人小集目錄

鳥鼠山人小集卷之五

國子生皖江陳以道
長洲歸　仁
學　生太原都元演編

古體四言

南海篇贈黃太史才伯

翩然大鵬天南橫絶水擊千山垂翼卅穴來儀
王廷蕭韶時闋鳴惟朝陽爛其五色天闕有池舉世
覽德載翔載翱豈惟華國非梧不棲非竹不食

南海吟贈廣東謝公方伯

瀰瀰南海其波不揚汎汎仙槎在河之陽君子至止

環珮鏘鏘青鸞朱鳳三鳥翱翔
天子曰都爾來于傒𠷉有四海其惟爾康

黃鳥　懷傅康訪鎗也

翩翩黃鳥飛飛中林蕭蕭其羽關關其音東風扇和
春日流輝應候　禁苑協調　彤闈
飛飛黃鳥集于喬林載鳴載飛嚶嚶好音奈日遲遲
東風瀕瀕相求相和願言終老

古體五言

援琴二首

援琴奏大雅便看鸞鳳儀舉世重下里我操賡者誰
不見郢中客空吟白雪詞

得樂乎草堂吾意在山水況復對鍾期一倡何能已
嗟吾與世吾道流蕩伊誰始

贈戴僉憲公使蜀

人言蜀道難我言蜀道易君子按和鸞緋緋隨所至
莽莽多青山鱗鱗復流水但使玉在衡周行閱如砥

登茅山

大峯突兀起二峯巍翩來三峯倚而侍萬叢環以回
前觀傍天出後觀隨雲開上宮千樹桃下宮萬頃梅
洞石既空遂泉水復深洞林深山自靈玉座誰為培
斗相已黃土神仙亦紫灰嗟嗟車馬客今古猶追陪
秋空一長眺惆悵真悠哉

一朝被風雨行送朱憲副德庸二首

華峯高何如鳥飛不能上上有玉井蓮開花過十丈
一朝被風雷花無峯欲摧不知皎日出花峯元崔嵬
磊磊太華石峩峩千歲松皎皎照白日鬱鬱蟠蒼龍
一朝被風雷激烈如折衝不知堅白操雨過還蒙茸

不見吟與劉黃門琦

不見鵲尾底雲遊子心如焚不見堂背花遊子心如麻
不見手中線遊子心戀戀不見織上機遊子心悽悽
不見疾時憂眷睇伊誰酬不見戲時樂彩衣伊誰着
但見洛山高遊子心迢遙但見洛水長遊子心彷徨

首陽吟

首陽子白白首陽心豈不懸淵源至契亦何
夜窗織有詞轍轉自不禁長揖謝尚父洗耳商山陰
周粟亦可食殷祀嗟誰歆是以竟餓死清風流古今

送周行之憲使二首

引領望明月明月在扁舟盈盈江水生皎皎江雲流
送子以晨風酌子以虎丘所期在萬里相對長悠悠
扁舟繫明月望望閶門別中有同心人援琴歌白雪
白雪諧羽商之子聲相將大雅世所希邈勉歸虞唐

送尚別駕次瞻

濯濯閶門柳粲粲吳苑花翩翩江左客沈沈天邊槎
皎皎虎丘月煌煌仙掌霞之子抱金鏡采風歌皇華

謁闕里五首

日出登清廟仰見輕雲流百拜杏壇下金石諧深幽
衮冕儼堂陛瞻顧心悠悠天不生尼父斯文將焉求
蒼雲覆曾阜紫氣生尼山突兀素王宮宛在海嶽間
海深不可量嶽高不可攀鳳鳥復何處洙泗空孱湲
巍巍登高壇肅肅列冠裳穆穆遊殿廡瞻瞻宮牆
雝雝聞禮樂郁郁昭文章巍巍祖自拜納納何能量
兢兢入闕里翼翼登杏壇睇睇吳千家楚楚當百官
羲文不復作太極誰為端轉轉感嘆絕筆有餘歎
暮依曳山暁惝洙泗水杏壇今自貴啓擔何潔塊
但見宮牆高不知室家美欣欣然自有哲千祀

思闗兮與姚比部

代闗作盧不谷深闗自華干巖凝夕露萬壑流朝霞
采采杏紛把欲贈情還隂不見兕谷于𡾊指空天涯

賦得九峯行奉壽參翁司徒孫公

灝灝湘之陽漼漼漢之陰晶晶九峯開巖巖九峯集
一峯摩天飛一峯倚雲立一峯突以起一峯翔而戢
一峯昂若軒一峯拱如揖一峯遵欲生一峯鶱初習
一峯儼獨尊衆峯倐還翕龍蟠九華出雲約九疑横
神龜妥蛇端靈椿窈窕榮黄鶴翩翩舞白鹿呦呦鳴
山翁九卿長
帝佐九州名一代重元老千載揚休聲

觀風篇贈楊侍御東

天子重觀風太空懸執法肅肅秋自嚴融融春亦洽
朝辭郭隗臺暮指郇瑕里潞河揚繡帆汞石承錦鯉
瑞池向日開玉眉乘風結臨堤新蒲翻開度遠近悅
翩翩柱下史赫赫殿中行攬轡酬我志我志在澄清
我有獬豸所向邪枉解我有道上驄騑騑行步仁
我有雞邊鶴飛鳴動寥廓我有几上琴雍雍太古音
我有桑間箏霜風時凜凜我有手中簡獨對情何限
雍州閭閻豫州生齒繁冀州商賈集并州戎馬奔
天不售此監儲餉誰爲力小以阜吾民大以裕吾國
河東花鳥塘關西水竹通汲去舟檝交汾北車馬同

不在雨露沃行行豺虎伏丈夫志雲霄
君王徵𩈲陳陳絲内實源源關外充抑抱儉用迹
入癸　明光宫中與帝周宣昭代出山甫衮衣如有
闕〻華蟲我當補

經冷泉寺

冀冀冷泉樓差差冷泉路兼天汾水流就地雲霞度
萬籟夜語秋鶯禾黍番朝露繫馬對高僧色空伊誰悟

出門吟

君不見出門山石鼓牽衣荊榛叢棘棲朱鳳浮雲
閉白日君不見劒閣迴連雲秦嶺高摩天長沙賦盈
牘汨〻騷聯篇君不見蜀棧樹攀引皖江波擊春震

澤廣鼉鼉會稽多蛟龍君不見鮮妍路所指婉孌世
莫容春明遥萬里　建章深九重君不見蓬萊海震
盪瀧阪水鳴啞焉支屯犬羊灩澦横牛馬君不見白
首翻如新傾盖却如故晏嬰獻二桃曹植吟七步君
不見金縢名自昭讒衆世不疑馳驅不獲禽人度有
餘師

出郭二首　介休縣

出郭六七里烟霧乘鄉亭汾水向我白緜山向我青
我意欲訪古古寺唯碑銘不見豪俠子膽氣凌蒼冥
新晴偶出郭四野禾黍深野老徹相慰不愁食寶侵
黽勉辨雞酒忻眺東山岑忽思連歲凶輾轉傷人心

原缺第六葉

昔日雨忽霽東山月復圓牛羊山背歸雞犬簷茅烟
山居有若此軒冕非所便野老携筇杖相對但依然

贈劉參知士奇

鬱鬱終南下高人初結廬良朋時宴會岳雲閒吞舒
雖無東山妓却有西陂魚充庭皆蘭蕙芬芳襲襟裾
采采竹誰贈清風吹玉除濃文終有道況聞前席虛

刈麥

宗廟備粢盛賓客資宴饗救水待庭闈几席通聯掌
命僕稼禾黍耕以卒俯仰繫泉既淵回元川亦深廣
時且雞黍祈日課黍麻長刈麥美還歸看雲欣獨往
細雨灑離與涼風飄鶴鳴徜徉山水間蕭然寡塵鞅

何許遂初心皜皜羲皇上

贈黃參政時庸

挑拭理瑤琴琴中太古音薰風自南至飄飄吹我襟
洋洋一曲升悠悠一曲沉三出太華巔九折黃河深
倡嘆如有獲爾雅琴中心不有鍾期子那聞白雪吟

蟠桃篇

西池白雲多瀰沆閬瑤草和露種天桃天宮開花早
盤根三千程屈曲連蓬島結實三千春燦爛當太皞
王母饗郡仙摘桃各鮮好麻姑下遙空安期來遠道
紫芝朝同飧碧霞夕共掃宴樂不知年天地與同老

過王孟祥仲祥別墅短述

昔時遊輞川雪日雪翩翩今時入輞川雪夜月娟娟
維也詩如畫繪也思如泉晉公有遺澤嘉貺尚依然
不見庭前樹鬱鬱朝橫烟

擬行重行行

未別心眞眞既別心皇皇不謂道里遠但念山川長
十金家俠子坐亦不垂堂何獨遠行客躑躅猶一方
庭前有蘭蕙經時徒芬芳

經魏講武城

魏武昔年城半在漳河裏狐兔走郊墟烏雀巢營壘
未央固淪没銅雀亦傾圮共言漢祚移豈解鄴宫徙
南奔復北趨不見漳河水

謁大梁先賢祠

龍馬朝負圖神龜夕獻書仲尼已千古吾道竟何如
伊洛鍾二程蹤履同一初伯子何繼跡仲子亦與與
太極肇濂溪皋比撤橫渠堯夫共灑落若實獨卷舒
東來過精舍考亭聯綺疏近思衍編錄百世端蒙予
亦有張南軒義以爲室廬聖人兆麟鳳君子擬璵璠
卓爾如有立倚衡欣在輿摳衣拜荒祠騷首野躊躇
願言偕鄒魯翩然變紫虛

送李子西

盈盈郡中客飄飄塵外思澀澀賦調翩翩白雪詞
峩峩終南山瀰瀰黃河水攀攀別來離情頃今采芷

明發忽悠遠行悠何日歸

東園小集

攜觴過晴園風和日初午開尊對遠山流霞忽在戶
黃鳥復關關芳草亦膴膴坐有同心人俯仰何今古

送李石壘少參

我有龍唇琴自昔徽黃金焚香對玉几彈之諧素心
君今駕鸞去誰爲白雪吟援桑歌一闋縹緲條山岑
上有三臺迴下有百泉深

偶至西亭

薄暮登西亭開簾延夕照通衢車馬繁獨坐寥寂少
叢菊傍簷開落霞依林曜涼露襲人衣猶上平臺眺

何處揖群仙天門一長嘯

登樓贈屠侍讀應埈三首

梁臺有高樓天半雲霏霏與客偶登樓倚檻鴻鴈飛
振衣忽千仞俯視萬井低移時坐樓中晴日流金暉
樓中何所見白壁生光輝樓中何所聞大雅聲自希
樓中何所薦黃河鮮鱖肥樓中何所作白雪和還稀
客從金馬來暫此大梁遊大梁有高臺翼翼雲端浮
下有千仞闕上有百尺樓登樓俯大河砥柱飄飄流
客欲攜我去同登崑崙丘崑崙多瑤草蕭蕭心悠悠
青鳥以爲駕靈槎以爲舟
梁王昔有臺四壁皆危樓鴻鴈翩翩翔麋鹿呦呦游

與君今登茲但見雲悠悠臺邊有汴水今亦不復流
君爲玉堂仙我爲竹窗儔與君期白首嚶嚶聲相求
賴有盈觴酒願言結綢繆

雲

二月已終旬嵐漪猶雨雪不聞鶬鶊鳴但見蓊蘙結
蒼穹參天蓋東風動地冽征夫行未歸閨婦心空切

錦屏山 在宜陽縣

蜀有錦屏山閩水環其前韓有錦屏山洛水導其邊
蜀山翠含霧洛山碧浮烟蜀有三陳貴洛有二程賢

登峴山望嵩山作

峴山望嵩山兩山不相似峴山昂然來嵩山翻然止
鬱鬱照中州沃野自千里底柱當龍門下有黃河水

甘棠召伯思赤舄周公美古甫三代人程子百世士

擬客從遠方來謝李子西胡介夫

客從遠方來遺我尺素書書中何所有翛然游太初
濟濟漢多士讀書萬卷餘天人我當究諸子惟仲舒
感君切磋意無惟我不如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壺春開緘香滿几璽懷麴米醇
千里客行勞酌以酌吾真北風吹嚴冬一盃志已伸
君意豈在酒但令平生親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飛鸞雙飛任雲端千仞何由得
君有調和心我無剖劇力長跪讀君書萬里情何極

上言各努力下言長相憶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樹錦旬日與君別思君不能眠

念君適改此萬里心拳拳有織豈不美一飯顏色鮮

何以報瓊玖加餐理舊編

發魯山經南禪寺

出門見露山硯礫在平地宛宛柳復村采采煙浮寺

廉訪攜瑤琴將軍擁驊騮同我遊天衢長安何日至

雜詩二首 魯山道上

天廄富生芻驕如桃李花上林多天馬厩飫日以加

玉墀服金勒髙乘凌晨霞纓繳蔭黃伯蹀躞朝士誇

渠王惜雲錦轉盼生光華朝朝踏瑤砌不識塵與沙

西方有駃騠長養汧渭涯雖之千里資五色爛雲葩

騄駬相伯仲不復論渥洼奮飛追八駿九萬豈云賒

伯樂杳雲表瞻望空咨嗟

嫋嫋一株櫻結根在平臯亂枝薄雲霧翩翩覆蒼苔

物序循長至陽復花已開花開何鮮潔絕壁無氛埃

冬日雪初霽東山月亦來雖未入台鼎馨香浮九垓

漢宮桃與李妖豔陵天台春風滿枝葉陽和篤其材

上有纍爲決下有實爲培紅白交上死觀者時徘徊

嗟嗟梅獨晚歲寒心悠哉

初日綿州縣道中作

曉行見初日依若臨川鮮初見衡本目再見已欲

曈曈廣千畝忽忽被八埏同照耀冬日尤堪憐

窮巷凍且融敝袍曝亦暄川風塵光自潔雨露色更

妍今日咸池上明日扶桑邊細推陰陽理晝夜相推

遷但願浮雲濟皜皜復年年

分題留別谷憲使仰之曹參知仲禮李參知子

西李工部伯才高廉訪子業鎮平中尉灌甫

古離別

睠此同心友執手忽別離別離在他鄉情為蘭與滋

高堂良宴會臨觴不復辭東海日曖曖中岳雲祁祁

行子遙仗劒忽在天一涯君有陽春調我無白雪詞

援琴和大雅猶是逢君時康樂良宵夢惠連春草池

行雲齊梁國各言長相思萍梗雖無定鱗鴻終有期

何時復握手剪燭酬瑤巵

古風四首贈張侍御鳴南

與君會隴西相見即相親君解金貂裘我飫玉壺春

黃鐘動天地白雪驚鬼神依依無雜言但道金石真

與君會京國京國多俊良君期我如璞我重君如綱

君執國之憲我觀國之光賴有

不世主願言心相將

與君會濟上相別忽相逢兩地惜明月千里馳賓鴻

握手濼泉上論心岱岳東青松與遠志氣味固相同

與君別濼上濼上多春風昨日山岳震今日雨雪融

君韶調自雅君[illegible]丁[illegible]告[illegible]白筆坐側
楓宸東

謁闕里五首

雞鳴趨盥漱平明登宮牆對越杏壇下環佩聲鏘鏘
東序湛桂醑五聲徹崇堂旅獻列籩簋松檜鬱森森
再拜意未已瞻顧殊洋洋闕戶恍有見閣戶忽翱翔
何聖靡于祀龍去何泯泯
巖巖泰岱高混混洙泗深杏壇依古檜不見瑟與琴
遂令千載下空懷尼父吟回點不復作雅頌無遺音
瑟兮復絕響輾轉傷人心陰陽有天地詩書無古今
邑勉學顏子所樂何能尋

祥麟來何時王風已黍離不復夢周公徒爾嘆[illegible]
獲麟嘆西狩麟哉來何爲往者不可作來者猶可追
三千共負笈七十各函帷六經詔千古永爲帝者師
齊明趨闕里瞻宅欣在斯
尼山青郁郁泗水碧潺潺闕里雲縞縞陋巷鳥關關
孔氏冠裳古顏氏門第妍聖公何翼翼博士亦翩翩
令尹且秩秩學錄復悄悄翊聖千載上報本百王前
不見室家美何知師友賢
蒼檜何鬱鬱天地皆其根手植未十載高出數仞垣
援琴息檜下枝葉時翩翻災侵亦火枝甦葉復繁
顧瞻覺無數榮枯應有端叫龍來[illegible]闕[illegible]攀檜夫何

言但願[illegible]陽和迴至坤

古體七言

賦得金山高壽業師遂翁相國

金山高高插天上可摩星斗下可拔雲烟大江西來
幾萬里若非此山不知奔騰砰湃何時還小派爲之
後大焦爲之前雪消春水漲潮生秋月圓山擎水中
寺石出江上泉海門橫砥桂屹屹何千年

懷雪行贈冷鄉丞宗元

竹遶屋兮翩翩梅當戶兮娟娟雪映堦兮皛皛雲覆
砌兮漫漫彼美君子兮抱膝而坐看月而眠烹霞而
酌煮石而餐羌淅瀝兮滿地肆繽紛兮彌天鹿借鳴

兮攸伏鶴獨舞兮翩躚飛豹駕兮若鳧[illegible]拔鶴鶩兮如
仙麗近相如之賦白尚子雲之玄雅歸伯玉之調辭
吟太白之篇嗟彼美人兮後何在望之兮不見兮以日
以年忽彷彿兮錦江隈獨輾轉兮峨眉巔

君不見行贈朱七光大守

君不見絕代李廣未封侯君不見劉賁才高黜下第
君不見賈誼白首淹長沙君不見屈平憔悴空洒涕
君不見回也陋巷嘆屢空君不見夷齊首陽嗟不世
君不見文王演易羑里囚君不見周公獲謗東都避
叫君不見棧閣嶮巇豈云上君不見江濤洶湧造天
際君不見[illegible]虎[illegible]不[illegible]則[illegible]不見[illegible]淵

明君不見枊下惠

同楊憲長仲衡王都閫靖之宿峴山寺

伊陽曾山岐路長兩程一日留僧堂汝水潺湲水作
梁峴寺嵯峨雲爲鄉埃吏擊拆鷄犬僵釋子撞鐘林
巒歸雁訪鳴鸞聲鏘鏘將軍下馬風琅琅我亦追隨
坐芸房山人烹茶松桂香村肴野蔌聊進觴鷺鼓鸞
簫情未央峴山萬疊如龍驤翩然至止卓錫傍雙塔
玲瓏日復光古刹紆迴山欲藏半空紺宇圍松篁中
天瑤殿諧笙簧素琴玄鶴遊上方岑參嚴武同徜徉
畫壁變幻圖梵王老僧指點言未詳文宗鑾輿跡巳
荒昭明碑石篆亦創空谷水落鱗飛揚平田泉湧珠

微茫晴溪浮煙籬外障錦岫列屏雲中翔麗蹬融融
冬不霜下寺雙檜逗青蒼東山月出流迴廊客子欲
眠猶擁衾明發驅車僕御强峴山峴山不可忘

登岳歸至中牟馬上懷臺省諸君子

臺省翼翼臨大河諸公賞雪情若何今年瑞雪亦旣
足明年瑞麥還復多錦瑟瑤琴動四筵請聽白雪房
中歌一倡一酬月忽出月光雪色流金波我來梁園
春亦至欲和陽春裁越羅賞春寧與賞雪異但願携
酒朝鳴珂賞春賞雪不在酒迴看嵩岳青嵯峨

劍溪吟贈鄭黃門徘祥

劍之高兮溪水渾濯吾纓兮溪水澄歛吾鋒兮溪水
止棲吾刃兮溪水明溪上兮草堂堂中兮夕郎佩道
兮中谷沛德兮上方

近體五言

寒山寺

牢落寒山寺鐘聲自往年海風臨客枕江火傍漁船
不聽禪心寂偏聞旅思懸誰家絃管急歡笑玉樓邊

送林公翀憲僉大

閩嶠多豪傑風流異代朋衣冠識豐鎬圖籍見羲文
竹茂鳳還集谷幽蘭自芬南歸望中立北學憶河汾

贈副憲張恭靖文光

畫舫白雲開仙郎湧上來千艘浮水月萬竈淨氛埃

櫂客聯鑣出金吾侍駕廻相逢忽江上春盡未銜杯

登岱嶽五首

帝闕紅雲蓋仙壇白日光千盤驚到頂一曲笑臨堂
倚檻齊吞越摩崖空漢唐恍然坐天上神思欲飛揚
海天初縱目八極思悠悠太華彈丸出扶桑勺水浮
秦松雲不斷宋簡玉空留落日猶回首黃河窈窕流
懸崖隨鳥出絕磴與雲齊俯仰乾坤小淒迷星斗低
日峯紅照海玉觀碧冲霓子夜援琴坐天宮動曉雞
諸峯羅守下一柱立當東石表千叢集天門百折通
元宵庭有月落日祠無風孤峭不能寢海雲中夜紅
突兀青天上硼礙碧海邊風高欲動雲深亂初暑

歷歷盡齊魯層層入象緯流霞傳素手醉倚五龍眠

南峯贈終南周生

北斗懸城上南峯落座前瑰嵬浚太白裊蛇入藍田
韋杜衣冠出周秦象魏天岸紗時點易倚杖忽悠然

與諸寮登大石

共來登大石秋日暮雲輕山半瑰嵬出湖邊縹緲生
海空橋欲渡閣轉棧初橫歸去歌明月翩然壓子城

陪徐戶部劉戶部徐翰林遊虎丘

看山夏日長清茗坐山堂駟馬金閶彥鸞箋玉署香
石開泉自出虎伏劍空藏鼓棹隨明月盈盈物外鄉

走筆贈林戶部應驄

夜夜海東頭波迴雲不流孤槎向何處三島心悠悠
敢諫
君恩重難攀士節傷陶詩還細和吾道在滄洲

遊林屋洞次韻

洞中別有天我亦地行仙屈曲山斜入磯巖石倒懸
細翻禹貢讀高枕道經眠去去復幾許龍宮何窅然

送崦西徐學士

洞庭徐學士被　召赴　經筵蓬島還天上鑾坡自
日邊四臣分席近一品　賜袍鮮把酒閶門道行吟
媿短篇

訪徐生中孚不及

瀟聲六月水竹何處覓徐郎小榻空明月孤雲自草堂
桃源遙憶路花徑忽聞香回首延陵道神交曉夢傍

與客登虎丘

崇丘夏日涼竹石映空堂樓迴山俱集溪虛寺欲藏
詞人秦大雅孺子歌滄浪無那南風迅荷花棹遠將

席上贈黃太史才伯

繫舫投山谷燒燈話玉堂吳門烟月白秋夕水雲涼
帝座瞻牛斗天池集鳳凰奚囊有封事前席報
君王

夜登虎丘陪陳虛菴張撫使諸君子

秉燭登虎丘八月星漢流牙璋迎萬戶皂蓋引諸侯

溪轉迴雲霧池虛動斗牛佛鐙忽千點玄塔水中浮

丹山仙逸贈熊大尹

仙子住丹山翩然俯碧寰孫峯鶴嬝嬝萬壑松珊珊
石煮青精飯霞分白玉顏長安千里道回首五雲間

贈寒泉伍比部疇中

四海稱文士吳門有陸機陽春歌獨倡大雅和還稀
日近紅雲起天空彩鳳飛皂囊具封事坐履上金扉

送張公司寇考績還留都

旛蓋通南極冠裳動北辰　金門還待漏象簡欲調
鈞軸外鍾山月尊前淮水春奏功應第一
天子重儒臣

贈新城陳尹 璣

京畿名令尹兩邑擅風神碧樹年年雨黃鸝處處春
弦歌傳宇宙烏鳥動星辰
天子應知姓循良滿縉紳

曲江春思贈丁汝和

曲江街巳久不見美人來紅杏無春雨蒼龍起莫雷
題橋猶有跡作賦况多才暫去登山谷談玄梅欲開

題鄭三原去思卷

漢代多循吏郎官有令名飛鳧看鳥近列宿傍辰明
流水琴當几開花桃滿城泰川東到海不盡去思情

送王叅將北戍

須爾鎮宣大

若王北顧勞三軍遂紀律萬竈且旌旄河壓長城重
雲屯細柳高 明時有王翦况復飽文騷

臨城逢楊孔目席上次韻二首

繁舫傍河洲揮鞭入置郵寸心懸日月一鶴度春秋
花發鳥初語天空雲欲流行邊逢故舊子夜話初休
花繁薛水洲鳥亂滕山鄆鼎鼎雲將曙離離禾欲秋
日邊鸞鳳集天外星河流萬里逢佳客援琴歌未休

輓鍾御史 卿寄

哀哀鍾侍御何處覓吟魂陽羨山應裂廬陵雲欲屯
家花空落簡驄轡自過門千里蘋藻徘徊那復言

弔朱參政麥溪中秋日

不見麥溪子悠悠獨爾思平生稷契志一代杜陵詩
空對中秋月遥憐之鳳池斯文知不泯細讀郢中辭

湖東草堂與歸生體之

湖西草色青湖東花氣氳潮生江湖月風約洞庭雲
半簾呼鶴至一席與鷗分朝引蓬瀛客仙郎有令聞

哀王壽夫憲使

不見王摩詰新詩獨爾傳終南空水竹紫閣自風烟
白簡持天上青驄下日邊思尊聊引疾何事遽淒然

送梁壺山景行之任湖南

送爾洞庭去岳陽新水生尊前黃鶴起笛裏白雲橫

明月姑蘇棹春風北固城相逢復相別不盡百年情

渡淛次韻

湖上千山集城邊一水長浦雲秋漠漠江樹晚蒼蒼
舞鶴遥隨蓋飛鳥低度檣崆峒復何處回首獨茫茫

入攜李哭蕭梅林憲副

梅花自千樹不見種梅人笛裏蕭蕭月琴邊寂寂春
昭明文好古和靖思通神此日臨江郡追尋淚滿巾

鼓棹 桐廬江上作

鼓棹春江上東風弱柳垂越山青入岸楚水碧分岐
日暖鳧初浴烟晴漁欲炊滄波杳千里雲遠鶴飛遲

弔韓淮陰墓

[illegible]行有懷

[illegible]雪千里踏瓊瑤仙[illegible]陽川雖欲消[illegible]坤忽亂沉人物自逍遙李白今何處相邀共解貂

題松齋壽贈梅岡

閬苑梅花國天空白日長孤松更旖旎群鹿與徜徉鬱鬱晴雲結呦呦春草芳美人漢元老鶴髮侍明堂

贈王居士

門過王居士高庭綠樹多三槐雲縹緲一桂月婆娑門送黃河水家藏白雪歌時乘孤鶴去煮石太行阿

次韻柳湖亭

河[illegible]程遠湖亭客興長舟航通几席絃管從壺觴

楊柳年年綠荷花面面香遙憐蘇仲子秋色露蒼蒼主人繫舫處客子納涼時小酌亦須醉相逢元未期絲垂楊柳院花壓芰荷枝夕照湖偏白簾開席更移

元日東壬中丞戴巖二黃門

元旦留曹縣新年各兗州日乘泰岳出雲引大河流瑣闥二難在蘭臺一老收春風壽椒酒相對思悠悠

懷李嵩山侍御 時李游靈巖寺

彼美靈巖寺崎嶇李白來飛龍磨有殿壁立漢空臺詩到懸泉和尊當絕巘開[illegible]十載夢魂遶[illegible]

鳥鼠山人小集卷之六

國子生皖江陳以道
長洲錢　仁
學　生太原郝元漢編

近體七言

采菊贈聾戶部廷章

采采黃花香滿尊上林仙客醉吳門江南九日插須遍濟北一年開欲繁春雨祁祁棠獨帶秋空緲緲鳳初騫東南財賦今殊昔前席知君能細論

奉贈素翁　宮保

忽傳司馬歸洛陽兒童走卒行相望黃金臺迥繫初作白石潭荒菊未荒鳳去秖疑梧竹細龍過猶憶水雲香

君王夜半思前席未信磻溪日月長

與徐太史入太湖

十載襟期震澤遊蓬萊何似子忽聯舟龍從水抱兩山石縹緲雲連五郡樓嬰帆時傍溪橋出明月空隨星漢流七十二峯乘浪起淡烟疎雨帶漁謳

泊太湖呈座主守溪相國

潭潭相府洞庭隈渺渺晴窗馬跡堆常日談經鶴駕至及時東帛龍函來一尊獨俯五湖坐半榻斜依百瀆開[illegible]遶詩地紫微猶見燭三台

奉贈蔣□翁少傅兼尚相□石翁少師

鳳凰池接　鳳麟殿玉露金盤瑞氣通　兆代中興求仲父　聖朝左相得明公關西伯起勳初建嶺外九齡名並崇兩見都門新設祖海天鵬去望何窮

與諸寮登太石

昔聞大石大於園今見大石大於山嵯峨絕巘疊砌出縹緲中泓橋欲懸波湧洞庭高入座帆圍滸墅近當筵擎衣兩兩隨玄鶴天路紆回望若仙

登天平山謁范祠

吳郡名山多秀拔天平磊魄衆所尊虞廷笏出百工集華岳蓮開千掌翻山圍樓觀雲霞秘鶴繞祠堂松桂繁此日登臨重回首先憂後樂復何言

泊胥口望太湖月下作

一年此夜月如晝萬里孤征榻似桴雲湧樓船天上坐樹圍簾鼓鏡中浮兩山的的河初挂百瀆盈盈星欲流况有玉堂徐學士一樽長嘯洞庭秋

遊林屋洞

繫馬靈宮第九天紫霞丹竈坐群仙金庭空濶蛟龍鬪玉柱玲瓏日月懸改火欲烹山乳食掃雲初藉石牀眠隔凡不隔岳陽水黃鶴飛飛何處邊洞中有隔凡字

滸墅送劉員外文光

去年送客菊初栽今年送客菊全開鄧尉梨雨晴花滿次穹窿雲淨鶴徘徊功名磊磊還堪疏詞賦翩翩亦可裁把酒別君君且醉感時休上鳳凰臺

桐湖一曲贈邵方伯文實兼呈王公陽明

桐湖一曲水連天十里浮槎圍碧蓮淡月蹤雲臨釣石飛鳧浴鷺下漁湍長安回首忽如夢彭澤歸來真若仙方伯才高康節壽王通相訪但談玄

分得虎丘贈盧駕部

姑蘇城邊虎丘寺石座山梯俯碧蓮丁千祠巋雲娟娟生公庭靜月娟娟池涵星斗空濛劍海湧樓臺欲傍天玉案仙郎騎鶴至手持　紫誥思翩翩

送陳翰檢原大

江南春雨晝絲絲仙子乘雲北上時五夜雪殘鳷鵲殿九天花護鳳凰池青霄回首埃翁並白髮論心鮑叔知咫尺楓橋忽千里明朝有月醉同誰

夜坐贈韓大之侍御

江南冬盡風日和坐聽吳門子夜歌閶闔叢梅開窈窕穹窿躑月照婆娑鐵冠待灑雲霄近驄馬行春雨露多一代昌黎重喬嶽緘囊抗疏復如何

夜坐贈何太守子魚

燒燈竟夜說平生四月江南物山情泉書十年持意[illegible]千里[illegible]天渺渺送江鶴森樹沉沉莫

厩瞻五馬何如驥馬俱翩翩趨扑抱辭名

與客登虎丘望姑蘇臺慨然作

天上姑蘇繫虎丘迢迢一水傍空流浙雲般鶴庭前起江樹闔山塔外浮寶劍空餘吳死草荒臺猶自越娃樓青天斗酒李白醉落日孤帆謝朓遊

西署小坐次韻

亂燕鳴鳩憐暮春緋袍白髮媿吾身張顛書罷驚牛斗杜老吟餘泣鬼神半榻簾櫳千嶂落一庭風雨百花新主人把酒情何極客子論文意復真

席上次韻贈林儀制炫

丁丁代木欲何求一牖武夷天外秋縹緲九霄安石

去道遙入極子長遊海雲不斷青門道江月猶懸白鷺洲和靖門庭同悵望采花聊與醉蘇州

送喻西徐學士

洞庭仙子紫微郎染翰朝朝侍
玉皇史局
三朝稱獻納　經筵乙夜夢揄揚嗟予誤入桃源日與爾同攜　御榻香別去郡齋遙悵仰追遊空欲賦長楊

鈴山堂贈嚴　殿講惟中

鈴山蒼青滴滴雞邊芹水碧漪漪玉堂（堂在學傍）風暖牙籤動禁省花不繡欄移（乃相方伯堂中）四壁雲開麈詰

晝一春鳥怯少陵詩使佳正喜懸龍節中朝迎看接鳳池（惟中奉使過家而學識政）

寄壽封給事汪翁

百歲相逢未白頭水雲山月度春秋離經龍聽還難字　封敕鸞函欲拜侯玄鶴座臨東海濟碧桃花引西池遊蘭臺仙子歸初便（政旺）服雲孫舞自優

送郭郡丞汝明

閶門垂柳雨中新三疊吳歌進酒頻同住王維山似畫共遊泰伯郡如春帆檣嫋嫋飛朱鷺冠蓋翩翩近紫宸咫尺　龍顏君荷寵天涯遊子獨思尊

賀封御史盧翁（封學御史煥文之父）

騎猶歸來松菊存抱書睡起蠹魚溫輝輝　龍敕天邊至赫赫蘭臺海內尊洛社衣冠還雨露狄門桃李白乾坤嵩高萬里遙瞻戀四岳年年引壽樽

席上贈張侍御補之

詩名藉藉張文昌白雪春容白草堂萬里龍駒空大宛江東采鳳鳴朝陽吳門花發採縮抑秋夕歌謝引滿觴闈道
君王猶側席好將詞賦獻長楊

望茅山

天畔三[illegible]

仙才山源露跡後何處曲徑差差空緑苔

遊茅山次韻二首

鸞驂鶴馭憶曾遊鰲極恢恢動遠眸六觀煇煌開福地三峯迤邐起神州露承玉座聯翩起水引芝田屈曲流真人已乘白雲去秋月春風空碧樓

翠壁蒼烟生暮秋瑶田玉粒薦新收差池六鶴俱舞縹緲三峯雲欲流白石當壇素心淡紫芝入饌況痾瘳仙曹何處步虛聲鳳管鸞簫臨道周

張將軍宅呈顧宮諭周成王方四僉憲

子夜月明歌未央德星烱烱照華堂陽春白雪自殊調楊柳竹枝空斷腸學士風流初聚駙臨司瀛濬共傾觴轅門畫鼓中天急松入闌干夜露香

登天池贈中丞毛公

龍翔虎舞石崔嵬山及池平雲去來閶闔天空萬笏出洞庭日暖千蓮開花峯影墮門前水玉殿光乘寺後臺一曲冊丘留百代 南朝紫誥映三台

送顧別駕之南昌兼懷邢太守

客子乘雲向江右滕王高閣鶴飛齊岷山片玉有時獻天闕孤鸞何處棲白馬翩翩過別駕文星烱烱傍金閨同遊更有黃門客春日春花鶯正啼

送王令尹之黃陂

東坡赤壁昔何處秋夜月明獨扣舷孤鶴翩翩入新[illegible]逢天郎官到宿江城上何[illegible]傳[illegible]座前載酒都門送襃馬雲衢下日直彈鞭

送周尹之高安尹瀨溪裔孫也

瀨溪湛湛昔何清支派涓涓今復明賞道[illegible]遺[illegible]發匡廬書院鹿偏鳴喜子復為花縣尹知君亦有鳳池名瑞州早晩東風發攜見桃開春滿城

送黃少參允吉之雲南

滇池日暖紫薇開天上仙郎騎鶴來 北闕雲烟猶滿袖南都花鳥亦空臺潞河永夜帆邊月匡廬新春隴上梅到處懸思動千里離亭執手且銜杯

送徐別駕之德安

籍籍蘇州徐孺子長揚獻賦十年心崑山日暖烟含玉御苑秋高桂出林別駕翩翩聯五馬征帆娟娟繫孤琴明年下榻知何處惆悵河橋酒細斟

薛荔園贈崦西徐學士次韻

崦東崦西烟欲闇墻傘薛荔蓋霏霏池邊樹引峯巒直樓下波搖星斗稀秋月娑娑看不盡春風漸灑坐何違金庭玉柱丹丘外時見仙人並鶴歸

贈羅郡博文

昔年稽古知安定羅[illegible]仰德邵先生今日傳經見豫章文字淵源出豐鎬羅嘗為岐山司訓宮墻咫尺對羲黃大木有伏羲臺軒轅谷滇南秋水帆檣遠渭北東風楊柳長到處優游有

郊甸敷文野麟鳳獻
君王

送洪洞姚大道夫

遥憶絃歌讀書處研珠滴露昔兒童太乙峯高坐凌
斗黄河水遠搓浮空長楊賦罷獻瓜納白雪歌來和
曾同花縣有桃開滿樹春深端映上林紅

席上呈葉鳴玉屠文伯二命憲

七月二日秋欲涼垂柳青青隨道傍憐君並鶴臨仙
陛與客看雲坐草堂晦翁道德能垂宋陸贄謀猷獨
佐唐 昭代中興重儒吏北携詞賦獻
君王 鳴玉閩人 文伯秀人

歸省後有懷王復古

不見王生年復秋陽春白雪思悠悠洞庭渺渺看雲
望海瀰青青鬢髮勵遊摩詰有詩皆入画仲宣能賦獨
登樓江東渭北堪回首華髮庭闈醉未休

贈潼關孫指揮承宗

潼關百二廻連天大將軍氣燁然太華西來分漢
壘黄河東下約秦川翩翩白馬行雲上烱烱緋袍照
日邊况是若翁登要省 虞廷文武重才賢

送孫子魚攺官南川

浣花溪上鳥雙飛白濯錦江邊峯亂青恣子繼吴歷花
縣王生飛舄傍 川庭三峽波濤[illegible]

秋更馨閩府自是逕天垂水壁遼 看取出淵

贈高公次守寧波

四明太守騎鶴來浙東浙西黄雲開獨對知章能醉
酒况逢李白負奇才梅花亂吐江南雪楊柳聊歌子
夜杯同是玉皇香案吏蕭蕭五馬莫頻催

萬梅別興贈顧 宮諭九和

年年鄧尉梅花發聞道今年花更繁色映具區千島
碧香流胥口萬谿溫仙人騎鶴臨 天仗學士懸魚
入 禁垣折贈一枝漫吹笛嚴廊九禺待調元
鄧尉梅開紅滿山江南春色照人顏不妨攜笛向花
醉更與折枝乘月還 東閣隔年動詩興孫郎此日

破愁顏和羹須爾入商鼎爭覩星槎河漢間

送左晉卿兼懷郭汝明周少安 三君子與予曾有震澤之遊篇中及之

海上吳都天下聞左思才調亦誰群太湖秋水飛渺
月夾浦春帆嫋嫋雲吹簫猶憶梅花醉折柳偏驚鴈
序分最是 清朝稱獻納長楊詞賦屬多君

東山愛日贈傳憲使希准

憲使遂人自諫垣出守太平東山太平郡中
小山郡守藉以樂毋者也

何處東山俯北堂蓬萊仙子進霞觴紅雲倒海日初
起紫氣兼天歌未央夢裏瑤闌 龍袞近尊前華髮

□儀飾□　□□歟
天子星郎璚珮玉琤琤

雨山草堂爲郭仲御自微二首

坐對不饑山獨幽行吟石徑雨初收三春草木濛濛
濕四壁亭臺冷冷浮煙月曉分精舍白蛟龍晴卷濁
河流汾陽子儀閒亭景絕　俱豪傑恒嶽翩翩照百秋

雨山草堂嘉樹芳雨山仙子爭琴張蒼雲靄靄蛟龍
起癸壁巉巉猿鶴藏瞑日卷簾聽不厭曉天著屐踏
遥長覰風忽憶濯纓處打鼓發船歌未央

送蔡僉憲汝健北上

臨安城邊湖欲流武林門外雨初收雲迎彩鷁吴山

動鳥過晴帆越樹浮
天子萬年懸日月諸侯百拜祝春秋翩翩臺省知名
地金鏡成編夙志酬

送周廉訪汝和之任湖廣

吴山尊酒夕陽晴越水溪橋暮樹明杏杳洞庭盤鶴
駕依依牛女送霓旌龍廻東土千家雨鵬擊南天萬
里程小小看花皆老大　虞廷金石奏同聲

遊天竺三寺

涼風小盡向何處細雨群山青復青三寺輝煌擎白
石二峰旖旎插蒼旻樹連東海雲盈坐城約西湖鳥
來汀歸去六橋煙欲暝錢塘燈火客酣醒

憶秦望有懷

秦望山頭西望秦魚龍鳥鼠不勝春白雲移舍娟娟
起玄鶴隨車皜皜親吴越帆檣連縹緲漢唐城闕對
嶙峋夢魂一夜還千里金紫庭闈皓髮新

登招寶山次韻

碧霧丹霞引石梯千州三島望還迷波涵絕域天初
混潮湧孤槎斗欲齊歲歲旅夷通禹甸時時漁賈出
鄞溪何年更作桑田種一統要荒罷鼓鼙

澤山草堂贈蔡憲使汝公澤霄澤山號山

春日荷鋤雲欲明秋風把釣月還生翩翩鶴駕蓬萊
近渺渺星槎太液平勒石秦關廻白馬揚帆越海動
長鯨五絃初奏蕭韶合咫尺　虞廷采鳳鳴

賦得南江小閣贈孫僉憲從一

半空小閣向江開白雲陽春時自栽横筍洞庭蛟欲
舞移夢衡岳月頻來東風沙暖鴛鴦睡秋水波平鴻
雁廻內外臺端懸執法苦寒夜夜燭三台

榮壽詩贈王公侍御代作

彤庭一代崇周禮仙仗千官覩漢儀縹緲近臣銜
鳳敕聯翩柱史傍　龍墀秋風椿樹蕭蕭起暮雨萱
花點點垂即喜埋輪動吳越便看調鼎繼皋夔

二月

二月東風楊柳垂青山白石画不多遠傍湖煙雨濛濛

瀲紆湘江花細細吹歌倚洞簫蘇子棹蓬萊春草謝
公池浪遊吳越年年健極目終南有所思

雲居寺雪後小坐次韻

峭壁嶙巖坐夕陽紫薇仙子醉霞觴翩躚鶴氅雪初
颭裊宛亂枝梅欲粧丹樓掩月盈盈逈翠柏參天閃
閃長綫步歸來乘玉砌西湖寒靄動晴光

清淮精舍贈李僉憲順孫

仙翁結屋清溪上一曲溪流遶砌明夏日鶯飛楊柳
綠春風草長粟留鳴北窓半落銀河影下瀨平分玉
樹聲萬卷詩書千畝竹何當借榻話吾生

讀康德涵詩集

謝公辭從稱康樂少小詩名動九州雪夜揮毫鬼神
泣春郊停騎花鳥愁雲乘太白高如卓雨過終南青
欲浮空對案囊探珠玉陽春一曲思悠悠

哭崆峒先生李獻吉

海內忽傳崆峒顏故人涕泗斯文衰賈誼激昂底於
立杜詩俯推狂瀾廻不堪白日騎鯨去無復扁舟化
鶴來忍向春江瀉春酒離騷續續為誰裁

入晉陽呈儼山先生

平生觀法稱詩聖海內吳鄉有陸機環珮聯翩白虎
闕圖書點檢黃金扉江南舊舫論裴由天北橋門下
[illegible]逍河山三晉行[illegible]驂騑

次太安懷方學士時舉次韻

奉常家住洞庭隈水閣山窗面面開翁發煙波[illegible]
去娟娟松菊羨陶宗春風窈窕吳門棹秋月綢繆子
夜杯此日相看各千里何時並鶴過蓬萊

贈陸儼山學士

青驄細草著輕鞭紫陌東風憶往年環珮雙隨左
掖入文章獨向上台傳吳中陸贄空儒苑浯外程顥
動講筵忽道具區有仙侶飛來飛去鶴翩翩

過孟庠和儼山祭酒試士

環珮鏘鏘候曉鐘杏壇深處拜從容詩書七十歸函
丈禮樂三千下辟雝烱烱河山照奎壁冥冥風雨起
蛟龍休誇陸贄收韓愈

帝德如堯不易逢

奉懷白巖太宰兼謝惠石刻

頻年仰斗青霄上此日看雲白石邊洛社衣冠應九
十虞廷禮樂自三千謝詩遍寄江南壁李篆新貽
冀北篇相對太行不相見陽春一曲思翩然

嵐縣元日

去年元日憩鄉丘今年元日客邊州山間蒼檜秉嵐
合城下黃河倚寒流五夜 鑾輿[illegible]
天子九霄仙仗引諸侯小臣遥切嵩呼祝瑞衍
周王八百秋

開朱指揮璣破賊兼示陳指揮彰伯皆儒將
白龍紅自逼摩天四顧巉巖步欲牽絕壁雲屯不知
路斷橋槎擁但聞泉蛇弓射虎曉星落斗劍誅狼春
雨懸信道軍中有頗牧便應勒石對燕然

送于方伯瑩中

翩翩嵩嶽照中州萬里黃河天上流憶昨汝南春雨
沃秖今江左白雲浮紫薇冉冉開行省北斗依依領
列侯環珮相從復相送太行揚子共悠悠

棘院中秋

太行涼月照并州天卷銀河槎欲浮皎皎汾沱晴對
直娟娟恒岱紫雲流群空冀北收龍馬光動溟南混

斗牛細奏鹿鳴翻大雅回琴點瑟思悠悠

贈王解元應期

省中開卷知摩詰曾見王生小試文字夢裏緘題見拱辰曾令讀山西解元為王伯起因以字王生云禮樂三千沖北極風雲九萬薄秋
旻龍門倒挽嵩喬水蓬島平分鵷鵲春上苑桃花紅
欲遍天堦晴照綠袍新

望五臺

流水桃花何處山白雲別自有仙寰空中殿閣臺飛
躍物外香煙衲往還恍惚鸞驂臨五岳翩翩蓮座俯
三關偏驚一片清涼石千百人俱坐不慳

送張光祿仲承仲承初以[illegible]

太史翩然下鳳池　御爐香暖佩聲遲闕西芳木瞻
奎璧冀北河山勒鼎彝光祿冠裳照　城闕　留都
殿閣枕江渭鸞驂髣髴青霄上望望　金門有所思

送鄭行人大同

大廷玉冊臨三晉內使星軺照五臺底柱波平帆縹
緲太行雲盡隼徘徊十年李靖天邊至八月張騫海
上回到處采風獻
明主蕘墻日日見蓬萊

過武功呈王渼陂康對山二太史

終南太白鬱相望下有仙人茅結堂曉起雲霞分戶
牖春來花鳥覆林塘天開輞谷歸摩詰地湧龍門對

子長同是十年供奉客　殿東趨走憶
先皇

贈岐東王太守汝言

岐東美人逸興長卧看太白心洋洋閭巷衣冠自豐
鎬昆朋几席邃羲皇乘驄聲聞河山動抗疏功名日
月光罷郡歸來酒頻熟緋袍鶴髮醉華堂

贈惠生兼懷對山太史

惠生逕自終南來囊携寶劍心悠哉白鶴翩翩下隴
阪黃雲嫋嫋連蓬萊陽春調寡誰堪和旅夜魂消醉
漫裁斗酒百篇思無敵懸知獨有謫仙才

送李鄭侯楷還蜀

司信陶潛腰不折　黑頭便欲賦歸來　坐歇白雲風千
仞細寫離騷腸九迴皎皎秦亭自秋月墳墳渭水有
春雷兒童父老語還泣漫道浣溪花正開

雪中席上次韻答汪生

萬瓊瑤堆欲平灞橋驢背有吟聲飄飄白雪誰堪
和落落黃鐘詎讓賡日月渺茫天不暝乾坤溷沌歲
初成携尊指點梅花發絕勝藍田踏玉行

東風

無那東風大放顛桃紅李白自新年衝寒細語荊村
鳥破臘先融岸岸田地湧波濤山欲動大垂原野雨
將懸書生不識西疇路倚杖看雲揚柳邊

黃方伯伯陛遷中丞　勅撫關中短述爲贈

左司諫議猶青瑣山谷文章復上台雲裏鸞鵷通禁
省斗邊　龍勅下蘭臺千家膏沃終南雨萬壑奔騰
華岳雷此日儒宗堪八座中丞地近況多才

送侍御郝先生得告還蜀二首

滿空秋月照霜臺鳴鳳朝陽今復來車指秦亭山欲
動雲移劍閣騎應迴死邊龍馬收西極柱下文星燭
北台抱病長卿猶獻賦吟魂時在紫宸隈

畫船我昔遊江郡驄馬君今登柏臺鳥鼠盈盈度秋
月魚龍殷殷鳴春雷談經忽憶草玄處建節偏憐獻
賦才聞道浮雲能蔽日好勞白筆上蓬萊

贈成宮保

仙子乘鸞下九天碧幢紫蓋翩翩映彤雲內前
星耀震澤龍嬉　御衮觧章杜衣冠傍日月義旁車
馬照山川故鄉不厭桑麻酒騎竹猶[illegible]
衮式雨左袒　嗣川南云

陪大西憲使過大雲寺

夕陽聯轡過山寺不見山僧惟暮雲塔外汾河流繚
繞殿前雲樹照氤氳盤飧旋爨冰偏潔爐篆霏拈茗
復薰凜凜清風翻好客翩翩白雪況多文

席上呈周司馬子庚

十年尊酒話平生竹影頻移坐亦更赤日流空風不

定彩雲略地雨初晴北門遍勒萊公頌西掖爭傳范
老名帷幄獨推少司馬即調台鼎佐　文明

宿感恩寺

夕陽返照入山門無數青山對感恩太液自涵晴處
白桑乾忽漲雨時渾三千兜率聞清梵五百毘盧見
獨園半榻僧堂雲共卧乘槎隨夢到崑崙

早朝

六街銀燭引千官　禁闕銅龍漏未殘　風動　衮旒
分日月雲開　宮殿拜衣冠羽林門下偏承露部雜
空中欲和鸞
天子萬年自端拱小臣環珮亦珊珊

[illegible]凱歌贈林憲使民服

巳[illegible]巳酉豺虎據迴江蠻洞野煙生木牛流馬塡塡

發月羽[illegible]閃閃道旗七命征鼓急剔遲三奮戰

雲平凱奏凱歌聲動坐挽天河一洗兵

贈鄧貳尹恆兼懷劉令尹王與人

江東舊句予能覓渭北新縣爾暫停同舍況逢劉夢得縣林更有王昌齡雲生携酒魚龍白露下開簾鳥亂青却愛小蘇富文學鵬飛九萬動南溟

送陳主事文

翰　勑遣從海上來洞庭秋盡鶴飛廻題詩夕倚滕王閣獻賦朝登郭隗臺江左垂楊憐繫舫隴西鸚鵡憶銜杯聯牀不惜停征斾把手何辭折野梅

入鄠杜呈王太史兼弔王憲使

渭南渭北竹脩脩鴈去鴈來雲悠悠流水家家山在戶種芝日日煙橫丘漢陂學士調寡和白閣山人主莫儔把手相看疑夢寐聯翩還擬鳳池遊

有懷孔文宗僉憲

忽從　楓陛傳忠獻曽向龍門識子長五色雲移日掩映九成樂奏鳳飛揚[illegible]化被關西草木光獨撫瑤琴對尊[illegible]高山流水思洋洋

九日北樓宴張三元[illegible]

斜風細雨客登樓采采黃花[illegible]

動銀河倒挽濁河流夕陽弦管雲邊[illegible]

外蝌約伴况逢隋[illegible]與謝百篇斗酒復何求

層樓髣髴傍三台蓬島雲霞夕望開抱地黃河天外落度溪路雨從中來將軍細寫[illegible]菜[illegible]酒　帝子遊傳琥珀杯九日菊花看滿眼共携玄鶴一登臺　次韻二首

寺[illegible]繫繡塔夷山上風引鸞簫畫閣中共坐籃輿雲靄靄才移盆菊雨蓬蓬陽春白雪曲誰和流水高山調自工九日登臨擁冠蓋乾坤俯仰一尊同

贈[illegible]大參途北上

沙暖泥融春色和仙郎繫馬聽驪歌斗邊琴劍橫嵩嶽天上帆檣入潞河雨過西郊懷弭節月明東觀憶鳴珂薇垣花發鸎遷谷上苑雲深鶯更多

再集湯溪王鳴泉亭子

一春雨度酌鳴泉最是東風楊柳天竟日簾櫳照晴嶽半空樓閣侍華筵湯溪水落清江上梁苑煙浮太液邊却愛簷花開欲徧碧桃紅藥自年年

題張以庵赤壁圖

澄波露下洞庭秋斷岸帆開赤壁遊不約山間月皎皎偏宜江上風颼颼主人把酒問天地客子吹簫驚斗牛何用臨流羨詞賦扣舷瑤海心悠悠

枕上偶成簡熊雲夢侍御

錦纜不[illegible]雲夢遊落霞孤鶩洞庭秋主人把酒問明

川客子横簫吹碧流驄馬翩翩行上國鐵爐炯炯照
中州秪今莫作郢原賦一曲陽春誰為酬

送屠侍讀文升

瓊島碧桃開未開仙郎騎鶴向蓬萊臨流鼓瑟龍初
聽倚月吹笙鳳欲來河中嵩嶽乘秋起白下吳山接
漢廻君到五雲更深處紫微縹緲傍三台

遊嵩岳二首

鳴鑾昔勒漢唐勳扈蹕今傳沈宋文半壁少林春鬱
𡽱中天太室晝氤氳雲連泰華東西拱斗指恒衡南
北分六六峯高凌帝座三呼萬祀祝吾
君

林麓紆廻無俗蹤峰巒掩映有仙宮龍擎嵩岳雲霄
上鰲負圭臺天地中少室翩翻太室倚黃河遼遶洛
河通吹笙王子今何處采鳳喈喈自碧空洛當岳北入河

宴珎珠泉同張侍御鳴南席上作

七十二泉何處奇有泉還與禁中宜宮娥初下珎珠
箔
帝子遥臨錦繡池噴玉翻從銀漢落聚奩疑
是碧瓈移樓船簫鼓休輕發別苑俄聞奏竹枝

觀泗源二首

停車獨步泗源頭一曲原泉活水流瓊島翻雲爭白
月銀河逝漢歷春秋潺潺石竅珎珠湧滚滚沙潭菡
萏浮安得結茅住泉上放歌終歲看飛鷗

有泉到處皆山泉何似東州泉總奇泥泥湧來雲入
漢冷冷瀉出玉湖池蓬瀛仰沸道初吐齊魯平分壁
忽移一酌飄然凌泰岱便邀李白一賦詩李侍御後至

送王舜卿入蜀

天上遥傳摩詰至滿船詩畫照江干 朝廷有道諫
臣直日月無私遊子安蜀棧八千青縹緲巫峰十二
碧巑岏鳳凰池閣頻回首聞道潮陽已召韓

贈閑齋少宰兼呈石灘宗伯

雙鳳爭看一字飛朝陽雲起曙光微簫韶初協 虞
廷奏瓊樹初尋蓬島歸千仞高標覽豈下百年大雅
和應稀接輿信有狂歌客群鳥空瞻赤羽輝

和方禮部時舉寄壽谿翁相國次韻

年年壽域醉深杯夜夜文光燭上台南極老人騎鶴
至東曹仙子寄詩來貝區水關黃雲起林屋山空紫
氣開已向蘇門稱學士池塘春夢況多才

發鳳郡雨後馬上見吳岳

青青吳岳忽瑶漢客子翛然倚馬看天洗列屏開錦
繡雲分叢筍出琅玕鳳凰才集日初起鸑鷟西飛雨
欲乾不分華封有仙掌翩翩玉柱自奇觀

留別劉少參潤之

萬頃方山不可量西隅壁立自高牆太行日起丹丘
出少華月生珠樹光春日新詩凌漢魏北窗清夢上

蒹臯十年道路渙然朝話裘還黃河洲思長

中秋過頴道中

中秋初見中州月上巳才探上苑花皎皎黃河澄澈
鬱盤盤嵩岳聳雲霞遙看泰華東西白交道松杉遶
近斜抱物　恩深慚未補曲江春夢遶天涯

聞老曾至

函關忽報叔與過花底真猶喜若何顏上遺甚蒼潑
潑洛中京經王琪瑤樹迎霞帔看嵩嶽日照緋袍俯
大河遊子天涯重回首南岡秋盡白雲多南岡時叔大夫嵩城

中秋與姚右丞宴郭少府宅限遲字

深院開筵月到遲天高露下夜何其碧桃仙子頻呼
酒玉闕星郎偶贈詩酒中杏山谷使以秋夕諸作見貽偶覓名籬攏
扣玉砌滿空樓閣凌瑤池醉歸放鶴浴臺上忽聽西
隣唱竹枝

許州道中懷姚廉夫方伯王元新廉訪

行臺近在白雲隈下有黃河屈曲來廉訪風嚴玄鶴
唳滿遊天暖紫薇開請看王道鳴東壁即喜奴崇列
上台竟日晴軒對嵩嶽好攜瑤瑟倒金罍

雪行望岳

昔時望岳翻翻起此日看山紛紛移嶺外黃河同照
耀雲中少室自追隨飛龍鸞鶴雙鳥極恢恢莫
四陲欲學吹笙王子晉翛然引鳳入天池

宴淵澄閣二首　席上偶成　在玠泉西

忽聞內苑牡丹開亦許乘春載酒來旭日照臨花閃
爍午雲掩映殿崔嵬青蒼聊共珍珠結紅白何妨桃
李栽　帝子肆筵泉正出舊船遙在玉繩隈

春歸亭樹水雲明夏至園林風日晴太液珠光蒲影
秋瀛洲月出蜂房生牡丹覆檻孔雀舞弱柳垂簷鶬
鶊鳴昭代東平能樂善恪宗日覲復離京

望嶽　岱岳

脩脩望嶽丹霄上颯颯乘風紫極邊半嶺蒼松懸日
月當空閣觀出雲煙峰欺太華翻騰起影落扶桑
宛轉更度三溪見雙鶴忽從青帝接群仙

望嶽兼懷張鳴南侍御　岱岳

忽聽笙歌玄鶴翠即看樓殿紫霞文斗邊細路邀新
月鳥外孤峯挂夕曛漢帝金壇欹右碣秦皇玉刻隱
苔紋騎龍李白今何處日觀天門空白雲

鳳山人小集卷之六

國子生皖江陳以道
長洲歸　仁
學　生太原郝元潔編

排律五言

席上贈嚴　殿講惟中兼呈顧　宮諭九和

遥憶追趨地　宮花傍日栽秉燭　天上集蕆　詔
柳邊回　禁苑衝乎入　經帷羨爾開姬筵　鵷鷺
般亦毗鳳凰臺吳郡終朝話洪都絕代才況逢青瑣
客初日碧山來琴瑟諧新調壺觴引舊醅相期報
明主調燮待鹽梅

送陳內翰魯南

翩然陳伯玉絕代稱文宗口引冊山鳳雲翻碧海龍
命騷還大雅入聖亦春容史局珮聲緩　經帷花影
重朝辭出　禁苑明發下廬峰內外皆經濟斯須自
焉恭豫章煙泉裊彭蠡月浴溶夢裏與隆醉吟邊鐵
顆逢聯牀欽學海瞻璧遡詞鋒儒吏　虞廷重徵書
動　紫封

同楊憲長仲衡王都閫靖之登錦屏山閣

採訪初停騎登臨欲拄笏當空懸一徑入座起諸峰
靈壑日蒼翠晴嵐時淡濃花迎金孔雀波湧繡芙蓉
細路盤孤鶴飛甍壓古松錦屏能斷崿王杜昔齊蹤

嵩陽晴依近關河山勢迴仙人騎鹿至客子嘯雲從
姓字元晴揚絳節接晴樹嵩山連絕嶽洛水映晴
揚馬應同調王孫非偶逢歸來忽燈火寺後不知冬

遊嵩寺

乘月來僧寺燒燈坐佛堂中州雲初霽小寺夜猶長
晏起疑禪定遥歸笑客忙群峰臨座上一塔隱山傍
颯杳空中梵飄颻物外香東谿松瀑鬱西嶺石軒昂
卓錫泉將湧吹笙鳳忽翔青童何奕奕紫蓋亦茫茫
點石龜能入捫星燕莫藏達磨寧惑世明道欲扶王
達磨石影太常匡山先王子有得故云　觀　面壁終成幻心齋始是忘滯
層元寂滅舍利竟荒唐見日雞鳴早留雲瑞應蒼摩

崖詩滿地采藥宿盈筐申甫生前代巢由托上方將
軍遙共倚君子近相望扈從欽唐士登封憶漢皇獨
遊踰鷲嶺長嘯引霓裳枕璞浮丘秘騎龍李白往北
風偏凜冽仄徑亦彷徨珍重移時賞翩然見
帝鄉　青童紫蓋鷄鳴留雲峰也將軍柏北君子山也

排律七言

次良鄉和碧山春途之作次韻

天上長安行已近夢中白髮望還賒孤琴獨鶴憐官
況乳燕啼鶯感歲華院院飛鳧過水竹村村細雨看
桑麻江山遲日年年酒桃李東風處處花帶蝶老翁
開風釀和煙孺子摘春芽邊愁不管將歸馬社鼓迎

遂欲乘鸞鳴今尹臨風流水將理建議坐高才真人

又道新綸仲子作言殷周舊錄正合日論

天子座九霄雲護

王皇家他年石劍曾疑虎此日杯弓豈誤蛇管樂比

賢師古未是夔許國志非誇陽春一曲聊追和秋水

如天恐未涯

贈蔡封君

盛代西峰有元老北窓高臥夢羲皇琴書粲粲闌山

館梧竹脩脩照草堂伊洛淵源還律呂建閩墳典自

門墻碧桃映日開花縣青瑣凌空見夕郎兩導板輿

承敕水三擊　宮錦被鸞章　明時攀相應留泌子乃

經以給諫遷參政有旨留內秩今日司刑欲佐唐廷尉位崇　丹誥

切上卿名重紫泥香垂帷空負雲霓望趨　陛親瞻

日月光白髮緋袍過梓里翩翩孤鶴下巖廊

宜陽道中東楊璞訪仲衡

一冬初見宜陽雪清曉和雲灑碧天色送星輝光閃

閃花隨鶴整舞翩翩入村門巷堆偏白度坂田林稼

欲圓度嶺風開梅樹樹輞川煙暖玉田田嶮岍砥柱

廻流上浩渺伊川洛照邊十日聯鑣意何極半程路

雪與堪傳

絕句五言

登虎丘千頃雲閣

初日坐虎丘海鶴盤孤影上有月一方下有雲千頃

贈陸少參之湖廣　偶成

武當高遍天洞庭闊到海黃鶴時往來春風動瀾滋

送張刑部　淮

長安天上月夜夜照秋臺戴月朝天去東華紫霧開

采菊贈翟戶部

采菊何所贈有客揚帆行秋風吹海水遊子江湖情

贈何提學粹夫之浙江

潮來江月生潮去江月平挂帆向滄海的的近蓬瀛

懷蕭若愚

不見王摩詰輞川似輞川梅花開十里晴川遠含煙

除夕雪

竟夕今年雪片時明歲春遙憐驢背客應憶灞頭人

海不揚波上伍中丞二絕句

初日照蒼海春深雲不流孤帆下三島蛟蜃一時收

萬里春波闊雲流風不生天邊一帆至忽棹凱歌聲

畫梅

蒼梅照明月流影入瑤空曉起聞消息懸崖春滿叢

寄贈七峯孫思和

七峯亦何許江畔彩雲生便欲吹孤嶠吹簫引鳳鳴

訪錢水部士弘馬上口占

海上地行仙湖光照影來江洞庭波夜夜點 [illegible]

與唐禮部 [illegible]

青青江上山森森樓前水歸來獨杖藜誰識鶡冠子

紫霞洞二絕句贈林御史克相

晴日照飛霞紅光滿崖谷仙翁戴葛巾手把離騷讀
洞頭玄鶴鳴洞口紫霞生仙子談經罷翩然來帝京

扇面小畫

懸崖流水上明月到尊前孤艇遊何處鸞簫入碧天

席上走筆贈姚光祿思永

大鵬萬里去縹緲白雲高回首長安近天池有鳳毛

東湖四絕句奉贈吳公

春日湖水生楮下湖草短綠楊絲欲垂黃鸝聲不斷
夏日湖水深雲多棹不識何處採蓮歌忽傍漁家出
秋日湖水平風廻波不興雙梧挂明月時聞黃鶴鳴
冬日湖水落孤松湖上青夫子閉關坐歲寒心與銘

再入虎丘

照檣入虎丘又是一年秋海月盈盈起江雲娟娟流

雪舫贈羅生輿

孤舫大如蓮新晴破曉煙美人猶鼓枻泛雪早春天

聽琴

琴上太玄文琴中太古音鍾期不在坐伯牙空有心

子午谷圖贈周少安

天上終南山山中子午谷時見太乙仙散步藍田玉

走筆次韻答盧師陳

兩地看明月清光千里同願攜一尊酒共醉百花叢

谿口道院漫興二首

面面皆春水臨橋跨小樓晴檐日來往誰解五湖遊
橋廻低臨斗樓危遠挿河碧桃開十里春興復如何

華陽洞

入洞久而平出洞敞以明雲盤上宮鶴風引下宮笙

望廬山寄陳原習

百里見廬山翩翩江海間美人倚山閣不言心自閒

開元寺聞鐘

開元夜半鐘驚起長安夢
彤墀曙色寒紫陌春風動

小畫二首

獨立理絲綸不知何許人空崖石齒齒淺渚波鱗鱗
飄飄垂釣人悠悠垂釣心不問魚來去寧論波淺深

偶成

春樹語黃鳥夏風垂綠槐秋梧挂明月冬雪裊孤梅

馬上有懷崔祭酒仲鳧

崔顥何許人題詩稱第一洞庭黃鶴起岳陽白雲出

次泉贈官生

大泉遠通海小泉尚接山我泉常出千尖鎔聲泠潺

天柱閣行

半空天柱閣縹緲落江干閣中何所有雲霧覆青琅玕

陽湖明隱贈陳翁

春日湖水渾秋日湖水清帶經向南畝抱膝看雲生

風泉竹石卷

石上泉潾潾風間竹嫋嫋我有物外心誰謂塵寰小

畫花鳥四絕句

桃花覆水紅小鳥分枝坐今晨春雨晴昨夕東風大

珍禽枝上坐明月水中流梅開紅嫋嫋竹長碧脩脩

丹楓傍石開新水遶山起一鳥兀不驚薰風自來止

馥馥松桂馨粲粲荻蘆白時有明月來蕩漾水中石

天門關

窅窅天門關門開雲未掃借問抱關人天宮何許好

白龍吟四首 哀諸傜兒 白龍山名

朝耕秋無食夜織冬無衣側身奪鄰馬也向白龍馳

四壁何蕭蕭有身無處着馳身事綠林誰謂白龍樂

官征朝當輸私征暮當給尋思投白龍偷向蒼冥泣

去年田無禾今年廩無黍空勞豪吏嗔白龍何處所

天台山

懸崖度石橋縹緲兩仙子不見採藥人桃花自流水

登天姥山

山迥白雲深天空萬籟浮翩然臨八極不似夢中遊

半坡

下面半坡雨上面半坡雲陰陽割天地陟降誰為分

龍泉寺

繫馬龍泉寺槐陰青欲圍函關紫氣動太華彩雲飛

與般若寺寺翁

誰持般若寺開門見老翁焚香理經懺回首白雲叢

竹谷四首贈馬左史

我有萬頭竹叢生虛谷中彩鳳飛將至吹笙向碧空

窅窅萬壑虛脩脩千頃寄竹谷何許人乘鸞友太乙

谷口翩翩竹風生雲欲流主人披鶴氅回首見瀛洲

蒼谷倚雲閣翠竹參天長風高雲欲蓋引鳳時徜徉

有懷王敬夫

涼月度高空晴雲移遠樹緱嶺學仙人吹簫復何處

有懷康對山

終南碧浮巒太白青連岑日入對山酌日出對山吟

送高陟

山樹參差出溪雲狼藉飛春風伴君去明月伴君歸

與麥積山上人

南有香積山北有麥積山山人拾瑤草白雲相與還

席上贈東湖 宗室

咫尺蒲坂東有湖大如海美人扣舷歌山月遥相待

扇面

樹影中流見山光上界分[illegible]明向何處獨[illegible][illegible]江上

柳湖亭二首

二月綠依依八月碧漪漪博士今何處垂波空有枝

新月掛城隅顛風吹路衢于由讀書處依舊柳垂湖

呂翁祠四首

盧生求適心呂子遊仙夢一覺過百年黃粱猶在甕

盧生已黃土呂翁亦白雲唯有祠前水依舊清沄沄

天地既圂沌山川亦渺茫莊生忽夢蝶人蝶復相忘

仙子幻中夢書生夢裏情眼看人未醒奔走事浮名

介休縣偶題

縣山青鬱鬱汾水碧溶溶前有介之推後有郭林宗

送林憲使民服

和靖江南去梅花處處開梁園明夜月流影到君懷

至前一日登虎頭山寺

上為虎頭山下為虎頭寺上山見陽復下山知冬至

嵩縣絕句

點點嵩縣山曲曲伊河水青蒼流不盡絕代出天子

湯溪王鳴泉四絕句

卷簾對嵩岳有泉聲潺潺遶泉皆玉樹長日鳥綿蠻

引鶴過行宮有泉聲滴滴梅飄繡幕長仙人笑吹笛

卜築傍梁臺有泉聲涓涓臨軒移[illegible]昇晴山青突兀

[illegible]泠泠泛召女吹笙坐上高門下看

[illegible]岐鳳

天空見一點萬里獨高飛回首長安道乘[illegible]人未歸

勝感寺小憩

[illegible]縫塔下水蝴園屋上松憑欄獨無語天外看群峯

虎丘次韻

虎丘水竹繁二月風花冷歸去月婆娑姑蘇塔有影

夜泊楓橋有懷盧駕部聞陳

楓橋傍漁火煮茗憶盧同何處看明月題詩水竹[illegible]

寄蕭翁

山翁垂白髮

天子賁青袍但願年豐稔家家酬濁醪

野航贈郭徐州

萬里見孤航縹緲青雲宿秋帆挂斗牛來波動瀛[illegible]

臨茅山喜客泉

人言泉喜客我言客喜泉不見泉與客相對皆泠[illegible]

答友

爾是蓬萊士我是蓬萊客相邀麥太乙一歌海天碧

桂塘十詠

贈封君盛翁

池上東風暖凌空梅覆塘卷簾看新水滿對鬢花香

入夏晝如年梅陰何處便舍塘流白兎蓮尊故臨翻
右夏
秋霽淨流霞沿塘梅欲花西湖多佳舫有酒不須賒
右秋
冬日暖堪愛況當梅滿叢背巖千樹白入座一枝紅
右冬
梅生自盤錯風起亦扶疎蕭蕭色盈壁非非香滿除
右風
萬點雨初鮮千谿雨後妍欲因梅日暖移榻對花眠
右雨
嫋嫋梅含雪翩翩雪舞梅花開有底急欲作百花魁

右梅
浮漢中天月梅花開處圓流光千樹動子夜舞嬋娟
右月
冬郊陽復處春浦梅開時何遜憑闌坐臨觴便有詩
右詩
日與梅花對風神分外清更邀松與竹一結歲寒盟
右盟

絶句七言

七峰贈孫生恩和
靄靄七峰懸海月翩翩一鶴受江雲□□風雨龍初
出皜皜松梧鶴自群

訪劉□夫黃祠□
初聞諫議□挺挺今見諫議祠宇□今人空文□□□
隱臨明古木□寒飈□

天王寺 扁上走筆
叢竹陰陰覆子城暖雲靄靄度瓜溪僧歸何處溪頭
雨野寺寂寥春鳥鳴

衡山涵峰背臺見過次韻爲謝
萬竹脩脩淨掃埃瀛洲仙子抱琴來不知坐久雲空
砌況是鳥鳴花覆苔

衡山涵峰背臺惠詩次韻以答
遠庭梧竹淨無埃不必吹簫鳳自來仙子援琴歌白

雪山人看月步蒼苔

衡山古溪諸君子復惠以詩次韻再答
帝城涼雨落氛埃海上青山雲去來時有奚囊隨詩
至不妨開徑破新苔

哭朱華州德嘉
曉起鶯聞少華摧蒼崖碧石自空堆黃河萬里流難
盡風雨橫天獨爾哀

入閭門有懷蕭木守若愚
晴日梅開花覆山梅花仙子白雲間扁舟相訪不相
值夜夜閭門月滿灣

道陜州有懷王良謨憲使

原缺

新河岸邊青草浮廿棠樹下野雲流美人咫尺猶千
里擬倚山東李白樓

漱石泉　[illegible]

太行之西黄河東有泉泊泊虛涵空　帝子援琴坐
泉上移牀時看海雲紅

九日登君子堂 堂在靖西峰

堂前堂後皆修竹穿竹登堂絃管鳴更有野花當徑
發不爭秋月傍池生

題時錦衣小影

錦衣郁郁動鑾旗白馬翩翩引鳳輿不獨輞川看花
竹延陵亦有水雲居

寄謝思忠

吳門詩畫稱石田子畏風流亦可憐怪底竹山高居
七滿前山水思飄然

送冀僉憲騏四首

客子騎馬嵩岳東緣堤楊柳颭春風登岳徘徊見初
日扶桑高掛海雲紅

客子騎馬嵩岳西半巖松老雲欲棲登岳徘徊見新
月嵩崙底柱連晴霓

客子騎馬嵩岳南洞庭閃爍搖晴嵐登岳徘徊見牛
斗摩天紫電迎鑾驂

客子騎馬嵩岳北太行繚繞黄河直登岳徘徊見

鳥鼠山人小集目録

鄉進士益都宋廷年編

國子生東萊孫仔校

原缺第一葉

靈秀迸發瀦為清淵左滙右灘山下出泉銅陵金穴丹井玉田仙人之廬犬牙其間奇崙文木怪石玄礪錯以竹箭網以薜荔瓏璁蔚森不可殫記夾水之陽土燥而剛於昭書堂書堂孔良圜流方折枕之金塘接以泮水鼓鐘喤喤鑿以大雲鳳翥鸞翔且夫詩歌弦誦孰與乎山殿水榭儒林道岸孰與乎璠璵金堤探元觀化孰與乎語壁聞奇子徒騁楚有東湖之勝而不知五嶺之外吞之有餘也玄素先生究覽前矣曰楚固失矣粵亦有未究其自也吾聞之濂以周崇洛以程勝水土何常緜賢挺聖磅礴扶輿渟蓄晶瑩有書其與適地之慶二子亦知東湖之所重於天下

者乎夫楚粵交壤山水繡錯同條共貫伯仲相若何必校有無競上下哉天下之所以重東湖者人也方今奮起南服歌歷紫庭屢試于艱若刃發硎經德不回褒海典刑非御史大夫吳公乎公系于楚而產于粵楚粵合靈間氣篤發楚有東湖東湖則傳緒公之先粵有東湖東湖則揚維公之鄉在楚楚重在粵粵重握儒之宗繼道之統退則綜典文述禮樂日光玉潔灝灝翼翼青衿雲從搢紳麟鳳東湖之濱孔顏之樂進則對　天休朔　皇烈經綸六符作　帝喉舌杖節把鉞海甸有截吾見是湖為源為淵為派為脉為海為文為渟為德為重為容為根為圻為靈為鄉

□龍爲宅爲雨爲雲爲川爲澤今論者但知角陵谷
以相高侈觀美以爲的遺本而務末舉一而廢百豈
知德者鮮而遊辭無物也於是二子憮然曰命之矣

嘉禾賦

與穉穡之奇種挺秀幹於瑤田敷南土之淼漫澹突
澤之支川露瀼瀼以垂珠風颼颼而吐華紫莖騈而
旖旎嘉穎合而縟縟王燭調而氣和泰階平而節宣
粲玉粒之堅好比明月而委圓達奇能於天都共王
祭而告虔登簠簋之華器爲馨香於上玄靈皇皇以
報貺德穆穆而祈天

祭感賦

侍御海濱王公以大興八年新成而職在近侍
乃不得供孝續得贈其考妣如制搢紳大夫
上祭歐陽宗祠
而賦之賦曰

粤國典之既秩兮晏追王而載崇軼三王之逸駕兮
資百府而比隆鳳雖雖以銜　詔兮駟騑騑而奏公
發豐鎬之世冑兮地桂籍以攸同欣橋梓以慈僞兮
望椿萱而鬱葱惟君子之附鳳兮際　明后而飛龍
叫虞北海之瀕蕩兮航東岱之鴻蒙戰秋闈而發解
兮醉瓊宴於南宮攄憂寤之鮮學兮滋馥郁於蘭叢
矯虎鳳以炳蔚兮粲琳琅而璁瓏肝鄧著而紱綬兮
擢臺院以鳴驄擊大鵬於千里兮杳碧落而御風頌
熊羆於桑梓兮霑雨露之深濃錫兮服於　闕廷兮

闔閭慨於房櫳羨稽首以[illegible]
咦屾於既樂兮感陟屺於雖逢桂[illegible]
[illegible]爲以融融庭闈條其烜赫兮德音載以雍涉[illegible]
風於兩浙兮保貞操夫百工舜豺狼而執法兮行[illegible]
日於玄穹湖山爲之照耀兮草木于焉蒙衍衛
殊恩而激烈兮矢素蹇於丹衷時抗疏而箴筆兮期
有補於　華蟲紛命騷而摘選兮奏大雅之渢渢服
寵命之渙汗兮行　盛典於穹隆向　彤庭以拜
兮嗣夫　天眷其何窮

至樂樓賦

爾乃挺世哲人軼代儒宗矯龍翔以天飛抱玄澹而

譙冲羅乎宗以潛神繫萬古之群蒙寄逸志於逍遙
詠太始之皇風心揚揚於雲游湫上下於玄穹信方
丈之几案與造化而冲融然而孔情顏思迴薄天地
運大道以忘言棄筌蹄於文字超形象以至命甘芻
豢於禮義汎虛舟於聖涯羨飄飄其不繫廼大化之
委和獨何憂而何悖請濯心以濯淖從夫子之所事

壽賦

中丞南阜
先生母也

斗建子兮迴陽日南至兮履長圖有蔓兮天挺嚴灼
灼兮蘖蘖兮秀毓兮玄圃隔介兮華堂飫朝霞兮夕露
[illegible]皇波日渥兮雲逸

原缺第六葉

歷柱下兮京兆
雜物兮一肆 筵朝稱觴兮海岱明移席兮□□
恩而被兮秩崇 龍誥燦爛兮田鶴望北極兮□□
簡甚娛兮斑斕 慈辰何辰兮春□少華韋□□
漣漪中丞進兮玉液臺省侑兮瑤芝堂背歌□兮北
熟青鳥飛集兮玄鶴舞隨
亂曰孟有母兮崔有子欣道輿兮獻大鯉登斯堂兮衝兮
帝脉悠期頤兮兒齒

榮壽賦

鳳邨侍御張公以 大典成未老給事封其父母如 制其父母壽亦皆六袠生以爲紳士大夫以爲奇咸歌詠焉績宗因爲之賦

廼若蓬萊山人之於清都仙吏扈胥鳩杖宮錦霓裳徘徊於憑虛之境邂逅乎何有之鄉觴物而欲有言感寧而馨所長於是山人乃起而啓曰若知夫蓬萊之異於人境者乎仙吏曰未也願子橋其吐葩攄懷廸思以廣吾之識也山人曰唯唯莫高匪山瓊島矗矗莫大匪海瀛洲峨峨層樓疊嶂靈草冬榮巖㟏嶙峭金石鏗鍧其中黃龍遊泳白鹿鳴囿其上神鼯樓林靈鳳集數其下天琛浴日精衛瀊沙其傍鮫室循華鯤池篋溟爾乃包乾括坤遨馬中興鳴嶼環碧巖突凝蒼龜將道上鶴舞松傍爾乃仙佺所止耆耋相望俯瞰滄海之瀰瀰瞰神岳之崢嶸蹇搖姿寧於西極

龍陛殊恩君子而獨介福千年者獨望于仙身孰與貤恩于世者於焉乎而觀子徒知勝境之宜其仰而不知 上都之侈天寵也鴻濛先生聞之便便焉怡怡焉听然而笑曰山人才得其一仙吏亦不知其二也于魏人也晦老之所與也知晦老莫如予去聞大德必壽順德乃昌是以魯綾麟以挺聖說騎箕而佐商文富申者英之會導安閭奕世之光鄭何應宿維嶽申甫降神維岳香山燕繪乎樂天白海託形於方朔爾乃砥節業儒皓首窮經翺翔乎書圃修容乎禮庭抱經綸而不仕游辟雍而獨醒爾乃橫經教子詩禮並聞道德所濡蘭桂芬分彬彬鬱鬱德晔而文

乃若鳳邨子淳洪器之蘊豐茂世之典嗣之陳而濟美奏一夔以告成美希文之有子覩穎濱而難兄聽鹿鳴於上國題雁塔之佳名製錦花縣 捧簡蘭臺雨滋八極雷動九垓昇閶山之充淨瀧海之埃三吳驚其至兩浙歎其來載具區而動盪震會稽之崔嵬爾乃際 大典於既崇庇鴻庥而斯溥爰 追王子先皂紛貤封於庶府先近臣首公輔爾乃嚴慈同受綸綍之褒椿萱共享斑斕之舞豸服翩翩均被於承歡之膝鳳冠糾糾并加於乘白之武 命值其誕敷壽筵適焉欣覩躋六袠而千春偕二老以三釜啓家世於羲皇率閭閻而簪組是以長庚黎黎南極煌

賜進士益都宋延年編

國子生東萊丘　任校

樂府

席上分題留別汝中六君子

襄陵酒

昔聞襄陵花今酌襄陵酒襄陵偏太行不謂即席有千里繫青絲言念金閨友蘭陵豈不作情親味自厚蕭蕭鐘鼓嚴主人為客壽雍雍琴瑟調主人為客趣千歲日月長金罍天地久

敬題　德王四畫

北海

東有黿磯西有芙蓉島金宮玉闕滿池北山瑤草大鵬御風青鸞戲藻中有淮南王駕玄虬四時不夜千秋不老

周觀

帝子坐瑤宮日觀雲白周觀雲紅宮娥卷珠箔王母來青雀映曈曨蟠桃大嚼玉漿高飲玄鶴舞天風

華不注

山突出石巖生迴迴蒼碧霧起繡湖明錦屏擎　帝子珍泉袞袞仙掌盈盈百千歲捧雲日三觀崢嶸

七十二泉

泉有泉百脈瀎瀎西有泉趵突沺沺南有泉十蹬潺潺北有泉金輿涓涓中有泉珍珠淵淵珠散漫星宿翩翩珍委積錦繡爻爻　帝子坐泉上汪歲何千年

古體五言

毛氏三節詩　良鄉人

阿姑節既全阿婦操自堅阿姑不媿地阿婦寧媿天一節已堪尚雙節尤足憐耿耿數毛氏千古流桑乾阿姑坐堂上阿婦拜堂下不見舅與婿相看淚盈把阿姑金石操阿婦冰蘖守同是柏舟心舅婿兩不負

早發德州

五里星月落十里風霧迷長安復何許遊子心淒淒上有黃金臺瞻望空依栖安得斡胥出千里陰雲開

次韻贈王憲副弘

去去入松逕始脫衣上塵行行登東皋盡醉山中春避名就今是習靜還吾真不見陶靖節千載稱達人

山行漫興

晚行度山麓薰風吹客衣中天日漸暄鶴背流金輝迴泉漱疎竹前村暑氣微東坂大麥長西坂小麥肥石橋挂新月野老携筇歸

馬東山

日擊馬東山恰似傑人掌不見玉井蓮空憶金門榜仰見青帝高俯見青州廣傑子拔非霞飄飄絕塵鞅

泰山

朝朝然泰岱變此西南峯突兀照東海絶壁飄芙蓉
日出集青鳥雨後盤蒼松㴱水流其下深潭蟠白龍
天門向西闢侯子留神蹤跣赴躋黄鶴飛飛雲湯胸
昔時登岱岳但見三峯危今時望岱岳始見三峯奇
日觀紅杲杲石表青離離寒觀崆峒出越觀閶闔移
更有西南嶠兩兩雲相追秖胥何巍巍傲來遙依依
岱岳西南隅中有竹林寺天勝壁立青傲來聳飛翠
懸澗紅獨聖罪泉瀧忽墜巖半白龍池奔流響千馳
瓞鶴兩兩鳴我亦乘鸞至掃苔欲勒銘傍有秦斯字
泰岱從西來磅礴青天上日出照神霄蓬玄森萬象
民物交代初五岳爲之長禪壇七十二白雲自來往
歸雲生其傍東溟何滄流長露出天門乾坤一俯仰

渡灞

天寒渡灞水水落風粼粼曉霜晞村樹夕露明澗菌
太冲自賦齊什連空帝泰流風彌海曲不見當時人

雪行有懷李侍御節甫

飄飄東海雪灑我征衣裳邑邑踏瓊玖平度吹琳琅
停車將進酒欲歛還彷徨所思在濟水一鶴雲中翔
千里流明月遥遥珠樹光

發東牟

西出東牟門曉雪飄紛紛北風吹海水亂礫冬草薰

前驅擁驍騎部伍雲鳥分村村擁遼戶驟塵公自群
臘前雪三至歲色何氤氳老農擁裘立對浦流蒼雲
家家倚芒種海野春無垠

經平陵城

昔爲平陵城今爲章丘地變化空有情第宅復何處
在昔爲滄海今爲桑田乃知天地化陰陽時變遷

贈曹子常

雍州有朱鳳翩翩羽岐山傍西伯後何在百世聲嗈嗈
五色攀光彩九苞散文章風翮振千仞嘤嘤鳴朝陽
虞廷按韶舞翽翽雲中翔願言音諧律瑞符王者昌

送張參知弘載留懷碩中丞莘王

皛皛洞庭雲圝圝洞庭月子去登岳樓朝朝看魏闕
執憶碩野王吳門詩思長憑題兩行字隨雁到衡陽

西湖吟　師馬長湖

冬日湖水淺夏日湖水深陰陽互消長變遷殊古今
昔爲農所業今爲堤所侵千艘引官舸鱗次洗泗潯
空勞劉山老長歌漁父吟
湖水来何從劉山秋溶溶須句經旬雨百里飄芙蓉
連絡猶邾墅迴還逼提封群鷺落深園草長燕春冬
嘆畝入洲渚愁思空老農

贈袁補之進士兼懷袁未之主事

河邊逢士衡江邊憶士龍不曾會月皎皎下笥雲溶溶

寄我泰山詩逸響隘三峰高鎖日觀上叩之如黃鍾
王女來朗誦挑衣霞自封摩崖跨秦漢海內稱文宗
二陸擅江左古調何春容

清風堂作

鬱鬱庭前竹亭亭壑上松竹自飈采鳳松亦盤蒼龍
對之坐終日風過聲雍雍豈不愛桃李勁節終嚴冬
出門看流水春雨何溶溶

贈潛山徐生

爾從潛山來白鶴今如何雲霞護其阜松桂盤其阿
聲聞動九皋九野清風多何日邀仙駕晴空鼓瑟過

有懷黃中丞伯麟

何日渡淛東何日渡淛西淛東江鳥集淛西江草齊
仙子揚帆去乘雲登會稽江花迎桂楫江月照金閨

古體七言

打魚歌

打魚打魚復打魚漁舟兩兩西湖涯一獺入水一獺
出有魚無魚相爭驅魚人按獺獺意親魚人收魚獺
意嗔嗟嗟魚人豈不忍獺也失食魚失身

送丘參政二首

君不見泰山雲天門日觀此奇紋朝朝暮暮氤氳嚴
花澗草煙自薰半空縹緲[illegible]風狂頗怪影很精
聚散不滅苦難分一朝天霽齊山露白大鵬垂翼青充

公會宴嘆吹天邊聞君不見泰山雲
君不見濟瀆水出岱伏米茂呂起泉冷冷湖瀰瀰淵
楹錦纜鼓棹遊遊雅葉發花圃百里亦憎驟雨洛遊魚
蒼光豈解同雲意一朝雨霽波自澄盼來飛珠安所
止銀漢瑤池竟誰似君不見濟瀆水

近體五言

發懷德鎮二首

宴關悶今朝趨程晨所宵半山飛人碑猶石崖危橋
午背空雲留田心刺水苗空林天欲暮失路問山樵
騎馬路朝露炊煙帶早霞熟看田上鳥細識道旁花
射虎風猶熾庖蛇政愈加日邊雲霧遠無奈望何賒

見鶯

望立江邊鳥相邀何所在空崖低避雨客有細窺魚
試欲避人拙形同隱者疎飛來復飛去只在此郊墟

發平州

向晉見平州雲田水竹稠掠鞭飛乳燕撲樹坐鳴鳩
始始花欲放淪淪雨初收遲人又新津口魚人蕩小舟

次韻厚子呂子洲東之作

雍上洲中丘遙堪住客留名山當草閣好鳥足沙洲
謝傅東山以堯夫春日遊所須唯道就身外亦何求

次懷德鎮次韻兼謝邵翁

冬旋道多雨淋爽人以行似相悲俏然不見翁雲[illegible]

席上別楊秋官太和
仰恨相逢日已曛便教燒燭坐論文而中漁火深深
見風外江濤遠遠聞半壁寧唯題藻秀上方寧是醉
凌雲殊方遷客俱刪減歷敘衷懷入夜分

江上 二首
花邊茅屋杏山顛柳外鸎聲隔野烟照眼江花紅樹
樹魚人溪草綠田田岑參李白詩同調眉水峩山名
並傳何處艤舟佐新月椋子玄鶴夢翩翩
竹裏小橋烟裊裊水邊細路草萋萋漁翁載月歸泝
艇舟子牽雲步石梯驟牝何能空冀北犬羊誰爲靖
巴西前村沽酒聊停棹高柳陰陰鸎欲啼

留別彭生范生王生曾生及弟正宗三聖驛
短燭輝輝江上別輕帆媛媛夢中思橫溪驟漲千山
雨夾浦情深萬竹颸淺薄真慚安定教甄收敢謂狄
梁私三峨瞻望忘言地五子徘徊欲去時

出蜀
出蜀猶驚蜀道難五年兩鬢但加食山從鳥外盤迴
磴不到江邊起怒灘嘉有岑參詩獨和崖無趙抃鶴
誰安行行三十年方倦謾把辛勞鏡裏看

辭蜀
才辭蜀道即辭鄉里人驚客遠還百折樹遮隨鳥
出千峯盤又繞聳攀來盤梯亭臺上詩在嘉眉山

水間終夜幾同遙望斗草堂離思滿人寰

續溪縣晚坐次韻
九月十日月一灣行予遙在天南寰橋通銀漢家家
水路隔桃源面面山隴首雁回親倚戶吾簷雲起
帝臨關孫岑撫罷心紆帶淚倒詩成還自刪

登齊山
登山遙在白雲隈舊館新亭次第開縱不攜壺醉酩
酊亦須掃竹坐崖巢數峯似筆神應鑿亂石如花誰
為堆步步有詩題不得又從細路踏苔回

除夜次韻
獨園餘火華燈前瑞靄含星霽裊烟雪氣漸收知臘
盡鳥聲初起覺春還 西巡駐蹕猶殘歲北望傷神
又隔年強倚瑶琴消旅思愁長夜短不堪眠

正月六日次韻
白雲當戶蔣山前 城闕摩空樹抹烟衮冕瞻依何
處切 鑾輿巡狩幾時還 一冬愁雪到除夕十月驚
雷抵去年底事撩人心歷亂臨風醉酒且須眠

彭郡丞用文畫圖
買斷高原圖一丘旋分泉水入芳洲纖纖細菜籠花
發點點飛蟲逐院遊種玉有田春日暖看花無伴白
雲稠縱然一曲谿橋小自爾千山雨露優

醉後次韻暝步偶成

豈獻工歌東蜀同日即堪李白棹船來滿盤初下壺催
箭香氣猶温醉後春水送落千樹合東風掩映百
花開主人珍重更呼酒客子顛狂細倒杯

送崔指揮文北上

江上猶聞折戟聲敵人膽落夜迴兵蠻烟掃卻廬山
出瘴雨吹殘鄱水平諸葛才高人仰姓令公望重虜
知名 鳳箋拜捧遥瞻戀夢入龍樓十二城

哭內 閏八月三日

一年哭爾哭不盡一對琴牋一涕流飛後寂無逆耳
語閨中時有宜家箴他鄉萬里關河夜逆旅千山風
雨秋 織錦詩依然人不見翩翩冠帔豈勝愁

除夕闕郊祀 旨二十八日補庚辰年郊祀初三日行辛巳年郊祀

去年除夕風雪狂今年除夕花草香迴燭冬梅報春
聖聽歌楚女棹吳檣舊家獨倚客程遠新酒初斟鄉
思長年盡年初兩 郊祀五雲重見捧吾 皇

鮮池小坐

太行山曲瑞池開仙子乘秋引鶴來洞撼南風花欲
繡臺蒸漿日塩初堆承筐空羨藍田玉入咒才同庾
嶺梅半醉倚鸞歌白雪滿庭涼月未應回

次韻憲臺詠檜 嵐幽

鬱鬱千尋俯碧臺新晴曉起淡烟横流聯隔葉鸞初
定啅雀聯枝隨復争滿座婆娑青蓋合半空縹緲白

雲孳年年桃李春如錦烈日嚴霜爾獨撐

雁門三月

三月雁門雪復來桃花杏花開未開城上風雲春漠
漠座中嚴鼓晝恢恢鳳凰半落滹沱水羅漢平分錦
繡臺聞道胡兒薄秦塞好乘良夜淨氛埃

送滇南李方伯崇綱

滇南滇北花欲開薇省仙郎駕鶴來雲覆中州自春
雨風行粤猶秋雷左司繫舫閶門道太白携琴鳳滿
悞立馬郊亭對晴巘驪歌一曲醉銜杯

濟上元日入 賀

皇極龍飛又一春 中興禮樂復誰陳家家耕鑿

帝何力處處謳歌世已仁海浴扶桑流日月雲浮泰
岱動星辰 鑾輿髣髴鈞天上千里嵩呼到 紫宸

次韻賦得雲樓席上贈 南陵王

海雲湧日照中州 帝子凌空故起樓縹緲朱簷宮
女侍翩躚黃鶴洞仙留秋風吹雁情偏切芳草浮煙
思更悠車過首山親舍近吟魂時傍鳳池頭

雙石贈鄭子成太守

仙翁點易珠露香雙石翩然對草堂霧澤山空琵琶
礪藍田烟煖碧琅琅凌霄 闕下瞻天柱映日雲邊
鱉 國章 聖主只今重名器早時環珮入 長揚

水西贈汾黃門宗洲

春水流花到山溪美人閒闊洞庭西虹橋日出帆初挂畫棟雲生斗欲齊岸岸雨晴垂橘柚村村沙煖唾鳧鷖夕郎小棹隨孤鶴窈窕鸞簫下碧閶

有懷汲省諸君子

極目嵩高縹緲浮半空火宇暮雲流紫薇閃爍日當午白簡軒昂月正秋樓觀晴看雙鶴舞洞天曉傍五龍游臨觴猶憶襄陵酒何許鳴琴復倡酬

賦得汝湖題贈宗伯謝先生

玉堂咫尺對蓬萊別墅當秋一鑑開門約清江湖不去山圍繡海鶴頻來扣舷白雪歌難和卷釣黃麻詔欲裁聞道浙東花盡發　虞廷調鼎有芳梅

遲賢亭偶題亭有仙字仙影

禹篆雖離思入玄龍圍娥娥幻通仙白雲滿地自鶴青鳥當户何翩翩蘿徑孤琴乘岱月桃源細路入秦烟羽人兩兩俱飛去十六畝種瓜空有田

呂翁煮石只談玄靳老餐霞亦學仙日出東陵瓜萬再風迴南浦鶴翩翩靈巖屈曲圍蒼谷岱嶽瑰瑰帶碧烟已許乘鸞歸閬苑不須種玉向藍田

李侍御邀予陪楊司寇袁錦衣遊竹林寺

西巘嶙屼水竹叢雙雙引鶴入瑤空尚書旛蓋星辰上御史壺觴風雨中倚漢飛崖懸瀑布當蹊晴蜺駕垂虹奇峰面面如相約鳳翥龍翔到梵宮

贈周黃門夫四首

與子乘鸞入紫宮懸崖浙浙度輕風夕郎環珮元天上青瑣雲霄忽禁中半壁初登松皎皎上巖小坐雨濛濛閒簫欲泛流霞飲王女雙雙下碧空

與子尋詩青帝壽陽春一曲媿知音雲盤鶴駕來深院松引鸞簫過遠岑赤壁聲名猶漢幟瀟溪風雅自回琴星郎獨負南豁抱日捧封章　鳳闕深

與子題詩美亭三溪雨過栢青青蛟龍騰踏張顛醉虎鳳飛揚李白醒王女煙雲晴作蓋徂徠松竹畫爲屏美人回首靈巖道兩兩天門見德星亭存酉郎

與子投壺御史臺泰山涼雨自東來五松娟娟圖征蓋三觀青青照客杯古調春容凌漢魏壽心激烈駕伊皋晚來移席看晴嶽雲擁天門石鏡開

次韻奉贈五華司寇

露下秋晴衡嶽高雙雙玄鶴振江皐雲連北闕尚書履鳥薦西天王母桃漢室班揚金馬詔謝庭鸞鳳池毛陽春白雪探盈卷日觀蒼陵氣益豪

次韻奉贈莘翁

三觀追隨入座高半空羣鶴舞晴皐笙鏞忽奏虞韶鳳瑤玖頻投欲報桃出震東皇青作帝凌虛野叟綵生毛金鑾寶鳥　君王召醉寫清詞李白豪

次韻再贈莘翁

九日登開元寺 分刊陽字

牛天米新尘寺陽碧嶂蒼崖寺欲秋嵩飛泉出甘露白雲巖峰拆翦雲黃山門曲曲乾坤小洞石清虛日月長笑把茱萸對霜鬢掃霞到處草花香

和答石沙王侍御見贈

遥憶仙人王子喬翩然騎鶴下層霄吹笙晚引虞廷鳳采王秋停岱岳韜渭北醬君投錦繡江東魄我報瑤琴陽春調寡誰能和携杖看雲立野橋

北闕王維贈我詩翩翩白雪郢中詞輞川雨過煙含玉藍水霜翻石吐芝兩日齊東青草夢十年江左暮雲思請看越觀峯頭月夜夜流輝到客卮

岱北蕭蕭驄馬鳴奚囊元動燕希聲昌齡吐鳳鬼神泣逸少屠龍風雨驚震澤雲浮林屋動慧泉蓮映石沙明何時共酌毗陵棹坐待吳門霽月生

幾度停橈酌惠泉石沙風景思悠然漢庭柱史鳴騶馬杜曲詞人若彩鞭寄我齊東青玉案報君歷下白雲篇驂鸞仙子能相訪秋露春花仔細傳

同冊侍御宴趵突泉次韻

濟南自有他自無樂亭髮影尘蓬壺瑤花燦燦春光放飛草花冬不枯蚕蠶生浮譚丁國珍珠簾鬆鸛山湖繡衣驄馬朝同此送烘金甌花影孤

松林館同年燕集

松林月出海雲紅座上雲門照雪宮銀燭金尊今夕共杏花春雨昔年同三龍矯矯惟青社一鳳翩翩自碧空千首新詩各采與黃鐘逸響思渢渢

海山亭望海

頻年望海天涯處此日觀瀾地渺茫千島浮空晴樹碧一輪出谷東雲黃尊前籟曳扶桑影城下波搖貝闕光便有大鵬互騰路更看青鳥忽飛翔

登蓬萊閣三首 限十灰席上偶成

落日初登海上臺蓬萊高閣倚雲開沙門宿浪翻晴雪鼉島寒潮起暮雷蜃市渺茫樓觀影龍宮閃爍佘銀堆秦皇漢武空搔首不見仙人携鶴來

城南纖月照蓬萊海口風廻夕霧開點點晴磯動星斗宜冥晚市遮樓臺薇垣玄鶴聯翩至豸史青驄蹀躞來共倚秦橋望王母金宮高處踏蒼苔

昔聞北海蓬萊閣今上東州縹緲臺漢柱暮雲浮萬島秦橋纖月旁三台元戎列塞冬風淨刺史乘旟春雨來借問瀛洲學仙者天邊貝闕幾時開

贈大學士礪庵

廿年 黃閣煥絲綸百歲青州表縉紳 周廟鼎彝注春澤 虞廷柱石動秋旻衣冠濟濟燕山實甲第翩翩閬水陳 聖主只今思尚父安車早晚渡灘濱

東渚宗伯貽我以詩詩以謝之

東渚草堂蘭蕙芳主人點易珠露香雲門月出秋夜涼海通鳥鳴春晝長紛向秣宗識典禮已從瑣闥見稽章瑣瑤不惜頻遺我開卷時看星斗光

贈任吉士瀛兼呈童司成承叙

瀛洲仙子乘鸞去振翮翩然入鳳池我昔抽毫雲再冉爾今歲詔日遲遲　君王臨御金鑾地史氏趨蹌銅壓時却憶內力黃學士探囊籐有郎中詞

踏城南諸泉

濟水城南黑虎泉一泓寫出玉田白巨聲從地來河內靈液流雲到海邊楊柳溪橋青入戶鷺鷥煙雨碧涵天金湯沃野還千里春滿齊州花滿川

青川驛寄張水部文鳳

青川驛邊青欲浮原泉汩汩下丹丘徂徠翠竹孱孱瀉泰岱蒼雲嫋嫋流不雨三春紛作恩無禾初夏過忝愁吳門水部張公子寄我瑤篇亦未酬

鄆舍次太宰王公韻

雲開繡海鶴頻移蒙羽溪深月到遲地是究東山色麗境非江左鳥聲奇新晴岸岸桑麻長夏村村橋柳垂繫馬郵亭坐疎竹采花一和輞川詩

泗上聽泉

往時觀泉色如玉今時聽泉聲君余琤琤　周廟鳴

璆珮鏘鏘　虞廷奏琴瑟動地星辰銀漢瀉滿天風雨老龍吟歸震獨坐忘歸去況是洛沂千載心

再答谷嗣興秋以爲期之作

兩贈瓊瑤清廟瑟再接桃李莫雲情翩翩江左態至峨峨齊東孤鳳鳴愧我已非金馬客憐君自是碧芝英明湖蓮葉秋堪棹撥辨鸞篙鏡裏行

侍　德王白雲亭子

鑾篁晴侍淵澄閣象笏秋趨縹緲臺禮樂三千龍帙在東書八百　鳳圖開當筵翡翠江南至滿地珍珠海底來攜鶴重遊白雲裏陽春一曲媿非才

送南墅張侍御

曉起開尊南墅留仙郎騎鶴過林丘盈盈海月浮三島郁郁山雲帶十洲白日攜琴江左曲青天隻筆殿東頭相逢不盡相思意萬里乘驄上苑遊

喜雪次劉希尹韻

匽寫還家　家醉即喜桑麻歲歲登泰岱風高山雪舞千峰日動海雲騰芝田流水晴拖玉瑤草含煙曉注冰共說輞川詩有畫王維豈負秘書丞

大明湖亭聯句後偶有言可自爲一詩者因攷之而系於此

白雲縈馬君先到黃鶴題詩我漫酬[illegible]
十橫簫笛風悠悠聲到闌干對海[illegible]

上樓從倚欄亭杯酒出逍遙塊鳥路夷猶

與邵顧張傷玉工部視南旺分水

獨憐耶代轄通政百里環堤濟湖區列東西雲不斷水分南北柳相扶銀河一派牽牛女堤岸千艘出舳艫兩兩星郎同繫纜碧荷亭畔看飛鳧

視南旺湖二首

昔時藪澤千谿合此日煙霞萬頃開點水亂鳧齊上下座看君鶴共徘徊銀河淼淼向吞吐桂楫翩翩亦天來極目湖天最深處龍宮遙在白雲隈

晴日孥舟入汶湖千山嶄水繫遙壺斗淮橫引開吳漢泰岱昭回列畫圖詩罷扣舷招獨鶴酒闌倚檻看鸞鳧從今莫遣藍田玉亦浪擲金輿不孫

答王侍御典二首

底柱晴雲千里開閑君遙自白雲來半空龍馬負圖出一夕仙槎犯斗迴泰岱秋簷明兩觀具區春雨灑三槐濟州樓上堪留月太白知章重舉杯

謫仙樓上雲翩翩謫仙樓下草芊芊嗟予欲協南宮調與爾同吟白雪篇晚天岱岳雁飛馬晴日雲娃引畫船對酒亭亭荷滿座采花問月思悠然

與上有懷谷進士嗣興

天高火伏白雲閑青雀時乘五色來却憶東山同歸[illegible]醉從北斗步蒼苔晴看月觀三秋月醉倚金[illegible]沈

白臺授我瓊瑤篇雞鶴懸知出抱謫仙才

席上贈沈黃門伯誠

卽看雋逸沈休文却憶風流王右軍抱璞升堂聞大雅采花酌酒見餘薰南天鵬起星軺過北斗雲開閶闔分珍重阜囊檢封事朝朝端笏對明君

太白樓

翰林供奉已經秋此地空傳太白樓天上謫仙白家故邑中往客復風流兩人對酌主賓主斗酒百篇輕王侯明月欲來還借問碧雲何處引丹丘

倚韻再和太白樓五首

尊酒論文不記秋解龜同醉酒邊樓鳧嶧夕淨月初上汶泗春晴雲欲流翠竹當時滄逸客赤松何處覓留侯扁舟采石同荀兗筆泉虛炯滿丘

白雲猶自醉時秋飛去飛來傍酒樓東海鼉蒙城上出太庭洙泗座中流獨憐賀監爲任令却道陰鏗似李侯把手青天同問月騎龍髣髴到嵩丘

青天問月自瑶秋梁棟飛雲空李樓子夜代宮旭日動中原底柱滿河流狂歌白雪酬仙侶醉解金龜戀邑侯同是紫霄香案吏緣何事訪蓬丘

壺觴青絲憶昔秋雲飛白鶴仰今樓城邊畫舫天邊至鳥外巖泉檻外流北闕調羹金馬客東山着錦醉鄉侯八仙六逸名偏重亞擬飄飄白羽丘

絶句 七言 五十九首

松山莊次韻

繫馬坐松下仰見松山高山猶帶雲臥門深從容識

贈顏志仁

酒從琴邊飲棹從月下發對君喜聞琴思君愁見月

元日湯參戎席上

滿地春花發當簾春水明坐聞揚栁外無数鸚鵡聲

懷楊脩撰用修三首

萬里滇池上乘龍太史來漢文終有道何日賜環廻

昭代天仙子誰憐流夜郎夢中顏色好落月滿空梁

翼翼子雲亭殖殖相如宅何日引鸞過一歌錦江碧

謝南山子示以易數

玩子後天数契我先天圖開函知太行何處問堯夫

送焦生二首

泰山紅日近函谷白雲多遊子朝天去彈冠情若何

高臺空中起黃河天上流美人叩天闕千仞傍龍樓

西亭小坐 西亭園中對瓶甫也 周府録

坐對西亭石雲含洞庭碧春晴掃宿苔還憶山中客

坐對西亭松半壁搖晴風促席傍奇石鼓琴清坐中

坐對西亭竹摩霄青郁郁風過灑金聲開尊向淇澳

坐對西亭梅春晴花正開一枝為誰折與爾醉金罍

水上

水上盈盈月帆邊晶晶雲美人携酒至相對夜初分

次練潭

繫馬橫山隈一曲潭如練清夜月團沙漁翁下孤背

遊泰山竹林寺題石二首

翻天聲若雷落地色如練霹靂容初驚漣漪偕不厭

有石大如舟渺渺水中流我來坐石上駕去手為遊

送壯肅宋太僕二首

天上終南碧雲中太華青驕龍驚赤電萬里踏滄庭

大宛通張掖黃河傍酒泉雲霄應九萬騄北自三千

中秋懷李侍御 侍御時監試貢院

奎壁樓頭月珍珠湖上雲素娥迎李白鸞鶴舞紛紛

有懷五華司寇石匡黃門二首

日照五華雲月照五華水中有赤舄人彤墀時几几

何處是濂溪停雲憶周子風約洞庭雲月蕩洞庭水

寄毛巾翰世節 偶成

忽報毛萇來又道毛萇去此日論心時平日忘言處

同楊司寇李侍御遊竹林寺二首

天上尚書履雲邊御史驄邀尋遊依嶽放鶴竹林中

司寇携司寇錦衣聯繡衣相邀踏水石白鶴僊僊飛

送都指揮欒

羽林天上近細柳月中高開壁不須戰將軍閒六韜

畿縣分岳高湯湯九河遠持此報
君王牙纛何須建

有懷鳴泉子

秋日湯溪上吹簫鸞鳳鳴憑將秦觀月流影到西京

贈都指揮茂鎮二首

我昔行鴈門朔風吹邊鴈不見前將軍射虎南山下
東有太行山西有鴈門山將軍擁輕騎兩兩射鵰還

經青陽驛

繫馬青陽樹青山在驛前鳳凰欲飛動振翮到高天

謝李侍御惠橘

憶爾洞庭人寄我洞庭春緘緘蘇子頌却有陸生親

黃山館有懷

繫馬黃山館停雲北海濱煙波杳天際不見送棲人

至牟郡

行至東牟山乍見東牟海傑閣倚蓬萊秦橋復何在

金嶺驛

何處是瑤池此地有金岩便欲乘鸞去步虛清都境

書普照寺壁二首

前為澤筆池後為縣署寺公讀羲之文不見羲之字
臺上碑堪記池中石自偶脩脩王逸少誇誇擲公棲

入文明寺二首

繫馬叅般若登堂問色空老僧默默語合掌若拜

試讀華嚴經寧識楞伽旨安得趙州禪指心示心見

長垣

東有舊長垣西有新長垣秦而今休火東城作島鱉

道上口號二首

有田皆出禾無地不生稗老農處處耕雨露遍同滋
種禾不存稗禾生稗偏長不爭稗日多便令禾失養

題畫贈黃比部成章

山高雲欲流木遠雨紛收仙子乘潮至艤舟傍小樓

太寧陽

春日度寧陽秋日度寧陽海岱郯嶧麗雲連泰岱長

汶城

向時去汶城東風吹草生今時來汶城細雨濕花晴

南旺湖

東湖霧漫漫西湖雲瀰瀰泉開柳絮垂雨過杏花起

贈涇野宗伯致仕歸關中四首

招我南宮鶴喚我西嶠天太一曉令月太華晴煙
涇水從北來渭水從西來仙子乘鸞至岳雲當浦開
終南五夜月太華四時雲回首長安道春明晴靄分
翩翩康太史直逼馬太御渼陂復磊磊春至鳥嚶嚶

贈周太史欽七首

太極雖為名千年出周子易初在濂溪易今在圖景

野窗前草物我意還同東風春意遠

但媿歸土

追憶吳門歸櫬之淛川烟栁畫中詩卷天風雨飛騰處動地魚龍變化時

病中柬劉希尹憲副

聞君病暑我亦然無邪於黙六月天好路覺氷太液上便騎鯨鵠扶桑邊

哭徐大理用先

三江唯見東巖月九嶺空餘首夏雲淚入黄河流不盡捲天灔澦豈妝開

鳥鼠山人小集目録

國子生東萊丘午　門生麻城劉[illegible]

卷十

引

鳥鼠山人小集目錄卷之十

鳥鼠山人小集卷之

鄉進士益都宋延年校
郡進士歷下徐承祖
國子生東萊　仁任　編

秦安志

引

夫郡與縣之置與廢者歷代也故繫之歷代觀其記知其世矣志爲郡縣也郡縣有疆域有職官有古今人不系而表之其何以考焉地理志地理也在上爲分野在下爲列國今之郡縣古列國也風俗其土也戶口其產也建置志其城與池郡縣治與大小署制也職官志官也有官斯有職矣有職斯有役矣兵衛志兵也衛與郡並置者也學校志教也選舉志才賢也貤封者選舉之所從出也禮制志禮也而樂在其中矣食貨志財也然有產焉溝洫志水也藝文志郡縣經籍及其碑刻也祥異志異也刑法志法也其列傳名宦鄉賢足以式隱逸孝友足以勸列女忠義足以勵咸有關於治教此其傳所當先矣文學武胄亦不可少也宦籍凡以郡守以至縣令下此而可錄者亦傳焉仕籍衆矣內止於近侍外止於方面下此而不可遺者亦傳焉存者未有傳於宦則列之職官於仕則列之選舉云藩戚方技備考也至於雜傳則其惡昭乎不可泯矣志也

今之志古之史也夫書史也紀言也春秋史也紀年也經也其次左傳國語傳也漢司馬氏創爲史記而史變矣然後之作者自班氏而下皆不能外此以爲史而末世之必分門析類者果志邪抑史邪予爲是志非敢言學史聊以學志云爾

本志

唐堯繼帝嚳而興還爲九州其東南爲揚州其揚之南爲舒

虞舜受帝禪分爲十二州舒隸揚州如唐

夏氏革命又爲九州亦稱萬國商湯受命舒[illegible][illegible]國亦爲九州周武興邦尚爲千國分天下爲九畿舒皆九州舒皆隸揚州又爲舒皖桐蓼諸小國鄰於[illegible]其後列國（春秋戰國）興諸小國乃屬吳越滅吳乃屬越楚滅越乃屬楚

舒出自偃姓　之後封於蓼春秋時文十二年爲楚所滅其後更復爲楚屬國亦名曰舒又曰郡舒又曰舒蓼又曰舒庸又曰舒鳩（一國而五名）其後襄二十五年又爲楚所滅

秦制天下爲四十郡舒置九江郡

漢興高祖並秦地置郡國改九江郡爲淮南王國文帝十六年分淮　立廬江衡山二郡舒爲廬江郡武帝置十三州刺史部舒隸揚州刺史部東漢世祖中興列廬江郡如漢更置侯國（[illegible]之[illegible]）省[illegible]六安亦爲六[illegible]三刺史部廬江隸揚州部亦如漢

後漢昭烈在蜀魏吳並起廬江郡前屬魏後屬吳（魏操）初省廬江六安吳（皓）後分廬江立廬陵南部魏割合肥吳據皖城（即同安郡）並爲重鎮

晉武帝更置十九州廬江郡隸揚州如漢惠帝分置尋陽元帝渡江立豫州屬以廬江安帝於廬江南部又置晉熙郡

六朝宋嗣晉晉熙廬江二郡如晉屬南豫州齊代宋其二郡亦如宋晉熙屬豫州廬江屬南豫州梁代齊其二郡亦如齊（太清間鄱陽王範改晉熙郡爲晉州）並屬豫州（北齊改江州）陳代梁其二郡亦如梁（大建八年分江州晉熙高唐爲晉川。悉廬江仍屬豫州）

隋文帝開皇初廢郡以州治民置晉熙爲熙州而移廬江于廬爲廬州煬帝大業間復改熙州爲同安郡

唐興武德九年改郡爲州以同安爲東安州十五年改爲舒州貞觀元年併省州郡置十道舒州屬淮南道天寶　載復爲同安郡至德二載改盛唐郡乾元年復同安郡

五代起強弱相并舒州初屬楊吳後屬南唐爲南二十一州之一

宋禪至道初分天下爲十五路舒州屬淮南路（熙寧）間析淮南爲東西路舒屬西路政和五年[illegible]

十七年改安慶軍，慶元元年陞爲府景定間移府治今之安慶
元入中國，改爲安慶路總管府，隸蘄黄宣慰司，後罷司置省
路，隸河南江北行省
明
高皇帝戡定中原，歲辛丑改路爲寧江府，洪武六年
改寧江爲安慶，直隸京師今隸江南

右郡

秦創郡乃徧置縣，縣屬郡
漢因秦置郡，郡置縣，或置國。懷寧、太湖、望江爲皖、桐
城、灊山爲樅陽，爲灊，爲舒，宿松爲松兹，並屬廬江
東漢郡縣並如漢，縣又置侯國，入省樅陽、湖陵邑

後漢魏文復置松滋縣，屬安豐郡郡亦即安豐國，復置□魏武省郡疑
故縣所省矣
晉舒、皖、灊如漢，松滋如魏，成帝初於尋陽僑置松滋
郡，後又省郡爲縣，屬尋陽郡。安帝於灊置懷寧今灊山晉
熙郡置于此，於皖置新治今望江
六朝南宋舒、灊、懷寧、新治如晉。帝割置頓丘之陰
安今太湖地，文帝於晉熙置太湖、左縣、呂亭、左縣
皖南齊舒、灊、懷寧、新治、陰安、太湖如宋，呂亭改屬晉
江郡，松滋改屬安豐郡，舒、灊、懷寧、太湖、新治如宋
高塘郡，松滋改屬，樅陽郡，樅陽
陳高塘、樅陽郡，懷寧、太湖

新治
隋開皇初廢高塘、樅陽郡，並爲縣，改大雷爲義鄉縣
太湖爲晉熙縣，十八年改高塘爲宿松，義鄉爲望江
樅陽爲同安，復晉熙爲太湖，懷寧如陳，並屬同安郡
省灊
唐武德初懷寧析置皖城、安樂、梅城、皖陽，宿松置嚴
州，望江置高州，更智州，太湖析置青城、荆陽，五年省
安樂，七年省青城入荆陽，省皖城、梅城，廢智州，以望
江隸嚴州，八年廢嚴州，省荆陽入太湖，至德二載更
同安爲桐城，並屬舒州
五代相繼，縣隨郡並受割屬

宋懷寧、桐城、望江如唐，紹興間省太湖入懷寧，宿松
入望江，尋皆復置，並隸安慶府季世懷寧隨府移于宜城，後桐城避元移于樅陽，後移于池之李陽，望江移于香口鎮，後元興亦復故治
元桐城復故治，太湖、宿松、望江如宋，至治間懷寧析置
灊山，並屬安慶路
明興懷寧、桐城、太湖、宿松、望江如宋，灊山如元，並隸
安慶

右邑

表

郡縣表
郡縣立而封建廢，守令設而諸侯微，此三代之所以

[illegible]而然漢爲[illegible]爲宋也然漢重郡縣守令因之而尊
唐次之宋又次之　皇朝　制大都因宋之舊而近
又與　國初異矣視郡縣日輕視守令日卑而勢日
下矣予古以牧民今以役民古以守官今以弱官古
以宣上令以奉上古以逮下今以馭下其不重而尊
也誰之咎也然苟欲撫御天下當今之勢舍郡縣其
奚以然安慶列郡尚矣或在灊或在舒或在皖或分
或合自宋迄今乃爲在皖而縣亦或附或割代不同焉
夫皖也盤山踞水襟淮帶江爲中原門戶而今又在
畿內豈非一都會哉郡而還縣並列以予觀之蓋得
其要衝矣

疆域表

於傳有之天子提封萬里諸侯千里百里千里於古
爲大國於今爲郡百里於古爲小國於今爲邑故今
之郡守以千里專城縣尹以百里應宿夫守千里治
浹以千里仰給者萬家尹百里治浹以百里仰給者
千家然守不得其守則澤不被一郡尹不得其尹則
庇不及一邑澤不被則千里不沾其德庇不及則百
里不蒙其治古者入其疆田野闢則慶田野弛則讓
今非不慶其慶也不以田野非不讓其讓也亦不以
田野是故千載之下無以聞亦不復有虞衡矣安慶
郡也其初爲九江最大然其後爲廬江亦大今不及三
之一然守不患其不大患不勝其大猶孔子有云亦
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職官表

予嘗讀周禮而知周之設官分職取法於天地又嘗
讀唐典而知唐之設官分職取法於周官是故六卿
分掌乎邦政百工分理乎邦治刺史以其郡牧令尹
以其縣牧而上下洽內外敷者宜也
聖代設官分職遠宗乎周高邁乎唐大都周官之法
度而天道之節令也內以總之外以承之上以宣之
下以協之而其治媲美乎三代者亦宜也夫守一也
令一也代異而名殊時殊而事異所同者地與民耳
則夫郡賴於守邑賴於尹者又豈有差別哉至若酌
古今以制時權得失以制事是又在於守與令焉

古今人表

今之號爲豪傑之士者未嘗不曰古之人古之人夫
人一也古今亦一也夫人恒以不逮古人爲言豈人
終不逮古人邪高視古人而不覬感而不奮向終亦
今人而已矣孟子有云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
人豈終不逮古人邪皖中之產於斯寓於斯產於斯
者衆矣出乎今等乎古者代有其人焉是故前有所
作後有所述大有所就小有所成要之不愧於郡邑
歟然其所長而擬之則又不知其孰爲古孰爲今矣

志

地里志

皖也襟山帶水不殊於他郡而泝江上游屏蔽金陵扼淮要會桿衛中都其諸異乎他郡也矣至於以湖為濠以江為匯以嶽為鎮則又表表稱雄焉

疆域

皖也以淮為限以江為塹遠則京師之藩屏近則留都之門戶

風俗

吾嘗登大龍攀潛嶽走小孤泊樅陽略浮度望司空而知皖之山水明秀故其人物忠敢不媿於古有取於今云然懷寧桐城望江文若勝於其質潛山太湖宿松質若勝於其文或曰懷寧矜乎桐城史乎望江啥乎潛山野乎太湖嬉乎宿松放乎予曰非也懷寧易桐城達望江愨潛山毅太湖諍宿松直大抵江北風氣近厚故其習尚多類中州之真云

建置志

古封建今不封建古分茅胙土而有采邑今不分茅胙土而無采邑古小國奉太國大國奉王畿今縣奉郡郡奉京師古大夫奉諸侯諸侯奉天子今士奉大夫大夫奉天子望益高地益下比[illegible]

職官志

建國者必設官分職而后可體國國無其人孰與興理然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是故舜有五人禹周有十人焉郡邑雖非樞要其職親民漢重守令漢為近古有大嬌官擬職則有其官無其人不可以言紀國矣

兵衛志

古文武之名未立而天下治平後世文武之名出而治始不古若兵府兵之法莫善於唐及論其世則疑非三代比也嗟夫設羽林以衛國設鐵騎以衛邊豈得已耶安慶當江淮之衝東可以衛淮南可以衛江淮非舒無以守江非舒無以防兵衛之務尤切於他郡故指揮之建守備之增司馬氏恒惓惓焉然尚其世倘取則於舜千因豐未必非尚父法也

學校志

夫學校所以養賢有國者之先務也是故國有學郡有學邑有學學有師日有膳月有廩歲有貢有學急先務也養於其中而不奮發興起者鮮矣然養之以學校外也養之以禮義內也外者末也內者本也任養賢之責者其知所先後哉

選舉志

古選舉以里以鄉今選舉以省以學古選舉以行以人今選舉以文以地是故開誠而行檢略文選覽而器識隱故舉世不聞有孝廉賢代不聞有賢良辭章之學日熾而心學日微性命之學日湮而俗學日著若是乎後世舉之道哉然自唐宋以來顓顓重科目科目今之選舉也選舉者既不以古選舉而必以今選舉則上之稱為道德如程朱者亦必自科目入矣夫

國家求賢求得其人焉耳科目而得程朱焉是非舉之道邪皖文獻地也選舉者代有其人而士之力行非文翁非杜夷不學是故詩禮源源冠裳濟濟下媺於選舉焉

禮制志

甚乎禮樂之不能興也尚矣進退不覩揖讓安求其序動止不聞鏗鏘安求其和夫人何可一日無禮樂況人而無禮樂與無四體等耳顧可以言人哉不可以言人則可以言德不可以言德則可以言政

國家之禮樂布在郡縣者可攷合乎古不合于古亦維其人焉耳意周公我師也君子豈欺我哉

食貨志

昔是民則有是財財一也不在官則在民傳有之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然聚豈尊于斂散豈一于養務者則貲貨則聚斂則偏困則散故民足國亦足民不足國亦不足國不難足而則國足矣足民不難不蝕則民足矣安愛之財與民足耶吾不得而知也不足耶吾亦不得而知也

溝洫志

水大矣民非水不生活故不徒曰水而必曰利重水也於內有水部於外有水道水於民豈細故哉東南之民賴水以耕而水尤急安慶之水雖不及江南然差勝於江北故吳塘烏陂遠創自漢而王渠金壩近創自明於乎禹也聖也猶盡力於溝洫而況其下者哉然治水不難治水而能以禹為宗則不壅不逆水云不治矣

藝文志

夫天之雲地之水文也龍之圖龜之書文也宓羲之卦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文也非今世之所謂文也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予亦曰卜筮尊而易晦孔壁毀而書晦黃鐘之音微而樂晦叔孫之儀作而禮晦公穀之傳雜出而春秋晦文其在茲乎其不在茲乎嗟乎漢不如秦唐不如漢五代不如唐而文隊矣若董仲舒若韓愈若歐陽修其知文乎舉世皆以為文今考之文矣非古之所謂文也及讀濂溪之圖明道之集伊川之傳之說橫渠之銘考亭之註之語則

又知文在玄矣皖有文翁杜庸八可與言文者也至[illegible]諧之詠何又皆翩翩可觀雖未敢與毅孔其亦有心於韓歐者邪

祥異志

休咎與亡要非人之所能爲也其天乎傳有之和則致祥乖則致戾順者昌逆者亡則休休咎咎與興亡亡豈可盡歸之天邪其人哉其人哉

刑法志

夫刑法豈 國家得已而不已者邪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爲之囊橐而刑蕃矣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以禮制刑也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是故死

刑過制生刑易犯而刑不能省悲夫傳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此以刻爲詳以察爲明者也然制刑所以禁暴惡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虐暴而寬惡矣故曰不肉刑則天下不治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故不患刑罰之不除而患刑罰之不中不患象刑之不明而患肉刑之無制古之人慎刑卹刑其有以哉郡邑親民世降民濫刑不能除且加蕃焉吁抑末矣

列傳守令論

皖伯

於乎得爲三代之臣而[illegible]其政以臨其民其去幾希之世不遠也太公之伯於齊周公之長於魯[illegible]越哉下此而太守專城刺史分符以賢良稱者代不多見唐不如魏魏不如漢況三代邪皖伯身際治世而有治蹟僭爵於朝後封於國豈愧於齊魯邪

張何册 令桐城

於乎以雄之賢且不能逆莽何册獨以言忤莽不賢於雄乎宜乎爲令生而民愛之死而民哀之至于今不沒也

[illegible]

能亦難名矣尚書曰推賢讓能孟子曰尊賢使能夫是之謂能也佩之能果若是否耶然遷擢自勵佩佩

以中原自任亦異于今之所謂能矣

張知謇 舒州刺史

爲吏以清介爲公卿所爭重不亦耿耿矣哉傳又言知謇敏且亮惡請謁求進士或不才冒位視之若仇併敕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以予觀之才也養不才豈止於其家哉

張鎮周 舒州都督

於乎鎮周其有意於治舒者也舒有親戚故舊焉無[illegible]有非不敢蔽吾何慮心哉吾因時以義制[illegible]然以若鎮周亦愈於[illegible]私昵者矣

[illegible]孤及 舒州刺史

大賬恩也安佚也惠則民懷佚[illegible]
義利史而若此賢矣立身行道不揚名[illegible]

鄒信陵 令望江

欲知鄒大夫之賢及之泰中今章章矣將去而留焉
既卒而留葬大夫之澤不既源源矣哉

張萬福 舒州刺史

予觀萬福之才氣若不可易得者故所至有可觀者
焉然即其賀直臣于朝則不挫不隨豈與騎射者邪

盧同 令望江

政以美稱必有大過人者矣夫政得無惡足矣而曰
有美政焉不亦可尚哉惜志不及詳耳

胡珣 舒州刺史

吾觀珣之自立其昭昭矣哉麥數穗閭里歌舞之其
惠也忤權勢朝廷遷之嘉之其節也珣之治行若此
此可知其學矣宜其占上第攻藝學爲時豪傑也

蔣階 知舒州

楊龜山曰伊川謂予曰蔣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
事亦絕人遠甚又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於外
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又曰
其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
於乎苟有志於求程子游氏非門庭邪

李師中 知舒州

師中惠矣信可及也易不可及也然可[illegible]
及也庶幾乎仁厚哉今之以才辦自長短謫[illegible]
視師中不有間邪

蕭服 令望江

教化者三代之治也服也其能以此爲本邪然考其
治化其諸異乎人矣

黃幹

文肅公誠生民者也誠民父也微公舒其塗炭矣而
築城之周當禱雨之懇至蓋不徒志堅思苦爲時遠
器而已也予不能學朱子若黃氏庶不媿於朱子矣

程居仁　趙與權　程宗傑 令望江　戴昌

程趙程戴可以稱令尹矣程有惠也趙有政也程有
禮也戴有功也可以稱令尹矣是故稱程程者不閒
於今古稱趙戴者不殊於遠近云

國朝

趙好德　錢性　鄧彧　周濟　張豫
鍾蕃　張晃　郭維　鐵處義　胡儼
嚴順　賀懋　馮善　蕭翼　陳希文
周邦熙　劉鳳翔　許英　韓明　陳勉
袁慶祥　王璟　郭倫　陳恪　張奇
姚岳　羅用俊　張燮

守稱其守令稱其令亦難矣盍非循良不足以稱守

令守令而稱循良世豈多得哉皖中守令其在 國
朝雖不敢望古昔稽視他郡蓋差勝云繼宗孝求得
釆亦嘗聞之郡邑父老謂其守莫如晁莫如紐莫如
濟謂其教莫如用後謂其令於桐莫如徽莫如熙於
灊莫如虔義莫如慶祥於太湖莫如楙忠於宿松莫如
鉛於乎盛哉其次若好德若或若恭若性亦不媿於
其守若叔豫亦不媿於其判若鼎若英若明若璟若
恪若許若鳳翔若倫若勉亦不媿於其令若善若邦
熙若夔亦不媿於其教要皆有可取焉當其時蒙其
澤繼其後挹其風夷而攷之不於郡邑有補邪
又曰名宦不盡傳傳其徃故者故灊山尹朱懷寧尹

純宿松尹節桐城諭端之類各止紀其治蹟以俟後
之君子非遺也於鄉賢亦然
又曰夫前乎我者有善焉固不能詳也 國初迄
今百有餘年矣故志雖直不可信且不可考是以
有美莫揚焉有不美莫察焉及詢之父老或知者
非所美焉或美者非所知焉繼宗留心於此三年
餘矣其所紀載不敢謂其不溢且實然實知其無
誤與漏邪姑列其所知以求其所不知雖獲罪於
君子奚辭焉

王瑢　陳雲鵬　楊茂元　宗信　[illegible]

守也而如雲鵬之操愛治之[illegible]

可少也人謂安慶之守多賢諒哉其下者信之不負
於丞君泰之不負於簿亦耿耿焉其何能掩邪

列傳 人物 論

文翁　朱邑

漢自高祖至平帝十二世矣而二千石以循良稱者
十六人舒得二人焉於乎盛哉按班氏漢興反秦之
敝與民休息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
南守吳公蜀郡守文翁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
於嚴而民從化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焉漢重二
千石是以多良守令視守如下吏安望其能良哉

周興

興也何其有文行若是煥然邪名譽旁流推于搢
吾觀州里朝野之間章章乎不可及矣

杜夷

傳曰鳳皇翔于千仞其夷之謂乎安貧其廉也樂道
其貞也絜己其介也世世以儒學稱其稱情哉翺翔風
節當與翁邑並傳矣

何琦

子大矣甚乎琦之仕也不任其身任其親故朝多色
養孩孜甘鮮而其行異乎人矣親既卒其志既畢高
絜之操又何能少下邪

何叔度 [illegible]

叔度行業躍聞有可稱述者矣觀其議知其仁也觀
其問知其明也太保許其清身潔己其有所試哉

何介仲

不有其祿而有其親其敎米之士哉宜乎持守以
敎以默以廉以介以絕乎其俗也孟子有云仕不爲
貧而有時乎爲貧其此之謂矣

何佟之

嗟乎禮之不明不行也遠矣佟之孜孜於禮以之終
始其知所從乎夫禮有本有文不知當時所講行者
其本乎抑文乎不仕東昏善矣仕梁武抑又何也稱
爲醇儒而國家禮皆取決焉要之有文物者也

何昌㝢

昌㝢果清修士邪何袁有名德也吾不論宋齊之間
論其拒袁敕蔡亦偘偘矣

何求

嗟乎世之人不獨皆仕也有求得者患失者於是無
隱放者矣求與點與胤何潔身高蹈不爲世屈邪豈
果十內外而九外之輕邪世以何氏三高稱諒哉豈
名獄也何氏生於其鄉佻佻彬彬先生以文行名世
孰謂山川不秀發哉

吳東　張漢卿　王日休　潘琛　傅高
王幼學　陳道夫　賈良

宋元之際若當大江之濱有無其人如文宋者邪世
遠言湮無傳之矣然傳於王陳諸子其忠與介不亦
有豪矣哉

國朝 人物

方佑　劉讓　甘霖　江弘濟　劉[illegible]
丁榮　姜昌　吳非　汪普　劉忠[illegible]
危山　李銘　王瑢　鄧義　李[illegible]
余鳳　鄭伯　李印　殷俶　江道
周讓

善觀皖中諸君子若佑也悅古人哉讓貞之風猷君
知也若霖之忠霖之節弘濟之廉鉞榮之厚亦何可
及也若昌之斷界之直普之辯琪山之閒何之敎瑞
之讓義之恬璡順之介恂印之惠恢之實道璧之任
又耿耿焉於安慶不有光邪夫灊山嶤嶤灊水洋洋
宜乎其人之濟濟也惟諸君子纘宗聞之桐子忠銓
子如京余子珊蕭子世賢李子楫齊子之纘者詳矣
夫六子者皖中之望也孰非其言可以信天下詔後世
予何敢罔哉予何敢蔽哉

又曰前代諸君子豈但數人而止哉史闕文文不
足徵耳　國朝諸君子纘宗生也晚旣不及而識
又不能而訪始以聞之皖中人士者次而載之以
俟有道君子彼考其賢與否又何敢軒輕邪

長、陳國瑞 張某

陳可及也張不可及也陳易而張難也世之人勤以
利相馳若張與陳非所謂喻於義者邪百世之下
爲之感發

列女

王氏 陳氏 王氏 姚氏 顧氏 胡氏

正氣在天地猶日星焉昭耀者亘古今也人負正氣
以生於男子爲烈夫於女子爲烈婦浩然之發充塞
天地在男子已不可得況女子邪皖多名山大川宜
乎其人之多烈也已陳王姚尚矣顧胡而下要亦有
可觀焉

余張二夫人

余張二夫人皆非皖人而其死國死家之事乃俱在
皖地有裨於皖是不當與皖中諸烈婦並傳邪然尚
其節可以風天下起後世蓋不獨感發皖人頑矣

隱逸 何準 何點 何胤 何齊

嗟乎何氏諸子吾不論其細論其大賢於世之斂斂
榮貴汲汲功利者多矣若夫二王忠孝著述匹潤諸
身遠激諸人夫豈不足以破愚起懦邪

黃弘 章綱

弘綱以能詩以不仕咸爲縉紳許與雖不敢望古逸
民其亦有心於讀書尚友者歟

孝友 何琦 何烱 李仲源

大矣哉琦也烱也仲源也然琦可及也烱源不可及
也琦以孝始烱源以孝終其始也仁之發也其終也
仁之盡也發乎仁則行立盡乎仁則行成比而觀之
皖不有三仁邪若夫鏞郁論其心不論其迹庶幾不
愧于烱源耳

楊黃 吳清 胡洪 李悅 趙惠

讀故志之所紀載難乎其爲黃清洪悅惠矣然詢之
父老故舊皆不能詳故志豈失其實邪要之亦或可
稱焉耳

王祥 王覽

王元公天下之孝也王貞公名亞而孝並焉者也避
地江干才三十年耳而大孝之迹之在望江昭昭焉
烈烈焉與天地相爲悠久望二公之廬有不興起觀
法者邪

孟宗

宗也雖不敢與王徐並然其孝一也故望江人亡問
小大遠近亡不以三孝並稱者於乎孝大矣宗也而
非孝也何可與王徐並傳也

孝感 孫知微

難乎其爲知微也必欲折盆之氣充乎其體不知有
其身奚肯以一執屈邪千載之下爲之低佩

夏椅

於戲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椅也其從容就義者邪當其時守降矣城與其人降矣椅也見沓不屈不死可也乃獨不爲不義生至剛至大之氣不亦充塞天地也哉

張德輿　傅高

懔懔哉張傅恢復之志撥反之氣直與日月爭高觀其用正朔連大姓殺僞帥其忠皆出於忠懇宜乎視死如歸于宋有光也

余闕　[illegible]　李[illegible]　陳達夫

元夷狄也不知當其時能以忠義漸被天下否也及其終也乃有若安慶余公及諸部寮及諸眷屬及諸士卒罔不盡忠竭義爲其國死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炳炳朗朗照耀百世豈非斯理之在人者剛大充塞自不可屈撓邪

宦籍

盧植　王安禮　黃庭堅　李綱　沈煥

譚啓宗　張綸

歷觀古今之宦於皖者多名賢漢如子幹唐如文昌宋如伯紀如和甫如魯直叔晦國朝如敬先豈宦於世取重哉或事業建於其朝或文學溯於其時要在皖特一節耳故特纂其尤大要分系於世代[illegible]

[illegible]若夫[illegible]惜[illegible]刻有[illegible]於往[illegible]自[illegible]進於皖人之紀誦雖欲與隱惡得而隱諸

仕籍

國初諸君子咸應徵而出然撥亂反正之餘非有卓越之才鮮有能勝其任者觀諸吳方伯可見矣惜譜牒不足不能詳其實爾

又

夫人有言地靈人傑故土厚者登山厚者蔵皖介乎吳楚之間有高山大川故其出爲縉紳大夫士者不起自黃門則起自侍御冠蓋楚楚甲第脩脩焉夫文獻不足其禮莫徵皖足稱文獻矣其前言往行豈不可取證邪

大學

何禎　何之元　曹松　潘閬　王琪

王珪　李公麟　李元中　李亮工　馮[illegible]

游夏得爲孔門高弟者文學也漢有董仲舒而廣川著唐有韓愈而昌黎著文學豈細行哉何曹炯炯二王煒煒三李翩翩奇秩秩舒將不顯邪

李白　畢誠　舒雅　徐俯　楊[illegible]

三代而下號爲文學者雖不敢望孔門然亦非今世之所能及謫仙天才也存之通經子正晉學師川俊才誠齋端士使履鄒魯之鄉而聞顏孟之學未必不可與游夏[illegible]也

徐鉉

欽與弟鍇能有文名時謂之二徐世稱鉉金石之文
在簡遊學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嘆曰二陸不能及
也然鉉仕唐而復仕宋矣以文爲哉諸君子雖非皖人然寓皖久矣
故系於此

武臣 周瑜 陳武 周木 周鄭 江澄
石良 陳漢 畢銀 郭璽

周陳克稱將矣周也恢廓陳也仁厚然皆有功於吳
吳不得稱正統周陳奚取焉本勇矣鄭惠矣節忠矣
然皆不得如澄如良如漢如銀如璽之得附我
高皇也故其才皆不敢望周陳亦未必如本鄭然附
之者正君子乃有取焉若蝖蛭而下其功不能詳也

皆克脩其職者歟

藩戚

帝后妃無與於郡世祖寧宗皆自皖入纂大統章后
鄭妃皆生於皖在帝爲潛邸在后妃爲梓里於郡不
預有榮顯哉若賢與否則於郡固無與矣

方技

傳有之脫屣諒非難偷生詎能安言他道易致也今
之世釋非其釋老非其老就而論之恐亦得罪於聃
曇而世之人方喜聞而樂奉之吁亦惑矣然不羈不
累飄然高舉亦愈於吾人之患得患失者矣

劉歆 郭弘嗣 范文虎

[illegible]於魏已不得爲臣[illegible]不終於宋宋中原
[illegible]元何人哉若弘嗣之判蓋天刺之也媢人毒人
[illegible]弘嗣若也天何能容哉早而大前亦昭昭矣

後序

予西方人也生隴西山中路僻不當要道故不多接
當代賢士大夫亦多經史子籍不甚知隆師親友故
聞見不廣不大猶夫山中人耳髫年隨家君 誥封
郎中傳翁游成都未弱冠自成都歸來望望亡所問
途及冠得游長安及領薦得卒業京師及舉進士得
讀書
秘閣而資禀庸下亢亢窮年猶夫山中人耳是歲例

授翰林檢討與修
毅皇帝實錄庚午出判嘉定癸酉晉知滝川乙亥召
入爲南京度支員外戊寅晉郎中尋改南京司封郎
中己卯晉知安慶又明年與安慶諸賢士大夫諸僚
佐訂議安慶古今人物得失作安慶志然寔支蔓不
文不能詳詳而畧畧才備故耳記二卷表二卷志六
卷列傳七卷
正德辛巳冬十有一月二日

秦安邑乘

本志

秦故秦州北境也故亦曰秦雖近創自金而統於雍

田之務賦之調未有若吾邑者夫孰不耕也未見皆
足食也孰不織也未見皆足衣也然在上不厚徵在
下不厚享民斯可言先官斯可言治否則民無所措
手足矣語云節用而愛人吾有望於今之君子

藝文志

邑之典籍有　御頒者有　御製者有　御賜者有
詞人所賦者有文人所撰者而又有木石所刻者要
之皆文也稽之於古載之於今文獻所由徵也於斯
而弗備焉百世而下其將何以考索也邪

列傳

人物

漢郭鏊　晉郭荷

夫人不為舜禹即為夷齊故聞舜禹而興者必貞士
聞夷齊而興者必廉夫若二郭其聞夷齊之風而興
起者邪若豈入辟五徵安車束帛之所能迫致哉千
載而下孰不仰其高風

秦諸苻

苻氏雖稱氐酋然嘗稱扈氏之苗裔天水自商周西
戎已造郊況為戎紀地而苻乃以霸業不終遂與五
胡並稱使堅能納融徭等言爲晉藩服雖南北並峙
可也而見不及此惜哉且苻取中原於群兇非攘之
晉者而洪奉晉詔健稱晉爵堅欲厚待晉又有可稱
者於戲操且[illegible]昭且[illegible]何深究於諸苻哉

權翼　呂婆樓　梁平老

苻堅之敗也人以其驕予以其無本其興也人以其
明斷予以其能任賢是故苻融呂婆樓不亞於王猛
權翼梁平老殆過於薛讚考之載記一則曰王佐二
則曰王佐然則融翼樓平不負堅堅負融翼樓平耳
惜哉於戲有雄而後有堅有堅而後有朗朗有江左
風度雄志在匡君苻亦多才矣哉

呂光

按史氏世明委質偽朝位居上將蕞爾夷陬承風雲
卷宏圖非節有足稱者然潛窺晉衅遂假鴻名僭謂
霸業克昌晏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亦何以取焉

周權景宣

景宣惠及要郡威行南服何其偘偘也而卒以驕敗
又何其缺缺也要之武人俠氣不學無術焉耳亦何
異哉

唐權文誕　權皋　權德輿　權璩

唐雖多賢然表以卓行者才三四人謚以文者才二
三人貞孚之行無忝三代載之之文不媿昌黎而文
公相業又復卓卓吾於權先生父子竊仰止焉略陽
隴西郡邑也而權先生祖孫父子繩繩佻佻先後相
望焉隴山磅礴隴水浴洸千載而下不益榮耀也哉

國朝

什邡先生　李嵐　王綸

弘治初以舉子業教誨諸弟子爲鄉弟子所尊禮者若什邡公邢㳟遂寧尹九雲湯陰尹大經或以詩或以書皆口授諸弟子諸弟子咸勃然向學彬彬侁侁鳴於隴西於時鄉人翕然稱善教焉乃後三先生皆得出宰大邑有所建立不負所學而諸弟子多取科第後先顯榮人莫不歸三先生焉

成文林　丁繼文等

正德之初吾鄉舉業之學所可稱者有若舉人成文林丁繼文有若貢士蔡爾有若學生包進爵劉嵩皆少年多學學舉業皆擅於時爲時輩所推與其志殆下上乎古人視取功名如指掌而或未舉進亡或未領鄉薦使皆賫志以早卒有可悼者然鄉評籍籍無間於久近亦何可泯焉

王恕等

國朝百五六十年吾邑賢俊先後接踵未有嗣郭權四先生芳躅者語云才難不其然乎然吾聞之鄉先生若王侍御之憲節聿修南皮府君之惠愛不遺以至侯吏部之不畏强禦丁文學之好學不倦亦足以稱焉至若先大夫又豈纘宗之所敢父也敢告諸采風者

晉列女　張氏　楊氏

泰涼皆僭國而列女所爲乃皆大丈夫所不及其毅義烈豈僭國所能揜哉傳曰所重有甚於生者列女以之

國朝

孝節

孝節大矣孝以礪爲人子者節以厲爲人婦者於此而不重焉其何以正風俗培治化哉予判嘉定嘗立孝節祠守安慶嘗立列女祠人不以爲迂今其祠耿耿人有感動之者於乎孝節所係豈細故哉

職官

政不出於王伯而已矣教不本於聖藝而已矣故修政以武城爲學道立教以安定爲稽古諸君子之政教要之皆達於是特所造有淺深耳然王要道也聖至德也諸君子有志於周孔其惟深造極致也哉

人才

人皆曰舉于鄉才也然貢于鄉非才乎是惡可以重輕論乎要之居家而行修居官而政立才也否則不可以言才矣諸君子於居家居官有可稱者纘宗生也晚故於諸君子有不能盡知焉者姑俟後之考而續焉云

鳥鼠山人小集目錄

鄉進士益都宋廷年
鄉進士歷下徐永祖
國子生東萊丘　作　校錄

卷十一

序

鳥鼠山人小集目錄卷十一

烏鼠山人小集卷之十一

鄉進士益都宋延年

鄉進士歷下徐承祖

國子生東萊丘作　校編

序

送劉養和歸省詩序

予以省親復入國子聞麻城有佳士曰劉氏養和篤而能信恭而有執辨而有章乂之始得與會逆旅舍中相與考究義理訂議古今是非之迹者幾二年每媿踈拙不爲養和所拒朝夕群處教益居多蓋不特爲文會也卽其篤思去其浮望其恭思肅其敬見其辨思竟其約養和於予可謂交而益者矣今年春養和以歸省去京師予爲置酒逆旅之舍餞之且以告曰夫士之卓然有立者率由於所養養之正則處可以立其身出可以立其業否則見無所定而遇事鮮有不至傾敗披靡者尚可以士名哉苟立矣猶恐其立而倚也固以持之撝然而充之其斯以爲養乎養和則善養者矣待予言也然言而有終告之忠也贈而弗諫德之蔽也况養和深益於予予獨無以益養和邪養和歸矣所嘗企而望仰而約行必自有果然者也同游諸友之詩之脉洋洋歷有遺已予復何言

送聶子淵注選西歸序

聶子子淵卒業京師者三載將[illegible]省過予曰予歸矣子何以爲予別予曰予游國子子得國子之教維何曰于家爲孝子于國爲忠臣曰子試事大司馬子得大司馬之政可以爲子式者維何曰視細事如巨事視國事如家事曰子注選大冢宰子聞大冢宰之進退百官以均四海者維何曰核百官之賢者進之
天子天子陟之擇百官之不肖者亦陳之
天子天子已之予應之曰是足以爲別矣亦曰得之國子者行將以爲入官之的得之大司馬者行將以爲入官之式得之大冢宰者行將以爲入官之勉之戒也若此者固足以爲別矣聶子唯唯予曰未也士之乎居不曰我將大有所爲則曰我將一無所取及官之鮮有不爲利欲所誘者時雖大冢宰臨其側亦無以爲也何也義利理欲之分間不容髮義不足以勝利理不足以勝欲雖強持之[illegible]不克齊也然則如之何可也曰敬以養之[illegible]不苟一行不苟辭受取予一揆之義與習與性成以至於熟其庶幾乎然亦吾子所優爲也持此以往也[illegible]大夫矣亦不患不爲大冢宰所核用矣[illegible]子謝之且曰子不爲不忠告矣請以予之言[illegible]者相與勗之如何予曰吾忘也

送何貳守選序

僧惠州廷賢以運儲至　京師予訪之登萊人疾
苦曰老者稗者無養壯者有菜色曰亦不能應曰
不耻為盜者相沿其道冀瀛見冀瀛人疾苦亦不異
於登萊既又被　命督儲於雲中及歸又知雲中之
人疾苦亦不異於登萊乃與槊論拯民之術而求見
諸行焉夫饑不可以罪歲而有司之備與不備其責
昭然誅取不可專以責求者而有司之應者倍之盜
賊勿以罪民之姦而有司之處之也不以弭之適以
驅之如是而欲民不疾苦亦難矣於乎育民之任
君相責之藩臬藩臬責之守令民而疾苦　君相憂
以勤矣藩臬守令顧將漠然輕以忽乎於此而知拯

之育民之責塞矣拯之維何亦曰苟有備發以貸之
即無備抑亦思優其征不使之乏思弛其刑不使之
懟思贍其家不使之離思憫其顛連不使之無告思
卹其乳獨不使之徙泣不以應誅求悅上不以擿盜
賊繩下不以悅上侵下不以繩下奉上不以民事視
事而以身事視民不以國事視事而以家事視國如
是以求療民之病病斯瘳矣推以行之是在守令廷
賢曰唯予將體而行之亡敢後也然恐力弗加也予
曰非也昔青苗法行堯夫門人為邑者欲投劾去堯
夫言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亡投劾去此其術也
苟見諸行其亦將此以勉勿以弗加辭也

送戴先生貳守沂州序

信陽戴先生掌獻之教九年奏最　命佐守沂州予
進士仲鶡同年友十又一人相率攜酒為餞餞曰古
令稱吏之近民者必曰守令而守令之以賢稱者必
其稔知民隱者焉先生宦遊既久於民隱殆稔知之
矣曰未也然餞以泣者吾嘗矜其無告寒以嗟者吾
嘗憫其窮習於薄者吾嘗苦其不察流於頑者吾嘗
不忍其愚而未知所以卹之也曰若然先生知所以
恤民矣夫恤民者循吏也循吏者非謂舍時法令別
有所云為爾也第能于其中得轉移斟酌之妙以惠
夫民焉耳是故古恤民則獲上今恤民則不獲上古

獲上則恤民今獲上則不恤民然則恤民於獲上有
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然則今之道於古之道有以異
乎曰無以異也道不異而人之所以自處者異也故
今之獲上有五曰需索輙應之則獲上過為承抑事
之謹則獲上文虛應者如流則獲上厚誅求則獲上
峻刑則獲上凡此皆非所以恤民也不然不能一朝
居矣故今之為守令為守令之佐者雖絶恤民之且皆
惴懼亡能弘矣然則如之何可也曰行今之政放古
之道唯事乎轉移斟酌以求夫民受實惠焉耳他不
職計也

贈蘇州太守林先生序

蘇州缺太守　天子若曰蘇□□□□□□□
孔殷廷臣非鎮重耆技者不可予之太守□□□
武部郎某也可𨓏予之太守冢宰卿曰今日進一□□
太守蘇州無虞矣司馬卿曰今日缺一賢職方正大
宰之憂邪卿大夫皆曰蘇人得林君太守矣百執事
府亦皆曰蘇人得林君太守矣嗚呼先生賢能有於
中文知於上下選於衆而得此行於爲蘇也何有纘
宗辱先生厚不徙場屋之知而已每侍左右承受言
論宏博奥淵據時處事悉有法度權衡斟量類多發
諸春秋白先生而上三世舉進士泉山先生又以文
學才望師表天下先生之所自來又可知已顓顓蘇

州之守豈足以盡君子之長雖然蘇郡也自今觀之
其大也若省東南財賦之資　京師蘇州之出百倍
他所豪右富強與官爲憲或獨單微靡所依控故舊
守蘇者多以賄敗况今邊徼交訌盜賊竊發　京師
之需東南寂要東南之路姑蘇爲劇廷使者紛出誅
求獨峻刻削應之民不堪命敎言教化是非長民者
之責邪故緩之則廢急之則離廢則政弛離則民違
政弛民違無一可者范仲淹蘇人也志節政事先生
素所樂談而致仰行當躬謁范祠凡所舉錯宜無媿
於先憂後樂之意矣今　天子特以一蘇州試先生
固欲其大用爾也

贈文安尹朱先生考績序

上即位之元年先生選尹文安一年士怨於□民謳
於野二年田不蕪萊民不犯辟事立而治數三年政
均訟理民知有恥士人褒然趨德乃籍其政績以考
於州大夫州大夫曰不明有毀言亦不聞有譽言其
平易從政者邪乃籍其政績以進於京兆大夫京兆
大夫曰是良令也民不聞啼號于下而不聞訟獄于
上文安不其寧哉乃籍其政績以進于冢宰卿冢宰
卿曰令也妥于下而信于上不按其績可徵其良乃
疏其政績以奏于
天子天子若曰惟不忝厥職與復之夫考績之典庶

殿最昭黜陟也三年考最六年考殿者有矣九年考
最未有三年考最者也先生即三年考最不□□誌
之乎不績之膺重選知不六年見也鄉人大司徒劉
公曰慎始非難克終爲難克終非難貞身爲難少司
馬胡公曰人惟弗志于遠其惟不怠人惟弗志于大
其惟不明太僕劉公而下咸曰朱尹其不難于克終
與朱尹其致力焉先生再拜曰敢辱諸鄉先生之教
敢不惕厲纘宗先生門人也於其別也敢敬識之以
贈先生

序規贈梁生

夫人於已不難於循而難於規已於人不難於諛其

傾而離于樂其規卿大夫相規則政協士相規則功
崇賈相規則義明規之於人大矣哉夫士之有守者也
故規以潔卿大夫立朝者也故規以良商賈者求[illegible]
其何以規曰欲不罔以求終規於大夫欲不爭以
求無媿於士亦道也是故規[illegible]義則為良賈規之
而不皆義則為庸賈不知規而且[illegible]志於壟斷者不
異焉賈而知義當趨焉匪義[illegible]則江湖之上息
鷗與盟山水與樂名勢與忘情[illegible]於人多矣蒲坂
梁氏以太學生偶從事於賈見所以為賈者有道如
言所以為士者也乃同同航十一人相與作規規之
若曰勿徒為賈勿放於賈勿為庸賈勿以賈枯其才

業勿以賈終遠父母昆弟十一人者罔不悅聽有倡
夫之者有相與辨論而服其善者有齊壹須之不爽
老謂梁氏知規之道非邪是規也其忠告有朋友之
道焉其相說怡怡有昆弟之道焉其諭於義有士君
子之道焉謂梁氏為慷慨士非邪

賀彭先生大參制藩序

布政使夏公按察副使彭公偕自浙進　表京師中
道聞命夏公還都御史彭公還參政進表事竣夏公
將拜命往撫宣府彭公將拜命回浙二公乃戀戀懨
懨不欲別去於是夏公請別于彭公彭公曰公祕為
御史人莫繼其正及為按察人莫繼其嚴及為方伯
人莫繼其敏然正莫如范[illegible]否則固矣厲
長孺否則猛嚴敏莫如韓延[illegible]否則遴矣
天子擢公行將大用公也即此而省之可以撫天下
矣夏公再拜謝彭公辭焉於是彭公請別於夏公夏
公曰文學在士子政事在郎署德澤在太守威重在
監司　天子簡之天下重之今大參一藩也奚庸他
求哉求之已有餘裕矣他日柄用以大參機務固於
今日試也又曰文學威重道也政事德澤亦道也是
道也執以守之存乎信檢以行之存乎忠惟信也而
後孚也惟忠也而後妥也匪信則誕匪忠則離是故
執乎信也以誠行乎忠也以恕克終之道豈外是哉

彭公亦再拜謝夏公曰吾道蓋是也既以語纘宗纘
宗曰是可以別矣是鄉閭之情而兄弟之義也詩云
豈弟君子四方為綱彭公有焉傳曰樂與人為善夏
公之謂歟纘宗既以告按察副使范公范公曰是鄉
閭之情而兄弟之義也是可以別矣

南定西平詩序

巴東盜起重慶守按兵振之賊不敢犯綦南盜與巴
東盜合敘瀘兵備公列兵襲之賊不能去留祊巴人
聞盜罔不戰慄重慶守式以軍容諭以兵法自是人
皆知戰戰皆知捷雖少者聞賊亦欲斬賊報守敘瀘
人聞盜動為遊避之計無守志兵備公教以必守之

[illegible]曉以不必避之害寓兵于民言民于兵自是守者
有堅志迹避者無二心苟言賊至莫不攘臂往戰矣
故重慶守斬俘巴東之賊計以千百賊聞守威令畏
如神明剽刼者遠矣叙瀘兵備公乘其殺賊之不備直
擣其巢賊進退失利咸伏于地請降左右勸公殲之
公叱曰固皆赤子也而況
聖天子方有優詔綏我軍以完璧賊中多脅附者如
爾等言如忍何因撫之賊悉解于盾向公泣拜以去
由是巴東緜賊患甚南不警賊矣故百姓私相語曰
太守公何毅也兵備公何惠也微毅則梗者何能殄
微惠則柔者懦者革化者何能生惟毅故有南定之

功惟惠故有西平之績然毅非惠莫爲之郛也惠非
毅莫爲之域也可毅而毅故不惠非嚴也可惠而惠
故不毅非恕也故毅道也惠亦道也考之公自爲詩
曰威不七擒南定者毅乎何號令如山西平者亦毅
也曰網張三面西平者惠矣曰片檄拓降南定者亦
惠也公何心哉率是道耳故當其時達而名公巨卿
窮而布衣草服之士皆不能已於歌詠洋洋盈耳乃
能述公之事道公之實如今所紀載者也公初爲府
太守繼爲兵備憲副今爲憲使行將爲王左右以膏
澤天下率是道矣
朝廷之上又必有長於道述爲公歌求之者

贈寧津劉尹序

安福劉尹尹河間之寧津將之寧津詢所以尹寧津
之道續宗爲尹同恣而又同年尹業春秋續宗亦業
春秋尹寧津也能發諸春秋無難尹矣夫春秋之法
盟貳民會疑民城築淩病民侵伐闔入襲取戕民蒐
狩黷民救紓民民被其治令之牧民者貳也或以重
爲威或以輕爲德疑也不紀之以鈞鉅則擾之以繇
箭病也知時之訓而工作知民力之已悉而用不黷
戕也誅取促之催科罷之訟獄縛之黷也弭盗日急
而盗日仍紓也不曰莫爲則曰無及持是以往也豈
獨尹者難哉夫民貳則倍民疑則離民病則竭民戕

則殘民黷則憊民紓則生是故祛貳在信信民在不
罔弃疑在敬敬民在不欺欲民不病在撙節取之有
度用之有禮役之以程而勞之以佚者撙節之道也
欲不戕民在生之勿傷厚之勿困扶之勿危不欲黷
民在豫存心於紓民在緩其征弛其力赦其過宥其
罪是故行令之道在已行已之道在懲以貳以疑以
病以戕以黷在勸以紓

權載之詩序

隴西有詩人曰李太白權載之李長吉李太白尚矣
長吉亦名家也載之則亂[illegible]爲世所忘其詩亦
[illegible]其人[illegible]一大家[illegible]

吉詩當求其奇抜讀載之詩當求其雅淡太白才也長吉亦才也載之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詩賦今見其詩絶似盛唐又似韋蘇州亦才也隴西而有三子可以詔後世矣然學豪儁而不至易失之放學奇抜而不至易失之怪學雅淡而不至不失之俚則失之枯以今之人學古之詩由三子而三百篇豈易易哉太白長吉詩皆有刻本獨載之詩闕焉纘宗補之而根不得全本乃先刻其所得以俟後之有得當又補云

贈寇大理子惇太守寧波序

序曰學不可與言三代罔也治不可與言三代誣也學也治也可以三代也而弗三代若也豈也是故有三代之學有三代之士有三代之治有三代之民否則漢矣唐矣宋矣揄次寇子惇初未第與三原馬伯循高陵呂仲木讀書太學時見三子講必詳也窮必切也居必嚴也動必敬也詳而約切而溥嚴而和敬而恭故當時見者聞者咸推與焉持是以往也可與言三代學矣已而皆第進士伯循為天官主事仲木為内翰脩撰子惇為大理評事伯循以嚴敬稱仲木以厚重稱而子惇至大理殫心盡力開其公縣其明察其人與事枉邪陷邪矯邪縱邪咸平允焉而寇大理之聲聞亦殷殷在京師持是以往也可以言三代治矣今年春寧波缺守寧波浙劇郡也太宰曰非寇

大理不可明日以寇大理請遂被命焉夫子惇於大理以其有聲聞也當道多薦之者有曰某也經明而行脩有曰某也詳于動止而審于事有曰某也豁暢明通可與處事而決疑然則子惇於寧波也不可與與三代邪子惇之友重有望於寧波然則振挽三代之風化也將不自寧波邪子惇慎哉夫三代之學之治至遠也而至近也至易也而至難也苟自志焉而不三代自廢自帥焉徒自勞矣是故欽吾所趨貞吾所往嚴吾學精吾治以三代視其士以三代視其民不以漢唐宋也是固子惇也而況寧波文獻之地必有三代之士三代之民以應子惇子惇慎哉子惇西方之學者也横渠張子西方學者之宗也張子慨然有意於三代其對　上其語門弟子恒以漸復三代為言使三代而不可復也張子固無心於立學關田矣子惇而求三代也舍張子其何以為的也今與人言而曰學與治將三代也莫不掩面笑矣噫何自薄於三代而自厚於今之時邪何厚視夫三代而薄視今之人邪噫惑矣子惇將之寧波諸同年贈之言而[illegible]之纘宗纘宗不知學與治者敢謬為三代三代云

奉送大司徒胡公致政序

[illegible]京戸部尚書胡公既履任之三年引疾以請曰臣[illegible]乃老禮也　[illegible]皆曰[illegible]政崇而識練[illegible]

詣以南儀賦斂與紿理卿懋哉公稽首百拜惟謹適月公再以疾請曰臣罔敢弛臣亦惟朝夕惕厲以副臣職臣以老實弗克任事臣罔敢斁　帝若曰惟卿之懿爲國之楨惟卿之慎爲國之程今方用卿卿何辭卿懋哉公疏又再上　帝俯從之乃錫之夫歲四人祿月二石用嘉若志彰若節公百拜稽首無任懽忭既旬日公戒裝以行聞者曰胡公有完節矣夫君子禮以善始義以令終匪禮無以立匪義無以成禮立而行宗義成而德周胡公有完節矣既行留都公卿自大冢宰而下若干人餞之石頭之阿儀禮嚴飭寓主歡浹大夫士自諫垣察院郎署而下若干人餞

之秦淮之涯衣冠萃止禮文脩備司徒爲首大夫而下若干人餞之楊子之滸車馬走塵旌旗蔽路而嘆者擊節觀者塞途聞者曰胡公之歸有榮耀矣奉天子勑命享諸公卿大夫士賓餞樂業國人觀頌漢疏太傅唐楊少尹何多讓焉既歸將入其郡子姓族屬縣僑近帆相繼來迎公乃于于恰恰若將放焉既及其鄉朋舊戚里咸以觴豆相迓公乃融融洩洩若有所獲也聞者曰胡公有餘樂矣功在朝野名在縉紳澤在海宇而譽廣于乞老之日凡今之世知公幾人　君相時方急于求治而切于求賢知公者安能遂其高尚矣公卿大夫士咸有詩歌然卷帙浩繁不可備述聞者曰是太平盛事也太史氏采之可以備大典矣由是觀之胡公之歸不于邦家有光哉又有言凡今之人仕者衆止者寡進者易退者難夫仕順于止故衆進樂于退故易不有以安于義鮮有止者故寡未達于禮罔有知退者故難是故觀人者不于其衆于其寡取人者不于其易于其難夫然則胡公之歸信于邦家有補矣故人得而頌焉我司徒諸君尤親于公樂道之而命續宗序之

送司寇郎王君誕敷太守常郡序

宜賓王誕敷氏自刑部大夫遷常郡太守將之官請別於戶部諸大夫士誕敷初爲戶部大夫於戶部爲

同官故戶部諸大夫士與刑部諸大夫士得分餞焉餞之者曰所貴乎君子者立身行己爾然有道焉德也文也政也舍夫是亡以爲君子矣是故德立而行崇文脩而身華政舉而志達外內必分而德立矣行精必以理而文修矣以國事爲己任而政舉矣若誕敷於同邇見而德也曰端而毅于同業見而文也曰精而達於同寮案見而政也曰詳而理嗟乎有德有文有政者吾未之多見也今見有誕敷焉其立身行己何如哉茲守常也弘吾文非口耳者矣敷吾德溥吾政非號令者矣民將不類聚群從恥且格邪而况卓尚氣節常人之德易以作賊才挺出常人之文易

以彰袭庶淳厚常人之政易以通邪故誕敷兹行[illegible]
者咸以非誕敷孰可與守常非常孰可以與誕敷[illegible]
然則誕敷之德與文與政充以大也將不自常邪常
人之德與文與政應而速也將不自誕敷邪矜誕敷
爲戶部受知於司徒凝齋王公王公者天下之望也
而德嚴嚴而文淵淵而政偘偘者也誕敷於司徒公
爲知遇故諸同官與誕敷知厚如胡全之氏邵伯倫
氏諸君子寔以司徒公擬誕敷焉此固誕敷居之而
不辭者兹守常必以不負司徒公不有一國之德以
浹人不有一國之文以作人不有一國之政以達人
以與司徒公爲之後先邪司徒公今爲冢宰天下之

人罔不景仰冢宰者矣誕敷之守常必以不負[illegible]
官君子之望不有天下之德如閔子不有天下之文
如子夏不有天下之政如顏子如吾凝齋冢宰[illegible]
於孔子數仞宮墻中邪是必行道矣

送尚書黃公北上序

夫遇也者遇其類也遇其時也遇其道也遇其[illegible]
遇其志也陛敬與之舉韓退之司馬君實之[illegible]
叔類也雲從龍風從虎時也可與進則進[illegible]
進君子君子以君子進義也范希文以[illegible]
志也才與才之謂類其道合之謂[illegible]
道爲天下得人之謂義得行其[illegible]

[illegible]大尙書嵒山黃公爲邑令君爲名侍御爲嚴重
訪爲廣都憲爲厚重亞卿過也與公同立于　朝
皆皐夔而又當　敬皇帝之文明　今上之屬精才
著而與隆德傳而望重自齠年與人偘偘議論者今
皆鑿鑿見諸政事　天子重之天下倚之故其名表
表焉者遇也續宗謬以政事見知於公於中外雖皆
無所裨補然亦不敢離而去畔而失也於鄰勉其所
以爲鄰於部勉其所以爲部兢兢乎不敢悖其初心
焉者遇也續宗類以躁戇不取於人而獨見録於公
且與進焉遇也是故公遇於上續宗遇於下公遇於
前續宗遇於後公遇於　天子續宗遇於公夫是之

謂遇也兹公以大尙書考績北上敢就輿論而考之
其類大賢也其道由是而之焉者也其義公已公人
也其志古之人古之人也其時明而陝也是則簡在
帝心也是則公遇夫　聖天子聖天子亦遇夫公也
遇之時義大矣哉于其別也續宗所爲惓惓焉者惟
公以陸馬范之重於唐宋者以報於　天子而續宗
期所以報公者固不敢不以韓程爲師表矣公報
天子也薄海內外莫不引領欲范公之志行於
天子陸公之言達於　天子司馬公之澤被於天下
續宗而報公也亦竊有心於衛骨褎膺道諸篇有志
於易春秋諸傳者不敢不勉也夫是之謂遇也

別余子序

固未有隆師親友而德不崇業不廣者亦未有崇隆師親友而德崇業廣者師道我友輔我者也而可以弗隆弗親乎哉曾子以孔子為師顏子為友而成曾子程子以周子為師而成程子張子以程子為友而成張子師與友曷可以弗隆弗親乎哉纘宗幼而愚長而顓於師弗知隆於友弗知親是以於德弗知崇於業弗知廣師與友曷可以弗隆弗親乎哉纘宗于關中得吾師焉曰虎谷先生於都下得吾友焉曰楊子朙久于詞垣得吾友焉曰何子粹夫曰呂子仲木曰黃子仲實于郡治得吾友焉于嘉州曰彭子子充

于梓州曰余子璞夫今于南都仲實黃子璞夫余子復相值焉夫吾師願學孔子周子者也吾友願學顏子程子張子者也而纘宗愚無以啓顓無以厲無以入于吾友之室而立於吾師之門夫中立不苟高覩不下也吾弗及吾師於吾友也直也吾弗如楊子侹立千仞也吾弗如何子嚴嚴厚重而不遷也吾弗如呂子靜而一和而介也吾弗如黃子達也吾弗如彭子温然可掬栗乎其不可犯也吾弗如余子其猶冉宰焉雖居宮牆之內冉止於冉而已矣宰止於宰而已矣德無以崇業無以廣無以取於吾師而益於吾友吾師遠在晉吾友粹夫遠在汴仲木遠在濕朙久已矣子充遠在嘉而璞夫今又遠去于滇纘宗其何以隆何以親何以崇何以廣邪自吾得余子也惴有以起愚有以明顓有以立懲有以和無以崇德而亦未嘗煦煦也無以廣業而亦未嘗孑孑也余子去矣其何以別余子吾聞之黃子曰德不崇不崇而患不培業不廣不廣而患不修不患不培而患培之不力不患不修而患修之不慎孰不知隆也一善不知師非隆矣孰不知親也一長不知友非親矣知隆矣而崇不培廣不修非隆也知親矣而培不力修不慎非親也余子去矣其以黃子之言與余子別因與余子相砥厲焉黃子以為然

中丞虎谷先生姓王氏諱雲鳳和順人內翰何子粹河內人考功黃子芳[illegible]崖人太史呂子柟高陵人鄉進士彭子汝寔嘉定人余子璋遂寧人儒士楊子景幽沃人

杜詩批注後序

敘曰漢魏有詩梁陳隋無詩唐有詩宋元無詩梁陳隋非無詩有詩不及漢魏耳宋元非無詩有詩不及唐耳不及唐不可與言漢魏矣不及漢魏不可與言風雅矣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於乎詩豈易學哉漢魏而下唐人亡慮數十其詩亡慮數百而世獨稱李杜元微之謂杜子兼氣吞曹劉則駕乎魏也言奪蘇李則凌乎漢也下該沈宋則蓋乎唐矣宋詞與義殆上薄乎三百篇而況於騷哉夫杜感乎時觸乎事發

[illegible]六代之政亂衰治亂考之史未爲有餘考之杜未
爲不足而君臣兄弟朋友之間大義炳炳千載而下
讀之亡不感慨無媿於風雅予三復之未嘗不以微
之之言爲然當其時與之齊名者惟白耳故世之人
學三百篇者不能舍漢魏學漢魏者不能舍唐
學唐者又安能舍杜與李哉若梁陳隋若宋元代豈
亡人未見其能李杜也古今批注杜詩者衆至其最
著者曰劉會孟曰單元陽曰董養性曰虞伯生曰趙
子常劉趙其庶乎單董虞亦不可誣也其他吾無取
焉諸集盛行而會孟本獨少傳金生鸞學杜者也若
有得於會孟故獨刻之鸞子隴西人

送胥戶部守汀州序

於傳有之今之太守古諸侯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
於民有父母之道焉夫守於吏尊矣守御乎吏者也
故吏莫不視守以爲準守於民親矣守牧乎民者也
故民莫不仰守以爲生是故御吏而以道則吏知尊
牧民而以德則民知親吏知尊則守之道立民知親
則守之德行然則守也者宜若易矣而吏之臧否繫
焉民之安否倚焉吏皆良矣民皆仁矣有一不良而
不知正焉有一不仁而不知化焉守之責也守果易
哉然則守也者宜若難矣夫群吏之賢者吾得而薦
之不肖者吾得而黜之群百姓之可以爲善者吾得
而進之不可與爲君子者吾得而變之是故吏衆
非守之法不敢法民庶矣非守之道不敢道守之所
有事也守果難哉巴陵胥君以南京戶部郎中擢守
汀州汀重地也負山而介海非其人莫能守
天子以胥君往得其守矣胥君嘗爲漳浦令漳郡[illegible]
汀令隸於守者也所謂君臣父母之道誼知之稔[illegible]
於其行諸與同部諸君子猶爲之惓惓焉者蓋欲[illegible]
著於漳者彰於汀頌於令者播於守焉爾胥君而[illegible]
此也可以報　天子矣於戲守莊則吏肅守恕則民
惠守公則吏明守廉則吏畏守爲唐虞之治則民[illegible]
堯舜之風守爲孔孟之道則民爲鄒魯之化是故[illegible]

皆循良而其守榮民皆敦厚而其守樂守榮而其[illegible]
莫不知尊守樂而其民莫不知親舍夫是不可以[illegible]
守矣是之謂君臣之道是之謂父母之道也敢以爲
告夫今之爲守如吾胥君者

送向戶部擢守泉州序

夫守者守也守其地也守其人也守其職也守其道
也守其地守其田里樹畜也守其人守其耕鑿禮讓
也守其職守其紀綱法度也守其道守其性也守其
田里樹畜守而育之也守其耕鑿禮讓守而綏之也
守其紀綱法度守而一之也守其性守而率之也是
故育之則安綏之則逸一之則均率之則從而守之

道韙矣

天子居九重撫萬邦以均兆民也必擇其人以牧之

受

天子之責而分牧之者守也國異風民異俗強者抑弱者離賢者過不肖者不及也必求其人以剌之受民之責而分剌之者守也故守也者守其地守其人守其職守其道也然則守之責尊矣夫一邦之人遠以近老以少貴以賤吾得而道之梗者離者過者不及者吾得而問之守之責不其尊哉然則守之責尊矣夫古以封建今以郡邑古以諸侯今以剌史是故於群百姓有父母之道焉於群吏有君臣之道焉守

之責不其尊哉然則守之澤易以被於下矣夫守以子視民則民固不以父視守者守以父臨民則民固不以子奉守者風必從草必偃也守之澤不易以被於下哉然則守之治難以獲於上矣夫道一也可以為循吏亦可以為智吏可以為良有司亦可以為能有司為循吏為良有司則毀或以興為智吏為能有司則譽或以隆毀以興則道或以微譽以隆則道或以彰守之治不難以獲於上哉然尊則易以陵尊則易以抗澤被下則易以弛治獲上則易以諛而守之責不易盡矣戍都向汝燮舉進士為宗伯主事尋改司徒主事進司徒郎中有聲於京師於留都曰向司徒整齊嚴肅者也曰向司徒豁達博慨者也今擢為泉州守夫守雖於司徒大夫而易於司徒大夫者也守尊於司徒大夫而獲上也遠於司徒大夫故難守尊於司徒大夫而被下也近於司徒大夫故易然以向大夫之為司徒者而往固易易耳向大夫同舉進士者十有三人與向大夫同官於留都知向大夫之往泉州也必有大可振舉為同年重者於其別屬纘宗為之言纘宗素學向大夫者也故備述所以為守之道以為向大夫贈諸君子曰是守之道也是可以贈向大夫也

送都督楊公北上序

南京右軍都督楊公希仁履任右府甫一年也飭乃職恪乃政務敬和乃寮寀嚴整乃部有聞望焉楊公關中人也關中大夫與同游者御史中丞范公應天府丞趙公民部郎東公劉公應天府治中周公及纘宗兩都督往還其間儀禮儼飭有文采焉時范公方至自隴西諸大夫從趙公楊公為范公宿甫畢而詔馬之檄須有　京師言奉

天子命召楊公北上領操習事於是范公趙公又率諸大夫揖楊公于秦淮之滸賀而餞之有榮耀焉主客畢至舉酒為壽與都督公別都督公以言請諸大夫辭既而范公曰居若官者衆矣然有稱若職者稱

若職矣鮮有忝若身者忝若身矣鮮有克若終者稱若職慎也忝若身任也古若終貞也希仁爲都閫爲總戎閒皆有茂績今于此又云有令聞即其恭知其慎也望其斂知其任也茲行也其惟令厥終哉趙公曰不難于决勝而難于運籌不難于威敵而難于惠下將之道也决勝以力運籌以智威敵以勇惠下以仁力可克智不可周也勇可奮仁不可洽也楊公素諳乎此者而况茲行也坐而指授幽薊之間不數月也知必有驍將利兵至東公曰聞都督公若學者也雖軍中手不釋書行必載經史以隨若都督其亦審識古今治亂盈虛盛衰之迹而將資以用兵者邪然

有要焉上知有吾君內知有吾心期不負耳否則徒學爾矣劉公曰關中古稱多良將漢趙充國唐郭子儀其尤卓然者今觀楊公從容禮度慷慨言論其聞趙郭之風而興起者乎漢以趙重唐以郭重楊公其致力焉周公曰書文秩以廉也固難責武弁以廉也尤難器帀圖書之外無餘物公廉矣武弁不可得雖文秩亦不多讓也然吾分內事也楊公再拜謝曰諸先生辱宏奬宏早夜黽勉尚圖所以報諸先生者續宗從旁領之進曰不以幣而以言不以頌而以規其古道乎楊公曰唯遂書以贈楊公

送謝侍御守大理序

皆郡也皆可以牧下而翰上也嗟乎今之論者必曰某郡遠某郡近某郡貧某郡富某郡易某郡難嗟乎皆郡也皆可以立仁而行義也苟若此是有所樂與惡矣有所樂與惡將有所取與捨矣是豈仕之道哉南臺謝侍御立升擢守滇之大理侍御持憲南臺慷慨抗言從容袪弊卓有聲聞資雖淺而望則深矣大理之擢若未足以盡侍御也而侍御以娛親以牧民慨然而往於乎不有益於大理也哉論者曰大理遠矣夫滇雖僻在南隅而皆服詩書習禮義不異於中國侍御至其地而澄清之風立撫字之澤流則善者

從不善者遠賢者與不肖者伏人皆可以爲鄒魯而遠不足言矣曰大理富哉夫守者將以富民非以富民之富也莫難於民富民富則可以崇教化興禮樂惇廉恥是則有望於侍御若侍御之清操介節夙在臺端者固耿耿也其以富言者何哉曰大理差易治者夫守民之父母也父母而子民易乎爲仁而難乎仁之立易乎爲義而難乎義之行若曰皞皞如也則未敢以爲易若曰於人必有所濟則未敢以爲難難在我易亦在我郡何與焉侍御而治大理難也易也吾不得而知也於乎侍御行矣予獨有說焉聞者曰何也曰侍御而在臺端則言或聽諫或行可以匡世

而教時如或不行此聽也當今之時欲道之行其惟郡守乎郡守者親民而民易親者也故守有一分之寬則民受一分之賜功雖不及諫行言聽之大而仁則一也而況仁之及民且易而速焉侍御之鄉豫文貞公每以未爲守令爲憾亦以是爾然則侍御茲行必不以去南臺爲不樂必不以遷大理爲不樂矣侍御其以是言爲然否也與侍御進士同年者干人於其行以贈言屬績宗績宗亦同年也故敢以此贈侍御云

陳思王詩集序

詩自三百篇而後漢尚矣魏亦何可及也曹氏父子兄弟固漢之支也而魏之源開矣質樸渾厚春容爾求風格音調自爲陽春白雪曹以下雖爲詩也然唐以古調名家如陳伯玉李太白者咸宗之昔人讀爲風雅羽翼信然予讀漢詩乃喜讀李陵詩讀魏詩乃喜讀曹子建詩豈所見未至而所好或偏邪抑以鄉有得於三百篇而植無媿於十九首邪要皆詩家所當尚者故欲學魏當自陳李入欲學漢當自陳思王入欲學風雅當自陵入予於李曹詩每手録一通暇時時一歌咏之世之好陳者知有同於予也乃遂以子建集付之梓人用以質於有道云

薛氏讀書録序

不履鄒嶧不見泰山之高不臨滄瀛不見東海之廣不及孔門豈見室家之好百官之富哉夫聖門崇矣漢莫有如董仲舒者唐莫有如韓愈者而皆不在七十子之列未見道也傳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道豈易見哉宋興周子崛起程子張子倡之朱子闡之而道復明身雖不及孔門而學則七十子矣嗣是而見道者益鮮愚亦曰熹之死不得其傳焉於乎道可得而明哉　國朝河東薛氏其庶幾乎非程朱之言不言非程朱之行不行其有志於七十子而望孔門者乎觀其立世標準斯文高視不下可以言道矣愚嘗得讀書録而觀焉巖巖大行洋洋龍門其見不亦大

哉然欲求周子何莫學夫太極圖欲求程子何莫學夫易傳欲求張子何莫學夫西銘欲求朱子何莫學夫啓蒙欲求薛氏其在讀書録矣其在讀書録至矣

水後學胡纘宗序

觀薛卿若有意於學橫渠者橫渠之言遠河津之言近橫渠之言精河津之言切

薛氏其有得於敬乎讀是録數過而心不警身不省者鮮矣薛氏其有得於敬乎　夫人皆讀書而皆不如薛氏讀書而如薛氏而後謂之讀書否則道聽塗說與不讀書等耳　讀是録而後讀近思録而後讀小學而後讀齊魯論語可以入門矣

[illegible]錄[illegible]是錄者咸援為嚴[illegible]
於乎真嚴師也　公讀書錄不止此此特其要緊
者耳要之為讀書錄也　續宗守皖得薛君先部
時砥厲焉一日出示是錄類分之與續宗所編本
少異因再與校勘乃從續宗本刻之以示皖諸生
使知向往焉

象山語要序

世之學者果不知象山邪果知象山邪夫象山不易
知亦不難知故知象山者莫知晦翁然知晦翁者亦
莫知象山觀其言曰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某教
人豈不是道問學則知象山者其孰如晦翁曰近安

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則知晦翁者其孰知
象山哉不知象山者朱子一二門人耳後世知宗朱
而不知求陸者耳然陸猶朱也夫何可輕議邪維時
學者見朱子無言之論遂起而排之曰陸禪學也聞
者不加察亦曰陸禪學也後之學者不為考亦曰陸
禪學也由是舉世咸是朱而非陸誰復直象山者嘗
乎趙子常有言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
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是為朱子之後知象山者欽
讀子靜之語則見其高明之資有得於求放心先立
乎其大者多矣其於學者豈曰小補之哉瓊山陳子
按歷安慶一日謂續宗曰朱陸之立論儘有互相發
明者宗朱是矣苟求諸陸而有得焉則亦何悖於朱
續宗對曰夫顏子不遠如愚孟子不得已於好辯先
正言朱子出於顏子陸氏出於孟子其然哉陳子曰
吾聞之考亭之傳得於伊洛象山之學直學孟子故
子靜高明雖不及明道然其簡易則非人所及也因
以象山語要示續宗續宗退而刻之郡齋刻既成敢
述朱陸之學之槩用以告夫今之尊朱而不斥陸者

席子春秋論序

續宗守潼川之明年行縣至遂寧之又明日往拜元
山席子坐定與求聖賢經傳而論古今是非得失乃
及春秋續宗曰春秋有經而無傳席子曰然曰伏羲

之卦文王周公孔子能傳之孔子之春秋恐非左氏
公穀氏之所能傳曰然曰游夏在孔門以文學稱而
曰不能贊一辭然則春秋豈易傳哉曰然曰左氏有
實不實公羊氏穀梁氏有精不精胡氏大義正然亦
有鑿程氏其幾乎曰然曰三傳之左傳左氏春秋也
公羊傳公羊氏春秋也穀梁傳穀梁氏春秋也胡傳
胡氏春秋也雖程傳亦惡得以為孔子春秋哉曰然
曰春秋猶天也程其日月乎胡其雲雨乎左其星辰
乎公羊穀梁其河嶽乎然皆不足以盡天也曰然曰
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天
子之事亦大矣顧在於褒與貶乎顧在於以一字為

襃與貶乎曰然然則子於傳孰從續宗良父曰必也
程傳乎席子亦良父曰其庶幾哉明日陳子講余子
韓以席子春秋論視續宗續宗赧然愧喟然嘆曰春
秋之義續宗議損而未定者席子之論蓋盡之矣於
乎安得隨席子以從事伊洛尋源洙泗而求所謂春
秋邪又明日乃與陳子余子謀以席子之論壽之梓
以與有志春秋者考焉席子名書字文同號元山

送儲宗性尹吳橋序

夫今百里之長而百姓之望也孰不輕以承之亦孰
以爲重孰不易以任之亦孰以爲難然有道存焉苟
得其道必以爲重不以爲輕必以爲難不以爲易矣

是故尊於令者位不一也而言職之專者莫如令虛
於令者祿不一也而言事之劇者莫如令重於令者
任不一也而言膏澤之下之易者莫如令故以爲百
姓長則百姓之望吾副之也故飢以怨者與食之寒
以泣者與衣之質有良者而有不皆良者與淳之質
有厚者而有不皆厚者與敦之質有毅者而有不皆
毅者與植之質有信者而有不皆信者與剗其僞以
胥之躬以率之志以孚之吾之道也吾之道盡則吾
之職充矣如是而謂百姓之望不副吾不信也脩其
職而不隊名曰能吏充其道而不失名曰循吏而今
之所謂能者又趨赴之爲也間亦有欲放爲循者不
以爲緩則以爲迂矣如是而欲民有太古之風吾亦
不信也涇陽儲宗性子同年友也丁卯以禮記首舉
於鄉次年戊辰舉進士今年春銓爲吳橋令予同年
十數人置酒餞之因以其言告之夫宗性志壯而才
偉取功名如拾芥諸同年固以儁拔者目之而予所
謂脩道以充其職者固其所優爲也然或輕易之念
必萌於中則所謂脩道以充其職者必不能竭用其
力矣是則宗性之所當自盡也

送大中丞范公巡撫雲南序

夫秩至大中丞尊矣責至巡撫重矣　聖天子統理
於內有少師以論道大冢宰以均四海大中丞以肅

百度而　天子以尊綜理於外有大中丞以撫控侍
御史以糾察而　天子以寧夫大中丞　廷大臣
也其秩視少師太宰相上下故尊　勅之於外也官
用肅民用安其責視少師太宰相伯仲故重惟其尊
故能奉　天子宣德惟其重故能代　天子理物
國朝惓惓于內外兢兢于官民如是恭隴西范公自
南臺僉都御史進副都御史巡撫滇南或曰如公之
德望宜移之北臺在　帝左右或曰如公之才望宜
留之南臺爲　帝藩翰蔡宗曰不然今天下有兩畿
十三省巡撫者合十五六人而邊陲爲尤重滇雖非
邊陲在西南遠地其地雜非夷以威巡撫其地者不

不遴選其人乎夫天下臣工不啻千百也而任巡撫
者才數人其至於此也必其純于德者諳于政事者
聞望在天下爲天下重者簡在　帝心爲　帝知者
年勞既深資望既高者故范公茲行不知者且以去
滇南爲遠知者猶以去滇南爲已遷云公初爲御史
吾聞其凜凜有風紀也三爲按察吾聞其精於憲慎
於律有聲於時耿耿也一爲參政吾聞其政脩而事
舉也今都憲于此風體聿嚴軍容聿整又赫赫焉若
公者行將大拜矣豈久于滇哉夫撫一藩則一藩之
大之廣皆其統御矣然一藩之大之廣有省有臺有
幕有郡有邑省有使有臺亦有使有副幕亦有使

鳥鼠集卷十一　卅一

郡有守邑有令幕有兵都與邑有民然使與亞與副
與守與令愼若職也爲之擢之否則絀之兵與民安
若業也妥之有凍餒者衣之食之訟或有弗馴者輯
之而一藩以康故自藩臬而下聞中丞命者罔不趨
願自府縣而下聞中丞命者罔不奔走於乎不既尊
[illegible]哉夫其秩尊其道亦以尊其責重其繫亦以重
[illegible]吾范公也尊所尊重所重矣吾知吾范公也不
以其尊也而慮以下人矣必以其重也而仁以爲已
任哉

[illegible]之任滇臺序

[illegible]三年秩滿乃考覈其績以考于南臺

都憲乃考最乃藉其績以考于南曹冢宰乃又考最
乃藉其績以考于冢宰乃又考最乃疏其績以上于
天子天子若曰知其最明惟陟哉雲南按察司僉事
闕冢宰以沐請　天子若曰是其御史考最者也冢
宰曰是其考最者也乃從其請既被　命雲南縉紳
君子之在南都者以雲南得潘子僉憲也相率爲賀
於是潘子走別于諸君子請曰於雲南也何可興者
祛者揚者激者貞者舊者於是黃門何子再拜曰皆
清者也而不皆伯夷也皆才者也而不皆周公也不
皆豺狼而道固多梗也不皆稂莠而地固多穢也是
故與爲伯夷者揚之學爲周公者拔之習爲豺狼者

鳥鼠集卷十一　卅二

絕之習爲稂莠者剷之澄清者之爲也吾子以侍御
而得考最者非以此邪此可振起吾滇矣侍御馬子
再拜曰惟吾滇也於民稱富而今貧矣於地稱饒而
今瘠矣於風稱和而今同矣郎若貧矜若瘠祛若同
以若吾子之爲侍御者而爲之吾知不三年又將擢
績冢宰以達於　天子亡難也民部張子再拜曰懷
察者觀風者也滇之風古也何如今也何如要之可
以挽而之厚敦而之淳也故不欲其如齊而欲其如
鄒如魯不欲其如滇如唐而欲其如夏如商如周滇
之人有厚望焉吾子以侍御觀風而考最此固其優
爲者爾於是潘子儼然乃再拜曰吾得治滇之道矣

吾得治濵之道矣繼宗以從大夫之後與潘子同考
績　京師用是頗知潘子誠如三子者之言若潘子
既爲名侍御必爲名按察也南都之考卓有聲望
京師之考更有聞覈誠如三子者之言若潘子以爲
侍御者而爲按察有餘地焉乃因三子者之請序而
贈之

壽高翁序

嗟乎高翁之壽其諸異乎人哉長子第爲東吳令君
次子節卒業太學季子[illegible]簡讀書留都翁自蜀來視
諸子居數日適翁初度之辰諸子就官舍獻酒而壽
之時東吳之政聲聞赫赫太學之業亦既成立而策

與簡並有文章諸子偕進翁辭以酒翁之壽顧不異
於人哉夫樂親以爵與祿悅親以政與學人子之不
可必得者也而高氏伯仲乃有餘効翁享此且有餘
慶翁之壽其可量哉翁綿人也綿有高山巨川是宜
生賢與才然以閭而有者華乃有三陳以眉而有明
允乃有二蘇以綿而有高翁則長子爲進士次子爲
貢士諸子又皆驩躍並進有自矣夫高山巨川所鍾
必厚綿名郡也岷山盤踞涪水環帶是宜多賢與才
而高氏生當其地其翁享有其壽固宜也夫壽必祝
情也惟臣於　君子於親爲之分也高氏伯仲以宦
游得迎其親以迎親得壽其親亦奇矣若[illegible]侯於祝

者而高氏兄弟尤惓惓焉嗟乎高翁其眞有子哉祝
君者必曰如日如天祝親者必曰如川如山綿也岷
山高厚涪水綿遠固山水之大者翁有子必垂於聲
而立奇績殆與岷涪相爲終始然則高氏之可壽如
山如川者豈獨翁之年哉於乎閬以陳著眉以蘇望
綿將不以高氏顯邪綿故多喬木高其一也繼宗受
知於令尹公次而交貢士公秉且久聞高氏兄弟壽
其翁之奇之樂樂道之公秉以言請少不容以不文
辭

壽胡母太宜人序

比部胡汝登氏守寧國之又明年母太宜人壽八十

有二矣太守設筵而壽之禮也夫太宜人之享壽禮
養矣而於此爲尊登壽筵亦養矣而於此爲樂太守
爲郡大夫郡中無小大賢不肖無弗戴太守者則太
宜人養以一郡尊以一郡樂以一郡而其壽不可量
矣維時太宜人坐於堂太守壽於下諸子姓從於後
酒再進拜百起琴瑟既和鐘鼓亦肅太宜人之樂融
融然太守之喜油油然見者咸感聞者歡動君子曰
三公不易夫三公外物耳果足以易此哉既明日諸
寮寀感而起於是以脩爲禮以濡壽太守獻焉太宜
人納焉又明日諸[illegible]啓而進於是以雉爲禮以酒
壽太守達焉太宜人受焉又明日寧國諸大夫士期

而儀於是以躋爲禮以酒壽太守進爲太宜人享賢
賀者優優壽者愉愉而其車幃幃也諸賓衆曰頎母
夫人壽無疆德音不已諸豪曰頎母夫人之壽如山
之崇如川之長如日之升如石之磐如吾郡侯之惠
如春之融如地之遠諸大夫士曰頎母夫人鳳冠世
享鸞誥重錫而年彌邵太宜人太守咸再拜謝焉故
上下稱慶遐邇傳懽郡中之樂事咸以此爲㝡纘宗
友人宣城尹王㑹夫氏以書報纘宗曰允矣胡
母之壽之不可量也母嘗壽於鄉矣而尊不及寧國
嘗壽於郡矣而養不及寧國太守服金紫以拜太宜
人服冠帔以坐視舊有加而樂亦不及寧國太守爲

畿內諸侯郡中自大夫士而下皆以父母視守而又
秩二千石居江南沃地允可以悅宜人者皆能力致
且今日之壽太宜人逸而健太守恪而篤太宜人有
耆色太守有婉容自纘宗覩之尊也養也樂也皆不
可量也君子云夫人之仕爲親也此其徵也詩曰既
多受祉黃髮兒齒太宜人以之又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太守以之

贈謝侯序

士立身矣而無知己者以推薦不得謂之遇士行已
以立功名也逾歲而無聞焉不得謂之達有知己者
而或推薦不以正也亦不得謂之遇聞矣而或儌溢
以取功名亦不得謂之達寧羌守謝侯見用於尚書
洪公受知於中丞林公彭公夫洪公達人也林公彭
公大人君子也乃俱爲所錄謝侯遇矣蜀盜藍鄢猖
於東北廖麻熾於西北謝侯以戡藍鄢有功於洪公
林公以勦廖麻有功於彭公隨自郡倅而遷州守謝
侯達矣其遇也以正其達也亦以正謝侯顧不以立
身立功名哉夫四方多壘若抱一技一長者孰不欲
見知於時以立身與功名哉或不足於才不周於力
不諳於武是以鮮有受知見用如謝侯者是以鮮有
受知見用而有豐功偉績如謝侯者謝侯才可任力
可濟也文可觀武可飭也則謝侯之遇與達也宜哉

初藍鄢起謝侯率敢死士五百人撲之乃戰於九嶺
勝於門井降於德漢擒於龍灘殲於金寶賊乃潰至
瞿塘遂殲俘焉時軍中武弁無不讓謝別駕者洪公
林公錄以薦焉廖麻起謝侯仍領其部曲覘賊進止
乃屯兵於要地賊入元山率兵敗之出百丈引兵襲
之過花樓縱兵敗之至八廟勒兵扼之乃奏凱于塩
亭時軍門諸文士咸推謝別駕焉彭公錄而上之侯
顧不遇哉夫寧羌之遷侯爲別駕有聲於保寧兩被
薦遂有是遷不以武功也武功之遷當不止此功未
上侯先遷矣今爲寧羌興學上農勸工集賈百度惟
輯入其境知其政矣嗚呼以謝侯惟塞之力塩亭之

猶保寧之壘寧羌之聲淒懼殆不止寧羌也侯獨不
達哉蜀縉紳大夫士樂侯之善咸爲歌詩吟咏之走
赴南都道出寧羌諸大夫士因以其卷托焉走官于
蜀五載聞謝侯之功頗悉故樂道之夫遇者遇其義
也達者達其道也傅說之於高宗遇也周公之於成
王達也不以其遇者非遇也不以其達者非達也謝
侯勉哉

秦漢文序

續宗編次秦漢文其義二生序之矣然竊聞之古無
文今有文古有文今無文古書契未造故無文今墳
籍既生故有文古圖書嗣出故有文今辭賦彙作故

無文夫伏羲之文其卦爻乎黃帝之文其律呂乎唐
虞夏商周之文其典謨訓誥乎其彖象乎其風雅頌
乎然皆聖人之言也經也下此則左傳矣國語矣是
賢人之言也傳也下此而辭近古者其惟秦乎其惟
西漢乎東漢魏而下文非不多非不工其氣漸漓而
體漸衰其辭旨已不得與西漢並況秦乎故秦漢之
時譬之歲焉其猶春乎譬之日焉其猶寅乎故其文
彬彬焉渾渾焉琬而繹之其大羹玄酒乎其椎輪增
冰乎其咸英韶濩乎其泰山喬嶽乎其斯以爲文乎
雖未敢比經視傳奚媿焉秦漢不有文乎秦漢而下
以至于今有文無文非續宗

計於秦漢文猶不能忘暇日爲輯是編欲與工古文
辭者共焉其以文有關鍵有訣有小心放膽有警句
奇字者可以免矣　二生謂吳中王穠吉黃勉之

鳥鼠山人小集卷之十一

[illegible]山人小集卷之十二

國子生東萊[illegible]作

門生麻城劉[illegible]校編

刻唐詩正聲序

詩自楊伯謙唐音出天下學士大夫咸宗之謂其音正其[illegible]嘗然未及見高廷禮唐聲也夫聲猶音也書曰聲依永律諧聲音即律也故聲成文音成章皆謂之詩然伯謙所選亦精矣而廷禮所選加嚴焉詩豈易言哉三復之伯謙其主於調廷禮其主於格乎漢詩無調與格而調雅而格渾唐詩有調與格而調適而格儁五代而下調不協而格不純未見其有詩也楊未選李杜高李杜亦入選楊於晚唐猶有取焉高於晚唐才數人數首而止其嚴哉華生見予是本求刻焉予弗許長洲郭令曰華生之請富而好禮矣許之

刻唐文粹序

天之文粹于日星地之文粹于河嶽聖人之文粹于易書詩春秋禮樂是故唐虞之文堯舜爲粹夏商周之文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爲粹夫文之粹本之天也粹乎文本之聖也是文也道也夫本之天文之所從出也本之聖文之所由作也文不出於天跡而已矣文不作於聖[illegible]文雖[illegible]近不可以言文[illegible]夫文不可以言道文猶道也及其[illegible]有文焉韶之類是已漢亦有文焉韶之類是已唐亦有文焉韶之類是已秦之文粹之者[illegible]之文粹之者班馬唐之文粹之者李杜韓柳世雖降而其體雖不古若然代以作者名家要之皆文也嗟夫天地之文道之昭也聖人之文昭夫道也若秦漢唐之文求昭乎道而道未易昭也於是始有擅文之名而以文爲道者矣嗟夫漢始專而其理始晦名始著而其道始微文之故豈其然哉然則文不可學乎讀易而求伏羲之畫讀書而求堯舜禹湯之典謨之訓誥讀詩與禮與樂而求文武周公之咏嘆之制作讀春秋而求孔子之筆削則文作而理著理著而道昭道昭而化成文不在茲乎於是衍之以先秦西漢廣之以東京盛唐以達其枝而導其流可以爲文矣於戲日星朗朗河嶽郁郁六經炳炳志在斯文者豈不知從事也哉唐文粹集於宋姚鉉氏唐之人以文名者不獨李杜韓柳醞雅侁侁墳籍彬彬凡有古調皆粹於是矣竊惟鉉也豈以皆金也而純爲粹皆玉也而潤爲粹唐諸賢金聲琅琅玉光粲粲亦文矣雖不敢擬諸聖門其亦一代之黃鐘拱石也歟是集古有刻本近亦彫闕婁[illegible]閔予徐生情有慨於是購得古本翻而鋟之梓梓[illegible]古刻精亦諸士子中之好古者重以衛文中

丞毛公之命是故述而序之

廖大史采風集序

續宗聞之衡岳之峯如雲而其奇莫加焉洞庭之水如天而其秀莫加焉楚之辭如經而其文莫加焉太史公廖子楚人也學究天人辭灑經史故其爲文玉聲琅琅珠光燦燦人以爲沸及海内爭傳誦之續宗聞之漢之文樸然司馬子長有不盡樸者而樸存焉唐之文渾然杜子美有不盡渾者而渾存焉故言漢之文必歸子長言唐之文必歸子美若廖子其逸如子長權絶宇宙不規規於繩墨未見其樸而未始不樸也其察哉其雄如子美凌駕今古不顯顯於天度

未見其渾而未始不渾也其漢哉嘉靖甲申之冬廖子奉節使楚慨然曰使臣之職每懷靡及遐遊遐遨爰咨爰諏載歌載詠式規式諷洛京國道淮濟略徐揚望吳楚抵衡湘發爲詩歌凡若干首故王畿之内近而千里王畿之外遠而萬里厥土豐厥人厚厥風淳厥土絜厥人質厥風朴厥土沃厥人澤厥風萃厥土瘠厥人蕩厥風媮厥古厥今厥往厥來皆可槩見故其時遇大夫士倡和焉遇漁樵問荅焉遇山水覽眺焉遇閭里咏嘆焉厚者敦朴者崇萃者歛媮者篤蒸黎熙熙儒雅侁侁往而𢛳其國歸而擢其鄉進而上其　朝退而际其官使臣之風史氏之文翩翩乎

鳳飛虎變郁郁乎金渾玉璞不獨理奇可鑒箏可方奇矣其奇不猶衡岳其秀不猶洞庭也哉夫天有文焉雲其大者也有文焉水其大者也雲未嘗不和條而雷電其雲如聲如奔水未嘗不平倏而風雨其波如雨如聲故衡岳之峯其奇如常而過若雲其奇必變洞庭之水其秀如常而過若風其秀必變其斯以爲文也苟知乎此不可以知廖子也哉

石涼先生西巡集序

道之在天下猶江河之不息也然淵淵涓涓非決沛沛龍門砥柱之間徼高其涣閉矣關中爲古天府四山帶河風氣完聚先王所以握樞莫不由是焉郡其

源淵矣故宓羲氏肇於成紀文王作於岐豐皇王之風遠哉我　明設教文命濡涵百年大學蒸蒸化弘治之間時則有若吾師蒼谷令柱國都公始以憲臣督視學校再以御史中丞綜理茶馬尋以御史大夫總制三邊凡三涖關中焉關中固道化之源也然非鉅人碩儒力起而倡之載浚載決孰放其流於茲道之外哉公始督學也髦士聿興雲蒸龍變莫不以爲公之文繼理馬政統戎務也互市綏靖三秦晏然莫不以爲公之政似也然未足以盡公也公崇正學創立書院以祀程張呂許諸先君子而惓惓於斯學崇以專祀張子公以程張呂許之學倡我關中我關中

[illegible]陋是灑滯穢屬以周以上列聖爲可學以泰
漢以下諸儒爲不足法詵詵然彬彬然進於道矣微
公其孰啓之公之教遍天下而關中親炙者尤衆公
之政遍四夷而關中沾沃者尤厚公之澤在朝守勞
在　宗社而倡我關中之學以聿追伊洛横渠之緒
而宗義文之統尤彰彰萬世弗泯已公西巡時有詩
若干首文若干篇統若干卷我門人董輯而梓之傳
習之下見其粲然如星而甚寔森然如岳而博大非
所謂文章可得而聞者邪公文[illegible]此
其緒餘耳續宗徽識公之大者以叙其端而不敢以
文歸公者恐天下之窺公於淺也

重刻選詩序

夫詩豈易選哉而況於選選詩又豈易哉蕭昭明選
文選真西山選文章正宗劉坦之選風雅翼所選雖
各不同要之皆本之三百篇而原之賡歌爾比而讀
之繹而思之昭明其主於風韻乎西山其主於理致
乎坦之其主於[illegible]乎大抵必出於古雅必本於性
情必發於渾厚而[illegible]於世教否則不在所選矣選
詩豈易哉雖然[illegible]古[illegible]微旨與義譬之大人君子
必爲世欽泰山喬嶽必爲世瞻咸英韶濩必爲世希
龍泉太阿必爲世寶有目者所能視有耳者所能聞
雖欲不選惡得而不選然世不古若代降之文亦[illegible]

之漢尚矣魏亦有可觀者焉晉雖不及魏猶近之宋
去漢遠矣齊梁且不及晉況魏乎下至陳隋愈遠而
愈失其眞李太白云大雅久不作王風委蔓草是已
使非唐挽而振之遡而演之三百篇之遺其幾乎熄
矣故世之論詩者一曰漢二曰魏而已矣三曰晉四
曰唐而已矣唐以下未可以言詩也觀諸蘇李觀諸
曹劉觀諸陶謝觀諸李杜不亦槩可見哉吾友梅林
蕭若愚氏志在大雅學從上乘而於古選尤惓惓焉
可以觀梅林矣刻置嘉禾郡齋以貽同志追述古人
而嘉惠後學其功夫何可少哉坦之是編選詩八卷
補遺二卷續編四卷古詞十有八首漢詩五十有七

首魏詩如漢之數晉詩九十有六首宋詩二十有五
首齊梁詩十有六首唐詩百有四首宋詩二十有九
首亦嚴矣而近體絕句不與焉

大司徒秦公兩京贈言錄序

江以南震澤之滸有大君子曰秦公文章道德爲世
所重薄海內外無弗知公者公初自少司徒遷南京
大宗伯京師公卿大夫士重其行爲作詩文若干首
贈之繼自南京大司馬遷大司徒南京公卿大夫士
重其行又爲作詩文若干首贈之公門人周芝孫氏
彙而輯之爲兩京贈言錄續宗得于門下請而讀之
于是作而嘆曰於戲若公其一代之碩儒而繫天下

之重輕者耶何在彼則難其去在此則難其來抑是
耶夫留都宗伯掌開　國典禮非遂于學者不以授
留都司馬兼贊機務爲留都諸司之首非負天下之
望者不以授大司徒掌天下之儲以左右　天子
非有大勲勞于天下者不以授公初督學河汴斯文
聿興其爲大宗伯士望攸歸矣歷中外而撫湖南
獨久湖南丕治其爲大司馬　當宁不煩南顧矣起
自省郎度支惟平繼至方伯旬宣惟宏其爲大司徒
帝心簡在矣是宜廷臣屢進之而　上屢任之若
是也且公前以遴東而之南都南都固欲公至將在
廷諸公且不欲公去繼以遴東而來朝端朝端固欲

公入而在南都諸公且不欲公去一出一入以愜以
允公也謂爲一代之碩儒而繫天下之重輕信矣古
之君子功著社稷澤流宇宙其勲庸思慕銘之彝常
播之金石以昭不朽是録也其有無繫公重輕又可
知已詩曰亹亹申伯式是南國又曰周邦咸喜文武
是憲觀是録也咸喜且憲矣渢渢乎文以矢辭詩以
道意配之吉甫續宗亦與有光矣

刻藝文類聚序

古以窮經今以談經古以訂史今以涉史墳典之義
罔求皇王之迹莫宣聖日以遠道日以微挈綱而說
不詳撮要而學不博趨徑含道務末忘原其弊滋[illegible]
矣天遠莫備海闊罔航事有所稽孰從而取之文有
所徵孰從而援之寧更博洽藝文是類散綺綜覈初
學乃記古囿不該物無不備條貫玉粹錯章磊落海
未可越爰得其涯天不能升究得其數業非專經文
固祖述藝匪工史事亦憲章含英者易以摘咀華者
省於采詞人文士類之尋繹學士大夫籍以考索雖
非說約之基要亦指參之門近世類編稱善必歸二
書焉古今作前聖賢與對其幾乎因文見道因事知
往爾矣吳郡陸君子玄惜其舛訛托之鋟梓嘗學[illegible]
文於學者有補焉

觀風集序

續宗聞之國異而風殊下之化之上之變之也
聖代代巡狩以觀風有御史爲政之有周盛時里巷
有詩朝廟有詩夫詩風也下以風乎上上以風乎下
美刺興焉因其詩知其風矣今按其什雖皆詩人所
爲要多出於周公河隴周地也被文武之化而近豐

鎬代雖遠猶夫雅人耳臺丘侍御胡公觀風河隴百
寮載肅自度載貞而感物興致觸事興懷間發之詩
歌恭之吟求夫人之誦之也可以言可以風矣其欲
變秦爲周乎其欲變西土爲二南乎是非願學周公
者歟一時公卿大夫士[illegible]和焉翩翩絕奇是不可
與[illegible]歸以報之

學非其學則失學之本而其趨日下故今不古若者非學之罪學之者之罪也故學之者日衆而學者日寡也夫率性道也亦學也工古文辭也者因文以見道其次也工舉業也者因文以售功名又其次也亦學也然則舉業毋庸學乎夫韓昌黎程明道皆由此其選也而程子以道而師孔子而嗣孟子韓子以文而祖孔子而述孟子皆爲世大儒下上乎七十子于舉業何病焉茍志于道而踐履有未至顏曰古之人古之人者僞也志于文而述作有未盡顏曰古之文古之文者僭也名近而實遠雖舉業亦奚以爲哉故學必孔子學不孔子不以學故不專于文辭而文辭

自無不優矣不局於舉業而舉業自無不擅矣是學之道而古之學也視學何先生又慮夫窮鄉下邑之士泥于舉業而不達夫文辭也乃手書經末簡列爲是編以課三秦諸士子蓋非文莫以闡吾道非德莫以覆吾道非文辭莫以進吾學非舉業莫以用吾學由是編也可以贍工科舉之文矣可以入于道德之文矣而文章從學共乃若窮鄉下邑之士以舉業爲專門以文辭爲別途者當知歸向矣蓋易書詩禮樂春秋經也文辭治經之蹊徑也周之圖程之傳張之銘朱之註傳也文辭治傳之階梯也若舉業自會通之矣古文不止是是則何先生類鈔數篇欲學者亦

[illegible]以策[illegible]爲一則[illegible]爲一[illegible]爲一則書說爲一則書對爲一則論[illegible]記文與引碑爲一則律叙曆叙爲一則頌[illegible]箴爲一則歌章辯發啓爲一則古文之標的其在是乎吾秦元從雅尚斯文有見于是取而刻之學宮以惠吾秦之學者而何先生之意溥矣

送侍御陳先生序

侍御虞山陳子服闋乃不欲起續宗趣之起陳子以疾辭仲氏司業復趣之陳子復以疾辭代巡侍御朱子復趣之陳子辭弗獲乃起閱月而就道司業公送之蠡口別曰古今立朝者宰臣爲重臺臣爲要宰臣

臺臣而得人則　朝廷正而天下治未有不得宰臣臺臣而能治者陳子曰唯朱子送之武丘別曰明天子治皆善矣然有當更化者君子皆在　朝矣然有在野者小人皆不在位矣然有在列者曰獻曰替曰貞曰肅吾人之責也吾子與我同志其倡之陳子曰唯繼宗送之滸墅再拜而別別曰吳古文獻地也於唐有陸敬輿於宋有范仲淹有范堯夫吾見吾子爲於學而學爲己篤於行而行爲德篤於道而道爲身篤於事而事爲國非經不以治非聖不以法而學篤矣言皆易而必信行若難而必力而行篤矣華[illegible]

獄而允進諫而剴披省而貞鷹言而核於郡見而惠也於臺見而節也於爵見而亮也於滇見而介也而事篤矣故八之稱之皆曰書疏本之敬輿志行本之仲淹事業本之堯夫而淵源則本之子游其幾乎何也海虞子游之鄉也陳子海虞人也故動必以禮弗禮弗執也動必以樂弗樂弗節也故海虞之學者友善者咸以學道相切磨從游者咸以學道相誘掖焉故纘宗於事於政必往求焉於行於學必就正焉是故武城有澹臺子吳郡有陳子武城有禮樂之治吳郡有禮樂之風古今將並稱矣茲啟而入　朝纘宗何言惟吾子以敬輿抗疏以仲淹持身以堯夫立朝

以子游造道　明天子急於求賢如欲天下治平也其惟吾子哉其惟吾子哉陳子莞爾而作曰其然哉

送嘉興蕭太守序

初梅林子爲留都比部郎有夙望焉曰聽獄如衡也曰辨獄如鑑也留都以廣東部爲最繁梅林子司之有餘力維時纘宗於民部請正焉曰其慎爾出納也曰其緩爾征輸也纘宗拜嘉焉既纘宗爲安慶守梅林子安慶人也時居樅陽之梅林以道誼爲樅陽先鄉黨稱德焉曰恂恂宜於其鄉也曰兢兢襄於其寀也纘宗造其廬時就正之惟淵惟沉惟肅惟和請益焉曰涖若事斯兒若大賓也曰臨若民斯承若大祭也纘宗拜嘉焉既梅林子改比部郎　勑使於湖南未報政遂遷守嘉禾時纘宗亦移守姑蘇道相沿民相望乃時聞梅林子之於嘉禾其初曰簡也秩然而理也曰易也煥然而章也其繼也曰明於政而學不輟也曰敏於事而言不遽也其既也曰士與子校非聖弗以法非賢弗以治郁郁如也民與子野耕者登商者殷漁者獲工者逸雍雍如也故浙東以西言治郡者必以嘉禾爲第一焉纘宗初入蘇也請正焉曰皖易而蘇難子亡以爲難也皖難而蘇易子亡以爲易也惟其慎而已矣曰不以泰伯治人者是不愛其

民者也不以子游教人者是不愛其士者也惟其厚而已矣纘宗拜嘉焉今歲冬梅林子與纘宗俱將述職于　朝嘉禾士子錢生嵩劉生子高以言請纘宗屬梅林子交久矣又何言請以交梅林子者爲之贈二生曰二公之交其敬矣乎纘宗曰梅林子敬矣纘宗欲持以敬而未能也二生曰是善交矣是善治矣是可以報　明天子矣子曾子不云爲人臣止于敬

白岸山人榮壽序

荊楚之區山川盤鉗屺會據要控握南北莫雄武昌焉靈異鬱積扶輿磅礴死有淳庬貞篤之士鍾而發

之韓子所謂千霄之名材不能獨當也崇陽敖翁蚤遂易學弗利于時晚而分教商城秩滿擢去今戶部江西清吏司員外郎孫君其子也　皇上覃恩海內　詔褒翁如其子官翁是時已登七袠矣邑有白羊山嶄絕秀削晉永昌中傳有三人乘白羊入山故名焉翁甚悅而就之因號白羊山人夫翁質粹而量宏學與而行和謹璞匿瑜華曜弗彰韜實揚休氣溢而昌靈山之所鍾殆其人乎今夫山以氣結也蟠地而躋天故能吐雲霓沛霖雨蓄寶藏散林麓嚴嚴隆隆作鎮千古惟其厚也惟人亦然不厚不篤不裁不培其所以繁衍嗣貽燕翼遺百祿將天休黃髮鮐鮐與而後人亦惟其厚也吾於是有以知翁之必壽蓋徵諸山焉知山之氣必鍾於人則又徵諸翁焉甲申之夏員外公持使節過吳門謂續宗曰吾將以便道省吾翁之壽予其有以稱之乎余謝不敏採其實則詞詩載帙矣乃序而歸之

薛文清公從政名言序

序曰學非聖非學也政非王非政也學不自孔子非聖也政不自周公非王也蓋有河圖洛書之旨而後可以言學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言政後世學者顓顓於辭章規規於智力者皆是也而可以言學與政哉而可以言聖與王哉續宗嘗讀薛敬軒集而見其學與政也由程朱而孔子者也由司馬而周公者也夫周公孔子其學與政豈與人異哉亦曰誠而已矣亦曰純而已矣然先王之至德要道學者內聖外王之本不外是也苟舍是焉吾不知其學與政矣續宗守鄱嘗以敬軒讀書要語錄而刻之以與學聖者共久參藩又錄其為政名言以與學王者共非敢言入室亦竊欲升堂而未能也頃見古今論為政者若呂氏之官箴胡氏之緒論非不當於事理至敬軒之語不獨本於王道而實切于日用固今時居官者之藥石也蓋敬軒　國初碩儒也名臣也故所關於見非古不通於今[illegible]不通於當時者比[illegible]之人人悉其聲同里之人人悉其容故一言一動[illegible]不益吾身心者無不中吾當當者是可不取以為學撰也哉於乎不欲學孔則已如欲學孔舍程朱奚以哉不欲學周則已如欲學周舍司馬奚以哉不欲學司馬程朱則已如欲學司馬程朱舍薛文清奚以哉

問水集序

松石劉公函一帙以示續宗曰子知夫水乎子知夫治水乎其要蓋在是矣續宗登拜焉見其粲然而理也錯然而有章也請益焉曰莫難于水之治也自禹以至于今矣予嘗之[illegible]而後知水也而後知治水也故予治水[illegible]也予[illegible]

識之簡端續宗辭不可爲之序曰夫聖莫知舜智莫
如舜猶好問焉神莫知禹智莫如禹猶行所無事焉
顧今事事者不曰我能是也則曰我既已知之矣是
之謂自用自用則小是之謂自畫自畫則止嘉靖十
有三年漕河壅　天子起公于家仍公御史中丞
敕總水若曰地平天成惟都御史某其績四月公至
濟兢兢焉惟不勝　天子之簡命是懼既而有見則
讙然曰每事問吾得之孔子不耻下問吾得之孔文
子于是西問于梁焉河若何塞也汴若何隄也淤若
何疏也東問於魯焉汶若何導也泉若何引也南問
於徐焉淮若何匯也湖若何瀦也北問於齊焉白若

何濬也衛若何淺也而又問諸縉紳焉於諸勞心罔
不懃懃焉而又問諸閭閻焉於諸勞力罔不懇懇焉
既而有得則喟然曰舜之所以爲聖禹之所以爲神
者此也不本諸此繫吾聞之先正云莫於水爭合
其言也故開可復也是可爲也吾爲之河不可引也
是不可爲也吾弗爲之矣不逾年而告厥績
天子嘉其成陟公司空若曰是水也是都御史其所
克襄也而公之賢簡在　帝心矣公暇乃爲是集集
凡三卷其論莫不切于水詳於治焉是故於河原其
端焉於淮達其委焉於治河察其趨焉於防河審其
向焉於諸泉輯其出焉於諸河理其入焉於諸湖攉

其瀦焉於諸閘酌其積焉於諸洪詳其辟焉其諸告
文其以至誠敬於其神焉其諸奏議其以至智忠於
其事焉於乎休哉公楚人也蓋嘗俯視洞庭矣灝灝
淵泓受有定區也知湖斯知河矣蓋嘗旁觀揚子矣
瀰瀰奔騰行有定壑也知江斯知河矣是故引大河
辟之雨驟雨田被其沃者什四禾被其衝者什六積
小河辟之雨細雨沃及田者什八沃不及田者什二
知此則知公矣公學爲舜禹而取諸人成諸已以報
諸　天子者此也此不可及矣　天子晉公司馬
敕總戎務三邊有以哉敬以是復於公

毅菴奏議序

大諫大夫　君之聖臣之良天下之治乎係焉故國
家立諫垣建諫官有不容一日闕一時緩者蓋君相
興　天子討可否諫臣與　天子熟可否其責若
也故　國朝建六科京師留六科南都不以爲多京
師六科言之南都六科言之不以爲重汲省左丞毅
菴孫公官南京吏科時過　毅皇臨御於時人弗
獲皆諫諫弗獲皆行蓋有以諫獲罪者矣公毅然曰
吾諫官也諫吾分也於斯弗諫奚以諫議爲哉故公
奏疏無上有爲公惜者有爲公危者而公獨暢然故
朝野稱公留都惟公留都太宰喬公而下咨公者必
首公而下長公而公幾則氣節赫赫于江左贊宗袞

於司封從公後得目擊焉然嘗者公之諫至明年佐
辯義利別君子小人而本之於誠是故於
毅皇巡幸必規　郊祀必箴　視朝必論　迴鑾必
諍至伏門而不少屈貴如彭王必揚姦如彬鄉必發
忠如孫許必旌逆如劉李必誅迂如佛事必闢弗如
皇店必釐其氣侃侃其言諤諤
毅皇時采納焉公其　昭代之汲黯哉於　今上必
欲培　聖德隆　聖治必欲建中興之業闢再造之
基必欲天下之賢之皆舉天下之不肖之皆絀其氣
浩浩其言謇謇　上皆俞行之公其　昭代之陸贄
哉是公之諫非王莫陳非義莫上非君子莫進非小

人莫退也其幾乎誠而動矣使其言皆行其功豈在
宰相下哉於乎居諫職難居　先朝諫職尤難因諫
而不畏權奸難權奸因諫而以危言動公而公不爲
動尤難上不負所養下不負所學天下方冀
上用公而公遷拜矣旣公參知於蕃兵備於清而其
直氣益勵尋遭權詭復螫　詔徵論遷吏而公不少
貶繼復憲使遷左丞復遊於南都莫齊大梁而其直
氣益充蓋伯不雜王利不干義而僞不矯誠其君子
哉去歲秋續宗補叶汲有後從公見是集也曰予所
目擊者也能無言乎續宗以道義交公有年至於是
集也能已於言乎是集係公昔南垣奏議予故曰諫
垣奏議而復序之未簡云

送廣臺按察使蔣先生序

序曰天地長養萬物然必擊之以雷霆肅之以霜雪
而後成歲　王者法天以建官修政然必於內立憲
臺以糾庶物立刑臺以肅庶務於外立行臺以察庶
政而後成治是故朝政修明矣有御史大夫而後百
寮肅有大司寇而後百度貞藩垣策樹矣有按察使
而後庶績熙是歲升省左參政雙橋蔣公遷拜廣臺
按察使酌酒以別汲臺諸君子曰吾從事夏官矣其
政軍旅耳吾從事郡守矣其政牧守耳吾從事藩服
矣其政旬宣耳吾行矣其何以肅政而何以提刑汲

臺諸君子洗爵而酌蔣公曰刑非王者所先也然非
刑無以齊齊若刑其取諸司寇法非王者所上也然
非法無以執執若法其取諸司憲擊殺非王者所忍
也然非擊非殺無以成成若物其取諸天地故御史
臺立　天子之傍以糾察百工大司寇掌
天子之刑以振肅庶府　天子曰可赦御史矣曰不
可赦　天子曰不可眚大司寇曰可眚而其體赫赫
焉按察使觀風於行部秉憲於外臺郡若縣以下諸
凡不法惟按察使是持守若令以下諸凡法不法惟
按察使是執執可戮執可宥咸報之　天子
天子令司寇執朝綱於上諸按察公憲紀於下而其

風凛凛也予惟嶨橋公以名進士两拜車駕出選武選督馬而馬出監察而察膽嶨選而選直抑權而權亟至于今炳炳焉斯不可按察予繼守嶨鄰郡農桑由庠序絶而直明權量平訴訟惜財用罷興作郡人爲作守嚴傳以頌公焉謂公無媿范仲淹又謂不媿桐江水玉泉中丞以公爲著感斯不可按察予既祭知汲省御諸官屬惟其正督諸財賦惟其時節諸儀制惟其度飭諸軍旅惟其軌斷諸訟獄惟其情統制劉公以爲得祭知之旨撫綏簡公以爲盡分守之美咸首薦焉斯不可按察予吾知莊廣之日諸不法吏皆將望風解印綬去他日立　朝掌刑固端本於玆

也夫天地以秋冬肅殺然十月陽復至日陽生未始不熙熙於物也倘於刑罰能稽之空虛不用之地則刑措刑措則民康民康則世泰斯按察不法諸天地也歟於是洗盞更酌既盡觴嶨橋子乃别

河汾樂育詩序

中川陳先生泰
勅督學三晉之明年諸士子抱藝領薦者彬彬相望其諸異乎平時之爲舉子者諸大夫士曰陳先生之爲之也明年諸士子挾策登科者翩翩相躡其諸異乎平時之爲進士者諸公卿大夫曰陳先生之爲之也陳先生以侍御史督學畿內畿內諸士子翕然進德修業也有周南之風焉選按察副使督學晉中晉中諸士子裒然考德問業也有召南之化焉故畿內諸士子事先生如董仲舒晉中諸士子事先生如王通而先生之聲教洋洋乎宇內矣先生遂寧人也正德初予守潼川識先生于席文襄公之門予師視文襄公而友視先生見先生行必道程朱言必道周孔粹然如金玉燁然如日星時砥勵焉督學大庾劉先生問蜀士子予首以陳子學對劉先生漫應之既而喟然謂予曰蜀士子固未有若陳子學者未幾中川子以詩發解登進士改翰林吉士　朝野諸縉紳曰蜀士子固未有若陳先生者學本諸程朱道本諸周

孔而治本諸堯舜予友所從事也予愧乎其爲友也畿內士子予不能盡識予在晉中見晉士子紳[illegible]若王伯起若李子价文物濟濟焉馴雅若孔汝錫若郭允新文彩侁侁焉或舉解元或進士及第或魁禮闈或論書中秋海隅稱文焉　朝宁稱才焉諸公卿大夫士曰陳先生之爲之也而陳先生亦有不得而辭焉者矣先是伯起汝錫諸君子親見陳先生之樂育有仲舒之正有通之中自不容已於有言乃各賦詩若干首賦若干首歌若干首以詠歎而鋪張之或擬諸漢魏或擬諸晉宋齊梁或擬諸唐而原之風雅或擬諸濂洛或擬諸蘇胡而原之河汾煥煥乎是褎而

王業也謂予嘗友陳先生而又同官晉俟一言以
弁諸首簡嗟乎予何人也而何言也而可以先諸君
子也陳先生今爲按察使提刑山東

王伯起名應期　李子价名維藩
孔汝錫名天胤　郭允新名鋆

東巡錄序

晉多詩人唐王勃宋之問柳宗元其最著者太行義
義黃河瀰瀰風氣融會山川秀結人物之出因宜先
後侁侁焉　明興教化丕洽文物聿昌邇者禮闈多
彥大廷高第文學之士遠近相望沁陽張侍御鳴南
其最著者其爲詩古體祖漢近體宗唐然每屬文舉
筆累數千言若不經思而思自雋逸有聲于晉誦習
既充涵泳亦暢固宜所至翩翩也初侍御較藝南宮
學士明山先生首取之曰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
也已而聞譽琤琤天下皆以學士爲知人既奉
命監察河東風裁凜凜所至有作有西巡錄感時愛
國有志于杜工部繼監察齊魯風教肅肅所至有作
有東巡錄觸物興懷有志于李謫僊大篇泱泱短章
寂寂可歌而可詠一日與論古今而及詩焉曰古體
其惟漢魏漢其惟李少卿魏其惟曹子建近體其惟
唐唐其惟太白其惟子美予曰然然皆原於離騷而
本於風雅侍御曰然侍御於漢魏於唐沉潛充暢
有得焉故見高而識遠故所作類皆爾雅雄厚可
倡而三嘆予不知詩敢因漳源子之集而述之與諸
同志者訂焉

山東鄉舉同年錄序

嘉靖丁酉之秋東藩鄉舉既得士矣既宴鹿鳴矣明
日諸舉子就予見之予見諸舉子衣冠楚楚文采翩
翩有若閒閒者焉有若偲偲者焉有若行行者焉侃
而嘆曰其青兗之英而海岱之秀乎明日堪李侍御
賀曰奮與諸舉子其皆賢能矣哉侍御曰公善觀人
矣公見其文乎爻象粲如也典謨渾如也風雅渙如
也斷按炳如也儀文斐如也而非經不出焉非儒不
入焉予作而嘆曰其洙泗之遺而鄒嶧之餘乎諸藩
臬及諸文學白侍御之言不誣也經出於帝本於王
也書原於孔由於思因於孟也論暢於曹也策達於
董也故求其人當觀其文也故求其心當觀其言也
然則諸舉子不既賢能矣哉又明日諸舉子會於大
明之湖別長幼焉以名予予惟諸舉子其同浴於沂
乎其同風於舞雩乎其同侍於川上乎其同隨於東
山乎要之其三千人同趨而七十子同造者乎茲捷
是舉聲之優游聖域焉其同升於堂乎明歲復校南
宮而對大廷聲之摳趨聖門焉其同入於室乎然進
以文掄才矣而聞道不與也庶以乎序至而造道

不與也升歟堂盍觀百官之富乎入歟室盍觀室家之美乎由是而獨用焉則冉子之從政顏子之爲邦皆諸舉子所有事也蓋必如是斯不負七十子蓋必如是斯不負孔子同底於成不以長幼也同造其極不以先後也則顏子之沉潛曾子之篤信皆諸舉子所有事也然諸舉子能克所至也其有得於時乎其有得於中乎其有得於正乎其有得於約乎其有得於敬與和乎持此以往易以準天地書以承帝王詩以風家國春秋以尊君父禮樂以動鬼神而其用大矣諸舉子勉哉

西玄詩集序

雅之文肇于伏羲紹于文武周公彰[illegible]流也逮秦焚坑文獻淪喪至宋而有張子西銘文雅續焉三百篇多出此會漢蘇李變爲五言唐李杜加以七言雖非風雅頌之基然亦賦比興之階也漢詩曰蘇李唐詩曰李杜觸物興懷出辭入雅不媿三百篇雅之文不有餘事乎　明興先進文質彬彬尚矣弘治間李按察夢陽謂詩必宗少陵康殿撰海謂文必祖馬遷天下學士大夫多從之士類靡然而獻吉德涵因得罪世之君子矣時則有若王太史九思張民部鳳翔段翰檢炅馬太卿理呂宗伯柟韓中丞邦奇參伯邦靖王翰檢元正南郡守大吉劉憲使儲秀馬太史汝驥許中丞宗魯王大參憲福何中丞棟張比部治道李僉憲宗樞王宮諭用賓呂郡守□趙兵部時春孫羽士一元質與李康同趣雖言人人殊而其歸則還與甫也因文達道豈無意於十翼大疇二南三弔五王乎若纘宗亦竊有志焉而未能也而伯循仲木尤加意於橫渠之業雖未敢與天下學士大夫譚文然自西方學者觀之不謂之雅音乎故雅之學得稱于弘治正德間也仲房自南銀臺寄一帙曰西玄集視予濟上予觀之殆雅也一日視幼通幼通曰固雅文也風格韻致要不出於少陵自爲秦中一詩品焉豈鎬諸君子或以纘宗之言爲然也

王履吉文集序

文無論世代遠近人士先後惟雅爲至二典三謨詞旨渾噩三百篇意興敦厚其至矣哉先秦郁郁西漢渢渢亡媿於三代後之工詩文者代趨奇與人務艱深而文不秦漢若至纘宗前守吳課士而見王子履吉作而歎曰江左有奇士若是是不可追軼秦漢乎而吳大夫士謂纘宗曰吾吳有大雅士子得之乎曰得之矣信乎其才不下徐昌穀盧侍御來校士纘宗謁曰吾吳有大雅士公得之乎曰得之矣信乎其致不道高季迪然履吉以文行重江左蓋自弱冠至於今矣纘宗與之友也益見其文渾類賈傳類政賦類

原缺第二十七葉

吾田間所得者也其名爲田間集或以視纘宗纘宗喟然歎曰先生果止於田間耶

聖天子方下令甄諸遺賢逸士先生果止於田間耶齊西有王國子純甫穆太常伯潛纘宗方舉之天子天子行將用之也先生奚以田間爲哉今觀先生之詩曰清新猶夫銓部也曰雄渾猶夫留都也曰高逸猶夫行臺以之華國風世有餘響焉奚以田間爲哉與其吟咏以樂行窩孰若吟咏以嗣清廟與其述作以華故閭孰若述作以鳴大廷華泉先生已矣繼華泉而嗣大雅於時是在先生奚以田間爲哉宗伯中丞方翊治 明時爲時聞

人固甲戌甲科也先生獨吟咏於田間豈其然哉纘宗不知詩及見先生是集往昔追隨司徒酬倡之興復萌而其力未能也敢以請于先生

送戶部郎高君序 以下俱舊作

序曰纘宗於高君也始而恪終而篤高君於纘宗也淺而微深而規今且廿年矣夫君子之相與也分也匪恪曷持匪篤曷敦匪微曷啓匪規曷迪夫是之謂交誼夫是之謂友道然纘宗於高君交既久知亦深矣是故初見於隴州曰雅而博又見於建平曰嚴而直繼又見於湖南曰詳而惠茲又見於蘇州曰敏而勤夫雅則淳博則通是故隴州之教足以興廢則公直則敬是故建平之治足以宣詳則察惠則仁是故湖南之事足以立敏則濟勤則集是故姑蘇之政足以達高君於隴州爲博士是故教興而人才出於建平爲令尹是故治行而百姓服於湖南以司徒郎督儲是故事理而 王命敷於蘇以司徒大夫榷稅是故政達而 王事集君子之用世隨寓而適夫豈苟焉而已哉纘宗守蘇二年餘矣地未及辟而賦日煩民未及安而役日衆是故勤勤於詩書而教未敷兢兢於禮樂而治未浹此高君所躬覩而隱憂焉者夫君行矣君司徒之屬也司徒爲 天子握民命敦化理關石低昂天下重輕蘇爲東南首郡而賦煩役衆

教尼治陋乃如此爲之父母者求所以鍼之砭之而莫得其方乃如此纘宗寧無媿於君之規儆矣乎又寧無媿於君之才達矣乎然吾 君吾相必有所以起之者矣高君急於愛民而篤於信友者是必能悅其言請以爲使歸之獻

登峨山詩後序

海內名山以千數蜀最勝蜀名山以百數嘉最勝嘉名山以十數峨眉最勝眉不甚奇近視之雄莫加焉遠視之秀莫加焉然地紆路僻登游者尠嘉靖壬辰蜀方伯黃君行部至嘉慨於夙夢因登焉乃瞻乃眺乃佚乃遊于洞于池于臺于石于泉于谷于崖于峰

下于橋于木于花于雨于晴咸有述作才三日即
裒詩七十首盡得其雄與秀焉猗歟奇哉三復之直
巔巔巇巇恍若躋乎山之巔焉漫漫恭恭儼若循乎山
之麓焉窅窅決決浩若探乎山之椒焉飄飄然其上灑
然其下兀然其中其時不知孰為公孰為山矣而群
鳥嬉嬉衆花粲粲有助於公公之諸什古體渢渢近
體翩翩有助於山猗歟奇哉是故山以詩重亦以人
重壯遊長吟古今創見故登高眺遠不獨是遊是遊
最勝絺章摘句不獨是編是編最勝則山於公為遭
公於山亦為遇故天下名山凡得遇公者皆幸也然
攷之於夢如素有約徵之於山如舊相識夫豈偶然
哉先是纘宗自史局謫判嘉州嘗對是山未及登也

今獲是集反覆吟味有不俟於登矣纘宗前在晉於
公爲寮友又嘗以文字交公公是集不容不綴數言
於末簡也公濟南人少入內翰讀中秘書今為泰左
丞云

送江西少參戴先生序

初西明戴子自刑部郎拜蜀臺僉憲用過吳門纘宗
時守吳就見之問所以僉蜀之道曰蜀險而順其諸
君子其以文翁之化化之其諸小人其以武侯之治
治之將報政以直道以忤當路數年以薦復上謁天
官改汴臺纘宗時寓京師就見之問所以僉汴以
道曰汲中州也其陝以東其以召公之政域之其陝
以西其以周公之禮囿之將奏績乃拜江藩參議汲
藩左丞孫子汲臺廉訪李子暨藩臬諸君子與纘宗
謀所以贈戴子者纘宗曰參議也者初參知藩服幾
分守要會後又有專督　國儲者而其　制非初矣
然靖共厥職以報稱一也戴子督儲江藩江巨藩也
其以僉臺者經畫之無餘蘊矣毅菴子曰古賦輕今
賦重古征緩今征急古輸易今輸難古用省今用費
戴子將師古乎將從今乎將酌古今以征輸乎臺南
子曰有是田乃有是賦然不在官則在民在民未必
為不足在官未必為有餘故損下益上為損損上益

下為益戴子將損乎將益乎將損益于上下乎戴子
再拜曰謝矣然取賦于田無難平而已矣征賦于民
無難簡而已矣輸賦于國無難信而已矣用賦于官
無難節而已矣平則不黷簡則不侈信則不忒節則
不淫而　國裕矣考之官蹟有周子以司牧有朱子
以司教吾法焉諸君子曰儲斯倫矣民斯阜矣戴子
其聞於參江藩哉因書以贈戴子

兩河序

濠有兩河先生結廬乎河湄林木鬱鬱禽鳥嚶嚶門
墻疊疊乎幾灌灌而東水呂水縹緲而來迤邐而至
未合湍迴既合波激大別低昂九仙揖讓城邑臨眺

朴壙盤錯先生讀書其中煥乎文成淵乎道光匪曰樂水實則觀瀾一時學者竊仰止焉夫河者下也河哉河哉何取於河哉河不有流乎其出滑滑其行混混其進湯湯其放瀰瀰天光皎潔雲章瑩澈浴鳥嬉恬游魚優逸其流不既文乎蓋地之文莫大於河焉先生涵貫經傳發為文章騷雅春容篇什雋永不有得於河乎河不有澤乎小以之沃大為之浸近豈百畝遠且千里瀰溢盈科淳滀動野仰稽咸濟津梁畢通其澤不大有利乎蓋地之利莫要於河焉先生宰邑循良立臺貞白湖湘政達泰雕鬱流海宇澄清山嶽震撼不有得於河乎河不有歸宿乎淮以為匯海

以為谿細大不捐晝夜不舍瀾瀾滔天汪汪浴日遂島乃安開死是隄蛟龍脅起雲雨沛興天地混茫日月涵冥其歸宿不以太虛為至乎蓋道之察乎地也莫察於河焉先生望洋海天咏道聖涯伊洛為淵洙泗為委海以為量天同其壞不有得於河乎然豫有伊洛而程子出濠有渠呂而胡子出程子出而伊洛亶胡子出而渠呂長河得於先生者亦豈小哉故伊洛入于河以達於海渠呂入於淮以達於河其源殊其流一也其流殊其源一也是故有取於河焉胡子霍人也家九仙之險七世矣[illegible]河流縈帶先生祭進士[illegible]

焉夫伊洛遠矣明道遠矣其流伊川揚其波徑往於而遡洙泗其源不既弘乎是固胡子之趣也

郡大夫黃侯望雲圖序

郡侯鉛山黃公頃自姑孰推遷守吾秦將三載毋見其思若有所繫纘宗感而請焉侯曰知我者其子也邪吾有母白母在堂吾不能違官以養吾母吾何以寢食吾以險阻不能奉吾母之任以就吾養吾何以寢食吾自越來秦踰江踰淮吾母倚杖而立吾捧檄而行吾能恝然乎吾自秦望越歷梁歷吳吾母居東海之南吾居西海之北吾能不惘然乎吾三載於茲情莫陳也賴子而知知我者非子也邪纘宗拜手稽

首曰仁哉侯也昔人迴車九折之坂不失為忠臣驅車九折之坂不失為孝子而望雲太行者於君命不辱於親闈不遺英聲勁節矗矗與太行爭高侯也曰欲歸養其親不省於王陽曰欲迎養其親不召於王尊仁哉侯也是故治吾秦以孝而吾秦治有仁厚之風焉侯嘗望雲姑孰矣遠庭闈而去鉛山不知其幾千里也侯朝出而望之鶩湖之巔有雲郁郁侯曰吾親倚戶徘徊當其下矣吾行千里毋氏劬勞吾不執中乎於時救水之情切而郡佐之榮略至茲望雲秦亭也遠庭闈而去鉛山不知其幾萬里也侯晨起而望之葛仙之阿有雲靄靄侯曰吾親藥杖偃將嘗貴

下矣吾行萬里母氏聖善吾方寸不亂乎於時扳輿之心切而郡侯之榮微夫仁哉侯也是故昔秦士感而序序頌民感而閒歌謠上下以仁孝應不負於狄仁傑仁哉侯也吾聞侯佐姑孰平反之聲藉藉姑孰之人頌侯如神明太孺人見之爲之改容侯不善事其親乎茲守吾秦內涵撫字而外施循良譽史錄而與之薦之天水之人仰侯如時雨太孺人聞之爲之解顏侯不善悅其親乎太孺人去歲之秋壽登七袠童顏兒齒望之如仙然貞一莫如母慈惠莫如母母將百歲期頤不但已也侯之樂不有餘年乎侯以姑孰秦最得　封母爲太孺人太孺人坐於堂侯拜於

階袍帔翩翩冠裳洸洸而侯守郡政成行將　召拜崇階峻級進秩加封不但已也侯之樂不有餘地乎侯何思侯再拜曰寔其然哉

賀中憲公碧洲先生壽八十序

四明有大人先生曰中憲公姓陸氏弘治間以易爲浙東學者師浙東學者咸尊爲碧洲先生云舉進士仕爲侍御史按察副使致其事於鄉餘二十年以子鈳　封中憲大夫學者遂稱爲中憲公云中憲公爲御史按閩越閩越戴公如神明按齊魯齊魯仰公如衡鑑取士得穆學士諸君子皆一代名儒選舉而得人莫如中憲公云今稱閩粵士必兆羊謂稱齊魯舉子必先甲子科云其子曰鈳今爲湖藩右布政使曰銓今爲汴藩右參政曰鉞以太史官爲詹事提學副使外昔受易於中憲公四明多名士前有諸楊今有諸陸云今歲冬中憲公壽八十恭人壽七十石樓子自湖南得以事至鄞將觴焉石溪子不得以事至鄞將自汝致觴於公而屬言于某方徵宗曰知吾大人者子也子盍言以爲開壽人惟有立德德立而百世不能忘古今稱泰伯爲至德自泰伯至于今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泰伯之德巍巍然亘天地中憲公蓄德巖巖仕作德焉隱作則焉而伯子之康阜仲子之藩翰叔子之教育又復磊磊中憲公德立于今傳于百

世與會稽同其高其亭台者之社宜哉人惟有立功功立而百世不能異古今稱周公有大勳于王室自周公至于今不知幾千百年也而周公之功顯顯然齊日月中憲公官蹟炳炳內臺稱直焉外臺稱潔焉而方伯之經國參伯之阜民憲使之作士又復奕奕中憲公功立于今垂千百世與甬水同其長其孳耋耋之域宜哉人惟有立言古今稱孔子爲萬代師自孔子至于今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孔子之言家傳而戶習焉中憲公文譽燁燁取士而元凱收課子而俊髦出伯子舉文魁文武尖兆奕仲子舉禮闈校士閩中文武天下矣叔子進士及第拜太史文明天下

矣中憲公之言者于家而奎壁暉著于國而虎鳳躍則夫百歲期頤也不有餘慶哉於戲德立於百年百年頌其厚壽莫如德矣功立於百年百年仰其高壽莫如功矣言立於百年百年嗣其美壽莫如言矣然則中憲公之壽其諸異乎人之壽矣敢以是祝公公將洩洩然而怡融融然而樂也石溪子屬諸使者遂以是獻公云若夫明山毓秀鄞海孕靈萃于一門固浙東之瑞徵也奚俟乎頌若夫椿萱偕茂蘭桂聯芳鍾於一時固陸氏之嘉慶也奚俟乎祝

同寅録序

夫同不可以易言也一心志斯謂之同德合軌度斯

謂之同道均被施斯謂之同仁同可以易言哉理欲同行者也故爲之同也或出焉或入焉其相去不啻千里故於友道有公私焉世之人不求異而離焉則求合而流焉者皆是也故於世道有隆替焉嗟乎同之義豈若是哉攷之古人周召以化高陽氏高辛氏以才伊傅以勳顏閔冉以德其趨殊其揆一也是故未嘗不異也而非離矣未始不合也而非比矣知此而爲仁而爲公而爲隆豈非吾人之所當同者哉續宗獲從户部諸君子之後竊見諸君子人殊而志合有不可間然者因録之將以求同於諸君子張子正見而刻之胡全之既題其端矣續宗乃復贅是於後庶將以求正於諸君子

送貴臺按察使林先生序

順齋先生莆田林子自汲藩參政遷貴臺按察使將之任左丞孫子問所以贈言於續宗續宗循墻而走歷階而升乃再拜而進曰續宗嘗友林子而聞其順之義矣茲長憲外臺也舍順奚以哉林子曰唯唯夫順和也從也故心得其理則順言得其倫則順行得其道則順事得其序則順物得其情則順順則豫豫則動罔弗應順則裕裕則動罔弗容蓋天以順行地以順應日月以順代明四時以順錯行山川以順流峙百姓以順太和萬物以順咸若而順之道盡矣是

故堯順於治民舜順於事親禹順於治水夔順於作樂周公順於制禮然和積于中而體斯順和洽于外而物斯順否則乖矣逆矣悖矣故天地弗順弗位也故萬物弗順弗育也順之時義大矣哉林子取順以名齋蓋深有得於順之蘊而動罔弗和罔弗從矣是順也是和之道也林子嘗守巴陵矣順以牧民不二載而民就綏墨順斯應矣嘗歷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矣順以理財不五載而吏就矩度順斯暢矣嘗參蜀藩而昆贊矣順以體國而常賦均焉大江平焉既大參汴藩而旬宣也閭閻寧偃焉郡縣風從焉而順斯沛矣林子不有得於順之用乎茲秉憲貴臺也夫

鳥鼠山人小集卷之十三

鄉進士孫都采述作

鄉進士歷下徐承祖

國子生東萊丘作　校編

記

翟公堤記

記曰翟尹有功於堤故以翟名堤歲久堤決堤人築之又從而塍之不歆恩翟尹也然築之者非堤人也林郡丞何郡倅董縣令也林何董不歆堤人有恩翟尹也皆堤人以築之又從而記之夫太湖之民賴於堤者衆也始有是堤也民獲以生其澤溥矣繼有是堤也民獲以甦其流長矣翟也有功於堤林也何也董也有功於翟塍之是也記之亦是也翟曰居仁沛人元尹也林曰有祿莆田人何曰景暘信陽人董曰昌歷城人天水胡纘宗世甫記

存存堂記

桐城學宮之後有堂焉敞而閎邃而邃虛而明洞而靜君子坐是堂焉閽閽者侍侃侃者進使使者立行行者升望此者不敢放止此者不敢失守此者不敢離去此者不敢呰而堂不虛矣沂水張稷謙氏為是堂以主是學其有心哉學譬諸身也明倫之堂譬諸首次也序圍門墻譬諸四體也則是堂譬諸心矣存

存者不於此將焉之也學宏而方其身正矣堂高而
大其背次弘矣序整而樸閣崇而坦門闢而直墻裕
而厚其四體胖矣若是堂之閎之邃之明之靜存存
者不莊而嚴哉夫是之謂心也夫是之謂學也故夫
摳衣者負笈者存存而升存存而侍存存而進存存
而立不亾乎是堂而堂亦不亾乎是人存之而又存
也未敢以爲顏曾而非莊列矣未敢以爲程朱而非
荀揚矣抱道而鳴於時服義而立於世者莫不以爲
出乎是而悖乎道乖乎義則有愧乎是堂望望而去
之謂爲堂中人不可也是堂也有益於桐之諸士子
也近裏著已矣蓋不存乎堂而存乎身不存乎身而

存乎心性之者之學也纘宗登是堂得是義命是名
惕然而有警翕然而有感慈谿沈敬敷氏加修飾焉
因爲之記天水胡纘宗記

阮氏餘慶記

敬皇帝十有二年阮翁章以春秋登進士授大行人
十有三年病青傷其右目十有四年子朝陽亦以春
秋舉爲貢士十有五年試進士不第讀書京師纘宗
亦業春秋因納交子靜子靜者才高志大性聰氣豪
下上古人者也 今上三年子靜試進士復不第而
名殷殷在京師是冬以勞遘疾遂不起二十有六歲
[illegible]人行人哭之慟亦傷其左目子靜既卒遺其妾劉
有娠矣翁欲嫁之劉托人以告翁翁疑之且以養饋
先歸帛便于處劉竟嫁之而翁亦以子靜之故棄其
官以歸嘆曰吾遂已乎吾子與目遂俱失乎聞者莫
不曰翁也明洞篤厚爲鄉傳以身教爲行人不辱君
命固豪傑士也乃使之失子與目乎其夷齊之餓顏
路之厄乎四年劉生子於其繼夫政家計嫁時才四
月耳政貧而劉病乃以兒與其隣富托曰故阮舉人
子也善養之翁至其鄉以子目故日齋沐以告天求
嗣息焉焚香靜坐三年以爲期而又立其翁之子朝
隨以爲後六年麻城人來自京師者言子靜有子矣
翁疑焉七年麻城人來自京師者言子靜有子且長

矣翁稍信之乃思劉之言不誣也八年翁甥之子朝
東夢子靜與語曰女中舉赴京師必歸我遺腹兒子
酉以告翁翁泣曰女眞有子乎女眞有子乎是秋子
酉果發解翁乃遂以遺腹兒托子酉子酉入京師訪
不得其紬帛往遺腹兒而歸十有三年春翁夢三神
人爲翁療目出筒納藥咸如醫人狀而曰果[illegible]覺以
告家人家人曰非三官神邪既七日群女嬉于翁前
幼女在膝以爭果兩手誤披翁兩目目再被傷愈不
敢微啓者七日意傷重矣家人曰試啓之知何翁謝
不能強之忽不知見其家人之手視遂明遍視之目
前者皆見矣出視諸山皆森然[illegible]前鄉里聞者[illegible]

喜喜且賀翁復爲明日人月餘翁復夢群媛擁二童送於其家翁叩之曰一女舉人子也一女子也翁謝而納焉乃遂爲意於遺腹兒十有四年麻城人來自京師者言子靜寔有子其鄰與里無弗知爲阮舉人子者翁乃以貲强走僕隨其人入京師求遺腹兒果遇政政轉求於富乃以遺腹兒歸麻城十有五年春兒至自京師戚屬朋舊咸來視兒髮踈踈然如子靜目盼盼然如子靜動止怡怡然如子靜咸曰豈子靜復出邪何其肖似若是也翁乃以子靜書史筆硏盡以付兒使侍朝隨焉於是遠近聞者疑者什九信者什三而阮氏有餘慶矣於乎大行人目晦而復明子

絶而復嗣亦奇矣君子曰常也翁有德而未大顯有子如子靜而未大著翌靜既父養之亦固故神娶于目苟去其翳而自明矣子靜莫發之氣猶存遺腹兒鍾父之靈璽之玉韞于石光彩　騰射終不能伏而自出矣有是家必衍是慶有是慶必兆是家理也亦數也然則夢中所見維何一身之官也一心之官也一目之官也家人之言非也群婦維何阮氏之諸姒也傳有之此吉之先見者也

安慶名宦祠記

祀之典大矣非有勳德於　國則不得祀非有勳德於民則不得祀然豈徒也將以勸也守有勳德於郡今有勳德於邑所郡邑所得祀矣安慶古皖地也其郡制其邑繁然古今守令以賢稱者先後相望焉大抵地當要衝而今郡又爲繼轄不問其選與否而其人或不輕以授也予讀古今史傳得所謂良守令若干人既而其名後考其實旣集其傳復以其祠於是次第其世代以舉祀焉俾郡人而拜於其守曰是父母我一郡者也是吾一郡所當父母者也邑人而拜於其令曰是父母我一邑者也是吾一邑所當父母者也蒙其惠於當時沾其澤於後世故人之思之也於郡莫不曰我守生我我戴我守無以報我守致其敬以奉我守其惟是祠爾於邑莫不曰我令庇我我

感我令無以報我令寄其敬以享我令其惟是祀爾是故在上足以勸在下足以觀在古足以式在今足以起在善足以誘在惡足以警而其風厚矣然與其祀者必其足稱父母者焉必其足稱循良者焉其或政雖善而德有未孚譽雖隆而實有未愜亦不得與焉而況其下者哉祀之典不大矣乎安慶守令之良而當祀者其守於周爲皖伯於唐爲知獎爲及爲萬福爲珣於宋爲師中爲酢爲蘇於元爲逵其倅於宋爲知微爲倚其師於唐爲鎮周於宋爲德興於元爲闕其佐於元爲宗可爲補化其令於漢爲何朋於晉爲侃於府爲信陵於宋爲服於元爲侶仁爲宗傑爲

[illegible]爲道夫其在　國初其守爲[illegible]德爲[illegible]
[illegible]爲晃爲茂元爲紙其卒爲杈隊其令於桐爲[illegible]
潤於灤爲處義爲慶祥於太湖爲懋於宿松爲哲其
史於郡爲用俊於望江爲夔作於前者炳炳述於後
者疊疊振於古者楚楚繼於今者翼翼於乎宋既盛
哉纘宗立其祠作其主人人而瞻之歲歲而祠之衛
不敢望下風之萬一然實有所觀法不敢放失爾乎
是爲記

安慶鄉賢祠記

安慶鄉賢祠成有問於纘宗者曰皖多賢邪曰皖多
賢皖多名山大川故其生也多忠義多質直是故潛

岳奕奕大龍翩翩盧江委委小孤亭亭武昌淑淑謂
皖爲一都會是矣予聞鄒魯多君子燕趙多感慨士
皖而多賢賢而多忠義多質直諒哉是故於漢有翁
有邑有興於晉有夷有琦有叔度於南宋有子平於
南齊有佟之有昌寓有求有㮚於唐有仲源於宋有
巢有漢卿有日休有琛有高於元有幼學有道夫有
良夫翁邑興何止于漢夷琦度何止于晉平求㮚源
高何止于宋齊始無媿于三代若巢若琛若幼學若
良雖若一節要亦有可取焉何也曰以文化者稱良
以介特者稱廉以孝立者稱孝以恬處者稱默以禮
聞者稱文是不可望鄒魯而駕燕趙也哉其次恬退

於南齊若無若徹名曰三高治郡於梁若敬容稱爲
第一文論於漢若楨於陳若之元於宋若琪翰檢並
鳴又其次於漢若武於晉若進若澄於陳若裔咸有
聲聞亦表表焉不可少也且皆不得與翁邑諸君子
並焉吁亦嚴矣　國朝於桐於懷有六七人焉於潛
於望有四五人焉於與於松有二三人焉固皆一代
之豪也然源源而續固未有既也何也曰仕不媿於
翁邑隱不媿於夷琦而孝不媿於源節不媿於高不
亦濟濟焉可稱哉夫人以地靈地以人顯故昌黎以
韓重廬陵以歐重皖不以翁夷諸子昌大哉嗣是
而興起者道德偲偲詩禮亹亹先後相望非文不以

仕非杜不以學不於衛岳廬江大龍小孤重有宗耀
也哉是故纘宗也既立其祠又紀其實使百代而下
聞諸君子之風咸有所觀感焉

表大節韓公墓記

夫是墓没於民間久矣纘宗謀諸鄉大夫士訪諸父
老既踰歲廉而得之因以其隙地與易焉既又踰歲
懼其復没也表而識之使復其故焉夫公之大節直
與天地宇宙相爲悠久辟之晨光夜氣照耀今古自
不能遏抑何患其復没也然樵者思薪牧者思芻官
家不問父老不傳又安知其不復失邪故不得不封
以示永久矣是墓也其前有堂三楹其後有寢三楹

其左有合二楹其廣四丈有五尺其深一十有七丈有五尺

安慶二忠祠記

按史宋高宗朝孫知微氏爲舒州通判於時淮賊劉忠犯蘄州韓世清逆戰之遂薄舒州知微繕城郭治甲兵力與之抗久而不下援兵不至賊入舒知微被執執不屈忠怒臠而食之贊曰難乎其爲知微也必欲折盜之氣克乎其體不知有其身矣肯以一執屈邪千載之下爲之侃侃顯帝朝夏椅氏爲安慶府通判於時元兵在江州知府事元帥范文虎遣人以酒饌迎元兵且謂伯顏速來欲降伯顏乃使阿术以冊

師先至文虎以城降椅義不屈仰藥死贊曰於戲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椅也其從容就義者邪當其時守降矣城與其人降矣椅也見苟不睭不死可也乃獨不爲不義生剛大之氣不亦克塞天地也哉纘宗於二公既爲之傳矣既祀之名宦矣文於郡北郭復因其隙地而爲是祠焉夫元余闕韓建亦嘗以守節死皖人重其人而奉之而不知孫夏之死知微視闕建巳難椅視闕建尤難舒人知有余韓而已矣而况孫夏死宋余韓死元哉然余韓皆別有祠孫夏闕故復創此使皖人知所崇重且以見皖中忠義之不獨余韓爾矣

安慶烈夫人祠記

嗟夫忠宣余公之當死也公有爵位於元矣有名行於元矣不必叩公而知其必死也若蔣氏夫人身無所係世無所要不敢異其必死者而必死焉難乎其爲死矣而况夫人女子也非若余公飭行修文策名屬節也而能死焉此不亦難哉竊惟夫人必曰元帥不爲不義屈而死妾寧爲不義生邪元帥死而妾生非元帥婦矣故從容與元帥以必死訣元帥亦知其必不生於是元帥墮池夫人隮井忠臣烈婦辟之景星卿雲兩相照耀當時後世嗟痛欣感歷千百代而一致安慶之滸青陽之墟不均有榮耀也哉是故皖

人稱其池曰盡忠池稱其井曰盡節井稱余廷心曰忠宣公稱蔣氏曰烈夫人云忠宣公　國有祠祀矣夫人闕焉一日纘宗往拜忠宣之墓嘆曰夫人之節不異於公夫何可無祀也國子雷生雨客江威若干人進曰誠如公言夫人猶忠宣也夫何可無祀也願爲創祠使與余公并享焉予重其義而諾之乃於忠宣墓左爲作烈夫人祠云按史維時與夫人同死者有妾耶卜氏耶律氏有男德臣有女福童然則余氏一門有忠臣有烈婦有哥男有貞女矣而郡守韓公之家亦云皆遇害韓夫人要亦不媿於余夫人者是固不可以不紀也併紀之

安慶列女祠記

甚矣天地之正氣不偶也世之賢相良臣淑人吉士固不可多得而忠臣義士烈女貞婦又豈能多有哉是故景星卿雲世所爭覩不嘗有也皖中宋黄氏女以不欲更許聘刺目死元王氏以求夫屍不得陳氏以不欲更許配 國朝王氏以哭夫不食姚氏以欲殉夫乃沐浴衰經皆自經死於乎此豈非間世之正氣所鍾哉嗟乎人孰不死也列女之死其諸異乎人之死矣夫死不難得死之正爲難死之正不難遇事之變而死以正爲難如列女之生也固未嘗服詩書說禮義如吾男子也一旦臨事之變而能以節輕乎

其生斯不異於人哉斯不難哉而況其死也內不迫於父母外不脅於賊可以死可以不死也而必死焉斯不異於人哉斯不難哉斯豈非天地正氣耿耿在人不可遏抑者哉嗟乎皆死也而列女之死爲重與夫人之死爲死列女之死爲不死矣死而不死於死何憾焉是故逢于不媿乎爲臣申胥不媿乎爲子伯壽不媿乎爲兄弟而黄王陳姚不媿乎爲女千載而下不與日星爭耀河山爭靈邪吾聞之董太史曰世之男子以畏一死失身者衆矣況女子乎語云從容就義難若姚貞婦之死可謂能其所難矣吾於西[illegible][illegible]雲嶽宗守皖之明年當即皖江之滸爲創列女祠列祀諸女使與諸名宦鄉賢並焉創之日皖中諸女聞之莫不惕然而有感於乎是不可風邪

新築嘉興海塘記

浙西之地惜湖捍海之利以千計海塘爲急樹石培土在在爲力其工以萬計海塘爲大風猛潮嚙不勝衝嚙近海之濱難築而善崩者以百計海塘爲切塘無壞浙以西無海患塘不葺江以南且患海況浙哉夫其功其創也自顧尹沭始其工頗力其修也或十載或五載迄至于今獨稱楊郡丞冠其工頗固嗣是而修築者不惟不固且不力有司病焉是歲七八月之間風潮倍于昔塘之決亦倍于昔郡大夫蕭君有

憂焉於是具狀以上于大司空 宮保李公李公曰盍亟圖之於是具狀以上于司空大夫林公林公曰吾事也既而李公下其狀於林君林君移其狀於蕭君蕭君又下其狀於諸縣令諸縣令曰是惟在我蕭君蕭君曰是惟在我李公林君三公讓合而凡築之難易工之多寡力之重輕咸如度於是林公館于其地蕭公往來于其途取財於郡帑傭卒於邑里伐石於太湖負土於草蕩散工而發之列卒而築之分官而蒞之塘高若干丈自下以七尺無弗堅者塘長若干丈自東以西丈無弗實者塘濶若干丈自內以外寸無弗容者一木一石其度其畫其堅其實其容無

弗經林公者一丁一卒其趨其赴其聲其築其瘁無
弗出蕭公者經始於九月之初落成於十有一月之
既而塘告完夫皆勞瘁於塘也而司空大夫之功為
鼎皆經畫於塘也而郡大夫之功為衆於是塘之民
遠者近者老者少者咸曰築塘屢矣是舉也不迫不
遽其固哉築塘久矣是舉也不既不殿其逮哉築塘
備矣是舉也不輟不複其逸哉築塘靡矣是舉也不
煩不累其約哉塘以外屹如巍如風潮之激雖巨而
塘足以任之矣塘以內膴如奧如高者畦低者田近
者窳遠者樹耕者不溺沃者不沮於乎其利不既博
哉故塘之父老咸曰水土告平民用乂安盍紀以昭

我李公民力不竭民財不耗而塘獲成盍紀以昭我
林公人人而籌之工工而權之而塘賴以不朽盍紀
以昭我蕭公於是學官輕學生楝堂走告于繼宗繼
宗為撮其要以託之石而慰夫諸父老李公曰充嗣
內江人林公曰文沛長樂人蕭公曰世賢恭和人皆
進士

南京兵部職方司廳壁記

昔在　皇祖定鼎天邑法象周官六曹辨章則有
夏官司馬以本兵柄其屬有四而職方為重即古職
方氏之遺也厥秩有郎中員外郎主事〻列厥職有
城隍軍伍關津烽堠圖本之政控要制虜綜理機宜
以佐司馬之治當是時　玄鉞四出天誅啓行指畫
河山控制陀塞贊謨　宸幄折衝萬里則職方氏之
功傳焉逮我　文皇徙鼎于北保釐之任委于司
馬內之慎茲防練軍實壯國容固王畿外之奠方域
辨華夷統膺揚張形勢則職方氏之寄隆焉故職方
氏得其人則司馬可以坐而籌天下[illegible]矣司馬得
其人則　天子可以憑玉几按方輿[illegible]無南顧之
憂矣　列聖承承百有五六十載江[illegible]不波王軌
齊同卷甲韜戈三垂晏然以弼我文命躋于日月繫
職方氏有裨焉是故非果毅諳練文經武緯恢閎博
大鎮重凝謐者弗以膺茲而功名揚于　國朝慶澤

流于南服職方得人於斯為盛矣邇者逆濠作孽[illegible]
方繹騷石頭震巖不震不驚異楚錯壞恃以無[illegible]
矛樹纛坐而救之于時職方氏則有林君志道方[illegible]
時舉規恢協贊克壯其猷司馬喬公視如左右手[illegible]
之俘馘獻功以正天刑二三君子之力不可誣也職
方氏之重輕端可知已然自建署以來未嘗紀前人
名氏嘉靖癸未四明華君仁卿繼掌茲職謂已卯之
變纘宗承乏守土所躬覩也是知職方氏之重輕者
屬以記而悉書其名於後有徵焉若夫循名覈實則
有萬世之議在非纘宗所敢與也是為記

南京吏部驗封司題名記

國家官制則象周官以六官便章天下而天官是爲冢宰五官所由綱紀焉攷之經天官之屬六十有六而司封則亡然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司士以德詔爵內史以王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皆司封之職而散見於治官之屬者也至北齊置主爵郎中唐龍朔間改爲司封大夫於是乎有司封之屬我　皇祖因之吏部之屬有四而驗封其一也驗封之秩有郎中員外郎主事其職掌曰封爵曰廕敘曰誥勑曰散官曰吏胥迨我　太宗奠鼎于燕而留都六官固在司封之職表德甄功以權衡天下之士厥寄隆焉夫爵不流作賞不侵濫先王之制

也惟貞無倖惟哲無濫貞德之基也哲德之磨也貞以執物哲以通微執物則民度通微則聰覺官人之道備焉茲可以弼我天工表儀庶府司封無忝矣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斯之謂也或者以南北爲軒輊而顧重輕其間而不知
祖宗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兩都寔相經緯是豈可與議于奮庸之續者哉司封舊無題名左綿高公次夷江毛濟美思以先後任司封者名之于壁而屬續宗爲記庶可稽焉若夫循名責實以第其賢否則固有大公萬世之論在非續宗所與知也是爲記

學道書院學孔堂記

天不可以象名孔子之道不可以科名日月星辰象也德行政事言語文學科也謂天盡於日月星辰是小天矣謂孔子之道盡於德行政事言語文學是小孔子之道矣學孔子者不得其全而各得其性之近似乃名以科而不知孔子之道何可以科名哉雖然學孔子者非得其門吾未見其入也夫苟不欲知天則已苟欲知天在璇璣玉衡以觀日月星辰幾乎天矣苟不欲學孔子之道則已苟欲孔子之道由博文約禮以達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幾乎孔子矣言子子游孔門高弟也其稱於同列也以文學而其治武城也以禮樂禮樂固文學之見乎其外者也德也政也

言也文也無不存焉之謂禮德也政也言也文也無不和焉之謂樂子游學於孔門而獨得乎禮樂之傳亦微矣夫禮樂孔子之道之一也學禮樂以入道孔門之教之一也故學子游所以學孔子也學至於子游具孔子之一體矣而顏曰文學云者是所謂學焉而得其精華焉者也子游吳人也吳之先啓於泰伯泰伯以讓風子游以禮樂風吳之文寔彬彬矣夫豈後世之所謂文哉亦豈後世之所謂學哉後子游而興起者唐有若陸公贄宋有若范公仲淹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仲淹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齊勳業庶幾一世觀者不敢上儗孔門

其亦學子游而有得者歟學子游所以學孔子也故吳之文稱盛者聖曰泰伯賢曰子游先王曰敎興希文焉爾其以文擅當時名後世者不願焉吳故有學道書院創於宋復於元迨至我　朝淪廢已久纘宗泰守玆邦乃因佛廬之際而鼎建之外爲書院內爲堂像爲周廬於是擇郡中子弟之良者肄其中而以孔子之道相切劘焉諸士子學徹與希文以至子游學子游以至孔子亦庶幾矣傳有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其尚勗之哉其尚勗之哉

金鄉書院寓公堂記

昔周之季孔子講業齊魯之郊中國之士喫拔自殊

者大抵皆其郡弟子也當是時吳猶以蠻夷擯然言子子游躬跋山川而北學於孔氏其宰武城所自與以爲得人者曰澹臺滅明東遊而寓吳今吳有澹臺湖及其墓是也夫子游孔門高弟也其所與即孔氏之流也夫子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氏殆視及孔門者乎夫吳僻在海陬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會盟或者陋焉而子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來遊而樹其風聲其遺蹤故址千載而下使人有概焉嚮非之志人知子游之開源於吳而孰知子羽之風亦不可誣也哉夫士必有倡也夫學必有本也夫政必有綱也夫振必有徵也士倡則從學本則遂政綱則

[illegible]其爲善治也舍是而[illegible]未見其爲善治也吳故有學道書院專祀子游[illegible]游宋元以入　國朝或存或廢而澹臺氏無聞焉纘宗泰守吳既復學道書院爰因佛廬之廢者復創金鄉書院金鄉固子羽之封也中爲寓公堂肖子羽像而嚴事焉復得宋賢之寓吳者曰尹和靖焞魏鶴山了翁遂用祔之後爲正大堂旁列書舍以郡之良子弟肄其中而以孔氏之道相切劘焉庶仕者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孔氏之風其有興乎事既竣因文而勒諸壁間俾後來者勿有斁

新建宗韓書院記

吳皇甫氏唐工部郎中持正公之後故洛人也工部學于昌黎韓公爲唐文人傳曰濡於道真涵泳聖涯韓倡之鄉李皇甫和之是已後皇甫氏著於吳至我　朝順慶太守世庸公而益顯御史大夫廬陵陳公太守同年友也嘉靖丙戌臨吳見禮部四子焉文采俛俛儀度份份曰太守有子矣太守以文鳴於吳達於　朝退而教其四子憲章工部之文祖述昌黎之學有世美焉陳公雅重文學顧謂郡縣曰皇甫氏四子者奇拔才也奚止肖而父光而祖爾矣盍謀一書院居之以期其大而要其成於是徹佛廬之廢者改爲之而命曰宗韓書院蓋皇甫氏子姓世肄焉書院成纘

[illegible]韓可宗乎曰文起八代之衰卓[illegible]可及也然因文見道或於格致之[illegible]者以爲不得與孔門七十子並稱君子之學及其至也豈遂以昌黎爲俯哉曰韓不可宗乎曰道濟天下之溺而事君以讜言立世以直道實一代學者山斗故當時言文學之宗者必曰昌黎百世言文學之宗者亦必曰昌黎唐四百載一人爲學而能至韓亦豈易哉曰韓可宗矣曰傳有之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孟子嘗闢邪說正人心以承三聖至韓子之功不在孟下韓子亦嘗闢佛老植綱常鶚鶚立朝爲百世師矣夫韓學孟者也孟學孔者也學者而宗韓

排逐百家抵轢數代雅以摘文正以從道是非所以學孔孟哉而況游百氏而折之以歸正囊六義而諷之以合雅持正之學韓亦切矣尊孔顏黜揚墨可傳世世也書院中爲堂前爲亭文前爲門後爲舍中肖韓公像肖皇甫公榜曰山斗之堂續宗與客從禮部四子行釋菜禮畢再拜堂下釃酒酌客客洗爵以酌太守續宗洗爵以酌四子賓主雝雝長少翩翩君子曰禮也中丞之舉克終而太守之教不替也因書以爲記四子沖孝方灝沖孝汸皆舉於鄉矣

重修秦州衛城樓記

秦國也漢唐爲郡宋爲軍　國朝稽古建制爲秦州爲秦州衛衛城樓於衛衛者衛也州曰牧內也衛曰禦外也城有門與樓焉創於元建於國初今若干年矣嘉靖丁亥掌衛都指揮尹君謨欲重修之不果已丑升君復掌衛庚寅復欲修之春正侍御史兩河胡君臨州既視城乃進謨語之曰秦名郡也城與樓所以衛也城不峻矣以武樓不崇矣以威修樓爾分也爾之武不在是也然亦在是也爾勉之於是尹君欲然乃取材於中麓假車於上農不閱月取者達邇者集乃咨於州太守王君卿與協心焉乃鳩工於二月初訖工於三月之季不踰時樓告完矣於是郡之人僉曰美哉奐哉視昔麗哉衛之人僉曰美哉輪哉視

昔壯哉工不煩於郡材不籍於帑不既難哉乃復於胡君胡君曰其然爾其武哉乃報於都御史劉公乃報於右參政范君按察副使許君僉事高君諧可於是郡大夫以告續宗爲之記記曰惟茲樓也奚止麗哉其惟仰高哉奚止壯哉其惟視遠哉內不君編氓哉外不有兵備哉夫秦雍之西鄙也其東南中原也其西戎也苟登城與樓而望焉京國巍巍然河山恢恢然孰不興羹墻之忱哉俯若戎殆犇葺耳我城既峻彼以我爲金湯矣俯若秋殆蠛蠓耳我樓既崇彼以我爲魑魅矣孰不有山立之威虎眎之勢哉然秦之守稱吳璘璘非宋干城乎秦之才稱李廣廣非漢

長城乎能師廣而法璘於緬坻綏兵旅其漸之也又豈趙百雉觀九仞哉故諸氐懷諸葛武侯以德不以力諸番服郭令公以信不以兵則夫我之所以禦外捍內者果專在是哉果專在是哉請以賀於胡君

井記

隴西土厚水深郡城地傾民不克井吾不知其幾千年矣自創郡即引渭水荊水入城而注之池民朝夕取給焉吾不知其幾百年矣然源不遠故流不大而旱必涸潦必溢寒必冰則無水也且邊戎民且貧大半深入豺虎窮發河不可引池不及瀦則無水民日病之而不能圖也往歲侍御霍丘胡君欲水入城不

懸而入池不竭也嘗築堤以障渭以約荊然猶夫故流也今歲之春侍御廣源張公鵬按隴以西於民利病莘莘焉於民疾苦兢兢焉既至郡乃詢及井郡中士民以其故告公公喟然曰民何取於河郡民何取於池郡民舍河與池曷以生郡乃咨之分守劉公少恭從學分巡紀公僉憲常訴之父老曰是地也嘗鑿井及水矣嘗鑿井不及水遂輟不鑿矣無怪其不能井也夫水行地中猶氣行天地中無時無之無處無之然有脈絡焉故水之行之也有巨細有淺深未有鑿不得水者未有鑿此不得而鑿彼復不得者盡求其鑿者察地之脈鑿之當得水矣乃命指揮使閻清

民厭其工然不以煩有司不以煩民即數罪人之法當贖乃能贖者令人鑿一井而人效力焉清乃先於其司儀門前之右選工鑿之才數仞果得水甘而冽汲之冷冷然取之淵淵然然昔難而今易昔嗇而今豐此非其數哉此非其時哉明日清復於公公曰我固知必得水也由是盡城中將分鑿之計得井十有五將次第皆得水也初鑿井而得水郡中無小大賢不肖無不欣欣然以得井爲智者曰而今而後吾乃得安飲也既汲井而得飲郡內外無遠近賢不肖無不欣欣然以得井爲樂者曰而今而後吾乃得安食也蓋不復以涸以溢以冰爲病矣是可賀不復以犬

羊以豺虎爲憂矣是可樂既訖工閻乃謀諸大夫士謀諸父老曰引水以飲其利小鑿井以飲其利大引水以灌其力勤鑿井以汲其力暇引水以生其澤近鑿井以生其澤遠夫何可無記以示永久閻乃以遺家之故走使而屬纘宗纘宗聞而樂道之而爲之記然民之感之也吾不知其幾千百年也夫何俟吾記

平鄜記

嘉靖乙未冬鄜賊寵據呂灘以叛撫臺都御史蔡景簡公曰嗟乎寵也今果叛耶寵昔怙惡于鄜鄜人苦之言鄜之鳳岡爲伯衍之行當感發而祠其上民故惑多從之者有司以告於公公曰愚哉寵也而更以愚

人論而撤之不果硎逾年寵數敗[illegible]
是冬賊朗坐盗被逮又以亭則求揚[illegible]
逮寵謀於賊朝綱遂迫呂潭之亡賴以綴[illegible]
怒曰寵果叛邪亦自速亡耳乃會侍御沸泉李公[illegible]
都指揮求錫往伐之分守參政應兆分巡僉事顒督
兵襲之撤左布政使撝按察使顒都指揮寧等畜之
撤纘宗副使榮綜理城池關市元日應兆顒求錫聞
師以行而鄢遠近亡賴聞賊而附者日益熾公謂纘
宗曰伐叛也撫奇也其並行之辛酉尉氏輕賊不備
備寵夜縋人而入擄其黨以去遠近騷動公謂潘梟
諸君子曰賊其熾乎盍促之戰乃會沸泉侍御撤求

錫刻期戰壬戌求錫提兵搗呂潭之巢鼂隊而西賊
掠而東遇于鵰岡遂戰千戶璽射賊三指揮世威射
賊一死我矢交發賊披靡求錫督戰益急我兵兩掖
而進遂襄賊營賊遂敗應兆顒移軍亦西聲震於賊
賊既敗東有宣武軍西有扶亭軍賊狼狽失據遂潰
求錫執賊衆若干人以歸捷至公曰餘孽其遁乎乃
會沸泉侍御撤副使鐸軍于遂平參議宗樞軍于尉
副使鑰軍于鄢陵綸軍于洧川僉事士奇軍于通許
曰勿令賊遁也纘宗進曰賊在釜中矣賊既蹴我軍
復振賊不復能戰矣丁卯真陽執寵若干人己巳太
和執賊尚賢若干人甲申商執朝綱若干人乙酉歸

德執賊昆若干人賊既平乃不果撫丁丑鐸俘寵若
干人應兆俘賊山若干人顒俘賊天祿若干人求錫
俘朗若干人以獻於公二月壬辰僉事昂俘朝綱亦
以獻懋顒與潘梟諸君子咸拜手稽首賀公曰賊寵
稔惡嫡蝗其焰勃然微公其曷克卒平汴民聞警震
懾訛言流燕晉齊魯亦恐其勢滔然微公其曷克卒
定公曰諸子預有力也公與侍御疏以聞
上若曰賊寵叛分守應兆分巡顒責也賊寵獲都御
史與御史及應兆顒都指揮求錫功也其賚之於是
賚公與李公及應兆顒求錫金幣有差司馬氏復敘
實於侍御既李公復以聞

上若曰懋纘宗顒鐸綸鑰士奇宗樞昂寧其勞均其
並賚之乃賚金幣亦有差某日公與侍御恒陽王公
勞賚諸官兵恒陽公帥纘宗右布政文清按察使銓
參政銓副使煒參議聞行僉事節都指揮卿再拜賀
公公再拜辭諸官兵咸再拜謝公初賊起汝人曰是
賊妖妖必蔓蔓難圖也賊既平汝人曰吾不圖平賊
之神且速若是也一寵平而千萬寵皆懾伏矣公之
功於是爲大今日平寵他日不患寵矣公之功千卑
爲遠
天子賚之諸公卿大夫士頌之編氓戴之宜也詩曰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其公之謂哉

邛州新城記

記曰巴蜀盜起東北之人皆中剽刼凡五六年盜賊淺曼西南之人亦不堪轉輸矣而巴蜀之郡與縣多無城者間有之即土城耳間有土城即數尺可內外望者耳苟有城即可防盜凡盜所至多無城者然則策兵以剿滅其害從武弁築城以完守其責在有司矣邛當川南之衝今年盜且侵川西矣郡大夫劉侯有憂焉一日謀諸別駕胡君曰是固所可憂也明日集諸士夫告曰城不修盜不可備與其禦盜孰若備盜備盜非城不可諸士夫曰是我侯之仁我邛也敢不奉命又明日召諸耆老告曰城不修則民不勞民

不勞則城不修修城而勞民非有司意勞民而城修則百姓不禁盜顧非有司事耶諸耆老曰是我侯之仁我邛也敢不擬命由是斬土鑿石號召分布某也築東城某也築南城某也築西城某也築北城某也築門劉侯督之胡君往促之勤者如法者賞堕者不如法者罰而學正楊君察毀最焉工且嚴築者且曰非勞我也實安我也非費我也實防我也無敢後者數月城東告完自城東來者望之屹然矣踰月城南告完自城南來者望之偉然矣又踰月城西及北次第告完由是劉侯偕諸僚屬帥諸士大耆老環城而視之乃煥然矣諸士大耆老望侯拜曰侯之功大

矣微城何以不虞此盜也微侯何以落此城也侯之功大矣侯辭曰非我功也實賴士夫耆老之力也一日盜入郡境劉侯嚴其門登城而設備焉僚報鎮嚴城中無警盜者矣侯笑曰是故有微功矣嗚呼使民而民不稱勞聚民而民不稱費謂侯不信非矣勞民以逸民費民以惠民謂侯不仁非矣夫信德之郛也夫仁德之府也夫信則人罔不信也夫仁則人罔不仁也人謂劉侯之城可以衛民予謂劉侯之信之仁可以保民故記侯名源湖廣零陵人鄉貢進士也

金壇縣義塚記

纘宗有友曰監察御史劉養和黃人也以忤時貴人

出為金壇丞尋進金壇令未一年也儒者立闇者通病者起亡者歸民俗歸厚焉故江以南名為良有司者劉侍御甫令金壇之明年見金壇有死者或貧不能置葬地或能置葬地而惑於佛事不克數葬禮或投之水或托之火或暴以歲月劉侍御聞之惕然曰何可以我為有司而且使人安於此邪何可以我為人父母而且使人不安於此邪吾將置地易之矣金壇人感焉于是有以白金若干兩輸之縣者曰願以此為貧者易葬地有以白金若干兩輸之縣者曰願以此為易葬地者助有以田地若干畝輸之縣者曰願以此易為葬地有作佛事者曰吾今知其妄矣願

以助葬地者大助以金易以地者出于義也若以
佛者入于義也劉侍御之感之也于是鳩工闢土創
葬地焉故自是金壇人死而貧貧而不能置葬地者
咸就是葬矣凡葬之日思而泣者什四感而泣者什
六曰微劉侍御則吾死者又將水火矣故自是金壇
人死而貧者無不葬者矣葬地成金壇人曰義也盍
名爲義冢義冢成金壇人走告于其友曰員外郎胡
纘宗胡纘宗曰是儒者之政而仁者之心也是可以
仰副
聖天子而俯答赤子也語云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夫
民人治民也社稷事神也今之爲人郡邑長者治民

或詳焉事神則未也間有致詳焉者抑亦舉行故事
焉爾以爲其事而加詳焉者未也金壇具義冢之作事
鬼也而事神也爲死者也而爲生者也治民事神咸
致力矣故金壇人之感之也劉侍御嘗按關中爲關
中以直道旌德懲惡關中仰賴焉與[illegible]同[illegible]因
得罪以赴罪出關中關中父老率民間數千人伏于
軍車不得行久之少却車者促行二人傷於車死車
下有司以禮葬二死者往來者曰義人也死于義者
也咸指爲義冢義冢之義雖殊而名則一爾均之爲
劉侍御也

鹿君相奉大司馬彭公所貽百鹿圖以[illegible]走[illegible]見其
林木蹊蹊花卉芃芃麋麈麇麑牝牡呦呦而知圖不
徒作也詩曰百祿是荷知詩斯知圖矣君相因兄子
指揮武見知於司馬公司馬公以是與君相謂君相
曰鹿鳴所以樂賓也圖以鹿遊亦非所以樂客乎玩
是圖焉不必鼓瑟吹笙鼓簧承筐而各自燕樂矣遂
致君翁若翁好我當示周行也君相再拜謝歸奉君
翁翁再拜而受之曰幸翁貽我百鹿助我者厚矣敢
不拜嘉若相知君翁君有取於鹿而樂之也時以鹿
與客燕翁歲以麑與耄壽翁君翁洩洩君相儦儦[illegible]
氏有餘樂焉今成春翁年八十有一矣與翁交游者

結姻好者相帥而爲翁壽之曰願翁頎壽如鹿頎翁
優游如鹿願翁食野草而飲醴泉如鹿願翁毋五百
年而色一變如鹿翁再拜而謝之曰諸君子之愛殆
過於幸翁華翁以鹿樂我諸君子以鹿壽我期我者
遠矣敢不拜嘉翁名濼字伯直[illegible]巳之冬遇恩詔得
冠帶以榮若身焉氏有餘慶焉是圖也其鹿有鵠立
者有虎視者有首相向者有兕者跪者蹲者伏者遲
迴不行者有行且顧者有若喚者有若鳴者有尾相
掉者有肩相摩者有觸者擭齒者有立若俟者有
迴行入群者引者有秣者有[illegible]者有行方出林者有
首獨揚者有兩相俯者行衛[illegible]群者或異或同咸

悠悠自得焉而又有涉者淺者角者觩者毛者猶羲者
或牝者行或牡群立咸若各得所焉而又有蓄者大
者白者玄者咸千年百年攸伏山林焉牝若干牡若
干羣若干屋若干統若干於亦奇哉是宜彭公參之
笙鏞翁樂之諸友朋詩之也

太昊廟樂記

夫何祀乎天地覆載之所以報何祀乎社稷生養之
所以報何祀乎聖帝明王作之君作之師者之所以
報禮也然古昔聖帝明王未有太昊若者惟太昊繼
天以開物以畫卦以造書契而立極也故有伏羲而
後有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而後有周公孔子有

卦而後有易而後有詩書禮樂春秋有書契而后有
文字而後有典章圖籍古昔聖帝明王孰有若太昊
者萬世斯文祀以報之視天地社稷何綏哉致之誼
聖之郡畫卦之臺前代亡不舉祀者而　國朝闕焉
是故正德間侍御成都馬溥然氏瀛海馮時雍氏平
陽許翔鳳氏先後建議焉遂寧陳讓氏雲中盧問之
氏次第刱廟焉嘉靖初侍御新安汪遂宜氏演廟于
臺焉鍾離陳世輔氏任丘郭[illegible]廟于郡焉載各
載度式尊式崇而所以報之者歷百年而始具今歲
春侍御鍋提[illegible]講肆遂及祀事州
守黃仕隆具以[illegible]乃作而嘆曰夫建廟建祀也今[illegible]

是廟藐然大煥然文其禮秩然理可以祀矣然有樂
焉大祭禮也有禮斯有樂矣未有有儀文而無聲容
者蓋非禮不足以肓序非樂不足以言和故有儀文
而後可以周旋有聲容而後可以宣暢上以通神明
下以致馨香合樂矣以哉乃檄仕隆召工製器按八
音以為樂籥八佾以為舞蓋琴瑟笙鏞之屬之必調
籥簋冠袍之屬之必緻制罔不合度罔不中而敬可
恃矣乃又自撰迎神曲一送神曲一蓋始條理之有
源終條理之有委律斯協呂斯諧而誠可竭矣既告
成事仕隆以侍御侍御告之廟付執事者肄學之以
共祀既虔既恪乃和乃平而所以報之者越　兩朝

而始備
天子之大禮以成有司之大事以竣於戲休哉夫廟
以妥禮以敬也而樂以樂夫祭期其樂也禮行而樂
作自洋洋于俎豆由倡而樂和自雝雝于弦管樂豈
非祀所當急者與夫天地大矣匪祀曷欽社稷大矣
匪祀曷明伏羲氏大矣匪祀曷仰祀大矣匪樂曷承
侍御因禮以修樂其有心於禽儀獸舞也與仕隆介
節判鎦谿竊緒宗記纘宗有感於神之聽之也敢為
之記

[illegible]說

字四子說

伯彥二世承遺先生四子焉俱完矣先生既已命其名為禎為祥為禮為禕而屬字於其弟戶部纘宗纘宗不容辭於是擬禎曰伯徵擬祥曰仲徵擬禮曰仲度擬禕曰仲觀質之先生先生曰可遂字之四子者再拜而受焉乃告之曰禎而不淑不足以言徵祥而不穆不足以言徵禮而不恪不足以言度禕而不美不足以言觀衍慶之謂淑和德之謂穆潔身之謂度偉行之謂美四子其勿隳吾清白之祖風以乖爾端愨之父志四子者亦再拜而受焉

鳳郵說

監察御史張公內黃人也內黃為古魏郡禹貢冀兗二州之域河山絲絡扼為奧區公世家內黃之鳳郵或曰鳳之樓也公因以自命纘宗則為之說鳳之瑞炳於圖記誦於人人三尺童子能道之矣要之天地靈氣磅礴鬱積熏蒸錯漫會適休明感召觸發為鳥為人不可端倪故曰有道見無道隱焦朋之與王佐則皆然也文何必五色苞采而後謂之鳳哉公豈楮挺偉宏德遂學起家進士羽儀天朝固一代之鳳也出宰聞喜弦歌而化其鳳鳴於冀方乎進擢中臺執法柱史端笏拱揖百度肅肅雲霄一羽梟獍馴化出按遼陽山海奠謐遼日之所出也其鳳鳴朝陽乎載巡會稽其圖南而徙乎將水　萬里翅垂天雲搏扶搖而直上乎今　天子古虞舜也四目四聰燭照日月欽之以玄穆涵之以大和吹之以王律宣之以元聲舞之以干羽總之以九敘終之以九成我公其來儀乎　廷乎賡歌喜起其將載見於吾　君相乎其不卜而可俟者乎公起揖曰是予與予之所願從於今日者也敢不勉旃是為說

竹屋說

皆花也而君子獨愛菊皆草也而君子獨愛蘭皆木也而君子獨愛松與栢與梅或以其馨或以其潔或以其操咸有合於君子是以君子咸有取焉今夫竹松栢之類也獨見愛於甘翁甘翁者永新之望也翁與竹合竹與翁宜君子於此不必日侍于翁可以知翁矣夫竹也者其根固其心虛其節堅其身直其音諧其色正其用博實有同於甘翁故甘翁之取之也夫固可以守虛可以受堅可以持直可以立諧可以合正可以表博可以　器是故竹也有合於君子也及其至也固則貞虛則靈堅則久直則不　倚諧則和正則足以正物器則足以濟世是故君子也有取於竹也竹不宜於人人而宜於君子君子不宜於奇花異卉而宜於竹甘翁環竹於屋而以竹為屋有以也作竹屋說

友說

夫友親不逮父子尊不逮君臣然爲人之倫一也友道不亟乎故子思子序九經因君臣也父子也朋友之交也人之生也少溺於父子長洽於兄弟壯移於君臣不有朋友孰與輔之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友不當親乎夫學不講友繹之業不修友廣之道不行友達之德不立友植之名不彰友宣之而友不可緩也古之賢聖有行之者鮑叔友管仲以義程嬰友杵臼以智孔子友老聃以禮子輿友顏子以仁而友斯不負倫斯不淪也其於朝廷世祖嚴光君臣而友也其於家庭明道伊川兄弟而友也其於閨門梁鴻孟光夫婦而友也譬之天地之

交陰陽和也陰陽和覆載形矣覆載形天地位矣於乎友豈苟哉甚矣友道之不行也平居語笑詡詡人皆曰友也予亦曰友也然臨利害或移其素矣居富貴或變其故矣遇生死或失其常矣友之誼固如是哉萊公雖貴忠定憂撫不以爲抗蟬公既仕若谷相從不以爲辱平居則稱論事則爭不以爲異上前則持下殿則和不以爲同其斯不辱於友不愧於古乎故友也者友其義也友其人也友其道也友其心也故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同朝以友視舜以爲友也逮肯杏壇七十有二子同門以友視孔以爲友也崑山顧氏浙江王道思氏與予

齊仁執綱持憲肅政提刑吾以其政事友之崇雅敦古入經出騷吾以其文學友之則克希舜悅周學孔吾以其道誼友之既而齊魯之振青兗聿從民變於閩士變於蠻二子蓋以政事益予矣詩書燦燦禮樂雍雍辭藻風風篇章郁郁二子蓋以文學益予矣夔龍爲範周召爲程仁禮爲廬節義爲輿二子蓋以道德益予矣既武祥政派臺督學道思晉江省祭知再拜以別予予喜其遷而惜其去也爲作友說以贈之嗟乎士習之不正也身以爲度發以爲律德以爲基道以爲門稽古範今有師道焉予蓋有望於武祥嗟乎民命之當卹也旬之宣之民斯阜之屏之翰

之野斯經之居上臨下有君道焉予蓋有望於道思夫河洛程子之鄉也嗣范文正之美以作河洛諸士子斯不愧程伯子武祥勉哉夫洪都匡洞濂溪所嘗講道也行建安之學以康吳越之民斯不愧周元公道思勉哉二子再拜復曰願以子之贈之者相與勗之予再拜復曰是不敢不勉也

字馮氏二子說

閭山馮伯順氏緒宗同年進士也仕爲按察副使嘉靖乙未致其仕自貴歸求卜先世之臨朐家焉是歲秋緒宗將循齊之東覺會於雲門草堂見其五子焉伯子曰惟健仲子曰惟重叔子曰惟敘季子曰惟進

少子曰惟直惟健舉於戊子惟重惟訥並舉於甲午
乃後惟敏亦舉於丁酉乃後惟重惟訥復並登戊戌
進士第而惟直文行與諸伯氏並鳴于三齊行將繼
矣今歲夏續宗稱賀之餘談及諸子之字憲使曰於
其冠也亦既字之矣然有與名字者有與名違者字
其酌之續宗曰如何曰敏也吾字之曰汝行訥也吾
字之曰汝言直也吾字之曰汝敬而健或字以汝強
重或字以汝威如何續宗曰嗟乎古今之命字也非
孔門鮮不遠於名者諸子之字亦近之矣夫行必敏
也弗敏行斯盡矣言必訥也弗訥言斯誕矣直必敬
也弗敬内何以直外何以莊邪然皆本之經也若諸

健也盍字之曰汝至重也盍字之曰汝載伯順曰如
何曰健而曰至斯為健斯足以稱乾重而曰載斯為
重斯足以稱坤故健乾德也非至不可以言健健則
剛矣剛天道也重坤德也非載不可以言重重則厚
矣厚地道也亦本之經耳斯不可字二子乎閻山子
曰是經也是可以字健與重也 偶成

雜說

羅峪某鬻貨酗酒忤若父母鬪詈𨂰戲罹逃匿如無
所容而父母之愛不餒如故一日大雨雷震某為大嚇
往踰山澤間雷斃之死背有火文不可辨閭者快之
父母舁其尸葬之一山阿夫世惟無不養者苟有之雷
則擊之矣否則天道之或差也

引

梅林十詠引

梅林 梅嶺 梅塘 梅崖 梅石 梅渡
梅亭 梅徑 梅溪 梅磯 梅墩 梅潭

主人為蕭刑部若愚 一竹山池州胡周

中峰之隈縱水之涯有嶺焉不峻不邈其上有梅千
株故又呼為梅林冬春之交其花萬叢故咸稱為梅
嶺山行停騎江行落帆固一郡之勝也二三載游遼
近同志續宗與其主人期而未遂者屢矣是日續宗
挐舟來訪而一竹田子亦偶以事携舟以至於是循

溪而入望崖而集畢渡而登主人擁蓋來迎於是緣
徑而攀臨塘而憩至亭而止主人把酒相酌於是歷
石而步指墩而眺就潭而濯分磯而坐主人携壺兩
兩勸酬焉既而徙倚嶺上徘徊林中冠者長幼童子
雅歌田子抱膝花間續宗踏花石上已而夕陽在山
明月在戶賓主既洽絲竹亦闋然景物已佳讌集亦
奇可無歌咏以紀厥勝於是分題賦詩采花助客主
人出卷促之既乃秉燭銳硯避席援筆甫子得詩若
干首續宗亦得若干首移時而罷入夜而別是日也
江霧既開山雲復霽衣冠萃止藻翰交輝孰謂赤壁
與遠蘭亭情適然塵囂之客有愧於林與花而無陋

之言不足以繪一竹而復主人也

古虞文録引

祠部楊夢羽氏寄所録虞文視予曰儀虞人也虞有文可讀也虞有詩可咏也然散漫無録儀虞人也非予録之而誰録也公昔守吳故知虞矣頗有以引也夫虞有言子游於孔門獨得其精華虞以是多文後之學者適虞而有作焉不難乎其為文邪今觀祠部所録文多古朴詩多古雅其皆聞子游之風而興起者邪夫鴻統建日休維禎皆名人仲淹元晦了翁幼清皆道德士而文紀于虞詩咏於虞洸洸焉琤琤焉播之人人傳之世世虞之文不於此足徵邪然吳分

虞自仲雍始仲雍之德伯仲泰伯虞之獻可録而足徵者又不特此也亦祠部意也請以告之吾友虞山陳原旨氏

題辭

方烈婦題辭

嗟乎方婦之死内不愧心外不愧身下不愧家上不愧國其節烈烈而名休休也世之背主逆親讐兄戕弟棄友薄裏者視方婦其賢不肖相去奚啻霄壤邪嗟乎皆死也而方之死為重非死重死之義重也則夫人之死為死方之死為不死矣是故逢士不愧乎為臣巾可不愧乎為子修壽不愧乎為兄弟嬰白不愧乎為客而方不愧乎為婦千載而下不與山河合璧日星爭耀邪嗟乎方婦女子耳男子而服詩書習禮義者多矣重義輕死不多見其能方婦也婦姓姚氏諸生説之妻桐城人

治心要語題辭

矯亭子以治心篇示纘宗纘宗請曰心在内何以治心在我何為治矯亭子曰心有官也治則得其職不治則不得其職得其職則理不得其職則亂纘宗曰然則治在内不在外治在我不在人矣是故斂則求之邪則攻之動則定之垢則洗之存則養之治之之道也收斂之謂求克伐之謂攻静一之謂定蕩滌之

謂洗涵育之謂養是故求則得攻則正定則静洗則新養則大治之之機不在内不在我哉矯亭子曰然於是奉而藏之載拜而謝之三閲歲而心猶不治也再請于矯亭子矯亭子曰心統性情者也其性中其情和心斯治矣纘宗曰心弗視弗視也心弗聽弗聽也心弗言弗言也心弗動弗動也是則一於心一於敬主是則外不能誘人不能奪矣矯亭子曰然纘宗於莊渠子莊渠子曰其幾在目於是再拜而謝之乃而受之作治心題辭

靈秘十八方題辭

可泉子曰素問不易讀長沙河間東垣丹溪之書不

能盡讀醫書乃有執君方以療病者矣意安得病者作
方以遺疾邪而人鮮不夭於醫矣此方不知何人所
集雖非醫之要領要亦醫之戶牖倘散之窮鄉下邑
有不得醫書讀及讀醫書不甚解者苟求其故而加
減之或可療其一二耳視局方諸書艱于考索擧
尋繹稍便焉然亦不至泥方以藥人也

李太白詩題辭

唐詩古體曰陳李近體曰李杜尚矣沈宋王孟高岑
諸子亦稱大家然不能及也李詩杜子美亟稱之曰
不群曰無敵曰飄逸清新見之既真品之亦切矣夫
李天才雋拔不可矩矱自爲有唐一人豪賀知章呼
爲謫仙諒哉故曰千載獨步然杜易學李難學學杜
如學顏學李如學孟孟子氣象大李才高學道者學
孟無進步處學詩者學李無下手處故曰李多二仙

之辭

解

喜湖解贈余公憲珊

湖何喜曰有水焉風波不興靜影涵碧雷雨時來蛟
龍蝸起有墩焉不峻不廣草木蓊鬱水雲隱讓貌然
中處可以賦詩可以作賦君子以湖爲居也其在是
乎曰在是矣而不在是也湖水澄洄周流無滯知帶
如襟有似於知知者樂焉湖墩中立屹然不倚如島
如立有似於仁仁者樂焉君子以湖爲居也其在是
乎曰在是矣而不在是也春水漫漫秋波蕩蕩魚躍
于淵倏然而逝君子臨湖而俯察焉其意洋洋煙雲
未出天水一色鳶飛翩翩峻極于天君子登墩而仰
觀焉其意浩浩夫然則以湖爲居而喜於湖也不在
是哉不在是哉夫君子苟取于湖而動靜分焉彌我
忘焉仁知會焉上下察焉其周子之濂溪乎其朱子
之鹿洞乎傳不云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於乎湖之
可喜匪性匪情匪聲匪色君子之喜于湖匪公匪私
匪已匪人其天乎然則君子有取于湖而以喜名湖
也不有所得乎不有所得乎

巨川解贈李少參濟之

巨川也是川何巨焉其源淵淵其出混混其流湯湯
其至瀰瀰洞庭其瀾也彭蠡其滄也震澤其宴也扶
桑其都也然則何以濟之有楫焉其廣知棧其約如
艦其重如桴其利如航然則孰克濟之睍有君子其
然在水在邦必達周流無滯是故思天下之溺者由
已溺之也勤勤焉懇懇焉思有以拯之整以四海波
及九州或潴爲澤或匯爲渚或興爲雲或沛爲雨或
潤于田或沃于野故涉者不病游者不止濯者非足
洗者非耳浮者不海泛者不湖其　高宗之說式天
下之人莫不望洋咸欲鼎淵然河洎曾不測其涯涘這

鹿皮山人小集卷之十四

門人[illegible]淵校

贊

文昌祠贊

北斗分野內階三台太常理文、古府建武列星在躔
六星在府斯世攸瞻斯文式止邑於右文坊固多士
惟靈照臨惟人仰止

張方伯心齋贊

萬象皆具一物不容太空皜皜止水溶溶報
主斯亦鑒物乃自道以為興理以為宅

宣聖贊

一以貫之金聲玉振是謂大成賢於堯舜教在六經
道該羣聖生民以來未有獨盛

信國公文天祥贊

惟養浩然故立卓然與聖賢伍為天下士吾惟從容
成就吾是所求乎仁如此而已

辨

辨樵載之為隴西人

先生諱名相也世為暨陽人貞孝先生先生之父也
去稀山之亂而徙冊徒先生及其子璩乃始寓冊徒
焉暨陽今隴右地也先代為暨陽道又為暨陽郡又
為文州又為暨陽縣又為隴城縣今隸秦安縣乃為

隴城里望之父老猶有能述說先生世家者闗南今
亦有略陽縣漢沮地也其名始自後魏唐以前改為
順政縣隸興州不為略陽也今以略陽字同而隴右
略陽之名不著遂以先生父子為闗南略陽人誤矣
一統志既以先生系之闗南略陽及注其下又曰秦
州略陽人闗南略陽去秦州遠甚又非隴右地秦州
且不屬闗南豈非其誤哉唐諸集系先生者或曰秦
州人或曰天水略陽人或曰秦州略陽人不系之闗
南也則其誤也明矣續宗謹辨

遂菴辨

或謂續宗曰吾聞元老楊公有菴焉命之曰遂海內

人士稱之亦曰遂望其外迥如窅如處其中洞如淵
如遂矣然吾嘗考公之歷履其始也坦如卓如其至
也炳如巍如而觕祇以遂名遂果足以盡公哉曰何
也公也讀書　秘閣奇童之名琤琤乎海宇豈以是
為非遂乎載筆中書執經者雲集督學憲司服德者
川湧其諸門弟子或為天下之傑或為三秦之豪豈
以是為非遂乎召為太常禮樂修備薦為中丞茶馬
蕃衍而其聲聞赫赫豈以是為非遂乎控制三邊敵
不牧馬底定西夏兵不血刃　朝宁倚公如山岳隴
貴亦敬公如神明豈以是為非遂乎起為司徒出納
惟允擢為太宰黜陟惟明引為　內閣輔相惟正遂
[illegible]而譽流任重而鼎盛皆以是為非遂乎究然曰非
也皆遂也　秘閣遂于學也中書外臺遂于教也太
常都臺遂于聲容遂于謀猷也地曹遂于政也天曹
遂于治也　內閣遂于啓沃也何也童年而能古文
辭深造自得英華發之外也匪遂其曷彰乎門弟子
日衆傳心之奧日微斐然者文默然者理故人見其
時雨也而不見其化也匪遂其曷契乎禮樂修而和
節之本立駉牧蕃而塞淵之功深匪遂其曷闡乎運
籌帷幄折衝樽俎胸中富有甲兵醜虜聞風而懾服
匪遂其曷武乎財賦節而不費賢才簡而不遺統百
官以貞左右　天子以直而其轉移之妙啓沃之微

有非羣寮所能測者匪遂其曷格乎曰遂至矣遂矣夫
遂于菴者豈獨菴哉學本于菴也教立于庵也禮樂
軍旅出於菴也政治輔相原于菴也遂乎遂乎其菴
之德乎菴乎菴乎其天下之廣居乎然則子見其外
而不見其內也見其粗而不見其精也曰唯今知遂
矣

喻

蘇州季考喻

國非賢不理賢非養不作然則　國家之所重者在
賢所急者在養矣是故用賢者君國之道而養賢者
凡百有司亦孰有青焉　國朝於京師有學於郡與

邑有學於術所有學養之制也於內教之以事父於
外教之以事君養之道也其崇尚所重而實緊所急
也不亦詳盡哉蘇州南畿首郡自郡以下其學有九
而又有一塾養之不異於他郡然其所以養之則在
郡邑者與其師長者竊有娩焉蘇之賢才先後輩出
重節好文彬彬濟濟若無俟於養者然其職則不敢
弛也予聞宋安定胡氏嘗養士於蘇矣一曰經義學
乎其治己者一曰治事學乎其治人者故當其時其
諸門人往往知稽古愛人卓有成效古今養士者莫
及焉文正范氏蘇人也嘗自養矣自微秀才時便以
天下爲己任及其至也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而必以忠孝爲本卒爲本朝人物第一古
今善養者莫及焉纘宗典州縣守令職在提調者固
不敢不以異之爲法竊若我九學諸士子生乎斯地
者可不人以希文自期待哉此道在邇而事在易者
他日立朝以仰酬　國家養之之德如文正公之心
行獨得聖賢之道而其功業烜赫百世夫豈不爲天
下首稱如吾郡如吾范氏也邪故事士之在學者提
學察院歲考之府州縣季考之學官月考之三年京
兆尹鄉薦之大宗伯會試之
聖天子廷試之而士始服官於乎養之不爲不慎而
用之不爲不重矣是歲又當鄉薦之期是月又當會

試之期纘宗承其則合而考之將以引於京兆而獻
於　天子重校編凡諸士子之文郁郁然而雲爛沛
然而江行芒然而星麗苑然而嶽峙大雅者森容奇
偉者雋永持此以往可以華國矣人莫不欽之以傳
者州縣守令曰此可以見諸士子之養廢不爽於文
正而吾人之責將亦不有補於安定也耶予曰文也
安定善矣然有黍伯焉文正善矣然有子游黍伯
至德也吾人所當師事之者也子游孔門高弟其文
學非今之所謂文學也吾諸士子所當師事之者也
盍相與砥礪之勿徒曰文焉而已也

文

壽大伯母文

弘治十六年春家君官豐流六叔父官建昌置酒以
別母母曰吾老矣猶記先舅尹南皮政聲琅琅二叔
氏其無墜焉十七年秋伯兄紹宗繼宗自太學歸省
纘宗又將赴太學請別于母母曰兒其請諸二兄自
上國來必有以益兒也吾老矣今年冬壽且八十纘
宗以爲母果老矣及詢之則耳目猶能遠視聽身強
健猶可細作女紅誠誨諸子姪循循亹亹不倦是非其
家德哉母事大父大母孝事伯父恭遇家君叔父敬
遇纘宗兄弟子姪惠伯父從大父宦母不以爲富伯
父里居母不以爲貧家德種種是宜其壽矣母坐於

庭諸伯叔父列于傍諸兄弟子姪走趨于下竟日盡
醉家庭之慶無踰此矣惜纘宗遠宦仕途不在側也
聞家君將致政自覺泥六叔父將致政自什邡令明
年春歸秦則明年壽誕之娛必有勝於今者纘宗雖
不在側何必爲纘宗不得當筵以壽謹述爲母壽壽
曰願母期無疆願母德音無已母安之正德　年
日諸男胡纘宗識

近思書院告文

諸生胡纘宗敢告于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
程先生橫渠張先生考亭朱先生曰於維諸先生國
家既已從祀孔子廟廷矣顧諸生何人何敢復僭祀

哉然報德報功之私固非一籩一豆之所能盡此又
諸生一念之誠歷百世而一轍合百人而一揆者也
敢於此敬設五先生木主使諸生朝夕誦讀其中走
趨其下者毋一瞻拜庶有所觀法云爾敢告

二先生祠告文

後學胡纘宗敢昭告于和靖尹先生文靖魏先生曰
凡爲治者必藉諸咨問是以有賓師焉惟二先生爲
宋大儒昔寓於蘇蘇咸以道德立於世者薰諸問淑諸
人故今蘇之人士仰德尤切於天下纘宗嗣守茲郡
深懼京尊無以考德而飭治敢以二先生之主設諸
賓師之位庶朝夕瞻仰知所觀法而咨問賓友亦不

王鄰去也敢告

告文正公四子從祀文

考之故典周公配文王子思配孔子以聖述聖也宋
文正范公爲當朝人物第一　國家祠祀之於鄉尚
德矣然其子將作公恭獻公忠宣公待制公咸能世
德爲時名人以之配享文正公非以賢述賢邪纘宗
守郡之明年以是禮爲郡之大者偕諸郡中大夫士
咸曰可乃與諸寮屬及其諸孫攄作四公之主以分
配文正公用示崇德焉惟四公鑒之

告吳郡名宦文

聞之禮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吳

大邦也諸君子臨莅茲土執物布德以擾其民民至
于今誦之不衰可謂法施之矣纘宗黍守於吳瞻念
前哲敬修祀典其吳伍公子胥宋胡公瑗　國朝夏
公元吉周公忱乃有尊祀茲不敢瀆伏惟神鑒

告吳郡鄉賢文

古鄉先生之賢者沒而祭于社所以隆往而勸來也
諸君子產于茲邦名德聞望焯焯振世茲邦藉重焉
可不謂賢乎纘宗黍守茲邦瞻企先哲敬修祀典其
吳公子游范公希文及其子長公純佑次公純仁純
禮純粹乃有專祀茲不敢瀆伏惟神鑒

河南布政司上梁告文

[illegible]有司瞻官司致敬匠民告嚴吉日乃卜
良辰載卜神功赫赫祈祀嚴嚴山岳攸奠雨露旁霑
棠陰覃被槐蔭長存兪輪奐獻美閭巷頌咸惟神昭格
惟靈鑒歆

河南祈雪告文

乾坤生物天地佑人雨雪潤世土穀阜民田或告登
家斯稱足歲若無禾廩焉有粟惟豫州地居中土惟
季月序屬隆冬惟歲暮三月不雨惟春初四野何農
齊民皇皇有司悄悄神告雖虔天聽若藐同雲雖布
密雪未施民望彌切官辜曷辭仰而思之匪天工之
慳寔有司之愆匪百姓之辜寔庶官之汙慼既有召

禱故弗應奚弛冬律乃行春令天譴昭昭民隱慘慘
責何能逭痛應愈切俯而思之保釐有未恤歟旬宣
有未至歟風紀有未振歟牧守有未備歟田賦有未
均歟軍旅有未輯歟訟獄有未允歟工作有未戢歟
如其然固皆職等之過不在下民倘有災咎願加職
等之身敢不剪爪截髮以期開陽縱陰釁欲焚尪訟
風但求布澤作霖伏望早凝五穀之精大飄六出之
霙兆盈尺之瑞表豪丈之占瀟潰不霾蒿獄無塵兩
河培九穗之麥八郡召豳岐之春中茲顯告鑒此微
忱

謝雨文

[illegible]則歲凶
登則歲[illegible]則民康凶則民[illegible]雨我公潦潦
我私靈靈我禾郁郁我稷祁祁雖天之澤實神之德
惟神之德實天之福繼宗等切切為戚皇皇為民致
孜為禾稷稷為神敢以牲醴與之俎豆惟神在左惟
神在右

壽昭和王夫人孟母文

歲前閏月望日繼宗以轉官將之濟上　河清王銀
漢公鳳興龍旂繡裳羽翳帥諸將軍冠帶過予
宦邸洗爵而酌揖而告曰聞子儒史氏也子母孟夫
人壽七袠矣子帥諸子若孫將稱觴焉子盍為我壽

之繼宗再拜而諾之既繼宗走拜
王王進繼宗于殿復告曰子母壽登七袠母儀秩秩
也子帥諸子若孫將稱觴焉子盍為我壽之繼宗再
拜而諾之既繼宗啓行至郊　王使子門洗爵而酌
揖而復告曰子母壽登七袠婦道閑閑也子帥諸子
若孫將稱觴焉子盍為我壽之繼宗再拜而諾之是
日繼宗渡河而至曹南為之壽曰有昭和王乃有孟
母有孟母乃有銀漢公觀銀漢公誠孝懇懇則知孟
母矣觀孟母誠敬翼翼則知昭和王矣予聞夫人閑
哉夫閑則不般不般則壽予聞夫人儉哉夫儉則不
煩不煩則壽予聞夫人靜哉夫靜則不囂不囂則壽

聞夫人潔於夫潔則不塵不塵則貴於是夫人不
負淑矣哉　河清王居汲城西南隅面對嵩岳嵩
岳嵯峨朝視之如雲夕視之如霞夫人徘徊其間日
融融焉若嵩岳磅礴千百年如斯也夫人之靜似之
其壽有不如岳者哉背瞰黃河黃河瀰漫春流泯泯
然秋濤湯湯然夫人瞻顧其傍曰滾滾焉夫黃河蕩
漾千百年如斯也夫人之閑似之其壽有不如河者
哉王聞之曰是壽之徵也是母夫人之祉也可以壽
孟母夫人矣孟母夫人之懿德可以不沒矣可以報
吾先昭和王矣可以慰吾子若孫矣某月某日夫人
初度王稱觴焉諸子若孫獻彩焉錦瑟瑤琴鯨鐘鼉
鼓洋洋于殿蕭蕭于墀王及子若孫百拜而進曰願
聖善如岳吾子若孫日仰其高焉則吾子若孫世衍
其慶也願聖善如河吾子若孫日望其長焉則吾子
若孫世濟其美也夫人聞之輾然而笑曰有是哉

宗聖書院告曾子文

惟夫子從游孔門雖在後然朝三省夕一唯獨得一
貫之宗遂與其友顏子同稱焉而七十子不得並矣
則杏壇之上孔子猶天也夫子與顏子猶日月也千
古並明後之學者仰照焉惟夫子寔生武城爰隸濟
郡濟之人士凡在後學有志學道者莫不仰止續宗
來蒞行臺考德之餘敢設斯院以祀夫子以修大學
之業求一貫之道而宗至聖謹以濟人漢儒魏先生
應何先生休配惟夫子鑒之敢告

告濟郡二賢祠文

郡中故有二賢祠祀唐學士賀先生翰林李先生賀
先生嘗宰任李先生因賀先生寓于濟亦久而寓者
時則又有工部杜先生焉三先生唐文宗也其在濟
文章動河岳河岳因三先生而增重敢並祀之庶知
濟之人士敬仰三先生云敢告

告濟郡二節祠文

郡中翰林李先生節義並一世郡大夫之子翰林方
先生亦以節義立身方先生舊祀於斯李先生其先
覺也而又郡之鄉先生也敢並祀於宗聖書院京序
使濟之縉紳考其節欽其風並仰重焉敢告

告總漕尚書宋公文

惟公濬源道流功在漕河祠建主神在漕河今茲
告浚惟公協和惟公克和公祐斯多漕人戴公艦人
頌公匪公之相伊何公澤寔多

論

四知論

震也從容以四知却金善矣而不能不起君子之責
備者知密有未盡動密者未至耳是故密者賢邪當
不以金餽伯起矣伯起苟知密邪密昏夜當不餽以

金矣伯起也如伯夷邪密之金當不至伯起之庭矣密也如韓抃國邪當不俟伯起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天知地知爾知我知之謗謗矣夫賢當爲而爲密爲不賢不得謂之明德當報而密報爲不正不得謂之公嫌當壯而壯密爲不嚴不得謂之知金當却而却密爲不絜不得謂之貞君子之責備者非以此邪雖然相在爾室不愧屋漏震亦近之矣禘規規然責備之則魯男子者果不善學柳下惠者邪

劉節婦論

臣臣子子婦婦而后天地位臣不臣子不子婦不婦而后天地有所憾天地亦大矣臣如舜如周公子如文

王如參婦如共姜于數人而止爾臣不能以皆臣子不能以皆子婦不能以皆婦夫豈其理也哉然臣臣則君君子子則父父婦婦則夫夫如其然也則和和則治　聖天子於忠臣於孝子於節婦每令臺臣必甄別之者盡人之性也贊化育參天地也此　聖朝之治之盛美乎三代也汝人劉毋節婦也予聞劉毋既死而苛其夫漢家且貧子且幼劉毋恒欲爲其夫殉死人雖力止之而劉毋之心切切者至今也初以劉毋之必使必篤劉君雖死亦得家既貧子既幼爲[illegible]子使劉君之目得瞑於地下不死[illegible]劉君則也果以守報劉君節也均

之爲貞婦也於乎舉世如劉者可未之多見也而劉之子林卒以詩舉于鄉爲時聞人劉之家於是乎起於汝矣是固和之微也嗟乎世之爲臣者而如劉必不辱其君爲子者而如劉必不辱其父爲婦而處劉之地者而如劉將不榮其夫邪不辱君則得其臣不辱父則得其子榮夫則得其婦臣得其臣子得其子婦得其婦則百姓和百姓和則萬物若萬物若則天地位夫何憾劉毋今　旌爲貞婦矣以貞率天下之爲婦者必劉毋也　聖朝以風教化天下如劉毋予於　聖朝之化有補邪於乎古今之人亦衆矣而惟忠臣孝子節婦爲能傳古今之子亦衆矣而惟臣之忠子之孝婦之節爲足傳若劉毋吾知其不朽矣

四子談壽論

碧霞仙子問於黃何翁曰上古上壽中古中壽惟壽耄耋惟時鴻濛其然哉然今之人亦有古之壽者其然哉翁曰上中世惟時上中壽惟人故上世多聖上賢多壽故上世而上壽時也中世而上壽人也僊子唯唯已乃嘆曰吾觀方城揚毋居今之世登古之壽其時哉其人哉大上賢不多得上壽不易致上賢而上壽其惟碩人哉吾聞宜人少毓於華里長宦於燕方一椿並茂三桂聯芳今其壽期焉順焉耇黃而健垂白而康是蓋其所賦獨昌也翁曰縉紳惟老嵩岳

惟中君宜人殆鍾燕山之秀而毓易水之英者邪是以童顏兒齒鶴髮龜齡逆天之祿樹國之楨天壽山樵聞之莞爾而笑曰二子者知其所至而不知其所自也來吾語汝汝不聞固安之有賢母如古中國夫人者耶少出世家長歸巨室閨閫閑閑冠裳翼翼稷不出戶庭聲不聞閫閾教仲子學士以大雅大雅侁侁教叔子中允以大道大道奕奕兩蘇文學二程道德雖其所鍾淳厖亦其所培淵默也是以毅聞九垓年登八袠以告南極老人老人曰知壽之端而莫原其始知壽之徵而莫考其極乎亦云勞矣故槐植而毛盛雀放而揚熾吾聞翰苑封君世累耆勳代積鴻

澤教遵而才士興輔　代而潘王懌衍慶之波發祥之域爾乃馳內翰之恩堅左史之操荷　皇朝霞帔之寵躋大家　鳳敕之褒三子登科二公及第聯翩蘂閣追隨鳳池時享大官之醪日分匕死之檄爾乃壽比麻姑懿同文母鑾坡鹿伏薇垣鶴舞膝下諧塤篪之音　禁中繩橋梓之武抑人邪時邪三子所然曰其人哉是日宜人初度中允時爲東藩左丞乃以振輿奉之堂背行省右丞輿諸參伯再拜而祝曰至高惟泰山宜人對泰山而開逆其與泰山同高哉行臺廉訪與諸憲使再拜而祝曰至大惟北海宜人俯北海而稱觴其與北海同大哉昭武都尉與諸將軍再拜而祝曰莫宜惟春宜人初度當春時氣和其樂琢琢花嬉鳥嬉其樂怡怡仙郎倒北海之樽各子捧南山之爵而侑宜人宜人食霞飲露含英咀華不與春同長哉四子之論於是乎足徵也學士先生以史局之舊書來索予文予不能辭繆爲論之以歸先生而壽宜人

傳

康處士傳

考之處士之誌之銘之記之說曰處士幼而敏長而知務學曰處士博洽經史恬退不仕曰處士之父溪北君性嚴處士獨能得其歡心曰處士有九曰延英

倜儻豪邁處士愛敬之惟謹曰處士居父母喪祭一循乎家禮曰處士喜談論每談論必徵諸古而不疾遽曰處士未嘗至公門有司以鄉飲請辭不就夫知務學惠也得父之歡心孝也敬愛其兄友也喪祭必循乎禮正也不疾遽和也樂恬退而不至公門守也曰慧曰孝曰友曰正曰和曰守道也如其然仁也人而仁焉賢也處士其能然乎哉安知今之人不能志仁希賢亦如古之人哉處士姓康氏名昺字延芳龍泉夏溪人也嘗曰以若處士之所爲今人之所難也而處士能爲之則處士之所易矣能易人之所難又何不能難人之所易哉以若所爲處士其果仁賢矣

存孤傳

歲己丑走道出錦襄錦襄林守既已遷鄜陽丞以去
謂走曰考有存孤者公聞之乎耒人李景愈氏當而
多產有子皆不育景愈憂之景愈之妻劉與同邑甯
弘氏之妻兄弟也亦憂之乃力贊景愈娶曰非蚤不
可非多不可取一妾曰周亦未嗣納一妾曰王慮與
周不相能也處於外室而與弘近某歲王生子曰六
某歲周生子曰甯餘而王没劉懼六無托也紿周曰
吾有子以單弱皆不育爾子亦單弱盍取一子偕撫
之以期其成周曰云何曰吾富吾人亡覬吾者乎吾

多產吾人亡冀吾者乎吾嗣且幼吾人亡侮吾者乎
周諾之於是抱六以歸且與甯提攜焉語諸人曰偕
生者爾其人知之其周不知也某年月日景愈病既
疾革妻厚弘也邀而告之曰始吾未嗣吾憂之今吾
已嗣吾憂之吾年才若干二子皆未倅周也少不可
托劉可托髦矣吾之孤其誰托吾當而多產吾族大
而悍吾之孤其誰托弘曰是在我是在我君亡慮景
愈起謝畢遂絕未踰年甯暴卒劉與弘之妻及弘皆
疑之然莫能詳也劉驚且謀曰甯不可育六亦不可
育矣六之育周初不知今知矣寧加于甯乎吾未亡
人也如之何弘曰是在我是任我君亡慮忍於是携六
育於其家曰吾已許之矣乃後周他適劉守景愈之
業于内六育於外踰十餘歲其年六年若干矣以其
情赴愬於開封君開封君下於推守推守讞其族不
伏召弘證之不伏召周詢之乃伏遂盡其顛末乃明
其嗣復其家而旌弘之果於存孤錄劉之審於庇孤
并請於監司監司許之于是引弘爲鄉飲賓復劉之
弟及其兄子以風郡縣公聞之乎盍傳之走奇其事
義其人詢之考人考人以爲然詢之錦襄人錦襄人
以爲然因敍之六年十有三矣
贊曰皆朋友也孰善於其交皆婦人也孰善於其家
義利公私之間難乎其別焉耳若甯翁之克全人之

孤不愧於其交矣劉媼之克庇己之孤不愧於其夫
矣視世之朝游夕背面欺心妬者其相去何止倍蓰
耶可以風矣

銘

方思道硯銘

方子秋臺之有是硯也贈自光祿茹子銘自駱封胡
子銘曰
沾爾潤怡爾靜愁爾方懲爾剛蓄爾厚昌爾壽續宗
銘

中硯銘

惟是硯也惟其厚是以受也惟其方是以莊也惟其

潤是以滑也惟其堅是以傳也

小硯銘

是硯也得之易守之難能得之易遇之易能守之難奉之難何以守之曰不磷何以奉之曰克貞

鐘硯銘

邃谷戴子謂予曰子有二硯一以贈子纘宗再拜受之既乃製而為鐘取其重也中也虛也容也宣也倫也如其然也庶幾不辱於戴子也

戴子冠中人也山東提學按察副使

蘇州滆壺銘

壺斯繹斯心斯惕斯壺斯儆斯身斯肅斯壺斯倫斯晝斯甄斯壺斯永斯夜斯省斯壺斯汪斯政斯叙斯壺斯循斯人斯珍斯

碑陰

吳塘陂碑陰

是陂也其在漢也啓之者刺史馥也築之者太守元光也其在　國朝也復之者尚書充嗣也鑿之者纘宗也同鑿者知縣儆也任鑿之之勞者經歷瑤縣丞賓陽也漢以前陂未築也夫陂不築則無水田不水則無禾是故陂築而田沃田沃而禾登故民之感之也曰育我者劉也食我者宋也　國朝以前陂未鑿也夫陂不鑿則陂不瀦陂不瀦則沃不長是故陂必

不浚而后水必不竭水必不竭而后田必不菑田必不菑而后歲必不歉故民之悅之也曰[illegible]者尚書也壽我者今許也纂錢也丞李也若纘宗也從事於列則其分也夫築不固未有不決者是以有待於鑿鑿不深未有不淤者不能不有待於浚矣嗣是而浚陂以溉田以助歲以足民竊有望於後之君子

箴

五箴

其何可矜矜則畫矣其何可躁躁凶德也其何可不重不重如敬何其何可欲速欲速如和何其何可奪志於為文作字奪志於為文作字不亦失其本心也哉

民箴六首

可泉子告曰父母生我養我我何為不孝我不孝父母父母何為生我養我我生子我愛之無所不至父母亦嘗愛我矣我顧不愛父母邪我薄父母我生子亦將薄我我心如何

又曰民者　君之地遠不知君所以為民者切民之安居樂業皆君之賜而君之宵衣旰食皆民之勞故貢賦租納所以報君也而怠焉慢君莫大矣不知者且曰特輸之官耳身處治世亡怪乎其不知也

又曰兄弟[illegible]不合姻婭之諸不已爾兄

也爾弟欺爾爾不知爾弟則曰爾難弟爾兄欺爾至
此爾不如死言之諄諄聽者不覺其入而怒生矣吁
妯娌異姓兄弟同氣異姓何親同氣何疎

又曰夫婦易褻而難敬褻則比我侮我敬則事我助
我我之家所由興衰也民間寵妻凌妾者什六寵妾
棄妻者什九吁妻尊而妾卑其分截然易以處也今
不能處豈丈夫哉苟不能處不須妻妾矣

又曰民間無善交者交以善言久敬之道也今之交
者朝則密如昆弟夕則背如仇讐其視久敬之道如
北直然言巧事從故密言直事忤故疎其密也以利
其疎也亦以利以利而密以利而疎即路人耳矣以

交為

筆箴與通夫筆人

吾毫弗圓盡觀諸天吾毫弗直盡觀諸弦吾毫弗從
盡觀諸乾吾毫弗精盡觀諸玄

遜志齋箴

高安朱生詣以遜志名齋可謂克學矣天水胡纘宗
為之箴曰

曰為維天何物弗幬厥德則容虛以為輿曰藏維海
何川弗鄉厥德則下涵以為量曰大惟心何理弗備
厥德惟謙迺來迺萃厥謙惟何匪謙以容容或匪襃
厥進弗崇厥謙伊何匪謙以言言或匪恒厥積弗淵
厥謙伊何匪謙以心心靡謭弗納靡訓弗承惟心日遜
惟道日充念之厥始勿替厥終

金人箴二首

我思金人彼豈無言言苟弗中其中則煩支誕何為
惟禍之門緘默何心乃德之原天何言哉日往月來
地何言哉冬閉春開

爾胡不默默者心休爾胡不重重者身尊爾胡不簡
簡者性逸爾胡不靜靜者神守我緘我口君子焉恭
敢告金人唯君是從

戒

五戒

勿怠怠則業日荒矣勿浮浮則行日肆矣勿戲戲則
放放則大不敬矣勿多言多言則誕誕則人鄙我矣
勿多事多事則擾擾則我心其弗寧矣

對

觀齋對

入閣之表三山之陽有齋焉黃子之所居也兩楹
嚨四窓洞達高可以瞻下可以瞰遠可以眺近可以
玩黃子危坐齋中其心儼然焉其體洋渙焉其始也
若有所見焉其既也若有所得焉客有扣其門往見
者黃子整冠出迎客揖而請曰子居是若何黃子曰
吾求吾心不為物誘吾求吾身不為物[illegible]敢操之有[illegible]

視爲之[illegible]心不通視遠惟明五罹惟吾心日月爲度吾惟吾身聖賢爲伍是謂齋不愧吾吾不愧齋客曰觀之道其在內乎曰知人則哲審物爲智人固有差物亦不齊視若所以孰得孰失察若所安孰是孰非妍媸乃別人不能隱幽明攸鑒物將焉遁是謂身居齋中心觀齋外客曰觀之道其在外乎曰仰焉天高俯焉地下天焉上覆地焉下載覆者洋洋載者混混瞻之在前顧之在下皆備於我不遺於物鳶飛潑潑魚躍昭昭不舍晝夜無間古今我知真切我見分明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是謂探觀之力盡觀之道吾之卜居若是焉而已爾客曰微子吾不知觀矣無觀之

道大矣非明曷至非遠曷到非高曷廣非大曷極子之觀其諸異乎人之觀乎內焉不疚外焉不忒仰焉無間俯焉無垠伏羲爲師堯夫爲友萬物爲心八極爲目大哉觀也斯其至矣

斷

陳水部後齋斷

孰賢孰先孰哲孰前孰謙孰潚孰深孰淺孰遐孰光孰蓄孰長

讀

讀王昭君傳

畫可惡工不可賂分可守貌不可恃漢可思胡不可

禮樂可傳禮不可悖

讀洪武　聖政記

人謂　高皇之政如春雨臣謂如時雨人謂　高皇之令如迅雷臣謂如秋霜人謂　高皇之服天下漢臣謂如湯旱非霖曷蘇歲非霜曷成桀非湯曷放

書

與易士美

易士美尹海寧隴西胡纘宗告曰不忠不明而忠不公不忠不威而忠不廉不忠不慎而忠不果不忠不勤而忠不達德量必宏德量不宏則爲喜怒所遷事長上必盡禮加禮不爲也處同寮如兄弟不[illegible]不驕

待吏卒如童僕蒞以位之慈以安之遇鄉士夫必隆其禮敬而杜其請託與百姓交須推心置其腹中無民弭盜須問民疾苦聽訟必虛以受其詞而平以折其心風俗有傷於倫理者請釐之勿曰姑俟我徐也遇災必爲民請[illegible]征錢穀須有緩急要亦不可一於急也公文要事必記以簿籍庶取次行之而免不人沉塌臨事必有一定之規出令必有一定之時有規則事有條理有時則令有次第有條理則事易集有次第則令不避

與馬宗大中丞

以不奉書啟問矣仰聞壽畫檢覈勤王事勞然功高

名重爲賊所畏而部下將士所過帖然大丈夫事業
自出人萬萬也旌節駐紮威寧宗之地也川當奔走
閒候乃以倉卒設備而又獨領州事相去甚近稍關
甚遲遂令續宗重負罪過莫可逃避荷手教如聆清
誨感感賊平尚希使道嘉督以終教益閒賊尊章走
避計多設備不知可合兵會議一當其前一擬其後
以成掎角之勝否邪又聞賊入夜以奔竄之勞鼾睡
頗熟不知可選精兵數百人別以物色使之夜襲以
乘其不知否邪制勝尅敵想籌無餘策矣續宗何言
書草眷至遜别遷官久矣續宗何敢望遜也草草

寄王令憲先生

士無論得志與否但得知遇者爲之前乃可勵志以
爲之後然唐韓退之之於陸敬輿宋蘇子瞻之於歐
陽永叔至今稱美爲荅下走已公人令時之敬輿永
叔也但愧續宗疎賴愚懶不能猛省以學所以爲退
之子瞻者耐教言耿耿在耳思所以報臺下者乃不
敢不勉也得邸報見臺下又入薦章汲人無任稱慶
以續宗在門下者亦何勝忻慰王都憲道夫葉侍御
一之近皆得志行已無負於門下續宗碌碌守株猶
夫樞趨時爾深恐疎放愚鈍不能如道夫一之以進
於退之子瞻以無負於敬輿永叔也人便草此奉教

典浪文林太守

孫切山斗之私安得日侍起居以慰平生也朱子祠
堂以蔡黃二先生從祀蔡尚矣不知勉齋先生早覺
何如今且列之蔡上抑不知有據否於鄙見則未安
也紫陽山以晦齋祀於其上是矣但在道家宮牆之
內而又以朱子斜坐之於鄙見尤未安也於書院之
從祀者詳考而改正之於道家宮牆區別而改作之
是有望於執事也執事之見未必與鄙見不同改正
改作因走之意而勇決爲之是有望於執事也倘別
有議論幸不吝見教

與陳子學

兩得手書如覩顏面恨不能即席討論以說平生爾
初以吾子發解爲慰繼又以吾子求舉進士爲歎然
出處有時儲養既深發造必大於吾子厚有望焉老
朽以轉官南都公暇必得讀書訪友以補不足今且
苟延放浪於身心了無寸益日後又不知成何次第
也蒙吾子見教勿事於班馬之文李杜之詩此皆向
於吾友何粹夫內翰今再聞於吾子恨此病根不能
盡除日來頗好讀書但昏瞀愚下比少年時更覺費
力爾京師有吾友楊伯晦其人樸而多學者也吾子
曾與一會否余璞夫日與之講求甚密今又將西歸
矣頗以爲恨不備

寄彭尚書亞翁書

宋有司馬文正公范文正公而宋稱盛非宋盛二文正之勳業盛也 國朝稱盛於 敬皇帝朝於時有王端毅諸公而執事與素翁亦已倚重於海内外表表焉領袖縉紳今 明天子在位君實與希文復在朝執事於家之將起於途之將至海内外兒童走卒在在相爲問慰以爲執事一日未至海内外之望一日未慰及執事入京而後我腹者加額者相望於野大抵司馬相公復起 皇皇有宋自當復振耳纘宗竊喜我執事爲天下倚重若此可占 我明之盛又在於今日也然纘宗竊有獻焉國家之元氣昌於

孝廟深仁厚澤固非一二世所能斬伐爲 武廟斲喪太甚内竊而外耗元氣之存者如縷天生 今上起而復之蓋將綿延國祚也惟今之勢譬之病者初起善醫者未敢加以大劑遽加以鹵食惟徐徐以調良之藥和淡之饌培養之耳培既厚養既壯元氣既復於時或勸以高舉或勉以大振則既壯之身固非風寒所能侵而既厚之氣亦非散邑所能入苟不俟病者平復而即欲其一舉萬仞一步千里竊恐力不支而行不逮則斃者將至於是有議醫者矣醫日遠毀日衆竊又恐病者復作藥亦無及而醫將無功矣一得之愚率爾上陳伏惟執事固自有調鈞之嘉猷

[illegible]書生之誠何當上帖然非在門下則不敢上呈耳

寄華翁

天欲平治天下乃生我 明天子起膺中興之期當今之世爲之輔弼左右舍我華翁六七元老負天下重望者其誰哉其誰哉是以海内外道路之人無不加額騰懽如纘宗辱在門下者又不能不爲之稽首稱賀也保愛 聖躬培養 聖德顧恤 國體確當國論以深造我 明天子中興之業而底其全盛不在六七元老邪不在執事邪借使不保不培不恤不確而懃懃焉懇懇焉欲我 沖年之聖朝更一事暮復一事朝去一人暮留一人是責效於旦暮者之爲

耳非纘宗之所敢知也執事計籌之詳矣余都司北上之便秉燭草草

與林職方志道書

纘宗啓別君子日久去君子日遠矣日事簿書曾不能少懇不惟催科拙撫字亦拙方以負愧知己爲歎而手書下教顧乃云云 殆告者樂成人之美而莫知其忠聽者樂與人之善而不見其罪也殊愧殊愧仰惟有道君子既辛苦於賊未平之前復辛苦於賊既平之後不問曾蒙與否而力自能濟大任矣敬服敬服一日柄用以霖雨天下此非其發跡時邪前會陽明先生丙戌與語一二日令人豁然有曾通處根

不及隨諸君子之後以窺仞門戶也卒教之卒教之

與李元山司馬

久不至伊洛頗覺疎繆近幸見明道文覺甦復安得
日坐春風而步庭草也郡志象山語要序承見教欽
聞命矣續登之語出于先正徵執事生平併誤邪嗚
究錄有補於吾道其功不在陸下然執事云嗚究蓋
有激也亦以起問者見是非也又曰亦物不平而鳴
也意亦切矣愚以為象山之學知道者自能識之不
能識者不知道者也人何能究象山象山亦何損於
人究其為不知者言嗚究可也苟有知者不必言嗚
究矣然象山苛究象山之道不可究究在人不在象

山亦不在道請直書曰象山書語要或曰象山書語
或曰象山錄如何特在教下采爾上布宗在不罪

鄉飲請書

夫莫不飲也而飲於鄉者必尚年有德者焉養老也
尊賢也先聖創之歷代因之我　皇帝嗣之其
典重矣夫賓主天地也介僎日月也三賓三光也四
面四時也其取象亦豈小哉伏惟執事樹勳于　朝
施澤于世邁德于鄉作則于家請與是飲於　省光
夫衣冠萃止俊秀環集絃歌既和觴豆復迎我　國
家崇古導今之禮其惟執事倡焉敢啓

秦州鄉飲請遵書

又鄉有飲尚德也賓有序尚齒也飲有遵尚爵也三
者備而其禮成矣夫飲有衆賓也而賓主僎介之禮
獨詳焉所重在賓在僎在介在主耳夫遵者尊也傳
曰鄉人仕至大夫主人藉以樂賓所榮而遵法者也
故自賓視之君主而非主也自主視之君賓而非賓
也是以遵至賓主偕降迎焉傳不云遵之不與鄉人
齒也恭惟執事引疾于家待用于　朝為鄉大夫師
表而其爵又與公等主人藉以遵法而取榮者其惟
執事哉敢再拜以請伏乞俯臨衆賓幸甚斯文幸甚

與甘泉先生書

纘宗在史局因涇野宗伯得侍　先生光霽之下若
知趨向矣遷謫以來日奪于有司養既不深學因不
固心放而不知求者至今也優游四郡兩部四省之
間學既無得政亦無成且遷於為文作字矣何可以
報程子何可以報程子曰者於留都已約何子魚同
趨欸教矣不意遂為吳門諸士夫邀去竟得罪今猶
仄也嗟乎纘宗違執事日多去執事日遠矣雖得時
領二論二業之訓然孰若親炙者之有得乎纘宗去
歲補汳方爾具狀[illegible]回祿所燬遂稽遲至今
今不能無罪伏乞照察然父淵之懷亦自惓惓也不
既

答莊渠先生書

三復六書精縕發前人所未啓啓後人所未發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其圓其動天也其方其靜地也其圓而動其方而靜人也而六書之義備矣古人云文字生焉夫字猶文也理備而道該也今之人以藝視字而理晦而道否矣故隸作而篆亡楷作而字悖其知六書乎其不知六書乎可慨也近見六書本義及說文字原以爲得字之本與原矣及見精蘊而後知字之學理邃而道宏非倉頡莫爲之始也誰尊壽之梓以詔後之學者遠不能一侍几硯無任馳仰海運誠不易復然東粢之通海則不可不復生近已　奏允矣容錄其奏以請教九河故道湮久矣誠所當考容不日專使以詢以考以報也生繆撫東土持重之教治病之藥石也敢不佩服

答太宰湛甘泉公書

立德立言之教教纘宗者遠矣佩服何勝銘感何[illegible]大大聖立德大賢立功亦或立言然聖人之言經賢人之言傳也六十四卦三百篇是也後世詩[illegible]三百篇之遺乎發乎情止乎禮義於名教未爲無[illegible]但不當品題雪月風花耳故淫奔之詩孔子亦不[illegible]删樂府續宗誠不當作然亦出於一時乘興偶於[illegible]上爲之耳非故恍於吟詠而廢詩書也亦非敢上於篇什而慢政事也初乘興時意以爲與其閒暇[illegible]與

中[illegible]於[illegible]上而自不知其墮於末俗也數承教及今知過矣今知過矣敢頓首　謝

寄大司馬浚川公書

承示佳什渢渢乎黃鍾之音白雪之調也三復之不待入伊洛坐春風已領其指授矣敢頓首謝某伏讀涯翁樂府竊疑古樂府何如是易也及讀旁中鐃歌橫吹諸曲又見漢樂府何如是古也匆欲通其句讀輙畏難而止近於青宛之間興上輙不揣擬得漢樂府百有九十首類多淺俚涯翁之門且不敢望況漢邪然亦一時意興也夫漢樂府類皆奏之郊廟播之鼓吹至於相和又有清平瑟楚四調其格與調又皆

意在言外固三百篇之餘也魏繆襲晉傅玄已失其本旨况元鐵厓邪近始見楊本無問格調與漢不同開卷見辭旨即與漢異矣然漢去三百篇不遠後世去漢遠無怪其不類也抑不知所見是否敢併請于大雅君子門下伏乞俯而教之即立雪門下矣幸甚上瀆死罪死罪

寄御史大夫何栢齋書

[illegible]子曰[illegible]矣媿何可言蓋不復濂洛[illegible]寄問草草於文字[illegible]爲口矣[illegible]

之道人人獨覩東山而枝曰吾豈其然哉豈其然
哉孟子未嘗不欲平治天下吾道善是也惟夫子闢
之其繆櫛京土近二年循舊守常不異夜中兹改視
河亦不異東土知巳大君子幸有以教我有言引沁
水自大堤内外至魚臺入漕者云沁安流也非若黄
河之散漫也又有言沁水可引但衛輝地下恐易北
奔耳然沁故道原不與河同兹欲自懷郡於堤南出
懷郡於堤北引之以避衛郡而趨濟郡不知何如幸
教之

與魏莊渠書

春到陽復君子作德樂道必有吾與點也氣象停雲
千里不能振翅左右同事風浴懷仰何勝夫明道之
志在天下天下之望在明道請早出以慰斯文以慰
蒼生續宗叨撫東土如常叨總河如常漫無寸補政
事不敢不勉問學不敢不勉但放心求之不專操之
不力出入猶無特耳愧何可言字學草草奉復冀無
所得幸終教之

與麥戶部端甫

得手書如聆面誨咫尺千里何能為懷承以答禮下
及續宗何知古人居喪讀禮執事於禮既讀之熟且
執之堅必能盡合於古矣然今之人動以行古禮為
迂夫程子於洛陽舉行古禮化之者不止一二大家
孰謂古禮不宜於今而以為迂哉惟執事居今之世
執古之禮然於治主於治櫬於治葬於治器於治祭
必以朱子家禮為的不合者釐而正之執事今日之
事也計籌之詳矣續宗何知近時有家禮儀節有家
禮會通其中有遷就增補處恐非朱子本意更與深
考而折衷之如何

題

題儀禮後

考之于古禮為經記為傳其來尚矣宋王氏棄經而
尚傳以至于今學者皆知有傳而經不傳下邑窮鄉
之士且不知有經亦不知傳為經而作千載而下經
不將失傳邪觀諸河間獻王之三十九篇可慨矣用
是謀於舊邑沈氏（教慈谿人）楊氏（吳江津人）王氏（朝用西人）隆相與
捐俸刻置郡（安慶訓將）以廣其傳云高堂生禮經十七
篇吳澄逸禮經八篇十七篇賴朱子通解而不墜八
篇近出於吳氏旋復散失賴程氏（敏政新安人）旁求而始
得而文又多闕然則刻以求其傳是何可緩邪

題李詩絕句後

續宗始讀堯舜書乃不知讀詩既讀詩又不知三百
篇之外讀李杜詩既讀李杜詩又皆無多李杜詩本
杜詩本稍多李詩惟　内府本為善而人不多得嘗
聞刻于蜀今求之亦不得續宗刻之力不暇及故屯

刻絕句云[illegible]

題傳氏影堂

尚爾節仰爾壽用昌大爾後

題顔真卿麻姑碑

魯公之書充溢宇宙者多矣近時所最傳者曰磨崖碑頌曰東方曼倩碑贊曰多寶塔碑文曰麻姑碑記並為世珍夫右軍而後以書名者其惟顔也其勁如抑其潤如虞其嚴如歐陽而其逸出于王虎則不可及爾今觀其頌如鳳飛鸞舞於青霄白日之表無復巧雲奇霧之掩映觀其贊如大人君子正衣冠而坐高堂廣宇之上望之者斂容觀其文如淑人吉士磬

儀肅威而入朝廟觀其記如精金粹玉星列于盤盂而文響秩然古今言書法者式焉夫自唐至于今不知其幾千百載矣而魯公之刻大者小者渺者舊者相望而出相寶而傳直與日月相照耀豈以其書端自有不可泯者在邪抑以其人本自有不可磨者在邪是帙　宮保語山李公所藏然尚有碑陰一通更索而續之並為觀法焉

題范文正公二手書

展玩二書令人儼然生敬夫人當時藏之者豈獨其子與孫哉文正公為當朝人物第一而書中所言又豈義田備生之事贍族鄉人仁莫大焉其[illegible]與字又

醇[illegible]

見焉人無不敬而愛之是宜其子子孫孫世守之而倚以為重也

題張老小像

吾觀杜太師有休休之容焉王亞卿有恢恢之氣焉畢司農有閒閒之度焉朱兵部有翼翼之風焉馮侍郎有悠悠之思焉吾想其集而咏咏而和也須眉皓首不與世同山中野服不為物累可以敦俗可以勵士傳之千載不暢然興懷邪

題伍刑部梅雪卷

繼宗與寒泉叔田約遊西山是所謂梅花葛祠者參

差而竟不果每談及暢然興懷今觀寒泉是卷飄然如在西山之嶺下俯洞庭之奇震澤之秀而聞黃鶴之音梅英粲粲雪點疏疏詩什翩翩大人君子之樂不在是哉不在是哉

題明妃出塞圖

是圖也陋漢邪非邪是邪悲明妃邪一女子不足惜然終不可恃豈策哉一事不足多然歟且悖矣豈適致佞臣殺之明君交外婦人者人者也而況君父之令哉固命也抑分也亦安之而已矣

題[illegible]卷後

徙[illegible]

存近予過當塗或改刻之畫雖新而李公篆意[illegible]
其四五矣予爲是懼乃不揣暇日爲總一過視初本
減小焉因付長洲章浩刻之石然於李公篆意亦不
得其一二特以其石稍賴以不遂磨滅焉耳

跋

夏小正解跋

纘宗嘗讀大戴禮而見是篇簡也而非略也微也而
非隱也天人之禮君民之事咸備焉蓋古書也夫簡
而該微而彰後人之所不逮也升菴楊子直以爲古
書信矣今見其解或得其大義或得其奥旨或不得
其錯句訛字夫得其說則信不得其說則疑信則信

疑則疑而其理與事固皆可考可以開來學矣可以
傳矣升菴子之爲是書其有功哉乃因龍厓楊子之
命而遂付之刻者隴西胡纘宗跋

李詩近體跋

律詩出唐以後非古也今世讀律而遺古者衆矣六詩
自四言而五言而六言而七言自風雅頌而離騷而
古體而近體其變極矣知詩者雖遺律而不傳不習
亾傷也宋以前稱詩者必曰唐稱唐詩者必曰李杜
而今世多讀杜詩豈以杜詩近體多於李詩適中今
時之好邪今觀李詩近體雖僅百首而其天才俊麗
不可知讀誦之夫豈在杜下哉特人未多見亦未

熟讀耳因[illegible]刻之以爲讀杜而遺李者助夫豈敢
遺古而尚今付任其[illegible]哉同刻者又有李詩全集杜
詩全集李詩絕句云

凱雅跋

畿外氏弗馴蔓及汳中以至江下　帝命大中丞卓
蘭彭公伐而綏之逾年而功成蜀中民弗馴伐蜀者
難之　帝求其人廷臣僉以公請公文伐而綏之逾
年而功成西戎哈密入寇司馬以征伐請　帝難其
人廷臣復薦公公文伐而靖之逾月而功成　帝以
公久於外眞念之用徵公於都察院莅院事夫靖變
奏公不以爲功撫變須公不以爲勞　帝令倚用之

者有以哉公北上也南都諸公卿大夫士咸推贊爲
所爲詩與歌若賦翩翩乎有以章矣纘宗何言

跋易比部世藏手卷後

人以是卷之失而復得判而復合爲奇予以是卷之
遇比部爲不偶人以是卷之出於解公所作爲不易
予以卷中所稱其見信于文公其見知於解公爲難
蓋失則得判則合事固有然者使非比部孰從而得
之文孰從而合之宋節士雖多鮮有如文山者也
國朝才人亦衆矣若解公亦鳴世者若某必其才行
卓偉有足寄重是以見收於二公宜乎一再世而有
比部也然得與合亦奇矣然必不川失與判而后爲能

守其業而可得矣然必世有讀書如吾比部者而後

爲能嗣易氏子孫繼比部而興起者其勗諸比部以

書傳與予同年舉進士爲海寧令進南京比部主事

員外郎中文行炳然有聲留都可以爲易氏世傳者

蓋不獨是卷也

阮詩跋

籍者何魏步兵也何以稱晉史籍嘗拒婚司馬氏其

固魏人也非晉人也其爲縱酒而容體褻梧志氣宏放

者也何不見取於世[illegible]當時矣而又縱酒者

以爲耳何又有[illegible]也惓惓王室立心要同

於靖節故與諸[illegible]稱其所爲詩何漢之餘魏之

倡也其辭多隱[illegible]奈何嗣宗身處變世故志雖在刺

譏乃不敢顯言而何爲取其詩凟學臨籍洋洋充耳

雕鏤者失其奇勦鈔者失其工矣其以詠懷名篇何

詩言志志之所發者燥也何縱於酒昏酣玩世因詩

以見志可以知嗣宗之心矣何取于八十篇而刻其

詩唐詩刻多矣皆不在嗣宗上而嗣宗闕焉不容以

不刻矣

跋應奎山聯句後

是日也闕涅寺觀諸生射登應奎山易叢學地而石

磐張子倡之東岡沈子及續宗隨焉夫闕寺斥異端

也觀射學古人禮也登山望道也易地去其不善而

就其善也異端斥吾道崇矣禮備吾身檢矣見道知

善吾人之趨端矣是行也一舉而數事備焉不亦盛

哉其詩六章賦也有興焉陳尹克宅請志之因志之

而張子之敎溥矣可泉居士胡纘宗醉後跋

跋漢詩後

讀詩者一則曰漢魏二則曰漢魏平時讀漢魏詩以

爲魏猶漢也及讀樂府則漢自爲漢而魏不能及矣

試咏之漢鐃歌相和諸曲渾厚僞永無愧於古歌謠

辭魏詩可讀者三曹爾矣然操丕植固漢人也故附

之漢苟評前代之詩亦惟曰漢而已矣自漢而戰國

而春秋三百篇可馴致也

跋李詩後

唐詩古體曰陳李近體曰李杜尚矣王孟高岑諸子

亦稱大家然不能及也李詩杜子美亟稱之曰不群

曰無敵曰飄逸清新見之旣真品之亦切矣夫李天

才儁拔不可矩矱自爲有唐一人豪賀知章呼爲謫

仙諒哉然杜易學李難學學杜如學顏學李如學

孟子氣象大李才高學道者學孟無進步處學詩者

學李無下手處故曰李多天仙之辭

跋右軍十七帖後

往歲或自汲寄此石帖於纘宗云新得之野寺中者

以爲已勝今時所傳諸刻及今於楊侍御仲宣所復

□此不叩又見其風神清逸骨幹遒勁須貞往酒半
筆迹特所傳諸刻遠在下風矣徐　默讀子容以爲
然嘅曰手臨一過周郡丞少安云此須傳之人人因
託長洲章生簡甫摹之石與諸學子吾黄瑀卿羅
人侍御　默讀與人

烏鼠山人小集卷之十四

烏鼠山人小集目録

粱溪進士益都宋延年
國子生東萊丘　倬
門　生麻城劉　淵　校編

卷十五

行狀

王宜人行狀　先大夫行實

墓誌

明處士王公合葬墓誌銘
劉母孺人墓誌銘
明工部主事樊子墓誌銘
明淑人黄母墓誌銘
明壽官周翁墓誌銘
明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致仕都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廣西按察司僉事李公墓誌銘
琴泉汪君墓誌銘
中憲大夫雲南鶴慶軍民府知府林公墓誌
前鄉進士梅莊先生墓碣銘
大中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參政陸公墓誌

銘

明故湖廣按察司副使龔公墓誌銘
明贈宜人院氏墓誌銘

禹峰山人小集目錄卷十五

禹峰山人小集卷之十五

鄉進士鼓都宋延作
國子生泉棠丘作
後學生麻城劉潤校編

行狀

王宜人行狀

宜人姓王氏鞏昌秦人予外舅國子賢季女也宜人生有異兆人奇之咸曰恨不爲男子里中雋人多自其門觀者宜人雖未出獨不出閨居不妄言笑姥嬭之曰女人言笑維何弘治癸亥歸于予家年十有六矣予入太學貲窶空宜人盡解所佩貲之不爲動食米糲甚予勉之笑曰是非古所謂糟糠邪予仕爲檢討矣猶恨不能養親宜人曰苟去仕親將不養邪予時奉先太宜人凡所爲宜人必躬爲之臨祭致敬無異於執禮者予言動苟有失必從容謂予曰君友某某曾如是否一日予有悔色曰無乃失言乎然悔之是矣孰若無致悔凡置服飾必倍之予問故笑而不荅乃後娣姒並出服飾咸無異鄉里驚羨焉予判嘉定守潼川得迎養封郎中家父今太宜人家母嘗人敬養之至出於天性家君嘗炙肉爐餅宜人每爲備問察之必不爽或得罪太宜人必婉容以請過太宜人怒將爲凡所入俸貲必以聞於太宜人而不敢

私偶至尼庵見佛獨不拜諸女客曰何也曰從吾子
弱曰聞西夷人也予諸弟與其友講學會食每供給
豐而潔久而不懈焉諸弟有所需無不遂其所欲得
者予來南京將别諸弟諸弟人欲予所服絲衣一襲
太宜人曰盍請之而允宜人口與之而後請可也乃
與之予繼自外至二弟陽以衣請予曰盍與之宜人
曰與之矣太宜人諸弟相顧一笑予爲季弟婦納聘
宜人見之便解所佩之半貽之弟婦予在戶部因會
飲而傾聽樂復有悔色曰此無難會飲而有樂者不
赴不一再而其過改矣毋徒悔予改吏部進曰君每
多談論然談論多必有失今居銓部不當加慎邪凡

赴宴諸女客見宜人至輒歛容無譁賊豪傑起予憂
之宜人方卧病曰吾獨無慮乎問何也曰天下皆安
此賊豈能獨使之危邪夫宜人者有善人之資者也
識道義知事勢實予所不及舉止厚重望之者起敬
竟日與之處不輕語諸苟有言又確然適宜不信陰
陽之說不佞佛太宜人嘗曰吾未見不信神與佛如
吾家婦者飲食衣服安於儉朴絕不事華靡數受舅
姑恭而誠處諸弟嬸敬而有禮故諸眷屬悅而慕之
有愧服者自歸予家十有六年相友敬如一日予溺
愛子衎宜人獨以嚴教之於初裝服飾不與華麗嗟
予若宜人可以爲難矣不幸三十二歲而早卒也於

予痛哉弘治元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一日宜人生正
德十有四年三月十有三日宜人被　誥命受封是
年九月三日宜人卒有子一初也卜以其年月日葬
宜人于南村先塋之次謹述宜人之言與行爲狀敢
求立言君子采而銘之庶使將來知宜人也

先大夫行實

於乎痛哉纘宗尚忍狀我先大夫邪先大夫行業磊
磊起於秦隴著於蜀秦隴人稱之蜀人懷之於乎痛
哉纘宗何能狀我先大夫邪先大夫諱大濟字澤民
故渭州人又云漳縣世遠譜逸今無考先高祖諱鈞
自渭徙秦人言爲渭巨室避亂之秦者姓胡氏因家

焉然性倜儻而又審識事勢能自立謂人曰大丈夫
當自成家勿徒襲故爲也故遂起家於秦先曾祖諱
海剛嚴重厚不詭不阿處家庭如賓客御子姪如官
府人見其偘偘而又故巨室也咸尊禮之登歲折節
力行謂功名可立就及長而有所感乃隱居於農云
卜築縣南垌日坐柳下見過者有菜色即飯之愈廿
年不替飯者日衆感者日加云先祖諱璉字大用少
爲秦邑名士工古文辭以毛詩鳴于隴西舉鄉試不
第景泰間以國子生仕爲南安知縣至南安胃然嘆
曰夫令司牧者也牧不以子非令矣乃與百姓處如
家人父子然及爲家右則又救災恤之故幾內堤南

皮獨不食禾黍水南皮獨不災民屋火禱之輒隨熄
盜非殺大不入境有入境而告以不恐犯者卒以終其
任南皮無聞言知南皮九載屢疏乞休不許既考最
乃即吏部懇以疾請吏部嘉其去就特　奏允之既
致政道南皮南皮士民攀送者日不絕於道云生子
七長士源次士清次士潔次士溫次先大夫次什加
知縣士淇次縣學生士淳先大夫性醇而慧少有大
志故獨爲先祖所鍾愛及遊邑庠與六叔父胥以千
詩稱於關隴閒嘐山張先生精於詩又備徵學之而
其說益長按察龔公稱泰之士必曰胡某胡某詩屢
舉於鄉不第乃以詩淑諸後人而從兄吳縣丞紹宗

國子生繼宗縣學生纘宗乃皆以詩著于秦云未幾
仕貢於京師慨然欲卒業國子以友天下士而先宜
人病不起成化丁未九月癸丑也先大夫不能留乃
仕爲成都縣學訓導云至成都期以恩義結人乃以
子弟視諸士子而諸士子亦以父視先大夫諸士子
有學行者加意遇之皆取高第爲蜀名人貧者且給
俸廩之至各成立弘治初蜀中饑御史令監糶於西
門然平若直饑者咸歸之然直亦不與諸生高文質
者蜀郡人也以文學交藩臣某某得罪　蜀王逮及
文質先大夫立　王門啓曰某誠有罪然罪在某不
在文質文質可無罪逮及　王聞之爲釋文質御史

察知其故者是之公署資陽縣學而資陽諸士子欣
然欲沾成都之教藝之教焉歸成都錢送者不下數
百人而諸薦紳於玄都諸官長於齋壁諸士人於昭
覺諸門弟子於新都皆惓惓不忍舍去觀者嘆息以
爲儒官而獲此此過人遠矣至於今以爲美談既考
最進鹽亭縣學教諭尋丁先祖母李孺人憂服除復
除雙流縣學正雙流得專其教矣乃日以舉子業課
諸士子而必先之以孝弟忠信故諸士子長於學者
什六長於舉業者什四所受臺檄署雙流縣事以平
易爲縣人所戴民間有弗馴者父老必曰何顏見胡
先生縣官偶闕雖未有臺檄人亦以事歸先大夫故

雙流士感者什六民感者什四民焉其盜嚴以去尋
並盜獲二而責於庭曰何爲爲此盜對曰非貧何爲
此曰貧未必死此死全盜謝曰知死矣知死矣曰汝
能改予亦能縱汝盜立下有悔色乃解其縛釋之盜
至敘向天拜曰胡公活我殺我我復爲盜乎南蒲鋁
酉金若干兩鋁隨卒於敘州先大夫召鋁子葛金於
敘州歸其葛金辭去先大夫撫之曰若父有餘貲
否對曰無再問之對如故先大夫泣曰若翁言之矣
乃以其金歸葛金正德戊辰纘宗舉進士官翰林又
明年適先大夫九載秩滿遂致政歸既纘宗南京户
部郎中改南京吏部白安慶知府

歷稱州自山東左叅政改浙江皆被以書曰臣才不
考其何可勝敘會倍其力可也不然毀且來矣而纘
宗卒不能如其教先宜人姓李氏國子生諱玘女也
自歸先大夫日事耕紡以給先大夫事先祖母朝夕
懇懇不知懈自少精於女紅邑中女紅以先宜人爲
最而中饋尤長凡家事皆自領之故先大夫得盡力
於學邑人不能製領緣先宜人索領緣視之訓目製
領緣以貽邑人乃不幸客死京師年才三十有六也
於乎痛哉正德戊寅纘宗以郎中考績先大夫及先
宜人今宜人祖母咸封贈如制
今上即位詔臣工父母既封贈者服色如其子先

大夫及先宜人今宜人以纘宗官安慶得加四品焉
先大夫美容姿健談與人接和氣粹然性樂易未嘗
與人忤故人樂與之交然交者多當代名公才士素
好客客至即置酒爲樂或雅歌投壺雖秉燭敲碁至
夜分不倦里閈中有雙雞斗酒必延先大夫而先大
夫亦不拒眷戚中有吉凶事必主先大夫伯叔父之
子未婚娶者皆婚娶之於諸伯叔父融融如也教諸
伯叔如父撫諸子若孫如恐傷之壽八十有四矣
而耳目齒面皆如壯年縣學生兄子瞻補復孫鵬生
術以舉業質難猶日悅焉嘉靖壬辰四月壬寅乃[illegible]
疾而卒而纘宗乃獨不能扶[illegible]指斂於正[illegible]

子男四長纘宗今爲山西右布政使次正宗次可宗
次佑宗可宗先先大夫卒女三長適通判孫述先次
[illegible]適[illegible]壁次適高弟孫男七長初次禧次禔次祕次祺
次礽次祉女一孟姬正宗可宗在宗初皆京縣學生
孝鄉舉餘皆幼十壬辰十有一月庚申葬先大夫於
南垌邢家村先塋之次敢求大君子一言以明先大
夫家世行業有可敘述者云

墓志銘

明處士王公合葬墓志銘

處士諱瑀字佩之其先山西臨人也曾祖二某始從
軍弘農以功陞弘農衛總旗遂爲弘農人二老子順

順子剛剛有懿德于鄉而又有壽故今爲壽官剛生
處士瑀處士真實謙退幼敏慧强學以一子養乃日
斂于家務乃遂不仕親養之暇乃又學不倦以禮記
課諸子日與講畫至有得則忻然喜曰而輩勿徒以
此干時名爲也及二子成立嘆曰推欲以此養親今
業然事壽官愉愉懇懇思母氏至十八年每食猶泣
下至卒猶曰吾始不能養吾母今又不能養吾父以
死吾徒以死矣吾徒以死矣於乎觀處士豈非感慨
之士哉孺人特氏亦弘農人歸處士家頗不克孺人
裕如也姑性嚴雖待處士不少寬假而孺人獨能諭
姑意得其喜心鄉人稱義焉處士卒于正德[illegible]

月四日壽五十有五孺人先處士十六年卒爲弘治
甲寅二月二十二日也年三十八子男四緒先卒次
卿甲子貢士次綫陜學生次言戊辰進士女三長歸
毛□丁鑾次鐶次幼孫男二承芳次幼女一卿等卜
以處士卒之年十月十五日啓孺人之墓與合葬而
墓在城郭上村爲之銘曰吾父延于齒囊以吾子榮
以吾子吾可以死

劉母孺人墓誌銘

吉安安福人劉處士舜配壽官王叟攸介之女爲劉
妣孺人孺人歸處士三十有七年處士死孺人嫠處
二十有九年矣乃抱節而終孺人淑溫能解書

傳大義以勤儉相處士令不虞家累懷德翁卒哀
哀懒懒相處士以舉喪葬咸適禮處士病不起毀
痛幾殆絕既襄事謂鵬曰吾未亡人也所不亡者
慮墜先緒耳乃絕不理朱鉛不梳處士之家事姑蕭
媪能遂其意向不忤也每當舅姑忌辰必肅恭不失
遺制雖疾病不少懈也教誨諸子姓不減處士之勤
子鵬卒業進士鵬舉進士得奉使便道歸省謂鵬曰
吾平誨汝吾及今見汝成名吾百年後可見汝父地
下矣他不願惟願汝盡心國事終汝所學毋慮我爲
也毋慮我爲也於乎若孺人者其言可誦而行懿
古所謂賢母者非耶孺人卒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
日卒纘三月鵬亦卒於京師可慨也子男四溫璘溫
琇鵬刑部陝西司主事溫璟女一適里人王宜冠早
卒孫男六詡誦訪縣學生詳習舉子業課誠女四曾
孫男五女一卜正德五年月日葬廬陵縣三十七都
仰天湖形山之原從處士兆也銘曰于處士節于刑
部慈節斯慈斯孺人之君斯湖山壽而

明工部主事樊子墓誌銘

纘宗同年自戊辰之庚午未三歲而卒者已十又八
人樊工部其一也於乎痛哉庚午八月二日樊工部
卒同年若馬刑部允中王戶部崇慶陳刑部維藩咸
哭之不能已且謀歸其喪其家將以九月某日葬于

其州先塋於是崇慶志之纘宗銘之志曰工部名守
愚字謙甫眞定府冀州人也七歲喪其母范氏孺人
即能號哭匍匐跪柩下朝夕不去弔者爲之哀痛有
默奇其不類者十歲讀論語孟子能質問大義讀孝
經至曾子問輒流涕不食人問之則曰吾母已矣吾
今不獲養吾母矣十又九歲補州學生陳侍御提學
要重之言冀州之才士必曰樊某樊某云二十有六
歲以詩傳舉于鄉明年遂舉進士舉進士尚少人望
之固老成人且退然若不能言者至接其言論又曉
曉不屈焉又明年官工部屯田司主事未旬月政務
修舉文若素諳吏事然者其爲文沖澹平易而其詩

得學唐杜子美故人亦謂之杜工部云官工部未一年術數逾月遂不起恭秋財二十有九也於乎痛哉若工部者其容于于而氣徐徐閑遠大器也而遽止是惜矣高祖未慨慨少有大志不仕曾祖貴善居室有貲日與鄉里宴樂終身祖景賢生而勤勵時或獨坐一室左右圖書要如也父文太學生德朴而淳讀書務窮理盡力侍親同有仮隊至工部遂爾昌大是非其積累也哉母先范者張氏繼范者孟氏繼孟者亦孟氏配謝氏未有嗣女二尚幼銘曰積之者長溫之者臧發之者祥斯億萬年以永厥藏

明淑人黃媼墓誌銘

泰州衛指揮僉事寧姓黃氏山東兗州府單縣人也淑人寧之母也母之父泰州衛指揮同知福姓張氏寧之兄實實之父俊淑人其配也俊之父鏞鏞之父統統之父璧璧之父成自成而璧而統而鏞而俊而實而寧凡六世咸有武勲云按譜成元千戶也既歸我主將遂從我主將攻常州掠寧國取諸暨克紹興靖滸城乃選補小旗又克桐廬富陽徐杭州乃又選補嶽州總旗命守松江洪武初以靖閩廣功授山東濟南衛試百戶尋實授百戶既老子璧嗣既授百戶尋擢陝西泰州衛指揮僉事盖追錄其功云既老子統嗣宣德間隨主將往逐賊于撫武臺與戰獲賊婦

三及牛與馬受厚賞焉既老子鏞嗣未任而卒子俊幼而其弟銘長銘乃代襲襲數年而俊長俊復嗣焉屢備虜於靈夏莊浪不避辛勞逾四十年以疾卒子實嗣弘治初備虜莊浪戰賊於火石溝死之無子弟寧嗣人言黃母爲名家女又爲名家婦端莊靜一守之終始相失而立誨子而成皆曰淑人名稱情矣又言俊質朴莊嚴不事華靡而且老成其於武弁詭無媿云實美容貌不受羈的侃侃有豪氣卒死於[illegible][illegible]而不悔於乎壯矣子見寧强於武略殊有氣節[illegible][illegible]文士用與之遊在於守巳不取雖文士不如謙焉[illegible]是觀之淑人之相之誨太豈不足徵邪子男二實娶

郭氏寧娶蔣氏其季曰實娶陳氏女三長適廟十戶武次適將指揮廷美次適王舍人輅孫男一女一俱幼正德五年月日淑人卒年六十四正德六年六月日將啓先揮使之兆安淑人焉寧與繼宗交也久繼宗雅重其不取繼宗被謫入蜀寧以銘託焉乃寄其銘銘曰有功有功積者懋矣有爵有爵嗣者衮矣有子有子死者安以壽矣

明壽官周翁墓誌銘

宣德九年春三月二十日周翁生正德十有一年秋七月二十有五日周翁卒盖八十有三歲矣正統三年春正月一日周翁之配袁母生正德五年十有一

月二十有一日袁母先周翁卒蓋六十有七歲矣翁
諱韶字有和其先日則安宋豐人也有子曰宗繼來
居西安迺爲西安人矣有子曰謙曰謹曰訓及翁翁
娶于母未有出卒袁母其繼也于袁皆咸寧人有子
曰思忠曰思敬有孫曰治泱曰治休曰如江曰如金
曰如玉思忠應天府治中也治中爲任之明年分廩
于西安以養翁財一月也而訃至矣於是南京戶部
員外郎東氏希節爲翁爲狀治中懷以付纘宗曰銘
吾先人者子矣纘宗治中同年友也雖不知翁然嘗
聞翁矣狀有之翁與其兄謹自爲童子時皆能讀書
且頴悟里社中言俊秀者周氏子其也其也謹與予

鄉爲翰林待詔翁迺遂以家務代諸兄矣治家亡小
大難易皆身親任之亡間於祁寒盛暑曰吾非欲必
饒吾不欲吾身懈怠爾事其母焉衣食必致其潔焉
母年九十艱於起居翁旦暮侍之唯謹焉寢處必安
袁母時扶抱焉飲食衣服壹切儉朴見人務華靡使
爲之蹙然御諸子姓皆令知眞誠勤苦有不率志者
即杖之不赦治中知句讀即擇傅敎之丁寧其傅以
以嚴敎治中每月朔必潔飲饌食其傅歷數年弗輟
成化末關中饑翁用度雖歉而給治中之力不衰翁
以饑往賈于襄漢之間袁母慮治中留翁恫使人廉
之知治中學弗輟迺已治中夜讀母至夜分毋待之

小毋至夜分讀少懈必責之曰而忘貧而翁而忘貧
而翁及治中領鄉薦翁戰然曰吾休矣治中以養親
入選爲清源諭翁誨之曰凡吾與若母兢兢以誨汝
者不以居官也然居官豈易哉清愼勤闕一不可故
清源之敎信而有章迺進而爲尹巴之政特立而不
群迺進而爲守廣安之政嚴以平裕之政和而毅迺
進而爲京兆治中翁之澤遠矣初文部薦全蜀廉吏
獨取巴縣尹翁聞之愀然曰兒其竭力哉文部惟用
人因薦人今薦汝汝何以稱薦者兒其竭力哉今于
京兆清苦之聲藉藉翁猶時以書戒之曰善始非難
令終爲難貞身者始終之道也其愼諸其愼諸於戲

若翁庶幾亡媿於其身以及其子矣袁母之葬在正
德七年二月十有五日翁之葬在卒之明年二月三
日葬之地在孟村之北岡爲之銘曰肇爾篤爾樸
闢爾穀衍爾廉昌爾祉億萬其若祀

明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致仕都公墓誌銘

吳有大雅君子博物洽聞砥節礪行淵澂玉潔蔚爲
醇儒蓋都公其人也公諱穆字玄敬仕爲禮部主客
司郎中年五十有四即上書乞骸骨歸許之加大僕
寺少卿致仕維時京師大夫士見公之歸無留資於
囊無田廬園墅於鄉蕭然杖行視棄官爵如吐唾無
毫髮顧惜心爭挽之不得輒吳不欠歎以爲公眞賢遠

於人歸而攻苦食淡寢臥圖籍與相娛嬉遊舫寄
庄嶽僻迹公府以著書爲業或放逐山水冥搜遐寄
如是者十餘年嘉靖壬午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
又三年年六十有七卒實嘉靖乙酉九月二十二日
其子元翁等卜以卒之年十二月六日塟公花園山
纘宗屬守吳得與其凡後事而又屬之以銘重以工
部主事伍君疇中之狀廼不獲辭而爲之志曰都氏
之先爲丹陽人有遠祖稱丹陽先生者仕宋爲尚書
吏部郎中由丹陽徙籍居吳縣南濠里曾大父文信
大父彥和父卯封工部都水司主事母朱氏贈安人
公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汎濫群籍杜門篤學者

幾二十年晏容宴如絕意進取名巍大噪吳下巡撫
都御史何公某提學御史林公某忻其名强之應舉
公乃出以是秋乙卯領應天鄉薦己未第進士甲子
拜工部都水司主事階承德郎未幾丁父憂服闋復
官工部分理器皿廠廠事故勞午夕靡費公則鳩匠
會計小大贏縮惟其舊有不便輒弛去匹馬入廨旬
齋米蔬廠人掘地得金貯之庫吏有私請者公斥之
曰若曹何敢汚我已而巡視京城浚渠繕壘事咸集
丙寅改南京兵部武庫司無幹如工部日辛未復官
工部陞虞衡司署員外郎壬申廼進禮部職主客諸
夷入貢使者充館公柔遠有道　國體以尊　慶陽

王親庭爵封公副崇信伯費公某往使之賻以興者
拒弗受使道踰終南賴嶽過首陽登華嵩兩山及少
林濯溫泉轉入王屋以及三山砥柱龍門伊闕叢括
其勝浚之諷詩徜徉而返公性友愛養嬌妹撫孤甥
恤幼弟皇皇如不及文祖韓歐詩宗陶孟志長著集
述故鄉人稱爲南濠先生其行於世者曰南濠文跋
南濠詩話玉壺氷聽雨紀談藏于家者曰南濠詩略
文略寓話史外類鈔周易考異金薤琳瑯云距其生
爲某年某月某日配徐氏封安人先卒子男三元翁
次翁俱府學生女二嫁太倉州學生陸之箕太學生
陸釆孫一曰祖齡維公束髮好修奮師古人完德遂

學星列海內受知　兩朝贈貽有赫風流儀矩與懷
後賢雖老于食貧不可謂不遇也是宜銘銘曰
群烏爭擊鵷雛迴翥炳其五色羽儀翩翩覽德而下
終息丘樊矯矯大僕光耀璵璠蟬蛻汚濁霞舉雲掀
織精出靈綜古立言飲水飯蔬清風灑然代有作者
興懷文國

奉政大夫廣西按察司僉事李公墓誌銘

正德己卯九月二十日李大夫卒于官厥嗣祖跣匍
匐扶其喪踰嶺阮南至明年四月四日葬太湖縣司
空山大夫皖人也子守虎則屬之銘又三年子攸守
蘇未及銘也嗣子自皖來請益堅乃　發狀志而銘之

大夫諱瑺字元朴其先家番陽元徙皖之太湖高祖
萬一曾祖友徽　國初縣両避徽祖德富考璋號陽
正衍妣秦氏大夫自弱冠以明經進隸學宫弘治戊
午領鄉薦壬戌登進士授行人敎貿藩豢事再宣
詔于魯不辱命遷拜刑科給事中名能敢言嘗疏陳
六事正德戊辰出按陜西邊務與逆瑾忤轉浙江按
察司僉事適浙東盜起大夫奉　璽書勦平之分按
浙西華亭訟宗婚禮大善摘姦伏會星變出揚州分
大夫曰杭必災戒民備水守瑺故沮之弗爲備已而
果災以阻撓復謫廣西僉事即日就道值撫江土猺
爲患平之龍田蠻酋相讐殺決策戡定遐方載清邇

樹峻功暨日漸起臺臣以聞有　詔加禄一秩未幾
竟不禄惜哉春秋五十有九距其生爲天順辛巳娶
丁氏封孺人子男四人良材國子生良機郡庠生良
楨良模女一人適鄉進士韓選孫男一人憲臺女三
人維大夫發跡甲科官禁近光顯矣既以不阿擯在
外益奮厲事功而卒弗究厥施以死是宜銘銘曰
矯矯爭臣謇乎　帝旁衆口弗調佚我朱方乃鍛
乃奮風紀益張指麾王符蠻旗屢降錫禄崇報
天胡斯奪大猷方開折軸敗箱丹旐翩翩羣衆沅湘
位弗究德其後之昌我銘不亡炳刻玄堂

明承德郎工部營繕司主事伍公墓誌銘

胡續宗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信哉續宗來守吳吳
故多賢豪長者雅與之交若工部營繕司主事伍君
疇中尤炳炳有聞矣因疇中又獲交其先主事可雲
翁然後知疇中之賢蓋能昭前光矣淵乎其有自哉
翁以嘉靖丙戌四月八日卒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將葬龍油之山疇中謁狀續宗屬之銘曰子嘗辱
知先君矣微子銘則先君何賴不肖何賴續宗讀其
狀則爲之叙其世次官爵行事以顯銘之吳之有伍
自胥始然歷千餘年莫可譜矣翁之高祖諱德　國
初以賢良徵爲湖州府經歷祖諱常以高年拜章服
父諱璿母倪氏翁諱鋹字允剛少業儒弗果成去業

農久之乃鳴天下商以時貲遷擅有牢盆貿海之利
家用以裕然有入即歸諸母弗自私一錢未後歸諸
主進長子雖妻亦不私一錢性至孝父母有疾祈以
身代執父母喪斂葬冀哭率用朱子家禮晉人有寄
五百金者其人死金無左證翁召其家人歸之弘治
間水數侵吳歲太凶翁帥爲勸分有司官之則不欲
大盜南竄三吳郡守咨策翁持告以督義伍備儲行
數者多見采納有子二人長曰餘慶次曰餘福即疇
繕君疇中也疇中紹頴髫時已知名翁磨礪飭督之
錯刀礱精久後發遂登正德丁丑進士第出補長垣
令翁嘗一臨之訓曰吾自有先人田廬可長文康樂

歙翁泉毋蔭恩不毋忘當官三事之法噂中譔褒厥訓
三年改用成　召拜工部主事會〻　聖天子推恩
臣下封翁官如其子官噂中嘗以言事得罪幾殆危
翁遺書誡之曰此吾父子所以報〻　天子也一死
何惜噂中既不死復官則又曰汝其益堅乃志以終
報　天子翁自顯拜後非公事不一抵官府嘗過
延陵吊季子墓叩華陽宿句曲白隱居渡江而東覽
金焦返而尋西湖探禹穴飄然鴻舉有不羈之志而
時人莫識也享年七十有四距其生爲某年某月某
日配李氏封安人先卒二子餘慶娶吳氏餘福娶顧
氏繼金氏女適沈文孫男孝光忠光光壽女孫皆幼

銘曰

翹胥涣奔枝蔓于吳歷禩載千世哲挺姝揭揭營繕
朴茂碩膚役利而捷我義而紆祿光顯如獨與道俱
有子象賢秀挺萬夫晉之明堂天馬騶虞有翽自天
命服丹朱祿壽並登收之桑榆高朗令終式瑩式瑜
我銘其幽永久弗渝

琴泉汪君墓誌銘

君諱昇㮒姓汪氏其先出唐越國公華奕世不顯遠
有代序任勝國有諱孔昭者實爲松江財賦提舉官
君八世祖也君之曾祖諱振祖諱禧皆不仕父諱榮
富始入粟拜七品散官母程氏君世居歙之東郭生
[illegible]所志如[illegible]成人
入小學師授孝經即通大指服膺以識不忘其
孝齋衣輒弊壞衫袴兒甞日禱家廟異視[illegible]
京兹米糜祝而生其發曾祖也至不御酒肉[illegible]
如事父愛且敬恭而有禮醫藥必慎歸省以時葬祭
心盡其必哀毀無踰節友其弟景兹外內無間言景
兹先卒字其子燁如己出終不析居訓三子咸克有
成君局度寬和樂施予族有困窶者即授之金無問
賢不肖各足其俯仰而後已祖姑有子貧不能養日
給石米冬夏致衣不足再給之薪有荷屨而市哭者
問之曰吾母老矣而家又甚貧吾日鬻十屨也而且

無以爲養是以哭耳乃授之屨四錢逾月不猒亦不
逆其詐嘗主于吳之場吏他日吏以誣繫于獄則爲
之免之其寓丹陽也歲歉出粟五百以賑流民輕財
好施類若此而又不苟取至以遺金投諸淵其所爲
禮一取法朱子祭有祠敬義有堂宗有譜祭田五十
墓田五十而自養者不與焉初君從例補武功爵衣
緋束金而益自縱嘯遨遊江淮間所交多王公大人
歸則牙籤錦軸爛然盈几人多畜古圖籍諷詠其間
暇則以琴自娛故自號曰琴泉所居有大越園園有
池有亭有堂有谷有坡有塢環以蓮竹翳以梧桂雜
以菌芝而綴以花石方將老焉而疾革矣卒之日蓋

甲申十月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五室江氏子三曰煒
曰燦曰煒燦爲國子生與予知且久且獲覩其所編
紀年及太僕之都公行録也故爲之志且詳意吾於
其事親也得其孝撫弟也得其友睦族也得其義好
禮也得其恭至於富而不溢貴而能降横逆而不報
是亦足以銘矣銘曰
誰之弗知而邦家弗以羞壽弗邦竊而風窆于缶命
也斯斯豈其未昧以告後人尚力毅無懟

中憲大夫雲南鶴慶軍民府知府林公墓碑

中憲大夫雲南鶴慶軍民府知府林公年七十有一
以嘉靖甲申十一月廿又七日卒明年乙酉四月二

十日葬夏縣山之陽其子翰邦衰絰徒跣走千里抵
吳請爲公表其墓於蘇州守胡纘宗曰先公游宦豆
南北萬里交天下賢豪長者多矣獨於先生嚮往焉
不肖與先兄漢傑幸執業爲弟子揭德振華以求我
先公之功烈俾我後之人奉以弗墜非先生則誰文
者纘宗曰余忝翰林時與而父游而以而父命師我
令有十八年于茲矣不可謂不故余何能辭公諱恂
字宗魯東牟棲霞人也曾大父伯高大父瑄父茂母
紀氏公生十九年爲成化甲午領山東鄉薦弘治甲
寅選貳南陽府南陽多職田贍吏而民習偷梗至負
大司農粟留四十萬洪洞韓公撫河南奏以督部公

精奮嚴約痛剷垢弊不數日而最當道劾公爲能吏
丙辰丁父憂己未服闋改貳大同府大同邊朔要害
公至數值警報內侵臺巡數委之公公則廉廣情調
軍儲餼廩夜不遺力用是相有厥績主者論功
於　朝有文綺之錫銜　命憲臣自都御史以下
旌獎凡八疏以績擢守鶴慶府其俗很剛囂訟古稱
難治前公師以禮法不軌其民民用化新川雲之
交土夷相讎殺叛擾當道輒檄公治之人以爲危公
曰豈古所謂盤根錯節者耶單騎深入其巢布宣
天子威德用命不用命禍福變人感賊境以帖寧按
使者列上其事居無何以微疾乞身歸歸日與舊故

陳琴瑟觴俎談道義爲樂生平慕學問所在焚香讀
書以儒飭治頗尚儉素飲享甞服無膴與人坦易易
從孝友嚴恕訓子孫以力田孝弟業舉各有條法生
景泰某年六月五日配于繼揚子三人翰卿內黃丞
翰傑諸生先卒翰邦壬午貢士女二人孫三人女孫
四人曾孫二人維公精幹勤朴操利操銳斬割中奏
稱吏材焉未發厥施而黜其餘以沒殁祉不匱尚有
遺於後之人哉尚有遺於後之人哉

前鄉進士梅庭先生墓碣銘

嗟乎吾於梅庭未嘗不發卷竊歎也有才而未究厥
施不世出失而紫所禍甚和物而何爲而遂至是邪或

侍書續文徐氏將聘以昌大孫男一應壽翰林編
修王君同祖女中孚痛梅娃卒葬之不皆禮改爲
之於其友沈翰卿狀徵予銘予與中孚交有年矣不
忍聞若考忍銘若考邪銘曰
其英可遏也而粹不可遏也其愛可奪也而恭不可
奪也其玉不可獻也而可韜也其蘭不可佩也而可
操也

大中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參政陸公墓志銘

嗟乎君子之遇不遇莫可逆覩也予於陸公感焉公
諱溥字存博浙西錢塘人也仕爲兵部職方司主事
進武選司員外郎武庫司郎中改武選司進江西布

政司左參議可謂遇矣乃後吏部以薦以按察副使
請不報復請復不報復又請復又不報復又請者四
復又皆不報乃後又以薦以參政請不報復請復不
報復又請復又不報復又請者再復又皆不報乃後
始遷陝西布政司左參政不可謂不遇也狀曰公高
祖茂宗曾祖安連祖澤州知州偉寬大而惠有遺德
于澤父清河縣知縣諒而直所至攸懷母胡氏公
生八歲對客賓屬對又八歲能屬文遂以文鳴于杭
既弱冠舉于鄉正德戊辰登進士歲巳巳逆瑾擅權
賊流劫齊魯趙衛逆鑾起靈夏百府職方稱難公因
事籌畫動中機宜司馬鄉衡如左右手諸奏皆屬公

有聲于職方瑾誅以瑾逆坐者不下數千人公白于
上原之全甲故績　敕進承德郎　封如及妻吳氏
皆安人癸酉澤州公壽八十例　賜階一級甲戌公
與給事中湊御史倫奉　敕覈京營諸
兵馬素讝於豪右懸其籍公曰此不可報平生耶乃
盡括之豪右飲恨謗然竊銜之乙亥胡安人卒巳卯
毅皇帝南巡公與諸省郎伏　闕乞留不報辛巳改
績　誥進奉政大夫封清河公官如公　贈母　封
妻皆加宜人江西兵發既詘財賦亦蓄公既奉　敕
理儲乃下其令曰必去而姑息必杜而覬覦故逋者
復漁者斂

今上改元詔復　先朝爭臣　賜公奉一級途有負
固者有司莫能下號召至千人將爲亂巡撫都御史
以分守屬公往擊之賊方熾我軍拒守無策公出奇
兵掩之不旬日面縛數百人以歸而議以其地爲峽
江縣安福豪族強娶新寡婦新寡婦自經死公按之
誅強娶者旌新寡婦吉安賊盜官帑數逮若干人數
年矣皆不盜官帑公讞而釋之甲申例　賜封君服
如公丁亥聞封君病欲引去不可乃假以事歸省焉
嗟乎權公薦公屢矣公益勵邀公不果亦屢矣人曰
衡者之中傷之也公不以爲然不賢矣哉既擢陝西
以親不即去明年始去至靈寶忽一疾卒年才四十

有五也予聞公平恕而樂易不求異於人而人自不
及於人無失言失色人樂與之至與權貴交然然不
可阿欲報澤州公嘗乞移封不果事父母及繼母林
氏起敬起孝如不及閨門內外諸姻戚無間季閏不周
至居官廿年惟愛古經史不以生產係心所爲詩文
典則如其人公生于成化甲辰正月乙卯卒于嘉靖
戊子五月丁酉子男二相昊出槐側室徐出皆業儒
女二長適餘杭縣學生郭德次聘大理卿陳公次孫
文瀚封君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公王岑之原奉水
部郎中邵公狀介大行人吳公屬予志銘予與公同
年素交公是忍志公惟公矯矯本兵翩翩行省究心

時務舊志民猷賢矣哉顧未竟其施而嗇其壽是忍
銘公銘曰
厥起洋洋厥鳴琅琅厥翺鏘鏘厥卷芒芒厥垂章章
以莫不臧

明故湖廣按察司副使蕭公墓誌銘

胡氏曰皖有灊江有灊嶽賢毓所由出鬱蔚磅礴之
氣挺直學之才造化所不秘按察副梅林蕭公固其
人歟予聞公幼而穎異長而嚴毅能文章達於政事
所至籍甚竟其所造固公輔器也而乃止是惜哉予
交公有年矣已不忍悼公又何忍銘公按戴氏公諱
世賢字君恩泰和人也洪祭酒子雲之後學者稱爲

梅林子世居翰溪故稱翰溪蕭氏曾大父旭翁大父
經父俊彥世爲翰溪右族俊彥公客遊江淮喜桐城
山水之勝因家焉故又稱樅陽蕭氏公七歲能日記
千言邑爲對警人人目爲奇童公未弱冠即工舉子業
與昔舉子業者咸避謝不敢並桐城方令一見即知
爲奇士也中業舉子者竟相友善遂選爲第子員
試於監司即冠多士與應選者亦咸避謝不敢並中
丞見素林公坦洞彭公一見皆稱爲奇士於後從學
於赤城秦公乃後聞巴陵夫子遂翕從從之遂卒業
爲學業乃大進弘治甲子舉於應天居上第明年遂
登進士丙寅授四川重慶府推官公至鄰究心法律

嚴明而剛斷居三載未聞有冤獄政暇親授經諸士
子諸士子多所成立以薦擢南京刑部廣東部主事
刑部廣東部稱難公至部政愈簡法比愈精公愈屬
居年餘未聞有留獄公乃益肆志於經史學益大有
得進河南部員外郎正德壬申考績封公父主事如
劉太安人妻劉安人如　制公在部法比既精訟訣
復當進廣東部郎中而譽愈廣留都郎署稱良者歸
公焉癸酉太安人卒公哀毀踰禮服闋復除南京工
部營繕部未幾改南京刑部山東部未幾復廣東部
微公弗克於廣東部微廣東部弗克於公當路必用
公公不已爲乎戊寅封君卒公聞訃殞絕觸割卒歸

凡埜祭一循家禮服闋改除刑部雲南部刑部雲南
部稱難當路乃留公公不爲重乎壬午春 勑錄湖
藩訟獄公至湖凡獄若獄必覈若顛末備書左證參
所平反人至今稱之詳載答天刑錄中進浙江嘉興
府知府嘉禾東南首郡也當路乃授公公不負重乎公
至郡即考前守楊公承平之政而行之曰守嘉不如
楊非守也因扁郡前堂曰楊公公鷄鳴而起蒞事於
治郡不夜分不寢百務俱舉欲整肅一事不就雖一人
不就列不但已公牘紛沓民事叢脞公剖判如流吏
胥不得售一辭禮董督後不當若已有觸物興懷亦
未嘗廢述作凡五載錢穀綜覈祠祀嚴獄訟敦興起

獄訟欽明士習崇古民風敦厚浙治郡嘉禾稱首焉
嘉人謂公尊上以敬亦以道下士以和亦以節交下
以介亦以恩信然故當道交薦公故頓辭[illegible]
生端蓮出務求見嘉人咸以歸公公避謝不肯諾茂
子考績中道擢湖廣按察司副使兵備郴桂公省墓
於桐城於泰和將之任竟以治嘉勞瘁之疾不瘳竟
卒疾將革顧其弟正科世端曰銘吾墓必屬之可泉
子聞之與世端哭不覺失聲爾何以銘公於乎瀟
其顛乎纖其細乎賢哲其已乎公性嚴整服飾動止
多循禮好讀書工古文辭文學山谷詩亦學山谷後
學選詩帳柳林集中公生於成化戊戌十一月一日

卒于嘉靖戊子八月十日享年四十[illegible]律中軒皆業儒
女五長適某次適某餘俱幼俱許聘矣世瑞將以某
月某日葬公翰溪之原介鄉進士沈銓庠生晉丙曉
憲持鄉先生戴氏狀托予銘爲之銘曰
嗟彼鳳兮矯矯于藪兮翔翔于庭兮歲歲于岡兮翽
翽于湞兮其惟永世之靈兮

明贈晉夫人阮氏墓誌銘

晉王有夫人曰阮氏太原忻人也嘉靖辛卯夏六月
甲子卒王哭之慟謂弔者曰阮事我三十年猶一日
恭而有度今已矣冬十有二月王命馬左史朋持狀
徵予銘弗獲辭按狀夫人之父曰文舉例授冠帶是

生夫人夫人生而貞淑寡言笑歲丁巳徵入宮即諳
于禮節事 母妃彰唯謹事王唯謹事妃殷唯謹毋
妃鍾愛之如女云及御于王宮中事無大小衆寡咸
委于夫人夫人亦委身任之不辭嘉靖戊子王乃爲
夫人上疏曰臣毋妃性簡嚴諸嬪皆不獲毋妃獲毋
妃者唯阮氏女阮事毋妃勝必精衣必潔毋妃寢疾
阮朝夕侍不少懈不食不寢湯藥必嘗而後進毋妃
疾且革謂臣曰侍我起敬起孝者是子也朕無虛數
十人能適我心者是子盍請于 朝封之臣謹識之
不敢私臣敢以夫人請
天子下其[illegible]以例不可上[illegible]

夫人上疏曰院事毋妃孝事臣及妃恭臣不敢蔽臣
敢以夫人請
天子又下其疏于宗伯宗伯奏以例不可夫人卒之
年王念夫人宮中無大小猥寡咸念夫人王又爲夫
人上疏曰院事毋妃孝事臣及妃恭令已矣而毋妃
之言猶在臣謹識之不敢忘臣敢以夫人請
天子又下其疏于宗伯宗伯奏以院不事　懷王妃
孝妃必不以請封托于王不事王及妃恭王必不以
請贈屢于
上院令已矣而王請益力不問院矣贈以夫人可不
可敢以請

天子若曰如宗伯言贈之可也其贈院爲夫人不爲
例宗伯下其奏于山西行省山西行省啓于王王拜
手謝曰可以酬若孝答若恭矣毋妃之目可以瞑于
九原矣夫人生于弘治己酉夏五月庚午年四十有
三嗟乎夫人果賢矣哉王何于夫人若是篤也夫王
長于詩書止于禮義近代　藩王無如王賢者夫人
不孝而王寧悽悽乎夫人不恭而王寧切切乎或曰
王之賢夫人爲之也君子則曰夫人之孝宜恭王爲
之也歲壬辰春二月庚子王將葬夫人于岡頭之原
王哭之慟謂祖者曰某冠某衆夫人所爲也其膳某
羞使夫人在必修且腆也聞者感嘆于是貌隆司成
爲之表銀縉宗爲之銘云銘曰
言壺閫翩一身三千單主盡年殊典自天莫于闕阡

明故四川萬縣學教諭魏先生合葬墓誌銘

先生姓魏氏諱昇字啓昭隴西泰州人也成化弘治
間泰州多才俊之士人以豪傑自負下視他郡邑他
郡邑亦推讓不敢爭並于爲童子時乃聞泰州有魏
啓昭氏人莫不以豪傑相許而先生亦自負爲先生
年十有五而爲州學生年十有八以應舉于首舉
史列爲第一面許之曰勉哉勉哉他日當爲泰中豪
傑後累舉于鄉不第弘治壬戌有司貢于京師爲國
子生屢舉于京師乃復不第嘆曰吾非不能爲時文

取科第而吾竟不第者抑有命乎孰謂科第不能厄
人邪乃試于禮部仕爲四川岳池縣學訓導重申父
老聞之曰魏先生積學士也雖不能自成有淑諸人
人必有成者庶不負魏先生耳至岳池謂諸士曰吾
亦能時文而竟不第然吾可不以時文教爾諸士子
乎既諸士子見先生所爲文無不推讓于是于同年
石大理天柱馮太守馴諸君子相繼而取高第于是
蜀中當道諸君子皆加禮遇而予同年熊御史相獨
薦先生爲蜀學職之最云既吏部以先生教人多能
成立陞萬縣學教諭而教亦如于岳池焉諸當道益
其爲教乃命攝岳池縣事岳池縣事咸就緒乃命攝

故縣事尚以縣事成就緒乃今倘營山縣營山縣事
咸就緒於是蜀中乃益知先生亦有善政云既九載
秩滿歎曰吾能教乎而何以教爾吾能政乎而何以
政爾吾不能自立然亦或能立人吾可以歸矣尚縣
諸士子聞之白于當道願留之不可諸當道聞之復
願留之亦不可于同年黎御史龍御許之曰魏教諭
端也其律己也愨也其誨人也其歸爲紳所當推與
者也盍許之歸遂歸歸之日諸士子攀送者相繼于
道人以爲不可得云既歸于鄉鄉後進諸士子尤以
此爲難于先生而先生亦不倦焉嘉靖己丑壽七
十有五乃十月十有七日卒配王氏父曰亮亦右族

也勤儉稱于春感多歸于先生嘉靖壬辰壽七十有
三乃四月十有一日卒生女一歸楊得山按譜先生
始祖世昌子仲賢以人才仕爲監察御史貞隱德于
農貞生俊以國子生仕爲清河縣丞有惠政清河人
稱之配王氏生先生先生又有室曰張氏父桃源縣
丞文振張生子二曰九卿曰九牧女二一歸侯遜一
歸劉定宇十壬辰十有一月二十有八日合葬先生
于氏于廓東北山之麓新塋九卿之室于于亡室宜
人爲女弟九卿乃介郡學生姚德徵氏徵予銘予敬
仰先生是爲銘銘曰
嫺而悲但而止爽世其允祀

明故　勅贈孺人盛母墓碑

盛母姓張氏安慶桐城人也　封文林郎監察御史
梅塘翁儀之室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古泉子汝謙之
母而隱君張翁伯暹之女也盛張皆桐望族張隱君
有潛德母自幼整而恭衆奇其不群翁澗松公聞而
聘之隱君曰吾方擇婿今得盛氏詩禮攸托矣母既
歸　封君恭順嚴恪幽閒貞靜有女範焉翁姑器重
之曰盛氏其昌乎身在仲婦伯氏隆豪邁不羈澗松
翁欲令析居　封君泣諫於舅母泣諫於姑切切焉
澗松翁竟析之曰是所以教隆也然於所分授者
封君與母悉辭之與伯氏早卒　封君葬以禮而逝

養其嫂與孤嫂亦早卒遺孤五皆少也鹽者嫠嫁焉之極者抱之以食徂先侍御兄弟及歲皆婚娶
故諸孤有至班一不知其失怙者叔氏德既舉爲鄉
進士亦早卒母六孀孀偕處貌貌然如女弟而鞠其
女亦如伯之女故嫁嫁居三十有六年年逾六袞亦
若不知其苦者有司表之
詔旌其間焉是之狀　封君家達爽凱然輕財好施
春感之貧不能昏葬者皆助之踰十數家而又樂朋
游喜僕從費多不貲固未嘗錙銖校故或匱乏孺人
則計其出入盈縮宛勉以助之不墮　封君封君
觸怒孺人無引慝而不懟當男女大事與　封君
心力焉然亦踰於禮也忌辰必戚誕辰亦不

堂曰令灑掃而晨參之歲時伏臘祭奠之如家禮鄉
閭曰是詩禮家範也遇諸姑以恩屢必饋之而尤愛
江甥貢士然不苟令侍御受學焉而侍御亦養其孫
甥撲教之為弟子員侍諸姨亦如其姑石呂二姨寡
尤加意焉諸舅氏爭産毋勸之曰盍觀梅塘君之處
若兄弟諸舅遂罷爭侍御君出就外傅歸必叩其所
得侍御曰孜孜焉侍御君偶說內則毋奮然曰是所
以齊家也盡改家法之不如則者而家益肅侍御君
讀書書舍中時携飲饌視之見侍御勤苦則勉之曰
是學也後必大矜吳參知墩受學於叔氏鄉進士叔
氏奇之與求昏於陸姨弗允孺人每告以叔氏知人

吳生後必貴乃許昏而吳果登進士官至泰省參政
侍御受業師詩人也孺人課紡績至老不知倦中饋
必潔所着衣多補綴絶不舉華妍御諸子姓必誠以
奢與放諸子姓競競焉然未嘗不遇以恩義嗟乎孺
人助　封君以儉勤慈嚴起家不媿於女則至識進
退存亡之故而善教侍御君為皖名士則女中丈夫
也故至今偶言孺人懿行　封君輒掩涕焉嘉靖丁
丑侍御君舉於應天孺人病疽中間之而起侍御君
拜床下孺人喜謂之曰吾每有佳兆曾夢中見雙鶴
翼爾中天爾後必大爾勉之疽且愈以胃虛不食顧
侍御曰爾盍北上舉進士侍御不對則曰爾孫如可

欲爾敬之當如初乃十有二月四日孺人卒壽六十
有六辛丑侍御君登進士孺人雖不及見然心已知
之矣孺人生弟子員汝正先孺人卒取倪卒亡嗣癸
卯侍御君拜行人司行人丙午擢山西道監察御史
以
太廟成請貤封封侍御文林郎　封君如侍御官與
階而　贈毋孺人拜
勅命焉侍御君子男四女三取　贈孺人王生世皐
世鑾皆弟子員繼取　封孺人房生世楫世霖女皆
許聘宦族梅塘翁卜明年四月十日還葬孺人投子
山新塋侍御以纘宗普守皖有一日之雅馳狀屬之
銘嗟乎侍御君積學積行自齠年已知其不凡其所
造遠大必如所兆當濟美朱司晨而孺人之　贈未
涯也銘曷辭銘曰
伯氏有孤非我孰甒叔氏有孩非我孰復孤安所止
而忘若睦孩安若節而忘若轂桂史昂藏
龍勅龍光　封君樂康孺人發祥桐有盛氏盛有伸
氏無忝於古類氏孟氏

明故　贈孺人盛室王氏墓志銘

孺人姓王氏桐城人監察御史盛君亨甫之室也父
貢士介江君亨世居羅塘坂業儒攻之人咸仰給於
百仁家[illegible]雜[illegible]而貢士則業儒折節向學焉

正德丙寅二月十有七日孺人生嘉靖甲申孺人歸
于盛氏庚子正月二十有八日孺人卒明年乙酉四
月十有二日將遷葬孺人於戲悼內之情頗感而士
大夫多惟此侍御君及予皆不免傷哉盛孺人年五
十有五亡室年三十有二侍御猶悼於梓里予乃梓
於宦邸亡室見予登進士猶被 封盛孺人未見侍
御登進士乃被 贈盛孺人介江貢士愛女亡室亦
予甥王貢士愛女而閑於文則略同而皆不書哉
侍御君遂盛母孺人於領薦初予遂養先淑人于乜
歲爾因與侍御君相痛悼遂及孺人侍御乃自為狀
屬予銘於戲忍銘邪按狀初 封君梅翁見侍御君

學有成乃議昏聞介江君之室人稱為女君子曰人
皆知擇婿而不知擇婦然擇婦當視其母其者之得
夫卦曰揚于王庭乎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
攸往因聘之乃後縣尹蔡進士銳重侍御學行俱優
特為奠鴈勉侍御親迎焉而介江子不能遂孺人既
歸盛氏或謂王富家盛儒家王能執婦道乎而孺人
執婦道愈於儒家婦盛母孺人曰將謂仲婦驕而逸
今知從物吾家方中微賴之昌大者仲婦也 封君
梅翁性豁達而厚親黨好施而又好客且多僕孺人
按力應酬之終身曾不告乏盛母孺人家範秩秩孺
人敬承之亦秩秩盛母孺人躬紡績僕僕不休孺人

紡績亦僕僕不休盛母孺人隨 封君梅翁歲時行
家禮孺人亦隨侍御行家禮敬諸姑氏而尤敬貞婦
倪敬諸姊氏而尤敬孀婦孫孫之孤撲鞠於侍御君
孺人視之不啻如巳子介江貢士止孺人一女以相
距遠欲 封君梅翁移田於其沃地孺人曰人各有
世產可為某他徙慎勿聞於舅姑有庶弟二每托侍
御教之使繼介江侍御君年將三十以未第進士偶
言及朱會稽未貴時事孺人曰君當勉為買臣某不
知世亦有若婦忽督傳及諸書者迸至侍御君償其
需弗及孺人即解所佩簪珥足之無難色見侍御君
誦讀不間晝夜曰吾聞學猶織也不可斷也君能不

斷是學也侍御君舉於鄉孺人喜且哀曰姑聞子捷
喜甚然疽芶不瘥如戚何及盛母孺人卒孺人以哀
毀竟成疾三年遂至不起而侍御自登進士拜柱史
以來未嘗不悼孺人也丙子以
太廟成貤恩勑贈孺人而夫之占應矣孺人柔順幽
閑其性也而甘清苦寡言笑事 封君 贈母懇至
相古泉子勤恪待姻黨和易遇僕婢嚴而慈克盡儒
門婦道足範閭里里人亦稱為女君子諒哉予男二
世阜世夔皆為弟子員皆聰穎力學與繼室房之子
世梅世霖相友愛人不知為異母凡女三長曰順穎
異不凡卒於室次一歸汪省郎子彭年一歸趙給舍

子養吾其蘊則投于山之陽也銘曰
所求乎婦不媿乎夫不媿乎舅與姑何媿乎吾
龍勑徐徐鸞域于于

明河南南陽縣學訓導胡仲子墓志銘

胡仲子予弟正宗也字中甫自稱二洲子言雕華二
水洲合如浙為泰環帶而若漩溜其端云予家世
居隴西其先潼人又云金人高祖處士府君諱鈞始
至秦乃為秦人曾祖八峯府君諱海以農起家樂義
而好施祖通議府君諱璉以貢士拜監內南皮知縣
九載如一日其政思致仕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封府君諱士濟官正四

川雙流縣學教諭以恩義稱蜀都凡知當路致仕
封南京吏部郎中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李
贈淑人以貞靜立家乃生中甫成化甲辰二月廿五
也丙午秋先大夫貢于
京方厲志卒業而先淑人病矣先大夫嘆曰已矣學
舉于鄉復不獲舉于京乎而先淑人果不起先大夫
既失助予兄弟又俱幼乃以學職請乃任成都縣學
訓導以[illegible]乃[illegible]予兄弟以行而予兄弟日痴疾作
大夫繼予予姊孫孺人撫中甫既而先淑人以至成
都弘治初[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役為中甫[illegible]句讀為子解章句

中[illegible]乃[illegible]師[illegible]既先大夫教[illegible]遷[illegible]亭教諭起
復[illegible]中甫隨侍之至雙流中甫乃始發憤自學
曰吾長矣予盍百倍其力乃從李舉人嘉賓學無間
祁寒盛暑學既有得正德庚午提學憲副悅其文令
補學官增廣生命舉于省不第乃食之廩是秋予自
翰林謫判嘉定復携中甫入蜀而葬先大夫嘉定乃
集嘉佳士王舉人表彰司諫汝寔五人與中甫學予
遷守潼川亦集梓佳士白侍御貢三人復與學而予
時亦課之中甫乃能工古文辭癸酉秋劉司馬予友
天和以侍御監試中甫復不第及檢副卷中甫亦與
選惜數不及爾乙亥夏予復南京省郎奉先大夫及

封太淑人趙毋歸乃留中甫侍焉丙子秋中甫復舉
復不第而學亦力又教諸弟子員兄子禧補僕拼兄
孫蓓芝日課以經史不輟己卯秋中甫復舉復不第
人謂教分其學中甫曰學未至爾乃後復三舉復皆
不第乃益教諸弟子員從弟統宗兄子翙松祝弟子
枡祐兄孫葵不懈初命禧學禧以孤貧辭中甫騐之
乃始學令與禰萱皆成立嘉靖乙未有司奉張少傅
所題例嚴選諸貢士中甫與選焉既貢于　京
廷試之名乃居前及請學職名復在前例止拜訓導
而往河南南陽縣學衆惜之中甫曰命也至南陽曰
吾非能教人吾豈敢不墜先業及課吾子如予兄弟成

明故鄉貢進士姜伯常墓志銘

伯常姓姜氏諱汝奇其先隴干人也七代祖信從秦
十君縣西之兆坡有子曰克全克全有子曰尚義有
子曰士剛士剛有子曰禮遂皆爲秦人弘治間予嘗
侍禮于庠爲鄉飲賓贊於有古人風可以考知其先
世也禮取王氏禮有子曰讚實與予同爲學生以禮
記名家未成名卒讚取安氏讚有四子汝奇其長也
伯常七歲受禮記即知向讀父奇之曰姜氏其昌乎
家貧啜菽食日誦讀不輟父之執奇之曰姜氏其興
乎嘉靖初選爲郡學生視學披姿今司馬唐公見所爲
舉業曰是子才弱冠而文思豪逸若此秦有可泉有

之川嗣之者其是子乎乃嘉靖戊子舉于鄉爲鄉進
士于是鄉人驚且嘆曰尚忠常於歲飢活其族兄之
子西譽德乃鞠其女躬之女張氏昏嫁焉乃今而有
伯常也然司馬公之言驗矣明年己丑舉進士不第
伯常乃益肆力於學曰吾父困於學吾不力學吾何
以慰吾父將卒業國子乃不携家或勸之曰吾母在
堂吾奚以家爲既至京師苟得菽品必寄以奉母時
寄語其妻董氏曰必善事吾母又明年壬辰舉進士
復不第乃復留京師而學益力曰吾見漁石稱可泉
之川也吾見大復稱可泉之川也吾不爲可泉之川
吾見矣以爲耶夫之川尚矣予何足言又曰吾不逮吾

父矣吾見可泉榮其翁也吾見之川榮其父吾不
舉進士以榮吾父非夫也居京師益貧而學益力僕
見其憊於學勸之伯常誦讀如故醫見其病於學勸
之伯常誦讀如故乃遂得疾遂不起嗚呼傷哉汝幸
有其弟汝學也伯常嘗督事其伯父誠嘗事其母疾
藥必嘗夜必不解帶嘗教其庶母如其母撫其庶弟
如其母弟嘗於西墅繼一偷兒而不棄偷兒名若伯
常宜其求年也而乃止是嗚呼傷哉乃幸有其子亦
也伯行少學不在伯常下足以榮君母以報伯常伯
常事母孝又安知畝不足以嗣伯常邪伯常卒時年
才二十有八耳生正德丙寅八月七日卒嘉靖癸巳

二月十有三日伯行卜於其年十有二月四日葬伯
常於其西墅先壠乃以里閈之故徵予銘銘曰
嗟嗟姜伯子鍾於此晏於此名於此嗟嗟姜伯子

鳥鼠山人小集卷之十五

鳥鼠山人小集目錄

鄉進士益都宋起年
國子生東萊丘　作
門　生麻城劉　瀾校編

卷十六

墓誌銘

祭文

墓銘

鳥鼠山人小集卷之十六

鄉進士　[illegible]
國子生　東萊[illegible]　作
門人　[illegible]劉綱　校編

墓志銘

明故逸老張翁合葬墓志銘

翁諱紹字繼宗安定人也七代祖立仕爲千戶僕祖勵仕至戶部郎中妣父謨仕爲河間府通判從弟綠仕至吏部尚書孫璽仕爲汾州吏目於戲固望族也翁生於正統癸亥十有二月中辰卒於嘉靖甲午十有二月丙申享年九十有二於戲壽莫與京矣翁有子曰世顯曰世良曰世明曰世爵世爵善篆文克長於毛詩世顯先翁卒有子曰班亦殤矣璧世良子也世明有子曰珮珮國子生曰琦世爵有子曰璩曰瑤曰琇璧有子曰以進珮有子曰以道曰以學琦有子曰以庸翁有女二解州慕陽鉞裕州慕楊褪其婿也有孫女二有曾孫女四於戲其嗣亦振振矣氏接扶戶部君居官久清白之操克終至今有遺響張氏所由起也生永和永和善與人交而所交多名士不媿戶部君生紳經與翁翁年十九而永和君與陳母及二孔皆相繼卒翁哀慟執喪如老成人既長撫二孔之孤猶己子二孤既長復悉所有分給之俾各成立

云戶部君既顯而翁又早孫生家遂中微翁迺遂復
故業優于耕牧既數歲家遂充矣然不吝不嗇故
諸鄉黨曰是戶部孫也成化末邊餉告急翁輸粟六
百石得給鹽若干引聽於淮揚行商翁迺遂夜悄悄
曰勉于商賈既數歲家益充矣然不驕不華故諸商
族曰是戶部孫也弘治壬戌翁以年高行優得冠帶
如 詔亦奇遇云明年翁壽八十邠中諸耆老如侃
封君者十二人因翁迺放宋司馬公故事約爲逍遥
會以翁齒德咸長翁翁乃約曰是會也惟義是上惟
齒是右惟教子是先惟宣以詩惟次以変無他適惟
逍遥是況諸耆老悅服焉正德初從弟綱坐事謫戍
嶺表翁贐以百金將別綱㕘以二百金托翁曰得歸
將以此終老也翁諾而藏之未幾綱道卒逾數歲其
子世恩始至自嶺表翁慟甚因以其金付之世恩謝
不知翁曰若翁昔托我以終老者世恩感且慟翁復
賻以百金命歸若翁之喪於鄉云嘉靖癸未邠中大
飢民相食翁與世良以米百石賑之而邠中富商高
翁之義相率分賑者相望邠中賴以全活云歲乙酉
翁齠然曰吾客遊既久而年又最長吾胡不歸遂歸
邠中大夫士高翁之見餞送屬路且播之詩歌云既
歸鄉人見翁鶴髮童顏若神仙中人而翁且[illegible]
山川且鷄黍與族里少年相若者讌飲終日謂[illegible]

云逸矣吾不復汶汶矣因自號曰逸庵衆見翁若是
亦曰翁逸矣亦稱曰逸叟云邑舉行鄉飲禮縣令楫
繼舉翁爲大賓翁辭不赴而請益力故諸薦紳曰戶
部君有孫矣配曰景先翁卒勤儉柔惠兼婦道者
年未嘗疾言遽色與翁相若也繼曰王子未接翁聞
之吾友王夢祥云尚德哉張翁與翁終日處未見有
惰容言不根于義未嘗出諸口暢憲僉子寅云知翁
之處鄉黨于盍觀諸鄉飲人有負君金者悉折其券
不爲取人問之不答翁從弟進士尚德云知翁之處
商族乎於己無欺於人無忤故凡與翁交者惟恐失
翁也於戲可以殁翁矣世良將以次年十二月廿八

日啓景母之喪與翁合葬于西川新塋迺介王太學
懸槐棟王進士應麒狀尊塋過隴溪屬予銘銘曰
長于而商曰義是衆飲于而鄉曰德是將歸于而坊
曰王是藏惟千百祀是康

明故鎮平王府輔國將軍[illegible]朱公合葬墓志
銘

予至汳聞 宗室悱崳子以孝鳴西亭子以詩鳴竊
歎
高皇帝之聖武
今上之仁孝宗人而有向歆也豈哉乃徵諸夌川縶
伯歷田憲副則又知豫齋子之好學甘于[illegible]孝而孫

能詩也其長技　王體

高皇帝生定王封於周定王生恭靖王恭靖王生鎭
國將軍諱子滄鎭國將軍生輔國將軍諱同鎬同鎬
者豫齋也王孫李伯祥云予於豫齋有蔦蘿之誼然
且不能盡豫齋然乎可以槩豫齋矣然有之成化十
有四年韓國生于有八年賜名然已安安如矣廿
有三年封將軍公自詠唐詩絕句古史略不一二讀
即成誦弘治三年公受業於斋孫翁金先生執弟子禮
如成人金先生奇其穎悟則授以毛詩受毛詩未一年
盡得其大義而思繹涵泳且出金先生意表七年娶滄
州賈判官宏之女爲夫人爾夫人謙約沉慧適類公

公宜之乃內外侍庭闈咸共君職惟謹八年公肆力
於詩潛心盛唐諸體而尤長於短篇十有一年公讀
易有得於順應之義因命讀書處曰豫齋而號豫齋
云報金生曰夫豫則順順則動罔弗應夫豫則誠誠
則動罔弗立金生曰善學矣善學者而人遂稱豫齋
云子安河生安河者崐崘也十有八年
穀皇帝踐祚公稽首賀唯謹盖公素閑於禮故長至
元旦
聖誕必盛服以往國社國稷必盛服以往無閒於氣
雨子安滑生正德元年公毋田夫人卒公哀毀骨立
日嘔血不食人不堪其戚子安翁生二年崆峒卒[illegible]

生至自北郡公聞其大節而尻其詩類杜體凡事之
故所交多當代名公云五年金先生卒於通許公哭之
痛厚賻之歸其喪六年鎭國公卒公哭擗號痛如無
所容日伏苫次遂以羸瘵中左右股不良於屈信者
踰二十年八年公雖以病猶手不釋卷安河侍起居
唯謹子安泯生十年公病就醫藥問疾故使潛然溺
下子安涤生十有二年公樂周人昏葬至是尤篤而
於諸宗人尤急云孫睦楔生時楔者西亭也　安河子
十有五年賈夫人卒夫人疾篤公執之手曰欲何言
夫人目安河公曰吾子也夫人首肯之因以家政付
安河曰爾克家爾毋以爲笑矣十有六年公病癱瘓

子起居猶手不釋卷凡安河孝養則又輿以出入時
咏歌焉嘉靖元年公毋輿崆峒先生端坐終日若忘
其疴療焉者子安湫生五年公禮客於別室臣氏竊
金左右欲掩殺公止之卒不暴臣氏名八年子安溢
生公敬諸庶毋而愛諸庶弟雖鎭國所感悅云九年
公病不能撫卷猶說詩不輟或觀奕聽琴坦如也見
蛙攫詩[illegible]乃笑曰爾欲效松雪乎曰吾欲師謫仙耳
則又笑曰有是哉十有二年安河以孝聞
上遣邑行人汞通捧　敕旌安河公大慟曰賈夫人
不及見矣十有三年公疾大作安河侍晝夜惟謹公
不堪其衛[illegible]之曰嗟夫人生命也抑何爲哉乃九月

三日卒卒之日汲人無問識與不識皆爲盡哀曰宗
人有豫齋者好學今已矣夫十有四年十有二月四
日峴峪將啓胥夫人之封合葬公于白塔原崆峒子
所著文安之阡乃巧戀副張子歷田徵予銘予謝不
敏後巧絲伯傳子淩川襲予銘予謝不敏已乃岂崙
西亭徒跣立于門久之左丞孫子毅菴曰可以銘矣
然予不及見豫齋今見岂崙　不愧古今予見西
亭不愧古騷人於戲可以考豫齋矣公以好學鳴而
七子皆封奉國將軍六女皆封縣君六孫皆封鎭國
中尉而況有安河鞕擽也可以銘矣銘曰
峩峩若階吾有吾齋綮綮者安吾有吾子翩翩者言

吾有吾孫斯千百年永安于白塔之阡

明故　敕封承德郎順天府宛平縣知縣李君

墓志銘

封君予大舅父伯子也乙未夏予與封君別于東川
封君曰吾未耄也子元芳曰欲乞養爾止之吾郎即
君郎爾教之今豈期遂長別邪於乎痛哉丙申冬予
與郡丞子實哭封君于汴水之濵爲位而奠之鄢丞
曰元芳曰欲乞養先君先君力止之而今不可[illegible]
於乎痛哉按狀封君姓李氏諱愷字仲[illegible]故[illegible]
也高祖諱文秀避元于秦安遂[illegible]秦安人[illegible]
願以新諱世其家四子祖諱玘廿六李[illegible]

與予祖南皮府君善並以文學鳴于隴西未仕卒有
才而未竟厥施人以爲惜云配曰周四子父諱鵬其
長也先淑人伯兄也生而惇厚美豐姿與人交恢恢
有大度鄉里敬重焉弘治乙卯輸邊例授以冠帶外
祖國子公早卒諸弟妹皆翳于舅父尤愛先淑人舅
父樂道人善見人力學敦禮便欣然稱美不啻若已
有尤愛纘宗是生封君及考城君岱登州丞元芳而
舅父之遺休振振也四子封君其長也封君少有美
質善屬對及長倜儻豁達人以爲弗及而封君亦自
以爲弗及也善畏善御諸僕御諸僕以恩以威舅父
因以家付之封君而家益裕正德丁卯輸邊例亦授

以冠帶兩部邊儲河西皆未及期告完當路惜其能
云恨不爲吏爲吏當爲良有司其年弟仲宛察于鄉
封君曰仲吾毋愛子也乃躬送之京師而不辭爲勞
李氏秦安右族而封君又審識事體故邑中有吉凶
事多主于封君封君亦樂爲之主故邑人往往以事
質之封君封君善談然多直人有過輙面斥之雖豪
貴不避庚午元芳舉于鄉封君曰嘗夢先君謂予曰
元芳當舉今果然然不及見矣嘉靖已丑隴西大饑
封君傾所貯粟給諸貧者約豐歲始還有棄其四歲
子于水者封君援之以歸活之人目爲更生兒今成
人矣壬辰元芳拜宛平令明年遇

恩詔封君爲元芳官配馬爲安人元芳爲承德郎
婦董亦爲安人乎痛其堂曰四封鄉里以爲榮云死
平政蹟然者有殺　雖殺下封君益不欲死平歸云
躬送
明天子得爲良有司即可稱孝矣以歸爲丙申夏
死乎以三載考最遷山東登州府同知至登州方具
板輿迎封君云大人不至登州元芳不仕也乃秋九
月二十有九迎者未至泰而封君卒矣於乎痛哉封
君生成化丙戌九月二十有九日距其生享年七十
有一亦云矣子男一即郡丞孫男二恂如怡如皆業
儒孫女二一適何志一適劉好謙皆宦家子郡丞卜

嘉靖丁酉某月某日葬封君于東川塋次謂予曰知
先君者莫如公銘先君者非公邪嗟乎予銘封君分
也予不能銘封君情也於乎痛哉揾淚而爲之銘曰
東川之岡九龍之麓斧然却顧邈焉攸伏封君是奥

明故雲南寧州知州堅君合葬墓志銘

予觀寧州公才士也丞磨平時會予于京師予以政
問曰紀綱不立不可言政予心異之既彊其能立政
登官至州守而又忤權貴人而後知其言有徵也今
之稱良有司者多甲科[illegible]而寧州[illegible]
國鄉知太守者蓋不[illegible]
[illegible]

諸[illegible]山人太學丙午卒業太學[illegible]春闈[illegible]
梅菴公訃隧焉三日不食徒奔歸而君妣　氏疾復
篤太守躬湯藥踰月衣不解帶及卒哭嘔血不止弘
治己酉復卒業太學壬戌謁選于　朝授畿內廣平
縣丞司太僕馬未踰歲馬政甲他邑以才改山東濮
縣而職益舉人有爭惡以法之事有盤錯必整之有
教于掖正德戊辰以御史臺薦遷博平尹慨然曰令
非丞比吾其強勉焉於是嚴君法恕君今於凡田賦
訟獄咸秩秩有度有惠于博壬申東郡盜起所至奎
毒太守効死以守博乎得無恐百姓爲立祠以報之
守甲戌遷畿内薊州守未幾改通州薊州民群白于

當路不果留既至通謂然曰衛莫如通吾以約任之
劇莫如通吾以簡任之權貴姿肆莫如通吾以正任
之通遂治中貴人迫董同知陞河太守抗以援之因
以狀聞中貴人遂得罪明年太守以公罪當　奏中
貴人指摘之罪及都官矬劇左遷太守雲南蘭州同
知聞者惜其去而榮其行云戊寅至蘭州以誠撫君
夷若夷帖服而畿內中丞言通州守處守通有美政
通人思之請復戍于通乃復雲南通安州守當適命
審獄多所平反滇南中丞以才薦改守寧州嘉靖改
元至寧寧素稱難治而多土官而又無城而又兼幅
十八砦太守亦以誠撫之逾年而成城寧民咸感

太守謂太守能撫已既以疾乞去不果丁亥春疾舉
作遂不起太守遠祖繼善世爲元都元帥府達魯花
赤鎮蛾州　國朝洪武初歸附　詔賜蛾州衛千夫
長曾祖忠嗣改泰州衛以北征功累官都指揮封成
紀伯
文皇帝内靖成紀伯逆戰于白溝死之後追祀功臣
配享　廟廷高祖銳嗣　敕守備金州父𠎝嗣卽梅
菴喜讀書賦詩而武略尤長被選守衛禮縣千戸所
餘廿年得萬洪心男魯氏魯河西世家也兄昂嗣太守
其季也兄子守仁嗣以功遷指揮僉事嗟乎太守其
績不既遠哉太守生成化丁亥四月八日卒嘉靖丁

亥正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一女兒適刑部主事體
元生克孝孝孫袍而振而又多疾太守撫之至成立
克孝舉于鄉女弟適王指揮贖以肝病卒太守終
身不食肝配馬氏嚴受君翁松江丞家教每以樸素
自勵不嫻於若祖侍御有婦道爲袝巨寇攻博平甚
急馬帥子婦守舍後拜戒曰此吾人死所也博平人
聞而高之太守卒宜人孀居十年未嘗有笑容不赴
宴享感太守終身宜人生成化壬辰某月某日卒嘉
靖乙未十月二十有七日年六十有四子男二守節
取席氏守愚取高氏守廉取王氏女一適指揮使王
偁孫男一磐女五一適指揮僉事某一適高繼先

一聘席繼餘尚幼嗟乎太守其派不既長哉嘉靖丁
酉其月某日守節將合葬太守公乃徒跣而至大梁
乞予銘予重太守君而取守節爲之銘銘曰
世有崇勲嚳肇自元肆長岷州
爲皇輩恩成紀僭爵白溝虎賁竭身効死孤忠用敦
備金衛禮爰有蘭孫承式承式花縣載翔劇郡載翥
矯矯文鵷權貴既忤五馬復尊佳賢所鵠臺丞載言
寧州王甄通州鵰鶚翽之鳳翥于茲所存

明故　敕封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顧君墓
志銘

封君姓顧氏諱銓字文衡浙東慈谿人也其先山東

人宋高宗時遠祖曰澤將官會稽曰說以明經仕爲
餘姚州學正樂慈谿山水因家焉　國朝永樂初曾伯
祖曰道仕爲左春坊司諫曰懋仕爲司經局正字乃
後科第相望遂爲慈谿故家矣父曰文有隱德不仕
四子長封君也封君幼而穎慧長而嚴恪精舉子業
善楷書手錄古今秘書不倦而又旁通醫卜諸書正
德間應鄉舉不第入而温故出而訓士歷寒暑不輟
復應鄉舉復不第而學益勤懇懇復累應鄉舉復
累不第鄙人以爲厓封君自若也自是益訓士不懈
嘗日寧困人人自困耳游學吳中吳人每延爲師
封君訓人必盡其所蘊吳東皆厚封君盡師以主

隱君絕不入私室但入納君租苟以之告即謝其成
弟鉞卒封君有地若干畝十者察其地吉即以葬弟
無難色而又撫其子如子叔父某負物於人而遺於
道封君偶拾之以俟遺者既詢知之即以還叔父而
緘如故寓吳書舍中有女夜奔者三封君皆厲色拒
之一時吳越知名之士皆出封君之門而封君之教
不替始終不間親疎其教諸士猶其教諸甥諸子見
水部迅發猶勉之曰業以精弗精弗舉也吾非不解
時文乃屢不第意者弗精耳水部樂親文封君深然
之見勝已者加禮焉嘉靖戊子水部舉于鄉封君曰
可一舉足矣壬辰登進士第封君曰吾雖未第猶既

第祖業不墮矣書以誡水部曰入官矣然有節焉節
不檢則名不立名不立則政不舉非學也惟慎惟敬
毋矯毋同水部既拜都水部主事書以諭水部曰人
以司泉源為清秩吾以司泉源為要務人以治水為
盡職吾以治水為報國非兢兢焉司非孳孳焉治水
部服其教惟謹丙申水部以封君年逾七十迎養寧
陽行部見水部盡心泉事曰斯不負所學矣勿恥敝
衣勿羞糲食必求厥終必不替厥始斯不負所學矣
一介不苟取分也一人不苟杖法也一事不苟作禮
也士所以樹德也水部服其教惟謹寧陽有惟課
諸孫誦讀勞閉戶靜坐雖祁寒[illegible]不[illegible]冬遇

[illegible]封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配[illegible]氏[illegible]
安人於乎榮矣其生天順辛巳八月十有三日卒
丁酉八月九日卒于寧陽年七十有七於乎壽矣予
聞封君性剛毅而言鯁直宗族鄉黨敬禮之尤若離
近絳皆服其直是為句章故家矣四子長水部也水部
鉶也次穗次鋤次鋼鋼早卒孫六長理次珍次璐次
璉次瑞次珝女一叔水部將奉封君於某年某月某
日歸葬慈湖之滸以予嘗忝知浙省而歷句章知封
君也馳狀請予銘予未接封君觀水部知封君矣銘
曰
人以其代閑者以其隱閑人以人事

君吾以子事
君欲考先生之令德不有感於斯文

明故朝列大夫　周府保昌郡君儀賓郭公墓
志銘

嘉靖十有六年冬十月辛亥朝列大夫　周府保昌
郡君儀賓郭公卒嘉靖十有七年春二月丁巳葬朝
列大夫儀賓郭公按譜公姓郭氏諱昂字大軒其先
北平人也遠祖義卿元末避兵乃徙大梁之祥符居
焉徙祥符五世矣乃為祥符人居梁之開歌坊世業
農義卿傳之曾大父皆皆傳之大父經經傳之父系
然皆寡乂鄉黨之制列公以遂有二子以[illegible]

孫乃遂有二玄孫世業儒於梁稱右族焉朝列翁
子曰鳳翔登唐皐榜進士官至陝西按察司副使曰
鳳儀登姚淶榜進士仕爲浙江湖州府同知有孫曰
來曰前曰中曰西曰朝皆郡學生而郭氏爲大梁望
族矣始予會憲使于吳中見其負抱豁達而又好與
與之相友而知其有朝列翁也繼予聞郡丞于越亦
器識端恪而又好文與之相通乃益知其有朝列翁
矣及官游于梁得見朝列翁容止脩脩言論侃侃則
又知憲使郡丞之並以治行起於中州也茲寓齋斯
不忍聞朝列翁訃矣朝列翁生于成化乙酉六月某
日享年七十有三而乃有憲使郡丞諸君子爲之後

於戲雖退舉亦復何憾哉按狀朝列翁少時折節讀
書奮欲見用　明時　汝陽恭僖王第十鎭國將軍
見朝列翁稱異而悅之被選而尚保昌主食祿四百
石　誥授朝列大夫賜四品服而朝列翁猶誦讀
不輟曰大丈夫當顯用　明時今雖未獲取科第登
仕版何可以尚主遂輟不學乎朝列翁善書能鼓琴
其書勁遒子昂喜爲歌詩每對客揮毫落思飄逸若
宿搆爲者見者嘆服云使爲弟子員當取上第而翁
亦以文學自娛爲所著有靜觀齋集平居好客所交多
知名士樂施于里閈中有貧不能葬者卽助之葬助
之葬者累數十人弟屬幼時皆爲翁父所鍾愛翁

弟曰昔吾先人愛予也既尚主乃謀以先世所業
産與之二弟梁人嘆羡以爲不及也憲使兄弟生
賴其慧朝列翁親誨之曰吾不得用世以報
主異吾志効用　明時以報
主其在二子而憲使郡丞乃卒成立云憲使兄弟
後並仕翁皆諭以居官當以廉貞爲先曰大丈夫志
豈在溫飽吾有薄田足供俯仰爾兄弟能堅所操卽
可成名人子見充橐歸者心竊恥之憲使兄弟服其
教乃後憲使兄弟居官皆起敬聞人皆以歸翁云嘉
靖辛卯憲使在備固原聞翁病卽以考績歸省因抗
疏終養

命未下而憲使顧以疾先卒朝列翁以爲痛梁人以
爲不偶朝列翁哭憲使復病郡丞自湖州亦抗疏乞
終養　許之歸養者七年茲乃得親棺歛郡丞以爲
痛梁人以爲不偶予聞朝列翁慷慨士也生而魁梧
長而倜儻多智而能辯里閈中有疑難事質於翁翁
數言而決質者悅服聞有司政有不宜於民者輒上
書明其可不可累數千言有司多采納云翁素有大
節樂急人之難而又多識百物錯陳于前一覽而冥
曆悉別與大梁名公鉅卿相酬酢而翁童顏兒齒怡
如也故大梁有郭儀賓之名聞之四方不以憲使兄
弟也故卒之日梁人咸痛悼之郡丞兄弟自以快介

按察僉事王君琇屬予銘予哀其憲僉兄弟而又宦
游于梁曾接翁也不容辭爲之銘曰
孰昌吾美翩翩者子孰侈吾恩楚楚者孫君子壽考
以悠悠終老

敕封太孺人冉母墓志銘

嘉靖乙未予丞河岳關中年冉氏以介世其家丁酉
予撫滇會冉侍御歷下得悉其家世唯介茂茂冉
母封太孺人李卒會予使使省封侍御冉翁翁因以
言報侍御侍御即徒跣歸中年而因以其銘屬予予
弗獲辭今歲予撫河岳侍御馳楊刑部祐狀徵予予
弗獲辭按楊氏母侍御里人也祖貴父椿世業農生

太孺人太孺人生而貞淑六歲母亡鞠於祖母尚尚
憐其沉默教以禮見太孺人日無言日事女紅無懈
曰李氏其有女乎既笄而歸封侍御封侍御世業儒
太孺人日躬井臼紡績不啻如田間婦封侍御節之
太孺人勤勵如故而封侍御得專工問學焉成化甲
午封侍御舉爲鄉進士衢謂太孺人曰非子之力乎
然自笄至偕老未嘗有違言封侍御偶觸怒太孺人
每委曲解之怒無乎弗已內外有當務事太孺人每
先事白之事得不墮正德某年封侍御拜長清君長
清爲齊饒邑鎮守中貴屬意長清封侍御不爲動邑
中恐少逆中貴意中傷之封侍御以爲虞太孺人曰

吾寧濟君人何得默默後其事竟白中貴因銜公調
秦之文尹尹文復有聲當路廉其介改尹麟遊尹麟
遊復有聲故至今長清文麟遊稱冉知縣焉而太孺
人衣完衣食糲食文猶長清也麟遊猶文也及歸行
李不加多入其舍四堵蕭然年人曰令尹公廉孺人
儉冉氏其以清白成家乎既封侍御歸於鄉猶未仕
也於諸伯叔娣姒友愛踰他人每歲時伏臘太孺人
知封侍御意具諸酒殽不喻而具諸伯叔娣姒稱之
無間言撫摩諸子姪不啻如保嬰兒故諸戚屬子女
無親疏無不戴太孺人如母焉有子曰宗儒嘉靖丙
子舉鄉進士拜豐潤尹豐潤有能聲以薦改尹保定

尹保定復有能聲乃復舉被薦曰崇禮嘉靖壬辰登
進士拜西安尹尹西安有循良聲以薦召爲雲南道
監察御史有鯁直聲今奉
敕按戎齊魯仍侍御繇浙西山水迎養封侍御孺人
西安太孺人見侍御　硯下持曰於君翁有光矣丙
申　九廟成
天子覃恩冉翁冉母得被文林郎太孺人
敕命焉彖冠霞帔燆俘貞麂照耀閭里梁人以爲榮
而封侍御自若也太孺人生於天順六年七月二十
有五日卒於嘉靖十有七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九日
年七十有七矣子四長保定君次崇詩次侍御君

次崇信女一歸國子生曹來崇條男人長[illegible]次夢
鯤次夢說次夢錫次夢賜次夢能次夢雲次夢松次夢[illegible]
女六俱幼待御兄第十七己亥六月二十有四日葬夫
人于其先塋爲之銘曰

庭有樹其陰鬱鬱時有蘭其香馥馥堂有此其無諠其
流芳穆穆其芬穆穆其孰曰藏玉

祭文

祭封少保揚翁文

於乎舉世曷有如翁者耶惟德惟貴惟富有于其身
亦難矣而況有于其子耶而況有于其諸子耶而況
有于孫耶而況有于其諸孫耶惟翁啓厥躬彰厥子

衍厥孫合終厥世夷考之凡世莫有如翁者也德惟
上賢貴惟公卿大夫之父之祖而又其重望實壽考首
子孫之祿而又享奉千石舉世曷有如翁者也翁雖
没猶百世而永存也以師經[illegible]天御史[illegible]為進士卓
卓是為子莫如翁太守[illegible]闈中翰侶侶三進士部郎
是為孫莫如翁其世卓立世稱盛者或逮及其子或
莫及其孫而翁則見[illegible]識其美獻彩者翩翩
遠矣舍是而翁其時高[illegible]義文重[illegible]是相德莫如
翁貴莫如翁富莫如翁翁雖殁固百世而永存矣是
故紀翁之盛[illegible]頂與山永重曷有既也
故凡為翁知者將為翁頌其為翁名者將為翁紀其大

爲翁慟續宗師事翁子而友其翁孫者也敢爲翁頌
且爲翁告惟翁昭止惟翁格止

祭兄子禘文

於乎禘兒爾何忍遂棄爾父邪爾父愛爾爾愛爾父
爾何忍遂棄爾父邪爾能讀書能理家能審事爾父
惟爾言是聽惟爾志是喜爾何忍遂棄爾父邪於乎
人邪天邪極痛而不能哭我何能慰爾父邪往歲哭
祇兒於蜀今又哭爾兒於吳爾輩能讀書學文者爾與
祇耳我所望於爾與祇者不小以爲可以述祖繼父
也祇早卒無從哀慟今爾又早逝其何勝痛傷邪於
乎爾果已矣邪果如祇兒令我不復見邪天邪人邪

極痛而不能哭雖爾父亦何能慰我邪爾有父與爾
兄爾婦爾女知有所庇矣爾柩雖在萬里爾父與我
與爾兄力能致爾於吾鄉用安爾魂爾神有知其安
之我官居金陵而今又北上不能撫爾柩爲爾奠特
專人於爾寓令苗孫代我奠之爾其享我酒聽我文
以知我慟

祭兄子禋文

於乎余忍作文祭爾哉余見爾悍慨好施倜儻好客
知惓惓恭養爾父念念思惟爾母若爾宜乎壽永而
顧早卒余忍作文祭爾哉萬里之懷百年之慟思爾
勞爾哭爾恨不能[illegible]爾有[illegible]爾魂痛[illegible]以[illegible]

君作文祭爾哉爾樞予任之必致爾於吾鄉儀萬不至遺爾也繼爾父有嫉乎亦當獨任之爾其安之有殽在豆有酒在觴仰以與爾惟爾洋洋

祭火災文

夫火民賴以生者也豈忍災民邪而況皖民疾苦尤甚又豈忍災之邪今者火災六見累不恤民使民洶洶無聊火豈不仁哉必有以致之也諦思之豈我有司爲政不仁火欲昭示因以及民而不暇恤邪亦豈皖民貿易之際重輕輕不得其平火欲懲之而不暇擇邪然亦不宜如是之慘且烈也豈寇賊圍城之日安輩殺戮濫及傍傍之草其冤未釋其魂未散結

而爲此而不自知其非邪亦豈城下之人卒被兵臨避患不及積遭戈刃不平之氣無從泄發藉此而伸而不自念其親與鄰邪然亦何可延且類也夫火有神也使我有司不仁罪豈在皖民使皖民不公豈人人而然使客兵之魂果在彼其鄉當自有安厝處使皖人之冤尚結我有司當爲奠而瘞之矣神其有靈盍爲我一掃弭焉纘宗等謹備剛鬣柔毛清醴庶羞敬申下虔伏祈鑒察

祭安慶名宦文

德音孔嘉民受其賜澤流伊長不啻百世惟崇有陰是茇是庇詔我後人以瞻以祠

祭安慶鄉賢文

廬江毓秀灊嶽鍾靈惟多君子乃有若人[illegible]後學儀刑文物既昌風化亦淳

祭安慶名賢文

惟賢之生乃世之瑞於地爲嶽於天爲星惟諸君子或宦於斯或寓於斯或産於斯或勳業著於　朝或文章鳴於世或才望振於時間見罕出壯觀皖都惟我後學百年仰止今茲仲秋禮宜脩祀謹以牲醴羞果用申薦私惟神昭止惟神格止

祭安慶列女文

女子之身男子之志善人之資𠫤人之事于生有光

于死無愧于教是補于俗是勵

祭余忠宣公文

先生不死元可以猶生先生死元何能復存於維先生文章華國氣節蓋世淮西干城江南砥柱名震華夷忠貫天日仁至義盡綱持紀立今茲忌辰禮宜脩祀謹以牲醴羞果式陳明薦以郎中韓公萬戶李公配

祭王宜人文

於乎子也忍祭爾哉嘗與爾潔祭儀議祭事以共修家庭祭禮維爾整飭尤力而今乃祭爾矣於乎痛哉夙興夜寢不敢懈爾容拭爾　詔啓爾[illegible]

有所憾使不知所為爾若知邪嘗[illegible]
徹天淚何能徹泉從滿于耳復何[illegible]

祭瀦山潴水吳塘堰文

惟神司水惟水司人惟誠感神惟靈昭答惟田映雲
惟山沛王惟民允沾惟神攸屬

又

奥堰之繫惟神隊之奥堰之洞惟神祐之奥堰之跡
惟神導之奥堰之厚惟神昌之奥堰之長惟神衍之
厥惟堰哉惟神復哉堰所依惟山惟神奕奕奥堰所
須惟水惟神洋洋焉堰所仰惟時惟神茂對育物焉
堰之民銜恩堰之官荷德謹以潔牲用申明薦

祭張大參[illegible]文

嗟嗟東谷而縕埴埴兮嗟嗟東谷而稷昭昭兮嗟嗟
東谷而出卓卓兮嗟嗟東谷而退冥冥兮戶曹侃侃
兮春宮燁燁兮郡齋巖巖兮藩垣孑孑兮廣也思其
去兮魯也欣其來兮岷也生以榮兮華也死以哀兮
續宗分在友朋之末茲者道出古鄮不能分執大事
之一敬此申告靈其不昧伏惟尚享

祭大宗伯二泉邵公文

惟江以南山衆矣其執如慧山泉衆矣其執如慧泉
君子衆矣其執如泉翁山俯湖兮獨秀泉通海兮獨
日翁名當時而師後世兮獨岱嶽飄然於千古翁豈

竟止矣哉　明天子眷翁斯文倚翁蒼生望翁者遂
矣於乎豈竟止是哉收化行省郎政達宗主教立
監司風肅徵垣名著中丞譽廣滑州績興司徒政成
宗伯化興留都望重而竟待母不起著書不出朝野
海隅望之有鳳皇千仞不下之氣象而不知翁也乃
竟止是哉續宗嘗領公之教矣萬仞巖巖嘗讀公之
書矣千頃汪汪嘗悉公之政矣春陽煦煦嘗歷公之
候矣秋空洋洋茲者思翁不見聽翁不聞敬陳小奠
頓首翁前用申翁知續宗續宗知翁之私惟翁格止
惟翁格止

祭文簡公毛先生文

初續宗侍先生於史局見先生侃侃而正也循循而
毅也既續宗拜先生於春宮見先生嚴嚴而重也休
休而別也既又聞先生迎立　龍御闇闇而弼也栗
栗而厲也既又聞先生進講　經筵便便而謹也彌
彌而適也遊游內外無不願先生與我東川先生並
登　內廷為　中興伊傅者而今俱已矣於乎豈天
不欲天下蒙二先生之澤哉抑二先生天上文成不
能為天下少留哉蒼生咸悼斯文共傷況在續宗何
勝感愴敢潔牲醴薄侑俎觴

祭鶴山書院土木之神

惟神司土惟神司木惟茲此[illegible]為[illegible]了翁[illegible]翁惟神

室宜幽惟神道宜明惟出入匪宜惟大中丞吳公是
度是興惟幽是闢惟明是遷惟百工作事惟神是稽
惟不日落成惟神是相惟吉日經始惟良辰圖終惟
神是妥敢告

勑贈監察御史周翁祭文

始也未式翁門癸翁嘗癸閭翁者許矣翁也維方正
里人式欽焉維雅撲邑令式歆焉可以知翁矣人有
美匪我弗墳人有武匪我弗救人有枉匪我弗直不
以考翁之履入翁之堂可以知翁矣侍御翁仲子也
閶閭焉侶侶焉冠豸而衣繡不必識翁之面拜翁之
後可以知翁矣翁將歸豸矣有牲在俎有醴在尊拜
手載獻式銘載敦維翁偽止維翁格止

祭寇封君文

孰倡孰啓我著我詩既友既翁乃墳乃笼肆出肆處
爲邦爲倅將大將吕遂引遂代以燕以豐有桂有蘭
實穎實發于逵于磬如鳳如麟載將載翔於豐於鎬
式龍式光君子君孫時芽時茁曰卿曰令允牧允𩦎
爰　較爰　詰是褒是崇乃余乃紫依寵依同維水
維丘亦薦亦繡厥生厥榮害壽害鳴呼哀哉一夕
訃至千里憂形罕山歌蕹涂水勒銘敢致生芻敬寘
幽庭

祭司馬寇子淳文

昔繼宗西遷也惜吾子言於行者送於南橋蓋惓惓
焉茲繼宗復過涂濱也不復見子矣跳躑輾轉能不
痛傷邪惟子卓行翩翩世崇其學固將繼譯文清公
而挽回也而今已矣於乎痛哉惟子偉績巍巍世觀
其勳固將嗣王端毅公而興起也而今已矣於乎痛
哉惟子廷尉平反太守循良京兆撫綏中丞保釐司
寇明弼司馬翊運斯文衛如温公之復入斯民仰如
萊公之再起
明天子方寵任之而子已矣於乎痛哉惟子吾帷都
下繼宗得厠文學之末惟子分符南都繼宗得從政
事之後日有所見月有所法也而子已矣思惟追慕
能不痛傷邪於乎哀哉繼宗痛不能文哀莫爲禮聊
薦新阡少申夙誼惟神昭只惟神格只

祭蔡少司馬文

吁嗟乎石岡翩翩吉士木天咀華俶保給事瑣闈吐
葩三執外臺憲度聿貞兩叅行省國計式程吁嗟乎
石岡閎也啓其燕齊也沃其悲遼也須其平秦也服
其恪晉也欽其明吁嗟乎石岡歘歷既儻簡在斯專
僉都獨擢副都載遷惟雲中兀兀惟公間關其間惟
雲中嗷嗷惟公周旋其間蓋藎誅則王石易兮曾從
則薰猶易甄吁嗟乎石岡　資以司馬
帝知其韙貴以風紀人不知其難于[illegible]

聞詩而悼斯文關祖而傷有牲在俎有酒在觴惟公
炯炯惟公洋洋

祭李宜人文 李川甫命製

伊彼宜人古元相夫子夫子顯名宜人婉淑於戲孰發
解兮孰操井臼兮孰登科兮孰奉箕箒兮孰刺鄂兮
孰先後兮孰待憲兮孰左右兮於戲官業成兮而忘
而貞兮家道昌兮而忘而襄兮戚族庥兮而忘而
顯兮僕御從兮而忘而恭兮故嵩渚子云予令有慈
諱子平兮予今有憂誰予明兮於戲聰頴者宜人曷
早湮兮淑婉者宜人曷先寢兮馨吾牲兮其惟昭昭
兮息吾醴兮其惟泯泯兮

祭臨清州守夏公文二 春秋祭

何牧非守公守惟良何偎弗化公化惟彰公子視民
曰公惟仁民考視公曰公惟神鎮濟者梟匪公曷祛
備清者莠匪公何除匙為我以惟公是援獄不我平
惟公是反公惟復民賈弗知漁公惟作土農亦知書
公殂在郡公靈在民公歸在天公澤在人守豈無賢
公賢嚴明宦雖有名公名應貞其死也哀其去也思
臺覈既實　廷覈復宜宗伯曰都
天子曰俞公祀云獨民祀云俱茲惟仲春秋牲醴既潔
公其有知庶幾來格

祭李孺人文 渭山代御史丹也

子未及拜孺人得交侍御而知孟母之德未酒侍
孺人得會貴士而知莘母之化先未獲見孺人得親
恩敕而知几席之曾温未能吊孺人得覽世德而知
杯棬之猶存於戲欲式閫堂之美嘉考休徵之獻經
欲聽寶帔之榮嘉觀考叔之遺羹於戲日欲歸省者
梁公斯陟屺之何堪日欲乞養者今伯顏號栢之曷
瞻於戲攬轡者游子母氏有知應憐其千里捧檄者
國士母氏劬勞敢忘其三祀生芻逢致寸心共傾惟
侍御將我夙敬惟孺人鑒我微誠

吊寇封君文

矯壁水以淬礪儼天衢而奮翥驂五馬之別駕寄太

雅於金徽憶太行之佳麗望孔桃而遄歸羨仙郎之
騰踏指洛社以擬玄兔　鳳勑之初被拜廷尉於
端闈荷　龍誥之存殁晉中丞而著緋欣子孫於蒲
前嗣袍笏以文類介福壽之多祉忽鶴吊而人非風
晨發以淅淅雨暮作而霏霏塞大龍而黯黯閬空谷
以排排悲司寇於道周阻上國之征騑歆温命而眷
祀後殊寵於荊扉式大中以起拜慕千仞之德輝揖
靈輀而仰止頌者隽以獻欷

祭漕河文

惟神司土惟神司水惟土司平惟水司委惟河既涛
惟水斯止惟渠既疏惟漕斯理今特告濟惟神祐只

原缺

惟上効力惟神相只惟渭奏功惟神綏只有牲在俎惟神歆只有酒在爵惟神娭只

祭總河朱少卿文

吾見鮮衣肉食者矣未見不恥惡衣惡食如吾公者也吾見交如膠漆斷若雲雨者矣未見不爲人厚不爲人薄其淡如水如吾公忠者也吾見勳業巍巍聲聞赫赫者矣未見成憲式遵舊章攸由循循翼翼如吾公謙者也吾見高論侃侃危行焯焯者矣未見言不出口體不勝衣如吾公畏者也守渭州其介睟睟也副涮臺長閩臬其節孑孑也參涮省參涮藩其直卓卓也總河其易業業也方擬遠遊詎意長逝千

里京邑百年揮涕

墓銘

故孝義龍丞墓銘

卓卓三原之才放于石州卷于孝義用承新鄉之烈而垂瘠州之裕

故封監察御史徐君墓銘

三山之下三江之上介峯是蹲是爲封君之原松桂蕤蕤千古其是存

故李孺人劉氏墓銘

壽是邑武城是助平凉之郝是附泰安是浚石嶺原是慕

鳥鼠山人後集目錄

諸子胡松　諸生關[illegible]

卷之一

詩

烏鼠山人後集目録終

烏鼠山人[illegible]

諸子胡松　諸生關鐵校

古體四言 長短句附

我結

贈籍野馬翁以進也翁 蕭府引禮舍人

我結我廬于籍之西嶓山連阜天水循谿秋空衛檻春野杖藜澄波鯉躍修竹鸞棲我觴我交于籍之陂

我結我社于籍之東西望羲關北眺軒宮卦爻穆穆律呂融融堂前春雨座上南風我携我鹿于籍之蒙

種瓜

種瓜種瓜瓜畆娟娟種瓜種瓜瓜蔓芊芊種瓜種瓜瓜子離離種瓜種瓜瓜瓞緜緜昔時東陵東陵乾乾此日青門青門便便

君侯

贈令尹梁侯也 高蜀閬中人後以簡改任

於維君侯自閬御驄而坐而堂而琴龢雝雝而入而

城而歌顯顯君侯之躬
於維君侯揚馬聯壁而放而衡而䡗而笛而入而
朝而飛而爲令聞奕奕
於維君侯升堂英蒙而製而錦而植而奄而馴而
維而珂而貉民吾同胞
君侯三章章七句

渡渭

紀行也贊眷郡侯初渡渭也而其所至湜湜矣
春渡渭天光沄沄兮秋渡渭雲影盈盈兮何伏羲

臺之高明兮
南渡渭而色玉色兮北渡渭而聲珮聲兮何軒轅
谷之淑氣兮
朝渡渭龍田浮浮兮夕渡渭龍石鄰鄰兮何烏鼠
山之淵瀿兮
渡渭三章章六句

樂府

長安有狹斜行

長安有狹斜夾轂無停聲時問金玉宅日入

管大道何蕩蕩沙堤迷鳳城鳴騶豈不直狹邪苔
不青借問馳者誰少年志輕盈見躬既榮耀姊姒
亦峥嵘入門繫駿馬登堂璁琴鳴百年中郎貴一
夕秋風生狹邪自狹邪終南春色明

擬梁父吟

昔趨營丘朝今息蕩陰　蕩陰豈不安遄去嗟誰
使二桃何夭夭三丘何纍纍有桃豈不鮮所共唯
君青同功誰重輕分食去　誰辭予哀哉三子為非
要執牴理

怨詩行

卞和昔獻玉連刖左右足懷平豈不明真偽誰為
告晝夜秉冊衷呼天抱玉哭荊山為之崩天地陰
其篤和也獻不已剖石竟得玉惜哉二王時玉璞
無從暴爵以陽陵侯和云非所欲但求和迹明昔
獻元非璞

箜篌引二首

渡河渡河公如河何墮河墮河河如公何
公無渡河墮如河何公竟墮河渡如公何

烏夜啼

燒燈閉閣鷄欲棲滿庭月露風淒淒欲眠不眠思若迷夜半有烏閣上啼鳴鳴啞啞聲不齊開戶視之王繩低明朝有赦宣金泥狂欲倚杖延青藜雙雙燕雀飛晴閨兗州碧玉翻霜蹄

玄雲

宮中雲宁何玄厚如地高如天　洞中雲窅何玄繡璱草膏芝田　山中雲迴何玄石礧礧泉湝湝塞上雲鬱何玄風動地沙塞天

黃河水

黃河水天上來崑崙蕩漾星宿昭回一曲到蒲州舜之田禹之門良悠悠田生玉門流金玉含烟金湧洲漁子仙子同倡酬

西軒座東浦朝鼓琴夕鼓瑟歲歲優游蛟龍忽憂溢雷雖迅底柱自安流河伯鴐虬

帝子乘牛望洋朝大海何啻百千秋代人哥壽

襄陵帝子

王母乘鸞歌奉壽　誥封太淑人趙母[illegible]

[illegible]湘傍崑崙滄[illegible]片瑤草歲歲結蟠桃千春[illegible]婷仙母獨乘鸞逍遙下瓊島素月秋娟娟東風春浩浩青雀晴欲嬉碧霞晨未掃乘鸞向池西麻姑獻神棗乘鸞向池東安期薦溪藻仙母坐瑤臺悠悠不知老

行路難贈州守黃乾侯

春日湘水生畫舫坐來輕柳外東風起潮頭帶雨傾

夏日湖水渾雲陽雷欲奔蘭橈何處泊石燕正翻盆

秋日湖水平天高海宇清玄雲翻墨雨赤電掣長鯨

冬日湘水落蘭舟何處著橘浦雪初晴扣舷飛潤鶴

古體五言

懷白主事文衡

鬱鬱堤上松冉冉溪邊菊盈盈月欲生曲曲雲揖遂豈不念司[illegible]袍長[illegible]張平生何許枉高軒臭[illegible]酒

初熟不惜山谿遣晴窗梅馥郁嬰舉杯來蒸暮堪往從

寄贈湖南劉左丞自浙西右丞遷任

錢塘江上月洞庭湖上雲徧觧自來往鳳吹空中聞引鶴路衡岳仙芝千畝薰舉頭見南斗茫茫吳楚分

酷暑

每歲暑斯熱今歲暑偏酷飛鳥投叢林征夫限河曲王孫院院風稚子村村浴冰簟不能寢火輪豈堪暴叶獨憐禾黍[illegible]芰荷綠何地納清涼無才散蒸溽瀰瀰洞庭水湛湛藍田玉安得席其涯滂波一濯足

郭郡丞宅分題得簾字 郭氏兄弟梧岡

梧岡俱以貴戚官至憲使

高堂良宴會夜來垂珠簾豈不戀春日明發嚴征驂入座留新月良嶽流晴嵐遊子已秣馬情為同心淹同心二三子蔼少森梗柟卷簾復鼓瑟百杯猶未酣[illegible]識同心努力推加餐[illegible]

贈劉栖[illegible]自侍御謫判[illegible]府上卷贈

虞廷有鸞鳳韶濩聲自希韶濩翕爾作鸞鳳何依依一朝下枳棘枳棘非所棲朝陽復高高刷羽當咸池清風乘時至會向彤墀吹彤墀昔所立獻賦重來時

[illegible]

行路難

海吞揚子水嶽闢首陽山江帆處處引山輅處處攀誰謂風獵獵誰謂虎㲲㲲秋空鶴縹緲春日鸞綿蠻我有膝上琴欲理絃未閑何處山崔崒何處水潺湲

贈王生子力 耕行甫子也予召於秦力學焉

灼灼月中桂娟娟江上桃苕志在霄漢何辭九萬遥大鵬搏勁翮千仞輕扶搖讀書破萬卷司馬初題橋御史有遺簡念子凌高標高標出天宇大雅諧雲韶

寄別駕鄒順賢

泰岱何巖巖巖巖出扶桑上三峰覆五松𧴸騶遇來往言念二一心人挾琴音同[illegible]清夜[illegible]

仙掌但願乘風飛緑雲息遐想

濟水何粼粼流爲七十二泉出紛淵溢天光翻蒼翠言念一心人濯纓昔同駟四流水聽徽音援琴合何似東西杳千巖一夕乘風至

擬行行重行行

人生事乆要所樂心相知會晤曾幾時忽復生别離别離不足惜但念夙心違一去動千里行行應遲遲冉冉雲從龍蕭蕭風從虎游子際明時底事吟梁父一朝與君辭有闕嗟誰補白日倘中天甘與鹿豕伍

擬青青河畔草

欝欝陌上桑芃芃雲邊葉行行出近郊采采克籃筐盈盈薄行郎烈烈薄命妾却顧輕千金迴車空蹀躞入門見若心一死以自絶

擬青青陵上栢

暉暉淮海金粲粲藍田玉乆要言不忘光澤涵膏沃對酒說平生援琴藉松菊同心臭如蘭盡醉水[illegible]曲冠蓋時經過飛霞映華屋代謝成古今酧衎

勞夢卜聯息忽百年歡娛詎云足豈不戀　城闕堯天何穆穆

擬今日良宴會

開尊對修竹宴樂新相知希聲協琴瑟逸響諧塡篪燕歌復窈窕趙舞亦委蛇主人倒金罍客子酬瑶巵當筵胡不飲人生曾幾時空懷經世策隨俗非所宜上計苟不偕欲去復何之

擬西北有高樓

瑶臺何巃嵸結構倚天闕開閤見青山雲霞含崒屼遊子辭故鄉登高神恍惚溯洄向蒼冥首阿憐采薇天閑知何時歲月恐淪忽欲去復徘徊晼蘭空欷歔挾琴奏陽春清商爲誰發傷心知巳稀遐征悲白髮

擬涉江采芙蓉

空堅稷契志知巳唯良朋廬廷儀采鳳鵾池摶大鵬停雲各千里何以慰欝蒸我有英瓊瑶欲寄鴻未能

擬明月皎夜光

露下秋宇清迢迢河漢明凉颸颯沓至皎月傍梅
生綺棱纖比極肅肅鴈南征星稀碧梧冷霜黄玄
鶴鳴忽念同心友鳴騘遊帝京朝夕趨 禁闥冠
蓋何崢嶸乘時耀軒冕曾不記瓊瑛寒劣固無取
空懸虛生名

擬冉冉孤生竹

江梅娟娟生清香流玉京歲寒與松竹凌雪含瓊
英天開地乃闢日出月偏明取妾倚箕帚事君在
璣衡妾重孟光節君輕伯鸞名昭昭冰玉志落落

糟糠情君苟不亮妾妾自承金莖夙心獨不泯織
素何時成

擬庭中有奇樹

最邊一琪樹時開五色花冬春與霜雪日出爛天
葩我有同心友忽忽行天涯攀折欲寄贈鱗鴻音

擬迢迢牽牛星

來交甫盈盈逢二妃娟娟贈環珮婉婉飄霞
波路斷漭轉盼流光耀廻首忽不見折貽亦

下歸嗟非金石交悵怏空音徽

擬迴車駕言邁

旅翩凌高道九萬殊杳杳陟降顧紛紛何計長堅
好滄海忽桑田金母空青鳥倏看皆老大焉能獨
少小修短自有期耄耋非天造沒世倘無聞聖涯
豈玄宵

擬東城高且長

周行坦且長堤柳經春綠舊燕恰辭巢新鸎緩遷
谷四時易流邁車馬紛馳逐李廣封獨難馮唐老

亦速遊子辭故鄉十年猶抱璞瑶池多碧桃千樹
爛如簇結實大於盤摘來香馥郁玉女何娉婷慵
奏霓裳曲青鳥倘飛來逍遥下天祿願言協咸韶
希聲宣沕穆

擬驅車上東門

山川佳麗地傍有今古墳衰草何淒淒孤楸空弱
雲高低隱禾黍叐叐埋麒麟丘或蹊為路 栢亦摧
為薪兒孫紛拜掃遊子悲斜曛體固天地塞歸去
還君真妍媸日無見理亂耳無聞陰陽自晝夜開

[illegible]者淵明獨飲酒千載稱達人

擬去者日以踈

老者長相思少者新相知郊行見荒隴遊子傷別離玉魚後何處古木秋風悲東阡伏野獸西阡散斷碑首丘動千里夜夜夢中歸

擬生年不滿百

豈無巢由心爰有禹稷志待旦相岐酆忘食師洙泗融和三月天東風吹百川輕羅振初浴歸咏何翩翩孔門有曾晳今來共然

擬凜凜歲云暮

淑女處重闈窈窕有容輝良人客燕趙賓鴈何時歸忽自臨邛至晨光已熹微親迎枉車騎御輪躬授綏登堂入君室君室多芬菲鷄鳴振環珮廟見飭羅衣放勤事箕帚織素理新機侍姬肆儇巧睞盻姤蛾眉遊子行遠道經年音問稀倚樓悲[illegible]露下風凄凄

擬孟冬寒氣至

隆冬何冱寒風雪後凜冽曉行霜斷肌暮宿堅冰結三月獨融和十月偏淒切客從遠方來寄我梅一色緋緋花吐雲嬝嬝枝含月沃梅玉卣中經時神自潔感君驛使勸天堅貞白節

擬客從遠方來

客從遠方來遺我孤桐琴琴中何所有喈喈太古音故人邈千里爾雅歆同心一曲仙掌高一曲龍門深南風協為調白雪嗣為吟

擬明月何皎皎

一掬清秋月盈盈照我床攝衣復憑几與月共徘

徨行子誰云樂逢春懷故鄉當戶看牛女不眠愁夜長何能隨皓魄流影到君行

客遊十首

客遊歷四紀空嗟道路長舟車豈不固所值非周行荊榛循我屐霜露沾我裳志向惟紫府鳴鑾時鏘鏘天衢復何許瞻顧徒徜徉蘭臺有專席水部欣望洋拖衣獨歸去蹩筑歌滄浪

乘帷歷寒暑抗志凌青雲出門逢鳥獍繫搏何紛紛技劾不即去玉石嗟誰分隱忍羈史局寵辭[illegible]

秦勤一朝施資技始覺蘭桂薰蘭桂襲餘露
帝座浮氤氳黄鵠色斯舉遙隨鸞鳳群
結根華山阿不作桃李姿玉井沃其葉仙掌控北斗
枝開花過十丈紅白紛葳蕤偶不值仙侶生憎雲
離披霽日杲杲出薰風穆穆吹荷長蓮自實雲錦
奪瑤池雖未列蓬島猶堪呈　王墀
誰謂菊欲華菊華忝那育誰謂蕙欲榮蕙榮稷寧
熟我衆遊南宫彼忽隨風蹟視我所佩蘭芳恣何
馥郁彼堪化艾蕭我自欣梅菊蘭也風露蹙非禾

紛披趣 促 不見所佩圭瑞烟朝穆穆
飯牛種秫秔熟知生稂莠日耨不能除荷鋤立南
畝所遇既非徒仰天空拊缶届服願學程依遺寧
學柳結髮入君家長齊俗並帶君子佩琮璜佳人
贈繅縵和將補華衮昔其辛苦交　三
一夕將星落萬里浮雲開驅車臨大道去去游蓬
萊砥柱已凋殘欲閣乞崔嵬泰岱嶒屹立揚子彌
溶衆所向固坦蕩所值仍沿洄呉門豈沾露禹穴
且營窗回視手中劍光芒凌上台

人道江南麗我道江南難雖有震澤水却有呉宫
花泰伯昔開國子游今啓家絃歌動千里春雨沃
天葩行行循大道曾不顧狹邪譽是守呉起毁是
守呉加顧顧氷檗志金石言非誇
鷄鳴趨　金闕日出登玉堂三春倫㭬對木天白
日長吉士雖鵠舉甲第亦鸞翔青錢憐未選勁翮
嗟已揚施蕭雖見代蘭蕙亦被傷清風臨海宇隨
地蘭蕙芳道逢下鰲禁空承宫錦光
薇省花茸茸蘭臺霜皎皎呉越　雨霏霏齊梁風皜

皜昔修一代史今治 平 九河道岱嶽泉瀉瀉龍門
波浩浩媿乏稷契姿敢負夔龍抱
舜狩乘六龍臨衢射雹掃兩地媿撫綏六癈能挍
老
幾㡛鶴翩翩薇垣鹿濯濯蘭臺柏森森水部漕濊
濊所至多素飡空竪氷蘗節題詩刺史工焚香左
司潔雖非香案吏章句延華髮且未追龔黄何堪
酬稷契獨坐媿持綱明農庶不代
我行入桃源 八首

我行入桃源桃源多瑤草所遇皆松喬飡霞集瑤
島玉女駐金卅服食不知老媿我未藏修偶被漁
人導安得騎玄鶴一問廣成道

我行入劒門峨眉青矗矗參井猿䜆藤巉巖槎擁
屋古木悲啼烏孤峰鶩獨宿才避狹邪喧復壓豺
虎黷蓉城照錦江未訪嚴平卜

我行入岐豐彩鳳鳴瑤空𨠵谺鼇魚竄
召入鍾山東

高皇於穆地至止多春風雖未趨金馬乃獲共司

封嚶嚶鳴喬木雙飛黃鳥同 謂黃仲實邵思抑二同館

我行入畿輔孤琴貞所向東風引繡帆江鄉春蕩
漾黃龍負

鳳舸五雲捧天上舒國見循良 文翁朱邑皆舒人 吳門知
禮讓空憐赤子懷未協𠀤霖望

我行入方岳藩垣白晝長春雨紫薇繡東風雙鶴
翔探穴自知禹擊壤猶歌唐旬宣復旬宣何處哉
𠀤棠誰云羊子碑墮淚留襄陽 堯都安邑

我行入太行猶帶西湖醉吳門晝舸多鶱恭知已
未盡禮横渠心寔過邁瑗思雪翻砥柱深雲漏龍
門粹乃知大雅吟玉皇香案吏

我行入海岱蓬壺猶舊遊蒼莽自東土保釐那惠
疇家家礬漕丁處處稽漕舟樓臺鳥空市田園囹
無收扶桑觀出日滄波擬不流

我行入水部雲引百泉高湖天濾復濾敢辭水土
勞

琱輿幸荊楚禹拜黃龍皁未渡東皇侍旣渡南極
朝　廻鑾秉淑氣擊壤歌神堯

攜子祢禑孫蔭浴東川

夏日忽炎熱東郊清且涼負抱三孺子幾渡河之
陽三子坐水石禑也獨不量旣入復躍出與息松
梧傍祢也自優游蔭也亦徜徉未浴激以切旣浴
嬉且狂䜆午攜之歸柳外歌滄浪明復正句讀提
攜詩禮塲

贈韓國子汝重上計

湛湛上邽水千里流澄波源頭者不潔逝者其如
何顒顒趙姜公高風名不磨隴水同汪濊隴山何

變職三策欽壯侯國克太平歸刺史尋吏部自貞操
統軍終烈士謚曠中郎爵關內論騎士爵新時弟
傳續復奇勳清渠流不止子今登上國顯冠佔國
士願言附群龍一寫清渠水

贈曹中丞德馨

分符典畿郡相望江南北春雨沃鍾離播邊昭鞭
直太僕事優優行省心翼翼京兆傍天都中丞華
家職遺愛山東西保釐宣
帝力一朝乘傳歸終南看顏色我山讀書處猿鶴

識未識梅月猿嘯清松風鶴飛集

讀許中丞伯誠秋夜諸作有贈

少華俯蘭臺鳴鑾下天關開府傍恒山秋霜明節
鉞思尊一夕歸征蓋乘春發朝撫紫閣松暮采藍
田蕨臨流調素琴看山時拄笏清商協九韶冰玉
浸詩骨神拂終南雲夜夜踏明月至樂諒斯在何
處採玄窓前席為誰施蒼生悲白髮

偶過有竹山堂而弟九山適至堂齋生浩野

山堂千箇竹箇箇青琅玕院深風颯四聲色春猶

寒偶同抱一子並鶴空峒端婆娑坐蒼碧蕩掃飛
霞滄

悼內

山青谿復碧中有蓿與蘭東風動地至晴日飛孔
鸞廻橋玉齒齒曲澗雲珊珊移席香彌谷經時花
發闌之子振瓊玖援琴凌紫壇秋季天忽冽蓿折
蘭亦殘葉流澌湜湜露下霜團團臨風踏瑤草誰
憐斂佩單歌薤翻激切奏郢空汎瀾宗宗復宗宗
箜篌不忍彈

其二墓次偶然作

叔牙惜瑤琴猗蘭延素心五絃已闕闕七絃何惜
惜其桐嶧之陽其絲湖之陰冷冷虞陵散樛樛梁
父吟仰焉隴山高俯焉隴水深一朝絃復斷瑤琴雌
哀希音初撫渭北野再鼓江東潯愁聞離鸞奏忽
沾別鶴襟輾轉傷焦尾雲和嗟陸沉臨流思無任
蘋藻夫何歆

挽岳烈婦王氏氏秦佳士岳凌漢妻也

烈婦呼天哭蒼蒼應有知初哭孤在抱今哭孤欲

漈泱波吁嗟乎泉源雖多流未長到遂其如彼窮何初覩韓苑之江濊終俯蘭臺之幽夢歸來倚松雲白石巖半與泉時婆娑

四高吟贈督府御史大夫貢公拜留都大司徒

我所瞻兮崐崘高烟流天上星宿濊積石為壇河為皐腥臊奔北收天弢我有太師開龍韜牙旗玉帳麾朱旄塞不牧馬報天子天子新賜宮錦袍君不見崐崘高

我所瞻兮崆峒高軒皇壇殿雲擎鰲西有金城北有蕭蘢天勁翮冲泬寥我有大將霍嫖姚虎賁龍驤飛霧刀十年萬里警無燧雙飛玄鶴凌蘭皐君不見空峒高

我所瞻兮仙掌高萬尋玉樹森林條玉門有關河無橋客司八座聯三貂即今主將堪胙茅海不波兮野不拐朝陽彩鳳儀阿閣明廷九奏協咸韶君不見仙掌高

我所瞻兮鍾山高龍蟠虎踞依六曹賜劒戟履地壯途刑堺紫極風嚚嚚即今元老當代豪紀田三秦演宣襃大戎底定島夷捷海天財賦東南饒君不見鍾山高

近體五言

入東川

鳩杖入東川鑾迎小有天梧桐三徑月楊柳一谿烟呼鶴崆峒外飡霞烏鼠邊奚囊投五色初咏白雲篇

寄徐祥夫

千里憶徐郎盈盈一水長魚龍織月白烏鼠弱雲黃懷橘辭曾和援琴歌未央何時對尊酒盡醉碧桃鄉

九月十日飲吳揮使宅

雨灑重陽菊紅黃竟日鮮主人初下榻客子未開筵華棟雲猶濕朱樓月欲圓寧期今夕醉剪燭賦新篇

同龍門秋水白仙掌曉雲紅
當宁思元老争傳夔鏁雄

贈司徒劉公士斉

昭代西陂子乘軺到玉京春明看月出長樂聽鶯
鳴柳暗龍城曉天高

至日曉起

帝座晴焚香調錦瑟入和鳳韶聲
華胥夢未成子夜忽鷄聲東海滄滄白陽春杲杲
生萬年

天子壽一徳　聖人明便欲凌嶠彖吹簫和鳳鳴

寄贈徐少宰子容

崦西徐相國緑野水雲繁史局同供奉　經筵獨
討論文章歸吏部辭賦出呉門明吾浦輪匒車朝
至尊

壽四弟在宗無是太淑人阿母

種玉九龍曲烟含水竹四三高凌華岳五老揖呉
山挾瑟迎青雀呼雲放白鵰摘桃醉王母方朔駐
童顔

金山寺

華嶽三峰峻金山兩岸深月宫臨水面石柱立
心絶搢泉偏列廻巖龍欲吟澄波忽千里梵罷撫
援琴

寄兒通政知事初

聞爾拜銀臺新從門下來朝司董買跳時接漢唐
才獻納　臨軒地趨蹌正笏陳鶴鳴欣入幕
喜起五雲開

昔遊

峨眉携鶴遊鴈蕩乘鸞往宫觀雲臺清潮汐小孤
壯空讀中秘書那愜耳霖望春晴卧北窓夢森羲
黄上帝也黄軒

覽少州馮憲僉文言千秋諸什

三復少陵詩春容自楚辭鵾鵬擊秋水梅柳鳥春
颸海上調龍笛江南倡竹枝數峰何處碧鼓瑟上
林時

除夕

柏䆊歳欲餞鞭牛作復新挑花釀宵雨蓬草繡芳

辰爆竹聲浮臘還鷩調欲春何堪醉椒酒不飲獨
吾真

近體七言

送呂侍御信州還新昌

尸老杯高春鳥鳴沃洲沙暖曉雲生主人鷹服乘
驂至仙子霓裳引鶴迎鹿洞談經龍欲聽
彤庭抗疏座皆驚畫前獨見羲皇易詞賦千篇陋
長卿

與孟憲僉白民部遊玉泉觀 限遊字

驂鸞猶記少年遊谷轉谿迴水竹稠飛隼張綱初
弭節騎龍李白復經丘橋連雖漢雲邊起殿湧玉
泉天上流郎廨月華圓更潔掃霞滴露醉中秋

早朝 四首

東樓曉月倚三台 春殿晴雲捧五臺天上
袞旒一人聖日邊桂石八元才黃門輾轉雙聽引
太史遙巡獨對回衣被 中興光有夏 皇猷黼
黻 詔堪栽 攻寬舊作

律轉三陽斗運寅天開六合地迴春鳳儀韶舞符
南極 龍御宸居坐
北辰漢箔風調垂翡翠商鑪雲暖颺[illegible]
制宣胥慶千官壽華祝萬呼歲歲新
柳浥梅融 乙夜春
龍飛鳳舞萬年新洞開閶闔明千里
高拱雲霄侍五臣仙掌霞流催曉漏扶桑風動披
鴻鈞 賡歌喜起康衢上日月光華奉
一人

紫宸尚衮月猶懸 冊闕鳴鑾萸欲鮮風約雲霞

香滿地露承梅柳潤從天斗邊環珮依仙仗禁內
旌旗倚象壇南極芒寒今歲見華夷舞蹈頌一
堯年

可泉偶濯吾泉遂成短句

九龍山半出吾泉瀉玉鳴金到龍川茅屋數椽蔭
梧竹洑溪一曲抱桑田秋芳擷[illegible]朝露春韭離
離駐夕烟引鹿時尋發源處三台七斗自淵玄

有懷王司業繩武

我昔偶隨赤墀步君今重上紫宸[illegible] 金門視

三台近壁水談經八座光閶闔春晴千柳合穹
隧風暖萬梅香頻年尊酒挍仙子此日宮袍侍一
玉皇
贈宗伯少石崔先生比纘宗得隨豐侍讀先生及先生分戶[illegible]
太史分曹紀一豐先生字京學實錄景先生編修與纘宗句讀局
敬皇中天開卷見陶唐我何鳴珮趍金馬君自攜
觚坐玉堂此日　春宮新雨露昔年南國舊門墻
鍾山淮水朝朝碧宗伯乘龍過　帝鄉
送魏廣文薰懷程侍御啓克彭黃門汝寔
嘉州風物復如何夢裏龍泓起棹歌春到三江烟
月白雨餘九嶺水雲多草玄亭上聽鶯坐題柱橋
東引鶴過魏野却尋玖浦去漢庭揚馬憶鳴珂
江山雪霽圖與[illegible]履信
華圃梅開五夜風晴窓[illegible]日曈曨烟含萬木明
餘霞波引千巖映落虹牛渚光搖層巘外匡廬影
出片帆東呼童煮茗還調瑟郢曲歌來調自工
漫興八首
六侍　彤闈煥錦袍三陪

[illegible]仙桃綵坡　賜炬滿蓉綏寶丈　調羹花
[illegible]　周宣惟黼黻飛揚　漢武有旌旄
[illegible]門昔玄雲欝却憶　金門多俊髦
萬里寧辭蜀道難青袍白馬但加飡岷峨影颭三
江碧井鬼光乘獨坐寒趙抃風神鶴鶴岑參詩
調玉珊珊
召還南運頻回首楼月難雲[illegible]
揚子悠悠初問津秣陵藹藹却宜人省中鶴唳鍾
山月　闕下鶯啼　御柳春天地分曹綴鵷鷺鎬
豐開國耀麒麟司封奏最　貤恩日
龍誥駢鸞西向秦
日臨檣蓋行幾郡雲度帆檣繞漢宮瀟嶽鳳飛小
孤上洞庭星列太湖中焚香性潔詩誰和墜淚情
深碑獨豐却媿芹池廊廟士每從文字問顓蒙
才式軺車臨岱嶽忽移書舸過錢塘雷奔却訝潮
聲小風正偏憐帆影長山吐子陵灘上月水流逸
火甕頭觴絳霄仙子何嫌謫田首天台萬木蒼
江樹厭聽黃鳥勸山堂慚對紫薇薰河汾曉漲崑

崘霄恒霽晴連鳥鼠雲小隊漫提驍騎捷靖虜捷蒙

賞短篇偶駮　禁廷開御史傳漢臣以纘宗寄文元日二詩開之于

上得蒙序覽太行一繫觀風馬擊壤歌來日未曛

岱宮縹緲昔曾留鶴駕翩躚今復遊洙泗門墻冊

檜發蓬瀛樓觀紫芝浮建牙三島海初市平水九

河雲欲流狂客既歸力士在隴西李白倦登樓

河岳重臨紫氣開蘭臺薇省總非才曉迎

宸舸六龍渡夕捧

琱輿八駿廻　新敕特頒星燦爛敕為纘宗新製不同舊制

舊街仍改筆徘徊歲災扙劾得歸去猿鶴翻驚旌

忽來總撫山東進總理河道以迎駕後改巡撫河南以撫臺災歸

次韻遊玉泉觀

玄鶴聯翩到古仙半天樓觀碧山頭星垂鵲定崆

峒白露下梧高鳥鼠秋橋引溪雲銀漢出泉浮山

月玉虹流追隨此日同元白詩罷翛然獨倚樓

挽康太史德涵

崑華寘寘風雨過哲人萎矣慟如何賈生忍作弔

原賦宋玉空裁悲楚歌詩到謫仙輕館閣文從太

史重山河

金門猶記同趨走五百龍頭思輔多

寄贈隴州李太守暹

扶風刺史何循良五馬翩翩白晝長秋半隴山關

月近春來汧水稻花香桑麻朝沃弦蒲雨道路晴

依吳岳光猶記別君聽鳴咽却憐鸚鵡話甘棠

次韻贈劉進士體陽

仙子驂鸞閬苑來禁鐘閶闔九天開江邊紅杏三

春雨海上蒼龍二月雷草映宮雲晴欲步沙浮堤

月醉初回

虞廷早協簫韶奏袍笏時看折隴梅

送鷲山張侍御先生北上

虞廷綵鳳下崆峒五色烟霞映遠空仙掌孤琴隨

白鶴玉關皎月照青驄湟中雷過崑崙動渭北雲

流鳥鼠通

天子側開重臺諫從容簪筆

御宸東

攜衣

知爾邊庭秋已寒爾衣未攜寢何安手中[illegible]線年
年客空外清砧夜夜闌星川當堦闌添水風霜入
塞戰袍單殷勤寄向陽關道鴻鴈飛飛倚戶看

贈盛侍御古泉

斗邊驄馬忽高驤恰是中秋月正圓花下素娥應
避舞琴邊匹鶴自翩蹮關河夢入淮西棹瀟霍雲
流渭北天草木知名山岳動獨持白簡
御爐前

寄文宗兩城靳子愚

七十二泉天上流泰松漢栢思悠悠脩脩岱嶽摩
霄立杲杲咸池抱日浮鳳起關中聲翽翽鹿鳴歷
下夢呦呦鄒嶧禮樂從先進竊䘵三王志欲酬

贈桓道汪推官濬（汪年八十餘而辨行愈篤）

南極山堂綠髮翁獨騎玄鶴度瑤空盈盈烏鼠流
新月納納金門（山名）送暖風別駕乘軺聲在郡高牙
開府世稱公十年菊逕尋真樂煮石烹霞氣味同

送令尹梁君典試秋闈

南關下玉田田藍水淵洄碧吐烟環珮日邊曜

瓊玖樞衡斗外錯璣璿峯峰木潤十和獻荊石山
輝抱朴傳燃乘運城都入貢琳球流動色涵天

謁闕里（偶談闕里遂成短述）

嶽捧雲霞闕里深春來壇杏綠陰陰六經藏壁鬼
神力八卦繫辭天地心曾點鏗然猶鼓瑟顏淵卓
爾獨橫琴宮墻數仞瞻依切手檜何時更鬱森

春谷贈葛太守（太守之奇淮人號春谷）

春山春谷四時春水竹鷺花歲歲新天外瑤池桃
自熟斗邊珠樹鳥偏親千年松石凌霄碧十里芝

蘭倚澗匀咫尺上林今入侍雲翻太液玉鏘鏘

贈冀邑李令尹（世用）政績

昔年飛舄弦歌聲此日飛鳧水玉石柳下誰憐周
道直秦中惟數渭川清種桃處處翻紅雨製錦家
家繡紫瓊端共
虞廷覲韶舞朝陽五色鳳初鳴

春正得孫（多是紀夢）

年垂耄耋賀生孫春到明星下紫垣吳嶽丈人隨
洞鶴瑤池仙母進匏樽冰神抱處珠盈掌玉燕洗

時蘭滿盆萬卷詩書自充棟床頭袍笏盡
君恩

奉賀樵虾司馬榮壽燕新拜上卿

前秋開鬢老未賒王門此日净胡沙楙貲鬱鬱尚
書里蘭桂芃芃僕射家　紫誥蟠龍朝沃露玄冠
舞鳳夕流霞明朝
召入調台鼎濟北濘南賀白麻

夜坐

風淸月白夜如何翠竹蒼松繡碧阿金母蟠桃開
窈窕廣成玄鶴舞婆娑龍乘太極卦爻立鳳引黃
鐘律呂和對此援琴歌郢曲扶桑旭動綵雲多

登伏羲臺口占

理在先天未畫地道在先天既畫時乾坤立極生
奇偶水火移宮用坎離西伯鳳鳴卦數彖周公海
靜爻繫辭帝編三絕猶潛易洙泗源頭問我師

看山水偶成

騎龍西北看山水化斗東南體化元天上黃河來
九曲雲邊砥柱下三門瀨海淵淵出星宿方壺森
森繫崐崘川𨓶如斯應晝夜伏羲觀察自乾坤

伏羲臺 臺形似蝸州人乃稱蝸皇此當係之臺志今存此

西北乾元義聖生蝸臺虬壁四隅明龍圖卦列先
天大龜甲爻分太極精渭湧紫垣春浸浸月浮冬
海秋盈盈烟乘行殿半禾黍雲日陰陰何處晴
春山秦水拱羲臺一曲圓垣九域開西北天傾座
凌斗冬春陽至管冲台𡨚中八卦乾坤闢畫下六
爻奇偶裁便有文周辭徬繫雍州易仕崐崘限

挽渼陂王大史敬夫

渼老風神　鳳闕邊每隨環珮亦談玄

經筵講讀

天顏動史局編摩　國是傳書裏春容辭入聖詩
中高逸思通仙夢迴光躬還酬倡殘月露星哭輔
川

武宗承稽譜得明白因得罪逆瑾

挽谿田馬光祿伯循

忽道嵯峨山欲摧朔風卷雪不勝哀横渠禮樂遺
三代史部文章燭上台入鼎塩梅自光祿織囊㦲
蓋空銀臺谿田水竹今何似望凍終南恨莫哉

挽涇野呂宗伯仲木

藍田玉暖碧涵天褎宇巖巖立泰山壁水[illegible]元

鹿洞經筵章句自伊川黃河龍汲三門石太華雲封十丈蓮此日人琴俱寂寞黑頭宗伯恨歸臺

中秋飲張𥳑菴宅憶被子 去秋飲李式尹宅

月到中秋分外圓盈盈竟夕向人懸去年李白飛觴醉此日張騫傍斗眠烏鼠無雲凉浸玉魚龍不夜淡浮烟阿元折得蟾宮桂一道天香萬里傳

初作書屋一對今足為詩

扶疎千箇碧琅玕抜屋玲瓏雲霧間倚[illegible]鳶魚天地外沉潛龍馬卦爻前斗邊烏鼠浮清渭海上崑崙注碧田莫笑山人居木石鼓琴鼓瑟向春泉

次韻王太卿生孫 太卿德徵也後至尚書

懸弧曉起忽俠門便欲婆娑課魯論子美當時夸藝祖羲之今日抱蘭孫玳筵簫鼓年年樂畫省簪裾世世存聞道洗兒香滿社定移玉女華山盆

[illegible]袍挾策上金門待漏同心對榻論壽[illegible]宗歸[illegible]王漢庭曲學陋公孫雲霄九萬鵬應起禮樂三千龍欲攀却喜獻之夢協吉掌中珠出霧中盆

贈臨洮張太守北海 得堪字

金城太守漢張堪駟馬騑騑出右驂騏驥昔年空冀北鵾鵬此日在滇南日邊星宿雲乘白天上崑崙削藍到處兒童歌五袴海山凉月照秋潭

憶渼陂太史白閣憲使兄弟

紫閣白閣何翛然酬倡渼陂臺閣邊調自淵明輞[illegible]畫句聯裴迪瓊滓烟檢討

經筵荷喜起 京師驄馬歌翻躩終南雲[illegible]色墮淡人琴無那天

絕句五言

席上壽桃贈岐東太守

西海桃初熟摘來和露飧年年降金母晴日舞青鸞

瑤池桃每熟摘去不須烹漢帝乘恩日朝陽采鳳鳴

孫稚初度

汲水懸弧日秦亭指字時好磨右軍硯且寫少陵
詩

有懷馬伯循大卿呂仲木宗伯

春雨足谿田東風滿涇野何日對終南開匙一飛
觴

谿田宋君實涇野雍與叔同是
彤庭老却來伴梅竹
吏部欽退之翰林出蒙正
君王倒席時　金馬街新命

王翰檢槐野濂上口占

朝挹輞川雲夕踏藍田玉翩翩王右丞尋詩鳳池
曲

題畫

古木踈踈出青山杳杳浮江村雨新霽萬壑倚空
流

寄清邑李司訓世用 洪雅人 偶成

李白何許人源沖呼謫仙于兹掉山月與在峨眉
題

偶成二絶

日從東海出月從西海生山中無富貴世上有功
名
物外無蘇牙山中有猿鶴俯看叢菊鮮仰視浮雲
薄

贈王總戎 縉 勑鎮寧夏 四絶句

上郡漢充國下郡唐子儀六郡多豪傑勲名勒[illegible]
飛
梅綻雪中樵松妥雪中獵萬寵起春烟千山流曉

月
祁連路欲殘可汗斬初還飲馬星宿海放馬賀蘭
山
昔照崆峒明今照賀藍白到處引黃河水月浸阡
陌

日出

日出聞鷄鳴日入聞犬吠一壷聊自傾却與黃花
對

東曹王二舉子 北寄

翩翩曹子建慼慼王仲宣調雖建安後興是栢梁

前

岐周有夔鳳日向朝陽鳴則聽

虞廷上協和韶舞聲

贈文待詔徵仲

高逸詩中畫清新畫裏詩輞川鼓拙處芸閣聽鶯

時

題畫五絕句

茅屋杏孤嶼輕帆何處來橋邊有春釀挾瑟爲君

開

風約梧桐靄雲含太湖石獨坐理瑤琴猗蘭在空

碧

鶯語橋邊樹爲飛山外雲携節紫瑤草濕布挂斜

曛

孤艇遊春浦廻看庭樹青隔溪數峰碧何處敲湘

靈

秋騎天欲高卷釣歸來早家住碧池東雲白無人

到

與趙太史見易亭小坐

龍捧先天殿雲開見易亭暮春逢李白采鳳鬟滄

溟

羲聖先天易媧皇太古音（媧造簧）斯文垂宇宙千載

一論心

訓統宗袨

統也讀父書袨也磨祖硯偲偲什邡名燁燁南皮

傳

征婦詞

頻語寄征夫殺身報

天子今日靖邊庭明日還鄉里

絕句贈黃乾俠　嘉定人

秦有玉泉宮嘉有烏尤寺蘇舫後乘軺同是雲生

處

秋月流仙觀秦雲護泮宮廿年重回首玄鶴舞松

風

鼓棹出湘潭驅車歷隴阪雲路日彈鞭長安知近

遠

寄籍野逸叟偶成
浮丘抱璞時王子吹笙遠仙掌眠欲醒白雲自來
去
贈周宮允女威四首
太極誰為名千年出周子易初在畫前易今在圖
裏
守内揖光風庭前流霽月自次一團春追趨我當
竭
呦呦洞中鹿蔚蔚窓前草物我意還同東風偃懐

抱
露露春宮雲芊芊春宮草遥看流馬來環珮
随鸞到
子夜歌二首偶成
曉織雲錦羅夕踏楊柳歌春歸歡不見月出夜如
何
流霞飛白鷴月出杏花灣繫舫閶門道春歸人未
還
絶句二首

誰家桃與李紅白相映鮮東園豈不麗無那春風
顛
兩兩松與栢至日何青青豈不用霜雪清陰蔭我
庭
絶句七言
東白僉憲汝衡
雲繡千山江上天虹流鸖埜樹小泉謝安縱有東
山妓不向春風醉管絃
春來携妓到東山烟滿岩扉松滿灣調瑟湯歌羽

衣曲流鶯百轉水潺湲
追憶同鄉同年六君子　白閣憲使壽夫
太一雲攀白閣高繡衣總馬攊蘭皐曲江春盡空
流水不見乘龍着錦袍
青門太守直夫
壢下空留梁父篇岱宮皂盖鶴翩翩黑頭歸去青
門老瓜熟吟成别是天
九川中丞道夫
尊席持綱覔未覔不知遊海路何難薇垣風裁去

[illegible]青瑣一寸孤裘紙自看

斗城憲僉公在

輕羅同醉曲江春青瑣裁詩戀

紫宸暫坐琴堂還薦府風流空憶看花人

涇野宗伯仲木

十丈蓮開太華巔南宮宗伯玉堂仙郎今四海思

鄠伯漸後三王又百年

五泉參伯滋

雍西聲律斗牛光華比騷些錦繡張天上玉樓人

已去空留樂府滿奚囊

有懷同鄉同時六君子

王敬夫太史 渼陂

經筵進講早春時 高拱

天王儼若思却被西風乘浪起無端吹動鳳皇池

段太史德光 河濱

太平元日侍鵷班天半追趨韶舞間忽向徐州挂

冠去墨卿才調自人寰

管中丞汝濟 平田

趨蹌 清廟識君初迎送

乘輿繼子餘 先後俱為山東巡撫 同是十年儀遊客誰憐窮

賦學相如

韓司馬汝節 苑洛

建牙司馬眞岐鄠前有介翁今有公日出鍾山鶴

初唳春淮花鳥颭東風

馬太卿伯循 谿田

一代文章歸吏部百年禮樂付横渠銀臺光禄俱

堪出幾度歸來却著書

劉司馬士奇 西陂

春日司徒醉碧桃秋空司馬立青霄如何投劾亦

歸去豈謂夔龍今滿朝

長信宮詞二首次韻二首

燕姊承恩侍直田巖廊風暖百花開班姬夢裏猶

辭輦簾卷芭蕉月自來

長信春深桃自花昭陽歌舞日頻斜東風只隔宮

邊樹睥睨雲高聞暮鴉

飛燕從天侍宴迴昭陽日出五雲開雙雙青雀御

至不逢瑤池金母來
長信昭陽一色花風吹楊柳碧烟斜踈槐殘花枝
相錯閒看宮娥數噪鴉

送劉學諭致仕還內鄉

瑟瑟秋空一鶴飛南陽仙子故鄉歸衡門猶道我
桃李却向西山學采薇

宮詞次韻

桃李花飛春欲闌獨閒飛燕侍金鑾深宮夜永無
空春閒倚瑤琴強自彈

有懷白戶部次衛二絶句

青孫繫酒暮雲低李白祠堂斗欲齊楊柳東風鶯
滿樹懷君却在玉河西
長安翁署傍天開西極文星燿上台知是玉皇香
案吏雙鳧曾向碧霄來

附錄

頌

竹菴頌

平涼伯王父文林君學成未仕結廬圃山之曲有竹百畝日吟哦其中以與司徒諸公徜徉
而樂志焉或問之曰吾愛吾竹中虛外直有合
於道而契於心敢比德焉君子曰竹類翁翁類
竹其聲琅琅其色皜皜其文翩翩是以鳳凰飛
鳴焉翁內江人也姓高氏唯高氏科名聯第絶
翁滿床而翁獨棲息焉乃為之頌

頌曰有斐竹翁來與時逢抱道山中深結蝸廬高
起蘭除有此鶴居修竹千竿雲以為闌樂只考槃
豈濁妍華雲路孔賒泉石允嘉千畝扶踈三徑紆

徐一榻清虛遶屋亭亭當戶青青入座冷冷吳都
賦良白虎頌祥有美參□縹渺龍鍾磥砢扶節名
賓攸同兩時青蒼風虔□琅月夜寔茫閒戶談經
惟蘭斯馨菌篠何循庭有鳳毛挺挺人豪九萬扶
搖　肶典自天鷟服翩翩孰羨渭川玄池乃林葛
陂何神嶰谷斯珍爰集青鸞仙子群覩千禩龍蟠

請邊頌

宇內六鎮秦當其三鎮　勅御史中丞一人以控北
虜成化間　廷議增命尚書一人駐大原以制甘

是綏營三衛之才我董一邊徼又安邇者
行述大學士建議每歲秋尚書駐花馬池行省中
丞駐大原以禦外而衙內而大司馬與八公籌畫大
原凡兵馬軍械無不一當百者五年矣虜酋吉囊
者各擁強虜伏大渡河游經年乃八月之秋條寇擾
擬兵遂數援公石八公遂與發兵與行省中丞趙公
計畫相協公狀閱于上而方岳尹君參伯張君
諸路經略於下乃命總戎魏公提兵衛之而屢總
戎宣夏任公延綏周公分屯之戰於黃河我兵

大捷擊虜之次子某其二首皆死斬首四百級有
奇奪馬與械以千計虜既北踰墻大哭以去我軍
奏凱督府疏上
上若曰獻捷屢矣無如茲捷盛者虜敗屢矣無如
茲敗亟者朕心嘉悅因大賚之然遷轉有差而松
石公之勳望巍巍然動海陬公卿大夫曰三秦之
士無不知松石公文定天人者今其武何桓桓邪
人無不擊節三秦之民無不知松石公撫我貞撫
我惠者今其武何赫赫邪人無不加額 分巡江君
從事於公目擊公偉績高並太華不能碑述吾滋
宗頌大巡呂君曰何不鑱石崆峒而樹之巔以紀
其盛邪頌曰
聖王制夷守在四陲我貞我師疆理用綏河山百
二戎不我肆天險屏恃虎賁千騶矯矯王遊中丞
蕃宣統制無前 聖主得賢嗟彼醜虜忽焉蹶扈
烽傳制府赫然奮武乃命府兵選將干城列鎮壘
征雲烏分營稍河朝捷枉梟夕劫龍驤蹶蹀一力
不跆籌畫經年制勝萬全遺幗函轕我軍浩然群

兇逆北斬奪愈力野掠無得虜乃失食遂擊渠魁
三酋並類殺伐轟雷我氣恢恢牙璋穆穆于旌肅
肅腥膻道匈出境盡哭泰凱 明堂武威用張
大賚顯揚于周有光崆峒鑿石華動英英並垂方
册永昭無斁

時雨頌

贈張侍御玉峰

桃李熙熙蘭苣離離時雨祁祁 鯤化于池鳳鳴
于岐雨及于時 典章孰理文獻孰紀我有臺吏

我有臺史赫赫風紀淵淵經肯　我有臺史比
臺多祉棘闈多士

天水湖頌

湖潔甚其瀦汪汪其浸瀰漾以其春不涸夏不
溢四時瀅然也取以名郡今不如前多矣郡蓄
公守如湖澤如湖當路或盡知或不盡知也郡
中父老於是乎頌

漪漪天水發源岷嶓而出溷池而行瀉湲叶有玉
十畝方折湖淵瑤琨氣溢琳球色溫星宿有本穹
壤無垠玉乎其潔我侯效珍

泠泠天水源遠流長玉壺其色冰鑑其光有蓮百
畝馥郁水鄉花發如錦葉疊如裳綠雲蕩漾碧霧
迴翔雜乎其華我侯洸洋

瀼瀼天水江河攸同羲臺洪露軒谷流虹有禾千
畝稻穗芃芃堯天春雨舜日南風洞庭非大宛海
非空禾乎其食我侯淵沖

鳥鼠山人後集卷之一終

鳥鼠山人後集目録

諸子胡松　諸生閻樸校

卷之二

烏鼠山人後集目録終

烏鼠山人後集卷之一

諸子胡秘
諸生閻輔校

雍音序

雍有華岳吴鎮終南西傾崆峒鳥鼠之山有江河漢渭涇灃滻灞之水是故有羲黄文武周召之聖有召伯子卿子起今公子厚和叔與叔之是故有易書詩禮之經有西漢書晋書南北史之史有素問論衡潛夫論白虎通左傳解通典西銘正蒙之傳有漢晋唐及陳隋宋元之詩纘宗雍人也治經玩史之餘於三百篇外見雍之詩初變而為古體再變而為樂府又再變而為絶句又再變而為近體涵泳之知漢之詩樸晋之詩偶唐之詩渾陳隋之詩麗宋元之詩柔未嘗不窮其源之和平温厚而衍其流之爾雅舂容也謂不得於土之厚水之深乎不有本於文王之翼翼周公几几乎不有原於宓羲卦爻之画軒轅律吕之調乎而雍之詩遂矣夫雍西北之地而豊鎬之都也其位乾也其行金也傳云天傾西北故山水皆起於秦隴而

山谷之聲深水澥之聲遠故宣著于疆域者若崑崙之瀉嶓冢之湍太白之鹿空峒之鶴仙掌之松嶰谷之竹龍門之瀾清渭之游盩厔之王洮水之石隴山之鸚輞川之棹其音穆穆然皆應於岐周之鳳宣暢于世代者若泰帝之琴之瑟之簫媧皇之笙黃帝之管之笛之鼓其音雝雝然皆合於上帝之節而雅之詩所由大也試按乎聲律則成周之詩鈞天之樂也成周而後之詩發其絲竹乎晉其金石乎唐其匏土乎陳隋宋元其革木乎協而

被之翕而繹之蓋亦賡庭之樂歟謂不取法于時邁清廟生民大明之什乎是雅音也音也者歛也剛柔清濁和而相歛也是詩之體裁也今觀蘇李之淳朴秦徐之悽惋傳陰之質澹李杜之雄渾王常之精澹孟賀之雋奇權寶之冲贍白杜之平逸以至宋元之疎散大都三百篇之餘韻而西周之流風也凡我雍人所當先天下士誦佩服以羽翼風雅者纘宗山居頗暇乃裒而輯之以與我秦隴士說詩者共之蓋亦有志於三代而未能也夫

二南基乎周矣秦風周之舊也豳風周公之東也小雅周之德不式也大雅熈熈周之德也周頌德之至而周之盛也誦雍之詩而不本諸此非雍矣矣

唐雅序

詩自三百篇後五七言繼作古今體嗣出而詩之變極矣漢近古魏猶古晉稍工唐尤工詩去風雅雖遠然大篇短章樂府絕句至唐皆卓成家詩家謂體兼備不其然哉傳謂周以降無詩愚亦

謂唐以降無詩故近代學詩者咸自唐入由唐至漢庶可溯風雅而追騷選爾故詩截然以唐為宗者其以是哉朱子謂三百篇皆可被之管絃可被之管絃即可入雅然唐賢之詩雖皆可以入雅者亦無幾焉夫咸池韶濩是為雅樂康衢擊壤是為雅倡商彝周鼎是為雅制土鼓陶匏是為雅奏[illegible]琴瑟是為雅操李唐之詩鳴金戛玉引商刻羽不謂之雅調乎故樂以雅為則辭以雅為至故義不典則文不雅致不雋則詩不雅故思不正則格

不雅與不適則調不雅古今譚詩文者一則曰古雅一則曰典雅而雅其體也嗟夫學詩者不能為風雅頌猶學聖者不能為周公之聖孔子之牆爾唐詩雖非三代之高倡然非成周之遺響乎太宗倡之玄宗宣之慶善諸篇古樸猶存瀟關諸什渾涵畧備君臣賡歌列聖倡和不有喜起栢梁之遺致乎不可律之以雅乎誦唐詩而律之以雅斯成一代之音以續三代之韻否則不可言感格矣今觀唐詩楊王盧駱辟之日初升月初出其光煜煜

其色滄滄陳杜沈宋李杜王孟高岑儲李王常辟之日既高月既後其光皜皜其色盈盈劉錢常柳辟之日未昃月未虧其光暉暉其色耿耿皆可仰而不可及唐之世代抑可考而見而其文獻亦可按而知也求唐詩入雅者盡於是涇淶也哉外諸君子以求雅亦難乎其聲金振玉矣是故樂府多可歌舞鼓吹故可以格可以歆古體絕句多可歌舞故可以感可以創近體亦多可歌故可以倡可以和斯不可為雅乎斯不可為三百篇之遺乎然

唐詩無慮數百選唐詩無慮數十纘宗雖不能盡讀然亦皆涉獵之矣故讀英華紀事見唐詩之麗如星讀品彙文粹見唐詩之昭如漢讀河岳英靈極玄見唐詩之炳如辰讀正音正聲見唐詩之燦如宿纘宗所輯唐雅雖不敢望諸先正之明倘宣暢之其殆煥乎如斗歟然未敢以為然也其諸間氣國秀篋中又玄三體百家選類選諸集要各有得姑俟再訂焉爾況諸本或不收楊王盧駱或不録李杜韓或多入賈溫許李則雅音不純而或闕

謂為一代之詩恐未可稱盡美也故纘宗所輯必其出漢魏必其合蘇李必其為唐絕倡否則雖工弗取廷禮謂予於欲離欲近而取之愚亦謂予於欲協欲諧而取之故樂府必典則古體必春容絕句必雋永近體必雄渾鏗然如金琤然如玉雖不可盡陳之宗廟然皆可味之閭巷也敢不揣采而輯之以就正於大雅君子

晦菴文續鈔後序

序曰自周公孔子而上王道行聖學明經不述傳

不作可也由周公孔子而下王道不明聖學不傳經不得不述傳不得不作矣故戰國世降楊墨之徒出邪說橫行孟子繼子思而有憂焉不得已而為之辨夫孟子豈好辨哉息邪說以正人心明周公孔子之道以嗣子思而開來學則孟子固有不得而辭焉者微孟子吾其異端矣南宋世衰佛老之徒出禪學盛傳朱子繼周程張子而有憂焉不得已而與之辨夫朱子豈與之辨哉斥禪學以扶世道闡周公孔子之道以嗣周程張子而詔後世

則朱子亦有不得而辭焉者微朱子吾其他岐矣嗟乎七篇不作周公孔子之道何以揭之中天六經四書不註周公孔子之道何以垂之後世先正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亦云朱子之功不在孟下晦菴文鈔十卷海虞吳先生訥嘗鈔其文之可法者以式天下後世而道寓焉近相臺崔先生銑又鈔其文之有裨於道者以訓天下後世而文寓焉讀之而得其說則援儒以入於禪如虜張曲江宋王摩詰諸君子可以知省改矣孰不讀朱子大

全也有欲采輯其說以續近思録者而卒未能遽也涇野呂宗伯柟因鈔釋其語以與周程張子之語并示學者繼亦竊演其續餘稾既且墮燬於火未及正之惟曰二子令見仲昆是編而讀朱子大全之心復作然力不能加也朱子之書門人語録多矣然聽受傳習之餘安知盡得先生本旨若先生書說序紀箴贊諸文出自先生之手者言切而正實與經書註同義學周公孔子者不可取以為訓哉頃上張侍御光祖按秦而謁續宗於[illegible]柏與訂論程朱之學要

是論曰宗伯是鈔有得於朱子為近有補於學者為切予崔子之[illegible]可無一言以系於末間續宗辭不可而謬為之言然於是編無得也

贈宮保松石公被召序

大司馬松石劉公總制雍州三邊秉鉞振旅伍年矣將揀兵練思被威衛而勇不牧馬敵不對壘當宇歲不復西顧矣乃居子之袄桀勇若囊忽擁衆入公乃命將布兵六軍奮發一戰挫其鋒再

戰殺其魁三戰逐之北逾境乃泣獐廬復哭蓋不
勝敗衂也捷奏
天子加公
太子少保仍以大司徒召如京三秦官師赴將
校奔走士民攀送不啻如戀其怙恃客曰何也曰
公初按關中權閹在鎮憑藉 國威虎噬狼吞不
遺餘壓公論以禮繩以法彼不得逞乃誣奏公公
被逮出郊父老遮留以萬計司隸君感動扶公倚
於衡婉辭曉之而車始得行至今有遺頌焉曰其

節不磊磊矣哉既以按察副督學關中教士子以
博學宏詞器識士孳孳力學人以得出其門為榮
鎖闈校士惓惓於將進而士之尤者良者皆拔之
矣曰其教不翩翩矣哉既以僉都御史總屯邊服
邊屯多以屢故荒者過半公甄別其蘗與溢防閑
其時與徵責成其官與長而屯理焉乃改總都邊
餉邊餉多乏逋者什四欠者什六公先之潛景[illegible]
之守令徵者察其漁輸者廉其盡而餙告充曰其
惠不淵淵矣哉乃改巡撫 公志在三代自受

命則以撫綏三秦為己任曰治不如周公奚不如
召公非夫也而緡民荷其保釐有司承其觀察其
震如雷其育如春焉乃後晉副都御史而其政於
洽矣其望不恢恢矣哉既以[illegible]制三邊方
入關關中父老携幼扶老迎[illegible]然曰我公
至矣公亦欣焉與諸父老[illegible]至鎮汲汲
于安攘復古之車精今之騎[illegible]我之甲
將皆頗牧兵亦貔虎無不一[illegible]功進天
司馬而其聲赫赫也曰其勲[illegible]矣哉然則虜

之敗厥酋之戮公不有神算矣哉[illegible]徽其福
朝野揚其績公亦不得而辭也今日之 召還也
豈能已于遮送哉客曰予知之矣夫人孰不衣被
斯人也而公則深矣夫人孰不身感斯人也而公
則切矣張綱立臺豪右斂跡安定敷教士知稽古
克國馳奏屯田用辟党臣去蠹 國餉頓裕畢公
保釐遐邇丕寧晉公平淮中原底定公六涖關隴
兵令聞不一而足不度越往哲也哉纘宗閘之韓
范入朝皆起自西夏而其勲望為宋人物第一公

兹行也關中卿大夫士及諸父老願公入秉鈞軸如忠獻公臨大節不避處大事不疑如范文正公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以匡明時而超三代則薄海内外戴公如台斗重公如蓍龜不徒頌公爲夫子爾已也公亦何得而辭也武公與纘宗少同硯席而又同登進士關隴諸薦紳謂纘宗不可無贈也敢以是述所贈之

崇義教序

西安有正學書院南安有崇義書院皆行臺諸君立以教諸士子祖宓羲之聖宗橫渠之賢而力學若每大比則拔其尤肄于中以舉子業而期其必舉有成效焉康大史德涵吕宗伯仲木皆由此其選也若纘宗輩之竇與者多矣嘉靖癸卯秋巡按河隴侍御伊君循崇義故事拔隴西諸生之優者蘇之監臨侍御伊君亦舉矣然一舉或才四五人每遜於西安成化乙未十有一人弘治乙卯十人正德庚午十有三人皆西安郡縣守令多執事試闈而轉錄而參對皆若其人西安守令無一二執事者其執與錄與對噫不然西安郡縣既多入試士復衆監臨侍御苟嚴而慎其何能爲力今歲春巡按河隴侍御張君復檢故事檄河隴諸士子試得若干人予子被亦與焉集之崇義院中以河州丞前比部郎鮑君經明行修徵爲山長命以舉子業課之日有程月有度執經問難有方比部以書院本以教諸士子祖羲以希聖焉者茲課以舉子業亦學聖之緒餘也諸士子苟專攻舉子業盡舊志以明經易曰時書曰中詩曰正春秋曰公禮曰節樂曰和於書義於經義盡體諸成化之末弘治之初於論曷體諸過秦封建於表盡體諸出師表試於策盡體諸治安天人苟進是雖不試試必舉也諸士子曰服其教孜孜焉主之以羲皇之極曰聖皇之學畫而已矣卦而已矣爻而已矣圖而已矣於畫盡求其奇偶於卦盡求其動靜於爻盡求其休咎於圖盡求其經緯是祖羲是學聖矣諸士子亦訢然曰服其教肄於書院五閱月侍御張君復試之日諸士子其優於學業且長於舉業矣乎

濟濟燁燁出以與西安諸士子校殆聯奎合璧絕
類空辯不復言遜也是飽予之力也是故諸士子
沉潛乎横渠精進乎藍田近以立身遠以立世則
周公之爻之辭孔子之翼之辭皆可馴致皆可優
入矣不患不　聖域也諸士子勉哉考之秦隴以
武忠　若廣若克國若褒若晟以行學　若越若揆若
阜若堅若桂以節若棠若壹若荷若軻以勲若公
則若澤司馬若鏞中丞以文若德輿以詩若陵若嘉皆
名於古而聲於今夫何遜於關輔諸士子優優循

循視今昔以為趨學有成焉是飽予之力也嗟乎
諸士子悅服比部樂育不間學多與少嘗不娓鱣
堂鹿洞矣諸友尊麗澤楊生子馨過予別墅徵予
序予為掇其略以贈比部

春秋本義序

夫易卦爻之象立而太極之理明夫書帝王之政
洽而精一之道昭夫詩賦比興之義宣而風雅頌
之思正夫禮節文之理一而朝廟之儀序夫樂聲
容之德至而律呂之音和聖人所教萬世至矣復
作春秋若何堯舜帝天下天下化其化而莫識不
知蓋見諸行事於唐虞矣禹湯文武王天下天下
道其道而咸安咸和蓋見諸行事於夏商周矣周
公攝天下天下德其德而允康允義蓋見諸行事
於阿衡矣不曰與其立言以詔後世而敢教孰若
立法以範後世而制事其事何天子之事也其天
子之事何曰尊君抑臣曰貴王賤伯曰敦典庸禮
曰褒善貶惡曰内中國外四夷曰進君子退小人
曰遏人欲存天理故春秋成而君天下者知執大

經持大法矣相天下者知處大事決大疑夫人知
禹稷伊傳周召之當勵矣夫人知共讙兜之當
懲矣夫人知三綱不得而淪九法不得而斁矣蓋
不待亂臣賊子懼也其風皡皡有不齊於二帝其
世穆穆有不軼於三王者哉於戲文王雖沒文不
在茲乎不見諸行事於萬世乎不曰吾志在春秋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春秋之大如天
光明如日雖不易本旨求其故則天之高日之遠
亦可推知然性命之文原諸天法

仲之斷裁諸聖學者不得其說乃立例然有強以
為同者矣乃比事然有牽以為異者矣是持權衡
而不得其輕重執繩墨而不得其曲直學春秋豈易
也哉誠於微而顯者測之志而晦者闡之婉而成
章者暢之盡而不汚者通之勸而懲者拈之則大
義炳如日星者亦得據事以著述而其微辭奧義
則有待於默識而通之詳說而約之兩幾乃有得
爾是故維天之命之於穆不已上天之載之無聲
無臭非上智莫能仰窺然其日月之晝夜山川之

嶽瀆則人人皆知之皆見之也夫春秋固魯史仲
尼修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且不能賛一辭而謂
皆魯史豈魯史皆游夏所不能及與曰其文則史
謂本之史也本之史而筆之削之之謂修之謂作
也曰竊譏以發辭也曰取其義謂取其尊之抑之
貴之賤之安之攘之褒之貶之之類之義也其義
則百王所不易百世所不惑者也苟謂史亦有此
義春秋可不作矣且史於月未必加王於王未必
加天於桓其四年書王未必皆詳其十四年不書

天未必皆略類推之可知也[illegible]其則之固而出乎
國史則之書而出乎書春秋本之史而出乎史者
[illegible]也予讀汪氏正傳而有感焉乃參之左氏採擇
之公穀氏述之胡氏而本之程子而為其義蓋不
為義例所拘不為以一字為褒貶所敢雖與汪同
而以盡去所謂鑿者而未能也辟之具風雷之相
薄水火之不相射固能演之而先天之奧之神後
天之蘊之精則有望於世之立言君子

井肅志序

國有史也家有乘也國無史曷徵家無乘曷傳故
讀尚書而後知政讀周禮而後知治讀春秋而後
知教是三代以上之史也經也自丘明左傳國語
出而經之旨遂自遷固史記漢書出而經之義微
是三代以後之史也傳也經作於聖人無意於為
史也而為史外經世之典傳作於賢者有意於為
史也而為史後資治之訓百世之上何能外經以
言道外史以言治哉後之作者乃遂本太史氏以
為史而史氏之法立矣蓋自[illegible][illegible]以至于今也

宋元史學不傳遂有放祀郡父之方輿書分門立類列款標目無復史體者嗟乎今之州郡古國也今之志古史也而可他擬乎況編年乎而何以訓乎觀康太史志武功童大史志河陽猶存史體可放也河西古月氏國然雍州之域也漢開五郡東漢隷涼州部晉置涼州唐隷隴右道殆與秦隴並稱初據於渾邪迭據於四京末據於西夏雖皆[illegible]沉亦自偏安其中國之藩籬乎故北狄西夷南[illegible]古今稱要會焉　國家安内攘外所當先經略者

而可無志乎而何以統御乎而何以稽古籌今乎總兵參將游擊守備殫心於屏翰都指揮指揮千戶盡力於防禦其孰屬意於文以為志哉況將軍而可責以好文哉河西薦紳士不能不有望於撫臺中丞也迺者洪洋趙公釆輯於始應臺傳公裁成於終乃於今歲之春托分巡按察鍾君置館搆書擇儒延士裒集甘肅諸衛所之故實檄文學時芳佐國子名世環紀衛學雲章諸友因舊志重編之凡三易稿名世環復加釐正而其志乃成夫都

[illegible]撫綏事殷若未遑及然二公雄才碩望稱重縉紳守朴公且有孚蘭之捷應臺公前在岷以欵羌今在京以靖虜聲震邊陲近且改撫洪都敷文宣武邊氓仰如韓范是志之成其識遠其惠博河西不有典章哉志成公曰不復立明毗贊脫去藝芽唯求直實河西今有史矣既視予羲臺草堂三復之竊惟撰者之意經不可擬也殆參之於史原之於經而廣之以資治本之以經世其志彷彿乎古史之遺矣地里志州郡也建置志因革也志官師

[illegible]有節使下有戎弁焉志人物古有往哲今有庚[illegible]焉田賦志賦[illegible]祀紀志祀也祥異志異也事既核[illegible]言志矣按史通禹貢專言地理遂及田賦[illegible]敘官師戎方具載兵防顧命都陳祀典洪範總述災祥而建置具見尚書人物散見列傳是志也其有放於是乎屬辭命義其有得於是乎是可以徵矣河西今有志矣

元山文選序

漢近三代唐去西京未遠故其士多文[illegible]

西漢以[illegible]古變三代後之工詩文者代趨奇與
人務新奇詩文不秦漢若矣纘宗嘗與吳謀士而
見王子[illegible]告作而嘆曰江左有許士君是是不可
追軼秦漢乎而吳大夫士謂纘宗曰吾吳有大雅
士子得之乎曰得之矣信乎其才不下徐昌穀歷
侍御來校士纘宗進曰是吳有大雅士公得之乎
曰得之矣信乎其致不道高季迪夫履吉以文行
重江左蓋自弱冠至於今矣纘宗與之友也蓋見
其文渾類賈雋類枚賦類司馬詩古體類曹近體

[illegible]之簫韶既陳金石復協干羽蕭蕭鸞鳳雝雝
春容之聲沖和之容翕爾而作鏗爾而闋無復濃
艷侈麗之態絢爛華靡之習風神氣格自為虞廷
一雅調是非天下士乎夫調難乎其雅也履吉大
篇雋永短章麗則粹然金輝瑩然玉潤其於秦漢
蓋已升堂矣加之以年不可進之以三代哉初予
行古鄉射禮樂以為賓行古鄉飲禮約以為替履
吉雍雍肅肅咸中矩度望之者起敬惟恭之厚道
之深故游之不見其淵探之不見其涯而不加[illegible]

原缺第二十一葉

君子矣時則有若王太史九思張民部鳳翔段給
校炅馬太卿理管中丞撫呂宗伯柟韓中丞邦奇
田兵部闕參伯邦靖王憲使九峰王翰檢元正南
郡守大吉劉憲使儲秀馬學士汝驥許中丞宗魯
王僉憲謳何中丞棟張比部治道李僉憲宗樞王
宮諭用賓呂郡守顓胡鴻臚侍趙修撰時春孫羽
士一元實與李康同趣雖言人人殊而其歸則太
史公與工部也因文達道豈無意於寸晷九疇二
南三帛五玉乎若纘宗亦竊有志焉而未能也而

伯循仲木尤潛心於楛渠藍田之業以闡先進雖
未敢與天下學士大夫譚文然自西方學者觀之
不謂之雍學乎故雍之文得稱于弘治正德間也
仲房自南銀臺寄一帙曰西玄集視予濟上子觀
之殆雍雅也一日視幼通幼通曰固雍頌也風格
韻致要不出於少陵自為秦中一詩軌焉譬諸
君子或以纘宗之言為然也西玄馬宗伯先生號也

山東鄉舉同年錄序

嘉靖丁酉之秋東藩鄉舉既得士矣既宴鹿鳴矣

原缺第二十三、二十四葉

種桃辭而不盃耶吾年未彊仕未達未及盃仕倦爵以騰踏　明時吾方岳帷鱗璧黽勉於吾詩書之場蓋未信也而非窃於火也是吾也是豈棲息一枝經營一丘以自優游者耶囿將培壅尚克吾大積吾長篤吾厚以與諸山並雄於今而媲於古焉而何有於區區子子也予聞之語云衆山皆大若山獨小小者為尊體之之意其在是乎嘻予知之矣夫山惟秀也不以其小為抑山惟秀也不以火為卑山惟麗也不以其火為謙君子惟闇道也

豈以小大為後先惟見道也豈以崇卑為高下體之其有得於是乎故春夏之交品彙形焉雲雨與焉其用夫豈下於穹窿林麓之結材用生焉寶藏植焉其澤夫豈下於洞庭岡阜之叢飛禽萃焉走獸伏焉其觀夫豈下於虎丘傳有之吉甫生而嵩火長子瞻出而峨眉高希文生而天平顯士衡出而崑著山不因人以大以長哉體之談經茲堂蓋將脫穎以用世游藝茲山蓋將通籍而華國是故刱關首此其藏修所矣鄭有嶧也視泰孰大得行吾道此其進修地也魯有尼焉視岱孰長耶斯固體之取之之意歟夫遊者必虎丘祭者必天平釆者必穹窿汎者必洞庭而茲山獨瑕崑產王者也名於今昔而擅於吳會也茲山與隣焉可以考體之矣予嘗常守吳體之自吳視予子齊於其歸也為序之終夙約也　長洲國子生仕京衛經歷

重刻圖經本草集要序

甚矣秦隴之俗之固尚巫而不尚醫也名知醫而實不知醫也不諳本草不察藥性動率意以藥人

也嗟乎天生炎帝味百草以活生民而詔百王至矣伊尹宗之張仲景李杲衍之萬世允賴焉夫醫之本草猶士之書史也唐本綜核蜀本增廣衍義明晰證類詳備醫未有不由此而識其意旨得其指歸者長沙河間東垣丹谿四子皆自製方用藥皆多多多皆善洞見本草深達藥性焉耳按三墳病正四百四藥正三百六十五梁增附七百三十唐增附八百四十四而病者亦後多殤多沒故病有醫不識者而藥有醫不達者本草可不究藥性

可不精哉夫本草醫之本也其運土金火水木其部玉石金土蟲魚飛走其品根莖花實其味苦辛鹹苦酸其氣平温寒熱其性陰陽升沉輕重清濁其劑反畏惡醫良而不諳本草不精藥性未可以言醫也譬之客之擇鄰不知里俗美惡而槩托之以數口其何以居居之仁否譬之農之治田不知土性肥瘠而槩播之以百穀其何以占苗之茁否而況淺於醫者不能類類而折之品品而鑒之鮮有不以虺床混蘼蕪薺苨亂人葠者且隴西無醫

間有之不執以局方即泥以偏方甚至持舊方以投新病而不知今病之不投古方也嗟乎不察病者之聲無以別其淺深不望病者之色無以按其輕重而可槩以不識若味之藥而投不識若症之病哉此本草之不可忽而醫藥之不可略也頃見土人有疾曾不覔醫往往托之巫人晝祈夜禱而不知於病纖芥無涉也故民間學巫者倍於學醫而巫且人采割之以神其術而人皆陷於誣妄而不知也然則本草之流傳可緩也哉鞏郡舊有圖

經本草圖[illegible]性於醫有補侍御鄠野公西按河隴監察之暇以先節推公曾閱吾郡本草取視之版刻闕矣詢之父老咸曰節推公惠政寔多而散本草以醫民其一也民感之至今稱伯李君憲僉許君進曰有遺澤矣然欲活民其惟醫欲絕巫其惟醫欲倡醫其惟廣本草欲明醫其惟達藥性醫不識藥以治病其郎主將不識兵以臨陣鮮有不敗者盍重刻之以終節推公之惠然廣以醫群吏則鍼砭所到吏之療者蠹者蠱者

疾者皆去險而就易而吏無弗瘳者矣以醫齊民則參朮所投民之疲癃者顛連者聾瞶者痿疸不仁者皆去危而就安而民無弗痊者矣鄠野君喟然曰是善醫矣是醫之道也是書一新天水金城之鄉人知醫之當習巫之當杜本草之當明藥性之當精而諸君子之澤與是書並傳世世矣可亭西坡屬予序予乃本素問序之

陳思王集序

予有陳思王集十卷巳刻也予雖雅躭陳集以[illegible]

佳每珍惜焉暇日江按察西皐謂予曰近刻唐宋
集多矣而思王集顧尠夫魏雖不及秦漢豈唐宋
所得擬邪故讀陳賦頌當知不媿馬揚讀陳詩歌
當知不媿蘇李體雖啓乎魏而欽自出乎漢也百
代學士大夫所當觀法者予曰唯曰文自典謨詩
自風雅後惟秦漢惟漢魏近漢故其風未漓曹
氏父子兄弟固魏之源定漢之支也体被文質詞無
雅然而渾朴典則溫厚雋永自為太羹玄酒增冰
椎輪迨夫晉宋文始靡麗詩始工矣故唐以大家名

世如韓柳咸遜建安以古調名家如陳李咸宗黃
初思王集顧可少傳邪予曰唯嘗聞之子建出於
國風退之有本子建處骨氣奇高辭彩華茂粲溢
今古卓爾不群信乎懷鉛吮筆者抱篇章而景慕
映餘輝以自燭故欲入蘇李馬揚之室子建其戶
乎欲登風雅典謨之堂子建其階乎予曰唯思王
詩間有刻本而集則無多按察君索予刻許之既
以衆不及式𢾅刻之天水郡齋屬予序予因諗天
水有李陵集有趙充國集有趙壹集有秦嘉集皆

涉人今亦皆無刻豈唐宋易為功而漢魏難為力
耶西皐子曰唯

儀城許氏族譜序

國籍非典然國之史也譜牒非集然家之乘也夫
國之本在家親曰天合分曰天倫親本然親親自
然性也而天合弗知敦天倫弗知厚可以言家可
以言齊乎哉故天下國家而彜典攸存風化攸係焉
譜可闕乎譜之也可幾乎江左兵燹少及巨家譜
自不失不似河北然譜也者原父祖世系啓子孫

世業親也仁也有敍焉禮也故國有籍則國之典
章文物粲然而珮家有譜則家之俎立彜倫秩然
而冀而史當修宗當衍矣禮也亦法也苟無譜則
百世子孫何從而知孰為大宗孰為小宗孰為宗
子哉何從而知孰為起家之祖孰為承家之宗孰
為克家之子之孫哉而況會稽以王以謝盛京兆
以楊以竇盛殆百世而不磨哉而況異地而著姓
如李太白如周茂叔異時而顯名如陶元亮如顏
真卿者哉而況有御如正倫強欲附杜誠如崇韜

原缺第三十一葉

行實者德也曰內傳傳其正位乎內者之懿範作則也曰錄錄歷代名公以歸於齊曾象賢也曰序序譜之成昕睦族也曰變則按察君特表之初嬀于為後繼嬀于欲復至援以命氏蓋得其義矣夫周公尼父皆黃帝苗裔周姬姓尼孔姓不緣公孫矣而皆為命世大聖謂非軒轅氏之後邪是可譜也嗟乎天官氏無籍無以考庶官地官氏無籍無以勑庶姓知此則知譜矣儀制君纘宗同年進士按察君分巡吾隴是序也特屬之纘宗

壽柱國大司馬石岡王公序

邇者我師欲復朔方彼虜恐華夷騷動

天子震怒召大司馬某若曰朔方當復然不易為茲禦外綏內非卿其孰鎮定卿往哉公暫輟兵秉鉞涖原而　德意丕宣邊機丕輯砰之河初也宿海紛出崑崙崛起分白水以向東南若不其混混者公其摩天之崑崙也哉公至鎮諸不於防禦者悉袪之而遴將練兵我氣復昌邊徼壹旁亦直去砰之河復潛行積石引浦昌尖山不令其汦汦者而河入塞公寧謐三邊其盤雲之積石也哉關南隴西連歲饑迄春嘉陵之墟群盜竊擾公約中丞謝公分樞密張公勦若兇撫若從關隴悉平

上嘉悅錫公金幣砰之漢初出沮汚未判乃引之南行導之東流公平定嘉陵其分水之嶓冢也哉公在鎮未一載而將皆漢庭兵皆唐府燧不傳烟塞不牧馬邊臨御公如李牧

九重不復西顧砰之河東之也秋濤漁發其來如

吞其去如吐不復奔騰而河歸壑公輯寧大原也其倚柱之龍門也哉今歲秋公策將籌兵駐花馬池以控醜虜虜皆懾服綏榆定靜靈夏肅清河西原北底定我閫如山岳我律如雷霆虜不復南窺而公運籌帷幄折衝樽俎秋末凱旋于原砰之河盡玄圃也千山抵之八水隨之而河不復肆公控御三邊也其擎空之砥柱也哉公吳人也吳中學者稱石岡先生德粹行純文經武緯蓋江左人傑也公撫冶鄖陽纘宗自總河方改巡撫河南代公

迎送

秉輿惟公初拜侍御憲度肅肅文教侁侁海內[illegible]
稱之其崐崘之粲星宿乎継擢廷尉平反如衡聽
斷如準法家視以為平其為中丞獨坐持綱專席
振紀而風裁茶茶其為亞卿叅綜經邦彌綸體國
其為上卿內賛兵機外總戎務而內安外靖懿度
峩峩其積石之分島嶼乎陽月八日公初度也藩
臬諸公或願公如文潞公或願公如武成公曰
宣王厲精非元老耇輔而三邊老少有願公在鎮

輯寧者又不欲公被　召有願公入　朝叅賛者
又不欲復留而關隴薦紳莫不願公為河曲太華
百年而為
當宁柱石為河原太一百年而為
清廟咼彝不獨衣被河山霖雨桑麻尔也公固出
入均勞左右特進元老也諸君子屬纉宗序以壽
公纉宗不敏敢以此致祀蓋不必獻圖而公與物
咸若與國咸休爾矣

擬樂府自序

志發於言之謂詩詩發於聲容之謂樂府樂府
始自漢技其聲玩其辭意俱在言外爾雅春秋皷之
颯颯吹之洋洋歌之唈唈舞之翩翩而其音調古矣故不
曰詩府而曰樂府故下從曰樂府而曰古樂府蓋康
衢之謡南風之歌其古樂府乎至三百篇之什
亦有可鼓吹舞者迨詩亡禾黍離降續有作斯不
敢復言詩而合今樂殆有意於宣天地之音而
調陰陽之律乎應鳳凰之聲而建中和之極乎

夫三百篇不獨言君至六言少亦三言樂取裁
焉然長短疾徐清濁高下悉協而至協斯諧矣諧
斯永矣今觀古樂府曰歌曰吟曰撰吹渾而撰曰
相和曰清商雅而暢曰操曲曰雜曲與咼頌泉六
者既分五音六律復協上原雅頌下薄騷選後有
作者其能然其格調同其音響也哉故奏之郊
廟則為吉樂播之師旅則為軍樂此不足以宣暢其
心而平其親也哉漢尚矣後以之小令新曲尚率之
鍾呂宮調況樂府乎茍作之既無則宣之旨協宣之

理協則放之自諧協乎辭斯諧乎聲協乎調斯
諧乎客調漢樂府不可擬乎纘宗不知詩亦不
知音律乃不量謏擬樂府古辭若干首晉於絃與
工偶我與而寓其願學之志焉爾力欲意在言外而
未能也樂府云乎哉詩云乎哉魏晉玄宋承天
且不敢期況漢長卿也哉且未被之管絃根之歌
舞也敢就有道而是正焉

送司空晚翁被　召序

廌門謝公以御史中丞秉鉞撫綏關隴　三載

天子察知　公忠直召入為少司空關隴大夫士與
纘宗欲其還惜其行相師贈　公以言纘宗辱交公
東出以政事入以道誼相屬也惟公撫綏關隴其
所以安其所處肅固有出於東藩之所期待者公
豈特撫卹之條而已耶故帥藩臬督郡邑控邊
陲御將佐亦惟推之以誠而本之以貞有　至道焉
是故官師良錢穀舒賓傳節訟獄允戎焉關池隍
固關隴治平而不知者咸仰公猷知者乃望公德
乾而公所樹立非　人所及矣公年歲欲樂致矣

原將校受其籌畫士馬仰其經略提督司馬命與
公同心而總帥元戎若與公同體故稱石雨公與
公為帥范稱公與雪樵君為郭李故連歲關中二
邊無警有以朔方當復奮然視復朔方如反掌而
公獨毅然以朔方非不當復然卒不易復必積以
歲年蓄以將士俟以時而後可復　朝野以為識
體虜偶侵北地公會元戎王君倉卒禦之虜若稍
肆而公亦既遏截亦復追逐矣漢鞏二郡連歲饑
甚公督守巡守令請賑于　朝分賑于野日遑遑

拯救若弗逮漢鞏之交嘉陵之滸盜起拒險竊號
勢甚熾公偕元戎張君及諸路兵馬躬臨鳳沮二
邑以賊反覆計擒之凡賊無不被戮者凡非賊無
被創者不旬日盜悉平關南隴西之地底定疏奏
天子嘉其績錫以金幣是故關隴父老倚公籌邊
若李衛公戴公賑荒若韓魏公頌公弭盜若裴晉
公道路藉藉有為公樹石以勒殊勳者而公康阜
西土休有烈光矣公非　昭代之召伯也哉往歲
纘宗撫綏東土公以翁伯甸宣纘宗薦公端嚴誠

恪作德齊魯士論猶以為未盡公比同濱嶺南海
吳公金城劉公南昌郭公開封戾公遂遼陳公
天子以纘宗言嘗賞次第皆用之南泉遊海中川
晉陽河曲西陲火村滇池皆以中丞撫綏淺齋則
以中丞總河與公聲聞一時炳赫公令祕　召則
纘宗以人事君之忱不倍有榮寵也耶於戲公撫
綏西土是為商霖周楫既陟上卿入侍
明王懋功懋德柄用之不為商鼎周彝也哉夫司
空平水也古今治水咸宗伯禹以公觀察宏猷移
之工部固知工無不建處無不時屯無不理水無
不治矣而冬官且有餘秝也蓋出而持憲入而執
度出而保釐入而彌綸其致一也
明天子方圖中興公綜事訓工建明理本而五材
式宜百工式叙公非　今代之伯禹也哉然奮康
熈載亮釆惠疇固公今日事也

梅塘詩序　太常歸貢歷下人號華泉

予昔守皖嘗汎揚子躋大龍登灊嶽跡山谷凌小
孤揖浮渡得悉山水之勝故邀太常贈予詩云退

食還經史登樓邸畫圖桐溪之阿白兎之澨有梅
塘焉予慕之未跡也聞之桐父老云桐多陂也是
溪之塘為最桐多木也是塘之梅為最蓋塘得河
之沃波梅得塘之文漪故塘瑩而梅妍每夏秋其
渟瀬瀬其濅源源每冬春其木欝欝其花灼灼故
塘秉烟梅吐華東風馥郁桃李避舍焉塘廻瀾梅
垂蔭長晝清涼殊勝槐柳也塘流雲梅秉月懸榻
靜觀景與神會矣塘凝雪梅綴錦倚闌長嘯人不
與物熈邪而塘不徒闢梅不徒值矣故封君盛翁
結廬其間日䑓塘倚梅翛然若有得焉齋堂値梅
月塢瞰塘間吟咏於花沃若相忘焉而封君之致
高矣蓋與栽竹種松者同而人不可及矣竊惟封
君意以莫不有幹也而梅之幹虬蟠蛟舞雲縈虹
耋莫不有花也而梅之花粲粲玉出燁燁金縷特
淩嚴霜獨魁百花莫不有香也而梅之香暗而遠
淡而清魂爽而神暢莫不有實也而梅之實內可
薦之
宗廟上可獻之

天子小可徜徉大可調門翁乃游神於斯樂志於
斯翁間有取於梅然非松竹不友而梅亦有取於
翁焉惟翁風神貞白節操清奇有似於梅故以梅
自況焉爾伏聞翁垂白而洞識物理特達時務聰
敏而忠鄙難而誠不以譽欣不以毁戚祿不漫耆
震不驟駭公門不輕至鄉飲不輒赴日惟山巾野
服時或繡衣豸冠逍遥乎塘北優游於梅間皓首
蒼顔籃輿鳩杖遠望之不啻若神仙中人而豈弟豁
達足為相表儀故克友其弟五槐領薦為皖舉子

教其子古泉登科為國柱史是故舒之鄉大夫士
樂道之而桐之鄉大夫士樂與之交故諸鄉閭咸
尊禮之而里閈之禮節翁多主之無問賢不肖無
不稱我梅翁者夫豈不有耆德也哉侍御古泉子
予守皖時弟子員未冠也予見其煥然繁其行焯
然取之高等意以皖前桐溪廉訪後當有古泉而
今果為　王耳目在
帝左右也初予見古泉天人咸究騷雅並鳴蓋岐
豐之彩鳳無忝於辟祭酒自做秀才便以賢聖自

期待盖　昭代之祥麟也有光於朱司農心知其
必有論文如老泉制行如大中公者及聞翁則家
學淵源其流不既沛然矣哉夫揚子汪濊大龍蜿
蜒灊嶽峻極小孤浮游山谷峥嵘浮度聯翩梅塘
掩映皖山水千百載不稱雄江干上游也哉塘翁
以古泉立　朝已荷　封拜而年且八袠諸薦紳
仰翁風度特為詩賦以侈梅塘侍御君以纘宗昔
守皖猶慕翁也乃屬之序

期頤榮遇詩序

恒嶽丈人過瀛海仙子之廬而告曰子知夫御史
大夫樵翁乎初拜中丞嗣登司馬拊循兩嶽統制
三陲初考獻績再捷奏公階進通議勲加資治
詔貤三代　恩賁一門大王父王父黄麻覃被公
及先令淑人　紫誥重褒績懋懋嗣功懋懋膺於
乎具慶者稀鮐白者鮮椿萱兩露橋梓風雲無庸
戲綵絶勝奪袍此仕籍之所不可得者其山之秀
其岳之靈乎仙子唯唯復曰子知
皇恩顯赫而不知錦里期頤也村落耆㦜庭闈偕

原缺第四十二葉

召而佐
明天子也其以堯舜之唐虞天下者左之右之我
明　中興不趐軼殷周也哉故出而苗格入而越
譯稚有賴於樞府邊庭兵不足馬不足食不足而
將亦不足公籌畫之矣夫海不揚波四陲假同亦
今日事也竊有望於本兵則顯揚乎親者孰大于
是而其榮與壽與樂不逺矣哉兹聞高堂之榮之
壽之樂顯顯然可歌可味而諸名公之詩之賦之
文颯颯然可絃可歌為之宣暢乃不避譾劣敬題

數言引之簡端

送劉侍御尹朝邑序

栢山劉子自弱冠以文學與孔憲使齊名往予丞
晉省見二子焉而栢山子工古文辭潛心于騷選
予會視學陳子曰汾有二竒士子知之乎曰得之
矣既二子俱登進士高第劉子以行人擢監察御
史既例出判吾秦行吾郡也喟然曰民亦子也若
此漁矣士弟子也若此史矣秦以為學先進既遷
朝邑令尹子餞之清渭之滸與求所以立臺宰邑

者焉夫立臺果難乎
天子垂拱于上御史糾舉于內事無不可言人無
不可論而朝朝謇謇立臺果易乎御史氷清玉潔
一事不白即不得其言一政不肅即不得其職故
有以言得罪者矣有以事得罪者矣宰邑果難乎
邑侯父母乎邑民邑民父母乎邑侯凡民之學稼
學耕弗耕惟侯道之齊之故學道則弦歌與誦則
繭絲宰邑果易乎民有知邇王者而不皆知邇王
者士有知作聖者而不皆知作聖者故民可服也

亦不易服也民可使也亦不易使也嗟乎劉子洵
吾秦也閭閻之間其知王乎庠序之內其知聖乎
加之以年其庶幾乎劉子曰不然也臺以予為不
魚予亦以予為不及魚然直不敢不勉也邑以予
不敢不勉也予聞華猶蒜也秦猶韲也兹于朝亦
惟習吾所學非王不以治非聖不以教也貞吾所
往非罔不以法非孔不以師也于曰朝有予友
子中丞其進取王也[illegible]

原缺第四十五葉

故家正而昭穆序親踈列焉禮也四曰系系其祖若宗延其子若孫自一世而十世達支也自十世而一世原本也開卷而其尊尊卑卑遠遠近近若對列而數呈非復不知其鄉不知其祖者矣五曰傳傳也祖功宗德近以傳於家遠以傳於世會稽以謝鳴馮翊以楊鳴栗之先宰邑者典郡者尚主者攝金吾者顯顯赫赫為潞之望潞不以栗鳴邪六曰文栗氏諸賢侁侁彬彬獻也其贊其志其銘其說朗朗炳炳文也考傳則知庭有槐階有蘭也

考文則知阿有麟藪有鳳也斯不足徵不足傳乎而譜所由作也嗟乎家先而國後也乃有顏氏家訓司馬氏家儀朱子家禮夫訓教也而化係焉夫儀度也而法注焉夫禮理也而道存焉栗諸賢必有見於此矣栗有按察公予聞其學於霍宗伯曰博而暢有叅知公予沐其教於天水曰醎而介令見其族業詩書者多才秩貢咸者多讓登科第者多文過鄉閭者多惠則栗氏之可傳於世世者豈獨系邪傳邪

巡撫陝西中丞題名錄序

國朝畿省重地咸　勑御史中丞撫綏然始自宣德間故事在外政屬之行省刑獄屬之外臺乃自侍御史分按畿省而諸外臺不數

奏劾矣繼自御史中丞分撫於畿省而行省不數

奏矣嗣是撫臺咸如

論

勑按臺咸如

憲綱而事乃有體裁雖未創自

國初然亦事勢所必至者今觀御史大夫持

憲于內而凡諸司庶府無不奉法者御史中丞執

憲于外而凡諸司庶府無弗撓法者

聖代建官定制重內輕外也於是詳盡矣秦中巡撫中丞內綏八郡外控三邊實重于他省而諸公又多攺自他省者觀是錄可見弘治間汝南熊公既樹其碑勒其名于行臺矣去歲澶淵趙公又編次為錄題其名于上系之名臣錄雍大記及各志錄而系其蹟于下無考者闕焉其用心不亦溥且公哉一披閱間諸公之關繫惠澤舉在目前嗚乎

不有所與起也哉碑立於内録布于外碑無行蹟録有行蹟碑不可磨録不可泯嗚乎不有所省也哉公之意其以諸君子之良法美令炳如也觀其名思其人某公舉而未行吾責其實某公行而已試吾徵其故某公試而既効吾要其成而諸君子之善舉在洪洋公矣間有未盡善者亦因以釐革焉匪徒曰某公博大某公精審賛之頌之而已也然保釐不如畢公不足以言治戡定不如召虎不足以言武遺愛不如召伯不足以言恵斯則洪洋公

既行而已効者　朝野顒顒道路藉藉不有光于諸君子也哉巳陵遂菴公吾師也松石劉公涂水冦公素齋于公安厓黄公西溪任公吾友也與洪洋公纘宗皆目擊其美則秦中撫臺之盛信乎卓越今昔而纘宗所未覩者可以槩知矣竊聞先後中丞其入關也父老策杖而迎加額而偕其出關也父老扳輿而送望碑而思則秦中撫臺係于閭閻之切如此矣徒曰觀是録而後知勸而後知警哉洪洋公寄一帙以示纘宗屬纘宗序纘宗為著其編次之意引之首簡

陂門集序

陂門齊名山也而齊名士居之士名惟徤姓馮氏字女彊集集其生平應酬古文辭也其先世自青戍遼蓋齊人也正德戊辰璦仲賓氏遼伯順氏與予登進士吾鄉修撰康先生曰二子予所取南北魁選也理學無如黄文學無如馮乃例不得俱前爾後必大送狀元之又明日同年如干人集宗人府前云選吉士衆曰遼必伯順也纘宗與談

史移晷一則曰綱目二則曰綱目衆謂此自程伯子看史來已而嚴選初伯順公生女彊閭山長而岐嶷見者曰遼有小馮君矣乙亥閭山翁歷南京户部大夫伯子隨之學亦已弱冠博學能文矣南北士聞之碩相韙厲者後先十人而皆文人才子其言斷金其臭入蘭丁丁嚶嚶一時出幽遷喬而同吞鳥屠龍豸知羽伯追琢尤厚諸子談道陳藝金精若錙玉粹若瑩乃鍾陵璀粲牛首鬱律而女彊崇雅尊性訂史涉子奮欲玄覽洞照約曰非泰

灋不以矩非魏晉宋唐不以規曰行以純粹輔學以精華會而其歸必曰心不違仁行無貳適射以為的焉所交士無不傾心者後五子登進士閭翁歸曾守晉日欲歸齊戌子女彊遂舉于行省聲望燁燁乎金輿閒與諸譚古今文聞者曰齊有大馮君矣庚午仲子女威續與羽伯諸子謙謙推誠英英閒與季子女言尚少也隱而知微著而知樂並以古文辭舉于行省甲申閭翁選府太守因還齊省墓及卜築不即至平涼逾時銓司補若守矣閭

翁徘徊境上女彊以涼復有守非體乃走白於諸當路達于天官部乃改守石阡翁始之郡女彊兄弟侍母恭人于青有俟遂者丁亥伯子送恭人於貴因省太守然燕北滇南登眺述作請求應酬於閭學所助當益多爾乙未予起復始知閭翁自憲副歸田而不知其邃朐知與齊大夫士七人燕享為會而不知其以辭賦山川為樂因閒筠谿自編修至提學以理學鳴閒山自鳴琴至分符以史學鳴而太史明遠矣丁亥予撫海岱閒齊有石舉子琚

與馮伯子所學所至奎聯璧合聲聞偕偕皆可誇及第已而伯子枉予歷下予一見奇之與談數日知其積行侁侁積學份份也便可登科而女彊尤沉潛古文辭如董見予樂府過許閑博予遜謝之而勉以爾雅後曰賦學馬班文學韓歐詩古體學選近體學開寶曰是雅也不有門庭乎不有三代之志而七十子之學乎伯子唯唯魯人士曰齊歲望石馮二子必魁南宮而二子亦自負丁酉叔子女行閎麗絕俗簡遂超群亦以古文辭舉于行省

予延女行知閭翁巳四子龐鳴然女言王為胥文敬水為神而氣皆食牛翔千仞重望其人既予循行年桒得拜閭翁及海亭方伯山泉參伯于雲門而知翁父子自還齊譚經釋史自相師友乃為家教循循家學秩秩視會稽之謝終南之竇古今炳炳焉予因顏其堂曰一榛五桂一若曰伯儀仲儼奕奕矣餘不將濟濟乎及聞翁歲遂還青而又遠自貴且素以廉靖自持伯子乃卧諸弟課農以菽水侍翁而翁得燕享諸老昏嫁諸弟農隙或雨霽時帥諸

與奉翁于郊坰命酒賦詩倡酬涵泳克勤[illegible]
日夕而歸戊戌伯子見王經綸內蘊黼黻外敷聯
翩上計無不充然有得已乃仲子季子聯第春闈
號天驚飛舜日鳳舞女彊喜且慰至形之詩歌其
氣奕然又明年女威大行扈從旅卒伯子乃歸若
私自盧郡還若室家自京邸以慰庭闈然伯子先
後南北門闈不下數萬里則女彊之踏聖泉猶子
長之探禹穴也所得不既邈哉況燕以北御如樂
淇以南涇如池而猶孜孜發憤必捷南宮也辟之

簡隺雖未薦之
清廟而其馥郁猶須克滿山谷耳己亥予以災免
山居聞少子名惟直及伯子之訃而知海岱臺省
齊魯縉紳金陵友朋亡不嗟悼青人士曰珠沉于
澤有才未達也玉沉于淵有文未宣也使得仕不
為良史必為良吏而今不可作矣予昔守吳得竒
士王履吉以古文辭雄視江南北乃屢舉不第竟
不起猶女彊也吳與刻其文集既已遍傳寰宇矣
崖危天所麗也泰岱之所鍾也鍾而敵焉然煥然

者自雲中巍然者自宇內觀其所進[illegible]何能[illegible]其
奕華哉丙辰少洲君按察隴上得[illegible]就伯子之
集械械乎爾雅也公謀壽之梓以[illegible]
文行焯焯當道表其提學關隴[illegible]許公持憲
亦將底績乃趣之成綜若干卷[illegible]公以通家
屬予序予素不文於陂門亦[illegible]矣然秦松漢
栢何贊於三觀閣也至於家屋每當自得於傳誦云爾
奏邑　國朝科第題名記
古鄉舉里選今鄉亦選舉古選舉以德行今選舉

以文或以地古以德行故多賢良方正今以文雖
多向慕古博學閎辭然德泉行微學世尚文遂至
文日勝辭日縻而才不古若矣夫選士於校而舉
之進之出於科大都為　君也為民也孰不知尊
君而立　朝者不皆皐夔稷契孰不知治民而蒞
政者不皆龔黃卓魯然舉之進之以文用之以德
苟不以　天視　君子視民而徒華以文學文以
政事欲其立　朝德如文翁才如敬輿不可得也
舉之進之何為哉秦漢舉宋以前俱列之州及泰

左右距邑咫尺邑中所考知者　惟唐貞孝權公祖孫
焉爾權維略陽系出其家去秦　三十里貞孝公以卓
行表帥一代謂分天下善惡　一人而已而大若中
書後世其家此豈不足以垂勸百世哉若李太守
伯都武都之頌銘石不磨權尚書平章之勳鳴世
莫及間望至今蒸蒸出科第上亦非易得者是故
吾邑科第士其惟貞孝公是師才德士其惟文公
是法斯不足光前裕後也歟苟以一第自矜不復
問學以一官自顯不復治行視　國家舉之進之

之意亦或少違則非纘宗之所知也纘宗與應乾
登進士若干年矣邑中學子亦多矣雋近與府州
媲美矣諸士子勉哉茲既其名而揭之黌宮之壁
蓋原其所由始而要其所究終耳誠於權先生父
子世濟美焉於鄉閭不增重邪令尹楊侯曰是所
以垂勸也秦科第今方盛諸才士豈不知興起也哉

秦邑　國朝貢士題名記

國家於科第外復命郡縣於所養士以次歲貢之
禮部禮部統進之　天子天子廷試之乃入太學差
其所舉不盡夫所養所業不盡夫所學為今卒業以[illegible]
成而措諸用術夫學校養之郡縣貢之國子成之待之者
厚矣士將何以報稱之哉考之天順成化間天下所貢士
尚多彊仕之年而吾邑半多州守縣令亦或有治績可稱
以來輸邊之例翔開粟爵之途肆出而所貢士多齒已暮
矣當路見其年耆是也不畀郡幕即授縣佐官[illegible]縣[illegible]不
復銓州守矣所貢士亦往往乞學職邊秩以卒歲而貢[illegible]
不史晉若也是豈　國家養士之初意哉然計偕而入仕
也苟不以年自棄不以不出科第自畫於郡為佐於縣為

正盡吾所學酬吾所養舉古而範今未必不可稱良而今
令不多見焉時邪人邪抑何可盡歸之輸邊粟爵然也矣
於仕稱良則於養稱善於貢稱義鄉不為無人而
國不為無士矣否則債若所事不足以言仕而負
若所學奚足以言士哉若吾道先進諸君子良於
仕者固多其人芳聲偉績後學所當觀法不良於
仕者未必無其人名勝才勝後學亦得指而擬之
道傳不云鄒魯多君子燕趙多感慨士邑侯楊子
曰儆之　國初秦不多才士邪

重修漢蘇子卿祠記

雍之西鎮番之東漢蘇子卿祠在焉肇於 國初君千年于兹矣隘且陋弗稱于蘇公監察御史胡君明善按其地再拜祠下嘆曰漢之使節曷如蘇公忠曷如蘇公誠曷如蘇公使臣以蘇公而重中國以蘇公而尊今其祠弗廣陋弗治曷稱乎蘇公乃屬有司拓而廣之徹而新之工既訖有司以告分巡按察僉事高君 變曰祀不舉蘇公曷以歆祠不廣蘇公曷以妥胡君持節觀風首務其在兹高

君以告纘宗纘宗曰立朝莫大於竭忠竭忠莫大於盡節是舉也小以風乎為使者大以風乎為臣者於乎休哉子卿功德于漢遠矣一旦忘身使千百年知武之節立風雪于海上也廿年苦心使千百世知武之節卧風雪於窖中也特律辱矣賴武之忠而漢尊陵亦辱矣使武之節而漢重故其言曰嘗欲肝腦塗地雖蒙湯鑊誠甘樂之曰畏節辱命何面以歸漢國曰請畢今日之歡効死于目前東夷見其真誠莫不喟然嘆勃然驚於時或引佩刀或舉劍而不能下子卿也或罵律或叱陵而不能侮子卿也或嚙雪咽毛而不能動子卿也或掘地食去鼠而不能困子卿也孤忠大節顯顯赤赤直與天地争高日月争明於乎休哉偘偘王臣蓋重于斯矣堂堂中國莫尊于斯矣故其時厚以牧羝牧矣乳不乳不問也眷以持旌持矣旄不旄不卹也而其後官武為典屬國而人不以為寵圖武于麒麟閣而人不以為榮重武也惟武不辱君命一代之臣也不求生以害仁百代之臣也是不可

以風天下後世也哉胡君有感于斯新其祀明其祀内以視乎諸夏外以視乎四夷其諸異乎人之風也歟子卿杜陵人也曷祀于鎮番鎮番夷夏之交也祀不舉其曷以昭其地衡祠不新其曷以厲故子卿之風不繫于祀與祠非祠與祀其曷以仰是舉惟節式崇有裨于臣道惟忠式旌有補于治道是不可無祀與祠也乃因高君之請而記之亦以告夫嗣是而重蘇公者 胡君霍丘人 高君京師人

重修學宮孔廟記

蒲之北十里故有崇岡岡故有孔廟岡巋然廟巍
然也記有之孔子適衛止蒲路縣有亦言志焉廟
故有言志亭志志也自昔人咸目為學岡志學也
有司特創以廟志教也而孔子之道自昔至今彬
彬誠誠豈於野岡有間也哉天順癸未廟新於劉
尹弘正德辛未廟增於盧尹煦而又有田四百畝
備粢盛焉勒之石志廩也自辛未至今廿年矣廟
歿敝學駸圮也嘉靖己亥杜尹綸涖任初陟岡謁
廟釋菜而感焉曰衛去魯雖遠然邈伯玉得洙泗

之化而學暢於孔門季仲由得洙泗之教而政宣
於孔門縣有亦從游夫子而志出於孔門古不兼
者岡今其學可不治乎古特創以學今其廟可不
輯乎乃咨諸父老謀之寮佐鳩工彙材徹而新之
於是岡之學猶邑之學矣岡之廟猶邑之廟矣既
訖工杜尹乞予記予惟三千七十孰不學也閭閻
行行孰不有志也觀其志知其人矣由也吾知其
侃侃於其國也有也吾知其兢兢於其邦也赤也
吾知其秩秩於其禮也點也吾知其浩浩於天

下也然皆孔子之教也譬諸四時之於元氣寒寒
暑暑者各得其一焉夫孔子之教何教也鄒魯之間
內聖外王焉爾四子之志不同同服孔子之教者
也而孔子之道育七十子垂萬世而無間者也是
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而衛有其教矣季仲由世
稱有三善而衛有其政矣縣有亦之志宣於當時
傳之後世夫子坐弟子侍世不忘學岡而衛有其
化矣蒲有司謹孔子之教而申之以學岡濬其傳
也則學宮之教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學岡之教四

子之隨孔子也地不同而學同時不同而道同皆
所以為時中也吾聞夫子之志老安也友信也少
懷也吾聞夫子之教文行也忠信也吾聞夫子之
政行夏時也乘殷輅也服周冕也樂韶舞也蒲士
子不學孔子則已如學孔子焉由諸弟子而上則
夫子之志如天而教如時雨而政如唐虞斯人人
而四子世世而七十子矣其在學宮猶七十子之
在杏壇也其在書堂猶四子之在學岡也而其廟
與學攸崇矣否則學宮為士肆學岡為旅舍而何

以鄒嶧逢掖哉而何以好學哉書堂前為廟後為
學廟有殿上肖夫子傍肖四子而横琴於殿前左
右有門曰春風曰化雨東西有亭曰鼓瑟曰鳴琴
亭中有杏曰杏壇壇後有宋元之栢三其栢昂霄
而廟煥然也學有堂曰深造東西有齋曰成德曰
達才堂懸以鐘鼓齋貫以几席而學秩然也經始
於其年月日落成於其月日其費則出於杜尹不
煩之官與民也然亦不外於官與民也尹之善政
不一而偶修學罔其一也可以觀政與教矣故為

之記杜鄉進士蒲人

清水縣遷學記

記曰莫重于學校也故諸郡縣凡營建必先庠序
焉莫切于人材也故諸守令凡振作必首賢良焉
天水之清邑其學當縣北隅惟縣揹山而負水故
學前昂而後下每雨水輒內流不屬則揭諸當路
每謁孔廟臨學咸以為宜遷故議遷舉矣以弗獲
地弗果鄧尹鎧尹清邑三祀矣每謁孔廟臨學必
以遷議以弗得地亦弗果[illegible]歲

庚子有言以學地易貴市地者[illegible]之請
近市寺近麓爾鄧尹遂以其故帥師弟子請于巡
按侍御恒齋顧君顧君曰善乃偕分守少叅范君
分巡僉憲江君躬至所議地度之立其上高而明
行其中廣而大曰是善矣夫舍卑下進高明出狹
隘居廣大是所謂去其不善而就其善也况屛邪
而歸正是宜遷明年丁丑與乃因泰郡劉侯前侍
御尚義復請于巡按侍御沃洲呂君呂君曰善故
地陋新地滅是宜遷乃二月之吉鄧尹募工貨材

鳩丁闢地托之者民倫移釋盧于郭貿學地于市
撤而新之會闗西叅議潘君經縣因請視焉工既
半復請于巡按侍御節菴陳君陳君曰善乃偕分
巡僉憲孟君咸督其成曰不及見故學今學佳矣
不必問故地今地良矣是宜遷適李學諭遷任以
來鄧尹以政成遷同州守以去咸促其成曰非欲
華欲完而美非欲速欲不隨故自辛丑之春徂夏
孔廟之殿與廡與門及庖與庫成自秋徂冬學之
堂與齋與序與門及庚成今歲之春徂夏亭與祠

主山僧來道其山之勝衆山環共一峯突出高[illegible]
崆峒孕比西傾奇擬仙巖廣類烏鼠秀嶺奇峯層
巒疊嶂冊厓翠壁傑閣危樓赤闌朱檻蒼松古栢
山巔乎寺寺乘乎山絶頂亭高半嵒寺寄寺覆巖
下雨不能及下瞰洛水前俯龍山龍山揖讓洛水
追隨遠望之梵宮如闌厓路如梯懸巖如廈絶壁
如堵盖週寺皆山是山其主也名曰中臺傍有石
逕如楔為寺東門東為觀音山其山如獅之蹲山
石龍從如柱傍列筆華山如附名曰東臺南挺最

高峯其峯秀拔如星之麗石磴如欒其壁如削俗觀
音閼名曰南臺西峙羅漢厓其厓盤踞如起如伏而
厓瑰嵓名曰西臺傍有石洞為寺西門如共北[illegible]
雲厓山其山三疊高出雲表如鵬之運其上石亭
突兀其中石閣崢嶸其下石殿輝煌亦覆巖下為
雲厓寺雨亦不及下竝香臺前緣石徑左引槎橋
如限名曰北臺夫山巍峻極則四臺為輔山佇阼
階則四臺為賓而洛水循麓隴水出谿山色金鋪
水聲玉韻山不中立以為之主哉吾[illegible]有竹枝

其峰如架如門峯下有寺有滴水潭其潭如淵[illegible]
則主山之群從也嗟乎山勝矣郡中潛夫劉論玄
晏撰紀諸皇甫有儒績兩吳有奇勳是非其靈秀
所鍾歟而山不虛峙矣厓寺左壁有洞焉山僧法
印所闢者也其洞朝夕多雲而雲多白洞中雲出
洞上雲盤洞前雲駐洞下雲繁歷四時焉主山多
勝槩白雲洞其一也是洞倚石巖而餡削壁盖負
山而襟水固北臺之碧室主山之卅穴也山僧闢
洞其間不取其山水迴合歟夫西傾有洞而洮出

焉烏鼠有洞而渭出焉嶓冢有洞而漾出焉崆峒
有洞而玄鶴生焉主山有洞惟多白雲洞非是山
之石竅歟夫山有洞僧多主之不知是僧能主是
洞以習是定否歟吾聞主山奇甚是僧不能詳所
繪圖不能真然是山距吾秦邑不一二日程吾不
能一登以悉其勝吾不及山僧矣姑記其略以畀
山僧

烏鼠子曰是記作後聞此僧以事且逸去不知
登石與否尚必其能主是洞耶存之以俟來者

重修大原都御史行臺記

自延原州而秦中巡撫中丞每於秋初駐原抵冬乃還自
特命總制司馬駐原而中丞則間一臨原然每蒞御史行臺而止焉自
復命督府駐花馬池撫臺仍駐原亦秋往而冬還而原之都御史行臺未闢也於戲原豈非全秦要地而巡撫行臺豈非有司所不可緩者哉外控三邊內輔八郡左縈環慶右奠河洮原實與延寧二

鎮相唇齒固今日制虜之藩屏也而秦西北吏民之撫御郡邑之保障兵食之籌畫將士之訓練甲冑之淬礪皆中丞乎是仰視全秦尤急則是州都臺之修不切於他郡也哉惟察院居原之坤隅弗廣弗邃而寢室且聯屬驛舍喧囂雜遝易徹於軒楹惟都察院持綱執憲觀兵起旅專席獨坐弗廣弗容弗邃弗嚴而猶未闢是不可改作哉憲副李君以為請曷移驛於城南外城而闢之則都臺廣邃而驛亦便於迅速矣巡撫少司馬洪洋趙公允

若請乃屬兵備君改作焉既取給於州之贖金[illegible]值千衛之丁餘乃鳩工集材高厥垣峻厥臺層厥址宏厥堂敞厥序而崇厥綽楔於乎不既煥然哉乃引城西經衢之水入自西垣循堂之北而放之圃匯而為池瞰池而翼之亭命曰止水循堂之南而歸之衢出自東垣圃樹蔚蔚也池湛湛也亭潑潑也於乎不既渙然哉都憲成中丞公坐于堂藩臬侍郡縣趨士民仰耆蒼歎巍如也及委蛇後堂總制咨焉總戎啓焉廓如也政暇而燕于亭興至尋詩

客至命酒暢如也前總制大司馬劉公今總督大司馬楊公巡按侍御浦君咸以為不可緩曰近日靖虜之功撫臺為多
天子且進洪洋為少司馬矣而可於行臺不治哉然李既去以廣故今歲始圖之而繼經營之者憲副紀君贊襄者少參魏君僉憲康君其諸執事則州衛之良也乃興工於二月訖工於九月堂五楹後堂穿堂咸如其數東西序堂之前十楹後堂之傍亦如其數門三楹儀門亦如其數而巡撫都御

史行臺[illegible]洪洋公[illegible]皆有[illegible]繼其成也乃為之記

憲僉上黨栗公去思碑

竊周召之政思管晏之功蹟數周召之德遠管晏之德近而王伯分蓋周召克終管晏克始周召實勝管晏名勝而民之感之也有深淺焉　國朝設廉分岳置行省以布政置行臺以提刑放周分陝置分巡亦以提刑置分守亦以布政故左右丞經濟於內諸參知宣於外按察長廉訪於內諸憲僉貞肅於外而政平而刑清上黨公以省元以進士

出身仕而守泗轉而丞吳已乃遷按察僉事而巡隴西隴西諸父老曰其守維何曰廉而平其丞維何曰簡而肅曰吾隴其蘇也按隴脩秦愈二載聲聞籍甚士悅于朝民懷于野出泗吳上都御史行臺御史行臺表之已乃遷行省參知分守河西諸父老始欣其陟繼惜其行曰我公紆金紫矣自此升矣曰我公膺星軺矣舍我征矣籍籍皇皇有餘思焉臨岐遠近號呼公私奔走扶老攜幼卧轍攀轅歌謠異粲市馬雲臻士民不忍別公亦不忍去

[illegible]鄉關之而質之諸父老諸父老唯唯天水翁曰[illegible]府藩清苍直剛敢入我公至取乎惟公能一硯不持曰君子喻于義其公哉泰亭老曰泰衛耶也供億雜遝里人每罵詈以應我公蠲蠹革之乃不復擾吾保小民其公哉籍川叟曰隴邊戎羌使者傍午至則呼喝公庭官慴而吏恐我公命繫馬于木匍廩于几屬使者引馬懷廩以去曰視民不桃其公哉嶓冢山人曰臺端歷遂日蘋歲薪貨納惟艱我公為鑰如錮乃內外不相易而市不知賈曰

其公哉[illegible]左子曰泰隴訟獄雖簡悠象我公片言聽折咸得其情退而帖服曰訟元吉其公哉曰允哉參伯去泰未二載諸父老思公曰昌樂劉公雍惠愛在人嗣劉公者公也安紀公嘗嚴明在臺軼紀者公也乃代不樹碑屬予紀以頌公於戲下之不敢忘上之賜今猶古也有立碑峴山民望之輒墮淚者有在任無赫赫赦及去民思之不忘者甚矣感哉難悅而易感也乃若是故慕周公之烏望公之棠猶晉晉百世也而管晏不足道矣參伯上黨人姓栗氏名永祿家世科第名聞乎三晉

清水縣泮宮落成之碑

事有終則立功無墮則建故為山九仞終虧一簣將往乎抑止乎清水孔廟儼然矣而有不盡蕭然者其學煥然矣而有不盡秩然者前鄭尹毀作之今朱尹落成之苟討先后分爾女而不以為急則少有曷完宮有曷美鄭尹之美曷冀矣尹之善曷彰乎蓋學不遷其不善曷知宮學不完其善曷知盡鄭尹惓惓於其始朱尹競競於其終有司之分盡斯文之責塞其知所重也夫其知所重也夫乃

自嘉靖乙巳之春而至丙午之夏其諸廟垣學舍楔重階冊漆金碧罔不完美而清[illegible]之泮宮一不爽九仞克臻煥然[illegible]而[illegible]也哉夫天下庠序輪奐者因[illegible]不少蓋憚改者有祉爀者夫學且不[illegible]教乎況宣乎若鄭朱二令尹庶幾知所務矣故清邑之士之感之也繼自今清邑諸士子登其廟不徒見殿之雄麗苟於室家之好百官之富而能窺焉則所見庶幾乎子貢而性與天道或可得而聞也否則望望而立愈近而愈遠墻高數仞有且不及況入門邪入其學不徒見堂階之壯偉苟於文行忠信之教詩書六藝之學而能受焉則所得庶幾乎子游子夏而文章乃可得而見也否則訑訑然而居愈親而愈踈甚蔗遠地堂且不升況入室乎是在清邑諸士子自強焉耳夫豈徒觀美已邪泮宮成清邑諸士子暨鳩工義民長春請勒之石以詔后學重以朱尹之躬求任文學與之申悃乃不揣敬為述之而係之以銘

銘曰學宮肩郭豈沿寔廓移就城隅乃歸渠蘐厥基面陽重闉阿閣趙姜執經蘸湖鳴鐸嚮豈不明衛強釁弱代亦有才發微儲薄令尹洛求柱史規度爰得祇園仰瞻宜莫崇正斥邪亦孔之炤湯峪遠環天橋火郝㢠箕面辰後嚴前犂小隴逶迤上邽磅礴洞視高明大觀沖漠屹屹四維冥冥六幕皇道鄒嶧游神濂洛聖域高堅心齋博約詩書味義門墻振作芹池有嚴鱣堂倏樂黌潦無汗鳳麟[illegible]空秋鶚三[illegible]

臨洮府題名碑

府有知府有同知通判推官　制也知府長府以承流宣化以修政敷教士民戴之如君仰之如父漢稱太守稱二千石唐稱刺史宋亦稱刺史同知丞也通判倅也推官士也丞亦司牧倅司儲或司譬士司刑然皆長太守太守分符為千里師帥有慕有州郡屬然皆主太守亦　制也洮隴西要郡南距巴蜀西界河隴而迥戎羌洮守而得循良内牧華外變夷西控羌北禦戎山峻而河洶隴以西

歸化而洮以東民樂業夷嚮治郡不倚守以膏雨其土儒袴其人也哉或以次視洮夫民性質木鄉俗剛勁務農者工尚武者力洮治平隴以西亦治平洮不靖隴以西亦不靖洮可以次視哉或以望視洮夫戎覘漠北羌窺溢西參將星也守備刀斗而華民什七夷民什三華風近質夷俗多馴積石河涌皋蘭山盤洮發西傾渭出鳥鼠洮可以望視哉古今守洮者衆矣漢趙公充國翟君譜馬公援[illegible]州世稱良馬而丞楊氏仲武士和民師道亦有今關而皆澤被當時譽流後世然金城坐屯三奏昭赫八千請降諸羌悅服恩信化導內外教以恩撫之羌待立祠故守視民如赤子則民視守如嚴君守視士如弟子則士視守如業師而彭教立禮翟馬薛諸君子何得尊美也哉太守張倅其必以郡既有職法當有碑以分題守丞倅士於上樹之郡齋以示僉憲蓋碑立則名著名著則績顯有勸之義而懲嘗焉故群人式碑而讀之孰將曰如充國孰太守如譜如援如則孰嚴如君臣孰親

如父母其丞孰如楊孰不如仲武其士孰如和孰不如師道者後之思身後之論何直之何不如之故賢者莫不知勸而求必賢者亦莫不知勸而名豈徒顯也哉張倅昔宰邑[illegible]既以循良表之茲於洮郡都御史[illegible]後以才能薦之視充國譜援則何忝焉即立是碑昭古鑒今崇德象賢可徵其趨向矣噫守文士題名鴈塔名與鴈塔同高武勳題名磨崖名與磨崖同邈洮郡諸君子題名郡齋不與郡同悠久也哉而碑

不徙式矣

洮郡守李侯去思碑

為政之道二曰思曰斆思則一斆則二一則王二則霸而循酷之所由判也漢重二千石二千石治效寵以璽書或增秩賜金至爵以侯公卿闕則以薦登選名曰太守而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出焉蜀以文河南以治行而民感化故所在民懷所去民思風聲稟稟庶幾揖讓焉今之守異是 國家庫視列郡故輕視列守既內臺繩之又外臺抑之

而守以循良名者不漢若矣側聞洮郡李侯其昭代之良吏矣乎侯汴人嘉靖庚子以省郎遷守洮不三載洮稱治聲聞溢秦隴洮邊郡也戎羌迫近兵旅屯集且多內附之虜外寄之氓亦要郡也非才行卓越者不易守李侯守洮士業于黌農業于野商業于壟工業于肆無蕩士無惰農無倖商無侈工而姦不肆宄不逸故得洮民之心既去而今猶思之曰吾父母其殆是曰古循良其殆是越八載而猶惓惓焉可以考李侯矣嗟乎諸凡守郡者政修事舉民欣欣然趨附是之謂治吏下上悅豫于下雖虞刑罰明而錢穀理是之謂才吏然無與於循良盡破觚而為圜斲琱而為樸吏治烝烝然格心而向化而循可稱循良若李侯兢兢於其政業業於其牧也於循良其庶幾矣乎故洮人之思之也故諸縉紳大夫曰存心於民事若視民如傷其孰如李侯諸武衛曰留心於軍伍知與民同甘苦其孰如李侯諸士子曰崇孝悌揚貞節而斁淫詞變異服其孰如李侯諸父老曰理獄訟濬溝

洫而憐貧窮之疾苦其孰如李侯諸羌氐曰廩我貧弱矜我力作不夷虜視我其孰如李侯然則李侯守洮不可以稱良矣乎侯以憂歸後除登郡守登二載登人懷侯不異洮人侯將奏績登民奔走控留不置猶夫洮也可以考李侯矣夫潁川思霸北海思邑朱渤海思遵南陽思召高風清節與文吳並傳洮思李侯七載如一於漢諸循吏不庶幾矣乎若都畦奮則何可以言守郡洮故多賢守正城張侯嗣守洮以廉正獲上以嚴明獲下民思李

侯張侯曰是民之風而古之道也其
士華甫貢士子承過吾別墅徵予文
之厚洮民之直為作是以後洮士民使
如見李侯而李之治蹟罔墮也侯名紳
丑進士

重修西鎮吳山廟碑

周職方氏豫之鎮曰華今為雍之嶽雍之嶽曰吳
今為雍之鎮吳高峙于隴五峰競秀林多鸑鷟華
雍峙於秦秦嶺三峰獻奇池有千葉蓮華在雍東觀

仙掌之闕其疊嶂咸龍蟠然吳在雍西觀蟠冢之
拱其層巒咸虎踞然而絕巘皆摩霄也
國朝分嶽列鎮有以哉夫雍之山衆矣而椎何如
華奇何如吳華或曰削不成吳或曰望之常若落
然天傾西北嶽巍巍鎮巖巖夫豈偶哉
皇天子嗣大歷服每於嶽鎮專使致祀乃後有事
必遣告焉於戲吳雄如岱崇如嵩拔如衡延如恒
西土仰之如崐崘且不與華並秀若會稽靈若灊
厚若霍其樹若太和西州倚之如蓬萊才得與沂

並天下而山喬嶽不贊贊矣哉鳳郡節推孫子濂
司理之餘視篆隴州躬謁吳鎮心既恪禮後虔醮
既潔儀後肅見廟貌就荒喟然曰語云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於諸神民可苟哉告之郡齋次山君鎮
廟倘矣然亦將陋矣弗修曷妥郡守唯唯後申之
按察巡臺廣泉君鎮廟嚴矣然行見荒也弗修曷
仰巡臺唯唯況地震水溢其災大矣
宣詔遣祀其省深矣然修必勞有廟丁焉因營繕
而就食夫何勞修必費有歲租焉因修輯而度支

夫何費郡大夫士曰是和民威神也其義不哉郡
氓曰是治民事神也其趨正哉後申之布政行省
朐岡君曰掌州而修廟而貸民其知務哉乃與巡
臺同聞之中丞撫臺侍御按臺報可於是徹以葺
之斷以新之官民胥心公私胥力前殿嵯峨後殿
崔嵬東序星分西序雲約堂室如虹門觀如垣焔
焔煌煌泱泱淵淵巡臺時廡其工而趣其程經始
於夏六月庚寅落成秋八月己酉瞻者起敬觀者
改容而廟事始愈於嘉靖初也作者且曰力

食我也廪我貸我也匪鼎曷我匪丁曷承匪輪曷
奠匪魚曷脉夫嶽鎮含深布氣出雲導風匪振曷
明匪杞曷神且岑有鳳巢靈跡峻極巖有龍湫神
應絪緼徃修固懿今修復徃神之格之何啻千百
秋郡士鄭人予同年憲臺君子鄉進士也廟成專
使托銘重以按察君之請不容辭
銘曰維多福地吳華開祥左雄右秀龍翼鸞翔雲
巖玉板霞壁金堂望龍顯赤會仙曷藏靈巢兀兀
神湫浪浪有祀斯歆每禱必揚天地丕永日月丕

光我國我家以莫不臧

鞏郡守周侯去思碑

古之政一今之政式古之政思今之政數古之民
實今之民華古之士質今之士文故古多循吏今
循吏非不多而以道乎以德化者無幾焉鞏隴西
要郡其地曠不及三輔而險過之其民勤不及三
輔而朴過之其物腴不及三輔而需相若其政劇
不及三輔而要相若　國朝典是郡者多臺史或
省郎以邊戎羗也亦未嘗不慎其選以任嘉靖癸
卯褚漢周侯以雲南守復除時幕胥舞文吏隸撓
法政蠹而事蠱甚矣侯至郡首以敦教化變風俗
為務曰恭自少師法南軒西上學者皆宗横渠横
渠政必復三代教必祖三王守鞏而法南軒盍師
横渠故父老至郡必告以孝弟力田子弟入校必
申以禮樂器識曰教化不如豐鎬非政也風俗不
如鄒魯非教也乃後一政出閭閻籍籍殆類前孫
侯韓侯一教行膠庠侁侁殆類秦侯一訟決兩造
明允殆類朱侯李侯一賦平四民安妥殆類後朱

後不旬月聲聞洋溢隴以西無問賢不肖無不頌
周侯者鄉大夫曰漢良二千石也士曰其蜀文翁
子農曰朱北海曷過是商曰我郡何得借寇公軍
旅曰似是漢前將軍典郡而撫按二臺交薦焉不
二載廉貞之續著循良之聲振州縣皆賢明田野
皆膏腴庠序皆英俊城市皆善良出郡者樂道侯
之善入郡者喜聞侯之賢而撫按二臺復交薦焉
去歲秋侯遷按察副使兵備廣西將去鞏父老涕
泣子弟號呼戚以侯忽舍我以去耶我何舍侯以

恭邪止信且疑以商以恐鄉大夫曰今復見麗侍延使遷去其孰誅暴而卹孤士曰微侯孰知子序之禮敬夫之義曷遽遷去農曰我牀脈畝始不闢縣官府吏誰使之遷去商曰古闠趙清獻公一琴一鶴今似見之軍旅曰桃李成蹊孰忘前將軍曷圖其遽去嗟乎未來望霖既去卧轍今豈異於古乎去日未遠思日已深今果不及古乎重孝節而孝節與禮讓之風勃然古今之民不同乎教士子皆近裒而士子皆知深造古道不復於今乎侯

遷去逾歲郡中薦紳父老為侯樹碑以識不忘謂纘宗以文學交侯知侯悉盡為侯記乃不揣掇侯之績次第其略以慰郡人而告郡大夫士俾勿隳侯名瀟前進士初為度支大夫

武都太守李伯都傳

漢李翕字伯都阿陽人也阿陽隸漢陽蓋秦地伯都嘗令澠池歷三郡史逸其績考之澠邑階郡之碑乃漢良吏也是故敦詩悅禮政約令行經術宣究以博愛陳以德意牧育豫矣不肅而威不嚴而治政令孚矣強不暴寡知不詐愚風俗致矣屬縣趨教徼外來庭遠近悅矣澠池刻記武都勒銘勲績懋矣西狹通谿殽嵚連洛道路闢矣中瀚既立下瀚復立垂勸審矣郙閣有圖峽崖有像具瞻切矣年穀屢登祥瑞疊見天人協矣而威儀抑抑有阿鄭之化焉殆不愧鄭子產視史所載文翁六循吏何多讓焉曾子固云頌以補史之闕然頌自不泯史自不彰蓋采風之令亡於上而旌淑之風流於下云爾於伯都何損益焉歐陽永叔稽古頗

以翕為會南豐正之併及其碑畫而伯都之賢良自垂之永永也

橋隱先生傳

先生姓郭氏諱淳字古叙萬安人也世居城北橋門以孝稱而其孝獨異乎人鄉人曰此絕可為忠臣者苟在位必在廊廟而先生顧以橋隱稱焉其先居龍泉六世而有顯謨閣學士諱某八世而有尚禹公以文行而世顯謨公乃有希正公肇肇敏而好學嘗志早卒卒四十有五日而生先生後以

孫中丞公貴贈山東左布政使先生生而穎悟痛
其失怙乃服祖母曾家教奮發力學無間寒暑少
長泣拜伯父秋山翁頽閒先人遺行秋翁撰以貽
之則懸之中堂朝夕敬式之如見先容有誦若遺
行者即哽咽不勝乃續譜牒增祭田南昌人曰郭
先生之孝寔天成云性好施雅重斯文創橋門書
院以教諸子姓及鄉閭俊秀誦讀其中客洪都隣
室棟折避不及柱扼其項項疾甚苦之客見而數
藥被扼處數貼且曰君福祿壽考何憂既而項愈

追謝其人弗得人以為異君子曰孝之徵也鄉親
不能葬其親者貸之度不能還焚其券後有貸者
皆曰橋翁長者而忍負之南昌賈曰吾負橋翁自
金泣於同舍曰吾負橋翁吾斯卿環矣蕉川佃者
百歲語諸佃者曰橋翁獲吾行吾行其世戴之求
豐山人與翁善病于館曰吾以隹城報翁今病甚
天其報之乎新建伯王公聞翁重名兩造其廬語
必竟夕逆濠兵起中丞公在告翁即命起義兵赴
新建公

八上龍飛起中丞公工部主事　都水呂梁洪翁
年八襲被　封詣水部時有白道之兆邑中老毛
者諸公吉凶事俱主翁建社倉舉義塾謹鄉約
翁競競焉鄉飲縣尹數以大賓請不赴劉尹帥僚佐
致諸乃起之而禮度揖遜衆觀法焉嘉靖甲辰某日
疾作偶視曆曰某明日寅時乎侍者莫識果於期
時卒既斂三日其面如生衰以為善順云翁喜吟咏
樂琴善弈每對客或鼓數曲談數局其興脩然
好客或雅歌投壺弗懈中丞公都水既吏部翁教

之愈懇晉參伯憲使方伯擢中丞總河猶思翁
教焉乃聞曰籍籍乎所自觀也嘉靖己亥贈翁山東
左布政使子椅珍持平即中丞公持直持敬斯鵬
斯鶴斯鳳斯鷺斯鳥斯鸞斯敏斯鵠原寀原寅
曾孫子與

黃白蘭生中谷露不及滋雨我楚既其葉荷荷其葉
椅椅其蔭離離其臭風處叢叢垂垂

見獵有喜心論

喜情也有是心性也蓋欲發而未發也　見獵　於外

有獵於內則獵之欲將萌獵之理未擴程伯子之省察之也獵細事也見而喜喜而遏情未發性朱動而可有是心乎知其不可喜而喜恐復發也及見周子周子曰初不當喜今不當發因知其伏於內耳故擴其理遏其欲則將不復發矣此克己復禮之功也此而不絶之則之其所不可喜而喜而喜不中節矣而可乎程伯子聖人之徒也此蓋未見周子而戒慎既見周子而存養故體之驗之如此此顏子之未見其止子思之必慎其獨也其嚴哉夫程子應五星聚奎而生大縣君養于家大中公養于庭資既純學復正初喜獵偶然耳未聞其或䀛也情苟發性未動如是而覺如是而存其惟日不足終日乾乾之心也乎大中公知公兄弟不徒生也有見於茂叔聞道早明道誠欲二子亦學聖也特令游於其門而授受之傳習之二子遂厭科舉之業而奮求道之心於太極圖之奥通書之蘊風月無邊庭草交翠之致咸有得焉故其歸也有吟風弄月吾與點也之歎然伯子龍德正中撝

休山立有[illegible]學所不及處然河洛之顏閔也[illegible]見獵而喜為一階梯必其今不復喜後不復發[illegible]後情無動性自定也蓋從此而登聖域得若趨[illegible]矣於乎其善學矣哉故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其行純其道明元氣之會大道之行和風甘雨景星慶雲孟子非子孰續周子非子孰授孔門非顏曾孰衍吾道非子孰承故學者非顏子程伯子弗學非禮弗視非禮弗動非卓爾弗立學必學孔子也學孔子也可不自程伯子入哉而豈衆人見獵而趨賢者見獵而嬉者比哉漢第五倫視諸子疾夜十起寢安視子疾不一起寢不安乃特以語人亦程伯子之告周子其亦知已之當克者也

識先後著論

夫人知夫奕乎奕雖小枝然有絶著有奇著絶著神也奇著仙也有自然之著有必然之著自然之著著也理也必然之著亦著也勢也然論天下事顧可以著言乎蓋喻以知其識不識耳夫唐虞揖

讓矣夏商周征伐矣無所謂著亦無所謂識不識
也蓋非體也勒宁堂陛一心一德自然而然也漢
高祖欲臣懸布儒先云得先後著也蓋有心於著
而其著謂布不易臣也故必如是而後可以臣可
以留也故其著一抑一揚必然而然也比雖未御
天下苟御其下亦非禮也而况建大事哉然漢皇
方以計布得著我先而彼後而彼乃在吾著中矣
蓋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斂之必固予之之著
其著譎也帝識之布不識也夫帝王覆天下也故

從容於規矩準繩王者之道也漢皇馬上得天下
者也故其著周章於盤局固未視人猶巳伯者之
事也王者天道一闢一闔一進一退孰不識之彼
奕者舉碁不定不勝其耦布始弗悅巳乃悅秖見
其待之優而不原其遇之深著未為得矣漢皇欲
致布故計以要之始也彼實我虛巳而彼失我得
著也嗟乎英雄不易得天下不易爭而乃絡之以
著匹夫所不為而謂爭天下者為之乎[illegible]
之驍將也漢既[illegible]

辛氏十八子必用才也四凶必去不才也而何可日
譬言誡三代以下英雄之過將帥領如是乎而曷
可與言揖讓征伐乎彼神以用武奇以用兵如諸
葛武侯肯如是乎故與其頓挫以堅其心曷如蕭
何之追楚以期其必將與其弛張以要其留曷如
隋何之說淮以服其必臣然則漢高果讀帝紀邪
果不讀帝紀邪果識先後著邪果不識先後著邪
至若發義帝喪其著是矣先入關中其著得矣約
法三章其著義矣先王漢中其著智矣知重三傑

其著閑矣而其俎上漫對悖矣封六國後舛矣罵
信乞王疎矣信越必誅憯矣鴻溝背約欺矣殺一
不辜而不欲得天下者之所不為也漢高曾識之
乎然寬仁大度知人善任使從諫如流見善如不
及提三尺劒不五載而成四百年之帝業其識亦
豈不遠其著亦豈不長哉是則可稱爾若梁武帝
則不知著亦不知奕者也然聖邪神邪漢皇抑不知也

孔子問於老子辨

孔子果問於老子邪孔子何如人也孔子果問於

老子邪而莊子勁則稱孔子問於老子夫問禮偶
然猶亦入國所嘗問者孔子周流天下欲斯道行
未聞為周而與老子居處况至聖也靡無不通一
見老子而聞其說即知其人矣禮之外復何問豈
聖同天齊也豈不知治不知仁義不知道不知化
而或有問邪猶龍之稱亦出外傳莊周私淑李耳
者也欲尊崇其師乃爾鼓舞掀翻既假孔子復假
老子以神其說曰孔子問老子答曰孔子復老子
可則聃老先覺高出人世矣雖駭俗以惑後世而

卒不可惑也夫秋陽曉星其明晦自判然爾其謂
治即無為而無不為之教而非唐虞萬邦協和四
方風動之治也夫治固在人亦在心曰忘天不有
其天也曰入天欲至於天也豈聖所不能聞所
不能言哉其謂仁義即大道廢而有仁義之訓而
非禹湯文武公天下之仁一天下之義也夫天地
有常也則德不必行道不必趨矣曰無私夫何私
無私矣仁矣義矣何為乎　人之性哉其謂道即
道可道非常道之學而非列聖精一時中之道也

夫道固不可傳然見知聞知非傳乎而堯舜禹而
舜祇祇而文穆穆何自得乎而豈假道於仁托宿
於義哉其謂至道即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
惚之旨而非文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之道
也夫造物固無迹然終而復始者何聖人斷之若
何苟大得則無值有見斯至矣何事於論何有於
辨於聞哉其謂化即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之
義而非聖罔唯至誠為能化之化也六經孔子反
魯而始刪定之者乃在會老子後而曰老子云六

經先王之陳迹也其謬可按矣夫文字迹也義理
履也履道也豈非所以迹哉聖人之於物豈將不
與化哉不役人哉而何以令自化哉易神化也書
治化也詩風化也禮樂德化也春秋聖化也迹云
乎哉陳迹云乎哉孔子大聖也老子雖年高位尊
不當輒稱名者若曰亦嘗師之云爾也其
治其道其仁義其化論語繫辭論之精矣至矣夫
何問而可不可然不然之言之類與論語繫辭絕
不類則問者復者皆出於周而答者皆[illegible]不[illegible]

於耳開卷了然辭雖不逮老子郤相類然異端之
於吾道何啻千里夫軒帝帝堯帝舜亦抵之且假
設漁父盜跖以侮孔子而況下上孔老哉周固伯
陽之達磨也故特宣大岫老以裁抑宣聖其書可
外也其人可外也

讀讀墨子辨

孔子大聖也聖以堯舜文孔為至夷尹惠且不能
並況其下乎而韓子一則曰孔墨二則曰孔墨韓
子豈不知孔子也而曰孔子亦上同兼愛上賢明

鬼韓子果不知孔子乎讀墨子莊韓爾矣申商爾矣
而曰孔墨必相用韓子果不知墨子乎夫和則不
流同則流苟一於同不遷于比乎聖大矣且不能
同天而欲顓蒙百姓皆同天乎博施濟衆愛也然
不有差乎不親親乎不親仁乎天地覆載且偏愛
可兼乎賢當上也尚賢遵德樂道也而可以富貴
賈之乎而可以喜懼要之乎果賢者也而可賈而
可要乎祭如在不與如不祭誠也以為有則不見
不聞以為無則在左在右蓋陰陽之屈信也如所

明不然[illegible]乎誕乎嗟夫言近乎僞行近乎誣
似是實非似同實異而可使之愚天下惑後世也
哉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夫人皆然也夫豈獨墨氏
哉翟宋大夫也大夫亦尊矣然于宋未聞其能同
能愛能賢能明也

孔夫子贊

一以貫之金聲玉振日月莫踰賢於堯舜[illegible]高彌
堅天縱之聖自生民來未有獨盛

民喻

我耕食鑿飲皆我
皇仁政而我不知我安居樂業皆我
皇聖化而我不識我不納賦稅　國儲誰共我不
勤手足　國役誰應我受天地覆載之恩我不知
報我何戴天履地古人擊壤我今當鼓腹
父母生我養我我何為不孝我不孝父母父母何
為生我養我我生子我愛之無所不至父母亦嘗
愛我我顧不愛父母父母何為生我養我我薄父
母父母以我為何我生子亦將薄我我以子為何

兄弟同胞娣姒外姓夫何比手足同體金玉外物
夫何爭然兄弟不和多因娣姒不合敎不曰爾兄
欺爾若此爾不如爾弟則曰爾雖弟爾兄欺爾至
此爾不如死讒既入怨即起矣夫兄弟富貴我心
必喜兄弟貧賤我心必戚夫何讐
起家者夫成家者婦夫倡婦為乾為從婦隨夫為
坤為順故夫能御妻妾以正婦能侍舅姑以貞則
家道自興噫嘻流則無家蕩則無産孤則無子悍
則無夫此固世態常情我愛吾婦猶要如答我愛
孟光敬夫如賓

五倫皆重朋友尤切市井之交杯酒相酬道義之
交過失相規故人情翻覆始則傾蓋如故終則白
首如新甚至今日刎頸明日反面晏仲何人而能
久敬鮑叔何心而能篤信我何獨不然所求乎朋
友先施未能

壽太孺人喻母文

侍御吳臯先生太孺人喻母壽七十有四矣先生
觀風秦晉事竣東還得省太孺人于庭於其初度

因介壽焉光之閭里見者稽首汝之薦紳聞者擊
節喻氏之親黨賀者挈榼聖善之子姓祝者稱觴
而太孺人鳳冠霞帔坐於堂北侍御君欽冠腐服
趨於堂下鍾鼓既嚴琴瑟斯協賓主畢至長少旅
酬固不俟王母獻桃安期進酒其壽已異乎人之
壽矣於乎不既榮且樂哉其榮維何夫卿大夫士
僭爵于 朝為上為
君為下為親然有重慶者而不皆重慶有具慶者
而不皆具慶若喻母敎子立 朝入簪白筆出御
青驄

當宁倚之如趙汴道路畏之如桓典故在 國有
虞廷治書之子在家有晉國賜詔之母孺人拜
勑侍御捧檄喻母 貤封吳臯養志視諸謝氏蘭
庭王氏槐堂古今媲美矣其榮夫何如哉其樂伊
何夫孟母欲孟子程母欲程子皆成大儒是以敎
皆有方百世仰之喻母而敎侍御君以名進士而
官柱史為
王耳目為國麟鳳謇謇䌽衍諤諤別懸母氏聞其

原缺第九十六葉

暢哉先生以纘宗昔撫汲臺特聞訊焉以壽言乃
知喻母黄髮兒齒壽康多祜及參其榮樂也敬以
是壽焉壽曰惟母壽無疆惟母寵無涯

壽　中丞趙母太淑人

趙母太淑人鳳冠霞帔兒齒童顔壽八袠矣乃五
月望日母初度也司馬洪洋公撫綏關隴奉以侍
養三禩矣是日公獻觴于内諸公卿大夫士致觴
于外大椿喬蔭南風翔熏座對終南簃櫳晝永太
淑人多祉司馬公胥慶關中隴右任在樂道焉明

石孟子過白泉朱子而諗曰拜　龍誥沃　禁壽
吾聞趙母榮矣其得壽何時肖山崖于北岡范子
在焉白泉子曰商都之域襟山帶河屹屹魏土津
防嶤如洪洋秀麗大伾磅礴九河綿絡白馬遼遠
其人物務崇禮讓而尚義槩有古推遜之風太淑
人孕靈含和尤鍾厥美爾乃抱負清淑稟賦敦厚
松飛節芝鶴舞皐蘭其壽也宜矣肖子山曰未也
曰何也夫淵澄珠娟石潤玉輝高山有松栢之茂
深谷有蘭蕙之芬藍田烟暖麗水雲蒸故罔述文

母兆育娥皇太淑人闓開閑閑室家肅肅謀垣遺
義闈壼獻紐百禄既荷
皇恩載侈雨露日沾風雲時際深耕而厚穫闡積
而博施王母宴瑤池之桃安期飲蓬壺之露色若
孺子形比眉翁天工之所錫吾不知其所止是以
壽爾北岡子曰未也曰何也夫水不深不長火不
厚不光王氏植槐竇郎擢桂謝稱群鳳荀號八龍
海引百川河潤九里故瀆淵多巨室而趙母乃右
族家世所從來詩禮源源門第之崛起衣冠楚楚

則先中丞衍大中之慶而太淑人嗣中國之美是
以壽也明石子喟然嘆曰於戲知之矣吾聞趙母
雅有懿行母儀不忒足稱大德過夫子如賓不絕
乎仁藉藉於魏有日矣故贊先中丞之者德曰太
淑人之助之也頌司馬公之碩望曰太淑人之訓
之也鄒有孟母乃有子輿洛有程母乃有伯純惟
太淑人之栽培如山故其壽如岡如陵惟太淑人
之願養如玉故其壽如金如石躋百袠而享千齡
吾不知其所届烏鼠山人聞之曰於休哉

鳳勅鸞誥榮何如母板輿藤杖壽何如母子胥保
釐之任而受
明主之知德澤被之三春尋將　召還矣樂何如
母纘也顯豪莫識四子之論無容贊述敢隨諸家
之後而祝之曰期頤惟母多簡孫惟母

與濯溪閻侍御書

生幼得父師啓迪稍知存養既入史苟得追隨二
三知己竊聞理學之緊及外補遂侵于政事雖聞
與六七同志講求尋繹又為文字所引傳謂見獵

者不覺有喜心今且馳騁媿甚覶甚引究歸來此
心不能中輟柰鄉士無相知者徒彩兒輩閉户探
討亦無得也側聞大君子日與諸士子教以道學
風心為之躍然恨不能一登程門而坐春風也竊
統宗甥耕兄子補脩述執事開導後學循循汲汲
不啻時雨之化所恨隴以西講習斯學者不多見
恐僾入伊洛門墻者無幾也然光霽所過使學者
得知近裏著己其化自沾濡一隅矣陽明先生昔
候天兵泊舟皖江者旬日生得問難學爾諸說相

朝野臣工咸頌
明主聖政而　温旨亦稱平獄回陋人之幸亦
斯文之慶也此庶可報知己耳

答汲中易都憲朱宋二侍御書

承示汲民饑甚三先生會振之王者之政仁者之
心也汲人何幸生雖不預汲政然河務多役汲民
敢謂念不同三先生邪開封所貯河道積蓄其來
遠矣雖云出自汲民然亦積自河臺夫平時出之
乏時貸之義也但涔涯李公近恐工部查借[illegible]

具數題之工部又且數覆之題云合令收貯不[illegible]
那借覆云合令稽查不得那借業已通行遵承矣
茲欲借之固無不可但恐於前奏相左耳且河道
動銀千兩以上俱應奏請茲欲奏之亦無不可抑
恐於前奏相戾耳生於事體不甚諳伏乞三先生
酌處裁教生即唯命然生有鄙見抑不知若何河
南河患頗多歸睢新河兩岸崇儀舊河各口不下
數處即今俱應修築欲行河道一一查儀俟春初
關其饑寬其工優其費召民築之雖云役之其實

衄之也古人亦嘗寓賑於興作矣其數亦可至三
四萬金會本題之則工部未必不從而亦可必其
無他也不知尊意否敢此奉復如別有高見更
須裁教

寄浚川大司馬書

承示隹什渢渢乎黃鍾之音白雪之調也三復之
不待入伊洛坐春風已領其指授矣敢謝敬伏讀
涯翁古樂府竊疑古樂府何如是易也及讀房中
鐃歌橫吹諸曲又見漢樂府何是難也每欲通其

句讀輒畏難而止近於青兗之間與上轍不揣擬
得漢樂府百九十首陋若曹鄶涯翁之門且不敢
望況漢邪然亦一時意興爾夫漢樂府皆秦之郊
廟播之鼓吹至若相和又有清平瑟楚四調其格
與調又皆意在言外固三百篇之餘也魏繆襲晉
傳玄已不得其本旨況元鐵厓邪近始見楊本無
問格調與漢不同開卷見辭古即與漢殊矣然漢
去三百篇不遠後世去漢遠無怪其不類也敢併
請于大雅君子門下俯教之即調從朱鷺矣

烏鼠山人集二十九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胡纘宗撰纘宗有安慶府志已著錄是編凡正
德集四卷嘉靖集七卷烏鼠山人小集十六卷後
集二卷其詩激昂悲壯類近秦聲無妩媚之態是
其所長多粗厲之音是其所短

可泉擬涯翁擬古樂府二卷

〔明〕胡纘宗撰　張光孝評　胡統宗注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汪瀚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擬涯翁擬古樂府二卷》提要

擬古樂府序

嘗謂古之稱善詩者曰詩史余竊疑之夫詩以
道性情史以道政事二義迥乎不相謀也曷詩
乎史乎解之者曰詩之言持也將以持人性
而約之中故先王巡狩列國採詩以觀政俗而
史之義主於著得失垂鑒戒由是言之二者不
同其歸一也周室既衰六義廢歟漢武帝始立
協律採秦楚趙代齊宋之聲列之樂官而郊廟
房中軍旅所奏並稱樂府其辭多出相如揆皋

之流都麗淵閎有雅頌之遺聲焉自是以後擬
鮇之七懷篇景慕布詞述事祖襲前人最古畧
存新聲競爽雖詞章之美代有可稱而風刺之
意其尖獨遠元人楊廉夫始以史事命題創為
一體世所傳鐵崖樂府者是也
孝廟時宰相李文正公因之為擬古樂府凡二
卷若下篇其意正直而含蓄其辭婉約而雋永
其調詰屈而諧節李公雖鉅望盛才以文章鳴
一世而是編尤為士林所膾炙然自今觀之其

彝移合處可與唐人並驅爾弘德間北地李獻
吉嘗擬作數章乃純用古格成紀胡可泉先生
仕于
朝游文正之門而與獻吉為結友獻吉以樂府
聲詩雄視千古其與先生論文獨抵掌相符合
嘉靖乙未先生以御史大夫捐循齊魯嘗以狩
部之暇作擬漢樂府四卷比歲歸田隴上間取
文正之作屬而和之立題指事率由文正之舊
時復有所釐正其命意鑄詞必自己出不相襲

一語其於敘彝倫章名教搜隱扶竒抑邪崇正
一字一句率致意焉所以著得失垂鑒戒者備
矣使國史采而獻焉不有以觀千古之政俗乎
訥以通家子頃待罪隴右初行部是邑謁先生
出是編相示既讀卒業復於先生曰是大有關
於世教樂府云乎哉訥不敏承乏茲方有采風
之責乃竊附古國史之義受而録之將以獻焉
載命邑令汪瀚付梓以傳刻成敬敘諸末簡以
告四方同志使知先生著作之志不獨求之辭

原缺

擬涯翁擬古樂府引

讀詩令人感發讀樂府令人宣暢樂府起於漢亦
盛於漢漢樂府渾樸魏近之晉乃傷逸宋已不及
晉齊梁漸流於綺靡唐變之然不盡如漢宋於唐
愈遠至元極矣漢長卿魏子建晉士衡宋明遠皆
翩然成家流響百世然人以世殊言以時異唐太
白才高元去漢雖遠廉夫銳志樂府極力體裁亦
成一代之音我
明元老西涯公獨取其豪邁爰因事命題因題措
義而擬樂府百篇舉世珍之不啻隋珠趙璧夫公

文章爾雅事業崢嶸固
聖代之韓歐也吾師虎谷先生曾携續宗習誦及
持舊所作就正焉得家典教乃續宗竊有志於張
文昌梅聖俞而力不逮徒切欣慕焉耳山中頗暇
顧不量讀公擬古樂府而有感焉篇擬之亦百首
外又八首然才思庸劣不能彷彿其萬一聊以稽
古寄興云爾噫安得起公於上台終教之使知尋
源大雅探本黃鐘也邪
嘉靖癸丑立春天水胡續宗引

辭義稍異者因易其題以就之非敢求異也

伏讀古今樂府漢之音其堂上之琴瑟乎魏晉宋之音其堂下之笙鏞乎唐之聲其席上之鐘磬乎元之聲其席外之簫鼓乎皆可以起人之聽動人之聞然非協呂諧是故司馬相如作之樂律按之故其音渾曹子建陸士衡鮑明遠作之樂師和之故其音典李太白杜子美王仲初張文昌作之樂正節之故其聲暢楊廉夫劉靜修作之樂部調之故其聲適此古今之所以別而雅俗之所以分也兒可泉先生嘗擬漢樂府百九十首浚川甬川諸公咸謂其古雅精典今

擬涯翁樂府百有八首秦隴人士咸謂其醞籍飄逸三復之擬漢之作其格調如入宗廟擬元之作其景象如翫山水統宗不識音律不知聲韻竊惟先生倚興焉而擬漢其有意於學龍吟乎臥泉石而擬元其有志於學鳳鳴乎使得登涯翁之堂而入其室苟擬秦聲也不可以學三百篇乎不可以學關雎麟趾乎

嘉靖卅有六年秋八月一日斗泉胡統宗謹跋

可泉擬涯翁擬古樂府卷之一

太原張光孝　評
清渭胡統宗　注

申生　擬申生怨

晉生世子申生寵姬生奚齊姬欲易世子假夢姜妃令生致祭所留宮中七日毒而獻之及犬斃地墳則曰賊由太子生欲辭恐傷驪姬欲去恐被此人弟納死獻侯巳老遂自經

叉灭驪姬情駭惑獻侯心一夕夢忽祭七日胙巳陳不問犬何斃不問酒何墳乳下有奚齊眼前有申生請勿攻若對請勿淺若殘但願阿翁飽但願阿翁安清霜被中野不見伯奇寒墮淚去未能傷

心辭（辭也）未能再拜謝重耳已矣從吾經

讀此讒姬無道情矣而申生之恭千載貽貽

其二

牲惟一日潔胙豈十日鮮晉侯疑不疑（言疑）嘗未食犬必斃未祭地必墳晉侯知不知（尚知疑則矣）含曰賊由彼加曰賊出我申生死不死（言必死）勢非驪居不安非驪食不飽申生辭不辭（辭明辯也此見申生之心）世子經（日世）子見奔嫡發姬盜（危而安也）君侯欣（活現出申生其悲）

存趙孤　擬屠岸賈

程嬰杵臼趙客也屠岸賈殺趙族嬰杵臼謀匿其孤而以他孤代之後趙朔長乃復盡殺

緒族曰先自殺孫嬰亦自殺
死孤易存孤難假孤危真孤安曰死先報宜嬰死
燕報杵欲識嬰曰心請看程杵語翻覆死與隣輾
轉事圖全昔為趙門知今為去趙宗倚有當誅趙
不當絕賈當報屠不當滅晉無臣趙有客斷得的當

焚緜山　擬綿山怨

介之推從晉侯出亡既歸而賞不及推乃同其母逃之綿山晉侯召之不來焚死焉用文吾將隱能如是與俱去皆母子相與之言而義罪賞姦則之推道晉臣之非而不欲劭尤云爾

龍欲翔蛇當轉龍斯升蛇何補下義罪上賞姦豈

劭尤盜貪天綿山月綿水雲吾將隱焉用文能如
是與俱去從本傳中語推辭殊切泉可釀薇可茹召已亡焚
或出分欲終終之終身火徒熾石皆裂母俱死冢寒食
事推始一月焚千年禁祿弗及悲無任句句切題

祭括傳中何自成韻語而介了心事亦自

宋伯姬　擬避火行

宋伯姬恭公妃魯宣公女也嘗居遇火左右請避火姬曰傅姆不俱又曰傅不來遂被焚

姆不來火已臨傅不至火斯焚動畏禮盜畏火止
卹義盜卹身死節重千鐘輕死難難千祀榮霜雪
其操金石其心其容亦之光其國之楨栴冊教關雎
化風千仞㕓斯下祖周公宗微子特筆聖經伯姬
不死記重杵故輕烈烈伯姬生傳勿於姬聆昭千載

帶丘劍　擬掛劍曲

吳季子聘魯過徐徐君好所帶劍季子心矣之為聘未絲及歸徐君卒乃挂劍徐樹而去

我行攜劍兮千金徐君好劍兮情深未贈已許兮
豈倍吾心憐君已逝兮把劍無任帶劍君墓兮古
木蕭森嗟嗟徐君與劍俱沉有知無知兮其賞吾
音其音響當與挂劍之意同高說得季子重節分曉

其二

悅劍欲劍彼意泯泯心知心許此衷隱隱欲贈莫

授九原閔閔既許必贈高風凜凜帶劍徐墓死者
冥冥不謂徐知中心耿耿乃知延陵素心炳炳

燕二生　擬樹中餓

二生左伯桃羊角哀也聞楚王善待士乃同入楚阻雪絕糧桃度不能俱生乃併衣食與哀而自餓死樹中哀仕楚為上大夫乃言於王禮葬伯桃畢哀自殺以下從之

伯桃能讓生角哀盜變死餓敢比首山死不談易
木哀存桃即存哀仕桃即仕千載憐左生交道獨
堪此葬以報同心死以報知己九原茍相從逕乎
憐吾是曰能曰盜二生之心自矣道二生心事較然

漸臺水

楚昭夫人貞姜齊侯女也昭出遊留夫人漸臺上水至迎者忘持符夫人竟待符死

臺東水水衆臺衆中也符何在君命召使命來符何

在臺混混水湯湯符何在去則存留則亡符何在

妾與臺俱沉敢忘召妾心臺與妾同傾空傳憐妾

名臺胡為乎成妾胡為乎生意外意惟重符故輕生

國士報　擬國士行

國士謂豫讓也讓為智伯報讐入宮乞市伏橋僞夫終擊衣自殺烈哉

而入而宮盜忘襄子而乞而市盜忘襄子而伏而

橋盜忘襄子也而若彼每避我我失孰舍彼復讎襲

我七孰把未能盡我分徒能盡我心吁嗟智伯自謀

而謀徒能擊彼衣未能擊彼身吁嗟智子請以死絕

襄子報智子智子以國士待豫子豫子以國士報形容豫子之節千古烈烈

卜相　擬卜相篇

文侯問李克克以五視對侯曰吾之相定矣翟璜問克克曰魏成璜詰之克以所進之人答之璜謝

良臣亦卜君明君斯卜相胡國今所須進賢古所

尚下問似謙恭近取若辭讓孰薦皆為師孰薦皆

為將成也堪左右璜也盜下上五視見操存一謝

知趨向魏矜金晉分豈藉宗周比不省晉諸侯不

問周天子東遷周固衰西封晉遂已斷藉度分晉以燕其君酒為

家得人知為君家人今何處

魏若賢於卜相然不知不賢於分晉此不能相掩矣

昌國君

樂毅下七十城矣以齊有田單故二城不下燕人以久無兵欲王齊謗毅燕昭遂封毅為齊王毅皇恐不受燕惠素不善毅而單又反閒毅毅安得不走惠復讓毅毅報書其心白矣

燕昭能任賢齊城垂俱下燕惠能信讒齊城忽復

野叉聞夕飛入代將朝趨出破敵應振揚趙亦盛

翻覆竊乘不快心肆加不根謗淄丘昔燕兵即墨

今有將烈烈齊城牛營營燕市虎雖非王者師神

速昔何武非胥豈仇吳非韓盜受齊墮淚去趙謀

收涕報燕書昌國復昌國今昔夫何如

鋪敘得昌國之功之心令人感慨

邯鄲賈

陽翟子謂呂不韋也不韋計納其美姬於秦子楚逐生政然其姬不韋先娶之矣後又以計立楚為世子而不韋亦飲酖死

賈易善貨難奇惟有陽翟子知出我邯鄲金博彼

長安王重貴投為餌美姝射為鵠華陽忽懷寶安

國遂刻符嗣子竟納姬愛姬偏產珠今日侯文信

明日位相國賈利利滋多舉世惟陽翟只擬奇萬

生盜知欽酖死空傳得貨兒嬴呂竟誰氏賈不賈

陽碧子劉鈞鴟射鴟　卽賈上說盡賈態不幹亦不能道情矣

易水與　擬易水行

燕太子質于秦怨而歸托劍士荊軻入秦刺殺秦王軻將去乃有易水之歌及抵秦投匕首以投秦王王驚走軻逐王不得遂體解

西州有虎氣吞太行避虎燕子切齒虎強荊卿激烈把劍飛揚處士殞身而事而襄將軍殞首而用而藏遙指二華獨登虎場出匕投虎地不虎鼻裂背叱虎逃柱徬徨追虎三匝頭遭虎傷所攀衛踈雖斫莫戕獻圖既竭負嵎復猖志雖不售其事則張苦心空切逢時不良易風蕭蕭易水瀼瀼處士田光將軍於期也　以虎取譬楚不仁燕不智其見表實而典據史鋪叙如在目前

築長城　擬築城怨

秦始皇遣將軍蒙恬北擊胡收河南地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延袤萬里

父築城豈憚老子築城寧憐小弟築城室無妻兄築城門有嫂吏索丁兒在抱婦餉夫虜在道朝築城日欲生夕築城月將朋西築城洮河竭東築城遼海絕城既成且莫哭城或崩復誰築

讀此則天下無閒丁矣秦皇豈知耶

鴻門謝　擬鴻門高

楚漢初約先入關者王之沛公既入項王因懷怒漢欲擊漢得項伯與張良解之遂會鴻門樊噲排闥而入見項王言漢不倍乃留良獻玉沛公先已灞上矣

江風從虎海雲從驪龍後先臨鴻坂卅睨窺相容負嵎虎怒視飛沙風復椎舞劍計未逞破斗謀已窮龍行雲斯翼璧獻情已通復開豈非豫先入非無功不緣項伯善邪稱沛公謝得免侍將擊劫動謀臣叱信說劫霸上毀約吞關中舉玦心如戓裂背氣若虹風靡虎仆地雲騰龍御空風謂增雲謂良虎謂羽龍謂季開謂喻也　取譬的切漢楚山直截然

新豐樂　擬新豐行

漢高祖既尊其父為太上皇太上皇思豐故舊乃移豐父老於驪邑名曰新豐太上皇乃悅

東鄰酤酒西鄰鬪雞少小追逐老大提攜歌舞呼與醫賭滑稽門戶相倚醉醒相扶道盡故豐之態忽復到吾豐豈誰謂阿房崇何知在宮壼高拱寧從容公昔在房吾心如刺今乃在秦吾得養志公昔在俎吾心如焚今復在豐吾能縮地今日心昔日心何侵尋千載而下不可說之不得已忍邪不忍邪以心字貴漢高漢高何辭

淮陰族　擬淮陰歎

漢高祖用淮陰侯韓信力誅楚霸王垓下功成乃偽遊雲夢以蕭何計縛信斬之遂夷其族高祖已破豨歸聞信死且喜且憐之

寬仁重漢皇剛愎輕楚王信也明且達寧知敵破

謀臣亡乞假王子真王何意繼今成禍殃褫若單

徙若封叶平陽夏垓下之功忘未忘兔死狗烹鳥盡弓

藏辭穀何不從子房舍人告宮使倡告韓韓戮告

彭彭戕遊非真賀非常呂后蕭相心相將通獨言

豨何人空令千載傳喧哀有情喜無因綿延湛祚

少恩傳喧言未定也漢識漢少恩良是說豨延韓族悠矣得韓信心事出

臣不如

漢呂后欲王諸呂右丞相王陵曰高帝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左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曰無所不可孝文初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

帝御龍后翊鳳宗社有盟伊誰共右廷爭左面諛

丞相同體言何殊當年與執論臣言式於陵今曰

與協謀臣心字於陵計甚以興漢匡功多於勃誅

呂以安劉臣力不如勃從陵被遣事恐無成携勃

受托兵故有名有智無智奇哉平

傳謂陵漢四百年一人而已敘得陳平亦當舉覺以陵為正

殿上戲

文帝以申屠嘉為丞相時鄧通居上旁怠慢嘉奏帝檄召不來且斬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曰小臣戲殿上當斬通首出血不解上度通困甚持節召通而謝丞相釋之

君端共臣恭侍通何人敢嬉戲天子喜丞相怒儀

當肅法不當徇有蓋臣無苹臣有諍臣無弄臣實

蓊分龍鱗肅法鶴巖戲何處丞相召天子遣頭濡

血罪未免天子謝丞相釋臣職盡君心格帝未冠

謂遽止四百年傳國是此漢文之所以稱於漢也

傳宜陽

擬宜陽引

漢竇太后弟廣國四五歲被略至宜陽與人作炭寒臥岸下岸崩百餘人皆死竇國獨脫卜不日當為侯從其家上書自陳帝召見詰之是乃厚賜田宅選士與居卒為退讓君子

少小賣華老大驕不見巖穴風囂蹈宜陽二竇昔

寥寥金鈿玉勒今聯鑣誰其下者言非遙戲年被

略時所遺岸崩不壓神為趨太后見弟悲喜交觀

津有客簪金貂滿堂朱紫非人要寧忘采山作炭

勞選士數名厲節操雙雙黃鳥鳴遷喬此也漢文貴

感聲脩脩翁當時胡不聲潸聆寄美刺於謳語一倡三嘆矣

潁水濁

漢建元間竇太后從兄子嬰為丞相後免遇客稍怠獨厚遇將軍灌夫夫剛直好俠宗黨橫於潁川乃有水濁之歌丞相武安侯田蚡與夫飲於嬰家酒酣夫起舞屬蚡蚡不起夫語侵之他日蚡請嬰城南田不與大怒亦持蚡受淮南金事後嬰夫俱過蚡賀蚡娶燕王女酒酣夫又以程李耳語事忤蚡蚡怒客紫夫頁令謝夫夫不為謝蚡令縛夫隨分捕灌氏皆棄市嬰上書論救或兩是之或是魏其帝怒責人首鼠兩端夫竟被殺明年蚡病謔言魏其灌夫殺之竟病死及淮謀反帝聞遺金事曰使武安君在族矣

將軍醉舞丞相怒丞相吞田將軍阻將軍罵坐丞

摑聲[illegible][illegible]摑[illegible]碏將軍傳不失故其與文廣夫也心獨
[illegible]擲水[illegible]淮海金度量那重輕平與直諫盼飛變
飛將語也郤令東胡辨汲論公鄭論同誰憐老死翁韓
駒局避當時不敢堅首鼠兩端安國不敢偏知不
知疑不疑恰是淮南未及時神曰伐鬼曰殺冥冥
亦有平反平法貴威雖多賢俊則那上書波及如
太后何國憲肅不肅空嗟田未族汲鄭汲黯鄭當時
汾夫曲直自白漢帝辭有重輕不明樂并得罪矣噫

飛將軍 擬數奇歎

漢李廣天水賢將匈奴畏威稱飛將軍文帝嘆其不遇公孫昆邪恐其自負泣請內徙

趨趨前將軍絕代才無雙匈奴七十戰一戰不得
名獨當也行不擊刀斗士卒樂戰守天子惜不逢公
孫憐自負七郡二千石九卿二十年賜與部伍共
戰當部伍先日憑射虎力時搏射鵰虜奮迅號以
飛仁愛呼以父忠良獨顯名猿臂自神武不侯數
固奇失道罪非冤白頭恥對吏尋思忽自計知與
不知者老壯皆垂涕中外欽廣賢誰復有廣風賦
詩陵何古戰文敢何雄敢以報父仇被射死不負廣矣陵詩稱漢一人
字字書從廣傳中來是以朗頭

齊二士 擬文成死

漢武以天神不應誅少翁以仙人不見誅欒大後與對群臣漢為齊二士所感蠱妖妄耳
留侯黃石公沛公赤帝子龍虎際風雲不識方豈
士鬼神夫何神文成欽不欽內斃祈無蠱一朝明
以刑胡不復爾身胡為乎引君神仙亦何神五利
經不經東海師無徵一夕徵以刑胡不遁爾形胡
為乎迎君五帝踰百歲三皇幾千齡所至多雲氣
帝王應有真武帝聞此其悔當不侯秋風起也

牧海羝 擬牧羝曲

蘇子卿持節不屈匈奴令牧羝海上云羝乳始得歸而武嚙雪窖居十年乃歸
君命重臣節貞律何言吾指吾生陵何言吾完吾

名朝出視若羝雪繽紛夕入視若羝風氤氳日起
觀吾節雲為蓋天開觀吾節霓為帶若羝水草群
吾節鸞鳳羽但悲旌不旌盜論乳不乳窖中心自
赤海上頭俱白歸來報天子圖形典屬國水草鸞鳳羽
輕重自見矣　狀子卿之節愈切愈高

九折坂

九折坂蜀道也刺史王吉至此嘆先人遺體不乘其險刺史王尊至此叱其馭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吉後徵為諫大夫年老道病卒尊遷東平太守卒官
坂九折腸九迴劬勞罔極盡歸乎來坂雖折心自
紓鳥道崔及底事迴吾車昔何止今何仕中道盜

忘此孰為孝子持節為漢完璧為殉國皆若人

孰為忠臣 語新

問牛喘 擬問喘詞

漢丞相丙吉嘗出逢清道群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不問前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停車使問牛行幾里矣或以譏吉吉曰方春少陽用事恐牛行因暑故喘此特氣失節也故問

陰陽和天地位下上交品物遂牛行何時牛來何
地丞相問農夫對殺傷橫道其屬之吏古有平今
有吉相體貞國體一 歸之國體充善

馮婕妤

漢元帝幸虎圈熊佚出圈相從昭儀等貴人皆驚走馮婕妤當熊立帝問欲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傳昭儀等皆慙後立為婕妤以子信都王尊婕妤為昭儀帝崩為信都太后信都子中山王有青病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哀帝遣中郎張由醫之由病狂誣太后呪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傳昭儀因遣吏案無所得更使中謁者立治之立受傳太后指責問馮太后飲藥自殺

虎死熊忽逸宮御紛相失得人熊即平婕妤當熊
情尋常憐彼佚倉卒嗟誰貞雖被君王嘆却啓昭
儀慙寍知一日寵翻作終身銜無那中山禱有巫
覡者讒立治傅后接特責馮后熸烈烈昔何勇悄
悄今何怯君恩高如天妾命輕如葉當日遇熊生
此日遇背死地下見元皇相看復誰是 彼謂當熊也

王明君 擬明妃怨

漢王嬙字昭君元帝時單于求美人為閼氏帝按圖以嬙行及召見貌為第一乃誅畫工

妾貌揚不揚誰謂畫工低昂 不然畫工 妾心苦不苦關
屬和親遣隨不吾使 不然和親 宮娥固多姝左右非吾
從當朝不列見那知豪子都漢將非不良漢兵非
不強勝負年年敵妾嫁何堪傷 不然逆 單于玩畫閼
支當月琵琶奏馬上何處長楊城闕左賢王歌右
賢王舞牛來酒來共壽漢天子公主朔獵暮獵乃
馬良人爭獻鮮聲飛揚葡萄酒熟飲欲醉日月不
似漢宮長胡笳日日動胡馬處處鳴何似雙雙旅

雁一歲一南征 在虜地本苦視漢宮如年則漢宮日長矣遠亦在宮外

意出國風意旨超絕出諸作上

尚方劍

漢元帝以師傅舊恩任蕭望之等宦官弘恭石顯久典樞機帝委以政事望之等建白中書用宦者非古制恭顯數計奏望之等下獄後上聞之大驚敕之數月上賜望之為侯方欲為相恭顯等誣望之不悔過又計下獄弱者罪兵開望之第乃飲酖自殺上聞之驚拊手曰未殺吾賢傅責顯等皆免冠上謝後顯為中書令公卿皆重足雲為槐里令上書言災異及王氏專政上至太師張禹帝以所言示禹禹對曰災異深遠新學小生亂道雲上書求見曰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以問誰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將要下坐將軍辛慶忌力救得免

干將邪莫邪邪秦有高胡爾逃漢有禹有桀有顓
胡爾兔二世為之天元帝為之地神不神靈不靈
胡爾利兔冠地堪墮淚賢傅今何處折檻聽情吏
悲誰殺吾望之 借劍欲誅佞臣則蕭之賢朱之忠耿耿百世矣

美新 擬美新嘆

王莽纂漢遂更國號曰新揚雄卅為莽大夫懇懇懃懃巍巍栗栗蕃皆美新莽中書雄獻大儒而終身為莽臣其人可知已

莽為君雄為臣天下以為攝彼獨以為真雄為臣
莽為君哀平何處為誰懇懇懃懃受金賢投王璽
漢太后新天子嗟誰是臭馨香今昔實哉巍巍巍復

栗栗嗟誰是孰新孰舊孰美孰惡孰清淨孰寂寞
坐天祿校經年言奚言玄奚玄却慙投閣生應娘
閉食死續經僭經僭經叛經孰為揚子

續經僭經矣仕莽叛經矣剌得揚子切實

兩虎鬭

漢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潁川太守寇恂戮之賈恥之欲殺恂恂曰藺相如為國也乃令盛供酒殺金吾軍入餼燕二人恂出道迎稱疾而還乃以狀聞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朕今分之於是並坐極懽結交而去

趙兩虎形般般漢兩虎聲桓桓一怒而猖一怒一避以
藏一激以忿一戢而翔風恬虎嘯定往謝寵短長

原缺第十五葉

取俯看地若聽仰看天若視叫外看爾乃要六
我乃主 設爾為如何 既云心有覺孰謂人無知寸長
虛囂耿耿吾誰欺端居愧屋漏交際胡爾私會
學下惠吾今師伯夷

曹娥江 擬弄潮怨

曹娥漢上虞曹盱女也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因溺死不得其尸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死昔吳王殺伍子胥浮之江胥隨潮揚波往來或有見其神者

江水瀰瀰深吾父何處江水湯湯長吾父何處入
江求吾父上邪下邪孰與石住浮邪沉邪孰與波
去且莫嗟跎靈復婆娑如吾父何吾抱吾父天有

心吾父附吾江有神伍昔為忠臣往來江之濱曹
今為孝女朝夕江之津 瀰瀰湯湯水滿也

伍胥子胥其江自娥死遂以其氏名江一語意淼淼地

焦尾琴 擬斷絃曲

漢議郎蔡邕奏請正定六經鐫刻太學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請裁為琴而其尾猶焦因名曰焦尾琴帝初司徒董卓舉邕至中郎將卓被誅邕嘆之傷痛董卓繫獄死獄中邕女琰邕嘗鼓琴絕絃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斷四弦問之並琰不差嫁為衛仲道妻遭亂為胡騎所獲在胡中生二子魏祖操贖之重嫁董祀琰自傷失節作悲憤詩胡笳十八拍又奉琮命為世圖籍真草無遺誤

中郎蔡有父文姬蔡有女聞琴知宮商聞絃知徵

引詩南帶中万紙道篆隸六紙和二絡書家世恥文
思異代珍璠與座上嘆獄中叱漢臣惜叶悲憤詩
胡笳曲魏祖贖之一弦一弦若斷若續一拍一拍如
訴如泣叶焦尾琴空有音父讀書身碩累女讀書
身亦失嗟爾生徒努力若謂經也說得蔡氏父子心服

縛虎急　擬縛虎行

九原呂布始以驍勇給刺史丁原為騎都尉甚親待并州牧董卓入京誘布殺原而諸卓卓愛信之誓為父子遷布至中郎將封平初司徒王允謀誅卓使布為內應時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布刺殺卓進封溫侯後以布為左將軍擊敗汝南袁術復叛術攻徐州牧劉備備走遇大將軍曹操乃襲戰皆敗乃縛布

見備曰御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縛之急獨不可一言乎操曰縛虎不得不急命緩之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縊殺之

建陽養都尉虎性何能馴郡塢養中郎虎心終不仁怒目啖汝南翻身噬豫州皆從虎上發下邳戰釁北惡虎始被收行歌布乎布跳梁帷溫侯誰謂縛且急不急將焉求吁嗟虎乎虎不急將焉求語意穩帖

鸚鵡賦　擬鸚鵡曲

建安初平原處士禰衡與魯國孔融殺楊脩善嘗稱大兒小兒融愛其才數稱於曹操操聞衡善擊鼓召為鼓吏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令更著岑牟衡於操前裸以辱之操怒曰吾欲殺衡衡反辱孤遣人騎送之荊州刺史劉表表先服其才學後不能容又送之

江夏太守黃祖祖長子射與衡友善時有獻鸚鵡者射請賦之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後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祖慚令將出衡方大罵遂令素疾衡主簿即時殺焉

翠鳥挺奇姿金精協火德鸞鷟視猶輕此融儕也綠羽羚西極辯慧莫與伍辰事栖鄴狂海上有禰衡眼中無魏武世治池有龍世亂岡有虎岑牟當席吏躲餘面擊鼓只擬衡承羞詎知操受侮藏怒遂荊州能言復何補喋喋復不堪含嗔送江夏鸚旅應捷遲飄飄不相下采采修麗容咬咬宣好音只知人異己不知人異心昔飛不妄集今翔不擇林鸚鵡復鸚鵡軒昂翻陸沉賦成驚四筵狂斐何翩翩

所遇皆鷹隼佻薄復誰憐擬賦中語成篇正乎之傲世三寸之輕才具見矣○鋪叙評實衰亂世固難處魏祖尤難正平其不智哉

漢壽侯

漢壽亭侯也建安間左將軍劉備襲殺徐州刺史關羽行太守事曹操東伐獲羽軍還之汝南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將軍張遼及羽擊之羽獨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還遂解其圍操表羽為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為人而察其無久留意使遼以情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不可背之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乃去耳及殺良拜書告辭而去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後先主拜羽為前將軍羽斬其將威振華夏吳孫權守將呂蒙襲羽羽兵散未集乃殺羽

漢德嗟孤操竊魏權竊吳躬逢帝冑初日手堪

挾爲漢虎[illegible]然不下絶倫逸群威振華夏[illegible]
侯遇我厚我受劉公恩何可負身在邪心在[illegible]百
萬軍中刺良死斫若頭詩不云無德不酬國士風
休休識我不彼留諒彼不我仇上有先主前有武
侯驟不祥神不亡所至如見靈乃揚雲長死[illegible]驟故其靈[illegible]作

見之此後世說得當時關侯國士之美如[illegible]關 所以祀數侯之真使人將然如關侯氣[illegible]

五丈原

蜀諸葛武侯出兵五丈原關魏將軍司馬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大尉[illegible]日公畏蜀如虎畏將逆戰懿大懼武侯發大衆出斜谷據五丈原懿止渭南魏主使將助懿勸懿堅守亮數挑懿懿不出乃遺以巾幗懿怒請戰於魏祖祖使將出營門以制之亮病篤

有星三投亮營俄亮卒人告懿懿追之長史楊儀反旗鳴鼓懿不敢逼儀結陣而去

五丈原頭將星隕八陣龍翔六韜江衍中原可席
卷五丈原頭將星墜旗鼓復加戈車即走劒氣猶
冲斗敬如神畏如虎木牛其雲流馬其雨言如雲如雨也
管樂比其仁伊呂繩其武管樂侯自比伊呂之壯子其比之也平生
盡瘁心鞠躬至今烱烱出師表悠悠梁父吟寄
才自三代末捷心無任躬瘁盡瘁侯之心也伏其氣可與日月爭高與

南風烈 擬南風嘆

晉武帝泰始中令尚書令賈充鎮關中[illegible]充憂之侍中荀勖計令結婚太子因言充女德儀賢淑楊后亦稱之乃納南風爲太子妃充京遂不行然太子愚如不省事大傅衛瓘侍

宴陵雲臺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密封事令太子決之妃使外人對帝省之[illegible]悦太子乃安妃由此怨瓘帝[illegible]人帝脩金墉城將廢之楊后諫止而數戒厲妃反致恨及惠帝立妃爲后遂誣楊太后父駿謀亂后同逆廢之金墉絶膳崩帝在華林園聞蛙曰此爲官爲私賈后因得恣淫亂遣老嫗誘少年歡之事洛中識曰南風烈吹黄沙趙王倫等因衆怨廢后送金墉城賜死

南風舞宮闕飛霾日日起尚書妃父避出鎮結婚計
能止侍宴憐宮傳淶妻那堪此激切陽醉[illegible]轉
欲言地撫床意已悟代對心復式先帝起金墉特
地爲儲宮勸止恩何溶戒厲情何鍾昨日后丕妃
今日妃傾后豈謂天不高豈謂地不厚蝦蟆鳴華

園顧問官與私洛陽歌烈烈豈知風離披發庭忽
天上房櫳自中宮帷門飛入少艾翁相從[illegible]
恨猶長金墉爲誰築阿姑昔既冤阿婦今始楚相
看倘相問元惡誅應伏無那晉祚衰有辰晉宮瀆

美刺詳實彼皆無遺情矣而衛瓘之忠乃見陵晉之東

嘆銅駝

晉惠帝時賈后專政后女弟子賈謐勢亦盛與其弟與石崇陸機等皆附謐號廿四友謐爲[illegible]而與相爲託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宮門外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後后廢賜死謐亦伏誅自是諸王擅兵狀東海而起永嘉亂漢石勒追東海王越殺之晉謂仁公於漢主延春十餘萬人皆四上八王亦沒於劉漢遂帝於平陽漢劉聰大

會使帝行酒侍中庾珉死之帝亦遇害建興初劉曜陷長安帝出降五年帝在平陽聰出獵令帝執戟百姓故老流涕聰後大會令帝行酒又使執蓋尚書郎辛賓死之帝亦被弑

銅駝當壘立叶南風穢紛出宮中靁飆沓洛下禝狼籍黃沙日日飛紅塵處處隔侍中號泣天省郎哭擗地枚蕩徒殞身播遷空墮淚二十四友除四十六王死河決神州洶局止回首叢棘中銅駝猶怒視君不見夏妹昔商妲己晉之西山莫踏晉之東江堪濟安得龐將步吳將騎戡定中原坐使虜不得啐懷皇翔不得凌愍帝靈氣沙塵棘榆記也○叙事詳覈

東門嘯

晉尚書令王衍善談久遂成風衍總角嘗造尚書山濤濤嘆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衍名李輔第浚發但為判史自謂為三窟不勤寧寇京師越都督征討賊退還太尉越卒軍散勒行敗洛陽衛將上東門衍見而歎曰向者少胡雛吾觀其聲殆有奇志恐為天下患馳遣收之勒已去至是勒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且自說不豫事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破懷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牆殺之浚為敦所害敦以塼及腸死

胡為乎清談察其人訝其虛玄胡為乎長嘯聞其聲驚其癸傲寶濊欲自全狡兔紛巳失窟馨誤蒼生胡雛患中國排牆一夕休三窟竟何力介胄辱腥膻衣冠陷荊棘天下卒破壞河岳無顏色誰識

衍蘇引斛詐識勒虎復囂其鴻兎皆自三窟拙出

聞雞舞　擬聞雞行

晉鎮西將軍祖逖復中夜聞雞鳴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元帝徵為軍諮祭酒逖勸帝復中原帝以為豫州刺史將部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建武初逖克譙城遣石勒遣石虎圍譙逖擊走之進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邊遣將距逖復為逖所破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計勒患之因與逖書求通以紅西將軍戴淵都督豫州逖悵淵吳士無遠識且已剪荊棘收河南地而淵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將有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

中原天欲曉江左雞先報聲初動神應告倡宣音偏好攬衣起舞鞭指東京道擊楫中流波浩浩

帆渺渺來符警拔虎躍龍翔何處揚吾鞭擊勒勒幾破勒勒守河以南吾小有功豈成越鳥其鳴後先鳴荊棘雖剪風沙未清犬待空有情氣昂辭亦赳然

呼伯仁　擬伯仁怨

晉大將軍王敦反司徒王導帥宗族待罪射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百口累卿顗不顧既見言導忠誠申救甚至顗出導又呼顗不與言顗左右曰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又上表明導無罪導不知恨之帝召見以為前鋒大都督詔曰導大義滅親云云敦以石頭導出戰皆大敗百官往見敦云云見據下官以此負公戚勸除顗等敦問導曰周顗戴南北之望當登台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答敦遂收顗殺之帝使敦弟彬勞敦彬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怒彬令彬謝彬曰腳痛

導後檢見顗表救之涕泣曰伯仁由我而死

知若賢不必呼荀不賢呼亦徒殺諸賊勅諸奴取金印如斗大内申救外若不相假兩不答端有情三不答盜無心吁嗟乎僕射百口果累卿尊也恨彬也哭大義親未滅大逆賢先戮不能拜何爲謝脚痛頸痛兩不相下欲與司徒生却爲司徒死九廟如有知忠臣何堪此此公復生不能措一辭矣

五將山　擬氐帶前

晉武帝寧康初秦苻堅欲伐晉僕射權翼諫石越諫未可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堅弟陽平公融諫曰狗不記王景略臨沒之言乎不聽所幸張夫人幼子詵亦諫

曰婦人孺子安知大事堅發步騎百萬晉遣都督謝石將軍謝玄拒之堅見晉兵嚴整又見八公草木曰亦勁敵也晉兵臨淮蜀秦師兵欲涉淮戰融略陣偶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自相枕藉死者蔽野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慕容垂請曰北鄙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詔鎮之堅許之權翼曰垂有背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堅不聽凌

八公草木皆兵戈應兵豈在多虎賁千里沙飛揚憒兵豈在強從有曲直淝水東鍾山歌凱海雲紅淝水西萬馬奔北風凄凄投鞭欲斷江浩氣冲牛斗曾未抵江干傳言帶箭走奔軍驚晉鶴敗將愁燕隼秦虎已失林縱龍復誰謹叶五胡稱獨盛澤在豫雍間見不及婦人與孺子却遊五將山詞備錄

陶靖節　五斗粟

晉彭澤令陶潛作官八十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冠束帶見之潛歎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

人愛五斗米我愛五株柳斗米寧折腰下與兒曹喬拄冠即日歸歸與柳相守春旭蔭茅堂援琴坐時久黃花開滿籬況復逢重九隣里時經過懽依但飲酒歸去抑何爲逍遙無何有羲黃爲吾君巢由爲吾友長歌臥北窗閒吟詩數首

燕巢林

晉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參軍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

封狼居胥意故劉沈慶之因陳不可帝令難之慶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帝不聽魏主燾兵南下帝登石頭城謂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燾還魏凡破南徐兗豫青冀六州所過赤地燕歸巢於林木

有長城敵敢侵無長城虜即臨長城壞魏壘休司空燕宋邊愁胡風腥航鷺洲胡馬至城石頭婢識織奴識耕白面書生寧識兵底事紛紛難慶之參軍少牢言何施中原赤地刼無遺譚在九泉應揮涕夜半啾啾六州鬼經年猶聞哭道濟南北徐通不通狼居胥封未封燕來巢野無屋巢于樹露不堪宿狼居胥匈奴山名讀之令人墮淚

氈狗報 擬樂府

宋後廢帝時領軍蕭道成之志也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不從執政棄尚書劉秉謀誅道成謀泄道成使其徒戴僧靜攻秉秉子最以身衛秉僧靜直前斫之秉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俱死秉小兒在抱乳母將以投祭門生伙璽慶璽慶抱以出首乳母乎天曰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乳兒死後一慶見兒騎大氈狗戲如平常年餘開坊忽見狗走及慶家遇慶於庭噬殺之小時妻子皆後蕭道成封淵齊王帝禪位齊道成以諸淵爲司空淵弟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狂至此

兒父爲臣忠兒兄爲子孝乳母憐兒孤零丁出懷抱只擬投若生豈期投若死天地鬼神明聽明視終當滅門以報孺子兒乘氈殺氣儼如生氈乘兒

死生心不平彥回能負君靈慶能負師氈獨不負主噬賊死參差盜爲表㮣死不作褚淵生弟子重嗟恨歌滿石頭城 氈多毛犬也曰負則彥回靈慶皆不如氈矣

鮮卑兒

東魏大丞相勃海王高歡累世北邊習其俗遂同鮮卑軍號令軍士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温飽汝何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爲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爲疾之河南行臺侯景素輕歡世子澄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武定四年歡有疾澄至晉陽澄詐爲歡書召景景不至

惡去胡爲胡語爲去漢爲漢語漢胡伊誰與漢令汝温飽汝何陵胡令汝安寧汝何疾胡語誘胡漢語掖漢虜可擲鄰不可亂其胡之植北漢之幹軒豪志踐氈氈繫河南臺胡語呼不應漢書招不來鮮卑小兒行何甚猶諸夏無外塞上鵰飛飛不相下

吳老公

梁武帝太清元年東魏河南行臺侯景來歸東魏討景武帝遣貞陽侯蕭淵明等伐之遂爲所獲東魏大將軍高澄謂淵明曰梁主若不忘舊好諸人並即遣還淵明使人齎梁景知乃詐爲鄴中書求以淵明易景帝於是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於是自至壽陽衣求無已請娶於王謝帝不許袒文於壽陽臨賀王引景渡江圍臺城三年城陷帝憂憤崩太寶初景殺簡文帝女溧陽公主簡帝梗飲樂遊苑帝聞絲竹悽然泣下

嵩有虎踞行臺志飛揚翻去來納若叛收若逋叛斯式逋斯侮魏師討梁將伐勃海捷貞陽蹶鄴中書帳下環侯旦往蕭夕還真不真虎心疑假不假虎思迷虎奔敗捕不揚虎窮歸棄不祥復爾身彼不薄雖彼恩爾乃惡走壽陽戕臨賀三年圍一朝餓却訝朝野逐一客豈計臺城招一賊溧陽門第憐國珍 叶 樂遊絲竹愁人心薄心腸梁老公惡心腸尚老備 ○以虎比景意斯暢然○梁帝於高澄海細敘得詳明梁之悪怕然

破高州 擬高涼洗

梁高帝時高涼太守馮寶妻洗氏簡文帝大寶初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洗止之曰刺史鑄兵聚衆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兵也願無往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將兵逼南康洗謂寶曰君往必戰宜遣使告之身未敢出欲遣貴物彼必喜而無備我得千餘人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

高涼豈不勇中閫知兵戎援臺召不赴刺史懷深衷高州遣使至太守不得從叛虜既入寇懸知彼壁空請提一旅往乘虛擣彼封洗兵隨賧至奮擊大破之賊遷奔郡走掩襲復不支閫內知運籌閫外知決勝海南有洗姬坐使塵波定君不見檢浦

戴洗毋信義服日久況識霸先才寔都非賊有說得涼嫗智勇高出高涼

涼風臺

北齊婁太后乾明初下令廢帝殷為濟南王立常山王演是為昭帝太后戒曰勿令濟南有他也皇建初天文告變帝以濟南爾殺害之帝遣騎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去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帝初許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子百年為太子湛心不平至是徵湛於晉陽與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後封百年為樂陵王河清間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欲百年厭之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臺帝遣左右亂捶之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僕射光自擘之乃開

濟南廢常山立毋令有他言曾入長廣立樂陵廢置之樂處言猶在君不見日重圍虹橫貫白暈生赤星見前人為後人學先皇竟爾他太子殊不樂誰名變詭厭災失馬神應鑒顯刑天亦哀太后神何怒昭帝魂復摧百年名太子無罪亂加之捶猶千何辜猶棄之池臺風黑池水赤池中身池上殮旬不食魂隨魄玦在手死不擘令人悲割玦時盡哀把玦地涼風臺下池烈妃名不墜多傳中帶

敘二主之忍之毒斛律妃之烈詳讀之令人扼腕

毋得歸 擬歸毋怨

後周保定初晉國公宇文護都督諸軍事邀將破齊長城至并州期再舉齊大懼護母閻與皇四姑先沒於齊皆被幽縶至是請和仍留其母為後圖令人為閻作書寄護辭皆激切感鄰書亦甚曲云云奉見於阜下云云齊要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母始歸是年突厥師師赴期護不得已東征齊刺史毀詔遂謂周軍曰汝宇文護不得終得母遠來寇豈送死耶天和初護母卒詔起護視事護父當權軸帝以其甚優因自外還帝引入朝太后令讀酒誥勸太后好酒帝從後擊護踣地乃斷收誅親黨數十殺之

毋書富貴心子書寒暑情毋繫兒女懷子逐風雲程被繫辭國憐圖歸力須竭方寸苟未亂其中豈不熱彼要千金求我討一旦集此緣歸兵忽棲齊

墊揚周壘劒一朝坐飛機給入青何亟不獨殺□
許王珽已自繫所舉萱發培不爲敵所輕所舉莚
已歌不爲刑所驚寶覦不送死禁中自投死嗟嗟
宇文子見周臣之歸母周帝之後臣皆非中道

數行詔 擬和士開

北齊侍中和士開爲世祖所狎出入臥內得幸於胡后權蓋重天紘初趙郡王叡與司空婁定遠等謀出士開叡於前殿面陳士開罪失乃以士開出爲兗州刺史王促士開行士開載二美女珠簾以詣定遠頓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見太后及後主進一說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因慟哭帝后皆泣問計士開曰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青州刺史責叡以不臣之罪召入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遺賂之

朝在掖閤間夕在宮壺邊金莖承雨露侍中得所
天入朝憎若穢當蓮發若態無那腥風吹誰憐割
所愛計與都軍俱賄惟司空俞投冠諫殊切入戟
謀何許才許二宮辭正須數行詔刺史領新除帝
子加凶召珠女明旦都來去如飛蚨昨日納妻室
今日償和盧二計賊忠良片言正須數行詔也乖典常誰
爲磔若尸醢以祭靈光後得士開對叔如見趙王有知亦當瞋目

其二

很籍亂天池朝朝雨露滋太尉斎若穢當殺發彼
私風吹臭滿掖壼闡非所匹□□□□諫陰陰霜

承聯司空背興約豈意事中移珠女一入截非法
定遠乖兗州不復出詭言得入辭慟哭因納計數
行詔斯裁珠女如青蚨飛去復飛來領軍因出牧
趙王遂蔽虧王心不負天獨憐勁草拔對雄終被
磔誰報忠魂知亦斷得的當

膝上絃 擬晉州急

北齊後主淑妃慧黠帝嬖之頗得生死一處周師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淑妃請再殺一圍及至晉州城已陷帝將止之召淑妃共觀之及妃裝束遂不下汲帝立之妃為淑后令人馳取后褘翟仍與並騎觀戰東偏少却后妃怖曰軍敗矣遂奔至洪洞妃方玩鏡軍遂至仍以后衣與帝按轡至長安請周武帝乞妃賜之帝遇害以妃賜代王達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因看膝上絃後達妃兄令妃殺

豈不知晉州急吾妃樂獵吾曷能圍豈不知賊將
陷吾妃綬䋼吾寧忘機豈不知賊奄至吾妃求加
后褘翟取至吾邊歸事已非猶乞妃膝上絃指下
徽絃已斷猶乃還昔同死今分飛侍主衣再豈布
裙甚配春地下倘相值不知妃誰從說盡寵變之非

長江塹 擬長江險

陳後主荒于酒色起三高閣與三妃嬪晉祯道徒來常使張貴妃等夾坐江孔尚書等預宴謂之狎客君臣酣飲從夕達旦隋明初隋以八十總管致討後主聞隋兵臨江曰王氣在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孔範亦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

司泉擬涯翁擬古樂府卷之二

天康張光孝 評

清渭胡統宗 注

太白見 擬太白行

唐高祖武德間太白經天太史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狀授秦王秦王密奏太子齊王罪惡明日世民率本府將士長孫無忌等伏兵玄武門日建成元吉至世民射建成殺之殺單射遲敬德射殺元吉上因遂立世民為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洪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是與中允王珪俱召見謂徵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徵曰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問我容禮之是年太子即位是為太宗太宗欲觀史訪遂良對曰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又謂修國史房玄齡曰朕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卿可撰次以聞玄齡等乃刪為實錄上之上見書六月事語多微隱謂曰昔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亦類是耳何諱焉

天道變太白經天當午見人道變蹀血禁門弟兄戰太史奏上皇授見狀知狀儺那掎召洗馬宣中允勸以早除[illegible]滅太子非管非蔡亦非斜直辭婉辭嗟誰省春宮衛者察胡不以節諷上宮隱刻意胡不以義勸孰為周公孰為管仲辭嚴義正

譽殺樹 擬譽樹行

唐太宗愛殿下樹將軍宇文士及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意疑是汝今果不誤

從知譽樹人寧識譽樹心未譽知愛憎既譽知淺深譽于家美刺興譽于國治亂乘巧令鮮矣仁諂諛惟喻利佞者苟相容儉者將紛至一人譽或見嗤多人譽將見欺禹曰畏孔曰殆投四裔其勿賚君不見漢汲黯唐魏徵危言逆耳千載稱良臣 叶 曲愛小人之態

難當賊 擬亡賴賊

唐司空李勣少從翟讓為盜說讓推李密為主密敗降唐勣錄郡縣書請上之高祖曰純臣也封萊國公嘗謂人曰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太宗嘗留勣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召勣與太尉等計之勣稱疾不至遂良等持不可帝後密訪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謂勣忠審奉冊封武氏

桓桓一代李司空生平志行同不同從容說讓豈不智慷慨啓密豈不忠十二三賊亡賴十四五賊難當十七八賊乃佳年二十將且良帝集議稱疾不至帝密訪對以家事雖非亡賴難當年猶是亡賴難當心既式上帝曷臨托孤無如公昔不遺密今負太宗鞠躬奉冊封空縣遼海功賊至難當極矣

李公復生不能措一辭矣

机上肉

唐武氏以事廢中宗而立豫王旦政事皆由太后后姪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從之韓王元嘉等謀舉兵迎還中宗無應遂敗諸王死滅殆盡明年遂除唐屬籍改號周以豫王為皇嗣太后欲以姪武三思為太子乎章狄仁傑曰太宗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子孫天帝以二子託陛下乃欲移之他族乎豈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感悟乃迎廬陵王立為太子仁傑薦刺史張柬之卒用為相御史桓彥範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神龍初侍郎張柬之崔玄暐及羽林將軍少卿袁恕己等舉兵討亂麟臺張易之春官張昌宗伏誅中宗復位太后遷上陽二張既除長史薛季昶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柬之等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因安樂公主上遂三思圖事用其計封五子為王皆罷為刺史尋貶遠州司馬三思矯制追殺之

天下李唐之天下繆許竊奪胡為者高祖騎龍起晉陽太宗逐鹿臣諸夏武帝兩宮腥風吹高中二閟女寵滋不有司空植桃李（狄門桃李者張柬之諸公）皇皇漢祚幾中移中興勳業高彌天狄門豪俊何翩翩却留武思窺太子才人才得上陽遷嗟嗟世事多翻覆鯨鯢剪鰐猶伏（三思不當忽武后才得還是以有遺禍耳）二孽徒憎痛上尸一蝨那輕机上肉盡瘁安劉心皆苦公錫褒封私襲取五王五王漢平勃見何不及薛長史上有廬陵王下有安樂主（廬陵唐君也安樂唐公主也）

雖五王不幸亦唐之不幸也

韓休知　擬韓休知

休罷相中書侍郎張九齡遷中書令九齡諍論得失李林甫陰害之九齡罷相以林甫進兼中書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帝不悟帝性知音律酷愛法曲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好羯鼓謂之八音領袖開元末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寶樂曲皆邊地名如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後安祿山反涼伊甘州俱陷吐蕃

後庭樂君王樂鈞天邪韶舞邪且莫作休知邪不知邪術應忤忽覩封章何諤諤一人瘦天下肥開元民物何光輝林甫相梨園開胡笳動胡馬來平章倘知何堪哀吁嗟乎明皇其殆哉（嗟嗟明皇何不思休而相林甫邪）

腹有劍　擬腹中劍

唐玄宗朝中書令李林甫為相凡有才望功業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出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林甫自見結怨者衆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床雖家人莫知其處林甫死楊國忠使人告林甫嘗與降胡阿布思謀反詔削奪官爵斲棺剝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棺用庶人禮葬之

腹有劍劍時舞口有蜜蜜時吐彼有力劍在手彼有勢蜜在口吾劍利不利斫人人莫避吾蜜甘不甘餂人人自絕噫嘻吁上蠱君下蠹國生不容居頭從行頻彈死不容指斯斷珠斯剔安得[illegible]君首

原缺第五葉

三皇天帝上皇至成都至德二年肅宗已供司空郭子儀收復兩京上皇至鳳翔上發精騎奉迎至京師居興慶宮嘗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不豫宦官人僕神李輔國矯詔迎上皇遷居上皇驚幾墜高力士曰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力士因宣上誥將士皆納刀又叱輔國等如西内自是玄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上皇不懌成疾崩

宮中有阿嬌塞上有阿息成都避馬嵬道誰憐傾國色臥内殄國祲馬前屠國賊大地仰前星太子刷丘勒廣平膺司空征終南風日晴收兩京迎一人一番寰宇新鴻漸請冊初輔國矯詔餘興慶非豈居前精騎後露刃高陳知誰賴天帝位雖尊至德截忽改徙樓廡丕承詐云上皇在詞遷宮禁隊

馬父老猶呼拜臣子何滿倓　明皇不善終肅宗不善始意與熙錯

青巖山

唐汲郡甄濟少隱居青巖山採訪使安祿山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疾昇歸祿山反使其徒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乃免後安慶緒亦使強舁至洛陽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上謁遙詣京師肅宗以為秘書郎館之三司令受賊偽官者列拜御史臺推鼻司業蘇源明皆不受祿山官者肅宗皆擢用著作郎鄭虔絡書中嘗為賊劫置偽官虔在章達靈武祿山大宴凝碧池詔明皇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感泣海涕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天又出所教象舞象皆努目不動祿山殺之維聞宴賦詩悼痛詩聞行在及是度賊司戶參軍除下遷中允

青巖高山有絕代豪青巖深卓樹赤心刀在身如烈何俠在畀如節何館秘書拜偽官威鳳謫雲端郎有蘇春有權同鳳鵬互搏虔也密有章維也潛有詩劫授夫何如樂工泣樂工死象皆不難似亦知求是酒酒散海清不媿青巖子

曳落河

唐至德初文部尚書房琯請平賊帝謂為招討節度等使琯以其佐李揖為司馬劉秩為參謀曰曳落河兵雖多安能當李劉二生然皆書生不閑軍務賊將安守忠於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牛大亂死傷者四萬餘人琯走行在請罪帝宥之坐琴工董庭蘭納賂勢招賊被劾罷為太子少師右拾遺杜甫與琯交上疏言琯罪細不宜免太祖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乃解

曳落河何猖獗陳濤斜何顛蹶制敵良平謀經世孫吳法作用苟非人提傾河自决二佐彼能當六軍我空發我以車以牛彼以風以火法自古用則左傷心四萬人一夕橫斜墮孰開俎豆孰開軍旅大臣大罷拾遺疏獨與

睢陽圍　擬睢陽歎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安祿山反真源令張巡起兵討賊賊將令狐潮來攻巡數擊走之與睢陽太守許遠見遠大破賊入睢陽拒賊將尹子奇遠謂巡曰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乃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道復來巡復敗之賊兵數萬攻睢陽益急城中食盡士飢病不堪鬪為賊所圍時許叔冀尚衡賀蘭進明皆擁兵不援城中日變巡令南霽雲犯圍突出

告急於進明且以忠義讓之衆議棄城走
遠謀曰睢陽江淮保障棄之去是無江淮也
不如堅守賊中知必死莫忍叛賊登城巡西
向拜曰臣力竭矣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
鬼以殺賊城陷子奇問曰聞君每督戰大呼
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巡曰吾志吞
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所餘才
十三四乃南霽雲等皆被殺遠傳送洛陽半
道不屈死巡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
十二萬亡三日而張鎬救兵至十日而廣平
王收東京陳留人殺子奇以城降

砥柱兮障百川灔滪兮[illegible]狂瀾其源扼賊壁睢陽
褫賊魂巡心礪如金遠心貞如石飛揚逐賊去奮
迅敵賊來入守巇紛出沒戰門時開嚙齒碎睜
眥眥裂盡陷亡叛亡遭窮滅進明避畏盧奴霽雲

怒射浮圖千年不拔心滅胡賊在譙衡在徐擁兵
不救輕簡書刀抉不亂讚見張矢集不動疑聞雷
赳赳未死力已竭昭昭既死心未灰蒼生哭阿巡
淼淼天地哀道路哭阿遠蕭蕭山岳撼四百戰十
萬殺城邊鬼聲紛扎扎生既爲閒氣死當爲厲鬼
奮欲淨胡塵一洗祿兒恥十日東京收三日節度
來雷南三十六人同日死雖死不死浩氣凌三台
其節其氣千載與睢陽　並其敢死之節
爭高遜睬之其風侃侃　歌咏不覺縷縷

其二

睢陽巡遠死淮汴黎兆生試問防剖者幾里誰稱

城一解　豈無報國情簡書空有名浮圖矢不拔何
旄紛擾兵二解　巡爲天上星遠爲天上辰今復作
厲鬼提戈誅不廷三解　嵬嵬嵩嶽高淌淌衡嶽明
磨崖勒張許百代垂休聲四解

河陽戰

肅宗乾元二年朔方節度使李光弼敦軍
河陽史思明來攻光弼屯中潬戍兵趙北城
光弼令諸將曰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
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
之退者斬謂郝廷玉奔還光弼驚之命取其
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副節
度使僕固懷恩少却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
致死呼聲動地賊潰上元初加太尉又戰懷
州破思明軍功爲中興第一明年觀軍容使
魚朝恩上賊可滅狀光弼固言未可輕動下
詔出師北邙[illegible]敗思[illegible]其軍諸與驃騎將
軍程元振皆嫉之日讒有以中傷者吐蕃入
寇徵天下兵畏禍不至除東都留守光弼辭疾
愧運兵歸徐州不朝諸將不復禀畏恨死

唐將何桓桓敢戰稱郭李河陽龍韜師朔方虎賁
士西北責裨將東南責節使進即生退即死行看
霆奮迅坐令賊披靡旌旗颭綏戰馬步方洗上[illegible]颭
急戰戈力俱集呼聲動天地殺氣遶山川妖氛殄
武勳宣中興功第一勳門復誰先嗟嗟乎蟾蜍侵
既月根羨敗嘉禾斬夕抱輾轉不得顧天和
李公之悄恐心
事陷然可求

令公來

原缺第十葉

七閒之恨要用不至涕泗久之

豈恣諭垣刼何堪集廷議詔賊言不投誅賊謀不
遂大賁敢竊發吾皇在高位攘臂奮紛時灑血擊
紛地賊額狠藉彼賊股僩倡避固知賊猶生一死
以取義風聲聞奉天君王空涕泗 說得段公死節之氣凜然

問中使

唐德宗建中間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忌太子太師顏真卿敢言遣詣其軍真卿至宣詔責希烈養子拔刃擬之色不變拘送蔡州既僭位遣中使至蔡殺真卿中使曰有勅賜死真卿曰不知幾日發長安曰自大梁來曰然則賊耳何謂勅遂縊殺之初朱泚入朝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擇人以代杞忌平章張鎰忠直說許因上以鎰兼節度使撫其軍後為部將

所殺尚書李揆有雅望杞畏其復用遣為出蕃會盟使上嫌其老杞執他辭以對揆乃行還至鳳州卒杞兇狡險色建中初為相狙害隱毒天下痛憤後太尉李懷光暴其罪惡士議譁沸皆指目杞乃貶新州司馬遇赦元赦徙吉州長史貞元初遷澧州別駕死

問中使長安何日發叱中使孤臣因怒髮賊爲勑
詐爲迫死姧神不動死忠心已竭宮師終蔡州忠
魂懷魏闕一朝身被經千年名不沒君不見忠直
臣無一有丞相鎮鳳翔尚書使吐蕃呟不呟盧杞
面深不深盧杞心恨不梟磔澧州陰 杞奸態自莫能逃

其二

杞也心狐貌貌可憎心不可測君刼與彼翻相得
言無敗心有剚含有兇射無避朝與鏑夕射擬貞
卿不射賊何為長安來大梁賊偽使何言勅遣使
慰遣臣震雷額不眩譖使賊忠臣擬刃色不變此之計也
朝中使孤臣問賊中使千年恨 賊得分明且約當

二子告 擬贅兒行

唐興元初太尉李懷光與朱泚通謀養子石演芬告之懷光責曰以爾為子何負我死甘心乎對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演芬胡人不能[illegible]心苟免賊名死甘心矣懷光殺之以兵友貞元初河東節度使馬燧爭討之懷光縊死初懷光之解奉天也予璀入見上以為監察御史及懷光也咸陽不進璀密告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

臣父足以危陛下然不忍不言臣非不愛其父與家族願力不能回耳上曰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更有何策及懷光誅死璀亦自殺

養子不負父養父能負君但願以告死不願以逆
生胡兒心不易得死惟演芬生子不媿父生父却
媿天父於君能危君於父曷刋君父本一致挽回
力不宣賊光以逆誅璀也蓋獨全養子非不義生
子非不孝見危皆授命相將畏名教艱難二子心
死忠非笑貌 通篇無一字不精魄 曲盡二子之心可歌可泣

侍中走

唐德宗貞元二年吐蕃入寇西平郡王李晟擊破之吐蕃尚結贊因節度使馬燧請和會

晟入朝以為不可許宰相張延賞與晟隙毀言和親便上從之又言晟不宜久典兵加晟太尉罷鎮吐蕃請侍中渾瑊主盟瑊將發晟戒以盟所為備延賞不然瑊奏吐蕃次以辛未盟延賞曰太尉謂和好不成今盟日定矣晟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恥朝廷為犬羊所侮耳上始令僕射駱元光節度使韓遊瓌為瑊援連營距盟所伏兵待盟吐蕃禁遣遊騎覘索伏精騎於壇西唐騎入悉為所擒瑊入幕易禮服虜發鼓[illegible]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得馬馳去元光發伏陣待之虜乃還上曰今日和戎社稷之福侍郎柳渾曰戎狄非盟誓可結臣切憂之晟曰誠如渾言上曰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耶及遊瓌來言虜劫盟上大驚謂渾曰書生乃能料敵如此遂晟大安國多竹或言晟伏兵其間辭因命翦為笑晟代其竹焉

虜酋請和伏有壁丞相許盟要有隙太尉能知醜

虜姦節度却紆紆虜策將曰不可相曰可君曰不
左臣曰左竊恐狠子心因之大窺我勑使倘渝盟
邊將應聯營羯鼓聲未已壇西萬騎鑰侍中走略
我營夜書至天子驚不謝太臣却羨書生盟且有
日和好何成任賢弍任夷真納諫疎納讒親西平
拖腕空悲辛天生呂望曾復競番白猶當典兵柄
塞上伏戎刼不疑闔中伏甲訛偏信結贊欺延賞
諸猗猗萬竹伐應迅　說得夷夏之新君臣之間如視諸掌詞亦暢然

永貞學士　擬永貞嘆

唐順宗為太子時待詔王伾王叔文最愛幸[illegible]士附之定為死交藩帥陰相賂遺以自結永貞初順宗立病不能聽政叔文引學士韋執誼為相與伾相繼為學士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受之中書承行之員外郎柳宗元御史劉禹錫遞聽籌謀唱和其門晝夜車馬如市平章賈耽猶稱疾不出以事丞相方食百餘無敢謁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以舊事告叔文叱之執誼慙赧起迎叔文索飯遂同食閣中諸平章莫敢言鄭珣瑜獨歎曰不可復居此位索馬徑歸遂不起皇太子監國貶伾開州司馬叔文渝州司戶伾病死憲宗立貶執誼崖州司戶宗元等諸州司馬賜叔文死宗元既坐廢遂不振然才實高韓愈評其文似司馬子長

誼初怙寵登黃扉文忽銜恩臨紫微怒叱慙迎翻
共飯順宗學士何光輝　怙例悲懟俱不是下字　我自裁可爾
傳受曾向前星定死交一時競進作權門推奬誰

能居人後車馬晝夜交如市誰是上皇名節士河
東空抱子長才河間小傳胡為紀不忍省郎文翻
翻不惜御史詩珊珊小趂貲越序盜謀議令人爭
誦永貞篇春陽一出朝露晞桃紅李白參差飛司
馬司戶紛放逐君不見平章不出中書歸　幽盡叔文諸君黨與之好

歇後相　擬鄭歇後

唐昭宗朝散騎常侍鄭綮以詩諧托諷時事帝意其有所蘊未盡乾寧初因有司上班簿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號歇後鄭五至是吏上謁綮笑曰諸君悞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俄聞制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下人宗咸詣賀

後曰歇後鄭五作相時事可知矣閻誰作立朝偶然耳以不為人瞻望乃以疾允歸

綮也相唐無士綮也辭鄭有已是不是人多不識字愼不愼咲殺天下人善詼言多越能詩句多歇鄭五登台司特事端可知知為世所瞻秉衡亦係後失人唐不識自知猶有鄭

清濁流

擬白馬河

唐昭宗天祐二年宰相柳璨恃朱全忠譖罷裴樞等會星變占者謂宜應以誅殺璨疏其所忌貶擢等及故相陸扆而下或門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處者三十六人聚白馬驛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第故嫉搢紳士言於全忠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黃河使為濁流全忠從之

從來盜祚唐白馬變堪傷內有賊璨外有賊忠誰明知清流重却併濁流亡賢科夫何疚華胄夫何哄草木春無色日月秋無光恨與砥柱深怨與河津長噫嘻吁衣冠浩氣吞扶輿曆數屯誰收波下骨誰招波上魂

其哀感亦自動人至不堪讀

十六州

五代唐廢帝清泰初徙河東節度使鎮天平敬瑭不安命唐發兵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將五萬騎入鴈門與唐兵戰唐大敗契丹立敬瑭為晉皇帝敬瑭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

乞胡兵賂漢地三千里五萬騎徹遠防契丹肆晉公用清泰逆祚為父立為帝百萬絹萬千利石晉興幽薊棄十六州億萬蒼生隸華皆隸夷中原割諸夏偏國栢破河陽遷兵再世才十年坐致數代蛩無邊

偏安之禍貽之數代可慨也句句書晉晉自莫逃而詞亦勁

斷臂

擬王凝妻

五代青齊間人王凝為虢州司戶參軍卒于官妻李氏負骸歸過開封止旅舍主人不納李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臂出之李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汙吾身引斧自斷其臂見者嗟泣開封尹白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恤之而笞其主人

毋鞠我我臂曾濡血夫倡我我臂曾與案夜

之恐也

何人臂可歎我何人臂可斷

我貴重之也

我臂如雖我嗚如傷白璧白石粲貞烈充霄漢太守薦天子美

叶

館人皆路人嘆喚醒斷金心羞殺斷弦人

如雌歎

言夫有特知鴈言夫臣時同詞旨如切讀心聽政之臣皆可以言斷金之令人瞿然

鎖宮使

擬鎖繼恩

宋太宗太平興國間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有謀立德昭者上不悅及歸久不行太原賞德昭言之上怒曰待汝自為之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七年或告廷美有陰謀配為西京留守趙普知開封府李符奏廷美怨望降封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憂悸卒初昭憲太后不豫命太祖傳位命普為約誓書欲太宗傳廷美以及德昭及德昭死德芳相繼夭廷美不自安〼〼〼〼以傳國意與普謀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

王誤從矣遂得罪至道初上欲相參知政事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上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因拜相上不豫真宗爲太子端日與問起居及疾亟內侍王繼恩與李昌齡等謀立楚王元佐上崩李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入見后后問以立嗣事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後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率羣臣拜焉

丞相糊塗不句誤藝祖寵誤太宗平章糊塗不相太宗卒相真宗閉閤獨抗旨卷簾猶抗顏昌齡孤恩絕繼恩雙目彌建隆雖識晉興國偏識端塗移加糊之趙普亦得涪陵殂武功刎逆頗著幾偏隱晉也寵糊塗心乃式端也豈糊塗心自一貽厥孫謀屹如山

皎如日借糊塗字引晉末太宗之心亦不能糊此乃見明當復掩普非端比矣

流急退　擬急流退

宋太宗至道初以學士錢若水代右諫議大夫劉昌言同知樞密院事初昌言罷上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宰相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日穿矣若水嘆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氣節高適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欲移疾會西夏用兵不敢言三年帝崩真宗即位加工部侍郎數月以母老求解機務疏再上乃罷爲集賢院學士

汗世外風獨清急流中退偏勇天子倘憐才丞相寵怙寵素節未高邁深衷那感動昌言湯寵滏蒙正目寵穿黑頭即投劾知幾今有錢海天自寥廓鵬進何翩翩見仍勇退

城下盟

宋真宗景德初契丹大舉入寇帝以問宰相寇準準請幸澶州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請幸成都準曰陛下親征敵當自遁奈何棄社稷人心崩潰天下可復保耶帝意次至澶州城南見契丹兵盛欲駐蹕準固請渡河御北城樓遠近見御蓋踴躍懽呼虜騎千數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帝還行宮留準居城上準亦夕與學士楊億飲博歌讙達旦或就寢則鼻息如雷帝使人視之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以書請盟而退加準中書侍郎帝待準厚王欽若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城下之盟春秋恥之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準之孤注也由是顧準寖衰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

吾皇自神武諸將況協和醜虜縱大舉如吾廟筭

何乘輿幸澶淵龍牙拱軒帝軒帝曾破蚩尤華轂渡河北轅門呼萬歲華風高百尋軍容增百倍我師何振揚彼酋亦怖駭尊使特請盟相揖計金帛邊庭丞相駐行在君王喜自是城上功豈是城下恥誤得真切侯歸倘奮擊彼胡當遂棄華去縱爾諸孤注任爾讒成都胡爲遂金陵胡爲遂左右曾痛主聽切恨倖臣乖不爭名賢罷卒之國事一去塞氛萎廢居憐靖康衰萊公之忠讀此自耿耿百世真宗亦英主何盛若是卒章數言見宋不競端自欽若始詞肯明當

嵬崙戰

宋撫日有已覺走欲朝食

宗皇祐間以樞密副使狄青為荊湖宣撫使討儂智高至賓州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賊諜以還言軍未進青明日整軍崑崙關黎明諸將集立帳前待令而青已服與先鋒度關趨諸將會食關外賊方出逆戰青麾蕃部騎兵翼擊之賊大敗走者萬計賊平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欲上聞青曰安知非詐寧失智高不敢誣朝以也

崑崙關，將方食崑崙關外敵已北縱橫闖關賊不知白旗一麾廣南克炫金龍人可袍竄失智高易金龍藺可黯竄失智高捷金龍功可叨竄失智高詐金龍咎曷逃竄失智高功名不可沾朝廷不可誣青乎青乎今有無 四竄失字見得狄公有識

金陵問

宋神宗熙寧初河南程顥以晉陽令被薦為御史時參知政事王安石方用事帝問安石為是聖人否顥曰此詩稱周公之德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顥人蓋如此若安石則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顥居職八月數論時政不合遂乞去安石嫉其忠信不深怒者宗正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

惟聖人舄几几惟聖人居申申惟聖人量如天惟聖人度如春 日自謂孔說起 入朝志凌斗不見若闇闇出朝氣沖霓不見若恂恂濟時罔以道鳴世空有文六經自炳炳新說何紛紛金陵非聖人熙寧顧疑問明道幾聖人熙寧顧不問有宋固無福伯淳亦無命 問不問宋主不知人明矣宋非何不識明道邪豈安石蔽之邪而宋止於宋矣

嘆奇才 擬奇才歎

宋神宗熙寧間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以進士策問為宰相王安石所惡出判杭州徙知湖州御史李定摭其表語并媒孽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實之死神宗憐之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神宗欲復用為當道者所沮哲宗立復知登州元祐初累遷至翰林學士嘗鎖宿禁中召對宣仁后問前官何曰團練副使今為何官曰翰林學士曰何遽至此曰遭遇太后及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但未及進用耳軾不覺哭失聲后及哲宗亦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

軾也真奇才文翰何奇哉潮生瀾漪漪韶作鸞喈喈先皇荷記存今皇蒙顧問竄識宮淺深那知天遠近昔時置團練今日登學士霓見雨暫收龍騰雲復起 雲霓喻顯晦也 孤臣忽墮淚二皇亦揮涕殊寵盡平生深恩榮百世入坐賜茶地歸院徹燭時高明夫何報盡瘁以為期 子瞻之遇奇矣此亦足以發其奇云

元祐碑 擬安石工

宋徽宗崇寧初宰相蔡京復用事時元祐群臣貶竄死徙略盡京未慊乃籍司馬光等百二十人謂之奸黨請御書刻石端禮門又自書為大碑徧頒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辭曰民愚人不知立碑意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目之為奸民不忍刻也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字於石末得罪後世聞者愧之後呈

婁卿承旨中書侍郎趙遂請碑所撰上書曰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毀石轉奏曰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不籍元祐賢後名縱皆毀字寧不立端禮姦
黨碑縱皆禁錮人那知御書星變聳觀聽禁中雲
外擲偏毀官家有碑非不鐫碑中姓字皆仁賢哀
翰不鐫罪應死碑毫幸勿勒工氏愚工不知賢與
愚司馬諸公當代無是姦非姦自不磨鐫之其如
後世何賢人固以奸為阱奸人亦以賢為奸夜半
省災碑始碎彼雖無碑奸邪晦顧謂君子名不滅
豈思小人凶不絕何酒磐石天誰欺昭昭史傳壽

於碑　說盡姦人之態解復姚切

夾攻　擬夾攻誤

宋徽宗宣和初遣使言於金主曰聞貴朝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共行吊伐明年金人來聘詔太師蔡京等復諭以夾攻之意三年詔遣趙良嗣使金請金曰燕本漢地許夾攻使金取中原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從之四年詔太師童貫等以兵應金五年金來歸燕及涿易等地燕金帛子女皆為所掠惟存空城而已朝廷許山後諸州不從止以武朔二州來歸七年遼亡金分道入寇陷諸州郡欽宗靖康初復入寇陷京師以二帝及后妃太子三千餘人北去康王即位于應天是為南渡而國勢弱矣理宗紹定間蒙古遣使來議夾攻金安撫制置使史嵩之以聞帝許之六年嵩之以兵會伐金端平初金亡蒙古分道入寇宋亡

助金東滅遼遼滅金遂猖附元南覆金金覆元益
強讐邊孰逆順生國何弛張不思齒苟寒當悲唇
亡彼猖我乃徙彼強我竟創虎人俟虎鬪坐收
兩虎傷君不見晉待虞猶虢秦視趙如燕夾攻彼
之利遠攻我之從有君聖未聖有臣賢未賢遂至
趙宋殄不獨南宋遷　君臣之見若此安得不亡讀此令人痛恨

走兀朮　擬兀朮走

宋高宗建炎間兀朮兵至鎮江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先移師待之謂諸將曰敵至必登金山覘我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合擊之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得二人其三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緋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之則兀朮也紹興初朮兵攻鳳翔和尚原陝西都統制吳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少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金兵至伏發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亟鬄其鬚髯而遁

靳王算若神伏伏龍堂津岸兵未聞鼓廟兵先致
身五騎應逐谷二俘卒遇屯怳惚玉帶解錯愕緋
袍翻既墜已無魄復跳竄有魂誰謂兀朮勇此際
奔無門　宗弼走宇　避韓走金山避吳走岐原避劉走順
昌避玠走仙關避岳走郾城避璘走剡灣　秦州地　敗
或披若矢遁或剃若鬚髯　觀披矢剃鬚當知其畏諸將也　懨復端可
計和議胡為圖諸路倘協恭一人復計謨鵰軍殲

忠復相計官王大寶論之不報起居郎給奏曰陛下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惟臣在爾帝曰大寶之求去勢不兩立給奏自古臺諫論宰相多矣若謂勢不兩立論宰相者皆當去大實尋致仕督府既罷金復犯邊詔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怒竄思退於是太學生張觀等論思退及其黨幷邪誤國請斬之思退憂悸死

受金意自厚辭金意不薄未死聲相乎既死心相托不徒受者報但看辭者劾迹疎君識乖情親臣機巧頗疑德元侈刼信思退似不謂檜復生乃知檜不死前日論誅檜今日論誅思樞密與太學絕代心相知 賊切 箸頭

慫誅捷

擬慫誅來

宋高宗紹興間金主犯淮西帝以中書舍人虞允文爲參謀時都統王權自和州遁歸允文被旨往蕪湖趣都統李顯忠交權軍且犒師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至敵我師星散允文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部分甫畢敵舟來戰至日暮其敵遁允文呈擊大敗之明日復至復敗之其舟顯忠至允文還京口謂江淮制置使劉錡其時錡病甚執其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死矣明年充川陝宣諭使孝宗立陳參知政事尖諸款棄陝西召文以畫其利害上曰浩誤朕特遣使議和宰相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之文爭之不得隆興初金兵復至又棄商秦上悔不用允文言

舊帥業已避新使奄來至金兵充斥來慫誅倉卒備人謂犒師將我謂建功地忠義倡行伍行伍欣有生令府得失錙飛揚尋破虜勝江風生兩譁江無平隔溜焚舟力絲堤歇凱聲奇勳揭采石誰信一書生棄地策卑中畫劣誤磊磊今時制置嘆他日隆興悔 其氣 然

主太師

擬兩太師

宋紹興間秦檜兩據相位官其孫太師排群言專與金議和及死其黨猶祖其說宣宗開禧初有勸太師韓侂胄立功以自固者於是議恢復四州之捷詔起諸將進兵未幾各路喪師金分道入寇陷淮陝郡縣中外懼金索誅侂胄嘉定初金求侂胄首乃命斷指取其吉首之遺

紹興有將檜主和開禧無將侂主戰昔時主和戰

未休 言戰也 虜我 今時主戰和亟便賊檜獨有主和心佐賊元非主戰人 叶 君不見馬前剡江中罵生前共憤碎骨誅死後空勲惡首謝 天生二奸宋主二奸中原安得不失

封濟陽

擬濟陽怨

宋宗室嘉定間立沂王子竑爲皇子而以宗室希瓐子貴誠爲沂王後竑與宰相史彌遠有違言寧宗崩彌遠矯在禁中遣萬歲行宣昀令之日今所宣是沂王府皇子非萬歲巷宣之子也昀至引入拒王前殿引出竑猶意其入也則袁韶引至班位然後召百官宣制畢引竑就影中理宗即位今竑當仍在此遂見殿上舊帽已日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齊震王首下拜遂矯詔此封竑濟陽王出居湖州賓客多初州人潘壬郡王起兵謀立竑竑討平之彌遠令客詐召竑來逼竑死詔爲已陂明公人俾縣公權吕

郭付所負德秀郭以中論與究當進賢

舊皇子君王冊新皇子丞相辟舊皇子萬歲宮中守
新皇子五位立御座燭明不明永巷馬疾不疾夏
震梓仁不仁潘壬起義不義姦心佹雄心忌皆有
違今無獲君登堂臣就國儒臣貶諍臣謫那下上
孰失得亂復平事既安盜漭疾那問病吁嗟乎濟
王曰有命曰無命事顛倒無如此濟王之心彌遠之奸誠得明白亦無如此

其二

天子立皇子丞相易皇子古無是靖惠召皇子萬
歲守皇子今有此上宮不敢侮春宮不獲取錯愕

立舊班彷彿冊新主掣電制蟠龍揚霆蔽盟府但
知君置臣不聞臣置君謀復顛擾擾申論徒紛紛
先皇倘有知醫去豈堪闢天上雲黯黯地下雷殷
殷誅彌遠之姦之論當陰伸

金大將

宋理宗紹定五年金大興初蒙古拖雷攻鈞州城破金將陳和尚避隱處俟殺掠定乃出自言我金國大將也欲見白事請拖雷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欲其降不肯乃斫足折之劃口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

我背提大兵破敵如破竹歌凱大昌原獻馘倒四
谷我今陷鈞州偶逢力不敵今一不明白死我盜貽
國羞我自金名將肯為逆虜屈口雖劃足雖斷噀
血罵至死忠魂何崛屹彼虜酹湩祝祝須得此子
此子真男兒一死以求是何勞問姓名絕代陳和
尚夷狄亦有臣名列良臣上罵賊至死烈哉狀得陳公烱烱不死

戚里壻

宋理宗寶慶初侍御史丁大全以戚里婣婭寅緣閻貴妃及內侍得寵丞相董槐言害政者三願除之大全善為依竊弄威權帝非悟嘗私於槐槐曰人臣無私交大全度終不容已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其佞不可近上以乞骸骨不報大全乃劾奏槐章未下夜半以臺檄調隅兵圍槐第迫之出給令與至大理寺以此脅之既出關棄槐噉呼而散槐徐步

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

丞相論御史天子聞不聞于外交敢私于內佞倫
文御史逐丞相天子知不知內侍朝能磷貴妃夕
能縮調隅兵矯臺檄吾里有吾戚迫以圍脅以興
三害何曾除離帝闕接僧寺罷相已為地援親婁
如蘿婢嬌穴如蟻不見董丞相惟關丁舊史事事句句皆從傳中求足以發丁之奸矣

木綿菴

宋理宗開慶間丞相賈似道進用群小買公田破民家作銀關物價益踊擠為陵又行推排決江南地尺寸皆有稅度宗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朝政一切決於蓬萊天下府

周求賦以道日坐萬嶺與之鶴步庭樹澄邪謂
皆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人有物求不與
輒得罪華陽及郢州降元始請出師從征私
師濟議圍練使循州安置遣使監押之此所
會稽縣尉鄭虎臣以父仇然請行在道窘
辱備至至漳州木綿菴拘其子與妾于別館
自廁上拉其胸殺之淶相
陳宜中捕虎臣故死于獄

丞相奢不奢兆氏貪到骨平章墨不墨江左人
腹銀闕修花石葛嶺崇臺閣宦情多寶閣名樂客懷
木綿惡拖廁蛟始戕拉胸虎斯斫縣尉氣何雄監
押情不薄宜中何為仇虎臣殊不錯國之賊家之
讐死何怍 何獨宜中 面赦虎臣 虎臣雖死 於事無失

識冬青

擬冬青行

宋端宗景炎三年元西僧總管揚璉真珈利
宋攢宮金王奏發紹興諸陵又欲與諸陵骨
雜牛馬枯骼為浮屠會稽人唐珏聞之痛憤
貨家具為酒食召諸少年謀以他骨易之遣
函製囊刻紀年字為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
瘞夜葬蘭亭山後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
識焉有冬青行及夢中詩四首見有開唐
義士傳又云陵時太學生林德陽西僧得
高孝兩陵骨為函貯之歸葬東嘉見遂昌鄭
天祐林義士傳末亦載前詩語句微不同未
詳孰是周密雜識云至元二十二年發陵事
起於天常寺僧闡而演福寺僧澤力贊之先
孝寧理度及揚后四陵劫取極多理宗含夜
明珠懸尸出間三日失其首陵使羅鉢買指
斂之後發徽欽高孝光五陵孟常具耕四后
陵家欽初件金五國城宋祈請得還擇宮入
境承之以竹仍納家冕於內不改歛及被發
復陵止朽下一陵欽陵有銑燈莖一敘而已
高陵骨纍血化孝陵之貢骨小片於淮與諸
台隆然如一冊示信欽使恚從大化處此高

孝二陵不知所發收何骨但傳稱景炎三
年是歲戊寅而詩稱大之年宋景炎集乃云
至元二十一年甲申歲月當
以周為乙酉明年大也

蘭亭何淒淒日暮西風起霜掠冬青枝哀哀聲悲
耳東嘉邈孤雲鬱鬱空堆此痛哭宋諸陵被發曾
誰止狼藉玉魚收差池金粟徙兩宮林圖歸六帝
唐甄取但求龍入函不計鱗侵土五國梓空與穆
陵珠紛市傷心痛珏 珏唐珏 詩墮淚疑開 開羅開 有史誰道
國無人令看野有士 叙發陵藏骨之慘不堪讀 讀之令人悲感

趙承旨

元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宋太祖子秦王德
芳之後也累世仕宋皆貴顯孟頫以父蔭補

眞州司戶參軍宋亡家居世祖至元間行臺
侍御史程鉅夫奉詔訪遺逸於江南以孟頫
入因見用歷事累朝多在館閣典司述作詩
文清邃奇逸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
其畫圖
尤工

畫不媿輞川字不媿蘭亭篆不媿嘗塗詩不媿少
陵傷心元學士拖腕宋宗人王裒不仕晉陶潛不
仕宋宓思承旨輕那惜綠軍重 不思宋社廿滿 元臣孟頫何心

斫虎

擬劉平妻

元渤海人劉平妻胡氏至元間平當戍棗陽
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銜平去胡覺
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平中兒取刀殺虎扶平
還至季陽城求醫以傷卒縣官言狀命㴑其
母子仍
旌異之

恍征漁陽趕夜宿沙河鴆鷲見虎啣夫啞手奮五
武夫兮婦所天家兮夫所主我生知有夫寧復知
有虎提戈日可揮虎猛期必拄躍馬山可拔虎餓
奮必虜呼兒疾付刀極力斫若股虎蹶夫得歸虎
口能手取縣司表勅旨撫婦道名今古

指畫持虎之狀如在目前

花將軍

懷遠人花雲貌偉而黑驍勇絕倫初謁我
太祖高皇帝于臨濠將兵畧地輒克
帝將取滁州雲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提劍躍馬
而過賊驚曰黑將軍不可與爭鋒遂克滁州
克和州繼乃率所部先渡江
帝克太平常宿衛左右破集慶得兵千人徇鎮江
諸郡皆下之拔授常州城累拜至行樞密院
判安遠大將軍克常熟得兵萬餘奉命以
三千趨望國隋山澤郡盜開新首千百計而
身無一瘡還命守太平偽漢陳友諒圍之實
率麾下三千人結陣戰三日城陷賊縛雲急
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
賊使降賊縛于舟檣射殺之特子煒方三歲
妻郜氏會賊家人泣曰城破吾夫必死吾亦不
須生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若等善育之聞
雲死投水死侍兒孫氏瘞郜抱兒走為偽漢
軍整軍中羣養小兒孫至九江以兒屬漁家
冬王師敗偽漢孫詣漁家復竊去夜宿陶穴
天隨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擠江中偶得浮挺
附入蘆洲採蓮食兒七日不死夜逢雷老告
之故與偕行達
帝所孫抱兒泣拜
帝亦泣置兒于膝曰將種也賜雷老衣忽不見
紀追封雲東丘郡侯後煒嗣其爵

聖代忠臣數六王起家懷遠名相望謁

尊經閣畫錦地聖經教聖化養雞何避學於斯經
於斯俯仰夫何愧

意盡語盡

其二

石頭戰未休金馬列賢愁偲偲心相許尊經閣下
授相看惟素綆庭不貽國羞事定從容弔綆下惟
是脩奕奕鍾山立滔滔淮水流海天鵬獨運風力
何脩脩

學者所學何事若周是修可以言學矣不經諸人不抱經耶

諸生胡秐　胡秘
胡祑　胡礿　校
泰亨揚議　錄

可泉擬涯翁擬古樂府卷之二終

擬涯翁擬古樂府二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胡纘宗撰纘宗游李東陽之門乃取東陽古樂府二卷以次屬和立題指事率由東陽之舊亦間有所釐正凡一百八首太康張光孝爲之評而其弟統宗爲之註

擬漢樂府八卷補遺一卷附錄二卷

〔明〕胡纘宗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擬漢樂府八卷》提要

序

志發於言之謂詩詩發於聲容之謂樂府樂府始自漢按其聲玩其辭意俱在言外舂永爾雅鼓之渢渢吹之洋洋歌之嗟嗟舞之翩翩而其調古矣故不曰詩府而曰樂府康衢之謠南風之歌三百篇之什古樂府也皆可鼓以吹歌以舞者迨詩亡始不可鼓吹歌舞矣而漢樂府之所由作也

豈惠武欲復古詩而合今樂殆有意於宣天地之音而諧陰陽之律乎夫三百篇不獨四言多至七言八言少亦三言樂府取裁焉然長短疾徐清濁高下惟協為至協斯諧矣諧斯永矣今觀鼓吹橫吹渾而樸相和清商雅而暢舞曲雜曲雋而永六署既分五音六律復協上原雅頌下薄騷些後有作者其能外其格調同其音響哉故

奏之郊廟則為吉樂播之師旅則為軍樂
此不足以宣暢其心而平其情哉漢尚矣
後之小令新曲尚本之鐘呂宮調況樂府
乎荀作之既典則宣之自協宣之既協則
接之自諧協乎辭斯諧乎聲協乎調斯諧
乎容謂漢樂府不可擬乎纘宗不知詩亦
不知音律乃不量謬擬樂府古辭若干首
皆於遂次與上偶秉興而寫其頑學之志

爾力欲意在言外而未能也樂府云乎哉
詩云乎哉且未被之管絃振之歌舞也敢
諗有道而是正焉天水胡纘宗世甫序

擬漢樂府序

詩三百篇后惟離騷為近惟漢樂府為近豈其
去古未遠風教猶存而先王之迹未遠泯邪是
故本于閨門達于邦國薦于帝廟其為聲也
肆其為化也遠誠四始之支餘三緯之羽翼也
蘇李始變五言曹劉繼之詩道燦然中興然樂
府之旨微矣嗣後康樂以絺章繪句倡于會稽
隱侯以切響浮聲競于江左時代愈殊風氣愈
下則又忌聲病工俳偶格律雖嚴其去樂府不
亦遠哉唐李白慨然王風援古寄興僅迨子昂

元稹稱杜甫詩人大成然近體為多
皇明御天下百有七十年道化旁魄人文宣朗弘
治中西涯李少師縱觀百代有作者之志獨以
樂府自雄今其言具在然視元楊維禎不啻傳
毅於班固耳可泉公以命世之才兼軼古之識
應黃離之運撫循暇日擬為此篇繇乎性情止
乎禮義神悟妙解雖西京間有不能逮者藉屈
宋降格命翰莫知孰為後先也祐不敏獲承指
授西借谷子繼宗鄒子順賢李子人龍輔而傳
焉俾百世知我

明人文循化之成也曰三百篇亡矣詩不在茲
乎詩不在茲乎

嘉靖己亥歲春三月既望門人錢塘揚祐頓首
拜書

擬漢樂府叙

後學濟寧靳學顔撰

虞書曰律諧聲歌依永夫暢而不戾故諧比而不逼故永三百之什犂然遡乎後有作者漢弗可及已漢義旨涵噩厥詞鄺雅樂府故諸八音與五聲協若瑟調楚調平調清調其大校也去漢惟魏為近義亦近之六朝率赴昔舒態與樂府無與殆南箕北斗云爾

明中丞天水胡公締感曠代矩矱晤想不違玄古所著樂府百九十首雖顗雜出諸朝然氣格漢

也故知者為名之擬漢樂府亦曰樂府漢其本始云小子䕶讀作而嘆曰漢所謂難擬其大者氣格義次之語次之後人擬者乏其氣格斯與人而楚語欲諧以永鮮矣然則公其亦有所獻接者非邪夫文雄于兩漢西京為冣豈惟世代亦地埶使然故古詩推蘇李今曾任者名家數出而多關中若宋有結綠梁有懸黎[illegible]之地良也公宦隴產隴畝關中蓋西崑崙黃流至隴支委未繁氣又未漓造物神藏久秘莫宣不其有屬我且樂府合淵一珠爾他有述作不下數十

謠書律徒取劇爲之即舉適爲鮮矣[illegible]
有所獨摟何以也夫郢曲逸於寡和歲遠不感
于子野世其有爲子野者乎小子何敢知焉何
敢知焉

嘉靖歲在己亥孟夏二日識

序可泉擬漢樂府

光祿寺卿前進士澠洲王崇慶撰

序曰樂府非古也自漢武帝始也盖一物而
諸體備焉協之人情而不遠參諸律呂而不
悖行之言外而無忤是故奏之郊廟則樂章
也用諸燕享則樂曲也然統論則皆詩也漢
制之近古此其最云豈武帝表章六經因遂
定樂乃有是與則夫史稱其雄才大畧信而
徵矣魏梁以下盖屢變焉然大較猶漢也其
斯可泉之擬漢乎然則遺商周邪曰可泉之

擬盖不徒爾也今觀之自朱鷺而至釣竿則
漢之鐃歌也自雞鳴歌而至李夫人歌則漢
之雅曲也自黃鵠而至隴頭水則漢之横吹
也自箜篌引而至長門吟則漢之相和也自
黃鵠歌而至青驄白馬則漢之清商也自巴
渝舞而至淮南王則漢之舞曲也而大曲則
有滿歌行焉而又有駕出北郭門以至焦仲
卿妻此則又漢之雜曲也若夫清平楚瑟則
又漢四調也盖百有九十首云然皆得之與
上才與神會不事斧鑿飄飄乎凌雲洋洋乎

盈耳矣雖以適跡宋玉俯視相如可也豈曰擬漢之云是故倫莫重於君父吾讀其恩悲翁聖人出庶幾天保蓼莪與情莫苦於征戍讀其出入關塞楊柳雨雪庶幾采薇六月何艸不黃與事莫傷於曠怨讀其木蘭昭君白頭長門庶幾綠衣白華與王化則男女首也讀其定情之詩焦卿之妻則又庶幾漢廣行露與所謂可泉之擬不徒爾焉此之謂也嗟乎孰謂樂府非詩之權輿也哉吾嘗評陳思王得漢人之雄然而未渾李白得漢人之麗

然而未樸張文昌得漢人之婉然而未敦厚也是皆大雅之良也可泉兼而上之矣是故擬漢而商周可逵也是故君子謂之樂府大成云

明嘉靖己亥秋七月癸巳

序擬漢樂府

上部馬汝驥撰

可泉先生作擬漢樂府若干篇寄我金陵讀既序曰古者樂之作也皆聖人以辭輔乎聲出天地得之人成于自然聖人依其聲而和之律是曰樂樂必有辭辭也者所以宣其聲也辭必有義是故聲精微而難傳辭明白而可見樂莫備于周詩三百篇辭則為[illegible]矣太史公謂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illegible]朱元晦氏疑之豈非以其聲遂絕之然哉是[illegible]學者能究其辭義奇

矣漢始名樂府[illegible]辭猶近古然朱鷺篇張半不可句[illegible]發無稽焉六朝及唐曰變以新辭[illegible]矣先生之作黜浮[illegible]反之古其辭[illegible]其義惻怛而深厚已超乎隋唐[illegible]幾風雅矣若夫宮商之純繹[illegible]故予頗嘗有以竊焉故學者法其[illegible]義可矣雖然使後世曠摯復生得黃鐘之[illegible]音叩節取而被之金石將不渢渢乎與天地自然之聲通乎哉曰先生屬以夾漈之寄[illegible]遵之請時事艱漢又何

其義可矣雖然使後世曠聲復生得黃鐘之寸審音叩節取而被之金石將不渢渢乎與天地自然之聲通乎或曰先生脩分陜之寄保釐之責時事艱虞又何暇及此曰否否不然也仲尼之徒有言聞樂知德君子學道則愛人茲固政之大者雖莖辭也已

嘉靖己亥春正之望

擬漢樂府題辭

明前進士　濟南谷繼宗倚著

擬漢樂府者漢有是樂府而擬之者也谷繼宗曰按樂府自漢武帝始前未之聞也後世效法而已矣其實詩也三代風雅頌堯舜歌謠散記注列于書非樂官掌故三百篇孔子刪正而各得其所也漢繼十三國風武帝定郊禋命司馬相如李延年輩采造新聲考協鐘律絲石登奏于郊廟燕享之所下樂官掌記遂名曰樂府則按部撰調分隸歌曲別名

曹魏多藝尊尚漢風吳晉稍變尚不師法其意曼及五胡侏儒雜錯而樂府之名未絕雖唐李太白天才變邁不能外其名義法律而謂未免蹈襲何哉蓋樂府之衰如江河之勢愈下後世編輯者茂倩濫等唐宋克明測管隋梁然皆述之者也今天水可泉先生為我

明一代儒宗輓而上之所擬樂府惟漢是法緣名析義變動不拘其音節風致足振頹俗雖曰擬之其實化之者也先生不可及者當撫政之下發之輿上舟中乘筆成章國人莫與

大抵言直意深事繁情切古人之義盡取諸
此
東郭先生曰樂府三復鏘然金石絶無摹擬自今
作者至長歌君子二行有告能喜遊神義黄
大君子超然百代與天地無疆匪以文藝自
立
西玄先生曰伏讀樂府不獨詞調高古方之漢魏
而雅道之傳經世之學具見之捧誦連日神
妙難跋
漳源張子曰樂府格調高古音響清厲真可謂前
無古人者矣

北泉藍子曰近之言樂府者以楊鐵厓爲首然識
者以爲用事徒工而比興未聞不過有韻史
評耳擬之西京終爲未近三復我公之作中
含比興以風人騷客爲師雜之西京作者率
莫能辯傳諸華夷以及來世自有識之者矣
臨朐馮氏曰所製樂府惟使三復之而歎曰洋洋
乎正聲也弍商盤周鼎何致多如是耶夫近
代作者能爲漢樂府者唯崆峒與執事耳至
其通變閎博崆峒亦唯執事讓矣疑者使明

原缺

歷下谷繼宗敬軒
平原鄒順賢端校

設爲問對

繼宗曰此　可泉先生自設之辭也古之
作者義有未明旨有未暢必託爲問對疑
侶自屈觀此數段反覆辯論肯綮炳然非
識之而後能作之者耶

可泉先生問曰近世皆尚楊鐵厓曰其才高今何
獨不從
魏晉樂府多可歌舞者若曹子建陸士衡何
可及也今何獨擬漢
樂府詩也其歌與曲亦詩也然何不曰詩府
豈專於重音耶
宋元樂府皆尚議論是以今世稱之茲何獨
本意與
漢樂府讀多不能句讀能句者三四首耳今
何盡擬之豈徒得其影響歟
對曰五言古體工而樂府微五七言近體作而
樂府變

樂府非司馬相如不能作非李延年不能歌
不能舞
詩而可歌可舞可被之絃管者謂之樂府不
可歌舞不可被之管絃者謂之詩
十九首唯冉冉孤生竹驅車上東門二首入
樂府樂府豈易哉
魏繆襲晉傅玄宋何承天不問音律疾徐高
下試讀之已知與漢異矣豈漢去古不甚遠
而其辭有彷彿乎三百篇者歟故曰三百篇
之外有楚辭有樂府

元楊鐵崖其才不可及無問格調即其措辭
命義已在漢風韻外矣
漢無警句晉有警句漢無贅辭宋有贅辭漢
意在言外而有餘韞若宋元言與意俱盡矣
崆峒子曰漢無騷續宗曰宋齊梁無樂府
風雅頌周之樂府也房中郊祀鐃歌橫吹辭
相和清商大曲舞曲漢之樂府也辭雖不及
周然一倡而三嘆言有盡而意無窮未始不
可繼周也
唐樂府李太白天仙之才獨維一代如烏夜
啼烏棲曲何可及然當自為李唐樂府
詩之教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其樂府之謂歟
故樂府足以感物格神馴禽舞獸不徒誦讀
而已也
一音不備不可以言樂一言不協不可以言
樂府
樂不可有鄭聲樂府不可有艷辭

擬漢樂府緒論

睦㰖曰余讀前太史可泉胡公之擬漢樂府也其
詞高其義遠雖曰擬漢然寔漢以來未之有矣蓋
非振古之才卓世之見者能爾邪㰖閱玩之餘復
恐後之不達作者之意故著緒論云云弁刻諸左

古論曰樂府于秦前無可考逮漢興高帝過沛詩
三侯之章令沛人歌之其後沛遂得以四時歌舞
宗廟惠帝文景俱無所增更于樂府習常肄舊而
已至武帝即位始製十九章用祀甘泉青陽朱明
等曲是也又嘗得天馬於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

一之歌學者遂以樂府之名當始于此殊不聞惠
帝之初已命樂府令夏侯寬政房中辭為安世樂
是樂府之名蓋著之舊矣及後歷代論樂考声之
詳則有樂苑廣題諸書以故不論[illegible]其所遺載
鐃歌漢鼓吹之一章也其鐃之制[illegible]上下通執之
可鳴蓋振旅之樂也或曰社鼓而歌以錫宴享諸
侯其説與劉獻稍異考之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
武如此當謂之軍樂無疑也人代邈遐清音難詳
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吳魏之
世各因文命題以述郡縣之際戰伐之迹[illegible]

彰與古意差遠矣今太史所擬多仍其舊去其[illegible]
二十一曲擁離釣竿咸載焉俱附于鼓吹部部內
亦有橫吹曲

橫吹古嚴警之樂也其先用鼓角馬上奏之舊云
涿鹿之戰命吹角為龍鳴以禦之並知橫吹不自
張騫出西京記曰出塞入塞二曲在戚夫人時已
稱善歌又知新声二十八解亦不起於延年明矣
古意云比其詞間有存者至隋樂分而為四有大
小橫吹部其奏用節鼓角笛簫笳之屬迨後總謂
鼓吹云夫鼓吹之于從祀朝享宴會皆用之用於

房中者為相和曲

相和周房中之遺声也本出街巷謳謠樂志以為
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古有六引今不復完唯存
空侯等引四曲亦非元声矣自永嘉之後其音散
落江左至此遂不可考故擬其義而廣為若舜廷
之賡歌華元之刺歌雞鳴之警歌溱洧之游歌雖
正變不同然皆相和之意也詞本三調合楚調側
調通謂之相和調三調內一曰清商曲

清商一名清樂即九代之餘音也其先與相和調
同郡漢魏以還皆傳其聲至晉室南遷斯音零墜

銕宋武隋文之世尚聞有存西夔吳聲復漢語吳
歌制并西声伏猶之清商署世殘傳三調皆商音
也夫五音之奏遂捐為宮一音不備不足以謂樂
又豈獨商音哉詞之復興亦由國之所尚長安已
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尤缺能合于絃管者蓋鮮
矣近世唯江都俞才生尚傳製此曲今亦不見其
人三調內惟多載舞曲
舞曲以來尚矣古有雲門大夏韶濩之樂謂之大
舞周有帗羽皇人干旄之樂謂之小舞雖其制不
一然原情感物揆斯同矣自周官舞師教而象功

勸德之教非作至秦惟存韶舞二曲漢魏之世更
置其詞故有雅舞有雜舞雅舞奏之郊廟朝會雜
舞舞之宴者也用之殿廷若公莫明之君白鳩槃
舞之類是也吳季札之觀周樂見舞象則曰美哉
猶有憾周知舞之變亦萌于茲矣今太史追往制
各擬序其声斯非陳力以沿古耶其說詳見雜曲
雜曲亦近代之新声也爰自周衰雅缺采詩之官
不作是以歌詠雜興而有雅部俗部胡部之分故
後樂而雖繁亦莫外于此矣由秦漢而下歷年有
千作者非一凡可越諸声音若歌婦之三部總謂

雜曲大抵詞多哀思荒佚至靡不可振何哉蓋不
能奏雅以相變也如梁元帝之纂要亦稍悉諸其
文而不克施于用故有曰知之匪難作之維難太
史慨音之衰久矣乃撰次雜曲若干卷雖用其舊
目然皆因文以去新製雅以復古其欲挽乎千
古之意不亦偉乎自鐃歌以至終篇其言僅萬其
類有六每於類下繫發言用贊厥美非敢謂之
知言寔以備之考鑒云爾
嘉靖庚子春三月之吉
明鎮國中尉西亭朱睦㮮謹撰

擬漢樂府卷上目錄

鳥鼠山人胡纘宗著

右前四卷共得樂府九十曲共為章者不計繼宗聞公俱於輿上或枕上得之是昔尚寄拊循之敎命矣公之文教覃敷正如鳴鐸何嘗聞於綏來之餘哉

擬漢樂府卷上目錄終

擬漢樂府卷之一

歷下谷繼宗輯解
平原鄧順賢評校

鼓吹曲辭

漢鐃歌上

繼宗按古今樂録漢有鼓吹鐃歌十八曲朱鷺諸篇是也蔡邕志曰短簫鐃歌軍樂也其漢詞俱存雖字多訛誤声韻雜右今公惟漢爲擬格調亦允協矣其十八曲詳見各篇

朱鷺

漢曲名本因飾鼓而作也魏晉各変其製宋何承天又專言卓盖之盛與漢曲輙異今擬古詞作餘皆倣此

朱鷺爲何翩翩攏集笙鏞間朝振振夕渊渊廟坎坎軍閑閑樂以右爲主在廟軍音皆自不同耳在鷺何心音以傳音何力風以宣朱鷺朱鷺天子萬年歸美天子順禱之意得詩人

思悲翁 一作公

漢曲名其義未詳右辭篇内夠兔云云猶是高帝音語今擬作此

思悲翁翁何在漢祚興翁何悲孟姜言雖其侈虜心自怡未安也 我有走狗狡兎何伏我有繒繳梟毋何宿梟毋仲古辭之意按梟食父破鏡食母 白帝子既戕赤帝子當王謂漢楚 翁有子昔悲今樂子有翁今是昔錯四句無限曲折。殆字說出幸分之言發於無何終於天理未安。賢云又以大義責漢高

艾如張艾與刈同

漢曲名因蒐狩而作也今擬古辭作

艾蘭如蓬張羅如雲風翩斯鷹鷙鳥何群言主將雖也 嗟彼黃雀慎勿爾來會有大弓言名器不可盜 嗟彼黃雀慎勿爾來齊有太公言賢哲不可干 黃雀自高飛轅門何

光輝此用穀梁習戰之大防

上之回

漢曲名因幸回中而作也回中在扶風之汧古辭多言甘泉石闕史記有石闕蓋指武帝也竊考樂府之名正起於此今擬古辭作而其事廣焉

上之回自回中隴山晴秋雲空望氣之年帝幸雍郊在秋 上之回自終南罷期門調雲騄期門漢軍名 上之回自岱宮帶三觀辭音去帝侵尋於泰山三觀謂泰山三峯周泰吳觀也 盤六龍 上之回自汾河汎樓船橫櫂歌帝祠后土於汾陰其汎樓船橫櫂歌皆帝御製

將進酒

漢曲名古辭謂酒將進而必先歌詩以侑之辭者遂以飲酒放歌為言殊失本意今

擬古辭作

將進酒酒惟玄酒三進吾皇恬(玄酒太古所尚)將進酒酒惟甘酒三進吾皇酣(甘酒五齊所戒)將進酒韶濩佐鳳凰儀笙鏞錯(交錯也)將進酒干羽舞萬物齊九夷聚(聚萃)于庭將進酒咸池明奎星動御雲生(謂帝王制禮不能外酒但有樂以宣節而後神人感悅天地之和可致也)旨酒絕醴泉潔大官節聖禹悅斯稱大聖矣(如禹絕旨酒)

君馬黃

漢曲名古辭二馬同逐臣馬良馬良者正喻臣之良也其後但言馬而已今擬古辭作

君馬黃和鸞翽翽鳴中央(翽翽鸞聲也) 君馬青龍車飛旆呈形庭(蒼龍) 君馬赤驚電光含渥洼澤(武帝時渥洼水中當產馬) 君馬白皎月晴空翩紫陌(皎亦白也) 君馬玄紅霞錦障宮羅韉(韉鞍也以上言君馬有五方之毛色) 人願君馬強我願君馬良馬強御者昂馬良御者康(適也馬以象武也強盛也良馴也此是上視也康安逸也此豈無尾大不掉之憂邪不言臣馬意駕御統于至尊)

芳樹

漢曲名古辭句不甚讀(讀音豆)其謂芳對上有鵠行妒人之子愁殺人意豈漫然其後專

言芳莫芳歌而已今擬古辭作

彼美芳對生此殿庭雨露所濡日月不扃(扃關閉也) 君在對[illegible]者升君顧對折者登彼妒之子嫉不可形(此三句絕妙) 君豈無宅我心匪盈臨闌池風自馨隔千里徙惺惺(言蘭芷之香近者可薰遠者可挹有繡黏)

有所思

漢曲名大樂食舉第七曲亦用之古辭有所思乃在大海南遺君雙珠玳瑁簪屈原謂珠玉為賢人所思若在此其後專言離思而已今擬古辭作而其思廣焉

所思在東溟(溟冥切) 伯夷居其濱世豈無西伯天子不得臣(東思伯夷之清) 所思在湘潭屈平終被讒離騷歌數闋遐遯從彭咸(南思屈原之忠) 所思在酒泉子卿獨行邊漢節持將盡頭白今始還(西思蘇武之節) 所思在雁門大將雲為屯虜人來牧馬不問李將軍(北思李牧之賢) 東無魚我心居諸西無雀我心寥廓南無鵬我心鬱蒸北無雁我心歷亂

雉子斑 或作班

漢曲名六略謂雉子高蜚與飛同但止于河梁之千不如黃鵠飛之以千里也擬出雉朝飛之變曲今擬古辭作

雉子斑雉星斗煥其斕言有文采前兮踰後兮雄飛從雉此聲珊珊古辭來从雉雉黃鵠高飛摩蒼天馮紫煙遠之千里何翩翻古辭之以千里黃鵠蜚駕雲車乘龍馬王孫遠遊王子送之野翛翛九天扶搖不下有喻遊仙不知返之意〇賢云辭意暢潔

聖人出

漢曲名古辭大略言聖人出陰陽和天地位也今擬此作

聖人出出亦作也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黃河清王子年曰黃河清而聖人生聖人出丹鳳鳴鳳鳴于岐山周文王聖人出龍馬呈伏羲龍馬負圖聖人出卿雲生卿與慶同舜將禪禹百工相和歌卿雲聖人出百姓太和堯時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聖人出海不揚波周成王越裳氏來朝曰海之不波溢也久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但願代有堯不願世有巢但願野無伊不願山無夷巢不受禪大舜帝矣伊不耕野成湯王矣夷不去首陽周發興矣內有三聖人出之意其有無四何無限錯綜

上邪

漢曲名古辭謂與君相知長命必山陵水竭冬雷夏雪乃與君絕今擬此作而稍反其意焉

上邪佐之君賚之臣天地一德書惟天佑于一德上下交內外浹陰陽和遠近悅雲從龍風從雨君臣得上下交易云雲從龍云俱出山不夷川不竭冬不雷夏不雪俱一德陰陽和之意上有高宗下有傅說意謂必如高宗傅說允協成德始能成此太平之治首尾太圓活

臨高臺

漢曲名古辭言臨高臺見水清因令我主壽萬年也後衆以傷別登僊今擬古辭作而變之正焉

臨高臺望極浦水澄澄蘭膴膴膴膴會古辭語彩鳳來儀翳虞率舞舜鳳儀于庭翳虞出于郊瑞日出祥雲生部屋謐寰宇清泠泠玉管湛湛金莖千秋萬禩天子聖明不但如古辭令我主壽萬年必願神聖明哲瑞應迭出賓運無疆而後可耳

遠如期

漢曲名大樂食舉曲有遠期至魏省之今擬古辭作而稍異焉

神之來兮何所[illegible]乘蒼虬駕赤兕去天幾許

韶 靈皇皇兮來與叶臨以饗我右[illegible]宴以娛

我有太牢韻聲以詩我有清酧韻奏以雅我有簫

韶叶四句厰對無遠不之韻惟神之期叶凡樂府遲速正在協韻有法

[illegible]

石流留一作

漢曲名意不甚解古辭石流涼水流為沙

又有懷蘭志金云云今擬之而融會其意

焉

石流水水粼粼水縱石而有文水流石石琤琤石得水而有聲流

為沙注為河中有蘭香於荷蘭白與荷興采之浦汀獻

之廟廷蘭國香王者自當采之石瑩水冽沙澄河澈古淡有味漢樂府正如此○暨云鶚賢成化前人所未道者

漢鐃歌下

繼宗按古今樂錄漢鐃歌曲又有務成玄

雲黃雀釣竿四篇魏晉以下沿缺不完其

詳亦見各篇

務成

漢曲名其詞缺亡魏晉不傳今擬古題作

即效補詩三笙南陔諸篇之意

襲堯裔蹴唐祚漢為唐堯苗裔而紹其正統馬上誅楚羽創成

業[illegible]成務謂高帝赤龍中天聖子神孫躬膺曆數謂武

帝以詩書粲粲禮樂優優有司具有司具河山固

重言有司者惜漢治未皇耳

玄雲

漢曲名其詞缺亡梁詞專言雲今擬古題

作有樂歌之意

玄雲騰赤龍飛南郊西向神安歸日照雲紅月臨

雲白言玄又變為二色朝望光夕重輝朝明二樂歌名百禩千禩

火德巍巍漢以火德王非煙非霧紛紛有郁郁乘王畿史記

天官書曰若煙非煙郁郁紛紛蓋謂慶雲也

黃雀

漢曲名其詞缺亡唐詞專言雀今擬古題

作有樂歌之意

黃雀白東來青雀自西來帝座天開青雀亦武帝事鸞歌

噦噦鳳吹喈喈樂九奏工九廻左个恢恢左个明堂耳室

名黃雀上陵三台黃雀下臨八埃寰宇廓清風無

埃黃正色也有徳世廓清天下之意

釣竿

漢曲名按崔豹漁者伯常妻所作也後傳

相如詩為樂曲魏詞亦近漢今擬古題作

本樂歌之意

釣竿出釣絲垂水何悠悠魚何依依此泛言釣者前旌拜西伯後車載尚父君臣臣輔君曰文臣曰武祚延八百夏商莫與伍渭之濵豈徒綸此明昔太公釣渭之[illegible]言輔弼文武以綿周祚之長也

雅歌曲辭

漢朝會歌

繼宗按毛詩有視朝諸篇如雞鳴之叶是也漢法周儀亦有雞鳴歌曲今當列爲朝會云

雞鳴歌

按樂府廣題漢有衛士主雞鳴又高帝初漢軍皆楚歌即雞鳴歌也今擬古辭作

東闕彤樓高憑雲雞人登樓宮漏動周禮雞人夜呼旦曉籌臚唱空中聞東方漸白鵷鷺分詩雞鳴東方明矣禁城春色晴氤氳風廻御座龍爐薰鈞天韶濩宣以倫安安聲教敷光文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此即效漢體七言作

漢郊禖歌

繼宗按郊廟詩歌其來遠矣及漢武帝昔部司馬相如等造郊禖歌又命李延年作侍樂禱望二歌并附于後

天馬歌

漢曲名因馬生而作迎天馬者以其得之神異故名曰天而作歌以祭獻于廟焉今擬古詞作

皇運泰帝德恭渊氣轉天馬鍾即效漢三字爲句法西域靖渥洼明紫霞覆天馬生西域傳曰大宛國出善馬又暴利長勒馬于渥洼水中獻之貳師至大宛平迅風發天馬鳴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獲汗血馬新月出玉關晴望魏闕天馬行獻天馬朝玉京驂天馬凌太清

天馬來此用漢詞元句也九六辭啟渥洼孕太乙風流沙古辭太乙况天馬來大宛覆八極振百蠻服天馬來龍圖呈飼神駒天厩榮此比伏羲龍馬負圖天馬來青雀導動河山曜朝廟青雀即引武帝事天馬來沫歒下[illegible]月氏人壽殺月支氏羌也皆西南夷種天馬來帝心悅御龍駿建鴻烈龍駿天子服御也二篇絶似漢曲

蒲梢天馬歌

漢曲名樂書稱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而作歌或云與前曲同今擬古詞

天馬徠兮大宛從君威加兮臣職共（音平聲）輕千里兮躍如龍爲乘輿兮聲嗈嗈（此即效漢詞七言作大略此體多自武帝始耳）

李延年歌

漢曲名也李延年因侍燕所作也延年性知音善歌舞常侍武帝為此曲故因名其名焉今擬此作

兮若古窮[illegible]兮[illegible]若人兮（即用人字為韻）有若人兮[illegible][illegible]兮（此指辭語）原世豈有若人兮有若人兮兆[illegible]安[illegible]君[illegible]陵兮（識延年此曲有慨關雎多矣意旨微婉）

擬漢樂府卷之一　十三

李夫人歌

漢曲名也李延年因禱望所作也武帝因思所愛幸李夫人蚤卒方士少翁迺夜張燈設帳禱致其神帝愈悲感為作詩絃歌之今擬此作

夫人在左恍若夫人不見夫人（通篇人字為韻甚古）夫人在右恍若夫人不見夫人（左右為言近得其神之精狀）吁嗟乎夫人來何遲去何速吁嗟夫人來何有去何無吁嗟乎夫人（此武帝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此作摹寫恍惚因象茲靈所謂善傳李夫人影神絕妙絕妙）

公自注曰予自泗至沂百八十里間得樂府十有八曲以上鐃歌等曲是也繼宗考其旹公送涇王宮眷而出當奉朝命之際公事倥偬有如是之作豈不曰匪公之故邪古雅云乎哉

擬漢樂府卷之一

擬漢樂府卷之一　十四

擬漢樂府卷之二

歷下谷繼宗輯辭

平原邵順賢評校

橫吹曲辭

漢橫吹曲

繼宗按樂府解題漢橫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晉已來惟傳十曲黃鵠諸篇是也內惟出塞一曲古辭獨存其亦之揚絕失其調後又與關山月諸篇共十八曲皆為漢曲云

黃鵠

漢曲名古辭缺亡大抵軍中之樂也今擬古題作絕類漢曲後多倣此

黃鵠高塞雲上虜騎殺相向黃鵠低塞雲下胡兒紛走馬射占謂以黃鵠飛翔高下以占勝負耳關下閈弓來關弓來射殺左賢王漢匈奴官名歸拜黃金臺按上谷郡國圖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

隴頭

漢曲名隴頭隴山之頭也陳傳北辭今

古題作

隴頭流水古辭天水郡有大阪名曰隴坻上有清水注下百轉百折念子遠游嗚咽心絕古辭心肝斷絕何日罷征隴頭水竭隴山西立隴坻亦曰隴山隴水東流隴雲鬱鬱隴鳥啾啾朝朝征戍嗚咽隴頭

出關

漢曲名與入關同古辭俱亡梁唐僅其曲今擬古題作

關頭六月寒鐵騎何桓桓忽聞羌笛近策馬向呼韓匈奴單于名向呼韓逐可汗皆戎酋之長壘壘戰塵漫漫戈指塞雲黃鞭拔窟草丹回首玉門道凱歌邊吏歡

似出關下

入關

憶昔出關時楊柳青依依嗟今入關時苜蓿曉離離詩楊柳依依苜蓿漢宛名可飼馬蘇武自匈奴歸少婦出門看阿姑下堂走共道子卿歸相看皆白首附入關

出塞

漢曲名西京雜記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之曲豈其音但徒歌而延年采之為樂府

與今擬古辭作

帶劍侍吾皇彈冠入建章漢宮名酒泉奏烽火漢邊郡名

簡命下河湟策馬塞門高揚鞭塞門遂渡伐破居
延（漢匈奴地名後為張掖郡）窮追收大宛（西域國）塞

入塞

擁騎揭祁連（祁連山名一名天山匈奴呼天云）叩馬勒燕然（燕然塞山名漢班固曾勒石于上）六軍齊奏凱野中紛割鮮今日漢宮花
昨夕胡地雪賜酒灑征袍同看戰時血（以入塞妙在見宮花賜酒之句）

折楊柳

漢曲名元出北國即折楊柳枝是也今擬
古題作

折柳向前軍河橋持贈君出關漫吹笛對月不堪
聞（折楊柳原為笛曲）
走馬破居延忘却珊瑚鞭堤邊折楊柳鞭馬單于
前（即折柳鞭馬出有勇敢之氣）
昔日柳青青猶記郎行時今日柳蒼蒼不識郎歸
期（二疊字最有應照）
君行玉門道妾折楊柳枝君行長安道妾歌楊柳
詞（折與歌其情自別）
春風吹楊柳莫厭妾歌新冬風吹楊柳莫問妾歌
頻（新與頻字照亦別）

出關馬翩翩手拗柳枝鮮出塞馬蕭蕭手拗柳枝
堅（鮮堅但字眼○與其云有含蓄）

黃淡思

漢曲名有黃覃子古辭缺亡或聲音相近
而誤也然二曲俱不明曉又黃淡思雜於
梁曲大抵多征戍之情今擬此作而列於
橫吹之次

歸歸黃淡曉千里隴雲開隴雲何靄靄逐郎還去
來（首尾用古語）
歸歸黃淡夕明月照亭臺亭臺月何皜皜逐郎還去
來（同上）

歸歸黃淡春逐郎何處適縱使傍人聞郎心介如
石（易介于石）
歸歸黃淡秋逐郎何處赴借使傍人聞郎心淡如
水（言無混雜也）

赤之揚

漢曲名古辭缺亡又疑皆軍中之樂也今
擬古題作

我馬赤壘龍翔我車赤牙旗風揚（此以馬與車其赤色）
紅日照征袍紫雲連渭橋前軍陳貳師大將出嫖

愁（詩多事右四曲曲四解）

地驅樂歌

梁曲名意不甚解大略多闗塞之情今擬此作

南山巖巖北山巍巍野羊誰犄野馬誰銜（原辭押野羊）驅羊在前驅牛在後細雨斜風穿林出岫（原辭驅羊入谷）

右二曲曲四解

淳于王歌

梁曲名或曰意不甚曉多是蕩婦之辭今擬此作

馬上百媚郎閨中百媚娘（原辭古媚在城中）千山引新月宛宛心相將

百媚一何嬌千媚一何妖（原辭千媚左中央）不緣心相念何嗟千里橈

捉搦歌

梁曲名意不可解多是怨女之辭今擬此作

東家有郎嬌如筵西家有女妍如玉（詩其人如玉）東風歘忻㩦飛飛（詩㩦㩦千飛）閉帷空聽鶯遷谷（㩦㩦鶯出見春詩）少侍爺娘執箕箒長侍舅姑搬井臼（此亦論女子當及時婚配）

何不早嫁長兒孫蹉跎歲月空老（醜未嫁有失時之悲）小小學繡錦鴛鴦大些學織金鳳凰（即女紅以與其雙飛之意）十八吳郎獨舞劍空懷明月升中堂（此見女不早嫁而致失曠）夫也

有兒不逐豪俠行（音杭）有女不嫁遊冶郎隴西少年善詞賦但願乘鸞朝建章（此見嫁必擇夫豈可徒為蕩子所誤哉）

幽州馬客吟歌

梁曲名幽州燕地馬客市馬之客也原辭多言男女及昔燕遊之情今擬此作

家世出幽燕（幽州見）千金市駿馬（馬見客）道不逢伯樂

繫馬垂揚下（伯樂孫陽也善相馬此勉遊俠自重之意）

燕客黄金勒燕姬白玉簪女學越中舞郎學郢中吟（越舞輕盈郢吟陽春白雪也此勉男女相歸於正無事淫蕩耳）

擬漢樂府卷之二

擬漢樂府卷之三

歷下谷繼宗輯解

平原鄒順賢評校

相和歌辭上

漢相和曲

繼宗按宋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曲也魏分二部唐以平調清調瑟調謂漢世為三調其楚調側調漢之房中樂也今凡古辭並皆標諸漢云

箜篌引

漢曲名子高妻麗玉所作也箜篌樂器名漢武帝始造或曰本名坎侯晉宋相傳今擬古辭作

公無渡河古辭云渡河維何亂流而渡墮河若何提壺祥狂被髮婆娑追公不及將謂公何按子高刺船見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止不及墮河而死遂援箜篌而歌子高歸以語麗玉傷之乃傳寫以授女麗容名曰引云用本傳舊辭甚拙悦抱河哭公公在河東抱河哭公公在河西抱河哭公公在河南抱河哭公公在河北四句以古采蓮曲〇賢云麗玉引楚箜篌而寫其聲恨未有此詞也

江南

漢曲名蓋芙芳晨麗景嬉遊得時也今擬此作

何處采蓮宜江南采蓮訪鼓棹采蓮花茜裙迎日斜聯檣采蓮賓蜂房煙何容方舟采蓮葉羅裙笑相疊紫妨采蓮藕霜落佳人手采采三伏長吳歌子夜良采采三秋涼楚舞莫邪光有吳歌風韻

東光

漢曲名有弦無音宋識造其歌聲今擬古辭作

誰使庾無粟六軍懸大纛誰使裹無糧六軍隨牙章古辭云倉梧多腐粟無益諸軍糧此用本語而有居有積行有糧之意東光平禾黍登東光平寰宇寧倉梧何蹉跎纔遊子獨悲歌倉梧倉中之木也

薤露

漢曲名薤露蒿里並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所作李延年采為樂府而分為二曲今擬古辭作下同

薤芊芊露瀼瀼昨夕承在盤今晨晞在掌言易生來等金石死去同草莽墳前空有碑一夢游黃壤此有漢曲送王公貴人之意

蒿里山名在泰山之南

日月逝勝射一晝復以一夜陰陽互動止一生還一
死神共遊有險夷纍同息耶繼寒無妍媸葬萬里夫
何悲此有漢曲送上亦大臨人之意

對酒

漢曲名魏武帝傳其辭對酒歌太平言王
者恩德廣被政理人和萬物咸遂也今擬
此作

桑麻歲歲長相對惟美酒東家辦雞黍西鄰釀[illegible]
那老翁擊筑歌少年倒觴壽此有幽風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之意少

惟三五極多亦一兩斗醉不至酩酊醒亦任[illegible]
宮家無征求私家無逋負放鶴下高原看雲[illegible]
阜生長太平當招呼平生友此形容太平正不言合本題太古計
何甲子相看皆白首男耕與女織帝力復何有此皆說盡熙皞氣象

雞鳴

漢曲名本言太平兄弟榮耀後但詠雞今
擬古辭作

雞鳴東海曙烏啼旭日光整冠出門去去登白玉
堂堂前黃金闕堂後碧芝之房臚唱鵷鷺肅百辟朝

吾皇乘大圭衮衣裳[illegible]
翰尚書令漢官嬌嬌羽林郎漢官名璵璠振環珮鏘
鏘懷琳琅珧珧同視草孳孳獨抗章蹇蹇動城闕
穆穆拱君王六句言臺省出漢體起居注作星歸來校諫草謇謇猶
虞唐此言近侍黃閣雖至私第亦懷忠愛有詩嗣十天子之意若古辭尊尚榮耀亦淺矣
雞鳴庭樹白日出爛花明兄弟飛鳧舄聯翩登鳳
城大兄黃金絡二兄碧玉纓三兄紫雲珮四兄赤
霓旌五弟雙青驄兩兩遊瑤京古辭兄弟四五人舍後鴛
鴦池舍前桃李枝春風麗媚嫵秋月光差池甲第
日照耀高軍時追隨中郎獨紉蘭拔郎同茹芝伯

氏既吹塤仲氏還吹篪用詩句封章同日上汗簡異
當垂既未慕夷齊亦自追皐夔言兄弟同心事君以圖勳業垂後耳

烏生

漢曲名本言民生各有壽命死生何待後
但言烏今擬古辭作

烏生南山間雄飛雌追攀秦庭有桂樹遊去何能
還古辭意當日毋哺子今曾子哺母飛飛慈孝心毋
子曾相負孝哉曾曾子三足棲其冠嗟彼湯子工
何足睢陽九言烏之慈孝有取于曾子之冠亦不兒睢陽之九人之壽命豈論前後
鹿遊上苑中依伏芳草叢呦呦適平野胡為施罟

工言鹿善鳴不能免乎網 鵠飛青天中翩翩戀秋風扶搖在千仞胡為招射工言鵠善翔不能免乎射 鯉戲深淵中鼓鬣躍晴空悠悠逝洛水胡為集釣工言魚善游不能免乎釣 品物欣得時時育非吾私濟形宇宙內彼意吾得之

詩句見天地生物之意篇內四工字亦古格○賢云此真有物皆與之意者道此不出

平陵東

漢曲名出平帝時翟義門人所作也義為東郡太守舉兵誅莽見害門人作歌曰悲之今擬古辭作

平陵東千尺松古辭云平陵東松柏桐今云千尺松者亦與其堅節之意 黃雀巢其上赤龍憁所終黃雀赤龍言莽漢 西京郡守東郡義公手提斗劍日斷械官交錢易走馬難古辭交錢與百萬兩走馬 身雖劍力未殫丁幹切 上報高皇下報庶官不為厲鬼天漢誰安莽自稱安漢公 賣黃犢買駿馬古辭告我家賣黃犢 願為雙黃鵠飛飛不相下此曲能發古辭幽興義公忠愛益見絕似漢人語

陌上桑

漢曲名出秦氏女羅敷所作也趙王悅而道酒羅敷乃作此歌以自明後多變曲今擬古辭作

朝出男無衣暮入姑無裳秦氏嫁女陌上[illegible]桑妾家嫁我昔寶釵金鳳凰婿家取我昔繡襦[illegible]鴛鴦薄言事采作但施平昔妝此言采桑為妻[illegible]如又嫁取[illegible]盛飾非但如今日薄妝正秦氏自明之意 東風吹柔桑柔桑一何夭[illegible]見桑枝腴但見秦氏妹美好也 旭日照柔桑柔桑[illegible]何鮮不見桑枝鮮但見秦氏妍東枝桑葉[illegible]桑葉密采采朝忽復念郎非今日一解郎謂[illegible]嫁中郎也[illegible]嫡方采作趙王適過臨停車再三問顧寄琴宇音謂趙王悅而挑之也 遠望已傾城近望復傾國世豈有若人若人不再得謂秦氏之美 秦嫡聞王言向王再拜辭妾已適中郎中郎氣吐眉青絲繫白馬朝入直彤墀王前有朱雀王後有玄武王左有青龍王右有白虎正秦氏誇其中郎侍王左右貴盛以拒之 王豈念匪人重色輕于上應傾城傾國 王軍行有[illegible]翻王勿輕[illegible]一解詞義正 趙王[illegible]車去秦郎躍馬來少婦采桑[illegible]行還[illegible]詞[illegible]不自重嗟王何為哉歸以告秦郎秦郎亦[illegible]懷表有五羊皮裘有黃金臺色與賢自異[illegible]宅為王哀閑雅空涕泗外露非吾子謂趙不能易色愛賢如秦相百里奚燕辟樂毅也 秦郎漢梁鴻顧妾非孟光舉案入空閨還異心相將趙王漢相如顧妾非文君當壚臨市肆匹鴻

非雞尋（謂夫婦相語非如相次 傳作文居之私介也）常（傳作始）堂下

侍夫壻（應首句意）皎皎采桑心陌陌嬴債露（三解此曲明秦氏）

之心如白日青天（以贈云用趙王而錦敘紛綿疊疊不為事情所容且頓挫委曲詞古古雅當疊）

古辭上矣

木蘭辭

漢曲名按樂錄不知作者何人左氏謂與相和度關山夠類然相和因漢曲也今擬作故附於此

阿姥施刀尺阿妹拖裙袖春風吹碧紗木蘭當窗繡（木蘭皆曰妹子名）東家桑柘稀西家桃杏遲（日照窗）

攏木蘭當戶織（古辭句）可汗戰書切嫖姚軍帖頻（古辭可汗大點兵可汗如名其為漢曲可知）府史復猾責木蘭當兒征（左氏謂詐作男子代父征行）解我女兒妝服彼男子翁市頭買鞍馬木蘭當任強（詩不以服稱買鞍馬亦古辭息）爺孃喚阿男弟妹喚阿兄火伴喧騰去木蘭當夕行（火伴從行人也喚阿男喚阿兄古辭所未及）郊外馬蕭蕭橋邊車札札日暮度黃河木蘭當暑別（每一段用一木蘭）旅雁影冥冥虞騎聲啾啾滿目黃沙暗木蘭（云雲）愁胡兒塞北馳燕姬塞南走部伍布風雲木蘭當轅守（風雲言陣勢嚴明）紫燕赤茸歎烏號白羽箭走馬掣旄頭木蘭當鋒戰（紫燕馬名烏號弓也）

昨日捷書至今朝徵詔來天子齊奏凱木蘭當午回（此以下言木蘭歸寧家也）戰馬槽邊臥戎衣節上挂爺孃相謹呼木蘭當堦拜開戶理雲鬟裁衣畫龍麝夫壻侍道歸木蘭當素嫁（言木蘭得歸嫁夫壻貴盛亦古辭所未發以上九十四段末句皆用木蘭自是古法）不從拜羽林皎皎木蘭心不復辭姮娥濯濯木蘭步（言木蘭能成夫婦之節）朝當為家孝倚當木蘭情暮當為國忠倡倡木蘭名（言木蘭能全忠孝之思盡君臣之義）雄兔兩耳長雌兔兩眼明傳與後世人誰似木蘭貞（雌雄兔用古辭語兔日明視）

附梁相和變曲

繼宗按張永技錄只有相和曲五引日下是也日變者比漢曲少異耳

公無渡河

梁曲名即古辭首句名篇也白漢樂府而變來今擬漢而稍參其體云

公無渡河公無渡河（即古辭）上有顛波下有漩波公無渡河前有潛蛟後有游鼉公無渡河（古辭猶是）公欲渡之將若何（此用變格）

漢吟歎曲

繼宗按相和曲有吟歎者吟嘆而嗟漢之

也多怨望之意

王昭君

漢曲名晉傳其辭按樂志昭君漢曲也[illegible]明為文帝諱改焉為王嫱元帝昔出配單于[illegible]憐其遠嫁為作歌今擬之

十年備後宮薄有好容姿君王恩寵傳被名當[illegible]時縱有美黃金胡為貽畫師言昭君不賂毛延壽一朝[illegible]敎為君西事虜按圖分當行何用嗟娥眉昭君辭[illegible]射人天子憐焉上馬奏琵琶推手為琵卻手為琶昭君自作切曲以怨之下馬拜閼氏音燕支匈奴皇后號也願言重君命不為單于嗟[illegible]

鄉雖云邁懷懷心內思當時蘇子卿頭白節不移古昭君如蘇武持節不變

王子喬

漢曲名魏傳其辭王子喬本周太子晉也好吹笙乘白鶴駐洴緱氏山下今擬古辭作

王子喬即效古辭首句吹洞簫導青鳥遊嵩高列仙傳浮丘公接以上嵩高王子喬橫鐵笛祭白鹿辭少室古辭祭駕白鹿少室嵩高別名王子喬品霄笙引冊鳳凌玉京本傳謂吹笙作鳳鳴王子喬拾瑤草騎黃鶴盤璇[illegible]本傳七月七日乘白鶴駐緱氏山顛[illegible]

秦皇漢武泛洋三山渺茫但祖漢帝海雲滄[illegible]洲追遊言二帝皆好仙也前有蓬萊殿後有蓬萊宮聖皇自壽考其樂不可窮言帝王宮殿何異蓬萊能自當坐享萬年之福

漢平調曲

繼宗按樂錄相和平調有七曲凡古辭豈非漢曲邪

長歌行

漢曲名長歌者歌永言之意也非言壽命

今擬古辭作

市上白日短山中白日長道上蕭艾萎谷中蘭蕙

芳榮華競富貴儒雅存行藏五陵桂俱茂三徑菊猶荒漢有五陵諸侯後漢蔣詡開三徑樂府引用漢故事餘皆類此豈不妙哉達人獨知幾悄悄師文王易知幾其神乎詩憂心悄悄言文王也努力當少壯不使老大傷古辭義同潛心在淵默不隨豪俠狂斯文有大道遊神歸羲黃古今此天地吾意同無[illegible]言守死善道與天地同悠久○賢云何等氣魄

[illegible]愛鬼谷子囊括心如水吾愛王子喬騎鹿雲中遊吾愛張留侯仗策報韓讎吾愛董廣川學著天人吾愛賈洛陽前席動君王吾愛宛諸葛復漢[illegible]七子事功心跡不同而同垂名千載之上巍巍千載上赫赫千

漢曲名出崔豹所作也古今注謂為董卓言終逃竄而滅也後多用為題但賦它事恐非其調耳今擬古辭作

東有泰山青接天（青東方色）山頭玉闕朝名煙但見玉女三三五五秦松邊（始皇登太山避風雨於松下因封為大夫）我欲酌之春霞（一解　春亦東方氣）南有衡山凌太虛祝融赤帝神其居（赤南方色祝融司夏之神也）但見使者金簡玉字稱玄夷我欲續之鳥跡奇（二解　玄夷所夢者）西有華山蓮華峰半天仙掌擘芙蓉（白虎通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其上有白蓮池故有蓮華峰仙掌芙蓉俱峯名）但見毛女乘雲駕鹿飄若風（毛女秦宮

人入山食松不死生毛者）我欲從之煙曨曨（三解）北有恒山冀坤軸畢昴熒熒照玄玉（玄水色畢昴宿名俱屬北方）但見趙符似寶非寶藏深谷（趙簡子預藏寶符于此山無知而遂亡之）我欲取之圭盈櫝（四解）中有嵩山日皜皜（嵩山中嶽言日與天地之中而大明也）二室三臺瓊縹緲（謂太少二室測景臺玉女三臺也）但聞仙籍玉蘂石髓人間少（玉蘂石髓仙所餌者）我欲飡之忽雲表（五解）

故張衡不全用其體得頓倒漢人之法

相逢行

漢曲名解題謂古辭文意與雞鳴曲同今擬作

詳聽入紫陌紫陌多清郎眾陌振環珮西陌諧琳瑯相逢復相望蓋何昂驂揚鞭禁城裏驂驊春明傍（春明禁門名）織書趨紫極視草登明光（漢王商借明光殿起第作制詩）千官擁仗百辟朝聖皇尚書居君左太尉居君右司隸居君前散騎居君後（按漢官儀以上俱朝列名次）相逢復相依同心戴元后朝回各歸第滿袖惹爐香入門猶試芳春色流椒房（宮中室漢馬后以椒房親故不及要臺）少婦彈箜篌侍兒擊簫管吳郎歌子夜趙女舞霓裳屏間棲孔雀池中飛鴛鴦嫖媒掇封事見堯猶羨墻（周公食見堯於羹坐見堯於墻此言相逢皆朝中公侯貴卿但不專逐歌舞宮室之樂而

長懷匡君之志耳）

長安有狹斜行

漢曲名即相逢行之變曲也今擬古辭作

長安城南路狹斜美人帳轉猶憑車（詩關雎輾轉反側）長安城北路坎坷（叶平聲）佳人惆悵獨橫戈長安城東路坦夷男兒走馬揚青絲長安城西路沓茫丈夫把袂繫垂楊（長安之外四方不同而所志亦異美人夫男之所以畢漫漫耳）

漢琴調曲

繼宗按古今樂錄王僧虔所論琴調曲內多有鄭櫓樂略開列相和曲名則漢有琴

善哉行

漢曲名古辭言人命不可保當見親友且樂求僊術以永長年耳與題意不關涉然四字為句恐原調如此魏多效其體或曰善哉者歎美之辭也今擬古辭作

來日大霽古辭來日大難霽晴明也今改其體而稍變其意斗酒隻雞三三兩兩鼓棹杖藜一解藜青藜可為杖者仰見南山鶴飛其間八八公長嘯藍水潺湲二解南山即終南山藍水藍田有洲合衆谷之水為藍水八公淮南王所游者今用古辭意復有太白六月凝雪出雲霈

霏皆當喜悅三解太白武功山名上恒積雪又山半有橫雲如瀑布則雨人常以為候此此占辭有鄙蒼生之意來日大慶意坐宰羊賞心娛忘抱琴升堂四解此句見瑟調本古今日宴會樂難具陳酒歌永夕燕樂嘉五解詩鹿鳴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此非古辭游戲語端耳人物脩短晝夜晦明誰復羽化遺世長生六解此言人壽脩短正如大道晝夜晦明之常非古辭但期與王喬八公同游長生耳

隴西行

漢曲名隴西者秦置郡名也古辭極言婦人之事至梁簡文隴西戰地但言征人辛苦而已今擬漢調而參用梁辭之意

隴西多名家子弟復豪華千金買駿馬蹀躞長安斜一解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彫弓侍羽林寶劍照期門薦求射猛虎西去獵平原二解叶于分切羽林期門解見前向夕罷朝參薄暮入終南田間遭罵詈低語示乘驂三解入被鑾輿寵出[illegible]轅門勇無從豪吏猜常侍當無恐四解充國出上邽李廣出天水門第倚崆峒家世垂金紫五解前漢趙充國隴西上邽人良家子武帝拜車騎將軍李廣隴西成紀人武帝時為北平太守匈奴號飛將軍子弟多貴顯天水漢郡名麒麟閣圖良將六郡名居上天子重開邊龍雲壘相向六解漢宣帝圖功臣霍光等於麒麟閣烽火照臨洮榆塞馬蕭蕭先鋒秦子弟大將

霍嫖姚七解臨洮本秦漢諸戎之地漢霍去病武帝朝為嫖姚校尉凡六擊匈奴加大將軍開壁單于敗夾戰匈奴潰獻捷上明光揚鞭歌入塞八解更欲奏屯田不必勒燕然古人薄軍旅千載卻腥膻九解屯田即充國事其略曰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此以上多引隴西山川人物參用梁詞意也少婦經年別開簾知禮容門戶爾能詩歸來笑授策十解此以上單引婦人之事蓋用古辭意也不失漢調

步出夏門行

漢曲名即前隴西同調夏門不可詳鄭氏樂略有東字古辭但言神僊之事與隴西所言婦人詞意又不同今擬古辭作

[illegible]有

僊人居僊卿太山君仙官也俱用古辭意僊人三五輩招我登清

都左手把瑤草右手執乾符乾符天符神僊多好書符飫我西

池桃贈我東海珠西池瑶池東海滄海老子與西王母共食碧桃又蟠桃漢武事瀛中有老蚌剖而取珠乘鸞鶴翔舞黃鵠翩翩飛翩匹切叶仙中道

逢玉女天風飄瓊琚空中引素手一解笑指蓬壺僊

視九寰外倏倏隨所如此詞專言神僊遨遊四極始無拘繫真得古辭意

折楊柳行

漢曲名亦橫吹之變也古辭引論往事蓋

刺憂諫信讒魏晉止言好僊惜遊耳今擬

古辭作

虞舜流瞽瞍姬周悲管蔡息視天下小義視天下

大一解言天下小大惟視恩與義耳句乃意旋成湯作有扈武王遐孟

津嚣嚣西山餓百世求其仁二解言武之伐紂亦猶湯之放桀也但夷齊自全其仁庸何妨乎王莽亦謙恭周公顧恐懼金縢縱能

修反風復何論三解言周公之忠豈新莽所可比然非出郊反風亦何以彰金縢之隱德邪朝飛雉[illegible]雞野伏鹿非馬女子與小人壽考

黃泉下四解呂后名雉此令天下呼雉為野雞而天下從之以至於今秦趙高指鹿為馬以欺左右言此皆女子小人之[illegible]甚微也

西門行

漢曲名古辭云出西門步念之或即此名

篇也大略言人及時爲樂以惜財費爲嗤

耳今擬作

出西門過南浦沐頭美酒熟日夕招隣父一解東家

雞西家黍兩兩垂白翁携筇辦樽俎二解東風吹海

潮春雨灑江皋及時不爲樂紅顏秋易凋三解嗟嗟

王子喬遺世獨吹簫乘雲竟飛去緱嶺松蕭蕭四解

首山餓龍岡卧臯夔稷契安在哉麒麟閣雲臺名空

播五解夷齊餓死於首陽山諸葛孔明時人以為卧龍因號其岡云麒麟閣[illegible]光武圖功臣於雲臺晝夜生日月寒暑分泰哉秉燭今不遊後當悲

白髮六解此曲首句三字亦擬其調耳全篇甚有關係

東門行

漢曲名古辭云出東門不顧歸亦即此名

篇也大略言士有貧不安居妻勸其願相

窮處勿干清時耳今擬作

出東門顧前廋前廋東無絲出東門顧中廚中廚

盛無魚一解馮驩歌居則食無魚清朝重賢良君珮非琮璜官

家多膏粱君騎非驌驦二解言無羨驌驦王良馬也挂劒韜吾光

鋪糜安吾常富貴非不願君看兒女行三解富貴非

不顯榮辱君應見古來名利人售玉輕先銜四解二段

擬古辭

當寧有神堯恐君非舜陶君歡能中律願君協咸韶（五韶咸池韶俱古樂）君留妾不強君行妾不黨但願得雲雨蛟龍乘秋上（六師蛟龍以雲雨周衛諭師也）君自登鳳池妾自守鴛帷君倘御嘉食毋忘糟糠（爲七辭）

漢宋弘曰糟糠之妻不下堂此曲亦擬其調

飲馬長城窟行

漢曲名長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漢昔將士皆飲馬於此故婦人念其勤苦而作是曲或曰蔡邕之辭也今擬古辭作

送君長城南望君長城北長城如天高見君何由得朝出飲城東暮屯城西沙月霜皎皎塞草風淒淒（此專言征婦之意措句似不依傍）秋猶夢君往春卻夢君還覺來對閨閾恨不留君邊（古辭宿昔夢見之此言春秋夢與亦辯審法也不留君邊意甚妙）仰視北來雁雙雙竟日飛不傳一書札何處寄征衣（古辭以雙魚寄書今言雖見雙雁不寄一書況征衣乎亦前法獻酬）望君還仗劍憶君別海上蘇子卿十年持漢節（蘇武留匈奴十九年歸時節毛盡落○賢曰擬古辭而詞意敵礙不專摸倣難及哉）

上留田

漢曲名廣題曰漢世人也其辭曰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云古今注曰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鄰人作悲歌以風之魏文帝止言貧富懸於天

今擬古辭作

枝葉本同根上留田（與也以見兄弟本同一父母所生母可終有上留田意當若共謂）憂喜豪河言上留田（言不如此之處象）豈顯父母早逝上留田豈知孤弟中棄上留田悠悠九泉心上留田（言不念父母未死之心）哀哀北堂音上留田（言不思父母在生之音）嗟爾同胞動我比鄰上留田（結句正見鄰人爲其弟作此歌以風其兄之意非擬漢曲何哉○賢云可風不字孤弟者）

孤兒行

漢曲名古辭孤兒爲兄嫂所苦難與久居或即上留田之變曲也後爲放歌行其靈龜篸蠡用意各不同今擬古辭作

但知孤兒生（一曰孤兒生行）不知孤兒苦人皆依慈親孤兒少無母人皆倚嚴君孤兒長無父堂前兄如翁堂後嫂如姥舉頭將誰仰低頭復誰俯寄身兄與嫂常恐兄嫂怒（以上言孤兒視兄嫂爲父母）兄嫂喜孤兒簪有組兄嫂怒孤兒炊無釜（此申古辭辦飯無復備之意言兄嫂不常給孤兒衣食但以喜怒行耳）兄嫂試孤難令孤熟皆嘗兄嫂嗔孤問

令孤寒時呂此亦中古辭行質囍瓜之意言以定乎嫂教孤兒治業寒暑失其時耳呼

此地蒼陟屺乎天朝陟岵魏詩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引用何日兄嫂憐孤兒樂鄉土此以古辭兄嫂難與久居結之不引詩陟彼岡兮瞻望兄兮之意言兄嫂已失憐育之意復何望哉

雁門太守行

漢曲名洛陽百姓思其故令王渙立祠而頌輓也渙賓廣漢郪人雖嘗為溫令兗州刺史侍御史並未涉歷雁門或漢昔樂府有此一調因而用之古今皆曰未詳以梁簡止言輕霜征戰之思可明矣今擬古辭作

籍籍鄭水頭家世皆名流[illegible]宰溫縣禰袴彌兗州一解渙鄭人復為洛陽令卒之後民思其德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今首句鄭水云云謂善即景卓溫兗皆詳其官也剌史功行侍御復登聳漢帝重賢良君侯第一二解渙遷兗州刺史又徵拜御史漢武帝設賢良科奕奕古西京豪華日旁午王君令洛陽關河自安堵三解適伏明若神獄平如豪毅終無失稚子吾父兄四解渙發擿姦伏京師以為神算又商人露宿其有放牛者終無侵犯稚子字也甲第欣茂才薦紳欽博學所至政化行令名等嵩岳五解渙舉茂才又晚此於儒學習尚書嵩岳即在洛陽境灌祓洛陽中聲勝

上無問識不識列宿世咸仰六解名揚魏闕前聲聞華峰下猶傳引雙鳧翩然來洛野七解[illegible]弘農熨千家共咨嗟旁郡同興遺元興朝野勤少室山川悲八解渙卒百姓莫不咨嗟致奠酹以千數弘農皆設槃案於路元興漢年號少室嵩岳之麓天子下褒章子石復為郎祠亭食每祭王侯不可忘九解永初二年詔以渙子石為郎中延熹中悉毀諸祠惟洛陽王祠留焉

飛鵠行

漢曲名古辭飛來雙白鵠是矣曰豔歌何嘗行魏曲也文帝曰何嘗快獨無憂是以何嘗名篇也詳此但是歌調總名若鐃歌之類觀羅敷雙鴻福鐘皆冠此豔歌二字可知今擬古辭作

我行爾適病爾病我昌行不能載爾去撫爾心屏營不能為爾留牽爾涙縱橫一解此夫告妻之意男兒志四方賤妾守孤幃我病藥能療爾行鵠斯飛慎勿為妾留傍人傳妾非二解此妻答夫之意鵠飛用古辭本旨戀戀不能攀衣錦何當還三解即遨也

豔歌行

漢曲名或曰歌調之總名也古辭言燕冬藏夏來以見兄弟反流宕他縣之不如又

言南山松柔之可爲宫殿梁也今擬古辭作

我昔初離家來燕未歸巢我今將抵家去燕已空巢（此申古詞意言燕未來而去燕已去而來也措語甚易而難甚有蘊藉）新衣縫縫故衣重重綻蕩子歲歲遊佳人朝朝盼（此古詞亦申言衣愈敝而蕩子愈不歸耳）客行雖云樂家居終云安家居共離黍不經暑與寒（此言行雖樂不如家居相安出古詞意外）

南山松北山柏千歲霜百年雪松十圍柏十尋青鬱鬱碧森森（此翻古詞意言松柏必經歲久而始成巨材也）取之伊闕上致之洛邑中昨收將作監今入建章宫（古詞兩言洛陽

此皆申其意伊闕境內山名建章漢宮也）龍盤華棟鳳戢飛甍（此申古詞今爲宮殿梁耳挨洛陽漢西京也大畧言大木必爲大用人之大器豈可小受也）

日重光

漢曲名古今注曰日重光月重輪羣王爲漢明帝作也又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以贊之耳光明也今擬古辭作

晴空日當午煌煌臨下土仰見光重射陽烏翻赤羽昧谷才西沉暘谷復東吐（昧谷日入暘谷日出之處）萬國照千秋春宮登少主（此正申明帝爲太子時千秋春宮皆贊美之也）

月重輪

漢曲名解見上輪猶也今擬古辭作

天高涼月流蟾兔影翛翛（與翛同音）上下金波動層層浮玉樓（此正見重輪）代日晚初出隨河曉暫收餘輝明夜夜少海壽千秋（少海亦贊太子之詞也）〇此云二篇得頌體

附魏瑟調曲

繼宗按古今樂錄其瑟調漢魏相雜今考漢辭亡者而列爲魏曲云

却東西門行

魏曲名武帝所作也專言征夫離鄉之遠不如鴻鴈春北夏南得依節候今擬此作

朝出却東門暮出却西門所志在千里睽違何足論（一解首二句點擬題目也）蘇武牧北海張騫使西域忠節我所鍾仗劍情何極（二解蘇武留匈奴使牧羝北海上張騫使西域窮河源）春雁向北飛秋雁向南飛任彼隨陽性飄飄將何歸（三解）塞北夏日涼衡南冬日暖物亦知所安遊子不顧返（四解）去秋在冀方今春在維揚閨婦朝看雲牽衣空斷腸（五解此用古詞意言鴈以春秋南北爲去來而遊子不得以時歸冀方維揚猶言塞衡耳）堂上父母高堂下妻子小蕩子行不歸不知故鄉好（六解）故鄉猿鶴親比屋雞黍真停車入門看誰憐行路人（七解高年高小幼小也此言旨悲辭）

烏鼠山人胡纘宗著

卷之五

卷之六

觀滄海

卷之七

雜曲歌辭上

漢歌行

附梁歌行

附後魏歌行

附南齊歌行

卷之八

雜曲歌辭下

漢歌篇

附魏歌篇

附宋歌篇

右後四卷共得樂府六十一曲其爲章者不計繼宗聞公俱於輿上或舟上得之是皆已承視河之新命美公之文翰湧發正如倒峽何嘗窘於驅導之餘哉

擬漢樂府卷下目錄終

歷下谷繼宗解

平原鄒順賢評校

相和曲辭

漢楚調曲

繼宗按古今樂録楚調曲其器有七種又鄭樵列漢舊曲有白頭吟諸篇在内則漢有楚調明矣愚意楚調者哀怨之詞也故其曲多以怨名篇云

白頭吟

漢曲名本司馬相如妻所作也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後多以被讒見疏為托意今擬古辭作

當日與君婚但願俱白頭今日與君決相對良悠悠一解古辭故來相決絶有夫類非鴻有婦誰為光胡不諧琴瑟舉案永相望二解漢梁鴻聘孟光每具食舉案齊眉詩關雎琴瑟友之又相如以琴挑卓氏文君作鳳求皇聲君誠阿閣鳳妾非瓊島鸞雙飛共千仞孤鳴冊穴寒三解鳳鸞猶前琴中意也憶昔郎憐妾淺水飛鴛鴦嗟今妾聘郎深院佩琅璫四解十載當壚客二一夕援琴人同心伊誰結白首今如新五解相如臨邛賣酒當壚漸渴七夕牽牛織女星會于河漢之上古詞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梁甫吟甫與父同

漢曲名孔明效而復作之也蜀志曰諸葛亮好為梁甫吟然則不起於亮矣按齊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令計功而食三人知其不能生故皆自刎死或曰桃者逃也意者孔明有感於昔而深悼三臣耳今擬作

三士才相當三臣功相侶吁嗟晏子謂公孫捷田開疆雖自讓功不及古冶子其實才力相當耳吁嗟哀詞也出詩騶虞篇句法評功倏何心賜桃抑何事吁嗟晏子盗為分桃生若為論功死吁嗟晏子誰云得桃榮共道失所恥吁嗟晏子排山齊得士食音去聲桃齊失士吁嗟晏子此反覆論賜桃之事而三臣同死若實以失所為恥晏子雖失比亦不恤耳孔明辭云力能排南山三星杳杳沉三丘纍纍起三星謂三臣上應耳孔明云三墓纍纍吁嗟晏子彼爭功誰謂嬰也忠彼巧惟讒誰謂嬰也賢明晏子實忌三臣之功使共食桃不均而死其巧於用讒昭然矣意者孔明見曹操無罪而殺楊脩孔融禰衡故感而傷之云嗚呼古今忌才有如是哉

怨詩行

附魏楚調曲

繼宗按古今樂録楚調為怨曲自魏以下頗繁焉

泰山梁甫吟

魏曲名蓋泰山吟梁父吟各皆漢曲本輓喪之歌也曹植則累咏而改為八方今用其名而擬古辭作

泰山何巉巖梁甫亦嶔崟有廬居人一揭心如水（巖巖高大貌古詞嶔崟正相似）日觀照天門徂徠對嵩里（日觀泰山峯名天門東西有二處徂徠旁山嵩里小山名樂府亦有歌行）必狩汜至今登

封乘萬祀銘石伊何為寥寥歷二世（昔舜東巡狩至此秦始皇制碑命李斯篆銘本欲祈禱然至二世即亡）

漢大曲

按宋書樂志大曲十五曲內有東門白頭吟諸篇皆漢曲名則大曲所傳亦遠矣

滿歌行

漢曲名古辭始言逢惟荼毒次言智者安命終言自娛保年詞古意正殆非六朝氣習今擬作

歡晤常少憂患恒多磨如朝露人生幾何（一解朝露易零）

征夫苦寒閨婦愁單十年千里伊誰為端（二解）老農夏耕少婦冬織私違官征殫心罄力（三解此二段言戍夫之苦農夫之勞以見人多憂患耳）夷餓首陽死終牖下鵲飛北林鳴號外野（四解）世無虞人斯儇疑青門誰憐東陵何茅（五解此二段言伯夷嘗餓死首陽山而終牖下邵平為東陵侯人皆棄茅之青門種瓜誰復何之以見人窮及時為樂乃貧知命）我思古人遐舉高飛大鵬南運垂若天幾（六解）彼美王喬吹笙緱嶺（下音叫非）鸞鳳不飡非露不飲（七解）終南白鶴太華青鸞傷乎仍君子大觀（八解此三段言莊周放遊入世如大鵬一舉九萬里王喬乘鶴無遠不至世人既不能如二賢大觀豈不及時為樂意在言外緈有餘味）

清商曲辭上

漢三調變曲

繼宗按樂府詩集清商樂一曰清樂其始即相和三調並漢魏以來舊曲又曰自周隋以來唯琴工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蔡邕五弄楚調四弄今特考撿古曲自漢變者列之首云

黃鵠歌

漢曲名亦橫吹之變也黃鵠之名本始于魯陶明女陶嬰所作漢始元元年黃鵠下

太液池昭帝為此歌然吳聲復有黃鵠曲

大略肇於此今擬漢辭作

建章日出兮太液雲開昭帝辭黃鵠飛兮下建章是爾黃鵠兮

胡為乎來兮魯西狩獲麟孔子歎曰胡為乎來哉則此最古可見非深怨之作翩

裳翩翩兮霓羽徘徊媿爾高鳥兮胡為乎來兮帝辭

辭金為衣兮菊為裳羲皇龍呈兮虞帝鳳鳴我何人斯兮來

朝不祭兮言伏羲皇帝時有龍見虞帝時鳳儀于庭今漢世非太古所比黃鵠下降豈不為

榮意在言外絕妙絕妙

黃鵠曲

漢曲名亦橫吹之變也然雖雜於吳聲其

辭多言失侶傷別之情今擬漢意作

雙飛傍紫宸彷彿鳳凰倫半道雖無匹肯與鵝鴨

隣紫宸漢殿名

雙飛入建章翩躚鷫鷞行中道雖無侶寧隨燕雀

翔建章漢宮名

附晉吳聲歌

繼宗按晉書樂志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

晉巳來稍有增廣下及梁陳咸都建業蓋

起於此也又曰吳聲游曲半折八解漢世

巳來有之豈名雖舊而音調漸更變耶

子夜歌

晉曲名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過於哀

今擬之

郎摘芙蓉櫂妾歌楊柳辭東風斂妾面明月照郎

危芙蓉吳地最盛

鬱鬱閶門柳灼灼吳宮花雙雙飛乳燕高樓是妾

家閶門吳城門名二曲真似吳聲

子夜四時歌

即前曲後人更為四背行樂之詞謂之子

夜四時歌今擬之

同住長干里與郎不相識日暮采桑歸仰見雙飛

翼長干里金陵古地代庶雜居詩[illegible]采謂春也

搖曳任輕舟采蓮向深渚兩兩茜裙鮮相看默無

語蓮開于夏

織罷理殘粧桐月臨瑤砌風開綃幔輕極浦雲新

霽梧桐但秋景吟

巖際曉梅開柔腸百九迴郎今憐謝館妾亦媿章

臺梅華于冬楚辭腸一日而九迴晉謝尚之館楚靈王為章華之臺

前溪歌

晉曲名出于車騎將軍沈玩所制也前溪末

詳或曰舞曲今擬之

妾住邪溪後郎住邪溪前相看不相見盈盈秋水邊古詞盈盈一水間

靄靄前溪雲皎皎前溪月妾心如泰岱郎言似濱渤泰岱不遷動也濱渤流蕩無常也

團扇郎

晋曲名出中書令王珉愛婢謝芳姿所歌也今擬之

傫毋白瑤沈遺我雙紈素一紈華如玉一紈湛如露一以存妾房一以待蘭堂雙紈素以下四句皆分承其意最有家法

白日南風薰清夜明月光丹鵲隨夫壻彩鸞隨女郎但願互保愛歡如初贈長歡吳人謂郎也互保愛三字甚有警策

盈盈明月光流影到團扇明月入君懷團扇君偏見見月即見團扇

彩鸞似團扇團扇侶彩鸞翻飛到郎面願郎仔細看看鸞即看團扇

七夕夜女歌

晋曲名未詳作者郭氏曰七日夜女歌吳聲曲也或曰出古詞追逐牽牛星所變耳今擬此

御天拜織女轡轉拜牽牛明河互良夕唯餘[illegible]流齊諧記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

長史變歌

晋曲名出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製也

長史嘆橫槊吟詩戎馬間王閱秋雁遶月出鶴門間宋桓蕭祖曰曹公父子上馬橫槊下馬賦詩借以喻王廞也

長樂佳

晋曲名未詳作者郭氏曰長樂佳吳聲曲也或曰長樂亦漢宮名今擬作而悉變其意焉

長樂東雖雄沐長樂西鴛鴦沿終南歲歲青芳草年年綠雖雄鴛鴦俱出詩終南即長安山名

懊儂歌

晋曲名出石崇綠珠所作也梁宋多歎其體今擬作

郎是山頭風儂是山頭草蕭郎相扶將披儂何顛倒儂吳自謂我也此用原辭詣反覺委婉

附宋吳歌曲

遜宗按世說到宋劉子建康敢有吳歌曲

一 云

碧玉歌

宋曲名汝南王所作也碧玉王妾名以蒙寵愛因名其歌焉今擬作

春日垂楊柳不信碧玉舞漢有李夫人掌中孰與伍擬詩其善舞春風吹鶵鷉不似碧玉歌淮南宋歆清王醉夜如何擬詩其善歌

華山畿

宋曲名即懊惱變曲也少帝時南徐士子見華山畿客舍女子悅而死其家得消談滕艳而遂死喪過女子家出歌華山畿棺開而合葬焉今擬作

華山雲鬱鬱淮水煙瀰瀰埋鏡死相信挂劍生相知南徐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非因其地也棺開同葬因與埋鏡事相類然彷遺故勝已有相知之意今引季札挂劍最切當有蘊藉

附唐吳歌曲

繼宗按世譜唐承隋後音樂相習不係方俗耳

黃竹子歌

唐曲名唐李康成曰黃竹子歌今首吳聲也又周穆王遊黃金之丘作黃竹詩三章其名肇於此今擬唐詞作

竹子黃如丹江水白如練夫君猶上衣女郎手中線原詞江邊黃竹子堪作女兒箱此悉用其意曰江邊江水猶吳聲也

擬漢樂府卷之五

擬漢樂府卷之五 十二

曲舊用十六人即非梁昔伦也今擬古辭作

渡頭採桑女流影到潯陽順風解雙佩嬝嬝雲中翔雲中雲氣中也此詞意象玄妙不可得而形容觀者宜擬日

渡口枝裊裊渡頭葉翩翩郎忽櫂歌至妾亦擲歌還枝葉俱桑也

江陵樂

古曲名通典曰江陵古荆州之域本舞曲樂錄曰舊用十六人其非梁曲可知今擬古辭作

二月烏喧林三月花覆逕湖湘水雲地人人欣踏青古湖湘與江陵有照應

青陽度

古曲名鄱氏米明著朝代樂錄曰倚歌也今擬作

[illegible]臉照蓮花羅裙映荷葉家住青陽西倩郎搖桂檝原辭泛言麗情今明指青陽為地名亦眞切

青驄白馬

古曲名亦自横吹曲之變也樂錄曰舊舞十六人非梁宋曲明矣

青驄白馬翩躚去道上行人張皇往原辭止二句

青驄白馬翩翩來道上行人披靡開同上

附宋西歌曲

繼宗按古今樂錄西曲歌惟宋最多豈中原風調漸移南服邪

石城樂

宋曲名石城在竟陵臧質嘗為郡聽闔城上見少年歌謠而作也亦舞曲今擬之

城下羣兒歌城上羣公聽摘花插髩歸來向歡贈摘花插髩用原辭語意

烏夜啼

宋曲名臨川王義慶所作也義慶罪放潯陽家人占烏啼有赦後果釋因作歌曰夜夜望郎來籠窗窗不開今擬此

夜中烏啼何為官家有詔烏先知

月下烏啼何時大顏有喜烏何知

庭有烏宿槐上夜未央啼相向赦書來赦書來陽春迴露臺內藝二句有法度下同

門有烏宿城上夜方沉啼何壯金雞鳴金雞鳴齊閣天將明放赦必自金雞口出日鳴者見放赦之早也又義慶還宅夜夜開烏夜啼知

云

徽江州遷兖州夜啼烏何意刺史行復休（按義慶為江州文帝怪而徵還後下赦還為兖州刺史此五曲真得義慶本旨）

莫愁樂

宋曲名出石城樂亦舞曲也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因有此曲今擬作

莫愁金鳳釵家住石城西歌浮梔葉動舞壓柳枝低（用原辭語意）

襄陽樂

宋曲名隋王誕所作也始為襄陽郡夜聞

諸女歌而作今擬此

襄陽山峴有碑襄陽水沔有碑嗟嗟羊叔子魏峴之屢嗟嗟羊叔子洋洋沔之湄（晉羊祜字叔子鎮襄陽有功德於人百姓為立碑于峴山望者莫不墮淚沔水即漢水碑一投其中）

市頭日罝姸沙頭時賣鮮並遊江上女采芷大隄邊（舊有大隄亦城名）

附齊西歌曲

繼宗按世譜齊承宋紀故西曲相沿亦流

風耳

楊叛兒

齊曲名隆昌時女巫子楊旻少時隨母入內及長何后寵故童謠云本楊婆兒婆亦作伴[illegible]今擬此

郎歌[illegible]若耶何處溪（若耶溪在會稽南西施採蓮於此）

莫折二月花二月春未涯莫採七月葉七月秋未歇（語有含蓄）

郎作巴渝舞妾歌楊叛兒不須明月見自有春風知（巴渝舞注見下）

舞曲歌辭

漢巴渝舞

繼宗按晉書樂志漢高帝自蜀漢收關中范因率賨人同定三秦帝以其俗善歌舞使樂人觀習製武舞四歌句古莫曉魏晉改創其辭今皆考法漢名而擬之焉

矛渝

漢曲名矛渝者渝人以矛而舞者也漢辭缺亡魏晉改為新福惟聖歌今擬古題作

仰我矛風慘慘俯我矛霜閃閃（專形容舞矛風霜若矛威也俯仰者舞之勢也）鼙鼓颺星旗颭板楯山欲撼（鼓以喧之旗以旋之又旋人欲[illegible]）

帝為前鋒號板楯蠻漢廻使人西諭秦南平楚海習其舞亦無此擬寫之真也
門波初湛定秦平楚正述武功耳

弩渝

漢曲名弩渝者渝人以弩而舞者也漢辭
缺亡魏晉改為新福軍鎮歌今擬古題作
我弩盤如龍我矢伏如虎專形容弩舞弩必用矢龍虎者威也盤伏者舞之勢一發西入關二發南追羽一發二發俱從矢上說然舞弩之初已倡入關之勇矣滅渝人歌巴人舞正是巴渝相歌舞之本意皇祚祖
唐堯帝運昭湯武漢出唐堯之胤亦以征伐昭湯武功耳

安臺

漢曲名安臺者或即屯軍之所也漢辭缺
亡魏晉改為新福窮武歌今擬古題作
南山高黃河長關中四塞萬國朝吾皇秦都關中史記秦四塞之國巍巍磐石固纍纍虞昌文德峻武功揚祖
武繩光唐上二句言天象地理猶詩爲文總武功之典以詩繩其祖武

行辭

漢曲名行辭者或即行軍之曲也漢辭缺
亡魏晉改為新福窮武歌今擬古題作
神功開創鴻庥嗣續五載平成百蠻率服漢高祖五載而成帝業
南有藍北有蕭沃野桑麻繞東有潼西有隴

天府山河拱藍田與蕭潼隴俱以明名勝皆關中左殽函右隴蜀云云天府之國也以上四舞曲該括漢時故典形勝成文真得當時詔帝命巴渝之本旨且擬寫鼓舞率舞之態狀甚有曲折豈魏晉所可及哉○賢云四曲用漢事賦之得體者也

漢雜舞

繼宗按古今注淮南小山作淮南王篇內
云繁舞寄聲無不泰是知爲雜舞矣詳見
下

淮南王

漢曲名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服食
求仙遂與八公相携俱往小山之徒思戀
不已乃作此曲焉

淮南王不可攀宮闕不居神遊蓬壺閒舒終與往
八公與還吹笙以引鳳兒齒而童顏詩黃髮兒齒淮南
王不可留逍遙八埏外朝居閬苑夕過瀛洲八埏即淮南子所言日九州之外有八埏邪其人而復引其說豈不妙哉天子雖云貴隱形
飛行空爾求淮南王安在哉又淮南王能隱形飛行武帝聞而喜欲求之其道此引其事而歎之也素綆寒漿自園後銀牀金井空雲
閒此用原辭語東碣石西五臺北渤海南天台此一水三山名
下上彷彿來往徘徊輕鄉土絕塵埃淮南王安在
哉原辭徘徊故鄉此引其事而復歎之也○賢云小山之徒思戀不已宛見

附魏碣石辭

繼宗按南齊樂志碣石魏武帝辭晉以爲碣石舞其歌四章詳見下

觀滄海

魏曲名武帝所作也此碣石辭首篇耳今擬其曲而增五言云

天晴見海水海水青似天天陰見海水海水玄如淵風時見海水海水噴如雪雨時見海水海水暝似月（此八句非親觀海者不能言）朝朝納百川洋洋何處淺借云有尾閭天地豈虧闕（尾閭洩水之處也）我欲乘槎去直至支機邊一問飲牛人變化何其然（博物志載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乘槎至支機石邊見一丈夫牽牛渚次問之結句甚脫灑包涵○贊云海之景象殆盡）

擬漢樂府卷之六

擬漢樂府卷之七

歷下谷繼宗輯解
平原鄒順賢評校

雜曲歌辭上

漢歌行

繼宗按宋書樂志漢魏之世歌詠雜興而詩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至其協聲律播金石總謂之曲又曰喪亂之餘聲叶不具故有名存義亡不見所始今將古辭可考者并隸之漢云

駕出北郭門

漢曲名阮瑀所作也參究原辭侶衣後母棄前兒不撫而他亦或有所托喻今擬作

駕出北郭門岐柳垂枯枝（即用本題起句原辭作折枯楊柳）道逢號泣人哀哀聲正悲仰天復激烈借問悲何爲（此行者問悲泣之由）嗟予少失母有母不吾慈雞鳴出耕作夜半猶織絲饑皆廚無食有食皆不饑寒冬無完褐敗羊空有皮有過皆遭楚無過亦被笞小杖俯伏受大杖倘不支（則序後則不見撫之苦）痛哭控阿父父云

非所知九泉牽我母哭母非吾私此序無父不見知之悲衣單憐閔損履霜吾伯奇閔損事後母最孝當衣蘆花絮因御車衣單失轡父察知欲遣後母尹伯奇為後母讒而見逐乃集荷為衣履霜自傷聽之我亦泣泣下沾裳衣輾轉復感歎孤臣亦若斯此言行者之末句以孤臣比孤子非終發作者之正言猶孟子所謂將免傷深豈不成哉○賢云曲盡孤兒情狀

蛺蝶行

古曲名昔代莫考其古辭亦未甚解大略謂蛺蝶為燕所啣以托諭耳今擬古辭作

蛺蝶飛花間三月春晝閒嗟彼乳燕將子來聲呢喃持蝶去翅翩翩乳燕返深宮雙雙颺東風黃雀忽飛至啣以喃煙靄中古辭以紫宮為宮姆仰面看燕邪雀邪翩翩覆覆旭色曈曨此曲古辭意外兼用李夫人作石二歌文法夫能讀莊辛幸臣之論則知此曲之妙矣

驅車上東門

古辭名時代莫考其辭亦甚明大略謂死者可傷人生當飲酒以相樂耳今擬作

驅車上東門川本題起句或原辭即此名篇冠蓋何紛紛五侯驂駿驕意氣驕許史漢王氏五侯王孫雜鳴鑾信馬乘朝

照日出前後至日入東西分貴賤不耀榮貴下覆護牧群此亦言作生當貴之戚一朝付黃土空餘春草薰長遠夾松栢傍有千載墳秋風吹枯楊誰勒墳前文此言既死之戚胡不飲美酒徒令達者醺結中古辭意

傷歌行

古辭名側調曲也古辭傷日月代謝年命遒盡而作歌今擬此

天空明月流清光經夜浮峯帷忽仰照彷徨增遠愁耿耿垂河漢熒熒懸斗牛長風吹庭樹夜承衣颸颸此言是月風氣之變見時序之易移耳東望岳雲重西望隴雲

修南望海雲邈北望荒雲稠輾轉臨獸砌攬衣空隱憂所思在千里躑步心悠悠此言志在四方千里非漫然之憂感嘆獨溯洄良朋淹道周此尼古辭絕離知交之意○賢云思致好

悲歌

宋曲名古辭但悲故鄉思歸耳今擬其曲而廣其意焉

里兀兀兮西伯囚兀兀不安之貌崇侯虎譖西伯文王於紂乃囚於羑里中懼而作歌麥漸漸兮微子愁微子傷殷墟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麟寂寂兮尼父憂魯西狩獲麟仲尼反袂而泣寂寂誠也孔子之湘潭潭兮屈平投屈原被放自投湘潭汨羅江而死風蕭蕭兮荊軻收蕭蕭燕

長干曲

古辭名[illegible]。金陵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可依，民庶雜居，有大小二長干。古辭俗

艷曲今擬作

開門傍楊子，座上棹歌聲。春來巴水至，日日看潮生。【此用古辭意。巴水，巴江水也】

枯魚過河泣

古辭名其始未詳，即首句名篇，大略比興意多，今擬此。

枯魚過河泣，河水清且淺。昔見打魚人，隨風下輕艑。【艑艖，舟也】

冉冉孤生竹

古辭名。按鄭樵俱收十九首爲樂府，爲枚乘作，或列於張衡之下，大略似漢人。即首句名篇，今擬此。

冉冉孤生竹，上與蒼松齊。蒼松出雲表，白鶴雙雙飛。物性尚相類，千載恒依依。男兒志四海，賤妾守孤幃。但願長相憶，不惜暫相違。【此襲古辭意，男兒丈夫志四方而不綣繾於婚姻之好也】兔絲與女蘿，延蔓煙霧霏。【此詞古辭意】白日颺烏彩，明月流金輝。雁亦隨陽至，遊子何時歸。【此[illegible]言】

日月代來爲[illegible]，不失寒暑之候。惜遊子歸無定時也。古辭諷諭之外。○賢云辭旨更奇

客從遠方來

古辭名，亦出十九首，即首句名篇，今擬此而稍參新意云。

客從遠方來，遺我尺素書。【此用古辭，詩下皆同】書中何所有，脩然游太初。【言相希古道耳】濟濟漢多士，[illegible]萬卷餘。天人我當究，諸子惟仲舒。【漢儒惟董仲舒庶幾諸子上，武帝天人三策】感君切嗟意，垂帷我不如。【仲舒讀書教授，三年不下帷】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壺春。【古人名酒多以春】開緘香滿几，單懷麴米醅。千里客行勞，酌以陶吾真。北風吹嚴

冬，一盃志已伸。君意豈在酒，但念平生親。【結句真有漢曲意。陶吾真，見交情古樸，足爲虞許之戒】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飛翼。雙飛在雲端，千仞何由得。君有調和心，我無劉[illegible]力。【此二句見相期以伊[illegible]之功業，[illegible]委婉】長跪讀君書，萬里情何極。上言各努力，下言長相憶。【四句無用古辭意】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尾鯿。【古人亦多贈此物】句曰與君別，思君不能眠。念君遙致此，萬里心拳拳。有鯿豈不美，一飯顏色鮮。何以報瓊玖，加飡理弄[illegible]。【[illegible]眞用古詩古辭語意而顏色鮮三字甚奇絕可愛】

武溪深行

漢曲名一曰武陵深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作歌令門生爰寄生吹笛以和之今擬此

武溪多蛟龍蛟龍多奔騰武溪多雲雨雲雨多蠻蒸四句對偶亦變格多奔騰何時平多蠻蒸何日晴蛟龍冥雲雨滀武溪寧此有驅猛獸而百姓以寧之意亦不拘瘴癘○腎云號曰瘴癘洪之

附魏歌行

繼宗按世譜魏亡梁紹其後故其歌曲混

雜二代之間詳見于下

楊白花

梁此名按南史楊華本名白花奔梁後名華魏名將之子也又梁書楊華武都人也少雄偉魏胡后逼通華懼奔梁后追思作楊白花歌今擬此

楊白花即用篇名作四段格調亦新飛去落誰家原辭楊花飄蕩落南家意指楊華今日誰家亦包涵楊白花風盡望還除楊白花恨悵谷天涯此微露魏梁興廢之意楊白花春到暮雲遮渾厚有情致

附後魏歌行

繼宗按世譜拓跋氏自北方入都平陽稱帝故胡曲云

阿那瓌

魏曲名即蠕蠕國主名也其國冬則徙漢南夏則徙漢北自魏初徙雲中亦胡音也

今擬作

漠北夏日涼漠南冬日煖擁騎出雲盧滑橋雲不斷原辭驅馬渭橋來見漸近咸陽中華地耳首二句寫盡時序寒暑夷人遷徙之狀

附齊歌行

繼宗按世譜蕭齊公進擅宋祚其首音樂

益失故亦有雜曲

蘇小小歌

齊曲名按廣題蘇小小錢塘名娼也即以名篇今擬作

北風松蕭瑟冬日梧森森西陵杳千里何許結同心原辭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按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有若失松柏意

擬漢樂府卷之八

歷下谷繼宗輯解

平原鄭順賢評校

雜曲歌辭下

漢歌篇

繼宗按宋書樂志漢魏之世歌詠雜興而詩之流有八令八日之外又有以篇名者故其辭多漢末魏初其變愈下矣

同聲歌

漢曲名張衡所作也言婦人自幸充閨房願供婦職不離君子思為莞簟衾枕諸器托不忘耳以喻臣子之事君也今擬作

結髮侍箕帚相安惟糟糠君自事弧矢妾自守閨房此言願供婦職又以君子有弧矢四方之志而妾守貞閨壺亦喻臣子守正之意今日動良宴抱瑟升中堂倚瑟歌一闋喈喈鳳求凰移柱歌再闋喈喈鳳飛揚調弦歌三闋翩翩鸞迴翔此敘三闋之詞各氣象及移柱調弦元有節奏宛轉前節而有清廟一唱三歎之意又所志在和合婉婉心相將漢地如鼓琴作鳳求皇之聲琴瑟亦琴之類也觀兄弟穴塤篪賓客奏笙簧不如琴與瑟爾雅結中腸此三言何人出塤篪乃兄弟所宜吹笙簧乃賓客所宜鼓不若關雎琴瑟夫婦所宜淵雅可樂

勿為鄭聲亂中道忽相忘願如金石固白首以為常孔子曰鄭聲淫古語言忠金石固言不為淫聲所惑以中道但如則如金石貞堅而至老臣子之事君者豈可因讒佞間絕而不堅其節操邪以賢云三疊有味

定情詩

漢曲名繁欽所作也言婦人不能以禮從人而自相悅媚乃解衣服玩好以結綢繆之志終不答乃自悔今擬其作而變之正焉亦猶前篇臣子事君之意也

君視妾如地妾視君如天成周文母聖有虞女英賢自少侍君室願為君所憐但恐涼風至統扇情

中遷今日與君決顯如金石堅言婦妾事君當知尊卑之分必如周文母之聖舜女英之賢頗為君所憐使君以色衰愛弛亦當效班婕妤終身堅守其節人臣之事君何異於此

君堂有父母妾敬何乾乾君行有兄弟妾遇何拳拳君館有朋友妾聽何悄悄君壁有賓客妾饋何閑閑君寢有宗廟妾奉何便便此五者言其婦職之大綱也

君房有機杼妾織何戔戔君田有黍稷妾耨何芊芊君架有詩書妾檢何安安君几有文字妾續何翩翩君席有琴瑟妾鼓何閒閒君步有環珮妾服何珊珊君除有箕帚妾執何斷斷君駕有弧矢妾御何平平此以君紀有珈笄妾保以永年

其婦職之細務以上二節言婦之行禮者歟惟妾分當盡
字未竣句法言
妾兼以周旋但願君心妾心良不捐總結上二段之意
卯年君去燕去登碣石臺妾日望岱岳經年君不
來午年君去楚去遊洞庭渚妾日望衡岳雁過君
猶阻酉年君去秦去循渭水濱妾日望華岳歲除
君且征叶人切子年君去燕去訪清都仙妾日望恒
岳春回君未還言君子依四支之歲行四方之國而婦人則瞻望四岳之名鎮而經
涉四季之流光耳君豈不念妾君或新有獲新人雖云好
不如故人切勿與故人疎勿為新人悅故人忘貞
一新人心各別輾轉復何為顧君堅素節言婦人願君子

以新間舊之意可謂惓惓觀此則君上念老臣重元勳者何異此哉

焦仲卿妻

漢曲名其序曰漢末廬江府小吏焦仲卿
妻劉氏為夫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
乃投水而死仲卿亦自縊庭樹時人傷之
為此辭今擬作

肅肅雲中雁關關波上鳩節堅在河渚摯別在河
洲鴈鳩鵰鳩曰摯不亂死以生有定偶鳩雎鳩毛傳以為摯而有別也言二物以興下文之意
為一篇關鍵焦卿昔聘妾聞卿有高節羅襦織同心永
願與卿結十七既納婚奠雁始登門雞鳴入堂室
鵲立問寒溫十八下機織札札不遑食日織五尺
餘紈素無餘力十九學當家百出課桑麻焦仲卿拜
府吏寒暑不停車二十事少暇頗遭阿姥罵便云
逐妾歸百拜牀前謝先叙劉氏昏配之正及少盡婦職之勤年既長而阿姥始
動棄逐之念妾亦能織縑織縑工且廉阿姥嗔織素逐
妾不少淹府吏知姥意相看皆墮淚長跪向姥留
婦少遲何棄阿姥意愈嗔云妾非若人方命不聽
姥逐去勿逡巡此言姥欲去婦之意府吏囑若妹阿嫂環堪
佩逐去復何為鴛忍與鴦背妹云姥意堅逐嫂誠
堪憐妹亦再三勸叱妹言莫宣此託妹勸姥以留婦也府吏

仰天泣輾轉情何極復入向姥留姥嗔終不克此言
卿復勸姥留婦以致懇切也妾因登堂辭心知情不支下堂與
卿別去去將何之卿云勿輕訣暫去心亦絕姥嗔
終不憐歸寧何懨懨妾自佩卿情把袂心俱傾嗔
勿訝新婦姥怒良可平此婦辭卿卿別婦而相致眷慰之情也姥云
勿悵別隣女殊堪悅我自為爾求新婚可重語
安卿當再求新婦也婦去登車輿卿亦坐輕輿恍若親迎
欸欸復徐徐婦行至故墅卿暫辭婦去不久當還
來慎勿輕婦云識卿言孤鳳豈他寄但[illegible]
勿貳聯翩還故塭此婦與卿各誓不易心下車入見兄[illegible]

□□抱頭雙淚流婦豈墮箕帚箕帚縈念懷□

□許不能織不當婆意情與阿婆乖此婦歸寧告母不得於姑之

辭毋聞長太息憤懣填胷臆毋為子逐婦逐婦嗟

何亟有女豈無郎鳳自求其凰再醮亦不惡勿為

重感傷婦云毋言失孤鴻豈重匹仲卿況有言婦

心皎如日此婦不以毋言而輒易其節也兄一聞妹歸言亦與婦

違所遇皆良耦珍禽寧獨飛婦聞復涕泗我心矢

不貳淑女與良人貞一干天地此婦不以兄言而輕易其節也明

日縣使來三郎良多才彼願逑仲婦走馬通良媒

婦聞哭復慟魂復撓御蓼多謝薄情人鸞自有朱

鳳三郎縣長之子也多才且良翌日郡使臨媒氏復相尋勝言

五郎美美比雙南金毋聞五郎美諾諾悲以喜便

可新爾裝留書報來使婦復聞此言低頭默無語

兄既不暫留毋終莫適主五郎郡長之子也南金稱其美耳媒氏

得毋書囑婦莫欷歔義郎勝府吏白馬紫雲褫婦

知禍莫珍腹內車輪轉府吏那得知劉月朝朝盼

義郎比前又富盛矣此三段見劉氏能拒婚而流堅其節也媒氏報府君卜吉

東玄纁先期具車馬禮幣何慇懃府吏遙聞信躍

馬來相訊謝婦有新歡高飛並驂乘此乘去聲此仲卿聞委禽

之急亦有所歸約之疑耳云豈素心天高地亦深援琴叶往

謝家也許知音毋自許他氏逼迫情何似輾轉無

別圓惟有清池水此劉氏以救河全節惻惻不堪歸死別言

莫違仰視雲邊鳥雙雙朝夕隨鴈既不苟生嗟鴻

寧獨鳴起掛東南枝義重生亦輕此仲卿以經樹全義姥聞

卿計拙恨恨愁千結憐女巧且妹綢生胡不悅此責

姥恨子之拙而憐婦之陋也湛湛池中水漠漠枝頭煙生別成

永訣相見唯九泉此傷其夫婦生別死離而同歸九泉以悟姥也卿姥怒

弗直卿妹援弗力炯炯貞婦心白日寧吾識此由仲卿

而姊弟協而成婦兄終不仁婦毋復不剛義夫數

劉氏之節也焦氏奇事流千春此由劉氏仍兄弗剛而成仲卿之義也嗟嗟焦氏

子死妻復誰似況有阿婦名終天同不死見仲卿死妻不

右妻死之有名可垂久耳○賢云焉而此也序事著情真無愧于古作者

附魏歌篇

繼宗按魏樂府多以篇名固漢山之變也

獨曹植出乎七子之上故鍾嶸論曰陳思

王詞彩華茂溢古今蓋可見矣

美女篇

魏曲名曹植所作也以美女喻君子有美

行願得明君而事之非其旨見徵終不屈

也今擬此

美女何窈窕生長在椒房閨中簾幙靜庭前闃邃香（此言窈窕淑女生長貴室其所見皆有芳馨之物也）父教以書札母教以酒漿（書札以備宮職酒漿以供中饋刺繡女工也）弟妹兩三人刺繡不垂堂婕妤班有女嫖姚霍有郎豈不願梁鴻顧慚非孟光（此言班婕妤霍后固貴寵矣然美女非不願配美丈夫但媿無孟光之賢耳）宗廟具琴瑟殿閣集珪璋大鵬運南海良馬馳康莊苟集一非所側身雲中翔（此言樂器寶玉及巨鳥良馬皆各求得所若美女失其配則飄飄然不下矣）誰為傳媒妁結髮事糟糠好逑惟吉士和樂諧笙簧（詩南山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見以貞自守嘉匹不貳庶百年偕老耳）室家配天地枕席維綱常顯顯周文母千禩等媧皇（此言夫婦之道同天地必如周之文母虞之二妃庶為天下后儀之表若夫人臣之事君豈可自屈邪）

白馬篇

魏曲名曹植所作也見白馬而為此曲言今當立功立事盡力為國不可念私也今

擬此

白馬何翩翩長嘶入曉煙彤弓赤羽箭玉勒黃金韉（詩彤弓弨兮）晨蹤紫陌裏暮宿黃河邊禁城五夜月絕塞三冬天（漢魏以來名夜有五甲夜乙夜至戊夜故曰五夜三冬盡其寒也）呼僕飼我馬我欲屯酒泉匈奴苟不滅仗劍寧息肩（以劍靴秣食馬也酒泉郡漢武帝置以郡南有山石出泉味如酒）呼僕秣我馬我欲捷居延六軍走沙漠伐鼓聲填填（秣飼也）呼僕秣我馬我欲平祁連初戰疾徐調羽林衝其前再戰騰踏健貳師撓其偏三戰馳驟捷嫖姚披其堅（驃騎也車衡外兩馬曰驂觀三戰之次可謂節有紀律有不愆于六步七步之義）呼僕秣我馬我欲銘燕然豈不念父母報國方彈鞭[illegible]子非所戀滅胡功未宣但願革裹骨後世稱其賢（此也勒銘燕然詳見前伏波軍告孟冀曰男兒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屍此言人之為國立功正當如班馬事業垂後○賢云以馬援事實之真可以勸士矣）

僊人篇

魏曲名曹植所作也出秦始皇命博士為仙真人詩今擬此

西池白雲多漭沆園瑤草（周穆王與西王母宴于瑤池之上）和露種天莛天宮開花早盤根三千程屈曲連蓬島結實三千春燦爛當太皞王母饗群仙摘桃各鮮好（王母種桃三千歲一子）麻姑下遙空安期來遠道紫芝朝同食碧霞夕共歸宴樂不知年天地與同老（安期人也賣藥東海邊秦始皇東遊與語三日留赤舄一雙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遣徐市盧生數百人入海未至輒風雨而還此與本題切當其妙難言○賢云辭調甚古）

飛龍篇

魏曲名曹植所作也出楚辭駕飛龍兮雜
瑤象以為車今擬此

曉駕飛龍薄遊五岳（效魏辭四字句法下分言五岳）東至泰山三
觀廖廓道逢王女飲我瓊漿（三觀解見前）北至恒山詒
爾方朔弁乘白鹿逍遙條霍（條霍皆山名）西至華山偃
掌旁礴王母鳴鸞采桃分嚌（偃掌峰名）南至衡山湘雲
回薄二妃翱風鮮珠佼托（湘雲湘水雲也）中至嵩山上多
青雀王喬吹笙浮丘抱撲（嵩山在洛居天地之中）朝飲翁英
侑以康爵教我藏真壽偕龜鶴（按仙書龜能養氣鶴能養神皆長壽）
之物也○㸔云
五岳用事甚的

附宋歌篇

宋曲名武帝所作也亦漢曲之變按徐幹
室思詩其第三章有曰自君之出矣武帝
因之今擬此

自君之出矣明月滿中堂天外孤雲白君行何處
鄉

自君之出矣庭草日霏霏千里春雲薄雙雙鴻雁
飛

自君之出矣竟日掩金扉楊柳樓頭綠知君歸未
歸（三曲猶漢意）

公自注曰往予復自沂至盧得樂府若干曲
自譚至聊得若干曲復自聊至盧得若干曲
自譚至任得若干曲自任至盧得若干曲復
自盧至任得若干曲自任至汶得八曲統百
有九十餘曲然俱於輿上乘輿偶為之紹爾
繼宗考其時公送
涇王官眷于沂于聊及省災郵于濟于兗已
而總河
命至履任代任往復評濟閘計其月日三歲月
爾而樂府成於乎當王事鞅沐民事倥傯而

作能如是豈不曰自公之暇邪奇妙云乎哉

擬漢樂府卷之八終

出塞

連壘結如磚壘陣翔如龍明發縱鐵騎横行匈奴中[illegible]

入塞

去去榆塞寒行行玉門暖馬上鼓歌鼓聲鞭外笳聲綬[illegible]

猛虎行

政不下猛虎苛役不下毒蛇淫虎可搏苛那任蛇可捕毒那禁泣車禹何意開網湯何心所志物皆我愁聞梁父吟梧桐巢今毳鳳凰豈好音原[illegible]

長安有狹斜行

長安有狹斜夾轂無停轂時問金玉宅日入猶屏營大道何蕩蕩沙堤連屬城鳴鑾豈不直狹斜皆不肯借問趾者誰少年志輕盈華燈掛桂對君家有盛名兄弟既榮耀姊妹亦崢嶸入門繫驄馬登堂聽鳴瑟百年中郎貴一夕秋風生狹斜自狹斜終南春色明[illegible]

擬漢樂府序

擬漢樂府者大中丞可泉胡公之所著也古者行禮必有樂作樂必有歌成周備六代之樂其歌辭多出於聖人之徒自秦而下四詩之外無傳焉君子固以為恨矣漢興高帝自製三侯之章唐山夫人製房中之辭孝惠二年命夏侯寬為樂府令漢樂府之名實原於此武帝造郊廟歌詩及安世歌詩明帝公樂為四品其流則為辭為曲為歌為行名調遂至於不可殫述魏晉以降杜夔賀循雖號能復先代雅樂而傳玄阮于以後樂辭又日變為新聲其去先王雅樂之意益遠矣可泉胡公以高世之資發身翰院早事古學六籍之外非先秦兩漢弗屑也於是有擬漢樂府之編其為卷有八為篇若干命題取義時亦下及六朝而格調古雅是亦未嘗也嘉靖己亥儀以休沐還與公三以書問山中且復示及是編特離而排發受而諷欲贊一辭未能也至是則與使與策告儀曰子既已得吾意也乎儀始作而復公曰蓋聞之矣樂者由人心生也樂府者生人心而繼[illegible]

也是故三才參而爲[illegible]皆爲中合其
義則始於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而其終也
廣大精微極乎天而蟠乎地大哉禮樂之道乎
儀於是編得之矣夫古之所謂歌詩今之所謂
樂府也將以施於金石而越於聲音者也雅頌
之什定於聖筆吾無容言矣今之樂府如郭茂
倩左克明之所輯錄珠玉瓦礫聚於一器韶濩
鄭衛鳴於一堂讀者不能無議焉此公所以斷
然以漢爲之宗也夫樂府之用大畧有四曰郊
廟也曰燕享也曰愷樂也曰相和清商也是編

諸作悉備歷下谷氏爲之輯解平原鄒氏爲之
評校濟寧靳氏錢塘楊氏爲之序說發明作者
之意可謂詳矣儀復奚言哉雖然儀吳人也公
昔治吳儀嘗從而觀禮矣將則田野闢刑罰中
貴賤有等賢不肖有別天下稱吳爲禮義之邦
又嘗從而觀樂矣時則上下和弦歌興暴民不
作百姓無怨天下稱吳有太和之風故公去吳
向餘一紀而吳之士民歌思之至今不能忘其
文翰之傳播於吳者家藏而戶襲之無敢褻其
贊之者曰我公之擬漢樂府也有三長焉辭由
而理則正也調古而聲則舒也言簡而意則序
也其長老復私相議曰公以撫安東土之勞受
天子寵命且暮且將以制作之任
召公矣孰三長以齊四用諧八音以繼六代者
其不在茲乎儀不佞雖以病廢禮樂之司昔嘗
待罪焉敢書以僭是歲長至日
奉政大夫禮部祠祭司郎中前進士常熟楊儀
夢羽謹序

文弊於元窮矣

國朝救弊以通其窮然亦不能無救弊之失慕古者病焉關中豪傑首倡而蓬正之海内景從文章爲之一變矣可泉先生適遭其會尚諸古作嘗以訓士矣乃復擬漢樂府百有九十首以備諸體以成一代之制顧謂順賢曰樂府毛詩之埤也詩自孔子删取之後三百篇皆可弦歌以合韶武之音至樂府則兼體六義可被管弦漢武創之司馬相如輩成之魏晉以下不易取也

噫是作也雖云擬漢亦可擬商周矣盖詩亡而騷賦諸什各有僻焉未諧于詩諸擬亦無補於詩斯樂府正而雅頌從可考也是故先生意也是非漫擬之也題則擬漢事亦用漢固所宗耳至若意旨淵微性情蘊藉似若不拘拘於漢者矣觀夫繽紛以直其滲窮討以極其臨玄思以發其情藻翰以宣其義和平而文優激烈而氣厲遒耽以出格協聲以尚律診物着倫体善愴惡忠愛懇惻遂衷寓情要之爲賦爲比爲興而風雅頌之義皆矣謂不可以埤商周矣乎謂

國朝以經書救弊顧不通其文辭[illegible]

以蓬正昔文功可少乎順賢竊恐不類[illegible]有

志於慕古於是乎有感而興焉矣夫

嘉靖已亥季春穀雨前吉平原門人[illegible]

拜書

擬漢樂府說　　順賢

風雅闕而詩其亡乎樂經燔而聲音之道廢矣夫樂根衷曲發浹骨髓使人怡然獨喜而忘其化是故君子重焉而歎於衰之未易起也雖然可見夫子擿起闕中塞溺音續正響原四始備六義制樂府百九十首有詩順賢讀而慕之遂原始而爲之說曰樂府之作也其懲刪後之淫靡援韶武之盛德乎其漢氏紛紛有得之制乎故其辭燄其旨豊其協于律也和以節義非漢

創而名自漢始也特其辭調衍於離騷正音淆於厖雜而代有辭焉如桂華曲天馬歌漢武麗而不典噫侈矣效康鳴廣滯樂宣元靡而不經噫辟矣魏三調正聲之作其韶武之鄭聲乎鄭雅歌新篇之流識者又謂其雜聲也降而諸仕嚮起樂府寖殺是故夫子嘉漢制之近古而未嘗不惜其辭之少辭也植義颺辭則尚其體公音擒文則尚其聲屬辭撰事則尚其實無勦說攻漢也無淫慝正漢也備所不足益漢也附擬魏晉六朝類漢也文纂乎漢制意宗韶武豈爲下與他辭異乎名爲擬漢固其自謂云作嘗謂洪武初以經書振元之溺釐然正矣弘治正德間以選律濟經術之缺斐然文矣而今正樂府以通選律之變不亦翕然備矣乎固可以和議享獻郊廟邇作輟式來葉舉而行之古樂其可追乎

書擬漢樂府後

今之樂府非古之樂府也今之樂府分為南北北曲皆胡部也南曲皆俗部也胡俗襍劇繁碎輕儇亢纛縱肆始緩終驟不中音節其則教坊伶優粉黛塗抹妖哇綺靡增悲導欲不得禁也夫以胡俗之不中音節則声氣浮淺而日趨於薄伶優之不得禁止則俗習流蕩而不知所返與禮廢而刑法苛有由然矣

今之樂府非古之樂府也或曰孟子不云乎

今之樂猶古之樂也田曰不然北曲自女真

蒙古入我中原始有之南曲則石季宋世所遺慢詞是也南則助人哀怨北則長人桀厲皆非古之樂府也至於有唐名家之為樂府者若沈佺期之胡無人徐彥伯之釣竿李白之宮中行樂詞王維之渭城歌司空曙之何滿子皆襍用今體律詩也夫蘇李為古體之宗而沈宋為今體之倡擬古樂府而用今體何也是蓋不能倚其声以造辭而徒欲以其詞勝豈古之樂府乎至於南北朝之為樂府者一切見之新詞無復古意南朝多用吳音北朝多用夷虜或閨閣脂澤之尚有[illegible][illegible]戰伐之聲作亦豈古之樂府乎古之雅樂至秦亂而盡廢漢之西京始欲修之而趙代秦楚之謳閭閻委巷交相倡和乃置樂府之署采詩夜誦當是時高帝三侯之章唐山夫人安世之歌司馬相如等郊祀歌及鼓吹鐃歌立漢家一代之制所謂樂府也雖非風雅之舊然其意度去古為近是故後世宗之殘訛缺漏不敢附益者重古辭也傳及魏晉流風寖盛第後之擬者紛亂氾襍摹倣盜[illegible]

疊山若郭茂倩氏之所編集者大雅君子每欲刪定之也我可泉公在東魯擬漢樂府二百篇成示田讀之喟然嘆曰公其傷今之樂府乎其慕古之樂府乎二百篇者比興互作宮商相宣沖淡和平紓舒閑雅非徒擬漢蓋庶幾乎漢矣田往在京都聞諸喬白巖公曰今太常所領之樂蓋沿襲有元得之於東平者東平之樂部有金汴蔡之所遺也有金沿襲宋之東都太晟樂府之所遺也太晟樂府者宋夫子所謂崇宣之季蔡[illegible]諛之會熙涅之

餘而能有以諧夫天地之和也哉洪武初於
廟燕享之樂歌皆館閣諸賢所撰次而律呂
之制未聞有所更定盖有所不暇故也可泉
公嘗語學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孔門
家法也公於律呂之學窮本知變冥契神授
講求先王之雅樂而一洗金元之陋習者其
公之責乎其公之責乎擬漢樂府為之權輿
云爾
嘉靖己亥長至齊東大勞山民藍田書于致
遠樓

書擬漢樂府後

可泉公所製樂府惟使三復之而嘆曰洋洋
乎正聲也其酌盤周漢何致奚如是耶夫近
代作者能為漢樂府者唯空峒與可泉耳至
其通變闡博空峒亦唯可泉讓矣疑者使明
俗者使雅近者使古傾者使平施者雜者使
成章不以盡漢要不外漢也可以觀風雅矣
可泉所以有功於漢氏者豈其微哉若乃遡
源述體闡微訂義則谷蘄鄒子之說備矣
臨朐馮惟健識

可泉擬漢樂府序

詩自三百篇而下唯樂府最為近古以其不失比興之旨趣而得風雅之遺音也漢詩用之甘泉園丘樂府之名著矣魏晉擬詠猶及近之齊梁以後殊索其原大雅不作小令斯興淫靡雜出古意遂寢完顏變為新曲即小令之音亦亡矣世道日趨元聲莫考博古君子不能不重為一嘆焉我可泉先生擅聲詞林舊馳藝苑早登述作之場夙契津軌之妙保釐之暇摘為樂府或因古命題以發新意或緣時事而依永言上宗九歌下陋二部音節格調和管淵永質而不俚腴而不艷約而達激而不[illegible]罕譬而喻真得性情之正直接騷嬰之習者也美哉渢渢乎後有作者弗可及已昔齊李太白才志雖高而義旨多仍其舊張籍王建以下無譏焉元楊廉夫力去陳俗肆縱辯博載求音調不無餘憾矧其它耶嗟嗟古道迭陵而京遞邈不有宗匠孰範後學爰撰斯辭弁諸芳列云爾　嘉靖己亥秋

賜進士江西按察[illegible]

擬漢樂府後序　一

敘擬漢樂府後

可泉公擬漢樂府多得之與上因自名曰與上集然龍竊諸友每每捷而率業焉按公所往之地與昔皆可歷而考也是故于泗于沂于廬得鐃歌橫吹諸曲于譙于亳得唫嘆諸曲復自亳如廬自譙如任得清調清商諸曲又自任至廬自肥至任而歌舞雜曲諸篇得焉總之九百九十首有奇計其昔始自夏仲再閱月而成公率以快顧謂龍曰汝知吾樂府之所作乎吾歷齊魯升車默坐心靜思專而獲為此昔御史臨民則汲汲于保釐綏猷是務而暇作乎迺以與上集名也龍退而以告揚子祜曰惟公抱博古通今之才貫明體適用之學合藝與業而一之曷有乎專偏也夫是集也風音格律振揚玄古豈惟被之管絃達邦國則化順禮宗廟則神和冊後僅見此耳豈惟擬漢爰相與讀維谷子繼宗解之鄭子顯賢校之祜與龍梓而布之觀者當自考云

嘉靖己亥孟夏朔旦門人華亭李人龍頓首拜

叙擬漢樂府後序　一

可泉擬漢樂府序

綠衣之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思古人者思其心也古人之心存乎言辭之辭誦言之精者也三百篇之後惟漢為近古其聲樸而辭雜而直壯而不厲其三代之遺風乎譚者謂漢詔令奏議近乎書樂府近乎詩故河汾續經多取諸漢有以也魏晉而下豈無辭華掊匠然人殊代異機軸自別唐李杜二家以詩雄當代如前出塞後出塞前苦寒後苦寒諸篇抒情叙事率本樂府而言然未純若漢

矣蜀道難烏夜啼烏棲曲關山月諸篇誠飄然俊逸謂為漢調亦非所知也嗚呼雖戩大中丞天水公褒帷間倡於齊魯之墟慨古人已邈而思其心思其言焉曰三代不可得而見之矣得見西漢者斯可矣擬漢樂府於是乎佐讀之美哉洋洋乎若與二京人物周旋揖讓於郊廟間也雖然公之意豈直為聲詩乎哉民風日漓吏弊日滋惟苦心之不存爾君子因其言而求其心得所謂樸雅莊直之旨以之制行庶幾民風有不淳吏弊有不飭

乎如西京吏多循良東京士多氣義視今何如也讀是編者可以興矣若乃搆思敏贍援毫神速太沖報顏陳思方駕則公才情得於天授齊魯諸君子咸能贊述焉不敢復贅云

嘉靖己亥九月五日吳郡顧夢圭拜手謹書

擬漢樂府八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胡纘宗撰一名與上集以其多成之與上也漢樂府多聲詞合寫不能復辨沈約宋書言之甚明纘宗乃揣摩題意爲之殊類於刻舟求劍况唐人歌詩之法宋人不傳惟小秦王一調勉强歌之尚須襍以虛聲乃能入律宋人歌詞之法元人亦不傳白石道人歌曲自度諸腔所註節拍今皆不省爲何等事矣纘宗乃於千年以外求漢樂府之音節不愈難而愈遠乎